

大明太宗皇帝御制藏經贊

朕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演三藏十二部之玄言。所以指教垂義者尚矣。自其言流于中土。翻譯其義以化導群類。非上根圓智之士。鮮能以通之。而得其要者。或寡矣。天治心道心也者。虛靈明該貫萬理而無所多聞。必由於藏海。於一心。以是修證。超乎圓妙。常住不動。無有所蔽。此誠末世之津梁。迷途之明炬也。朕撫臨大統。仰承鴻基。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垂緒之德。劬勞莫報。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梓印



贊以願轉



施以資為薦揚之典。下界一切生靈。均沾無窮之福。如是功德。有不可名言。若夫世之由迷惑真。交纏故業。茫然而莫之所歸者。不究竟於斯。亦莫能得其體而返其真也。推是心以濟拔流來慈悲之。于卷首。且如來演義諦。法音遍克周世界。恒河沙一一皆具足。化導於群類。咸得成正觀。有漏諸微塵。悉超於覺海。歷阿僧祇劫。廣開方便門。迷妄執空華。一切了明徹。

有一弗徹者。誓不成佛陀。我今念眾生。是故廣演說。深心奉塵刹。俱願澄善提。上報二重恩。下濟諸途苦。昔登無上覺。欲漏盡消除。成就勝妙心。以拯諸末劫。廣此密因義。布施於竺乾。頻伽大梵音。至少不思議。如十方擊鼓。無礙於音聲。有耳皆獲聞。聞者即成覺。堅固無動轉。永不墮輪回。世尊為證明。作如是贊嘆。功德不可說。永被於生靈。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佛藏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黃山書社

第五〇冊目錄

經律異相續前	(卷第四十五至卷第五十)	相五——十		一
諸經要集	二十卷	唐道世撰	(路一——槐十)	五一
陀羅尼雜集	十卷	梁失譯師名	(卿一——十)	三二八
出三藏記集	十五卷	梁僧佑撰	(戶一——封七)	四一三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	二卷	遼道殷集	(封八——九)	五七五
密咒圓因往生集	一卷	宋智廣等編集	(封十)	六〇一
弘明集	十四卷	梁僧佑撰	(八一——縣四)	六一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六卷	唐彥悰撰	(縣五——十)	七五二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五

相五

梁少門僧旻寶唱等奉勅撰

女庶人部第三十五

長髮女人捨髮供養佛一

獨母見沙門神足願後生百兒二

母人懷妊遇佛願以兒爲道三

老母慳病時見地獄婢行善觀有天堂四

母人爲比丘起屋壽終生天手出衆物

五

母二兒溺死哭知浮者六

婦人化墻戶上懸鈴使聞聲稱佛後免

地獄七

瞻婆女人身死闍維於火中生子八

摩那祇女懷孟謗佛地即震裂身陷地

獄九

童女火氣入身懷妊生端正子十

女人懷妊口常誦經生兒多智爲衆人

所宗十一

女人懷妊生四種異物十二

姪蕩婦人苦一沙門沙門心至火變爲

水十三

女人心緣丈夫誤繫兒入井十四

換貸自取取多還少命終爲犢十五

青衣割食施辟支佛立改醜顏得爲夫

人十六

醜婢臨水見他影謂其端正十七

長髮女人捨髮供養佛第一

昔有一女端正紺髮髮與身等國王夫人請

願髮與千兩金而不肯與見佛歡喜願設供

養請其父母乞爲呼之父母言家貧無以飯

之女言取髮直以用供養父母白佛願明日

暫願微飯女割髮與王夫人夫人知其緣急

但與五百兩金女取金買食歡喜無量悔昔

慳貪今世貧窮願令我後莫值此苦女見世

尊金光五色照其門內頭面著地遶佛三市

頭髮還復如故佛言此女先世貧無可施常

持頭面著地作禮後八十一劫常生人中此

福已盡命終今生貧家猶識功德見我歡喜

福祐無量命終當生第二忉利天上盡天福

壽當發菩薩道心女父母兄弟莫不歡喜命

盡生天出十卷譬喻

獨母見沙門神足願後生百兒第二

昔有獨母質守田園主人有事餉過食時食

至欲食沙門從乞以所食分盡著鉢中一莖

蓮華又以貢奉道人即現神足母喜歎曰真

聖人乎願我後生百子若茲母終爲梵志嗣

其神靈集梵志小便之處鹿舐小便即感有

身時滿生女梵志育焉年至十餘守居護火

女與鹿戲不覺火滅父令索火女至人聚步

一蓮華火主曰爾繞吾居三市以火與爾女

即從命華生陸地圍屋三重國王聞之召問

相師師曰必有聖嗣傳化無窮王命賢臣娉

迎還宮懷妊月滿乃生百卵后妃逮妾靡不

嫉焉以囊盛卵密覆其口投江流中天帝釋

下以印封口諸天翼衛從流亭止由柱植地

下流之國其王於臺遙觀水中有囊流下燁

晃光耀似有軋靈取而觀焉觀帝釋印發得

百卵懷育溫煖時滿體成產爲百男生有聖

智不啓自明相好希有力勢兼百王具白象

百頭以供聖嗣征伐鄰國莫不降伏又伐所

生父王之國王曰孰有能却斯敵者乎母曰
大王無懼爲王降之即登樓觀揚聲謂曰夫
逆之大其有三矣一不遠羣邪招二世苦二
生不識親而逆孝行三恃勢殺親毒向三尊
懷此三逆者其惡無盡爾等張口信現乎今
母提其乳天命湏臾遍百子口精誠之感飲
湏情哀愍然俱曰斯吾母矣叩頭悔過親嗣
如會靡不哀慟二國和睦靡不稱善諸子親
世無常辭親學道遠世穢垢九十九子皆得
緣覺一子理國父崩爲王大赦衆罪開藏布

施民人無乏化以十善正善治國興立塔寺
供奉沙門誦經論道口無四惡天帝養護由
親育子留爲王者即吾身是父者今白淨王
是母者舍妙是

出度無私
律第一卷

母人懷妊遇佛願以兒爲道第三

有一母人懷妊數月見佛及僧心自計言我
生子如此使作沙門爲佛弟子月滿生男姝
好異衆及年七歲家貧但作二人食及三法
衣手持澡瓶將兒詣佛曰願哀我子使作沙
門佛即聽之令以瓶洗兒手應時九龍從瓶

口出吐水灌兒殘水散兒頭上化成華蓋中
有師子座座上有佛佛笑出五色光照十億
佛刹還繞佛身從兒頂入母以飯具上佛并
食其子發無上道心十億佛刹六反震動諸
佛自現以母飯施爾所諸佛及比丘僧皆得
飽足初不損減兒髮自墮成爲沙門即得立
於不退轉地

出十法華喻
第三卷

老母慳病時見地獄婢行善親有天堂第四
昔王舍城東有一老母慳貪不信其婢精進
常行慈心念用二事利益羣生一者不持熱

湯澆地二者洗器殘粒常施與人老母得病
雖有氣息鬼神將之入地獄中見火車鑪炭
鐵湯沸沸刀山劍樹苦楚萬端老母見問許
是何物獄卒答曰此是地獄王舍城東有慳
貪老母應入其中老母自知悚然愁悸小復
前行七寶宮舍妓女百千種種珍異問此何
物答言天宮王舍城東慳貪老母有婢精進
命盡生中老母忽活憶乎向事而語婢言汝
應生天汝是我婢豈得獨受汝當共我婢答
之言脫有此理輒當奉命但恐善惡隨形不

得共受耳母即不慳貪大作功德
母人爲比丘起屋壽終生天手出衆物第五
昔維衛佛從諸比丘六萬二千初從山出還
父王國國王於城外割地立精舍諸比丘各
得地分有比丘語左右家欲倩作屋男子不
許其家老母手自爲之屋得成十指皆穿比
丘坐中禪定一夜入火光三昧舍現大火母
遙望見念我作屋尋便已燒何薄福乎母入
屋故在但於火光中見比丘甚大歡喜壽終
生天釋迦成佛天命未盡來下白佛明日飯
佛及聖衆佛默然受之波斯匿王又遣諸佛
佛曰已受天請王曰未嘗見天天下施何緣
有此明日遣人候之不見施辦乃至禺中亦
復寂然王勅備餽饌若無人爲吾當供之日
中天至了不齋食但將諸天王女鼓諸音樂
禮佛而住白曰時到即舉手中衆事皆辦行
水既訖復更舉手出廚百味甘露在地手自
斟酌衆會皆足王見驚欣澡畢白佛不審此
天宿有何福手出百味福德乃爾佛爲王說
前世手爲比丘作屋從是生天九十一劫手

出衆物福尚未終出雜譬喻經第一卷

母二兒溺死哭知浮者第六

母生二子一不知浮墮水而終母都不哭一

知浮亦墮水亡母悲哭之人言前子不哭後

子而哭何耶母言前不知浮故其宜也後者

工浮其爲枉也出十卷譬喻經第八卷

婦人化壻戶上懸鈴使聞聲稱佛後免地獄

第七

昔有人不信婦甚事佛婦白壻曰人命無常

可修福德壻無心嬾墮婦恐將來入地獄中

即復白壻欲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振

鈴作聲稱南無佛壻曰甚善如是經久其壻

命終獄卒投之擲鑊湯中又振鑊作音聲謂

是鈴聲稱南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

出去得生人中出雜譬喻經

瞻婆女人身死聞維於火中生子第八

瞻婆國人事六師初未曾聞佛法僧名作極

惡業佛於爾時爲衆生故往瞻婆城時彼城

中有大長者無有繼嗣共事六師以求子息

於後不久其婦懷妊長者知已往六師所歡

喜問言爲男爲女六師答言生必是女長者

愁惱復有知識來謂長者先不聞優樓頻螺

迦葉兄弟爲誰弟子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

葉何故捨之從佛又舍利弗目犍連等及諸

國王頻婆娑羅等諸王夫人末利夫人諸國

長者須達等如是諸人皆佛弟子如來世尊

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爲佛如來今者近

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爾時長者即詣

我所以事問佛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

疑福德無比長者歡喜六師心嫉以菴羅果

和合毒藥持與長者快哉瞿曇善說其相汝

婦臨月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

受之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遍城

市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

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復於我所生不信

心即便殯殮棺蓋焚之我見此事已顧命何

難取我衣來吾欲往彼摧滅邪見爾時六師

遙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

啖肉耶未得法眼諸優婆塞各懷愧懼而白

佛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爾時阿難語諸人

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

佛到長者難言所言無二見母已終云何生

子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不見問母命脩短

但問所懷爲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

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

中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臺六師見已謂爲幻

術長者見已心復歡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

汝何不作我於爾時尋告者婆汝往火中抱

是兒來者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持

是兒還詣我所授兒與我我受兒已告長者

言一切衆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海衆生若有

重業果報火及毒螫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時

長者言善哉世尊是兒若得盡其天命唯願

如來爲立名字佛言長者兒生於猛火之中

火名樹提因名樹提出大涅槃經第二十八分

摩那祇女懷孟謗佛地即震裂身陷地獄第

九

佛在舍衛國無數大衆爲說要法時有外道

弟子摩那祇女宿罪深重身帶木孟以衣覆

之出舍衛城至祇洹寺遙見世尊與無數衆

而為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當在此衆中毀辱瞿曇令我等師得致供養乃至衆中而說偈言此說法人使我此身懷妊有兒時大衆中多諸外道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共信用其信佛者內自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姝女出家學道成最正覺豈有心與此穢陋之女與共從事乎時釋提桓因在如來後執扇內自思惟此弊梵女云何乃與此意誹佛化為白鼠啗木孟繫斷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中不篤信者皆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座而起手執木孟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時地自開全身即入阿鼻地獄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如是現驗如茲豈云後世出府即報全身入地獄童女火氣入身懷妊生端正子第十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門女存家向火暖氣入身遂便有軀父母驚怪詰其由狀

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母重問加諸杖楚其辭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責辭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殺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試見枉如是王即檢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為王即內之宮裏隨時瞻養日月遂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學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羅漢道還度父母出分別功德經第五分女人懷妊口常誦經生兒多智為衆人所宗

第十一

昔有比丘精進守法少持禁戒初不毀犯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其有聞此比丘音聲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厭年七歲城外牧牛遙聞比丘誦說經聲即詣精舍禮拜比丘聽其經言時說色空卒聞即解見大歡喜便問比丘比丘應答不可見意是時小兒反為比丘解說其義昔所希聞比丘歡喜怪此小兒智慧非凡時兒即去還至牛所牧牛犢散走入山兒尋其迹追遂求索時值一虎害此小

兒小兒命終生長者家夫人懷妊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暮初不懈息其長者家怪此夫人口為妄語謂呼鬼病卜問譴崇無能知者是時比丘入城分衛詣長者門遙聞其聲心甚喜悅即問長者內中誰有說此深經長者報言我婦鬼病晝夜妄語口初不息比丘報言此非鬼病但說尊經佛之大道願得入內與共相見長者言善即至婦所比丘難問反覆披解即留比丘與作飲食展轉相謂夫人懷妊口誦尊經其音妙好後日長者復請比丘悉令詣舍辦飲食具時夫人出禮衆比丘復為說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為解說衆僧歡喜日月滿足產得男兒適生又手長跪說波羅蜜夫人產已還復如本長者問言此為何等比丘答曰真佛弟子好養護之此兒後大當為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啓受時兒七歲道法悉備與衆超絕智度無極經中誤脫有所短少皆為刪定足其所之兒每所至輒開化人長者室家內外大小五百人衆皆從兒學所開發者八萬四千

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比丘聞兒所說盡漏意解志求大乘得法眼淨是時兒者則吾身是比丘者迦葉佛是

出度無極集第六卷

女人懷妊生四種異物第十二

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胤神即許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者梅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答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今此米斗用之無盡甘

露蜜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費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不可訾計國王聞之即遣衆兵欲往攻奪其人擎杖飛遊擊敵摧破強衆皆悉退散其人歡喜

無復憂患

出譬喻經第七分

淫蕩婦人苦一沙門沙門心至火變爲水第

十三

有大迦羅越財富無數其子端正點慧大好經道出家從師奉行經法師先令分衛七日

園中有淫蕩家婦呼令其入入便閉門前牽沙門沙門不從婦大恚呼婢來鑿作火坑深一丈使四婢急捉身不得動臨火坑上沙門言且止我當計校沙門自念我入火中爲一死耳此持戒死可得生天若犯戒死當入泥犁無有出時便入坑中火化作水至沙門署安徐而出

出十卷譬喻第五卷

女人心緣丈夫誤繫兒入井第十四

明淫荒之士寧喪其親族無息心於淫事舍衛城邊有一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

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彈琴自娛女人多欲耽著男子男子亦樂女人女人迷荒索繫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兒時已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而日說頌佛集大衆告諸比丘淫火熾盛能燒善本淫荒之士不識善惡不

別清白不知縛解斯輩之人遂無慙愧寧喪親族分受刑辱或因姦淫殺害父母兄弟六親王者所戮死受惡報生之無極昔有一人篤好姦淫父母所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時天陰雷電帶刀持箭欲往姦女村時母覺知即

捉曉喻今夜陰闇爲人所害吾宿眚德唯有一子會遇惡者吾無所恃子報母曰去不得復佳母知意正便向兒拜至兒即拔刀刺殺其母即打姦女門女人應曰汝是何人以頌答曰

淫恚諸根羸

世

爲想所謬誤

十三

不慮衆事業

爲愚闇蓋覆

今我取母害

折伏猶奴婢

翹立在門外

如客附使役

女人以頌報曰

咄嗟背恩養 害母種罪災 何忍見汝顏

宜速遠吾家 父母抱育養 爲子歷衆苦

害母行地上 地不陷汝殺

男復報女曰爲汝害母造無邊罪小見寬恕

見爲開門暫得言談便復還家女人報曰

寧入投炭爐 從山投幽谷 生把七步蛇

不與惡從事

男子還家道逢惡寇爲寇所害入阿鼻獄受

罪無數劫

出出曜經第三卷

換債自取取多還少命終爲犢第十五

昔有長者居富無限唯有一妹嫁得貧婿兄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六

相六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奉勅撰

鬼神部第三十六

一阿脩羅

二乾闥婆

三緊那羅

四雜鬼

一阿脩羅

羅呵王瞋忤利諸天行其頭上與兵大戰

一

毗摩質多有女以妻帝釋為女嫉與兵二往昔阿脩羅與天戰見帝釋迴車而散三

羅睺羅有女帝釋強求起兵攻戰四

阿脩羅先身獸為水漂願得長大形五

羅呵王瞋忤利諸天行其頭上與兵大戰第

一

有大阿脩羅王

長阿含經云阿須倫名曰羅呵住須彌山北大海之底水懸在宮上為四風所持

經云隨其所持城郭縱廣八萬由旬內外七重高三千由旬金城銀門園池清涼眾鳥和鳴去須彌山一萬由旬身長二萬八千里

餘須倫實形長一由旬身長二由旬廣一由旬重六條亦食搗食洗浴衣服為細

滑食月十五日入海中央化其形體下水著

齊上闔須彌指覆日月天子見其醜形

皆大恐懼無復光明遊矚之時有自然風吹

門開閉吹地令淨吹華分散有五大臣一名

捉持二名雄力三名武夷四名頭首五名摧

伏侍衛左右忽自念言我有威德神力如是

而置忤利王及日月諸天行我頭上誓取日

月以為耳瑠漸大瞋念加欲捶之即念舍摩

黎毗摩質多二阿須倫王及諸大臣各辦兵

仗往與天戰時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身遠

須彌周圍七由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涌

浪上貫須彌忤利天曰須倫欲戰矣海中諸

龍伽樓羅鬼持華常樂二鬼神等各持兵眾

從次交聞若不如皆奔四天王宮嚴駕攻伐

先白帝釋帝釋告上諸天時餘摩以上遠至

他化無數天眾及諸龍鬼前後圍遶帝釋命

曰我軍若勝以五繫縛縛毗摩質多將還善

法堂我欲觀之須倫亦曰我眾若勝以五繫

縛縛帝釋還七葉堂我欲觀之一時大戰兵

刃交接兩不相傷但觸身體生於痛惱帝釋

現身乃有十眼執金剛杵頭出烟燄須倫見

之眾乃退敗即擒毗摩質多繫縛將還遙見

帝釋便肆惡口帝釋答曰我欲共汝講說道

義耳壽夭千歲少出多減惡心好鬪而不破

戒大修布施故受此身

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樓炭華嚴大智論

同略

毗摩質多女以妻帝釋為女嫉與兵第二

毗摩質多者昔在劫初諸天入水身主觸樂

精流其中自然成卵卵生一女其形青黑入

大海中拍水自樂水精入體即覺有娠乃生

一男九頭頭有千眼中出火有九百九十

九手八脚踞于海中食敗淤泥及藍藕根取

香山乾闥婆神女為妻容姿美妙色踰白

後生一女端正挺特天地無比嬌尸迦遣使

求索阿脩羅言若能使我乘七寶宮當以相

與帝釋即脫寶冠擬十善報使阿脩羅得坐

勝殿乘六種寶臺而往迎之置於善法堂上

更為立名曰悅意諸天輔臣莫不歡喜後

帝釋遊歡喜園共諸姝女入池遊戲悅意嫉

妬造五夜又還啓其父父即大瞋與四種兵

往攻帝釋立大海中踞須彌頂九百九十九
手同時俱作撼喜見城搖動須彌四大海水
一時波浪釋提桓因驚怖惶恐靡知所趣時
宮有神白天王言過去佛說般若波羅蜜咒
王當誦持鬼兵自碎時天帝釋於善法殿燒
衆名香發大誓願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是
無上咒是無等等咒審實不虛我持此法當
成佛道令阿脩羅自然退散作是語時虛空
中有四大刀輪自然而下當阿脩羅耳鼻手
足一時墮落令大海水亦如絳珠時阿脩羅

即大驚怖遁走無處入藕孔中出經三時
第一卷
往昔阿脩羅與天戰見帝釋迴車而散第三
昔者阿脩羅與兵與天帝共戰釋提桓因不
如乘千輻寶車怖懼而退中路見瞋婆羅樹
鳥巢有兩子即勅御者此樹有二鳥汝可迴
車避之寧使來害我勿傷此也即便迴車須
倫遙見即相謂言帝釋迴車必欲還戰不可
當也即便退散天乃得勝外阿舍經云衆神
來戰大須倫三事過閻浮提一者宮殿高廣
怖和走須倫三事過閻浮提一者宮殿高廣
二者宮殿莊嚴三者宮殿清淨出長阿舍經
第二十一卷

羅睺羅有女帝釋強求起兵攻戰第四
過去世時有阿脩羅王名羅睺羅生於一女
殊持端正女德六十四種無不具足口吐言
氣如優鉢羅華身出牛頭梅檀之香面色紅
白見者愛樂時釋提桓因作是念言此宮諸
女多有端正比須倫女而皆不及今我集兵
往伐取之給我驅使即召諸天具言此事諸
天啓曰行可遣執樂神等手執九十一絃瑠
璃之琴勝經云九
十九絃歌我天人受福快樂即勅
執樂天子般遮翼等嚴駕樂器到婆私呵前

彈琴現意言曰欲得婆私呵與我給使若不
與者當以兵取須倫大瞋我亦有足相擬
逆般遮翼等即報帝釋時須倫集兵到須彌
山側壞曲脚天宮吹壞風天宮馬宮莊嚴等
諸天宮乃至四門帝釋憶本所誦而咒之須
倫兵衆漸漸却退引四種軍入拘耶羅池藕
莖孔中有一士夫見之自念我狂失性謬觀
異事佛告比丘此真實也時釋提桓因集諸
天衆從四門出但見刀鎗弓箭在地不見須
倫衆轉前進直入阿須倫宮殿見婆私呵女

數千萬衆不見阿須倫將諸女衆歸詣忉利
宮時諸阿須倫等求哀歸命向釋提桓因言
我等愚惑不識佛弟子神力巍巍我等先祖
信奉如來聞佛有戒不取他物今天王釋將
我眷屬盡填天宮非佛弟子之所應行帝釋
聞之悵然不樂我寧當奉禁不犯偷盜即還
諸女時阿須倫王以最可愛女奉上帝釋帝
釋即以甘露爲報須倫與天和好共持如來
三歸八戒出勝經及出
摩訶經下卷
阿脩羅先身獸爲水漂願得長大形第五

阿脩羅前世時曾爲貧人居近河邊常渡河
擔薪時河水漂流復駛疾此人數爲水所漂
既亡所持身又沒溺隨流殆死得出時有辟
支佛作沙門形詣舍乞食貧人歡喜即施飯
食食訖擲鉢空中飛軒而去貧人見之因以
發願我後生生身形長大一丈深水無過膝者
以是因緣得極大身四大海水不能過膝立
大海中身過須彌手據山頂下觀忉利天出
摩訶經
第四卷
二乾闥婆

乾闥婆王住雪山右城名毗舍離世界初成有風輪起名曰莊嚴造此宮城城北有七黑山山北復有香山在十寶山間常有伎樂之聲大智論云天樂神山有二窟一名畫二名善畫七寶所成柔軟香潔猶如天衣乾闥婆至從五百乾闥婆止住其中佛在毗陀山山在摩竭國北提桓因告執樂神般遮翼持瑠璃琴於佛前歌佛曰汝能以琴歌稱讚如來悲和哀婉感動人心於此聲中云欲練淨行沙門涅槃衆義備有帝釋願語之曰當以汝補汝父位於其類中爲最上以女妻之出長阿含大智論

三緊那羅

緊那羅亦云甄耶羅住須彌山北過小鐵圍有大黑山亦在十寶山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甚長此王本在人中有大長者興造佛塔此緊那羅施一剎柱成辦寺廟復以淨食施於工匠壽盡作胃臆神在兩山間先在人中爲大長者居財無量有一沙門乞食婦擎飯施之乃大瞋怒云此何乞人瞻視我婦當令此人手脚斷

壞壽終已後受此醜形八十四劫常無手足諸天譙會皆悉與乾闥婆分番上下天欲泰樂而其腋下汗流便自上天也有一緊那羅名頭婁磨琴歌諸法實相以讚世尊時須彌山及諸林樹皆悉震動迦葉在座不能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一時墮地出薩婆經及大智論

四雜鬼

鬼神皆依所止爲名一

餓鬼果報二

鬼酤酒語主人令湖中取死人金銀三

金鉢女裸形衣著火然四

二鬼負屍拔出手足頭脅從人易之形改

心存遇佛得道五

金色神指流甘露并資生物以給行人六

毗沙惡鬼食散人民遇佛悟解七

鬼子母先食人民佛藏其子然後受化八

屈摩夜叉請佛設房及燈明九

魔王燒目連爲說先身為魔事十

鬼得他心害慈女人十一

波旬燒固文殊十二

餓鬼請問目連所因得苦十三

惡鬼見帝釋形稍醜滅十四

鬼還鞭其故屍十五

鬼神皆依所止爲名第一

有四大天神一者地二者水三者風四者火地神自念云地無水火風佛曰地有水火風但地大多故得名耳水火風神皆各同然佛爲說法皆受五戒爲優遠夷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空者街巷道陌屠膾市肆及諸山塚皆有鬼神無有空處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指東經云樹高七尺有一鬼神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如猶國王以百千人侍衛一臣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

餓鬼果報第二

若有衆生餓鬼中常飢渴故目陷髮長東西亂走或食嘔吐脂肉膿血屎尿涕唾盪滌餘汁壽命無量百千萬歲初不曾聞穀水之名設復眼見急往趣之變成猛火膿血或時

不變多人執杖不令得前或夏降雨至身成火名惡果報恒河水途有諸餓鬼其數五百於無量歲初不見水雖至河邊純見流火飢渴所逼發聲號哭餓鬼白佛我等飢渴命將不久佛言恒河流水鬼言如來見水我常見火佛言除汝顛倒令得見水廣說慳貪過鬼言我今渴久雖聞法言都不入心先可入河恣意飲之以佛力故即得飲水佛為說法悉發菩提心捨諸鬼形或有餓鬼常被火燒如劫盡時諸山出火或有羸瘦狂走毛髮暴亂

以覆其身或立廁溷邊伺求不淨或有常求產婦餘血飲之形如燒樹咽孔如針若與水飲千歲不飽或有自砍其頭取腦而舐或有形如黑山鐵鏹鏹頭叩頭求哀歸命獄卒或有先世惡口好以惡言加他衆人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如是罪報受苦無量出經論大智論

鬼酤酒語主人令湖中取死人金銀第三有人以酤酒為業鬼現來飲酒未售錢而告主人言明日當有一人持華上下白衣帶青

騰騰中有金銀千斤當於湖中浴卒死不出汝往取金銀保後無憂明日主人伺候見人來入水洗浴上岸著衣洗足却躡地而死酒師往取得金銀如數後日鬼來主人作食出酒白神言我見人著衣欲去乃死何不於水中殺之使得上岸乎鬼言我不能殺人病人我知人壽命衰耗時耳故曰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往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之設

祠祀耳

出十卷經第六卷

金牀女裸形永著火然第四

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於曠野見有一屋福報經云即往趣之中有一女從求飲食無索不得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體便然如是至三王以問女女答昔為王妻王飯沙門又施衣時諫但設飯足不復須衣福報經云故受此罪王欲令我得著衣者為我作衣先施沙門及明經賢者王求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咒願云願

令金牀女得福無量得著王衣王問女曰女是何神答曰我勝於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捨此命後當生第一天上出經又二鬼負屍拔出手足頭脅從人易之形改心存遇佛得道第五

昔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後有一鬼逐來瞋罵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若妄俱不免死語言前鬼擔來後鬼大瞋振其人手拔出著地前鬼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腳頭脅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肉我今定有身耶為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為我身如汝本身與今無異諸比丘度之為道得阿羅漢出大智論第十二卷

金色神指流甘露并寶生物以給行人第六有一鬼神身體極大有金色手五指常流甘露若有行人所須飲食資生之具盡從指出恣而與之目連問言汝是何天福報功德奇特乃爾我非天王梵天王我是鬼神乃依某國大城住為遊行觀看故來至此目連問言汝作何善得如此報答言彼國大城名曰羅樓我昔在中作貧女人又織毛縷囊賣以自活居計轉貧屋舍壞盡遂至陌頭近一大富好施長者家織縷自活日欲中時若有沙門

婆羅門持鉢乞食問我言某長者家為何處我心真實無有虛妄歡喜舉手指示其家言往彼處去日時欲過勿復餘求

法華經

毗沙惡鬼食取人民遇佛悟解第七

跋祇國界有鬼名為毗沙

云云

極為

兇暴殺民無量日恒數十人皆共集而作是說可避此國遠至他界鬼知人心便語彼人曰汝等莫離此處至他邦土終不免吾手卿日日持一人祠吾便不擾汝時跋祇人日取一人祠彼惡鬼是鬼取人骨滿溪谷時有長

者名曰善覺在彼住止饒財多寶兒名那優羅唯有一子有此限制兒那優羅應祠是鬼父母沐浴此小兒竟與著好水至彼鬼所啼哭喚呼不可稱計並作是說諸鬼他神皆共證明我此一子唯願擁護此兒使得免濟釋提桓因及梵天王諸如來弟子漏盡阿羅漢及辟支佛乃至如來最尊最上良祐福田無有出如來上者當鑑察之願如來當照此至心以兒付鬼便退而去爾時世尊以天眼耳徹聽聞見以神足力至雪山北入鬼住處結

跏趺坐是時小兒至鬼住處逢見如來光色炳然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發歡喜心向於如來謂是惡鬼隨意食之是時世尊告曰那優羅如汝所言我今是如來至真等正覺故來救汝及降此鬼那優羅歡喜頭面禮足時世尊與說妙義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已見法歸佛法聖眾而受五戒惡鬼還本處遙見世尊端坐不動便興恚怒雨雷電霹靂或兩力劍未墮地頃如來化作優鉢蓮華復雨種種神力如來隨而降之沙

門衣毛不動我今當往問其深義設不能報我者當持汝兩脚擲著海南佛言若人非人無能持我兩脚擲海南者欲問便問時鬼問曰何等是故行新行及行滅世尊告曰當知眼是故行曩時所造緣痛成行耳鼻口身意

此是故行今身所造身三口四意三此是新行當知故行滅盡更不興起復不造行能取此行永已不生永盡無餘是謂行滅鬼白佛言我今極飢歸我小兒世尊告曰昔我為菩薩時有鵠投我我尚不惜身命救彼鵠厄泥

今已成如來能捨此見令汝食噉汝迦葉佛時曾作沙門修持梵行後復犯戒生此惡鬼爾時惡鬼承佛威神便憶曩昔所造諸行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我今愚惑不別真偽乃生此心向於如來唯願世尊受我懺悔如是三四世尊告曰聽汝悔過為說妙法時彼惡鬼手擎數千兩金奉上世尊我今以此山谷施招提僧唯願世尊與我受之世尊即受便說此偈
園果施清涼 及作水橋梁 設能造大船

及諸養生具 晝夜無懈怠 獲福不可量
法義戒成就 終後生天上

鬼曰更有何教世尊告曰捨汝本形著三法衣而作沙門入跋祇城處處教令如來出世不度者度令得解脫最尊最上良祐福田令度那優羅小兒及降毗沙惡鬼汝等可往至彼受化時毗沙鬼於跋祇國唱如是言是時長者善覺聞此語已喜躍不勝將八萬四千萬人民之衆至世尊所出增一阿含第八卷

鬼子母先食人民佛藏其子然後受化第八

昔有一母人甚多子息性惡無慈喜盜人子殺而敗之亡子之家不知誰取街巷涕哭如是非一阿難出行輒見涕哭還已共議傷亡子家佛知故問衆何等議阿難白佛言向行分衛見人啼哭問之皆云生亡我子不知尸處佛便爲阿難說是國中盜人子者非凡夫人是鬼子母今生作人喜盜人子是母有千子五百子在天上五百子在人間千子皆爲鬼王一王者從數萬鬼如是五百鬼王在天上燒諸天五百鬼王在世間燒帝王人民如

是五百鬼王天亦無奈何阿難言鬼子母在是國中寧可勅令不盜人子耶佛言大善阿難言用何方便佛語阿難到是母所伺其出已斂取其子著精舍中即往伺斂得數十子逃精舍中母來不見便捨他子不敢復殺行索其子徧不知處行道啼哭如是十日母便自躄自撲仰天大呼不復飲食佛遣沙門往問即報沙門言亡多子故哭耳沙門又言汝欲得子不報言欲得沙門言汝審欲得者可往問佛可得汝子母聞是語歡喜意解便到

佛所爲佛作禮佛即問母何爲啼哭母報言亡我子故佛問汝捨汝子至何所而亡汝子母即默然如是至三母知盜人子爲惡即起作禮我愚癡故佛復問言汝有子愛之不母言我有子坐起常欲著我傍佛復問曰汝有子知愛之何故日行盜他人子他人有子亦如汝愛之亡子之家亦行道啼哭如汝汝反盜人子殺敗之死後當入太山地獄汝寧欲得汝子不母即頭面著地願佛哀我佛言汝子若在汝寧能自悔不若能自悔當還汝子

母言我能自悔佛言汝能自悔當作何等自悔母言聽佛教誡當隨佛語佛還我子佛言審如汝語授以五戒汝有千子皆爲說名五百子在天上五百子在世間燒諸天人汝子作鬼王將數萬鬼如是不可稱數或稱樹木神地神水神及船車舍宅閭閻夢寐恐怖怪異種種之神如是矯稱令人祠祀烹殺飲食不能護活人命但增益罪是愚癡人不知坐忍貧窮鬼子母聞佛說一心自悔即得須陀洹道長跪白佛言願佛哀我欲止佛精舍傍

我欲呼千子我欲使與佛結要我欲報彼天上天下人恩佛言善哉如汝有是意大善佛言便止佛精舍邊其國中人民無子者來求子當與之子自在所願我當勸子住使隨護人不得復妄燒之欲從鬼子母求願者名浮陀摩尼鉢梵名多矣佛名天上天下鬼屬是摩尼鉢主四海內船中治生有財產皆屬摩尼鉢摩尼鉢與佛結要受戒主護人財物乘墜主人若有產生當往救之出鬼子母經屈摩夜叉請佛設房及燈明第九

時屈摩夜叉鬼來詣佛所誓首佛足退往一面時屈摩鬼白佛言世尊今請世尊與諸大眾於此夜宿世尊默然時屈摩化作五百重閣房舍卧具坐牀踞牀俱執褥枕各五百具又化作五百燈明無諸烟燄

出維阿舍經第四十九卷

魔主燒目連為說先身為魔事第十

爾時目連夜冥經行弊魔自化微影入目連腹目連入三昧觀察其原即謂弊魔且出且出莫燒佛弟子長夜獲苦魔心念言今此沙門未曾見我橫造妄語正使其師尚不知吾

況其弟子目連報曰吾復知卿即心所念魔即恐懼已覺我矣即化微身出住其前目連告魔過去之世拘樓秦佛時我曾為魔號曰瞋恨吾有一姊名曰黥黑汝為作子以是知之是吾姊子時佛出世有二弟子一曰洪音

二曰知想何故名曰洪音住於梵天聲震出聲聞于三千知想者獨處閑居坐山樹下三昧正受牧牛牧羊人擔薪負草各相謂言此已命過共閻維之知想從三昧起入城分衛

出弊魔試目連經又出中阿舍經第二十七卷

鬼得他心害怨女人第十一

曾聞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出妙毗曇卷第八

波旬燒固文殊第十二

魔設供饌化作四萬比丘著垢弊敗衣執持破鉢背背悉露面貌醜惡跛蹇癯瘦心懷惶

據受種種食文殊令諸化人鉢食常滿揀食在口鐘不得納身體不安自然辟地問於魔言比丘何故不食魔曰是欲死矣文殊曰無毒之人豈復行垢毒耶有姪怒癡人是則為毒因為說法我無是毒五百諸天從魔來者發菩提心

出人律呪寶藏經下卷

餓鬼請問目連所因得苦第十三

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趣水有守水鬼鐵杖驅逐令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

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臟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曰汝先世時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為大狗利牙赤白來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墮亦復敗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

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羣鬼

捉杖驅我不得近厠口中爛鼻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

復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來斫舌斷斷續復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取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臟焦爛出還復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慈子到其師所敬其師故偏心與多寶長七枚

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曰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

復有一餓鬼言我九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秤小斗與重秤大斗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尅餘人

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曾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結挽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針刺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焦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受夫人眠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腹爛即死

復有一鬼言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

復有一鬼言常有熱鐵籠籠給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

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

復有一鬼問曰我受此身肩上有銅瓶滿中煖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身時出家爲道僧典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惡鬼見帝釋形稍魄滅第十四

釋提桓因在普集講堂與玉女共相娛樂是時有天子白帝釋言瞿翼當知今有惡鬼在尊座上午三十三天極懷恚怒鬼轉端正頻貌勝常釋提桓因便作是念此鬼必是神妙之鬼往至鬼所相去不遠自稱姓名吾是釋

提桓因諸天之主惡鬼轉醜可惡稍稍消滅

出增一阿舍經第二十七卷

鬼還鞭其故屍第十五

昔外國有人死竟還自鞭其尸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為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六

音釋

揣徒官切齊前西切關缺規切瞞來欲切瑞都郎切捶主蔡切於依據切夫唐耳之切捶主蔡切於依據切夫唐腋夷益切左右脅切下切燒乃了切臍古切髮髮亂切涸胡胡切鏤與鎖同膊徒切可帶者黥烏咸切瘞才何切正僂主切憊莫據切搏徒官切饅食塞切焦大傷切慢謾官切毚與毚同憊憊切恨所痛切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七

梁沙門僧吳寶唱等奉勅撰

相七

雜獸畜生部第三十七

一師子 二象

三馬 四牛

五驢 六狗

七鹿 八銘陀

九狐 十狼

十一獼猴 十二兔

十三猫狸 十四鼠

一師子

師子王為獼猴欲捨命一

師子王有十一勝事二

師子食象哽死木雀為拔得穌後遂忘恩

三

師子有二子為獵者所殺同生長者家得

道四

師子王墮井為野干所救五

師子虎為善友野干兩舌分身喪命六

師子等十二獸更次教化七

師子王為獼猴欲捨命第一

過去世有一師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問師子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之獼猴留寄二子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鴝鵒王厥名利見師子王睡即便搏取獼猴二子處崕而住師子既寤即白鴝言我今固請見為放之莫令失信生我慚愧

驚王答曰

我能飛行空 無畏過汝界 若欲護二子

為我應捨身

師子又曰

我今護二子 捨身如枯草 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行

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驚王復曰

為他能捨身 則受無上樂 施汝獼猴子

願王莫自害

師子王有十一勝事第二

師子王生住深山大谷方頰巨骨身肉肥滿頭大眼長眉高而廣口鼻更方齒齋而利吐赤白舌雙耳高上脩脊細腰其腹不現六牙長尾鬚髮光潤自知氣力牙爪鋒鋷四足據地安住巖穴振尾出聲若有能具如是相者當知真師子王晨朝出穴頻伸欠吐四向顧視發聲震吼為十一事一墮實非師子詐作師子二自試身力三令住處淨四使子知處五羣輩中無怖心六睡者得覺七諸獸不敢放逸八諸獸得來依附九調大香象十告諸

子息十一莊嚴眷屬凡聞師子吼水性深潛陸行藏穴高飛墮落廐中香象震鑠斷絕失糞怖走猶如野干雖學師子至百千年終不能作師子之吼若師子子生始三歲則能哮吼香山徑有師子飛鳥走獸絕跡不聞一切畜生師子為最出涅槃經第二十五卷又出大智論

三 師子食象哽死木雀為拔得蘇後遂忘恩第

佛告目連勇智菩薩昔光明佛時作師子王吾為梵志修於淨行時師子王晨朝跼立六

處不動奮迅身體使大雷吼走獸伏住飛者墮落然後乃起曠野山澤案行屬界求覓群獸逢一象王殺而食之髀骨哽咽死而復蘇時有木雀與吾拔骨後若得食當相報恩木雀聞之入口盡力拔骨乃得去之時師子王後日求食大殺羣獸木雀在側少多求恩師子不報佛告目連時師子王以此偈報木雀

曰 吾為師子王 以殺為家業 敢肉飲其血 以此為常膳 汝既不自量 脫吾牙出難

還得出吾口 此恩何可忘

爾時木雀復以此偈報師子曰

我雖是小鳥 識恩不惜死 但王不念恩

自負言誓重 若能小寬私 少多見恩者

沒命終不恨 不敢有譏論

時師子王竟不報恩捨之而去木雀自念吾

恩極重反見輕賤今當追遂要伺子便不報

恩者終不行世在在處處終不相離時師子

王復殺羣獸恣意食之飽便睡眠無所畏懼

時彼木雀飛趣師子當立額上盡其力勢啄

一眼壞師子驚起左右顧視不見餘獸唯見木雀獨在樹上時師子王語木雀曰汝今何為乃壞吾目時彼木雀以偈報之

重恩不知報 乃復生害心 今留汝一目 此恩何可忘 汝雖獸中王 所行無反復

從是各自休 莫復作緣對

師子王者今勇智菩薩是時木雀者今日捷連是出菩薩瓔珞經第九卷

師子有二子為獵者所殺同生長者家得道第四

昔者山中有兩比丘閑居行道逮得神通去之不遠有一師子產生二子養之稍大欲行所索持子寄二道人窟邊求食或五日一還見與道人相近附遂復捨行日月轉久後日道人各行不在獵師遇之意欲射之獸遂入林獵師意念此數與道人相依附吾作道人被服爾乃得之巖窟中有留架裝法未獵師著往師子所師子謂是道人喜共赴之獵師打殺剥取其皮作裘賣之道人行還不見師子求之不得定意觀之知為獵客所殺便以

神足追而奪之以爲坐褥恒摩掌咒願欲令解脫未久復坐禪觀知趣何道而爲中國大長者家作雙生子始入胞胎其母未覺道人即問長者何所渴乏曰吾家大富唯乏兒子道人語之吾能使有見長者大喜爾爲蒙恩道人語曰若必得子何以報恩曰長大便當給道人爲弟子道人咒願而去從是遂覺有娠後生二男相似如一年轉八歲復來到其家兒有宿緣自然愛敬道人語長者識昔約不長者以本誓不得已便以二兒各施道人

道人將作沙彌精進未久亦皆得道亦恒自坐皮上試共坐禪觀此皮神所生便知是已身故皮展轉相照便共至師前禮足謝曰蒙

師大恩出譬喻經第五卷

師子王墮井爲野干所救第五

過去世近雪山下有師子獸王作五百師子主是師子王後時老病瘦眼闔在諸師子前行墮空井中五百師子皆捨離去爾時有一野干見師子王作是念言我所以得此林住安樂飽滿肉者由師子王今墮急處云何當

報時此井邊有渠流水野干即以口脚通水水入滿井師子浮出時此林神而說偈言身雖自雄健應以弱爲友小野干能救師子王并難

佛言師子王者我身是五百師子者諸比丘

是野干者阿難是也出十誦律雜講卷第一

師子虎爲善友野干兩舌分身喪命第六

過去世雪山山下有二獸一名好毛師子二名好牙虎共爲善知識閉目相舐是二獸恒得軟好肉噉去是不遠有兩舌野干作是念我

至二獸邊言我與汝作第三伴汝聽我入師子虎言隨意兩舌野干噉二獸殘肉身體肥大作是念是好毛師子好牙虎共爲善知識更相親愛閉目相舐恒噉好肉或時不得必當噉我我先方便令心別離語師子言虎有惡心於汝師子食噉皆是我力師子言云何得知兩舌野干答言虎明日見汝時閉目舐汝毛者當知惡相往語虎言師子於汝有惡心言有所食噉皆是我力虎言云何得知答言明日見汝時閉目舐汝毛者當知惡相是

二知識中虎生畏想是故先往師子所言汝於我生惡心耶師子言誰作是語答言兩舌野干好毛復問言汝於我亦生惡心耶虎言不也虎語師子言汝若有是惡語者不得共作善知識好毛言是兩舌野干有如此言云何不喜共我住耶即說偈言

若信是惡言則速別離去當壞其愁憂瞋恨不離心凡爲善知識不以他語離不信欲除者若信他別離則爲其所食不信兩舌者還共作和合所懷相向說

心淨言柔軟應作善知識和合如水乳今此弊小蟲生來性自惡一頭而兩舌殺之則和合

虎與師子噉事實已共捉野干破作二分出誦律二誦第三卷又出四分初分第七卷又出初分沙塞律第六卷又出野干兩舌

師子等十二獸更次教化第七

閻浮提外東方海中有瑠璃山名之爲潮高二十由旬具種種寶其山有窟名種種色是昔菩薩所住之處縱廣一由旬高六由旬有

一毒蛇在中而住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無死高廣亦爾是昔菩薩所住之處中有一馬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善住高廣亦爾昔菩薩處中有一羊修聲聞慈其山樹神名曰無勝有羅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

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南方海中有玻璃山高二十由旬有窟名曰上色縱廣高下亦復如是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獼猴修聲聞慈復有窟名曰誓願高廣亦爾昔菩薩處中有一雞修聲聞慈復

有一窟名曰法林高廣亦爾昔菩薩處中有一犬修聲聞慈中有火神有羅刹女名曰眼見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是三鳥獸閻浮提外西方海中有銀山名昔提月高二十由旬中有一窟名曰金剛高廣亦爾昔菩薩處中有一猪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香功德高廣亦爾昔菩薩處中有一鼠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高功德高廣亦爾昔菩薩處中有一牛修聲聞慈山有風神名曰動風有羅刹女名曰無護各有五百眷屬

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北方海中有金山名功德相高二十由旬中有一窟名為明星廣一由旬高六由旬昔菩薩處中有一師子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淨道高廣亦爾昔菩薩處中有一兔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喜樂高廣亦爾昔菩薩處中有一龍修聲聞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羅刹女名修慚愧各有五百眷屬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是十二獸晝夜常行閻浮提內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於諸佛

發深重願一日一夜常令一獸遊行教化餘十一獸安住修慈周而復始七月一日鼠初遊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鼠身衆生令離惡業勸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三日鼠復還行乃至盡十二月至十二歲亦復如是是故此土多有功德乃至畜獸亦能教化是故他方菩薩常應恭敬此佛世界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身親見是十二獸欲得大智大定大神通力欲受一切所有典籍欲增善法是人當以白土作山縱廣七尺高十二

尺種種香塗金薄薄之四邊周匝二十尺所散瞻婆華當以銅器盛諸種種非時之漿置之四面清淨持戒日三洗浴敬信三寶離山三丈正東而立誦如是咒住十五日當於山上見初月像爾時則知見十二獸見已所願隨意即得若能修行苦行即得眼見是十二獸諸菩薩等或作天像或作鬼像鳥獸之像遊閻浮提教化如是種類衆生若為人天調伏衆生是不為難若為畜生調伏衆生是乃為難出大集經第四卷

二象

象王供養佛一

善住象王為轉輸王寶二

象子生而失母為仙人所養三

象獼猴鷄共為親友四

象王供養佛第一

佛獨遊行欲求靜寂到憍薩羅國波利羅耶婆羅林寶樹下住時五百羣象象行王恒在後常得濁水殘草飲其羣象獨來樹下遙見佛以鼻拔草踏地令平以鼻盛水灑塵草鋪

為座屈膝請佛令坐三月供養佛知象意即受其請而說頌曰

獨善無憂如空野象樂戒學行奚用伴為時象王取好藕根淨洗授與世尊如是三月

出僧祇律第十七卷

善住象王為轉輪王寶第二

有一象王名曰善住身體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赤首身毛雜色六牙纖腩與八千象王以為眷屬住香山婆羅樹下婆羅樹王有八千浴池縱廣五十由旬其水清涼以七寶

為塹五色雜華集間池內象王念欲入池八

千象應念而至有持蓋扇者有唱讚前導者或有為王洗尾背髀足者有拔華根與王食者有采華散王上者八千象亦復洗浴共相娛樂大小便利諸夜叉鬼移出林外十誦什云香積山則有八萬四千白象釋提桓因

所乘最下小象轉輪聖王乘之名曰象寶金

壁山中有八萬巖窟八萬象王止憇其中身

色純白頭有雜色口有六牙齒間金鈿出長阿含經第十八卷又出增一阿含經

象子生而失母為仙人所養第三

往古世時有開居一象象生一子墮地未久

其母終亡去彼不遠仙人所處有大威神功德具足志懷大哀遙見象子其母命終纔能舉足東西遊漾不能自治即時扶還所止飲

食之以水果彼時象子仁和賢善功德殊妙樂于義理既得安樂無有憂患於時仙人卧起同處身形轉長衣毛鮮澤則以水漿供養

仙人并好果故然後自食仙人愍哀觀其德行愛念如子視之無厭時天帝釋即時發念

今此仙人志在象子倚念無厭今我寧可別令愁感時天帝釋示現試之化使象子忽然

死地而血流離仙人見象子死愁憂涕泣餘仙人聞來諫曉之不能除憂時天帝釋住在

虛空為仙人說偈時天帝釋令象子活仙人

大喜仙人者和尚身是象子者死弟子是也

天帝釋者則我身也出佛說弟

象獼猴鵲共為親友第四子過命經

過去世時有三親友象獼猴鵲鳥佛祇律第二十七卷云依一尼拘律樹止共相謂言既同依此

木宜相恭敬獼猴鵲鳥共問象言汝憶事近

遠象言我憶小時行此樹齋盡我腹象與鵲

問獼猴獼猴答言我憶小時此樹舉手及頭僧祇律云象語獼猴汝生年多我象與獼猴

共問鵲言我憶雪山右面有大尼拘律樹我食果子來此便轉即生此樹共相謂言鵲

生年多象以獼猴置其頭上獼猴以鵲置其肩共遊人間從村至村從邑至邑常說偈

言若人能懷法必敬諸長老現世有名譽

將來生善道時鵲說如是法人皆隨從法訓流布汝等於

我法中出家應更相恭敬如是佛法流布自今已去聽隨長幼恭敬禮拜迎逆問訊時諸

比丘聞佛教諸比丘長幼相次恭敬禮拜出分律第四分第一卷又出十誦律七法第六卷略同

三馬婆羅醯馬王為轉輪王寶第一

馬王名婆羅醯官殿住在大海洲內明月山

有八千馬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世取最

小者以爲馬寶給王乘御出增一阿含經

四牛

大牛被賣走趣如來佛說往緣死即生天

一

水牛王忍獼猴辱二

二牛角力牽載三

迦羅越牛自說前身負一千錢三反作牛

不了四

一 大牛被賣走趣如來佛說往緣死得生天第

有遠方民將一大牛肥盛有力賣與舍衛城人城人買欲以殺之在城門中與佛相遇牛遙觀佛心中悲喜絕鑠馳走人不能制直趣如來屈前兩脚悲鳴淚出口自說言大聖難遭億世時有唯垂私慈一見濟拔佛言甚可久遠世時有轉輪王王四天下千子七寶治以正法人民安寧又有四德視民如子民奉猶父沙門梵志長者人民身未曾病四域宣德徹于十方王出遊四方還欲向宮逢見親舊爲債主所拘云負五十兩金繫縛著樹王

七寶侍從停住不進怪之所以報云解之令去當倍卿百兩即解還家其人數數詣王宮門求金不得債主已避不知處所遂在生死周旋往來無數之劫不償所直至于今生墮此牛中債主所賣數千兩金時轉輪王則我身是其債主者此牛是也佛爲聖王保之爲債竟不與之故來求救佛告牛主佛爲卿分衛倍償牛直牛主不肯還欲得牛佛復重告吾秤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金故不肯與矣時釋梵天悉俱來下白佛萬千億兩吾等致之將牛到祇洹中七日命盡忽生天上尋自憶識念佛功德來還人間散華供養報佛恩德佛爲說經即得立不退地無生法忍乃還天上出生經第四卷

水牛王忍獼猴辱第二

過去世有異曠野水牛王頓止其中遊行食草而飲泉水時水牛王與衆眷屬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顏貌姝好威神巍巍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有一獼猴住在道邊見水牛王與眷屬俱心懷忿怒與于嫉妬即便揚

塵瓦石而空擲之輕慢毀辱水牛默然受之不報行過未久更有一部水牛王尋從後來獼猴見之亦復罵詈揚塵打擲後一部衆見前牛王默然不校効之忍辱不以爲恨是等眷屬過去未久有一水牛犢尋從後來隨逐羣牛於是獼猴逐之罵詈毀辱輕易水犢懷恨不喜見前等類忍辱不恨亦復學効去道不遠大叢樹間時有樹神遊居其中問水牛王卿等何故觀此獼猴猥見罵詈而反忍辱默然不應水牛報曰

彼輕辱毀我 又當加施人 彼人當加報爾乃得抵患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衆羣輩仙人之等從道而來時彼獼猴亦復毀辱諸梵志等即時捕捉脚蹋殺之於是樹神即復頌曰罪惡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惡今已滿諸殃不壞爛

佛言水牛王即我是爲菩薩時墮罪爲水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護自致得

佛出生經第四卷

二牛角力牽載第三

過去有人有一黑牛復有一人亦有一牛爲財物故唱言誰牛力勝我牛者若勝我輪物若不如者輸我物時黑牛主答言可爾時載重物繫牛車左共相輕喚謂黑牛角以杖擊之牽是車去牛聞之即失色力不能挽重上坂時黑牛主大輸財物是得物人後復更唱令黑牛聞聲即語其主可答言爾主言不能所以然者汝弊黑牛大輸我物今復作者輸我物盡牛語主言先在衆前形相輕我聞惡名故即失色力是故不能挽重上坂今授主語莫出惡言在他前時便語我言汝是好黑大牛生來良吉角廣且圓主受牛語即便洗刷塗角著好華髮繫車右邊柔軟愛語大吉黑牛廣角大力牽是車去是牛聞是柔軟愛語故即得色力牽重得上坂時黑牛主先所失物更再三倍得之是牛主得大利已心甚歡喜即說偈曰

載重入深轍 隨我語能去 是故應軟語 不應生惡言 軟語有色力 是牛能牽車

我獲大財物 身心得喜樂

佛語諸比丘畜生開形相語尚失色力何況

於人出十誦律二誦第三卷又出四分律初分第七卷略同

迦羅越牛自說前身負一千錢三反作牛不了第四

昔大迦羅越出錢爲業有二人舉錢一萬至時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言我曾更各舉十萬後不還之有牛繫在籬裏語二人言我先世時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三反作牛猶故不了況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二人驚怪

會天已曉主人出二人說牛之語主人即便放著羣中不復取用呪願此牛自今已後莫復更受此畜生身若有餘錢一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中出譬喻經

五驢

有驢挽車日行五百里一

驢効羣牛爲牛所殺二

有驢挽車日行五百里第一

昔人有驢以用挽車日行數百里語其弟言莫放驢使與驢相見弟怪之自思念云夫智

者相得其則歡喜設詔相得其亦歡喜物類

相得無不歡喜弟故放驢令得相見亦不鳴

咽相鯁不食兄後駕之便卧不行兄便大瞋

載其毛耳驢得苦痛復行如前驢語大家若弟放我見惡知識我問何肥答曰給陶家公

負土得惡道便卧不行公便步擔土去放我

道邊食得食好草歸得芻穀是以得肥問我

何瘦答曰挽車日行五百里飲食輒輒是以

瘦耳謂放得肥反見髡剃不敢復卧乞得生

活主愍之放令解脫出十卷譬喻經第八卷

驢効羣牛爲牛所殺第二

羣牛志性調良所至到處擇軟美草食選清

涼水飲時有一驢便作是念我亦効其飲食

即入牛羣前脚跑地觸繞彼牛効其鳴吼而

不能改其聲自稱我亦是牛牛角觸殺捨之

而去出增一阿含第二十卷

六狗

狗乞食不得詣官訟主人一

狗子被殺時見沙門命終生豪貴家二

白狗生前世兒家被好供給跑出先身所

藏之物三

弊狗因一比丘得生善心四

狗乞食不得詣官訟主人第一

佛在舍衛國過去世有狗捨自家至他家乞食入他家時身在門內尾在門外時主人居士打不與食狗詣眾官言是居士我至其家乞食不與我食反打我我不破狗法眾官問言狗有何法答言我在自家隨意坐卧至他家時身入門內尾著門外眾官言喚居士來問言汝實打狗不與食耶答言實爾眾官問

狗言此人應云何治狗言與此舍衛城大居士賊何以故答我昔在此舍衛城中作大居士以身口作惡故受是狗身是人惡甚於我若令是人得力勢者當大作惡令入地獄極受苦惱

出十誦律第三誦第一卷

狗子被殺時見沙門命終生豪貴家第二昔有一國穀米勇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一無所獲次至長者大豪貴門得麤惡飯適欲出城逢一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為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

生知有狗子而欲殺之故問其人何所齋持答曰空行又問吾以見之願持示我食賢狗子令命得濟其人答曰不能相與如是至三殷勤喻請其人抵突不肯隨言又言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門舉飯飼狗子摩持呪願狗子淚出卿罪所致不得自在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值遇三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命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年已七歲見彼沙門憶識

本緣便前誓首禮沙門足請前供養還白父母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為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去我便就死父母便聽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便得三昧立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道意

出迦葉經

白狗生前世兒家被好供給跑出先身所藏之物第三

佛詣舍衛城遊行分衛時到鸚鵡摩牢兜羅子家遇其不在家有白狗名具坐好褥上以

金鉢食糗米肉白狗遙見世尊從遠而來見已便吠世尊言止白狗不須作是聲汝本吟哦梵志乞食意於是白狗極大瞋恚下牀褥已至門闕下伏寂然而住後摩牢兜羅子還見問邊人曰誰觸燒狗而今憂戚邊人答曰今日有沙門瞿曇來詣家乞食狗吠之瞿曇言止白狗汝不應作是聲汝本吟哦狗恚不樂鸚鵡摩牢兜羅子遙罵世尊謗瞋恚詣孤獨園世尊遙見鸚鵡摩牢兜羅子來告諸比丘此人瞋恚身壞生泥犁中彼時鸚鵡摩牢兜

羅子白世尊曰沙門瞿曇今至我家乞食白狗於汝有何咎而令不樂佛言白狗見我而吠我言白狗汝不應作是聲汝本吟哦而白狗瞋恚瞿曇此白狗本是我何等親屬佛止摩牢不須問汝或能憂感不樂如是再三世尊曰此摩牢白狗前所生是汝父名兜羅倍增瞋恚我父兜羅常行施與常事於火身壞死已生梵天上何故當生狗中此摩牢以汝增上慢我父兜羅後亦復爾生弊惡狗中而說偈曰

梵志增上慢 此中生六趣 雞猪狗野狐
驢卵地獄中

佛言若不信我說者便可還家語白狗言汝
本生時是我父兜羅者還上牀褥當於金鉢
中食粳米肉當示我父遺財汝本藏舉我不
知處於是鸚鵡摩牢兜羅子聞世尊所說善
思惟念還至家已見語白狗彼時白狗便還
上牀褥坐於金鉢中食粳米肉至本卧處牀
四脚下以口足跑地於是鸚鵡摩牢兜羅子
大得錢財歡喜心生以右膝著地向祇樹園
自稱姓字真實沙門語實不安三自稱已出
舍衛城往詣祇樹世尊遙見告諸比丘汝見
彼鸚鵡摩牢兜羅子來不唯然世尊若以此
時兜羅子命終者生於善處於我有善心故
衆生因善心故身壞死時生善處天上彼時
鸚鵡摩牢兜羅子往世尊所面相慰勞竟云
佛言無有異出中阿含經第三
十九卷樂地經
弊狗因一比丘得生善心第四
有一長者財富無數有一弊狗常喜嚙人凡
人不得妄入其門有一比丘聰明智慧聖達

難逮入其門乞值狗出卧不覺入時長者設
食狗覺方見念出卧不覺沙門得入今既已
坐當奈之何若獨食者出必嚙殺斃其腹中
所食美膳若分我食乃原之耳沙門知其心
念自食一搏與狗一搏狗喜生慈向於沙門
前誠其足後出門卧曾被其嚙人劒斫其頭
即生長者夫人腹中生後短命尋復終亡復
生彼國餘長者家年十餘歲見一沙門前迎
爲禮啓其父母請爲我師施設供養尋受經
戒再化家中一切大小誦經念道因報二親
求爲沙門不受具足供養和尚日夜不懈和
尚滅後乃受戒德出十卷譬喻
經第六卷
七鹿

鹿母落琮乞與子別還來就死一
鹿王遭捕殺身以濟羣衆二

鹿母落琮乞與子別還來就死第一
昔者有鹿數百爲羣隨逐美草侵近人邑國
王出獵遂各分迸有一母鹿懷妊獨遊被逐
飢疲失侶時生二子捨行求食羣孽失厝墮
獵琮中悲鳴欲出不能得脫獵師聞聲便往

視之見鹿心喜即前欲殺鹿乃叩頭求哀自
陳向生二子尚小無知始視蒙蒙未曉東西
乞假復更暫還視子將示水草使得生活旋
來就死不違信誓獵者驚怪即答鹿曰一切
世人尚無至誠況汝鹿身從死得脫豈有還
期鹿復報言聽則子存留則子亡說偈言
我身爲畜獸 遊處於山藪 賤生貪軀命
不能故送死 今來入君琮 分當就刀机
不惜腥臊身 但憐二子耳

獵者甚奇甚異意猶有貪又答鹿曰夫巧僞

無實姦詐難信虛華萬端狡猾非一愛身重
死堪能効命人之無良由難爲期而況禽獸
去豈復還回不放汝鹿復垂淚以偈報言

雖身爲賤畜 不識仁義方 奈何受慈恩
一去不復還 寧就分裂痛 無爲虛誑存

哀傷二子窮 乞假須臾間 世若有惡人
闖亂比丘僧 破塔壞佛寺 及殺阿羅漢
反逆害父母 妻子及奴婢 設我不來還
罪大過於是

獵者重聞鹿言心益悚然乃却歎曰惟我處

世得生為人愚惑癡冥背恩薄義殘害衆生
殺獵爲業詐偽苟得貪求無厭不知非常識
別三尊鹿之所言有殊於人信誓叩至情見
盡忠便前解羶放之令去於是鹿還至其子
所低頭鳴吟舐子身體一悲一喜並說偈言
一切恩愛會 皆由因緣合 合會有別離
無常難得久 今我爲爾母 恒恐不自保
生世多畏懼 命危於晨露
於是鹿母將其二子示好水草垂淚交流說
偈別言

吾朝行不遇 誤墮獵者手 即時當屠割
碎身化糜朽 念汝求哀來 今當還就死
憐爾小早孤 努力自活已
鹿母說已便捨而去二子嗚呼悲淚戀慕從
後追尋頓仆復起母顧命曰爾還勿來無得
母子并命俱死吾沒心甘傷汝未識世間無
常皆有離別我自薄命爾生無怙何爲悲懷
徒益憂患但當建志畢命於是母復爲子說
此偈言
吾前坐貪愛 今來受獸身 世生皆有死

無脫不終患 制意一離貪 然後乃大安
寧就說信死 終不欺誥生
子猶悲戀嗚呼啼哭相尋至于羶所東西求
索乃見獵者卧於樹下鹿母住立說偈覺言
前所可放鹿 今來還就死 恩流惠賤畜
得見辭二子 將行示水草 爲說非常苦
萬沒無遺恨 念恩不敢負
獵者於是忽覺驚起鹿復跪向重說偈言
君前見放去 德重過天地 賤獸被慈覆
赴信來就死 感仁思難忘 不敢違命旨
雖還千反報 猶不畢恩紀
獵者見鹿篤信死義志節丹誠慈行發忠効
應徵驗捨生赴誓母子悲戀相尋而至慈感
慙傷稽首謝曰
爲天是神祇 信義仁乃爾 恐懼情悚然
豈敢加逆害 寧自殺鄙身 害及其妻子
何忍向靈神 起想如毛髮
獵者即便放鹿使去母子悲喜嗚聲吻吻偈
謝獵者
賤畜生處世 應當充厨宰 即時分烹俎

寬惠辭二子 天人重愛物 復蒙放赦原
德祐積無量 非口所能陳
獵者具以聞王國人咸知普感慈信獸之仁
行有踰於義莫不肅歎爲止殺獵鹿還鳴羶
嘯侶遊集各寧其所佛言時鹿者我身是二
子者羅云末利母是也時國王者舍利弗是
射獵者阿難是也
鹿王遭捕殺身以濟羣衆第二
昔國王遊獵作於場塹以捕羣鹿時有鹿王
將鹿數億次食美草入其場內守者閉門往
白於王王大歡喜鹿王即知自念羣鹿所以
來者由我一身耳常作方計以濟衆命即以
身橫伏塹上使羣鹿蹈背而出足傷其背皮
肉了盡唯有骨在忍痛濟之皆以得出勢自
上岸四向顧視唯有一鹿不知求出鹿王命
呼乃來得出於是鹿王命絕墮塹出十卷管
喻經第八
八銘陀
銘陀獸剥皮濟獵師命第一
佛在羅閱耆闍崛山身有風患祇域醫王爲

合酥藥用三十二種日日服三十二兩時提婆達常懷嫉妬心自高大望與佛齊効佛亦服注諸脉理身力微弱苦惱啼喚世尊憐愍手摩其頭藥消病除有識佛手曰悉達餘術世不承用復學醫道佛言提婆達懷惡不但今日昔閻浮提城名波羅奈王名梵摩達凶暴無慈忽夢一獸身毛金色毛端金光即召獵師我夢具以告之汝等求捕若得其皮當重賞汝若不得者誅滅汝族時諸獵師憂愁憤憤聚會議計共募一人令行求之若汝不吉還之亦當以物與汝妻子其人自念分棄身命即可當行涉嶮而去經久身弊天時暑熱鬱蒸欲死悲悴而言誰有慈悲救我身命有一野獸名曰銘陀身毛金色聞其憐愍身入冷泉來就聚抱小還有力將至水所為其洗浴拾果食之體既平復而自念言今觀此獸王正求之然我垂死賴其濟命感恩未酬何心當害若復不獲彼諸獵師必被誅戮念是而悲銘陀問言以何不樂答心所懷銘陀語言此事莫憂我皮易得捨身無數未曾為

福今以身皮濟彼衆命如有所獲但剥取皮莫便絕命我以施汝終無悔恨獵師剥皮銘陀即自立願今我以皮用施此人救彼愛命持此功德施及衆生用成佛道普度一切作此願已三千國土六反震動剥皮去後身肉赤裸血出流離後有八萬蠅蟻之屬集其身三十五上同時啖食時欲趣穴復恐傷害忍痛自持身不動搖死於彼中時諸蠅蟻食者身命終生天獵師擔皮上王王見奇之常敷用卧心安隱快樂獸銘陀者今我身是梵摩達王今提婆達多是八萬諸蟲我初成佛始轉法輪上八萬諸天得道者是出野愚經第三卷九狐野狐從師子乞食得肥後為師子所食第一有野狐往從師子乞食每得殘餘往遂不息正值師子飢未得食便呼野狐鼻鼻便取吞之未死咽中呼言大家活我師子心念養汝肥脆當持備之耳汝復何云出十卷譬喻經第八卷十狼狼得他心害怨女嬰兒第一

有女置其嬰兒在於一處狼擔兒而走時人捕躡而語之言汝今何故擔他兒去狼答之言此小兒母是我怨家五百世中常食我兒我亦五百世中常殺其子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時人語其兒母可捨怨心兒母答言我今已捨狼觀兒母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害之而去出抄毗曇第二十卷十一獼猴獼猴等四獸與梵志結緣一獼猴奉佛鉢蜜二獼猴為五百仙人師三五百獼猴効羅漢起佛圖四獼猴學禪墮樹死生天五獼猴與婢共戲六獼猴等四獸與梵志結緣第一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不娶妻無有姪洸靜處深山以茅為廬蓬蒿為席以水果麻為食不積財寶王聘不往端然無為數千餘歲與禽獸相好有四種獸一名狐二者獼猴三者獼四者兔此四獸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

積久食諸果菰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去此四大獸愁憂不樂共議言我曹各求供養獼猴取甘果來以上道人狐亦求食得一囊飯麩來以上道人獼入水取大魚來以上道人免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耶自念當持身供養耳便行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小薄請作炭入火中以身上道人火為不然道人感其仁義哀之遂止時梵志者提和竭佛是免者我身是獼猴者舍利弗是狐者阿難是獼者目捷連是

出舊雜譬喻經下卷

獼猴奉佛鉢蜜第二

沸與諸比丘受師質婆羅門請還於耆闍河邊洗器安羅樹林有獼猴行見一樹無蜂而有熟蜜來就阿難求鉢阿難不與佛言但與獼猴得鉢鉢沙蜜律云求佛鉢盛滿蜜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令其水淨獼猴不解謂呼有蟲將至水邊洗鉢水漾蜜中捧還上佛賢愚經云淘却見蟲於佛分布眾僧皆悉周徧獼猴歡喜騰躍却舞墮坑而死為師質婦胎後生男子形貌端正鉢沙蜜律云生三十三天佛言於過

去迦葉佛時有一年少沙門見阿羅漢跳渡涇水謂凡比丘云汝飢疾如獼猴後五百世中常為獼猴出賢愚經第十二卷又出鉢沙律第十卷又出僧祇律第二十九卷

獼猴為五百仙人師第三

如來於摩偷羅國涅槃百年後優婁漫陀山一邊有五百緣覺一邊有五百仙人一邊有五百獼猴獼猴主往緣覺間見諸緣覺生歡喜心取樹華果供養緣覺作禮坐於僧末日日如是後諸緣覺皆入涅槃獼猴供養如本

見諸緣覺不受便牽衣捉足亦復不動獼猴思惟皆已死矣啼哭懊惱復至五百仙人所皆卧棘刺中獼猴亦卧仙人復卧灰土上獼猴亦卧灰土上仙人五熱炙身獼猴亦復如是仙人手攀樹自懸獼猴撥其手令墮地常教化諸仙以四威儀既教化已於諸仙所端坐修定語仙人言汝等一切當如是坐時五百仙隨其坐禪諸仙無師說法於三十七品助菩提法思惟取證得緣覺道皆作是念我得聖道由此獼猴即以香華飲食供養獼猴

獼猴命終以香木燒其身佛語阿難是獼猴者即優波笈多於惡道中為多眾生作饒益我涅槃後百餘年當有上事

五百獼猴効羅漢起佛圖第四

昔佛在羅閱祇國遣一羅漢名須漫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作佛圖寺五百羅漢常止其中旦夕燒香遶塔禮拜時彼山中有五百獼猴見道人供養塔寺即便相將至深澗邊負捷泥石効作佛圖堅木立剎弊幡繫頭旦夕禮拜亦如道人時山水暴長五百獼猴一時漂沒鬼神即生第二忉利天上七寶殿舍永食自然各自念言從何所來得生天上即以天眼自見本形獼猴之身効諸道人戲作塔寺雖身漂沒神得生天今當下報故屍之恩各將侍從華香妓樂臨故尸上散華燒香繞之七市時山中有五百婆羅門外學邪見不信罪福見諸天人散華作樂遶獼猴屍怪而問曰諸天光影巍巍乃爾何故屈意供養此尸諸天人言此屍是吾等故身具述本事等以此微福得生天上今故散華以報故身

之恩戲爲塔寺獲福如此若當至心奉佛其德難喻卿等邪見不信正真百劫勤苦無所一得不如共至耆闍崛山禮事供養得福無限即皆欣然共至佛所五體作禮散華供養諸天人白佛我等近世猶猴之身蒙世尊之

恩得生天上恨不見佛今故自歸重白佛言

我等前世有何罪行受獼猴身雖作塔寺身被漂沒佛告天人不從空生往昔世時有五百年少婆羅門共行入山欲求仙道時山上有一沙門欲於山上泥治精舍下谷取水身

輕若飛五百婆羅門與嫉如意同聲笑之今此沙門上下飄疾甚如獼猴何足爲奇如是取水不止山水一來溺死不久佛告諸天人時上下沙門我身是也五百年少婆羅門者五百獼猴身是戲笑作罪身受其報佛說偈言

戲笑爲惡一號泣受報

五百天人聞佛語已即得道跡五百婆羅門聞罪福之報而自歎曰吾等學仙積有年數未蒙果報不如獼猴戲笑爲福得生天上佛

德寶妙瞿首佛足願爲弟子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精進得道出法句經第一卷

獼猴學禪墮樹死得生天上第五

昔有道人樹下坐禪誦經有一獼猴在樹上効之不覺墮樹而死得生天上出雜譬喻經

獼猴與婢共戲第六

昔者國王有一獼猴與婢共戲數數不止有一梵志謂王當別此婢與獼猴王曰何所能諧而令別離乎後婢持飯器并大杖從外來獼猴走來牽婢婢瞋以足排杖撾獼猴墮火

燒其毛衣奔走走入藉薪中然及屋舍宮殿藏悉成灰燼王方悟梵志之言也出獼猴與婢共戲致變經

十二免

兔王依附道人投身火聚生兜率天第一

昔有兔王遊於山中與羣輩俱食果飲水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教諸眷屬悉令仁和勿爲衆惡畢脫此身得爲人形可受道教時諸眷屬歡喜從教不敢違命有一仙人處在林樹食果飲水獨備道行未曾遊放逮四梵行慈

悲喜誦經念道音聲通利其音和雅聞莫不欣於時兔王往附近之聽其誦經意中欣樂不以爲歎與諸眷屬共齋果蔬供養道人如是積日經歷年月時冬寒至仙人欲還到於人間兔王見之慈愛不樂心懷戀恨不欲令捨問何所趣在此日日相見以爲娛樂飢渴忘食如依父母願留莫去仙人報曰吾有四大當慎將護今冬寒至果蔬已盡山水冰凍又無嚴窟可以居止故欲捨去依處人間分衛求食頃止精舍過此冬寒當復相就勿以悒悒兔王答曰吾等眷屬當行求果遠近募索當相給足願一屈意慰傷見濟假使捨去憂感之戀或不自全設使今日無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人見之感懷哀念怨之至心當奈之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兔王心念道人爲我是以默然便自舉身投於火中火大熾盛道人欲救尋已命過生兜率天於菩薩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見之爲道德故不惜身命慰傷憐之亦自剋責絕穀不食尋時還神處兜率天佛言時兔王者則

龍宮卵生金翅鳥宮樹南有胎生龍宮胎生金翅鳥宮樹西有濕生龍宮濕生金翅鳥宮樹北有化生龍宮化生金翅鳥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莊飾如上若卵生金翅鳥飛下海中以翅搏水水即兩披深二百由旬取卵生

龍隨意而食之

華嚴經云此鳥食龍所食之風若入人眼人眼失明故不

來人胎濕化亦復如是
涅槃經云唯不有化生龍子於三齋日受齋八禁時金翅鳥欲取食之銜上須彌山北大鐵樹上高十六萬里求覓其尾了不可得鳥聞亦受五戒
出長阿含經第五

十九卷又出增一阿含第十卷大智論華嚴經亦見

正音王死相第二

金翅鳥王名曰正音於衆羽族快樂自在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於四天下更食一日數亦如上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死相既現諸龍吐毒不能得食飢逼惶惶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直下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爲風所吹還金剛山如是七反然後命終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降大雨滴如車輪鳥肉消盡唯餘心存

心又直下七反如前住金剛山難陀龍王取爲明珠轉輪聖王得爲如意珠若人念佛心亦如是

出觀佛三昧經第一卷

二千秋

千秋生必害母第一

千秋人面鳥身生子還害其母復學得羅漢果畜生無有是智及有尊卑想不受五逆罪

出婆須蜜經第八卷

三鴈

金羽鴈猶愛前生妻子日與一毛一

五百鴈爲獵師所殺以聞佛法生天得道

二

鴈遇王羅不食得出三

金羽鴈猶愛前生妻子日與一毛第一

毗舍離獼猴江側有蒜園偷羅難陀比丘尼

去園不遠園主問言阿姨欲須蒜取比丘尼

即與沙彌尼式又摩那尼數數往索蒜遂都

盡其主委園而去佛說本生昔有一婆羅門

年百二十形體羸瘦其婦端正無比多生男

女此婆羅門繫心其婦及諸男女初不捨離

以此愛著情篤遂至命終生鴈中其身毛羽

盡爲金色以前福因緣故自識宿命我以何

方便養活此男女使不貧苦日日來還日落

一羽而去見見如是不知因緣即共議言我

等寧可伺其來時方便捉之盡取金羽如其

所計盡拔金羽羽盡更生白羽佛告諸比丘

欲知爾時婆羅門死爲鴈者豈異人乎即園

主是其端正婦者即比丘尼是男女者即式

又摩那沙彌尼等是

出四分律二卷第三卷

五百鴈爲獵師所殺以聞佛法生天得道第

二

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爲諸天人四輩之

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爲羣開佛

音聲深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

中爲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

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

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

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

願垂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即還天上

出慧經卷第十三

鴈遇王羅不食得出第三

國王夫人昇在樓上見鴈飛空中欲得其肉便以白王王遣獵工持網行羅分布求索即得數十以籠養之中有不食者食者謂言今已得活不食何益不食者曰憂不能食七日瘠瘦於籠孔中得出飛去遙語肥者卿等貪

害痛在後出十卷譬喻經第六卷

四鶴

白鶴等常吐根力八道之音第一

彌陀佛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

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所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聲皆念

三寶出經

五鶴

鵠鳥捨命施飢窮人一

鵠被鷹逐遇佛影則安弟子影猶顫二

鵠鳥捨命施飢窮人第一

昔雪山上一鵠鳥時天寒雨雪有人失道窮厄辛苦飢寒兼至命在須臾鵠飛求火爲

其聚薪然之既然身投火中施此飢人出經

第十

鵠被鷹逐遇佛影則安弟子影猶顫第二

佛在祇洹林時經行舍利弗從時有鷹逐鵠鵠飛來佛邊佛行影覆之鵠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鵠便作聲顫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佛影覆鵠鵠不恐怖我影覆鵠顫慄如初佛言汝有三毒習故汝觀此鵠宿世因緣幾世作鵠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鵠

已八萬大劫常作鵠身過是已往不能見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試觀此鵠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願智三昧觀見此鵠八萬大劫未脫鵠身過是不知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鵠身出大智論第十一卷

六雉

雉救林火第一

昔野火燒林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疲乏不以爲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衆生故此

林陰育處廣清涼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懈怠而不救之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爲期天帝言誰爲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火即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弘誓即爲滅火始終常茂不爲火燒出大智論第十六卷

七鳥

烏王甘蔗所領四鳥使至沙竭國一

赤臂烏與獼猴爲親友二

烏與雞合共生一子三

烏與蠱狐逐相譖歎四

烏王甘蔗所領四鳥使至沙竭國第一

波斯匿王有四大臣拜爲四將合四部兵欲伐小國四臣見佛瞽首足下世尊問之仁等何去具以事答我等之身爲此國王多所興立常畏危命今當攻伐世尊讚曰善哉諸賢是爲報恩而有反復不但今世爲此國王過去世時沙竭之國有諸鳥衆而來集會止頓其國烏王名曰甘蔗主八萬鳥烏王有婦名奪黎尼懷軀惡食至誠白王我身小發欲得

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爾者死於時鳥王聞其音聲合會鳥衆汝等當往沙竭國王有大鹿王名曰須具欲得其肉四鳥應募吾等堪任不惜身命當辦此事於時四鳥數至會所時國王子見鳥恐懼馳還白王我見四鳥色像若斯數來鹿死王即勅人令捕鳥師造立方便張羅捕鳥輒以獲之生上國王王問四鳥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來至此犯吾境界鳥言曰唯然天王非我所樂有王名曰安住其婦受胎欲得須具善柔鹿肉彼王遣來受其君教時王愕然怪之自受王教作此方計投棄軀命誠非所及欲求俗人有此反復受君父教尚不可得況鳥獸乎王告諸鳥令赦汝罪出案具經又名赤箭鳥與獼猴為親友第二

我子子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前遠之蛇怒纏獼猴獼猴捉得頭伸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者踊躍出赤箭經鳥與雞合共生一子第三
過去世時有一羣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唯餘一雌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鳥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毋 共合生兒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鳥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 鳥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出僧祇律第二十四卷鳥與蟲狐通相讚歎第四
久遠世時有黃門命過棄擲樹間蟲狐及鳥共來食肉更相讚歎鳥曰
君體如師子 其頭如仙人 胎由鹿中生
善哉如好華 狐曰
誰尊在樹上 其慧最第一 其明照十方
如積紫磨金

時大仙人處於閑處淨脩為道聞之說偈問曰
所作吾聞見 何事為兩舌 自藏於樹間
食死黃門肉 汝輩下賤物 自稱如上人
鳥曰
師子及孔雀 相入 共食於禽肉 何謝髡滅頭
吹第而求乞 出野狐經
蟲畜生部第三十九
一龍 二蛇
三龜 四魚
五蛤 六穀賊
七汪中蟲 八蟲
一龍 生住資待一
娑竭龍王為五百鬼神所護二
眷屬先少後多三
龍持一日戒為人所剝生忉利天四
四大王患金翅請佛五
生住資待第一
龍有四種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

者化生皆先多瞋恚心曲不端大行布施今受此形以七寶為宮宮之所在乃身高四十里長四十里廣八十里重二兩半神力自化百味飲食最後一口變為蝦蟇若自化眷屬發於道心施乞皂衣能使諸龍各興供養

者沙不兩身及離眾患不遺垢穢及金翅鳥食龍鬘魚鼈以為搏食及提提提歷大魚洗浴衣服為細滑食亦有婚姻身相觸以成陰陽壽命一劫或有減者免金翅鳥食唯有十六王一娑竭二難陀三跋難陀四伊那婆

羅五提頭賴吒六善見七阿虛八伽旬羅九伽毗羅十阿波羅十一伽崑十二瞿伽崑十三阿耨達十四善住十五優賤伽波頭十六得叉迦提提經云十二是阿舍樓房大智論

娑竭龍王為五百鬼神所護第二

娑竭龍王住須彌山北大海底宮宅縱廣八萬由旬七寶所成牆壁七重欄楯羅網嚴飾其上園林池沼眾鳥和鳴金壁銀門門高二千四百里廣二千二百里彩畫殊好常有五百鬼神之所守護能隨心降雨羣龍所不能

及所住之淵涌流入海青瑤瑤色出持炭華嚴經

春屬先少後多第三

龍白佛言我從劫初止住大海從拘樓素佛時大海之中妻子甚少今者海龍眷屬繁多佛告龍王其於佛法出家違戒犯行不捨破戒者多生龍中直見不墮地獄如斯之類壽終已後皆生龍中佛告龍王拘樓素佛時九十八億居家出家違其禁戒皆生龍中拘那含牟尼佛時八十億居家出家毀戒慈心壽終之後皆生龍中迦葉佛時六十四億居家

出家犯戒皆生龍中於我世中九百九十億居家聞諍誹謗經戒死生龍中今已有生者以是之故在大海中妻子眷屬不可稱計我泥洹後多有惡優婆塞違失禁戒當生龍中或墮地獄經出法華王第二卷

龍持一戒為人利生初利天第四

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憊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

皮獻上國王以為服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剥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息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剥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即生初利天上出大智論第十四卷

四大王惠金翅請佛第五

有龍王一名喻氣二名大喻氣三名熊麗四名無量色白世尊曰於此海中無數種龍有四種金翅鳥常食海中諸龍願佛擁護今得安隱不懷愁恐世尊脫身皂衣告海龍王曰汝當取是如來皂衣分與諸龍皆令周遍在大海中有值一縷者金翅鳥王不能觸犯佛所建立不可思議巍巍之德其如斯矣時海龍王即取佛衣而分與諸龍王隨其所乏廣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可盡於時

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可盡於時

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可盡於時

海龍王告諸龍王當敬此水如敬世尊泥洹後供養舍利一切眾具而以奉事世尊四金翅鳥王聞佛所建惶懼速疾往詣佛所前誓首足何故世尊奪吾等食佛言都有四食坐趣三處何等四一曰網獵禽獸殘害羣畜殺生枉命以爲飲食二曰執帶兵仗刀矛所刺逼迫格射劫奪他財以用飲食三曰慳貪諛諂憤亂犯禁邪見欺巧而以得食四曰非師稱師非世尊稱世尊隨邪稱正非寂志稱寂志非清淨稱清淨非梵行稱梵行自稱詐求

而以得食是爲四食坐趣地獄餓鬼畜生三惡之處吾所說法除此四食不當以養身害於衆生欲自護身當護他人所不當作慎勿爲也爾時四金翅鳥王各與千眷屬俱而白佛言今日吾等自歸命佛及法衆僧自首悔過前所犯殃奉持禁戒從今日始當以無畏施一切龍王擁護正法至佛法住將從道法至于滅盡不違佛教

出海龍王經第四卷

毒蛇捨金設會生初利天一

一蛇首尾兩諍從尾則亡二蛇龜蝦蟆遭饑相語三

毒蛇捨金設會生初利天第一

昔閻浮提有國名波羅奈中有一人特愛黃金苦身營覓得七瓶金埋內土中終不衣食遇病而亡貪愛既重轉身作一毒蛇纏繞金瓶死已更生經數萬歲後自思惟忽然醒悟正當爲金受此惡報當捨施福田求覓善處時出路邊見婆羅門便言我有一瓶金託君飯諸衆僧若不爲我我當殺君婆羅門言我能相爲蛇出金與之即持詣於伽藍具以白僧稱蛇欲設供意僧許持金付維那經營設食日近婆羅門以小阿翰提往至蛇所蛇見歡喜即盤阿翰提上婆羅門以氎覆之擔向寺所路人見之多與財物送其家中別剋一日請諸賢聖僧設飲食會竟前至僧伽藍著衆僧前住街而立令婆羅門次第行看自以信心觀受食熟視不移事訖蛇益懷敬心無厭足僧食畢重爲說法蛇并捨七瓶金將維那取以爲供養即離惡形生初利天

出賢愚經第四卷

卷

一蛇首尾兩諍從尾則亡第二

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爲大尾語頭曰我應爲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爲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今我以身繞木三匝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之聽汝爲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爲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墜火坑而死

出諸雜譬喻第六卷

蛇龜蝦蟆遭饑相語第三

昔有一蛇與一蝦蟆一龜在一池中共作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蟆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蝦蟆曰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蟆終不到汝邊

出大智論

三龜

盲龜值浮木孔第一

告諸比丘如大海中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遇出頭復有浮木正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得遇此孔至海東浮木或至海西圍繞亦爾雖復差違或復相得凡夫漂流五趣之海還復人身甚難於此

出離阿舍經第十六卷

四魚

百頭魚為捕者所得聞其往緣漁人悟道

一

三魚隨濤流入小湮二強得反一羸被執

二

百頭魚為捕者所得聞其往緣漁人悟道第

一

佛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犂越河河邊有五
百牧牛人五百捕魚人佛去河不遠而坐止
息時捕魚人網得一魚五百人挽不能使出
復喚牧牛之衆千人并力得一大魚身有百
頭若干種類驢馬駱駝虎狼猪狗猿猴狸狐
如斯之屬衆人甚怪競集看之世尊尋時往
至魚所而問魚曰汝是迦毗梨不如是三問

皆答言是復問教化汝者今在何處答言墮
阿鼻地獄中阿難曰今者何故喚百頭魚為
迦毗梨佛言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
字迦毗梨譯言聰明博達於種類中多聞第
一唯不如諸沙門輩其父臨終慇懃約勅汝
慎莫與迦葉沙門講論道理所以者何沙門
智深汝必不如父沒之後其母問曰汝本高
明今頗更有勝汝者不答言沙門殊勝於我
母復問言云何為勝答有疑往問佛能開解
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復告言何以不學習
其法答言敬學其法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
緣得學母復告曰偽作沙門學習已達還來
在家奉其母教而作比丘經少時間讀誦三
藏綜達義理母問之曰今得勝未答言學問
中勝不如坐禪何以知之我問彼人悉能分
別彼人問我我不能知因是事故未與他等
母復告曰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
可罵辱迦毗梨言出家沙門無復過罪云何
罵之答言但罵卿當得勝時迦毗梨不忍違
母後自更論理若短屈即便罵言汝等愚騃

無所識別劇於畜生諸百獸頭皆周比之如
是非一以是果報今受魚身而有百頭阿難
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
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爾時阿難及於衆人
聞佛所說咸共同聲而作是言身口意行不
可不慎時捕魚人及牧牛人一時俱共合掌
向佛求索出家淨修梵行佛言善來鬚髮自
落法衣在體為說妙法成阿羅漢出賢經第十卷
三魚隨濤流入小湮二強得反一羸被執第
二

南海卒涌驚濤浸灌有三大魚流入淺湮因
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漫水未減宜可逆上還
歸大海復礙小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
跳舟得渡次魚復得憑草獲過其第三魚氣
力消竭為獵者得之佛說頌曰

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出離經十八卷

五蛤

蛤聞甘露死生天上見佛得道第一
迦羅池中有一蛤聞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

根下是時有一牧牛人見大衆圍遠聽佛說法往到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蛤即命終生忉利天見諸妓女娛樂音聲尋即思惟我先爲畜生何因緣故生此天宮即以天眼觀先池邊聽佛說法以此功德得此

果報時蛤天人即乘宮殿往至佛所頭頂禮足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

出善見毗婆沙論第四卷

六穀賊

穀賊天金藏以報穀主第一

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地中前至春溫開之

取種了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宮無有手足亦無頭目如頑鈍肉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著平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所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語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旁自當有名我者於是舉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黃駐車而呼穀賊汝何爲在是問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久便辭別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

數十人往掘即得甕金家室歡喜輦載將歸叩頭白穀賊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福於天下不得復佳言竟忽然不見

出善見經第二卷

七汪中蟲

汪中大蟲先世業緣第一

王舍城東南隅有一汪水城內溝瀆汙穢屎尿盡趣其中晷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汪水內身長數丈無有手足而宛轉低仰戲汪水中

觀者數千阿難分衛見而往視蟲即跳踉波浪動涌具以啓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爲衆會說蟲本末以釋衆疑不當快乎佛言維衛佛泥洹後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欣然共議福田難遇當設薄供便白寺主寺主報言我請三月更五日滿乃得廣設賈人言吾等

當去不得待竟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囑寺主言日足以吾等珠供於僧衆比丘言諾即皆受之後生不善心圖欲獨取卒不爲供衆僧問言前賈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珠糞可施汝若不時去剝汝手足投於糞坑衆墜其癡默然各去

出十卷佛會經第四卷

八蟲

蟲係坐禪人約飲血有時節第一

過去久遠應現如來滅度以後像法之中有

一坐禪比丘獨在林中常患蟻蟲即便共約我若坐禪汝宜默然身隱寂住蟲甚如法於後一時有一土蠶來至蟲遙問言汝今云何身體肥盛蟲言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行所以鮮肥蟲言我亦欲修習其法蟲言隨意蠶聞血肉香即便食噉比丘苦惱即便脫衣以火燒之坐禪比丘迦葉佛是土蠶者提婆達多是蟲者我是

出報恩經第四卷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八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九

相九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奉勅撰

地獄部第四十之一

閻羅王等為獄司往緣一

閻羅王三時受苦二

閻羅王問罪人三

十八地獄及獄主名字四

三十地獄及獄主名字五

五官禁人作罪六

始受地獄生七

應生天墮地獄臨終有迎見善惡處八

八王使者於六齋日簡閱善惡九

寒熱邊地地獄十

金剛山間八大地獄有十六小獄十一

金剛山間別有十地獄十二

閻羅王等為獄司往緣第一

閻羅王昔為毗沙國王經與維陀始王共戰

兵力不敵因立誓願願為地獄主臣佐十八

人領百萬之衆頭有角耳皆悉忿懣同立誓

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毗沙王者今閻羅是

十八大臣者諸小王是百萬之衆諸阿傍是
疑北方毗沙門天王出問地獄經淨度三昧經云治一百三十四

閻羅王三時受苦第二

閻浮提南有大金剛山內有閻羅王宮縱廣

六千由旬問地獄經云住地獄間城晝夜三

時有大銅鑊自然在前若鑊入宮內王見怖

畏捨出宮外若鑊出宮外王入宮內有大獄

卒卧王熱鐵牀上鐵鈎擘口烱銅灌之從咽

徹下無不焦爛事竟還與采女共相娛樂彼

諸大臣同受福者亦復如是出長阿含經第十一卷

閻羅王問罪人第三

有三使者一老二病三死者有衆生三業行

惡身壞命終應墮地獄王問言汝是天使所

召耶王曰汝見第一使者不汝在人中見頭

白齒落目視瞋瞋皮緩肌皺儻脊拄杖呻吟

而行見此人不罪人言見王曰汝何不自念

我亦當爾罪人言我時放逸不自覺知王曰

今當令汝知放逸苦非父母兄弟天帝先祖

知識僮僕沙門等過汝自造惡今當自受又

問汝見第二使不汝本為人頗見疾病困篤

屎尿臭處身卧其上飲食須人百節酸疼流

淚呻吟不能語言不答曰見王問曰何不自

念往及如又問覺第三使不頗見人死身壞

命終諸根永滅身體健直猶如枯木捐棄塚

間鳥獸所食不答曰見往及語已付獄卒有

十八地獄及獄主名字第四

十八小王者一迦延典泥犂二屈遵典刀山

三沸遼典典沸沙四沸曲典典沸屎五迦世典

黑耳六嶺僂典典火車七湯謂典鑊湯八鐵迦

然典鐵牀九惡生典嶺山十呻吟典典寒冰十

一毗迦典剥皮十二遙頭典畜生十三提薄

典刀兵十四夷大典錐磨十五悅頭典灰河

十六穿骨典鐵簞十七名身典蛆蟲十八觀

身典洋銅出問地

三十地獄及獄主名字第五

一曰平湖王典主阿鼻大泥犂二曰晉平王

典治黑繩重獄三曰茶都王典治鐵曰獄四

曰輔天王典治合會獄五曰聖都王典治太
山獄六曰玄都王典治火城獄七曰廣武王
主治劍樹獄八曰或陽王典主囉吼獄九曰
平陽王主治八路獄十曰都陽王典治刺樹
獄十一消陽王主治沸灰獄十二挺尉王典
治大叫獄十三廣進王主大阿鼻獄十四高
都王主治鐵車獄十五公陽王主治鐵火獄
十六平解王主治沸屎獄十七柱陽王主治
燒地獄十八平丘王典治彌離獄十九礮石
王主治山石獄二十琅耶王主治多洹獄二
十一都官王主治泥犁獄二十二玄錫王主
治飛蟲獄二十三太一王主治陽阿獄二十
四合石王主治大磨獄二十五涼無王主治
寒雪獄二十六無原王主治鐵杵獄二十七
政始王主治鐵柱獄二十八高遠王主治膿
血獄二十九都進王主治燒石獄三十原都
王主治鐵輪獄是為三十大苦劇泥犁神明
聽察疏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奏一歲四
覆四覆之日皆用八王日八王日者天王案
行以比諸天民隸之屬有福增壽有罪減算

制命長短毛分不差人民盲冥了自不知不
預作善收付地獄出淨度三昧經

五官禁人作罪第六

五官者一鮮官禁殺二水官禁盜三鐵官禁
姪四土官禁兩舌五天官禁酒出淨度三昧經

始受地獄生第七

閻羅王城之東南面列諸地獄有日月光
而不明淨唯黑耳獄光所不照人命終時神
生中陰中陰者已捨死陰未及生陰其罪人
者乘中陰身入泥犁城泥犁城者梁言寄伍

是諸罪人未受罪之間共聚是處巧風所
吹隨業輕重受大小身是風所吹成就罪人

羸醜之形香風所吹成就福人微細之體出問

地獄

應生天墮地獄臨終有迎見善惡處第八

生天墮地獄各有迎人人病欲死時眼自見
來迎應生天上者天人持天衣妓樂來迎應
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爲說妙言應墮地獄者
眼見兵士持刀盾矛戟索圍遶之所見不同
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

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出淨度三昧經
終時見中陰相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若或見
者見諸天官殿城女華殿出淨度三昧經

八王使者於六齋日簡閱善惡第九

八王日諸天帝釋鎮臣三十二人四鎮大王
司命司錄五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
行復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校人民
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小王同時俱出
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強有救安隱
無他用福原赦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

壽條名尅死歲月日時關下地獄承文書即

遣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慈死日未到強推

作惡令命促盡福多者增壽益算天遣善神

營護其身移下地獄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

生天上出淨度三昧經

寒熱邊地地獄第十

云何地獄答謂寒熱邊地也有無量種今當
略說寒地獄者了叫喚不了叫喚不叫喚有
是三相極惡喚呼了叫喚者有三一阿浮陀
二泥羅浮陀三阿波跋阿浮陀地獄者由寒

身中生似癰泥羅浮陀地獄者風吹脹滿阿波跛者極寒風吹剥其身皮肉盡落皆急戰喚聲此三可了

不了叫喚者一阿吒鵁吒鵁二優鉢羅阿吒鵁吒鵁者亦是極寒風所吹皮肉剥落喚阿吒鵁吒鵁優鉢羅者極大寒風吹剥身皮肉體中自鐵葉還自纏身如優鉢羅華以誇賢聖墮此獄中不叫喚者一拘牟陀二須捷提三伽分陀梨四伽波曇摩極寒風吹身脹滿如四種相受苦呻吟以誇賢聖故墮彼四種

地獄於一切時受無量苦是一切大寒地獄處在四洲間著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在閻冥中寒風壞身大火所然如燒竹林聲咳相觸亦有餘衆生於中受苦皆謗毀賢聖受如是苦如世尊說偈

泥羅浮有百千

阿浮陀三十五

毀聖惡趣獄

口及意惡願

是謂寒地獄問云何熱地獄答一有主治二少主治三無主治此三相治者是考掠也有主一者治活二行三黑繩活地獄者獄卒以

利刀斧解剥剝斬罪衆生如斬剝草頭皮肉解散罪緣未盡以冷風吹還生如故復因罪惡手生鐵爪鋒利猶刀各生怨結更生摑截如刈竹箠彼此相聞結恨心死故生此中黑繩地獄者挖罪人著地以黑繩綳段段斫截以刀斫衆生故生彼地獄復次以熱赤銅鐵鏃纏身骨肉破碎髓血交流以鞭杖加衆生及出家不精進受著信施衣故故生彼中極大閻冥苦於烟熏倒懸其身使歛烟熏烟熏叱居衆生故也行地獄者行列罪衆生如屠肆者截手足耳鼻及頭本為屠兒故受此苦復次熱鐵地駕鐵火車獄卒乘之張眼喊喚叱叱使走以乘象馬驅使疲勞故墮此中姪犯他妻驅上劍樹自然火燒受如是苦謂有主治地獄獄卒者以行緣故不被火燒少主治地獄者一衆合二大哭三鐵檻衆合地獄者罪衆生畏地獄卒無量百千走入山間前後自然生大兩山自合如磨血流如河骨肉爛盡以喜磨衆生故也復次火燒大鐵曰以杵擣之經歷百年彼以罪緣故而命不盡以

曰擣殺蚤蟲及指殺故也大哭地獄者大鐵山周徧火然四絕無行處惡獄卒無慈瞋恚言欲何所趣以火燒鐵杵擊破其頭以困苦萬民故生此中也炙地獄者大鐵山火燄相搏以鐵弗弗之周帀倚炙一面適熟弗自然轉反覆顛倒以貫刺殺人故生此中也無缺地獄者鐵地周帀火然縱廣百由旬四門如城以銅薄覆上燄燄相續諸罪衆生積聚如薪燄無量燄燄其身受苦無缺以殺父母真人惡意向佛使血流出闍亂衆僧及作增

上十不善業故生此中也邊地獄者所在家水間山間及曠野獨受惡業報是謂邊地獄也

出律品
第三卷

金剛山間八大地獄有十六小獄第十一

四天下外有八萬天下而圍遶之八萬天下

外復有大海海外復有大金剛山山外復更

有山亦名金剛

樓炭經云
大鐵圍山

二山中間日月神

天威光不照有八大地獄一曰想二曰黑繩

三曰堆砌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曰燒炙

七曰大燒炙八曰無間

樓炭經名有不
同文多不載

其一地獄各有十六小地獄問地獄經云地獄者地上有也想地獄十六者一曰黑沙二曰涕尿三曰五百釘四曰飢五曰渴六曰一銅釜七曰多銅釜八曰石磨九曰膿血十曰量火十一曰灰河十二曰鐵九十三曰斫斧十四曰豺狼十五曰劍樹十六曰寒冰

其中衆生手生鐵爪迭相瞋忿以爪相摑應手肉墮想以爲死復次其中衆生懷毒害想手執刀劍迭相斫刺剝割身碎在地想謂爲死冷風來吹尋復活起彼自想言我今

已活久受罪已出想地獄憶惶求救不覺忽到黑沙地獄熱風暴起吹熱黑沙來著其身燒皮徹骨身中發起迴旋還身燒炙焦爛其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黑沙獄到沸屎獄有沸屎鐵丸自然滿前驅迫罪人使抱鐵丸燒其身手復使撮著口中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有鐵嘴蟲咬肉達髓苦毒無量受罪未畢復不肯死久受苦已出沸屎獄到鐵釘獄獄卒撲之偃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釘釘手足周徧身體盡五百釘苦毒號吟

猶復不死久受苦已出鐵釘獄到饑餓獄即撲熱鐵上銷銅灌口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餘罪未盡猶復不死久受苦已出飢地獄到渴地獄即撲熱鐵上以熱鐵丸著其口中燒其脣舌通徹下過無不焦爛苦毒啼哭久受苦已得出地獄到一銅鑊地獄獄卒

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鑊中隨湯涌沸上下迴旋身壞爛熟萬毒並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出一銅鑊至多銅鑊地獄捉罪人足倒投鑊中隨湯涌沸上下迴旋舉身爛壞以鐵鉤取

置餘鑊中悲叫苦毒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多銅鑊至石磨地獄捉罪人撲熱石上舒展手足以大熱石壓其身上迴轉揩磨骨肉糜碎苦毒切痛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石磨獄至膿血地獄膿血沸涌罪人於中東西馳走湯其身體頭面爛壞又取膿血食之通徹下過苦毒難忍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膿血至量火地獄有大火聚其火餓熾驅迫罪人手執鐵針以量火聚徧燒身體苦毒熱痛呻吟號哭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量火獄到

灰河地獄縱廣深淺各五百由旬灰湯涌沸惡氣燒灼洄波相搏磨礱可畏從底至上鐵刺縱橫其河岸上有劍樹林枝葉華實皆是刀劍罪人入河隨波上下洄漩沉沒鐵刺刺身內外通徹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故令不死乃出灰河至彼岸上利劍割刺身體傷壞復有豺狼來嚙罪人生食其肉走上劍樹劍刃下向下劍樹時劍刃上向手攀手絕足踣足斷皮肉墮落唯有白骨筋脉相連時劍樹上有鐵嘴鳥啄頭食腦苦毒號叫故使不死還

入灰河隨波沉沒鐵刺刺身苦毒萬端皮肉爛壞膿血流出唯有白骨浮漂於外冷風來吹尋便起立宿對所牽不覺忽至鐵丸地獄有熱鐵丸獄鬼驅捉之手足爛壞舉身火然萬毒並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鐵丸至斫斧地獄捉此罪人撲熱鐵上以熱鐵斫斧斫其手足耳鼻身體苦毒號叫猶復不死久受罪已出斫斧獄至豺狼地獄有羣豺狼競來齧肉墮骨傷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豺狼至劍樹獄入彼劍

林有暴風起吹劒樹葉墮其身上頭面身體無不傷壞有鐵脊鳥啄其兩目苦痛悲號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劒樹至寒冰獄有大寒風吹其身上舉體凍傷皮肉墮落苦毒叫喚然後命終身爲不善口意亦然斯墮想地獄怖懼毛豎

黑繩大地獄有十六小獄周布圍遶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黑繩其諸獄卒捉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繩絰之使直以熱鐵斧逐繩道斫罪人作百千段復次以鐵

繩絰鋸鋸之復次懸熱鐵繩交橫無數驅迫罪人使行繩間惡風暴起吹諸鐵繩歷絰其身燒皮徹肉焦骨涕髓苦毒萬端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黑繩久受苦已乃出黑繩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惡意向父母佛及聲聞則墮黑繩獄苦痛不可稱堆砌大地獄有十六小獄圍遶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堆砌有大石山兩兩相對人入此中山自然合堆砌其身骨肉糜碎山還故處苦毒萬端故使不死復有大鐵象舉身火

然哮吼而來蹴蹋罪人宛轉其上身體糜碎膿血流出號咷悲叫故使不死復捉罪人卧大石上以大石壓復取罪人卧地鐵杵擣之從足至頭皮肉糜碎膿血流出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令不死故名堆砌久受苦已乃出堆砌到黑沙地獄乃至寒冰然後命終但造三惡業不修三善行墮堆砌地獄苦痛不可稱叫喚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叫喚獄卒捉罪人擲大鑊中又置大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叫喚久受苦已乃出叫喚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爾乃命終瞋恚懷毒造諸惡行墮叫喚地獄大叫喚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何故名大叫喚取彼罪人著大鐵釜中又置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又擲大鑊上反覆煎熬號咷大叫苦痛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名大叫喚久受苦已出大叫喚至寒冰獄爾乃命終習眾邪見爲愛網所牽造卑陋行墮大叫喚獄燒炙地獄有十六小地獄何故名燒炙將諸

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又著鐵樓上其樓火然內外俱赤又擲著大鐵陶中其陶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爲燒炙久受苦已出燒炙獄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然後命終爲燒炙行墮燒炙地獄長夜受燒炙苦大燒炙地獄有十六小地獄縱廣五百由旬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萬毒並至有大火坑火餓熾盛其坑兩岸有大火山捉彼罪人貫鐵叉上豎著火中重火燒炙皮肉焦爛餘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大燒炙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爾乃命終捨善果業爲眾惡行墮大燒炙獄無間大地獄有十六小獄各縱廣五百由旬捉彼罪人剥取其皮從足至頂即以其皮纏罪人身著火車輪輾熱鐵地周行往反身體碎爛皮肉墮落萬毒並至故使不死又有鐵城四面火起東饒至西西饒至東南北上下

金剛山間別有十地獄第十二
二大金剛山間有大風起名爲僧佉若使風
來至四天下及八萬天下大地諸山去地十
里或至百里飛颺空中皆悉糜碎譬如壯士
手把輕糠散於空中由二大山遮止此風若
使風至四天下者其中衆生溪河江海皆當
焦枯又山間風鳧處不淨腥穢酷烈若使來
至四天下者燠諸衆生皆當失明又此二山
多所饒益亦是衆生行報所致
又二山間有十地獄一名厚雲二名無雲三

名呵呵四名奈何五名羊鳴六名須乾提七
名優鉢羅八名拘物頭九名分陀利十名鉢
頭摩云何名厚雲地獄罪人自然生身譬如
厚雲故名厚雲云何名無雲衆生身猶如
段肉故名無雲云何名呵呵苦痛切身皆稱
呵呵故名呵呵云何名奈何受罪衆生苦痛
酸切無所歸依皆稱奈何云何名羊鳴受罪
衆生苦痛切身欲舉聲語古不能轉直如羊
鳴云何名須乾提華獄皆黑如須乾提華色
云何名優鉢羅華獄皆青如優鉢羅華色云
何名俱物頭華獄皆紅如俱物頭華色云何
名分陀利華獄皆白如分陀利華云何名鉢
頭摩華獄皆赤如鉢頭摩華色喻如有篋受
六十四斛滿中胡麻有人百歲持一麻去如
是至盡厚雲地獄受罪未竟如二十厚雲地
獄音與一無雲地獄壽等如二十無雲地獄
壽與一呵呵地獄壽等如二十呵呵地獄壽
與一奈何地獄壽等如二十奈何地獄壽與
一羊鳴地獄壽等如二十羊鳴地獄壽與一
須乾提地獄壽等如二十須乾提地獄壽與

一優鉢羅地獄壽等如二十優鉢羅地獄壽
與一拘物頭地獄壽等如二十拘物頭地獄
壽與一分陀利地獄壽等如二十分陀利地
獄壽與一鉢頭摩地獄壽等如二十鉢頭摩
壽名一中劫如二十中劫名一大劫鉢頭摩
地獄中火熱熾盛罪人去火一百由旬火
已燒炙去六十由旬兩耳已聾無所聞知去
五十由旬兩目已盲無所復見瞿波利比丘
已懷惡心謗舍利弗目犍連身壞命終墮此
鉢頭摩地獄中

出長阿含經樓
炭經大同小異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九

音釋

[illegible]

化作寶樹華果茂盛行列在前大熱火餓化爲蓮華罪人疾於暴雨坐蓮華上鐵觜諸蟲從火華起穿骨入髓啖腦一切劒枝削於肉骨無量刀林當上而下火車鑪炭十八苦事一時來迎此相現時陷墜地下從下而上身如華敷遍滿下而火熾然至於上而身滿其中熱惱急故張眼吐舌萬億鎔銅百千刀輪從空中下頭入足出一切苦事過於上說百千萬倍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

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姪逸無道逼淨戒尼姊妹親戚造衆惡事此人罪報臨命終時風刀解身偃卧不定如被楚撻其心荒越發狂癡想見已室宅男女大小一切皆是不淨之物屎尿臭處盈流于外獄卒羅刹以大鐵又擎阿鼻獄及諸刀林化作寶樹及清涼池火餓化作金葉蓮華諸鐵觜蟲化為鳬鴈苦痛之聲猶如歌詠罪人聞此吾當遊中坐火蓮華衆物競分狗食其心俄爾之間身如鐵華滿十八高此等罪人經八萬四千大劫復入

東方十八高中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謗方等經具五逆罪破壞僧祇汙比丘尼斷諸善根具衆罪者身滿阿鼻獄四肢復滿十八高此阿鼻獄但燒如此獄種衆生劫欲盡時東門即開見東門外清泉流水華果林樹一切俱現是諸罪人從下而見眼火暫歇從下而起宛轉腹行捧身上走到上而中手攀刀輪時虛空中雨熱鐵丸走向東門既至門閫獄卒羅刹手捉鐵叉逆刺其眼鐵狗齒心悶絕而死南西北門亦復如是經歷半

劫

十八小地獄各有十八獄圍繞阿鼻第二阿鼻地獄有十八小地獄小地獄各有十八寒地獄十八黑闇地獄十八小熱地獄十八刀輪地獄十八劒輪地獄十八火車地獄十八沸屎地獄十八鑊湯地獄十八灰河地獄五百億劒林地獄五百億刺林地獄五百億銅柱地獄五百億鐵機地獄五百億鐵網地獄十八鐵窟地獄十八鐵九地獄十八尖石地獄十八飲銅地獄如是等衆多地獄阿鼻

獄死生寒冰中寒冰獄死生黑闇處八千萬歲目無所見受大蟲身宛轉腹行諸情闇塞狐狼食之後生畜生五千萬身受鳥獸形還生人中六根不具貧窮下賤經五百身後生餓鬼後遇善知識發菩提心

十八寒地獄者八方冰山十八高復有十八諸小冰山寒冰山間如瓦蓮華高十八由旬上有冰輪縱廣正等十二由旬如天雨雹從空而下劫奪抄盜剝脫凍殺衆生此人罪報欲命終時一切風刀化為熱火罪人作念

我今云何不卧冰上作是念時獄卒羅刹手執冰輪躡虛而至罪人見已心便愛念氣絕命終生冰山上既生之後十八冰山如以扇扇一切寒冰從毛孔入十八高中遍滿一高剖裂擘拆如赤蓮華冰輪上下遍覆其身八萬冰山一時俱合更無餘隙但言阿羅爾時罪人即作是念我於何時當免寒冰冰生熱火中爾時空中有諸鐵觜鳥吐火破冰啄腦罪人即死獄卒復以鐵叉打地訶言活活應聲即蘇念身火猛熾願得前冰以滅此火獄卒

復以冰輪迎接置餘獄中如是十八萬中無不經歷此寒地獄壽命歲數如四天王天日月八千萬歲罪畢出生賤貧鄙陋五十世中爲人奴婢衣不蔽形食不充口此罪畢已遇善知識發菩提心

黑闇地獄者十八重黑山十八重黑網十八重鐵林十八重鐵縵一山高八萬四千由旬一一縵亦厚八萬四千由旬一一縵間十八重鐵圍山羅列如林此山陰闇偷佛僧燈明偷盜父母師長謗說法者亦毀世俗論義師

等不忌尊卑不知慙愧以此罪故命欲終時眼有電光睽迅不停即作是念我有何罪常見是火即閉兩目不願欲見命欲終時獄卒羅剎擎大鐵牀張大鐵傘如大隊雲垂空而至無形有聲罪人欲往命終坐鐵牀上落黑闇處刀輪上下斬斷其身有大鐵鳥嘴距長利從山飛下來攫罪人痛急疾走求明不得足下簇蔴穿骨徹髓如是憊惶經五百萬億歲日月如前彼人頭打諸黑闇山腦流血出獄卒羅剎以鐵叉叉安眼罪畢乃出爲貧

窮人眼目角昧盲冥無見或被癩病人所驅逐如是罪報經五百身過是以後遇善知識發菩提心十八小熱地獄者如阿鼻獄亦七重城七重鐵網無量諸惡以爲莊嚴以不從師教興惡逆心不知思養盜師害師汙師淨

食坐師牀座授師鉢盂藏去不淨作種種惡毒藥飲師若沙門婆羅門作諸非法無有慙愧剝像破塔劫法寶物殺伯叔父母兄弟姊妹命欲終時十八獄卒各以鐵叉擎一高獄如大寶蓋雨微細雨雨滴如華熱惱入心見

雨清涼即作是念言願我得坐蔭蓋之下涼雨灑我不亦樂耶氣絕命終如一擲頃即坐劍牀上百億劍刃刀皆出火燒刺其身空中寶蓋化爲火輪從上而下直劈其頂身體碎裂爲數千段上雨鐵丸從毛孔入獄卒羅剎以大鐵叉刺罪人眼或以鐵箭貫射其心悶絕而死須臾還活坐劍牀上旋嵐猛風吹墮地獄時閻羅王告言獄種汝作衆惡殺師謗師汝今生處名拔舌阿鼻汝在此獄當經三劫作是語已即滅不現

刀輪地獄者四面刀山於衆山間積刀如輪有八百萬億極大刀輪隨次而下猶如雨滴以樂苦惱他殺害衆生命終之時患逆氣病心堅如鐵即作是願得一利刀削此諸患不亦快乎是時獄卒頂戴刀輪令不現至罪

人所卑言遜辭我有利刀能割重病罪人歡喜即自念言唯此爲快氣絕命終生刀輪上如醉象走墮刀山間是時四山一時俱合四種刀山割切其身不自勝持悶絕而死獄卒羅剎驅蹙罪人令登刀山來至山頂刀傷足

下乃至于心畏獄卒故匍匐而上既至山頂獄卒手執一切樹葉未死之間鐵狗嚙心楚毒百端鐵蟲咬食肉皆都盡尋復啗活脚著鐵輪從空而下一夜六十億生六十億死如是衆多如四天王壽八千萬歲罪畢乃出墮在畜生五百世中有供衆口復五百世受卑賤形後遇善知識發菩提心劍輪地獄者縱廣正等五十由旬滿中劍樹其樹多少如稻麻竹葦一一劍樹高四十由旬八萬四千劍輪爲葉八萬四千劍輪爲華

八萬四千劍輪爲果八萬四千沸銅爲杖以樂殺無厭如此罪人臨命終時遇大熱病即作念言我今身體時熱時寒舉身堅強猶如鐵碁即作願言得金剛劍割却此患樂不可言是時獄卒即自化身如已父母親友之形在其人前而告之言我有秘法如卿所念當用相違罪人云急急欲得氣絕命終如馬奔走生劍華中無量劍刃削骨破肉碎落如空復有鐵鳥從樹上下挑眼啄耳有大羅刹手捉鐵斧破頭出腦鐵狗來舐死已唱詈驅令上樹未至樹端身碎如塵一日一夜殺身如塵不可稱數殺人罪故受如此殃經八萬億歲生畜生中身常負重死復剥皮經五百世還生人中貧窮短命多病癯瘦過是已後遇善知識發菩提心

火車地獄者一一銅鑊縱廣正等四十由旬滿中盛火下有十二輪上有九千四百火輪自有衆生爲佛弟子及事梵天九十六種及在家者誑惑邪念詭曲作惡如此罪人欲命終時風大先動身冷如冰即作是念何時當

得大猛火聚入中坐者永除冷病作是念已獄卒羅刹化作火車如金蓮華獄卒在上如童男像手執白拂鼓舞而至罪人愛著若坐此上快不可言氣絕命終載火車上肢節大然身體離散獄卒唱活應聲還活火車轉身凡十八反碎身如塵天雨沸銅遍灑身體即便還活如是往反上至湯際下墮鑊中火車所轉一日一夜九十億死九十億生此人罪畢生貧賤家爲人所使繫屬於他不得自在償利養畢爾乃得脫由前出家善心功德遇

善知識爲其說法心開意解成阿羅漢沸屎地獄者八十由旬十八鐵城一一城有十八甬一一甬中四壁皆有百億萬劍樹如刃刃厚三尺於其刃上百千簇藜不可稱計一一簇藜及劍樹間生諸鐵蟲其數無量

一一鐵蟲有百千頭一一頭有百千管管頭皆有百千虬蟲此諸虬蟲口吐熱屎沸如鎔銅滿鐵郭內上有鐵網鐵鳥以破八戒齋汗沙彌尼式又摩尼汗比丘戒比丘尼戒行優婆塞戒優婆夷戒如是七衆及餘一切行僧

淨飯汙父母食偷竊先敢不淨手捉及僧知事以自侍故汙僧淨食四部弟子以不淨身坐僧祇牀犯偷蘭遮久不懺悔虛食僧食坐僧衆中與僧布薩如是衆多無量不淨惡業罪人臨終時舉身皆香如麝香子不可堪處即作是念當於何處不聞此香獄卒化身猶如畫瓶中盛糞穢至罪人所以手摩觸令彼罪人心生愛著氣絕命終墮沸屎中身體糜爛衆蟲啖食削骨徹髓以渴逼故飲熱沸屎虬蟲蛆蟲啖其舌根一日一夜九十億生九

十億死罪畢乃出生貧賤家不得自在設生世時恒值惡王屬邪見主種種惡事逼切其身瘦腫惡瘡以爲衣服宿世聞法善因緣故遇善知識出家學道成阿羅漢

十八鑊湯地獄者有十八鑊縱廣正等各四十由旬七重鐵網滿中沸鐵五百羅刹鼓大石炭燒其銅鑊鐵網相次經六十日火不可滅間浮提日滿十二萬歲鑊沸上涌化成火輪還入鑊中以毀佛禁戒殺生祠祀爲噉肉故焚燒山野傷害衆生生噉衆生以火焚燒

如此罪人欲命終時身心煩悶失大小便不自禁制或熱如湯或冷如冰即作是念得大溫水入中沐浴不亦樂乎獄卒羅刹化作僮僕手擎湯盆至罪人所心生愛樂氣絕命終生鑊湯中速疾消爛唯餘骨在鐵叉掠出鐵狗嚼之嘔吐在地尋復還活獄卒驅蹙還令入鑊畏鑊熱故攀鋸樹上骨肉斷墮落鑊湯中一日一夜恒沙死生罪畢生爲猪羊雞狗短命之處無不經歷如是受身八千萬歲命終之後還生人中受二種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過算數劫遇善知識受持五戒行六波羅蜜灰河地獄者長二百由旬廣十二由旬下有利刀岸上鋸樹滿中猛火廣十二丈復有鎔灰以覆火上厚四十丈以偷盜父母師長善友兄弟姊妹如是癡人無有慙愧不識恩養不從師教此人罪報命欲終時氣滿心腹喘息不續即作是念我心如泥氣滿胃中得一微火爆我身者不亦快乎獄卒應念化作妻子手擎火爐微灰覆上至罪人所罪人歡喜氣絕命終生灰河中諸鋸樹間有一羅

刹手執利鋸欲來傷害是人恐怖走入灰河舉足下足刀傷其脚鋸樹兩刀從毛孔入羅刹以叉又出其心躋地悶死尋復還活一日一夜五百億生五百億死飢渴逼故張口欲食鋸樹兩刀從舌頭入劈腹裂胃悶絕而死由前世聞佛法僧名故罪畢之後得生人中貧窮賤覺世非常出家學道時世無佛成辟支佛世若有佛成阿羅漢鋸林地獄者八千由旬滿中鋸樹有熱鐵丸以爲其果樹高二十四由旬以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作惡口業無慈愛心刀杖加人臨欲終時心如糊膠處處生著即作此念我心縛著觸事不捨耽酒嗜色雖遇苦患心猶不息得一利刀割截此愛獄卒應聲化爲侍者執鏡語言汝心多著可觀此鏡見利鋸像即作是念我體羸弱不堪欲事得此利鋸割斷我心不亦快乎作此念時氣絕命終受餓鬼身諸鋸樹間化生鐵丸從頂入口出腸胃焦爛獄卒打撲驅令上樹鐵嘴蟲噉以怖上樹如是展轉悉經鋸林一日一夜八萬生死罪畢

之後生飢饉世及疾疫劫爲人卑賤口氣恒臭人所惡見後遇善知識發菩提心刺林地獄者八千由旬滿中鐵刺一一刺端有十二鉤樹上復有大熱鐵鉤以惡口兩舌綺語不義語調戲無節誑說是非說經典過毀論義師如此罪報命欲終時咽喉舌乾即作此念得一利刺刺頸出血令衆脉間流注衆水不亦快乎獄卒羅刹化作父母手執明珠珠頭生刺持用擬口如水欲滴罪人歡喜氣絕命終如雷電頃生刺林間獄卒羅刹手執鐵鉤拔舌令出八千鐵牛有大鐵犁耕破其舌一日一夜六百生死過是已後得生人中脣哆面皺語言謬吃如此罪人體生諸瘡膿血盈流經五百世人所惡見過是已後雖有所說人不信受遇善知識發菩提心銅柱地獄者有一銅柱狀如火山高六百由旬下有猛火上鐵柱上有刀輪間有鐵嘴蟲鐵口鳥以貪惑滋多染愛不淨非處非時行不淨業設有比丘尼婆羅門等諸梵行者若於非時非處犯不淨法乃至一切犯邪行

者如此罪人臨命終時寒身反強震掉不定即作此念得一堅大銅鐵柱者縛此身體令不動搖獄卒應時化作僮僕手執鐵杖至罪人所白言長者汝今身強餘物皆弱可捉此杖心即歡喜氣絕命終如捉杖頃生銅柱頭猛火燄熾焚燒其身驚怖下視見鐵柱上有端正女若是女人見端正男心生愛著從銅柱上下投于地銅柱貫身鐵網絡頭鐵嘴諸蟲咬食其軀落鐵牀上男女俱時六根火起有鐵嘴蟲從眼而入從男女根出若汗戒者別有九億諸小蟲輩如蝶螻蟲有十二背背頭出火咬食其體一日一夜九百億生九百億死出生鳩身經五百世後生龍中經五百身後生人中無根二根及不定根黃門之身經五百世設得為人妻不貞良子不孝孝奴婢不從過是已後遇善知識發菩提心鐵機地獄者有一鐵牀縱廣正等四百由旬上安諸棍棍間皆有萬億鐵弩鐵弩鐵頭百億鋒刃以爲貪欲故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從善教殺害衆生此人命終身體戰動六竅

汁流見自己牀如兜羅綿得堅冷處卧不亦快耶獄卒羅刹以叉擎牀鋪大氈毼至罪人所歡喜欲卧氣絕命終生鐵機上萬億鐵棍聞從下動鐵棍低昂無量鐵弩同時皆張一鐵箭射罪人心一日一夜六百億生死後生畜生中經五百世還生人間貧窮下賤爲人所使多墮刑獄恒受鞭撻後遇善知識發菩提心鐵網地獄者八十九重諸鐵羅網一一網間百億鐵針一一鐵針施五關棍以邪心諂曲妖媚惑人心懷譏賊晝夜惡念臨命終時身體癢痒即作此念得一束針攪刺不亦快乎作是念時獄卒化為良醫手執利針唱言治病罪人心喜氣絕命終生鐵網間擗身下過衆棍皆動無量諸針射入毛孔如是宛轉諸鐵網間如剎那頃死生罪畢乃出生於邊地無佛法處亦不聞說世間善語何況正法雖生人中三惡道攝後遇善知識雖得聞法心不解了鐵窟地獄者餓鬼道中最上苦法有一鐵山縱廣正等二十五由旬山上復有五

百萬億大熱鐵丸一一鐵丸圍圓正等十三由旬山間復有百千刀劍是時彼山東開小孔如摩伽陀斗但出黑烟以慳貪縛著心如金剛但樂求索無有厭足父母妻子悉不給與師長教授視如糞穢奴婢親友不施衣食如是慳人不慮無常護惜財物猶如眼目命欲終時諸情閉塞口噤不語心中默念我死之後是諸惡人食我財物如噉鐵丸處我窟宅如處闇室作是念已獄卒化為慳人多收財物以火焚之罪人心喜氣絕命終生火山

上猶如鎔銅鑄鐵窟中劍蟲刀蟲咬食其軀烟熏其眼不見火燄東西馳走頭打鐵山鐵丸從頂徹足一念頃死生罪畢乃出生餓鬼中其身長大數十由旬咽如針筒腹如大山東西求食鎔銅灌咽經八千歲生食膿唾食血鬼中復生廁神猪狗等中罪畢乃生貧窮卑賤無衣食處遇善知識發菩提心鐵九地獄者八十由旬滿中鐵城八十八萬一一萬中有五刀山持用覆上下有十八大惡鐵蛇皆吐鐵劍劍頭火然以毀辱布施言

施無報勸人藏積向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及一切眾說施無因亦無果報此人臨終頸強脉縮迴轉不語不喜見人低視而卧心中但念我積財實得與我俱快不可言獄卒化作其妻捉熱鐵丸化作寶器在其人前語言我隨汝死宛轉相著終不相離氣絕命終生鐵城中東西馳走鐵蛇出毒纏繞其身節頭火然即作是念願天愛我降注甘雨應念即兩大熱鐵丸頂入足出罪畢乃為貧窮孤獨瘡痍之人歲數如鐵窟說遇善知識發菩提心尖石地獄者有二十五石山一一石山有八水池一一水池有五毒龍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優婆塞優婆夷九十五種梵志等法或犯輕戒久不懺悔心無慙愧命欲終時心下氣滿腹脹如鼓飲食噎吐水漿不下即作是念得一尖石塞我咽喉不亦快乎是時獄卒化作良醫幻捉尖石作大藥丸著其口中告言閉口心生歡喜氣絕命終生石山間無量尖石從背入曾出獄卒復以鐵叉叉口以石內中一日一夜六十億生此

是生報從此命終墮黑繩地獄黑繩地獄者八百鐵鑊八百鐵山豎大鐵幢兩頭繫鑊獄卒驅蹶令負鐵繩上走不勝下落墮鑊湯中馳起渴急飲鐵石而走一日一夜經歷是苦凡十萬遍罪畢生世為人僮僕遇善知識為說實法得阿羅漢

飲銅地獄者千二百種雜色銅車一銅車上六千銅丸以慳貪嫉妬邪見惡說不施父母妻子眷屬及與一切心生慳嫉見他得利如箭入心如是罪人欲命終時多病瘠瘦昏言癡語是時獄卒化以銅車載罪人至罪人所得已歡喜即作念言得此美果甚適我願氣絕命終生銅車上不久即往生銅山間銅車轆頭獄卒以鉗挖口飲以烱銅迷悶躡地唱言飢飢尋時獄卒摩口令開以銅鐵丸置其口中吞十八九節節火然東西馳走經於七日爾乃命終獄卒唱言汝前身時諛諂邪見慳貪嫉妬以是因緣受鐵丸報或曾出家毀犯輕戒久不悔過虛食信施以此因緣食諸鐵丸此人罪報億千萬歲不識水穀受罪既畢

還生人中五百世中言語蹇吃不自辨以宿習故食後嗽炭散土塊過是已後遇善知識發菩提心出佛三昧海經第五卷

六十四地獄舉因示苦相第三

一曰脚蹋先蹋殺人今為獄鬼所蹋經二百歲二曰刀山先殺眾生今受罪二百歲三曰審諸瞋心罵人以為鳥獸五百歲中鐵杵春口罪畢受生人頭鳥身口常言罪四曰抱刀劍自犯淫戒又犯持戒人五曰沸沙先以熱灰覆眾生上六曰沸井井水常沸以惡心用不淨物置井中罪畢百歲為井中蝦蟆七曰竈聽獄卒以人倒內竈聽中此女生時以願影水曳他男子八曰啞鬼獄常燒鐵篋烙其舌所生父母及師喚之不應經二百歲後生為啞人九曰熱灰七百里滿中熱灰此人生時起淫欲心就貞女宿終不果遂受罪二百歲後生患瘡及恐怖十曰沸屎三萬里滿中屎尿驅人入中昔賜人好食瞋言如食不淨受罪五百歲為猪

十一曰胖臭縱廣二千五百里滿中膿血此

人生時以不善心入聖人室失氣泄穢受罪二百四十歲後生貧賤人中身體常是十二日不淨縱廣千里滿中涕唾慢心不淨手捻香供養大聖後生人中常慢十三日不淨六百里膿生時食心中正有鼠屎狗食不淨投淨食中受罪二百歲出生作狗十四日黑耳常闇生時以不善心障佛光明受罪七百歲十五日縱廣四萬里恒被斫射打剔堆砌此人生時作五逆業受罪動經劫數若展轉諸獄故亦有劫數也一萬歲十六日相殺婦殺

夫夫殺婦母殺兒見殺母其人昔時殺他父母并殺衆生父母及見及生人中父母子孫皆悉早死十七日斫身恒爲獄鬼所斫先所衆生故後生喜遭縣官十八日火車此人猶燒殺衆生後生被燒十九日不識法滿中癡人聞健推聲慢心而卧後生邊地二十日鐵熬熬蝦蟇故後生短壽二十一日餓鬼身長四十里腹如萬斛需頸長十里恒苦飢渴口氣常見食化成火炭飲成膿血猶食齋食不持齋後八百世當作

羅刹二十二日剛炭盜心取他物手接剛炭後生貧賤爲人所使二十三曰鑊湯生時惡心以熱湯澆地蟲二十四曰鐵牀姪他婦女逼犯持戒女人男抱銅柱女卧鐵牀二十五曰鐵丸猶炮煮鷄子後生常苦迷荒二十六曰貢高坐地獄生時食他信施自恃有德起心貢高二十七曰黑耳獄鬼以刀節節肢解婢犯比丘後生下賤女人之中五百歲作黃門身二十八曰寒冰生時擲衆生置寒凍處後生貧窮常無衣服二十九日石窟滿中烟

火惡心熏殺衆生三十曰拳捉鬼然捉之以瞋心撲殺殺蠅蟲三十一曰磕山以磕殺蠅蟲後生短壽三十二曰熱湯澆身披著好衣誘他婦女罪畢爲鳥獸三十三曰餓鬼身長三十里咽下有瘻決膿食之或見好食衆鬼競奪不得食之得他好食不先上座食後生貧窮三十四曰餓鬼身長十里或五里以身毛剛利慳不施食實有言無後生貧賤多無飲食三十五日惡狗多諸惡狗牙利如劍獄鬼嗾狗競共噬之

生時喫狗啗殺衆生後得爲人喜被狗啗三十六曰鐵杙驅人履之生時含毒看父母師長後生毒蛇中三十七曰剥皮鬼恒利刀剥其身皮生時惡心剥人衣被及剥衆生皮後生人中常爲人所剝奪三十八曰倒懸獄卒惡取人倒懸生時倒懸衆生三十九曰畜生獄鬼鎔銅灌其口負債抵而不還後五百歲中爲人牛馬奴婢喜得鞭打四十曰耕身獄鬼以鐵犁耕身生時耕地傷衆生惡心稱快四十一曰鏃眼獄鬼常以鐵鏃鏃其眼生時

惡心惡眼看其父母後生人中眼常通睛四十二曰刀兵獄鬼斫射此人生時瞋心相殺後生人中喜得斫射四十三曰割刺獄鬼生割其肉此人生時惡心割人肉罪畢爲人喜得割刺四十四鐵磨獄鬼鐵磨磨人此人生時以惡心摩殺磨此中蟲四十五曰撐弄滿中鐵磨獄鬼驅人入磨磨之四十六曰撐弄此人生時見衆生入撐弄中生惡心我誓不救後生人中身體黃熱四十七曰石曰獄卒驅入曰中擣之此人生時惡心擣殺衆生罪

畢為螺蚌四十八曰憍慢人頭蛇身此人生時卧地誦經四十九曰水地獄水停住不流此人時抑人水中沒溺而死五十曰僞儒獄鬼石壓人頭此人生時慢心使父母師長倚令其見生言不恭敬

五十一曰鐵棒獄鬼常使其身棒鐵此人生時以惡心殺蟻蟲五十二曰恐怖常為牛頭阿傍所怖此人生時常恐人故五十三曰鐵杙水底布鐵杙獄鬼驅人入水中刺身血流生時嫉妬布杙傷人五十四曰飲鑊銅生

時慢心學父母師長語後常寒吃五十五曰鐵鑊獄鬼以鐵鑊鑊其眼此人生時惡心刺衆生瞎子罪畢為盲人五十六曰鐵杈獄鬼以鐵杈杈人此人生時惡心杈魚及餘衆生五十七曰蛆蟲噬食人身此人生時蛆妬傷人及六畜財物罪畢為人身患惡瘡五十八曰刀解手獄鬼以利刀解其兩手此人生時以慢心用不淨手捉經五十九曰啼哭獄鬼獲來恐怖令其啼哭此人生時常憂錢財以營姪欲後生為人恒苦少財六十曰鐵鉤獄

鬼常以鐵鉤鉤其身體此人生時鉤殺衆生六十一曰鎔銅獄鬼鎔銅灌其口此人生時惡心妄語兩舌惡罵綺語罪畢為人口氣常臭六十二曰鎔銅灌手此人生時心不敬道以不淨手捉沙門衣六十三曰射身獄鬼以箭射之此人生時惡心射殺衆生

六十四曰無擇此言凡有五王者一曰隨王二曰効王三曰丑王四曰自然王五曰衆生王皆發信心大乘誓願度地獄衆生諸地獄罪畢者來入此中斷其昔行作罪多少捨地

獄身受中陰形如三歲小兒更隨業行從父母受生出問地獄經

五大地獄示受苦相第四

活大地獄惡心瞋爭以稍相刺鐵爪相摑血相塗壇痛毒逼切悶無所覺冷風來吹獄卒喚活罪人還活是故名為活地獄此中衆生前世好殺物命牛羊禽獸為田宅園土錢財等利而相殺害受罪此劇罪報合會大地獄羅刹獄卒作種種形諸惡獸頭而來吞噉齧噬罪人兩山相合熱鐵輪轉熱

鐵曰擣亦如壓油聚肉成積血流成池鵬鷲虎狼各來牽攀此人前世多殺衆生還受此形獄卒又以力勢相凌枉壓羸弱受兩山相合罪慳貪瞋恚愚癡怖畏斷事輕重不以正理或破正道受熱鐵輪轉熱曰擣第四第五名曰喚大叫喚此大地獄其中罪人羅刹獄卒頭黃眼赤火從口出著朱色衣身肉堅勁走射罪人罪人狂怖叩頭求哀呼大將軍小見憐愍將入熱鐵地獄縱廣百由旬驅打馳走足皆焦燃脂髓流出如竿酥油鐵棒頭額

其腦流出如破酪瓶復將入鐵閤屋間黑烟來燻互相堆壓意欲求出其門已閉大號喚呼聲常不絕此人前世斗秤欺誑非法斷事受寄不遂侵凌下劣惱諸貧窮令其號哭破他城邑壞人聚落傷害劫奪舉城叫呼詐誘令出而復害之今受叫喚地獄燻殺穴居之類幽閉圜圍或閉烟雲中而燻殺之或投井中劫奪他財皆受大叫地獄罪報第六第七熱大地獄中有二大銅鑊鹹沸水滿中羅刹獄卒以罪人投中脚上頭下骨

諸經要集序

路一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原夫法身一相瞻仰異容正教無偏說聽殊旨故師有等雨之況弟子有異聞之說良以隨機授與逐器淺深至如十二分教之大綱八萬法門之廣網龍宮西蓄未盡怒林之知象駕東馳豈窮手葉之誨是以不遊大海未觀沃日之奇不仰太山靡覲干霄之狀得驪龍之珍乃驗魚目之非寶聽黃鍾之節方知擊缶之爲細故知釋典幽宗聖凡所尚寔人天之秘寶越儒墨之希聲威振大千光超巨億蓋覃沙界功逾塵劫弘濟之術其大矣哉但時緣未會感通有殊暨晨林變彩宵夢啓微創開白馬之基漸被赤鳥之歲聖迹遐感年逾六百道俗蒙益等同一子慨正像侵移公流末代凡情闇短器識昏迷日有澆醜教沉道喪所以昇章訛替教迹淪湑文句浩汗卒難尋覽故於顯慶年中讀一切經隨情逐要人堪行者善惡業報條出一千述篇三十勒成兩帙冀道俗流行傳燈有據敬尋釋典

深奧非淺識而所知出俗幽微豈滯惑而能辨良由海大舟輕山高塵眇操刀易割製錦難成不揆庸識妄談秘典輒樹題目更增媿惡矣

諸經要集目錄

三寶部	敬塔部	攝念部
入道部	唄讚部	香燈部
受請部	受齋部	破齋部
富貴部	貧賤部	弊導部
報恩部	放生部	興福部
擇交部	思慎部	六度部
業因部	欲蓋部	四生部
受報部	十惡部	詐僞部
隋慢部	酒肉部	占相部
地獄部	送終部	雜要部

節解零以叉叉出冷風吹活復投炭坑中或著沸灰中從灰中出放熱沙中又以膿血而自煎熬從炭坑出投之炎牀強驅令坐眼耳鼻口及諸毛孔一切火出此人宿世惱亂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諸善好人惱令心熱今受熱地獄報或有前世煮殺生繭或生燔猪羊或以木貫人腹而生炙之或焚山野及諸聚落佛圖精舍及天祠或推衆生著火坑中故生此地獄阿鼻地獄縱廣四千里其處最深獄卒羅刹從頭剥皮乃至其足以五百釘

釘其身體如拖牛皮熱鐵火車轆其身驅入火坑令抱炭出利刀劒稍飛入身中迷悶萎熟或蹶仆墮落此人宿行多造大惡五逆重罪斷善根法言非法言法破因破果憎嫉善人入此地獄受罪最劇出大智論略其小同取其尤異

經律異相卷第五十

諸經要集卷第一

三寶部第一中敬佛篇第一此有六緣

普敬述意緣 念十方佛緣

念釋迦佛緣 念彌陀佛緣

念彌勒佛緣 念佛三昧緣

普敬述意緣第一

夫大聖有平等之相弟子有稱揚之德故十方諸佛同出於淤泥之濁三身正覺俱坐於蓮臺之上隨念何相皆得利益所謂始從出家終成正覺於其中間道樹降魔鹿野說法

相好圓滿光明炳著身色清淨事等鎔金面貌端嚴猶如滿月齒同珂雪髮似光螺目譬青蓮眉方翠柳八音響亮萬相雍容五眼洞明六通遙颺懸河寫辯連注投機圓三點以成身具五分而為體帶權實以度物隨真應以化人或扇廣大之慈風灑滂沱之法雨能使身田被潤即吐無上之芽心樹既榮便茂不凋之葉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為眾生故隨緣應現十方十億並願歷侍三千大千俱得親承長種福田廣興供養吐邪倒之根

拔貪瞋之本修念佛之因感見佛之果矣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一者希有義如世寶物貧窮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眾生百千萬世不能值遇故名為寶二者離垢義如世真實體無瑕穢三寶如是隨離諸隔故名為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珍寶除貪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思議六神通力故說為寶四者莊嚴義如世珍寶能嚴身首令身姝好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為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珍寶譬諸物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為殊勝故名為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打磨鍊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為世間八法所改故名為寶又具六意故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良藥僧能傳通皆利益於我報恩故敬二末代惡時傳法不易請感加護故須敬三為物生信票承故敬四示僧尼敬事儀式故敬五令樂供養法得久住故敬六為表勝相故敬成論云三寶最吉祥故我經初置念十方佛緣第二

如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視說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從此已後恒得值佛於諸佛所淨修梵行得念佛三昧得三昧已佛為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東方善德佛者則彼師是其九弟子者作九方佛謂東南南方無憂德佛南方極檀德佛西南方寶施佛西方無量明佛西北方花德佛北方相德佛東方三乘行佛上方廣眾德佛下方明德佛如是十方佛由因過去禮塔觀像一偈讚歎今於十方各得成佛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曰空王入涅槃後有四比丘共為同學習佛正法煩惱覆心不能堅持佛法寶藏多不善業當墮惡道空中有聲語比丘言空王如來雖復涅槃汝之所犯謂無救者汝等今可入塔觀像與佛在世時等無有異聞空聲已入塔觀像眉間毫相即作念言如來在世光明

色身與此何異佛大人相願除我罪作是語已如大山崩五體投地懺悔諸罪由入佛塔觀像毫相懺悔因緣後八十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生生常見十方諸佛於諸佛所受持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已爲十方佛現前授記今悉成佛東方有國名曰妙喜佛號阿閼

即第一比丘是南方有國名曰歡喜佛號寶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國名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國名蓮華莊嚴佛號微妙聲即第四比丘是以是因緣行者應當如是願觀佛也

不食不舛牀坐亦不言說作是誓已一日不食乃至六日父母知識八萬四千諸姦女等同時悲泣禮大精進尋聽出家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爲座在畫像前結跏趺坐一心諦觀此畫像不異如來如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相離相體性空寂作是觀已經於日夜成就五通具足無量得無礙辯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以淨天眼見於東方阿僧祇佛以淨天耳聞佛所說悉能聽受滿足七月以智爲食一切諸天散花供養

從山而出來至村落爲人說法二萬衆生發菩提心無量阿僧祇人住於聲聞緣覺功德父母親眷皆住不退無上菩提佛告迦葉昔大精進今我身是由此觀像今得成佛若有人能學如此觀未來必當成無上道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釋迦牟尼滅度之後有一王子名曰金幢憍慢邪見不信佛法有一比丘名定自在語王子言世有佛像衆寶嚴飾極爲可愛可暫入塔觀佛形像王子即隨共入塔中見像相好

白比丘言佛像端嚴猶尚如此況佛真身比丘告言汝今見像不能禮者應當合掌稱南無佛是時王子即便合掌稱南無佛還宮繫念塔中像故即於後夜夢見佛像夢已歡喜捨離邪見皈依三寶由一入塔稱佛善根命終得值九百萬億那由他佛於諸佛所建得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故諸佛現前爲其授記從是已來經於百萬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乃至今日獲得甚深首楞嚴定昔王子者今財首菩薩是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如是學念佛也

又法華經偈云

若人散亂心 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 皆已成佛道

又譬喻經云昔有國王殺父自立有阿羅漢知此國王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七日若命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劫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絕臨去重告慎莫忘此王便叉手一心稱說晝夜不廢至七日頭便即命終魂神趣向阿鼻地

獄乘前念佛至地獄門知是地獄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獄中罪人聞稱佛聲皆共一時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出生人中後阿羅漢重為說法得須陀洹以是因緣稱佛名號所獲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為喻

念釋迦佛緣第三

又觀佛三昧經云昔佛在世時佛為父王及諸大眾說觀佛三昧經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真金色光明無量時座下有五百釋

子以罪障故見佛色身猶如灰人羸婆羅門見已號哭自拔頭髮舉身投地鼻中血出佛安慰曰汝勿號哭吾為汝說過去有佛名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長者名曰月德有五百子聰明多智無不貫練其父長者信敬三寶常為諸子說佛法義諸子邪見都無信心後時諸子同遇重病父到兒前泣淚合掌語諸子言汝等邪見不信佛法今無常刀切割汝身為何所怕有佛世尊名毗婆尸汝可稱名諸子聞已敬父言故稱南無佛復

教稱法及稱僧名稱已命終由稱佛故生四天王天天上壽盡以前邪見還墮地獄獄卒羅刹以熱鐵叉刺壞其眼受是苦時憶父教稱念佛因緣從地獄出來生人中貧窮下賤後式佛出亦得值遇但聞佛名不觀佛形後隨葉佛拘樓秦佛拘那含佛迦葉佛亦皆聞名不見其形以聞如是六佛名故今得與我同生釋種我身端嚴如閻浮金汝見灰色羸婆羅門皆由前世邪見故爾汝今可稱過去佛名并稱汝父亦稱我名及彌勒佛稱已作禮及向大眾大德眾僧五體投地發露懺悔邪見之罪諸人受教懺悔訖已見佛金色如須彌山見已白佛我今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作是語已得須陀洹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佛告比丘我滅度後若稱我名南無諸佛所獲福德無量無邊

向佛樹神現身低頭禮拜如來過後樹軌還復一切丘陵坑坎屏廁臭穢叢林瓦礫皆悉掃除平正清淨馨香芬烈眾華布地如來足履踏上而過無情諸物尚皆傾側何況有情而不加敬何以故我本修行菩薩行時於一切人所無不傾側謙下禮敬以是善業得成佛已有情無情如來行時無不傾側低頭禮拜我本曾以清淨微妙稱意資產至心自手施諸眾生以是業報如來行時大地平正掃灑清淨又無瓦礫我於無量諸賢聖所在路行時曾與掃治道路泥治房舍我以平等心無高下掃治令淨於一切時常求菩提利益眾生以是善根若佛如來在在處處行來路首自然清淨地平如掌乃至須彌山王高八萬四千由旬在大海中亦深爾許及鐵圍山高十六萬八千由旬亦是金剛堅固佛涅槃時無不傾側低頭禮敬若欲遠避不傾側者亦無是處

又普曜經云由如來過去心淨離著不害眾生故所行之處脚足不汚虫蟻不損

又處處經云如來行時是不著履有三因緣一使行者少欲二現足下輪相三令人見之歡喜佛行足去地四寸有三因緣一見地有虫蟻故二地有生草故三現神足故亦欲令人意止佛行地高下皆平有三因緣一本行

四等心欲令一切安隱地在水上水中有神虫蛾一切值佛足下皆得安隱同心立意是故卑者為高高者為卑二諸天鬼神行福為佛除地故高下為平三佛為菩薩時通利道徑橋梁度人故從是得福故高下平正欲令

人意亦爾

又智度論云世尊身好細薄皮相塵土不著身如蓮華葉不受塵水若菩薩在乾土山中經行土不著足隨嵐風來吹破土山令散為塵乃至一塵不著佛身若菩薩舉食著口中是時咽喉邊兩處流注甘露和合諸味是味清淨故名味中得上味又增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中來今猶無敬多睡寢也又四分律說偈云

有敬長老者 是人能護法 現世得名譽 將來生善道

念彌陀佛緣第四

問曰何名淨土答曰世界皎潔目之為淨則淨所居名之為土

故攝論云所居之土無於五濁如玻瓈柯等名清淨土

法華論云無煩惱眾生住處名為淨土淨土不同有其四種一法性土以真如為體故梁攝論云以蓮華王為淨土所依譬法界真如

為淨土所依體故二實報土依攝論云以二空為門三慧為出入路奢摩他毗鉢舍那為乘以根本無分別智為用此皆約報功德辨其出體三事淨土謂上妙七寶是五塵色性聲香味觸為其土相故攝論云佛周遍光明七寶處也

又華嚴經云諸佛境界相中種種間錯莊嚴故淨土論云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又新翻大菩薩藏經云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火洞然如來在中若依經行若住坐卧其

處自然八功德水出現於地四化淨土謂佛所變七寶五塵為化土體故涅槃經云以佛神力地皆柔軟無有丘墟土沙礫石乃至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等

又大莊嚴論云由智自在隨彼所欲能現水精瑠璃等清淨世界

又維摩經云佛以足指案地現淨等事

又十地經云隨諸眾生心所樂見為示現故此諸經論所明並約化為淨土由佛神力現故有攝故即無故名化土

述曰上來雖明土有四種然綱要有二一報土二化土此二即攝理事二土初報土者謂佛如來出世諸善體是無漏非三界所攝故淨土論云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

又智度論云有妙淨土出過三界然佛所居無處為處過在十方世界或依法身而安淨土故論云釋迦牟尼佛更有清淨世界如阿彌陀國其彌陀佛亦有嚴淨不嚴淨世界如釋迦佛又涅槃經云我實不出閻浮提界

又法華經偈云

常在靈鷲山 及餘諸住處 衆生見劫盡
大火所燒時 我此土安隱 天人常充滿
園林諸堂閣 種種寶莊嚴

又華嚴經云如來淨土或在如來寶冠或在
耳璫或在瓔珞或在衣紋或在毛孔如是毛
孔既容世界故知十住論云佛舉一步則過
恒河沙等三千世界其事如是化土處者但
所居化土無別方處但依報土而起麤相或
通十方或在當界接引三乘人天等衆如彌

陀世尊引此忍界凡小衆生而安淨國或於
穢現淨如按地現淨譬同天宮其事如是或
於衆生由共相器世界間種子所感於中顯
現淨穢境界隨其六道各見不同此皆由外
名言熏習因識種成就感得器世界影像相
現此影像是本識相分由共相種子與影像
相彼現相識爲因緣即此共相由內報增上
緣力感得如此苦樂不同

又華嚴經云爾時心王菩薩摩訶薩告諸菩
薩言佛子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刹一劫

於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刹爲一日一夜安樂
世界一劫於聖勝幢世界金剛佛刹爲一日
一夜聖勝幢世界一劫於不退轉音聲輪世
界善樂光明清淨開敷佛刹爲一日一夜不
退轉音聲輪世界一劫於離垢世界法幢佛
刹爲一日一夜離垢世界一劫於善燈世界
師子佛刹爲一日一夜善燈世界一劫於善
光明世界盧舍那藏佛刹爲一日一夜善光
明世界一劫於超出世界法光明清淨開敷
蓮華佛刹爲一日一夜超出世界一劫於莊
嚴慧世界一切光明佛刹爲一日一夜莊嚴
慧世界一劫於鏡光明世界覺月佛刹爲一
日一夜佛子如是次第乃至百萬阿僧祇世
界最後世界一劫於勝蓮華世界賢首佛刹
爲一日一夜普賢菩薩等諸大菩薩充滿其
中

又優波提舍論偈云

觀彼世間相 勝過三界道 究竟如虛空
廣大無邊際 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生
淨光明滿足 如鏡日月輪

述曰如凡夫二乘於穢土中見阿彌陀佛諸
菩薩等於淨土中見阿彌陀佛據此二說報
土則一向純淨應土則有染有淨故淨土論
云土有五種一純淨土唯在佛果二淨穢土
謂淨多穢少即八地已上三淨穢平等土謂
從初地乃至七地四穢淨土謂穢多淨少即
地前性地五雜穢土謂未入性地第五人見
後一不見前四第四人見後二不見前三第
三人見後三不見前二第二人見後四不見
前一第一佛上下五土悉知悉見也

又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云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
陀若有四衆能正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
臨欲終時阿彌陀佛即與大衆往此人所令
其得見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
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
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六神通光明赫奕阿彌
陀佛與聲聞俱如來應供正遍知其國號曰
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
滿刹利之種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

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攬光神足精勤弟子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寂靜

又無量壽經云佛告彌勒假使三千大千世界猛火爲念阿彌陀佛名故要當於中直過未足爲難

又阿彌陀佛經云佛告諸比丘僧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却後無數劫皆當作佛如阿彌陀佛佛言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

百長者子住菩薩道已來無央數劫皆各供養四百億佛已今復來供養我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等皆前世迦葉佛時爲我作弟子今皆復會是等共相值也

念彌勒佛緣第五

如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云阿難^{十五}白佛言彌勒得法忍久遠乃爾何以不速速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耶佛語阿難菩薩以四事法不取正覺何等爲四一淨國土二護國土三淨一切四護一切是爲四事彌勒本求佛時

以是四事故不取佛語阿難我本求佛時亦有此四然彌勒發意先我之前三十二劫我於其後乃發道意於此賢劫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於無上正真之道致最正覺佛告阿難我以十事致最正覺何等爲十一所有一切無可愛惜二妻妾三兒子四頭目五手足六國土七珍寶財物八龍腦九血肉十不惜身命我以十事疾得佛道

問曰凡夫道俗身居欲界行何善業得生同界兜率天報答曰如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

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於十惡亦得往生故野子心念十善七日不食生兜率天

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

天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亦從近說尚感被天何況一生而不勉發}又上生經云若有禮敬彌勒佛者除却百億劫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華樹下亦得見佛

又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聞名禮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清淨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彌勒成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十六}

又上生經云佛滅度後若有精勤修諸功德威儀不缺掃塔塗地華香供養行諸三昧讀誦經典如是人等雖不斷結如得六通應當繫念念佛形像稱彌勒名若一念頃受八戒

齋修諸淨業命終之時即得往生兜率天上蓮華臺中應時見佛白毫相光超越九十億劫生死之罪隨其宿緣爲說妙法令得不退又增一經云衆生三業造惡臨終憶念如來功德者必離惡道趣得生天上正使極惡之人以念佛故亦得生天

又大集經云若修慈者當捨身命時見十方佛手摩其頂蒙手觸故心安快樂得往生清淨佛土

又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

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於一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爲其和尚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

又法華經云若有人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是人命終爲千佛授手今不恐怖不墮惡道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彌勒菩薩有三十二相大菩薩衆所共圍遶有百千萬億天女眷屬而於中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

是故智者應當一心自書若使人書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

又智度論云若善男子能行是深般若波羅蜜者當知是人人道中來或兜率天來所以者何三惡道中罪苦多故不得行深般若欲界諸天著淨妙五欲是心則狂惑故不能行色界天等深著禪定味故不能行無色界天無形故故不能行以兜率天上常有一生補處菩薩彼中諸天常聞說般若五欲雖多法力勝故是故說二處勝若從他佛國來生此

間斯則轉勝也

又處胎經佛告彌勒偈云

汝所三會人 是吾先所化 九十六億人

受吾五戒者 次是三歸人 九十二億者

一稱南無佛 皆得成佛道

又處處經云佛言彌勒不來下有四因緣一有時福應彼間二是此間人羣無能受經者三功德未滿四世間有能說經者故彌勒不下若當來下餘有五十億七千六百萬歲彌勒時人眼皆見四千里由本十種因緣得一

不掩人眼明二不損人眼三不覆人眼四不藏人善五不視殺六不視盜七不視姪八不視陰私及人短九諸惡事不視十然燈於佛寺

又佛說彌勒來時經云佛言彌勒佛未出時閻浮利內地山樹草木皆焦盡於今閻浮利地周市六十萬里彌勒出時閻浮利地東西長四十萬里南北廣三十二萬里地生五果四海之內無山陵溪谷地平如砥樹木長大人少三毒民多聚落城名記羅那夷有一婆

羅門名須凡當爲彌勒作父母名摩訶越題彌勒當爲作子相好具足身長十六丈生墮城地目徹視萬里內頭中日光照四千里彌勒得道爲佛時於龍華樹下坐樹高四十里廣亦四十里

大成佛經花枝如龍頭故名龍華樹也

用四月八日明星出時得道彌勒佛

却後六十億殘六十萬歲始當來下生

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大唐顯慶二年勅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至泥婆羅國西南

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將家

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燄於水中出欲滅以

水沃之其燄轉熾漢使等曾於中架一釜煮

飯熟使問彼國王國王答使人云曾經以杖

刺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

是彌勒佛當來成道天冠令火龍防守之此

池火乃是龍火也

又智度論云彌勒菩薩爲白衣時師名婆跋

黎有三種相一眉間白毫相二舌覆面相三

陰藏相如是等非是菩薩時亦皆有此相也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尊者大迦葉波入王舍城最後乞食已未久登雞足山山有三峯如仰雞足尊者入中結跏趺坐作誠言曰願我此身并納鉢杖久住不壞乃至經於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時施作佛事發此願已尋般涅槃時彼三峯便合成一掩蔽尊者儼然而住及慈氏佛出現世時將無量人天至此山上告諸眾曰汝等見是釋迦牟尼佛杜多功德弟子眾中第一大弟子迦葉波不舉眾咸曰我等欲見慈氏如來即以右手撫雞足山頂應時峯坼還為三分時迦葉波將納鉢杖從中而出上昇虛空無量天人觀斯神變歎未曾有其心調柔慈氏世尊如應說法皆得見諦若無留化如此之事云何有耶有說有留化事問若爾世尊何故不留化身至涅槃後任持說法答所應作者已究竟故謂佛所應度皆已度訖所未度者聖弟子度之有說無留化事問若爾迦葉波事云何得有答諸信敬天神所任持故有說迦葉波爾時未般涅槃慈氏

佛時方取滅度此不應理寧可說無不說彼默多時虛住如是說者有留化事是故大迦葉波已入涅槃

惟凡夫力弱習惡來多以住娑婆其心怯弱初學是法恐畏退敗常發大願扶持此行乃至命終心無障礙隨種善根願共含識自在往生彌勒內眾得至佛前隨念修學證不退轉不願往生於外眾中恐著五欲不得解脫故智度論云有人修少福業聞有福處當願往生乃至命終各生其中

又大莊嚴論云佛國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須願力如牛雖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佛國土由願引成以願力故福德增長不失不壞常見佛故

又如十住論云若人發心求佛不休不息有人以指舉大千世界在空却住不足為難若發願言我當作佛是人希有何以故世人心劣無大志故

又發菩提心論有十大願常悉修行一者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施與一切眾生

迴向佛道今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所生終不忘失常為陀羅尼之所守護二者願我以此善根生處值佛常得供養不生無佛國中三者願我親近諸佛隨侍左右如影隨形四者願我既得親近為我說法成就五逆五者願我通達世諦假名流布解第一義得正法智六者願我以無獸心為眾生說示教利喜皆令開解七者願我以佛神力徧至十方一切世界供養諸佛聽受正法廣攝眾生八者願我隨順清淨法輪一切眾生聽我法者聞我名者即得捨離一切煩惱九者願我隨逐眾生將護與樂捨身命財荷負正法除無利益十者願我雖行正法心無所行亦無不行為化眾生不捨正願願我以此十大誓願遍眾界攝受一切恒沙諸願若眾界有盡我願乃盡然眾界不可盡故我此大願亦不可盡廣度眾生無邊法界所修善根皆悉迴向無上正覺生彌勒佛前聞清淨法悟無生忍但行住坐卧一生已來所修善根並共法界眾生迴向彌勒佛前速成不退自外

見佛方法彌勒等業具在律門十卷廣說此中直出經文今示往主

玄奘法師云西方道俗並作彌勒業為同欲界其行易成大小乘師皆許此法彌陀淨土恐凡鄙穢修行難成如舊經論十地已上菩薩隨分見報佛淨土依新論意三地菩薩始可得見報佛淨土豈容下品凡夫即得往生此是別時之意未可為定所以西方大乘許小乘不許故法師一生已來常作彌勒業臨命終時發願上生見彌勒佛請大眾同時說偈云

南無彌勒如來

應正等覺願與合識速奉慈願

南無彌勒如來

所居內眾願捨命已必生其中

南無彌勒如來

願隨慈氏下閻浮提龍華會中三十三同得受記

念佛三昧緣第六

惟凡夫倒想隨情妄執六賊交侵五道旋轉業繩相係苦報難出所以大聖慈悲垂機引接故舉淨土之妙國勸觀如來之勝相令翹

注不懈欣心敬慕俯仰合觀隨心廣略庶令悟之善惡則隨心向背成之業種則見佛可期臨終喜躍隨念受生若不預修此福無常忽至周障惶怖心路茫茫淨業既空莫知投寄眼光失落依業受殃是故造罪造福雖復同營一種為身不如修善修善見佛造惡獲殃也故華嚴經偈云
寧受一切苦 得聞佛音聲 不受一切樂 而不聞佛名 所以無量劫 受此諸煩惱 流轉生死中 不聞佛名故

又無量壽經云佛告彌勒菩薩假使大千世界滿中猛火為聞阿彌陀佛名故要當於中直過未足為難
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大慈大悲憐愍一切未來世中多有眾生造不善業佛不現在何所依怙得除罪咎佛告彌勒如來滅後多有眾生以不見佛作諸惡業如是人等當令觀像若觀像者與觀我身等無有異說是語時空中十方諸佛讚言善哉今正是時慎勿疑慮佛告彌

勒如來今者為未來世五苦眾生犯禁比丘不善惡人五逆誹謗行十六種惡律儀者為如是等說除罪法爾時阿難白佛云何如來說除罪法佛告阿難如我在世皈依我者名皈依佛名皈依法名皈依僧觀佛像者先入佛塔以好香泥及諸淨土塗地令淨隨其力能燒香散華供養佛像說已過惡禮懺悔如是伏心經一七日復至眾中塗掃僧地除諸糞穢向僧懺悔禮眾僧足復經七日如是供養心不疲厭若出家人應誦毗尼極令通利若在家人孝養父母恭敬師長調心令輒心若不輒當強折伏令心調順自住靜處燒眾名香禮釋迦文佛而作是言南無大德我大和尚應正遍知大悲世尊願以慈聖覆護弟子作是語已五體投地泣淚像前從地而起齊整衣服結跏趺坐繫念一處隨前眾生繫心鼻端繫心額上繫心足指如是種種隨意繫念專置一處勿令馳散使心動搖心若動搖舉舌拄齦閉口開目叉手端坐一日至七日令身安隱身安隱已然後想像若樂逆

觀者從像足指次第仰觀初觀足指繫心專緣佛足五指經一七日閉目開目令其了了見金像指次觀足兩趺上令了了見次觀膊已次第至髻從髻觀面若不明了復更懺悔倍自苦策以戒淨故見佛像面如真金鏡了了分明作是觀已觀眉間毫相如玻瓈珠右旋宛轉此相見時見佛眉眼如天畫師之所畫作見是事已次觀頂光令分明了如是衆相名爲逆觀若樂順觀者從佛頂上諸妙螺紋猶如黑絲右旋宛轉次觀佛面觀佛面已具足觀身漸下至足如是往返凡十四遍諦觀一像極令了了觀一成已出定入定恒見立像_二在行者前見一了了復想二像已次想三像乃至想十皆令了了見十像已想一室內滿中佛像間無空缺滿一室已復更精進燒香散花掃塔塗地澡浴衆僧供養師僧父母等已發大誓願我今觀佛以此功德不願人天聲聞緣覺正欲專求佛菩提道發是願已至求大乘當行懺悔勸請諸佛隨喜迴向正身端坐繫念在前觀佛境界令漸廣大一

僧坊中滿中佛像金身丈六足下蓮華圓光一尋及通身光及衆化佛并佛侍者光明衆色皆令了了了一僧坊已復廣一頃百頃遠滿百由旬見一切像相好炳然此像成已想一閻浮提滿中佛像餘三天下亦皆遍滿身心歡喜倍加精進頂戴恭敬十二部經般若波羅蜜前五體投地誠心懺悔念想成已閉目叉手端坐正受更作遠想滿十方界見一切像身純金色舉身毛孔皆放光明一一光明百億寶色一一色中無量雜色微妙境界悉自涌出此念想成名觀立像作是觀者除却六十億劫生死之罪亦名見佛於未來世值賢劫千佛爲其和尚於佛法中次第出家聞佛說法憶持不忘於星宿劫光明佛所現前受記羣心觀像尚得如是無量功德況復繫念觀佛眉間白毫相光爾時世尊復爲衆生說坐像法想像令坐寶華衆像坐時大地自然出大白光如琉璃色白淨可愛衆白光間百億菩薩白如雪山想像毛孔出一一菩薩身毛孔中出金色光其光大盛照十方界皆

作金色若有衆生觀像坐者除五百億劫生死之罪未來值遇賢劫千佛於星宿劫中值遇諸佛數滿十方一一佛所受持佛語身心安隱終不謬亂一一世尊現前受記過算數劫得成爲佛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若有衆生觀佛坐已當觀像行觀像行者見十方界滿中像行虛空及地見一一像從座而起一一像起時五百億寶華一一華中有無數光一一光中無數化佛隨心想現一一化佛放金色光照行者身是時行者入定之時自見已身三十六物惡露不淨不淨現時當疾除滅此不淨觀從貪愛生虛偽不實用此觀時爲使諸不淨變爲白玉自見已身如白玉瓶內外俱空作是觀時宜服酥藥勿使身虛諸諸行像以手摩頭放大光明照我已身是時行者自見已身如黃金色此想成已出定歡喜禮敬諸佛修諸功德迴向菩提爾時諸佛異口同音各各皆爲行者說法雖未得道見佛聞法總持不失此名凡夫念佛三昧得此三昧於剎那頃恒見諸佛所說大乘一日一夜

即得通利一一諸佛皆說決言汝念佛故過
星宿劫得成爲佛身相光明與我無異說是
語已八十億佛一時放光光中無量化佛皆
說是語佛告阿難此念佛三昧若成就者有
五因緣何等爲五一持戒不犯二不起邪見
三不生憍慢四不恚不嫉五勇猛精進如救
頭然行此五事正念諸佛令心不退當供養
十方諸佛云何供養是人出定入塔見像誦
持經時若禮一佛當作是念正遍知諸佛心
淨智無礙我今禮一佛即禮一切佛若思惟
一佛即見一切佛一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
爲禮皆是已身若以一華供養佛時當作是
念諸佛法身功德無量不住不壞湛然常安
我今以華奉獻諸佛願佛受之作是念已復
當起想我所執華從草木生持此供養可見
擬想即當作念想身諸毛孔今一毛孔出無
數華雲無數香煙香雲遍於十方界施作佛
事還成金臺住行者前

若凡夫人欲供養者手擎香爐執華供養當發是願願此華香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化

佛并菩薩無數聲聞衆受此香華雲以爲光明臺廣於無邊界無邊作佛事一一毛孔流出幢幡無量音樂名衣上服百種飲食諸雜供養並同前法佛告阿難未來衆生其有得是念佛三昧者當教是人密身口意莫起邪見莫生貢高若起邪命及貢高法當知此人是增上慢破滅佛法多使衆生起不善心亂和合僧顯異惑衆是惡魔伴如是惡人雖復念佛失甘露味此人生處以貢高故身恒卑小生下賤家貧窮諸衰無量惡業以爲嚴飾如此種種衆多惡事當自防護今永不生頌

曰

法身無像至教無言隨機應現緣念流傳
懸茲沉溺私斯妙門器識相感實濟重昏
八功德水七寶行樹祥鳥遊池清音流布
法鼓和鳴休風引路躬奉微言仰規玄度
赫哉兇率邈矣慈尊光流天廟威震黎元
仙華颺颺寶殿雲屯薦之福祚功洽梵魂
彙征攸寄願言非負既靜夢塵還資情有
書之傳之天長地久文而或虧誓心何朽

諸經要集卷第一

音釋

路

114-2

攬	坎	淪	沃
切虛敢	坑丘	淪淪	烏酷
石氏	苦感	相居	覲
細於	切陷	切切	見也
隔者	也	滂沱	切
記	赫奕	切滂	澆醕
切	切赫	滂郎	澆澆
劍	奕明	切大	澆澆
憶	威	雨徒	澆澆
懼也	貌	沱坑	澆澆
惶			澆澆
光			澆澆

也切音上五肉也切音梵與渠營司

諸經要集卷第二上

路二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三寶部第一中敬法篇第二此有緣

述意緣 說法緣 聽法緣

漸頓緣 求法緣 感福緣

報恩緣第二 謗法緣

述意緣第一

蓋聞寂滅不動是則無像無言感而遂通所以有名有教是以一四之句難聞三千之火易入無使凝寒靜夜朗月長宵獨處空閑吟

誦經典吐納宮商文字分明言味流美詞韻

相屬適衆人心利物生善足使幽靈欣躍精

神悅豫久習淳熟文義洞曉敬心殷誦至誠

冥感信知受持一偈福利弘深書寫一言功

超累劫是以迦葉頂受靡恪剥皮薩陀心樂

無辭灑血此是甘露之初門入道之終德也

說法緣第二

夫法師昇座先須禮敬三寶自淨其心觀時

擇人具慈悲意救生利物然後爲說故報恩

經云聽者坐說者立不應爲說若聽者求說

者過不應爲說若聽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義依不了義經不依了義經依識不依智並不應爲說何以故是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清淨法故若說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宗敬至心聽受不生輕慢是名清淨說又五分律云除其貪心不自輕心不輕大衆心慈心喜心利益心不動心立此等心乃至宣說一四句偈令前人如實解者長夜安樂利益無量又涅槃經云若有受持讀誦書寫宣說非時非國不請而說輕心輕他自歎隨處而說反滅佛法乃至令無量人死墮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又十誦律云有五種人問法皆不應爲說一試問二無疑問三不爲悔所犯故問四不受語故問五詰難故問並不得答若前人實有好心不具前意爲欲生善滅惡者法師隨機方便好心爲說若自解未明或於法有疑者則不得爲說恐令前人有錯傳之失彼此得罪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如法住者能自他利不如法住者則不得名自利利他如法住者有八智何等爲八一法智二義智三時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衆智七根智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是八智凡有所說具十六事一時說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隨義說六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衆說九不訶衆說十如法說十一自他利說十二不散亂說十三合義說十四真正說十五說已不生憍慢十六說已不求來世報如是之人能從他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行正善業爲邪見人說一偈法令淨信佛命終生應聲天受種種樂從天還退隨業流轉若爲財物故與人說法不以悲心利益衆生而取財物或用飲酒或與女人共飲共食如伎兒法自責求財如是法施其果甚少生於天上作智慧鳥能說偈頌是則名曰下品法施也云何名爲中品法施耶爲名聞故爲勝他故爲勝餘大法師故爲人說法或以妬心爲人說法如是法

施得報亦少生於天中受中果報或生人中是則名曰中品法施也云何名為上品法施耶以清淨心為欲增長眾生智慧而為說法不為財利為今邪見眾生等住於正法如是法施自利利人無上最勝乃至涅槃其福不盡是則名曰上品法施也

又迦葉經爾時世尊而說偈曰

三千大千界 珍寶滿其中 以此用布施 所得功德少 若說一偈法 功德為甚多 三界諸樂具 盡持施一人 不如一偈施

功德為最勝 此功德勝彼 能離諸苦惱 若恒沙世界 珍寶滿其中 以施諸如來 不如施一法 施寶福雖多 不及一法施 一偈福尚勝 況多難思議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人以聽受法者於在家人信心淺薄故又在家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達為人解說在眾無畏非在家者之所能及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又欲說

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如偈說曰

先自修行法 然後教餘人 乃可作是言 汝隨我所行 身自行不善 安能令彼善 自不得寂滅 何能令人寂

又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遠離阿練若處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發起三毒於六度等心薄乃至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為死或能反戒易起重罪是名死等諸煩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

又金光明經云說法者有五種事一者法施彼我兼利財施不爾二者法施能令眾生出於三界財施者不出欲界三者法施利益法身財施之者長養色身四者法施增長無窮財施必有竭盡五者法施能斷無明財施唯伏貪心故知財施不及法也就法施中自有階漸若有所解不用他知恐他勝已秘而不說則自未來常不聞法又智度論云若悟惜法則常生邊地無佛法處由悟法故障他慧明此則不如賣法他人

反勝過此

又諸法勇王經云閻浮提中所有水陸空行眾生盡得人身若有一人教是諸人令其安住五戒十善所得功德不如有人教誨一人令得信行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有四法能退失智慧菩薩所應遠離何等為四一不敬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秘匿惜三樂法者為作障礙壞其聽心四懷憍慢自高卑人復有四法得其智慧應常修習何等為四一

恭敬法及說法者二如所聞法及所讀誦為他人說其心清淨不求利養三知從多聞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頭然四如所聞法受持不忘貴如說行不貴言說聽法緣第三

夫欲聽法要須真心敬法重人至誠出離不希人天有為之法故阿含經佛說偈云聽者端心如渴飲 二心入於語義中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為說又優婆塞戒經云從他聽時具十六事一時

聽二樂聽三至心聽四恭敬聽五不求過聽六不爲論議聽七不爲勝聽八聽時不輕說者九聽時不輕於法十聽時終不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爲受持讀誦十三聽時爲除五欲十四聽時爲具信心十五聽時爲調眾生十六聽時爲斷暗根善男子具八智者能說能聽如是之人能自他利不具足者則不得名自利利他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使道人說法時以步障遮諸婦女使其聽法爾時法師爲諸

婦女說法恒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有一婦女分犯王法發幕向法師前問法師言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諸法時覺悟施戒耶更悟餘法耶法師答言佛覺一切有漏法皆苦猶若融鐵此苦因從集而生猶如毒樹修八正道以滅苦集是女人得聞此語獲得須陀洹道以刀繫頸往到王所而白王言我於今日犯王重法願王以法治我王問言汝犯何事答言我破王禁制至道人所譬如渴牛不避於死我實渴於佛法是以冒突聽法王問

言聽法時頗有所得不答言得見四真諦解陰入界及以諸大皆知無我遂得法眼王問是語踊躍歡喜卽爲作禮卽唱令言自今已後不聽作障隔樂聽法者聽直至法師所對面聽法歎言奇哉我宮內乃出人寶以是因緣當知聽法有大利益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般遮羅國以五百白鴈獻波斯匿王王命送著祇洹精舍衆僧食時人以食乞鴈見僧聚來在前立佛以一音說法衆生各得類解當時群鴈亦解僧語聞法

歡喜鳴聲相和還於池水後毛羽轉長飛至餘處獵師以網都覆殺之一鴈作聲諸鴈皆和謂聽法時聲乘是善心生忉利天生天之法法有三念一念本所從來二念定生何處三念先作何業得來生天便自思惟自見宿日更無餘善唯佛僧邊聽法作是念已五百天子卽時來下在如來邊佛爲說法悉得須陀洹波斯匿王遇到佛所常見五百鴈羅列佛前是日不見便問佛言此中諸鴈向何處去佛言欲見諸鴈者先鴈飛去他處爲獵師

所殺命終生天今此五百諸天子等著好天冠端正殊特者是今日聽法皆得須陀洹王問佛言此諸群鴈以何業緣墮於畜生命終生天今日得道佛言昔迦葉佛時五百女人盡共受戒用心不堅毀所受戒犯戒因緣墮畜生中作此鴈身以受戒故得值如來聞法獲道以鴈身中聽法因緣生於天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

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歡喜後作比丘尼得應真道

又付法藏經云佛言一切衆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爲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法是衆生眞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所以然者一切衆生志性無定隨所染習近善則善近惡則惡若近惡友便作惡業流轉生死無有邊際若近善友起信敬心聽受妙法必能令離三塗苦惱由此功德受最勝樂華氏國王有一白象

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蹋殺後時象廐爲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比丘誦法句經偈云爲善生天爲惡入淵象聞法已心便柔和起慈悲心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而去都不肯殺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即召諸臣共謀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近屠肆處繫王用其言象見屠殺惡心猛熾殘害更增是以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畜生尚爾聞法生慈見殺增害豈況於人而不染習是故智者宜應覺知見惡須棄

觀善宜近勤聽經法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髑髏其數甚多詣華氏城中遍行街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時婆羅門極大瞋恚高聲罵言此城中人愚癡闇鈍若不就我買髑髏者我當與作惡名聞也爾時城中諸優婆塞聞畏毀謗便將錢買即以銅筋貫穿其耳若徹過者便與多價其半徹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婆羅門言我此髑髏皆悉無異何故與價差別不等優婆塞言前徹過者此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如此相

與多價其半徹者雖聞經法未善分別故與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故不與價時優婆塞持此髑髏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此優婆塞以聽法人髑髏起塔而供養之尚得生天況能至心聽受經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實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得無上安隱快樂應當至心勤聽經法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

者信敬佛法爲僧檀越衆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賒律提稟性點慧解人言語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逆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烏鵲點爲說四諦苦集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四天王天盡彼天壽生忉利天忉利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天如是次第還復下至

四天王天四天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天後時命終求生人中出家修道得辟支佛一名曇摩二名修曇摩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聽時爲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根生忉利天面貌端正光相矚然無有倫匹自識宿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即持天華到比丘所禮敬問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

知其委曲即命令坐爲其說法得須陀洹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尚獲福報無邊豈況於人信心聽法寧無善報

又善見律云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爲衆說法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即從池出入草根下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座爲衆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以福報故宮殿縱廣十二由旬與諸天女娛樂受樂即乘宮殿往至佛所

頭頂禮足佛知故問汝是何人忽禮我足神
通光明相好無比照徹此間蛤天即以偈而
答曰

往昔爲蛤身 於水中覓食 聞佛說法聲
出至草根下 有一牧牛人 持杖來聽法

杖刺我頭 命終生天上

佛以蛤天人所說偈爲四眾說法是時眾中
八萬四千人皆得道跡蛤天人得須陀洹果
含笑而去

漸頓緣第四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
中有好美水王勅村人常使日日送其美水
村人疲苦悉欲避遠此村去時彼村主語諸
人言汝等莫去我當爲汝白王改五由旬作
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即往白王王爲
改之作三由旬衆人聞已便大歡喜有人語
言此故是本五由旬更無有異雖聞此言信
王語故終不肯捨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修行
正法度於五道向涅槃城心生疲倦便欲捨
離頓駕生死不能復進如來法王有大方便

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之人間之歡喜以
爲易行修善進德求度生死後聞人說無有
三乘故是一乘以信佛語終不肯捨如彼村
人亦復如是

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日出先照一切大山
王次照一切大山照金剛寶山然後普照一
切大地日光不作是念我應先照諸大山王
次第乃至普照大地但彼山地有高下故照
有先後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成就無
量無邊法界智慧日輪常放無量無礙智慧

光明先照菩薩等諸大山王次照緣覺次照
聲聞次照決定善根衆生隨應受化然後悉
照一切衆生乃至邪定爲作未來饒益因緣
如來智慧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菩薩乃
至邪定但放智日光普照一切佛子譬如
日月出現世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如
來智慧日月亦復如是普照一切無不明了
但衆生希望善根不同故如來智光種種差
別
又涅槃經云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

何等爲四一親近善友二專心聽法三繫念
思惟四如法修行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
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開法服故世有三人
一者無目譬凡夫人二者一目譬人三者二目譬人
言無目者常不開法一目之人雖暫聞法
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
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

求法緣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廣濟度無崖至心求
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
有老比丘年已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
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羨尚語少比丘
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丘
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
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餽餽請少
比丘求乞四果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
麾弄老比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
當與爾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
少比丘即以皮靴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
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

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爾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當與爾斯陀舍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麴打頭而語之言與爾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舍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爾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麴打而語之言我今與爾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不還之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爾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麴擦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爾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餽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

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況至心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一比丘就舍供養後時便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老根鈍素無知曉齋食訖已女人至心求請說法數坐頭前閉目靜坐比丘自知不解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時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向寺求覓欲報其恩然此比丘自審實無知棄他逃走倍生慚耻轉復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女人見已具說蒙得道果因緣資供報恩老比丘聞甚大慚愧深自剋責亦復獲得須陀洹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精誠求法若至心者所求必獲又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一仙人名曰最勝住山林中具五神通常行慈心後作是念非但慈心能濟眾生唯集多聞能滅眾生煩惱邪見能生正見念已便詣城邑聚落處處推求說法之師時有天魔來語仙言我今有佛所說一偈汝今若

能剥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書寫此偈當為汝說最勝仙人聞已念言我於無量百千劫中常以無事為他割截受苦無量都無利益我今當捨不堅之身易得妙法歡喜踊躍即以利刀剥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合掌向天請說佛偈時魔見已愁憂憔悴即便隱去仙人見已作如是言我今為法不惜身命剥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為眾生故至誠不虛餘方世界有大慈悲能說法者當現我前作是語時東方去此三十二剎有佛國土名普無垢其國有佛號淨名王忽住其前放大光明照最勝身苦痛即除平復如故佛即廣為說集一切福德三昧最勝聞法得無礙辯佛說法已還復不現最勝仙人得辯才已為諸眾生廣說妙法今無量眾生住三乘道經千歲後爾乃命終生淨名王普無垢國由敬法故令得成佛告淨感昔最勝者今我身是是以當知若有人能恭敬求法佛於其人不入涅槃法亦不減雖在異土常面覩佛得聞正法如涅槃經雪山童子為半偈捨身大品經薩陀婆薩

為求法故打骨出髓等如是因緣無量不可具說

述曰時有通俗薄學淺識謂智過人設欲修學不專內典唯慕俗書外道典籍故涅槃經佛言我滅度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闍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寶易凡木以金易銀以銀易白鐵以綃易氈毼以甘露易於惡毒

又婆沙論云如人觀日眼不明淨外道書論思求之時使慧眼不淨如人觀月眼則明淨佛法經論思求之時令慧眼明淨若思求外俗如打獼猴唯出不淨若思求佛法如練真金多練多淨

又菩薩善戒經云菩薩不讀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疏者得罪不犯者若為論義破於邪見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何以故為知外典是虛妄法佛法真實故為知世事故不為世人所輕慢故以此文證佛法學人若一向廢內尋外則便得罪縱解理行唯可暫習為伏外道還須厭離進修內業務令增勝

若偏執著則壞正法故地持論云若菩薩於佛所說棄捨不學反習外道邪論世俗經典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上聰明人能速受學得不動智於日日中常以二分受學佛法一分外典是名不犯若於世典外道邪教愛樂不捨不作棄想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

感福緣第六

如普曜經云若有賢人聞是經典叉手自歸即捨八事懈怠之本成八功歟何謂為八一

得端正好色二得力勢強盛三得眷屬滋茂四建得辯才無量五學疾得出家六所行清淨七得三昧定八得智慧明無所不照若有法師布坐諷誦是經得八座福何謂為八一得長者座二得轉輪王座三得天帝座四得自在天座五得羅漢座六得菩薩座七得如來座八得轉法輪度脫一切眾生座若有法師頌宣是法有讚歎善哉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為八一言行相應無所違失二口言至誠而無虛妄三在於眾會真諦無欺四所言

人信不捨遠之五所言柔軟初無麤獷六其聲悲和猶如哀鸞七身心隨時音聲如梵會中人聞莫不誥受八音響如佛可眾生心若有書是經典得八大藏何謂為八一得意藏未曾忘捨二得心藏無所不解分別經法三得往來藏普解一切諸佛經法四得總持藏一切所聞皆能識念五得辯才藏為諸眾生頌宣經典皆歡喜受六甚深法藏將護正法七道意法藏未曾斷絕三寶法教八奉行法藏則軌逮得無所從生忍

又度無極集經云昔有比丘精進守法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其有聞者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羊遙聞比丘誦經聲即詣精舍禮拜聽其經言時說色空聞即悟解便問比丘應答不可小兒反為比丘解說其義昔所希聞惟此小兒智慧非凡時小兒即去逐羊至山值一虎害此小兒命終生長者家夫人懷妊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夜初不懈怠其長者家惟此夫人謂呼鬼病有比丘至舍聞聲甚喜比丘報言此非

鬼病但說尊經夫人出禮比丘復為說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為解說眾僧歡喜日月滿足產得男兒適生又手長跪說波羅蜜夫人產已還復如本比丘言真佛弟子好養護之此兒後大當為一切眾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啓受時兒七歲道法悉備舉眾超絕智度無極經中誤脫皆為刪定兒每所至輒開化人長者室家大小五百人眾皆從兒學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比丘聞兒所說漏盡意解志求大乘得法眼淨是時

兒者則吾身是比丘者迦葉佛是又舍利弗處胎經云母懷舍利弗母亦聰明高僧傳云母懷羅什今母聰明舊日誦千偈懷胎之時日得二千偈初成須陀洹果後得斯陀含果

如勝天王經云若有法師流通此經處此地即是如來所行於彼法師當生善知識心尊重之心猶如佛心見是法師恭敬歡喜尊重讚歎又云我若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說是流通此經法師功德不能究盡若此法師所行

之處善男子善女人宜應刺血灑地令塵不起如是供養未足為多如來妙法難受持故又涅槃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名生四惡趣者無有是處若有眾生一經耳者悉能滅除一切諸惡無間罪業又云若有眾生一經耳者却後七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能知如來常住無有變異或聞常住二字音聲若一經耳即生天上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異

又華嚴經云若聞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珍寶是菩薩得聞一偈正法生上財想勝得轉輪聖王位

又法華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

又涅槃經云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乘微妙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億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於一恒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愛樂是典

不能為人分別廣說若有於二恒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為他人廣說若有於三恒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乃至書寫經卷雖為他說未解深義若有於四恒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典乃至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若有於五恒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為人廣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恒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有於七恒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於八恒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書寫經卷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亦勸他人令解聽受如說修行具足能解盡其義味

諸經要集卷第二上

不名為真供 如來坐道場 所得微妙法
若人能修學 是真供養佛

又十住婆沙論云佛告阿難天雨香華不名
供養恭敬如來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一心不放逸親近修習聖法是真供養
佛

又寶雲經云不以財施供養於佛何以故如
來法身不待財施唯以法施供養於佛為其
佛道以法供養最為第一

又善恭敬經云佛言若有比丘雖復有夏不
能開解如是法句彼亦應當從他依止所以
者何自尚不解況欲與他作依止師假令者
舊百夏比丘而不能解沙門秘密之事不解
法律等亦應說依止若有比丘從他受法於
彼師邊應起尊貴敬重之心欲受法時當在
師前不得輕笑不得露齒不得交足不得視
足不得動足不得蹕脚師不發問不得輒言
凡有所使勿得違命勿視師面離師三肘令
坐即坐勿得違教於彼師所應起慈心若有
所疑先應諮白若見師許然後請法當知一

日三時應參進止若三時間不參進止是師
應當如法治之若參師不見應持土塊或木
或草以為記驗若當見師在房室內是時學
者應起至心遠房三市向師頂禮爾乃應還
若不見師眾務皆止不得為也除大小便又
復弟子於其師所不得麤言師所訶責不應
反報師坐卧牀應先敷拭令無塵汚蟲蟻之
屬若師坐卧乃至師起應修誦業時彼學者
至日東方便到師所善知時已數往師邊諮
問所須我作何事又復弟子在於師前不得
涕唾若行寺內恭敬師故勿以袈裟覆於肩
膊不得籠頭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
三度授水授令洗浴又復三時應獻冷飲師
所營事應盡身力而營助之佛告阿難若將
來世有諸比丘或於師所不起恭敬說於師
僧長短之者彼人則非是須陀洹亦非凡夫
彼愚癡人應如是治師實有過尚不得說況
當無也若有比丘於其師邊不恭敬者我說
別有一小地獄名為椎撲當墮是中墮彼處
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焰

熾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
曰鉤嘴彼諸毒蟲常噉舌根時彼癡人從彼
捨身生畜生中皆由往昔罵辱於師舌根過
故恒食屎尿捨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
具足惡法雖得人身皮不似人不能具足人
之形色常被輕賤誹謗陵辱離佛世尊恒無
智慧從彼死已還墮地獄更得無量無邊苦
患之法

罪法緣第八

惟今末世法逐人訛道俗相濫傳謬背真混
雜同行不修內典專事俗書縱有抄寫心不
至殷既不護淨又多舛錯共同止宿或處在
門簷風雨蟲齧都無驚懼致使經無靈驗之
功誦無救苦之益寔由造作不殷亦由我人
逾慢也故敬福經云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
顛倒乙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
正法
又大集經云若有眾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
或毀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為作障礙或
抄寫經法洗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開藏他

經由此業緣今得盲報

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卷云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頻伸欠呿無端戲笑互相輕陵身心躁擾文句倒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橫事欸起書寫不終當知是爲菩薩魔事

又大乘蓮華藏經云受佛禁戒不護將來各言我是於大乘佛法亦如冥夜各自說言我得佛法受鐵錙地獄苦事難述從地獄出瘡痍聾盲不見正法

又阿難請戒律論云僧尼白衣等因讀經律論等行語手執翻卷者依忉利天歲數犯重突吉羅傍生報二億歲墮獐鹿中恒被摺脊苦痛難忍無記戲言捉經律論亦招前報或安經像房堂簷前者依忉利天歲數八百歲犯重突吉羅傍生報二億歲墮猪狗中生若得人身一億歲恒常作客栖屑不得自在又大品經云是人毀咎三世諸佛一切看起破法業因緣集故無量百千萬億歲墮大地獄中是破法人輩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

若火劫起時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彼間若火劫起時復至他方大地獄中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如是遍十方獄彼間若火劫起故從彼死已破法業因緣未盡故還來是間大地獄中生在此間亦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受無量苦此間火劫起故復至十方他國土生畜生中受破法罪苦如地獄中說重罪轉薄或得人身生盲人家生旃陀羅家生除廁擔死人種種下賤家生若無眼若一眼若

瞎眼無舌無耳無手所生之處無佛無法無佛弟子處生何以故種破法業積集厚故又涅槃經云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世當爲無量痛苦之所惱害多爲衆人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羸濕弊惡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隙之所侵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利常爲飢渴唯爲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

不齒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人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來世不能得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形雖復羸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多常爲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爲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

諸衆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

又法華經云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聾啞諸根不具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頌曰

朝聞誠有悅 夕死固無憂 空見尋青簡
詎是滌玄流 灑血良難訪 焚軀豈易求
浮涼汎層液 飛景燭重幽 群鴻啓將慶
一鳥華前修 始怡披寶篋 終然亂法舟
八藏微難識 三祇未可休 自非懲心垢
何得會真如

三寶部第一中敬僧篇第三

此有緣

述意緣 順益緣 違損緣

述意緣第一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

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
屬莫能累其想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
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為僧也是知僧寶
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戒破戒若長
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旨交獲重
罪如釋迦佛等是真佛寶金口所說理教行
果是真法寶得果沙門是真僧寶致令一瞻
一禮萬累冰消一讚一稱千災霧卷自惟薄
福不逢正化賴蒙遺迹幸承餘蔭金檀銅素
漆紵丹青圖像聖容名為佛寶紙絹竹帛書

寫玄言名為法寶髮髮染衣執持應器名為
僧寶此之三種體相雖假用表真容敬之永
絕長流懷之常招苦報如木非親母禮則響
逸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萬代是知斯風
已扇遐邇共遵冥資含識神功巨測儻有所
虧獲罪彌大既許出家理宜革俗且如禮云
介者不拜為失豈同去俗之人身被忍鎧屈
節白衣理所不可三寶既同義須齊敬不可
偏遵佛法頓棄僧尼故法不自弘弘之在人
人能弘道故須齊敬也

順益緣第二

如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
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又涅槃經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又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
應禮拜一切白衣
又佛本行經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
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比丘等諸
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
出家者次第而禮

又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
乘佛法毀謗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律大小乘
經不拜君親是
奉佛教今乃令禮交違佛教使拜跪
俗人即不信佛語故犯根本罪也
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眾不敢希求受五戒
者禮如國君至尊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
功德及壽命故

又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若有建立護持正法
如是之人應從諸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如
我於是大乘經說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恭敬禮拜
猶如事火婆羅門等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恭敬禮拜 亦如諸天奉事帝釋
迦葉白佛言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
諸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
則不名為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
宿舊破戒人邊諸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
人從在家人諸受未聞復當禮不然出家人
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
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
儀故是應當供養恭敬

又中阿含經云云何知人勝如謂比丘知有二種人有信有不信若信者勝不信者爲不如也謂信人復有二種有數往見比丘有不數往見比丘若數往見比丘者勝不數往見比丘者爲不如也謂數往見比丘人復有二種有禮敬比丘有不禮敬比丘若禮敬比丘者勝不禮敬比丘者爲不如也謂禮敬比丘人復有二種有問經有不問經若問經者勝不問經者爲不如也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所以言上不下者今我爲道人作禮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上不下也又善見律云輸頭檀那王禮佛已白佛言我今三度禮如來足一佛初生時阿夷相曰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若出家學道必得成佛是時地爲震動我見神力即爲作禮第二我出遊戲有耕田人菩薩在閭浮樹下日時已脯樹影停住不移覆菩薩身我見神力即爲作禮第三今迎佛至國佛昇虛空作十八

變如伏外道神力無異即爲作禮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每入園觀時勅御者令嚴駕千馬之車嚴駕已竟唯王知時時天帝釋即下常勝殿東向合掌禮佛爾時御者見則心驚毛豎馬鞭落地帝釋見已即說偈言

鬼汝何憂怖 馬鞭落於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 爲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馬鞭落地者 常見天帝釋 一切諸大地

人天大小王 及四護世主 三十三天衆
悉皆恭敬禮 何處更有尊 尊於帝釋者
而今正東向 合掌修敬禮

爾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主
三十三天衆 最爲其尊主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號滿大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 故使天王釋 恭敬而合掌

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 天王所禮者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爲自在王尚恭敬佛
汝等比丘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彼
天帝釋舍脂之夫敬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
僧者汝等已能正信出家學道亦當如是敬
禮法僧當復讚歎禮法僧者爾時帝釋從常
勝殿來下周向諸方合掌恭敬時御者見天
帝釋從殿來下住於中庭周向諸方合掌恭
敬見已驚怖馬鞭復落地而說偈言
何故憊尸迦 故重於非家 爲我說其義

飢渴願欲聞

時天帝釋說偈答言

我正恭敬彼 能出非家者 自在遊諸方
不計其行止 城邑國土邑 不能累其心
不畜資生具 一往無欲定 往則無所求
唯無爲爲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修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衆生 放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間勝 故我從今日
當禮出家人

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見一七歲沙彌
將至屏處而爲作禮語沙彌言莫向人道我
禮汝時沙彌前有一澡瓶沙彌即入其中從
澡瓶中復還來出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沙
彌入澡瓶中復還來出王即語沙彌言我當
現向人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云沙彌雖
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輕龍子雖小
亦不可輕沙彌雖小能度人王子雖小能殺
人龍子雖小能興雲致雨雷電霹靂感其所
小而不可輕

又付法藏經云昔佛涅槃一百年後有阿育
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于慈大會王至會日
香湯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四方頂禮遂
請衆僧聖衆飛來凡二十萬王之信心深遠
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若凡若聖皆迎問
訊恭敬禮拜時有一臣名曰夜奢邪見熾盛
無信敬心見王禮拜而作是言王甚無智自

屈貴德禮拜童幼王聞是已便勅諸臣各遣
推覓自死百獸人仰一頭唯使夜奢獨求人
首得已各勅詣市賣之餘頭悉售夜奢人頭
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衆人見已咸
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是旃陀羅人夜叉
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賣夜奢是時被罵辱
已來詣王所白王言臣賣人頭反被罵辱尚
無欲見況有買者王復語言若無買者但當
虛與夜奢受教重賣入市唱告衆人無錢買
者今當虛與市人聞已重加罵辱無肯取者

夜奢慚愧還至王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虛
與不取反被罵辱況有買者王問夜奢何物
最貴夜奢答王人最爲貴王言若貴何故不
售夜奢答王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問夜奢
吾頭若死同此賤不夜奢惶懼怖不敢對王
即語言施汝無畏汝當實答夜奢惶怖俛仰
答王王頭若死亦同此賤王語夜奢吾頭若
死同此賤者汝何恠我禮敬衆僧卿若是吾
眞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頭如
何今日止吾禮拜夜奢爾時聞王此語方自

悔責改邪從正歸敬三寶以是因緣衆生聞
者若見三寶應當至心恭敬禮拜
違損緣第三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
不得搥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
拜皆得殃咎故薩遮尼捷經云若破塔寺或
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染衣或
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
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
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
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
不調風雨失時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疫癘疾
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
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破滅吾法
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
像立統官制等按籍記錄僧比丘地立白衣
高坐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
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
法不久
又大集經云佛言所有衆生於現在世及未

來世應當深信佛法衆僧彼諸衆生於人天中常得受於勝妙果報不久當得入無畏城如是乃至供養一人爲我出家及有依我剃除鬚髮著袈裟片不受戒者供養是人亦得功德乃至入無畏城以是緣故我如是說若復有人爲我出家不持禁戒剃除鬚髮著袈裟片有非法惱害此者乃至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乃至盈滿三惡道故佛言若有衆生爲我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裟設不持戒彼等悉已爲涅槃印之所印也若復出家不持戒者以非法而作惱亂罵辱毀塔以手刀杖打縛斫截若奪衣鉢及奪種種資生具者是人則壞三世諸佛真實報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是人爲欲隱沒諸佛所有正法斷三寶種故令諸天人不得利益墮地獄故爲三惡道增長盈滿佛經故爾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爲佛剃除鬚髮被服袈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其刹利王與作惱亂罵辱打縛者得幾許罪佛言大梵我今爲汝且略說之若有人於萬億佛所出其身血於意

云何是人得罪寧爲多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無間罪尚多無量不可算數墮於阿鼻大地獄中何況具出萬億諸佛身血也終無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報唯除如來佛言大梵若有惱亂罵辱打縛爲我剃髮著袈裟片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故是人猶能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速能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應當供養何況具能受持禁戒三業相應其有一切國王及以群臣諸斷事者如其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大罪業大殺生大偷盜大污梵行大妄語及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亦不得鞭打亦不應口業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而誦罰者是人便於解脫退落受於下類遠離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爲佛出家具持戒者又十輪經云佛言族姓子有四種僧何等爲四一第一義僧二清淨僧三羶羊僧四無慚

愧僧云何名第一義僧諸佛菩薩辟支及四沙門果是七種人名爲第一義僧在家得聖果者亦名第一義僧云何名爲清淨僧諸有能持具足戒者是名清淨僧云何名爲羶羊僧不知犯不犯輕重微細罪可懺悔愚癡無智不近善知識不能諮問深義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爲羶羊僧云何名無慚愧僧若有爲自活命來入佛法悉皆毀犯破和合僧不畏後世放縱六情貪著五欲如是人等名爲無慚愧僧如是四僧並須恭敬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但使性是沙門汚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當有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劫彌勒爲首乃至最後盧遮如來彼諸沙門如是千佛於無餘涅槃界次第當得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阿難我以佛智測知法界非不測知阿難所有白業得白報黑業得黑報若有淨心諸衆生等作是稱言南無佛者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況值佛

諸經要集卷第三

路四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敬塔部第二此有七緣

述意緣

引證緣

興福緣

感報緣

旋遠塔緣

入寺緣

修故緣

述意緣第一

敬惟如來應現妙色顯於三千正覺韜光遺形傳於八萬是以塔涌靈山影留石窟刻檀畫甍之儀鑄金鏤玉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

塔散塔之奇而光曜重昏福資含識致使英聲遐美邪徒結信肇啓育王之始終傳大唐之初自歷代繁興神化非一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

引證緣第二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爲龍作十八變躡身入石猶如明鏡在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亦現說法迄今不滅

又大集經云切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麤澀園中有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又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及衣於天上城東門外立佛髮塔衣塔

又育王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口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養衆僧救諸徒囚賑濟貧乏故譬喻沙門盡心敬禮不可具述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光作八萬四千道

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是也時王欲建舍利塔將四部兵衆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與先無異如是更取七佛塔中舍利至衆摩村中時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璃瓔珞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幡幢繖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勅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爲世尊

立塔時有國名著又尸羅有三十六億家彼國人語鬼神言可三十六篋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中人士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爲塔時已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遍滿此閻浮提意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剋後十五日正食時今此閻浮提一時起諸佛塔如是依數乃至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人民興慶無量共號曰阿育王塔

又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口髮還國道中逢難頭和修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怖畏即以佛髀與之龍還於須彌山下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阿闍世王得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五恒河沙水中起塔葬埋之後阿育得其國土王娶夫人身長八尺髮亦同等衆相具足王令相師觀之師言當爲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

爲第二夫人後遂有娠足滿十月王有緣事宜出外行皇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募覓豬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人言卿是年少甫爾始產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即生金子光照宮中盜持而去殺之即以豬子著其邊便罵言汝云當爲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豬便取輪頭拍囚內後園中令服菜王還聞之不悅久之後王出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宮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驚怖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育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耶舍知王殺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令發信悟問比丘言殺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爲之起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百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萬四千利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還治槃護刹安鈴我當使阿修輪以手遮日四天下亦同時辰

又阿難經云塔成造千二百織成幡及雜花未得懸幡王恐身崩塔成已六日王請僧王圍供養時有優婆塞多羅漢將一萬八千阿羅漢受王請尊者崛多顏貌端正身體柔輭而王體醜陋肌膚羸瘦尊者即說偈言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施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於佛
王告大臣我以沙施佛獲報如是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王後尋佛弟子迦葉阿難等所有佛在世時弟子塔廟躬到塔所具展哀情責心修敬各興種種供養更立大塔各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是塔次至薄拘羅塔應當供養王問彼有何功德崛多尊者答曰彼無病第一乃不爲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王告之曰聽吾所說偈
雖除無明癡 智慧能監察 雖有薄拘羅 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

不須一錢王乃供養菩提樹不絕夫人名曰低舍羅締多作念王極愛念於我念王今捨我珍寶至菩提樹間我方便殺樹令死王不行往可得與我相娛樂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枯葉落王聞是語迷悶躃地夫人見王憂愁不樂當悅王心白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道彼樹既無何用活耶復以乳灌之彼樹更生王聞歡喜詣於樹下目不暫捨以千甃香湯澆灌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後王潔淨身心手執香鑪在於殿上四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如是語時有三十萬比丘悉來集彼大衆中十萬是阿羅漢二十萬是學人及凡夫官人太子群臣共王所作功德無量不可述盡
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能行大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問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捨億千金王聞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乃至用私

藏盡將此閻浮提夫人姝女太子大臣總施與聖僧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總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盡常願以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滿便就後世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鷄

頭摩寺乃至以半阿摩勒果送與僧禮拜僧足問訊大聖眾等我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是半果哀懇納受今我得福上座耶舍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之一切皆得周遍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

王諸臣啓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功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爾時太子及諸人民興種種供養葬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

又法益經云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諸臣聞已再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將贖其地

又善見論云阿育王以金錢九十六億起八

萬四千寶塔復大種種布施
興福緣第三

述曰上來所引經論興置所由其已知乎然未識塔義是何復有幾種所爲之人復通凡不答曰梵漢不同翻譯前後致有多名文有訛正所云塔者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爲滅惡生善處或云斗數波此云護讚如人讚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名爲寧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即是靈廟也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爲報恩若是凡夫

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若立支提有其四種一生處二得道處三轉法輪處四涅槃處諸佛生處及得道處此二定有支提生必生阿輸柯樹下此云無憂樹此是夫人生太子之處即號此樹爲生處支提如來得道在於菩提樹下即呼此樹爲得道支提如來轉法輪及涅槃處此二無定初轉法輪爲五比丘在於鹿野縱廣各二十五尋一尋八尺古人身大故一尋八尺合二十丈今天竺人處處多立轉法輪取一好處而依此量

豎三柱安三輪表佛昔日三轉法輪相即名此處爲轉法輪支提如來入涅槃處安置舍利即名此處爲涅槃支提現今立寺名涅槃寺此則爲定若據舍利處處起塔則不爲定此四立名寧堵波

又毗婆沙論云若人取大石爲塔如來生處轉法輪處若人取小石爲塔其福等前大塔所爲寧堵波若爲如來大梵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爲同故其福無異

又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

支佛三聲聞四輪王

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羅漢五那含六斯陀含七須陀洹八輪王若輪王已下起塔安一露盤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盤乃至多

如來安八露盤八盤已上並是佛塔

又僧祇律云初起僧伽藍時先規度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得侵佛地僧地應在西作南作僧房佛塔高顯處作不得塔院內浣染曬衣唾地得爲佛塔

四面作龕作師子鳥獸種種彩畫內懸幡蓋得爲佛塔四面作種種園林華果是中出花應供養塔若樹檀越自種檀越言是中華供養佛果與僧食佛言應從檀越語若華多者得與華鬘家語言爾許華作鬘與我餘者與爾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佛兼得治塔若直多者得置佛無盡物中若人言佛無貪怒癡但自莊嚴因是華果而愛樂者得罪報重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佛泥洹處得作菩薩像辟支佛像佛脚跡處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養若供養中上者供養佛塔下者供養支提若卒風雨來應收供養具隨近安之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乞食大德等得越毗尼罪若塔僧物賊來急時不得藏舉佛物應莊嚴佛像僧座具應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見相若起慈心賊問比丘莫畏出來年少應看若賊卒至不得藏物者應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語已捨去是名難法

感報緣第四

如小未曾有經云佛告阿難若有一人盡四天下滿中草木皆悉爲人得四道果及辟支佛盡壽四事供養所須具足至滅度後一起塔香華幢幡寶蓋供養復造帝釋大莊嚴殿用八萬四千寶柱八萬四千寶窓八萬四千天井寶窓八萬四千樓櫓館閣四出圍遶衆寶莊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上百千億大莊嚴殿用施四方僧其福雖多然不如有人於佛般涅槃後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如菴摩勒果其利如針上施盤蓋如酸漿葉若佛形像如蓮麥大勝前功德滿足百倍不及一千倍萬倍百千萬倍所不能及不可稱量阿難當知如來無量功德戒定分智慧分解脫分知見解脫分無量功德有大神通變化及六波羅蜜如是等無量功德又無上依經云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我於今日入王舍城乞食見一大重閣莊嚴新成內外宛密若有清信人布施四方僧并見四事若如來滅後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

塔中起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刹如針大露盤如菓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者爲勝佛告阿難如滿四天下四果聖人及辟支佛如甘蔗林竹荻麻田等若有一人盡壽供養四事具足及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衣服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阿難且置又如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莊各八萬四千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刹如針大露盤如菓葉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縱碎娑婆世界末爲微塵以此次第悉是四沙門果及辟支佛若有清信男女畫形供養及以滅後起塔供養亦不如取舍利如芥子大乃至造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千萬億分不及一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如

是阿難一切如來昔在因地知衆生界知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汚濁然不入衆生清淨界中能爲一切衆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應生下劣心以大量故於諸衆生尊重心起大師敬起般若起聞那起大悲依此立法菩薩得入阿鞞跋致位此云不退依如實智證大方便得阿耨菩提

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僧供養一香燈乃至獻一花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造像塔如母指當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

此即淨土常嚴不爲三災所動也

旋遶塔緣第五

如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帀帀音沙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遶佛一帀以此功德從是已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持觀那祇黎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

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

又提謂經云長者提謂白佛言散花燒香然燈禮拜是爲供養旋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五福德一後世得端正好色二得聲音好三生天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何因緣得端正好色由見佛像歡喜故何緣得聲音好由旋塔說經故何緣得生天上由當旋塔時意不犯戒故何緣得生王侯家由頭面禮佛足故何緣得泥洹道由有餘福故佛言旋塔有三法一足舉時當念足舉二足下時

當念足下三不得左右顧視唾寺中地右遶者經律之中制令右遶若左遶行爲神所呵乃至左遶穀麥積爲俗所責其徒衆矣今時行事者順於天時面西北轉右肩袒膊向佛而恭也或旋百帀十帀七帀各有所表且論常行三帀者表供養三尊止三毒淨三業滅三惡道得值三寶故華嚴經偈云始欲旋塔當願衆生施行福祐究暢道意遶塔三帀當願衆生得一向意不絕四喜又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帀者表敬三尊一

佛二法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云遶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蹈蟲三不得左右顧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又大集經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菩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行度諸衆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爲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王非法惱亂爾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

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蘭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家人爲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卧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歡妙五名歡美六名摩妙七名香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歡十名梵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歡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微

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遍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怠恐招現報也
入寺緣第六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以所遇先整衣服總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詳直進不得左右顧盼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行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譬喻

又郁伽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立心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足見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
又自愛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劔脫履拱手直進

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迴時合身總迴行時先下脚跟後下脚指
又智度論云先入來去安詳一心舉足下足觀地而行爲避亂心爲護眾生故是名不退菩薩相

又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遶三匝唱讚三契禮拜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經云夫人入寺者

棄捨刀仗雜物然後入寺捨刀仗者去瞋恚三寶心也捨雜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遶恒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常念體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忽誤傷殺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却
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禮佛塔次禮聲

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
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別禮師餘人總禮而去

又四分律云得禮出家五衆亡人塔及如來塔

又五百問事云弟子得禮師塔以報恩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又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座上作禮今時數有

諸寺及以俗家見有道俗在牀上禮佛此大憍慢譬如欲拜大王豈得在牀拜耶人王尚自不許何況法王得相比耶
毗尼母論云不得著華屐富羅入塔此是靴履總名五百問事云若是潔淨靴履鞋屐等得著禮拜僧祇律云若受人禮拜不得如癡羊不語當相問訊少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不述曰若有士人或難目緣須至寺宿不得卧僧牀席必無私有偕卧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牀卧故寶梁經云共僧同牀半身枯死

墮地獄受其大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先眠不得調戲言笑說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衆心若有便利涕唾爲求法宿不得出外者無犯眠時右脇著牀以脚相疊心係明相念當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經云仰卧者是修羅卧伏卧者是餓鬼卧左脇卧者是貪欲人卧右脇卧者是出家人卧衆僧未起在前早起嚴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彌威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

又三千威儀經云若入師房當具五法一於

外彈指二當脫帽三作禮四正住教坐乃坐五不忘持經入

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脚入師房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故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當不近不遠側相而立令師小語得聞不費尊力也又是行時威儀進止皆不得離師故善見論云弟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蹈師影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

上座形相語笑脂粉塗面畫眉假飾非法調戲共相排蕩持手振人必須攝心整容隨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養懺悔自責生女人中常成隔礙於此妙法修奉無因不得自專由他而辦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見沙彌禮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於大僧爲小在俗爲尊如此等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法苑珠林百卷之內士女篇述

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訖須欲出寺佛塔前設禮三拜還須右遶三匝合掌頌讚然後却行

出寺門外復設一禮若見僧時徒衆若少各禮三拜僧若多時總辭三拜故善見論云禮佛時應遶三匝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叉手於頂却行而出絕不見如來更復作禮迴前而去表恭敬三寶也

凡是入寺之行爲作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爲出離之軌故唯穢俗之鄙質入伽藍之淨刹所有施爲悉乖法式也若也還家微捨自贖表僧有法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內外俱益

修故緣第七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塔寺損故伽藍堂殿朽壞舍屋崩摧簷扇蓬戶靡隔煙塵覓牖茅茨無掩霜露是以門墻凋毀糞穢盈階路絕人蹤僧徒漂寄不修不飾日就衰羸造罪造愆無時暫捨夜闇燈燭本自無聞晝日幡花元來非見堂絕梵唄鐘停海岸遂使惡鬼劫靈善神捨衛伽藍無固直爲僧徒慢惰佛法既衰亦由白衣無敬此而不憂更欲何求

又寶梁契經云有一賢者面上有國王文相師見已嫁女與之後時賢者入僧寺中杖倚伽藍生憐慢故失國王文墮大地獄又薩遮經云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礙遂置餘處者如是惡人攝在惡逆衆生分中上品治之

又十輪經云若破寺殺害比丘其人壽終支節皆疼痛終日不語死墮阿鼻地獄具受諸苦又三千威儀經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履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

下棄四不得取下佛像上故華五當日一過
澡手自持淨巾拂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
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燥四不得逆掃五不
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不得去善土二當自
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四不得令四

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六步使淨此據事務
故限約六

步若事多則
多掃彌善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養衆僧掃
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身無骨肉亦無汗垢
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牙淨潔由如明鏡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識於福田見有佛
塔風雨所壞若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
復教他人令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
白入珊瑚林與諸天女五欲自娛業盡還退
若生人中其身鮮白

又雜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間淨提地不如
掃佛塔一手掌成論
亦同

又撰集百緣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除心
垢二除他垢三去憍慢四調伏心五增長功
德得生善處

又無垢清淨女問經云掃塔得五功德一自
心清淨他人見生清淨心二爲他愛三天心
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終生善道天中

又沙彌威儀經云掃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
二不得逆掃三當令水灑四當令淨五當即
分却

又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地二除
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掃地五除去穢
惡地既淨已隨能持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
養得福無量

故華嚴經偈云

散華莊嚴淨光明 莊嚴妙華以爲帳
散衆雜華遍十方 供養一切諸如來

又小法滅盡經云後劫火起時曾作伽藍所
以不爲火焚乃至金剛界爲土臺也

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
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
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娑竭多黎即從座
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
世號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

法欲末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爲業向
澤採薪遙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爲巍巍即到
塔邊瞻觀形像歡喜作禮唯見狐狼飛鳥走
獸止宿之處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迥絕無人
復無行迹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用愴然而

不曉知如來神德但以歡喜誅伐草木掃除
不淨掃訖歡喜遠之八市作禮而去緣此功
德命終之後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
於諸天中巍巍最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
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天下後復

壽盡常生國王大姓長有家財富量顏容
端正殊妙無比人見歡喜無不愛敬足行之
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衆華娑竭多言
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
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

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
佛捨家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
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
又譬喻經云說祇陀太子昔毗婆尸佛時布

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
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
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
天兵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
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
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

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
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
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
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

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爲是誰天尋
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
上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
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爲
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
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爲妻婦用夫言作諸功
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爲夫婦
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爲說法夫婦並得須
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又分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

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早亡由
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爲天女面首端正天中
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今此間誰任我夫
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以出家年老暗短專
信而已常勤掃除塔廟爲業見其掃塔必應

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住其夫前比丘見
已問其因緣天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爲天女
我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
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爲我夫是以
故來陳其情狀白意已訖還歸天上時夫比

丘見此事已從是已後增加精進修補塔廟
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憶夫復
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
君爲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更精進遂獲
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城中有一
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殊妙見者
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
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入般
涅槃後有王名樂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

塔而供養之其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
處和顏悅色集喚眾人共塗治塔發願而去
緣此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餓鬼畜生天
上人中受樂常爲天人所見敬仰乃至今值
於我爲諸人所見敬仰出家得道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頌曰

遺身八萬塔 寶飾高百丈 儀鳳異靈鳥
金盤代佛掌 積拱承雕栴 高簷掛樹網
寶地若池沙 風鈴如積響 刻削生千變

丹青圖萬像 煙霞時出沒 神仙乍來往
晨露丰層生 飛簷接雲上 遊蛺不敢息
翔鷗詎能仰 福地下金繩 天報豈虛枉
願假舟航末 彼岸誰云廣
攝念部第三此有四緣

述意緣

十念緣

六念緣

發願緣

述意緣第一

惟夫凡情難禁譬等山猿常隨外境類同狂
象三業鼓動緣構滋彰故佛立教令常制御

故經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身戒心慧不動如山又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然心性惑倒我見爲先煩惑難攝亂使常行於一切時高舉難屈自非託處寂靜摧伏三毒身不遊行口默絀言少睡多覺常坐省食思量正法知非有無直身正意繫念在前如斯等教是名攝念也

十念緣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行十法便成神通去衆亂想至致涅槃一謂

念佛二謂念法三謂念衆四謂念戒五謂念施六謂念天七謂念休息八謂念安般九謂念身非常十謂念死當善修行

佛法聖衆心 戒施及天念 休息安般念身死念在後

第一念佛者專精念佛如來形相功德具足身智無涯周旋往來皆具知之修行一法自致涅槃不離念佛便獲功德是名念佛
第二念法者專精念法除諸欲愛無有塵勞渴愛之心永不復興於欲無欲離諸結縛諸

蓋之病猶如衆香之氣無有瑕疵亂想之念便成神通自致涅槃思惟不離便獲功德是名念法

第三念衆者謂專精念如來聖衆成就質直無有邪曲上下和睦如來聖衆四雙八輩當敬承事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念僧便獲功德是名念僧

第四念戒者所謂戒者息諸惡故戒能成道今人歡喜戒瑯瑤身現衆好故猶如吉祥瓶所願便剋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戒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戒

第五念施者謂專精念施所施之上永無悔心無反報想快得善利若人罵毀相加刀杖當起慈心不興瞋恚我所施者施意不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施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施

第六念天者謂專精念天身口意淨不造穢行行戒成身身故光明無所不照成彼天身善業果報成彼天身衆行具足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天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天

第七念休息者謂心意想息志性詳諦亦無卒暴恒專一心意樂閑居常求方便入三昧定常念不貪勝光上達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休息便獲功德是名念休息

第八念安般者謂專精念安般者若息長時觀知我今息長若復息短亦當觀知我今息短若息極冷極熱亦當觀知我今息冷熱出入分別數息長短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安般便獲功德是名念安般

第九念身者謂專精念身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膽肝肺心脾腎大腸小腸白膈膀胱屎尿百葉瘡蕩脾肝溺淚唾涕膿血脂涎髓腦膜何者是身地種水種火種風種是也皆是父母所造從何處來爲誰所造此之六根於此終已當生何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身念便獲功德是名念身

第十念死者謂專精念死此沒生彼往來諸趣命逝不停諸根散壞如腐敗木命根斷絕種族分離無形無響亦無相貌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死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死而說

偈曰

佛法及聖衆 乃至身死念 雖與上名同 其義各別異

六念緣第三

又分別功德論云第一念佛何事佛身金剛
無有諸漏若行時足離地四寸千輪相文跡
現於地足下諸蟲七日安隱若其命終皆得
生天昔有一惡比丘本是外道假服誹謗逐
如來行自殺飛蟲著佛跡處言佛蹈殺然蟲
雖死遇佛跡處尋還得活若入城邑足踏門
闕天地大動百種音樂不鼓自鳴諸瞽盲瘡
百病自除觀佛相好隨行得度功德所濟不
可稱計總會萬行運載爲先所謂念佛其義
如此

第二念法者法是无漏道無爲無欲佛者是
諸法之主法者是結使之主法出諸佛法生
佛道若然者何不先念法後念佛耶答曰法
雖微妙無能知者猶如伏藏無處不有要籍
通人示處方得自濟貧窮之者法亦如是理
雖玄妙非如來不暢是以念佛在先稱法爲

後

第三念僧者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捨世食
染開導天人則是衆生良祐福田故昔有薄
福比丘名梵摩達律名摩句在千二百五十
衆中令衆僧不得食莫知誰咎佛使分爲一

部一部得一部不得復分爲二部半得半不
得如是展轉乃至二人一得食一不得食乃
知無福雖得至鉢自然消化佛惡其厄自手
授食在於鉢中神力所制不能化去佛欲令
現身得福故令二減盡比丘以食飽此此時

得福時波斯匿王聞此薄福佛惡與食我今
亦當爲其設福即遣糝米時有一鳥飛來銜
一粒米去使人呵曰王爲梵摩達設福汝何
以持去耶鳥即持還本處所以然者此比丘
蒙僧福力鳥獸不侵害也用是證知爲良福
田既自度度人至三乘道念衆之法其義如
此

第四念戒者從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至五
百戒皆禁制身口飲諸邪非飲御六情斷諸
欲念中表清淨乃應戒性昔有二比丘共至

佛所路經曠澤頓乏水漿時有小池汪水衆
蟲滿中一比丘深思禁律以無犯爲首若飲
此水殺生甚多寧全戒殞命於是命終即生
天上一比丘自念飲水全命可至佛所焉知
死後當生何趣即飲蟲水所害甚多雖得見

佛去我甚遠啼泣向佛自云同伴命終佛指
上天曰汝識此天不此是汝伴以全戒功即
生天上今來在此卿雖見我去我大遠彼雖
喪命常在我所卿今見我正觀我肉形豈識
真戒乎以是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
能持戒展轉行之即是如來法身常住而不
滅也

夫戒有三種一是俗戒二是道戒三是定戒
五八十具戒等爲俗戒無漏四諦爲道戒三
昧禪思爲定戒以慧御戒使成無漏乃合道
戒聲聞家戒律名若勝華動則解散大士持戒
喻若頭上栴華行止不動小乘檢形動則越
儀大士顧心不拘外法大小軌異故以形心
爲殊內外雖殊俱至涅槃故曰念戒也
又佛般泥洹經云又欲近道當有四喜宜喜

念行一日念佛意喜不離二曰念法意喜不離三日念衆意喜不離四曰念戒意喜不離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見當望正度求解身要可以除斷地獄畜生餓鬼之道雖往來生天上人中不過七生自斷苦際施天同前

又三千威儀經云當念有五事一當念佛功德二當念佛經戒三當念佛智慧四當念佛恩大難報五當念佛精進乃至泥洹復有五事一當念比丘僧二當念師恩三當念父母恩四當念同學恩五當念一切人皆使解脫

離一切苦

又處處經云譬如大海中沙不能計知如人所作善惡殃福前後所不可復計要在命盡作惡逢惡處作善逢善處殃福皆預有處亦預有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等得道便止若不

得道便不斷絕佛語比丘當念自身無常有一比丘即報佛言我念非常如人在世間極可至五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三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歲

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月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日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時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呼吸間佛言是也佛言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迅速在呼吸之間

又毗尼母經云若說法比丘復應常念觀身苦空無常無我不淨莫使有絕何以故當得十二念成聖法故何者十二念一念成就已身二念成就他人三念願得人身四念生種姓家五念於佛法中得生信心六念所生處

不加其功而得語法七念所生處諸根完具八念值佛世尊出現於世九念所生處常得說正法十念願所說法常得久住十一念願法久住得隨順修行十二念常得憐愍諸衆生心故得此十二念具足必得聖法

發願緣第四

夫佛果超絕登之有階法雲峻極屆之有漸是以創發大誠則玄德照於來際初立弘誓則妙願遍於空界一念興志即塵劫之瑞華半刻虔躬乃大千之甘露蓋是大乘之根基

種智之津衛也

又地持論云菩薩發願略說五種一發心願二生願三境界願四平等願五大願彼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是名發心願願未來世爲衆生故隨善趣生是名生願願正觀諸法無量等諸善根思惟境界是名境界願願未來世一切菩薩善攝事是名菩薩平等願大願者即平等願菩薩又說十種大願一者願一切種供養無量諸佛

二者願護持一切諸佛正法

三者願通達諸佛正法

四者願生兜率天乃至般涅槃

五者願行菩薩一切種正行

六者願成熟一切衆生

七者願一切世界悉能現化

八者願一切菩薩一心方便以大乘度

九者願一切正行方便無礙

十者願成無上正覺

是菩薩住於初地方便淨信現在修行於未

達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德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所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沐金軀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塵座用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卷

正覺道成也

欣歡緣第二

如文殊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功德不與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出家者無量功德故住家者有障礙出家者

無障礙住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是無塵垢處住家者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隨愚人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者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歡喜住處住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家者有貪利苦出家者無貪利樂住家者是憤鬧處出家者是寂靜處住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家者為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住家者常為他人出家

者常為自身住家者以苦為樂出家者出離為樂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住家者成就小法出家者成就大法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者為三乘毀咎出家者為三乘稱歎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為人僕使出家者為僕使主住家者是黑暗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是增長憍慢處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詭曲出家者心質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家者是真實法住家者多散亂出家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處出家者非流轉處住家者如毒藥出家者如甘露住家者失內思惟出家者得內思惟住家者無皈依處出家者有皈依處住家者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慈悲住家者有重擔出家者捨重擔住家者有罪過出家者無罪過住家者流轉生死出家者有其制限住家者以財物為寶出家者以功

德為寶住家者隨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死住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住家者為纏縛所縛出家者離於纏縛住家者為國王教誡出家者為佛法教誡住家者伴侶易得出家者伴侶難得住家者傷害為勝出家者攝受為勝住家者增長煩惱出家者出離煩惱住家者如住刺林出家者出刺林文殊師利若我毀咎住家讚歎出家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患出家功德也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近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人內則憂念妻兒外則王役馳驅若富貴高勝則放逸縱情貪苦下賤則飢寒失志公私擾擾晝夜孜孜眾務牽經何暇修道又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之人多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繫常思財色貪求無厭得已守護多諸憂慮流轉六趣遠離佛法當作怨家惡知識想應厭家活生出家心無有在家修集無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無上道

又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天下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為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

又大緣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

又僧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十歲三塗苦

又出家功德經云若為出家苦作留礙抑制

此人即斷佛種種諸惡身猶如大海現得癩病死入黑闇地獄無有出期

又迦葉經云爾時大王太子聞出家功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無一眾生在

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彼諸眾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穀米諸樹自然

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

又佛藏經云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有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末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

又賢愚經云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弘大

出家緣第三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二是阿闍黎請法如律

薩婆多論云若先請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不得十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若不聞死受戒得成闍黎應同

又清信士度人經云若欲剃髮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周圍七尺內四角懸幡安一高座擬出家者坐復施二勝座擬二師坐欲出家者著本俗衣服辭拜父母尊親等訖口說偈言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為 真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香湯洗浴除白衣氣

度人經云雖著出家衣止得著泥洹僧及僧

祇支未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尚前胡跪和尚應生兒想不得生惡賤心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供養和尚為種種說法誠最其心已來向闍黎前坐善見論云以香湯灌頂上說偈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云

皈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眾生 普入無為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黎乃為剃髮度人經云為剃髮時傍人為誦出家頌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弘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剃髮時當頂留五三髮來至和尚前胡跪

和尚問言今為汝除去頂髮許不答言好然後和尚為著袈裟當正著時依善見論復說偈讚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眾生

依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禮佛行道俗人從後遶三市已復自說偈生慶荷意云

遇哉值佛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市已又禮大眾及二師竟然後在下行

坐受六親拜賀出家離俗意心懷歡喜父母諸親皆為作禮悅其道意應中前剃髮最好令及得齋依毗尼母論云剃髮著袈裟已然後和尚為受三歸五戒等自外法用不可具述臨時斟酌生善勝焉

引證錄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歇惡姪欲令故出家我在家人時以端正故早蒙處分早生男兒見遂長大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狀之由兒不肯道為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止不道恐命不全正欲具道無顏之甚即語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欲以不得故是

以病耳母即語言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將上牀地即研裂我子即時生身陷入地獄我即驚怖以手挽兒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

又智度論云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

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為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破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為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破禁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道雖復破戒可得道果

復次如佛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勅阿難與剃頭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怖已身忽為比丘即便走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陀羨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

雙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時彼國法諸為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為舞初舉手時王素善相觀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人白王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彈琴自起為舞用為歡樂有何不適捨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答殷勤不已王以實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說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王聽許以不王愛情

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當聽汝去不相免意遂至六日至已語夫人汝有善心求是出家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旦即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來詣王所光明熾盛遍照王官時王問言汝爲是誰天即答言我是王婦有相夫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坐天答之言我今觀王臭穢亵近但以先誓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

本是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一閻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漢又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嚴身 不如鴻鵠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兄弟二人居勢富貴資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爲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義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

業恒嫌恨之共爲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汝衣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人所嗤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爲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爲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願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苦惱之偽豈知苦辛其弟含惠願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爲貴吾好經道以慧爲

珍今是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常卒至爲罪所纏是故捨世避欲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瞋惠更盛弟貪家業未曾爲法其後壽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賈客買取載鹽販之往還數迴牛遂羸頓不能復前上坂困頓躓卧不起賈人過打揺頭纔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遙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爲所在而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

本令即自識知淩出自貴由行不善慳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信兄語觝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爲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衆賈客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家捐其妻子棄所珍玩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奉敬三寶修身學道世世獲安

又付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闍夜多將諸弟子詣德叉尸羅城到其城已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尊者答曰我初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飢急語我我母入城爲我求食向與母別來經五百歲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我如入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鬼母答我吾入城來經五百歲衆曾能得一人憐唾我既新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諸鬼奪我今值一人遇得少唾欲

得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唯願尊者送我出城我即將出令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反成壞我聞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彼鳥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我於爾時爲長者子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不聽強爲聘妻既得妻已復求出家父母語我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去父母教兒來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我時見已起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爲汝故不復出家由欲見故從是已來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鳥乃是前子愍其惡癡父處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有人障他出家此人罪報常在惡道受極苦痛無得解脫惡道罪畢若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若見有人求出家者應勤方便勸佐令成勿作留難

又出家功德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

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漢那與諸婢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天爲北天王毗沙門子與諸婢女受五欲樂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天爲帝釋子壽天千歲次生炎摩復爲王子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爲王子壽四千歲次生化樂爲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爲天王子與諸婢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盡天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返而無中天一日出家滿二十劫不墮惡道常生天上受福自然最後人中生富貴家財寶具足壯年已過臨老猷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毗流帝黎廣度天人不限量以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爲喻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槃各爲起塔

花香瓊瑤種種供養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爲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家之法真可尊貴不得以少財色貪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頌曰

三山羽化竟無成 五熱殷憂徒自縈

垂入樊籠處塵館 何如寂慮出危城

鏡智圓規光且淨 月行馳輪皎復晴

側徑崎嶇爾迴轍 通莊達老豈同征

頌讚部第五

此有

述意緣

引證緣

歎德緣

述意緣第一

夫褒述之志寄在詩歌之文詠歌之文依乎聲響故詠歌巧則褒述之志申聲響妙則詠歌之文暢言詞待聲相資之理也尋西方之有頌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頌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之音聲歌詠於佛德斯之謂也昔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婆提颺清響徹於淨居覺世至音固無得而稱矣至于末代修習極有明驗是以陳思精想感漁山之梵唱

帛橋誓願通大士之妙音樂練勤行受法韻於幽祇文宣勵誠發夢響於齋室並能寫氣天宮摹聲淨利抑揚詞契吐納節文斯亦神應之顯徵學者之明範也原夫經音爲懿妙出自然製用可修而妍響非習蓋所以炳發

道聲移易俗聽當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趣發祇驚之風韻結霄漢之氣遠聽則汪洋以峻雅近屬則從容以和肅此其大致也經稱深遠雷音其在茲乎若夫稱講聯齋衆集永久夜緩晚遲香銷燭掩

睡蓋覆其六情嬾結纏其四體於是擇妙響以昇座選勝聲以啓軸官商頌發動玉震金反折四飛哀悅七衆同迦陵之聲等神鸞之響能使寐寃更開情情還肅滿堂驚耳列席歡心當爾之時乃知經聲之爲貴矣

引證緣第二

如長阿含經云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爲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

又梵摩喻經云如來說法聲有八種一最好聲二易了聲三柔輒聲四和調聲五尊慧聲六不誤聲七深妙聲八不女聲言不混闕無得其短者

又十誦律云爲諸天聞心喜故開唄聲也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唄唄者言說之辭雖聽言說未知說何等法佛言從修多羅乃至優婆提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復有疑心若欲次第說文衆大文多恐生疲歇若略撰集好辭直示現義不知如何以是

因緣具白世尊佛即聽諸比丘引經中要言妙辭直顯其義爾時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歌音誦經佛聞不聽用此音誦經有五過患同外道歌音說法一不名自持二不稱衆三諸天不悅四語不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五種過也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與兵衆至祇洹邊過聞一比丘唄聲雅好軍衆立聽無有厭足象馬堅耳住不肯行王與軍衆即入寺看見唄比丘形貌短醜陋極盛王不

忍看王即問佛今此比丘宿作何業得斯果報佛告王曰乃往過去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機里毗王收取舍利欲用起塔有四龍王化作人形來到王所問起塔事爲用寶作爲用土耶王即答言欲令塔大無多寶

物今是土作今方五里高二十五里龍白王言我是龍王故來相問若用寶作我當佐助王聞歡喜龍復語王言四城門外有四泉水東門泉水取用作鑿變成琉璃南門泉水取用作鑿變成黃金西門泉水取用作鑿變成

白銀北門泉水取用作鑿變成白玉王聞是語倍增歡喜即立四監各典一廂其三監者作工欲成一監懈怠工獨不就王行看見以理詞責其人懷怨而白王言此塔太富何時成王勅作人晝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衆寶莊嚴極有異觀其監見已歡喜踴躍懺悔前過持一金鈴著塔根頭發其願言令我所生音聲極好一切衆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號釋迦牟尼使我得見度脫生死緣於往昔嫌塔大故生恒醜陋由持金鈴懸塔根

頭乃願見佛從是已來五百世中極好音聲
今復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
一切衆生見他作福不應毀咎後得惡報悔
無所及也

歎德緣第三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我念往昔有一
如來出現於世號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羅
訶三藐三佛陀時彼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
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翹於一脚七日夜
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言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阿難我以此偈歎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
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十四劫當得作佛
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受記已不捨精進
增長功德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
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無有
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
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又涅槃經云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以偈讚

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真我 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又發菩提心論論主說偈讚佛云

敬禮無邊佛 去來現在佛 等空不動智
救世大悲尊

吾師天中天兩行偈出華嚴經云何得長壽兩行
偈出涅槃經如來妙色身兩行偈出勝鬘經處世界如

虛空兩行偈出起世經

大慈哀愍群生

為蔭蓋盲冥者

開無目使視瞻

化未聞以道明

處世界如虛空

猶蓮華不著水

心清淨超於彼

稽首禮無上尊

述曰漢地流行好為刪略所以處處作偈多
為半偈故毗尼母論云不得作半偈得突吉
羅罪然此梵唄詞音未審依如西方出何典
詰答但聖開作明依經讚偈取用無妨然關
內關外吳蜀唄詞各隨所好唄讚多種但漢

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至於吳朝有康僧會
法師本居康國人博學辯才譯出經典又善
梵音傳泥洹唄聲製哀雅擅美於世音聲之
學咸取則焉又昔晉時有道安法師集製三
科上經上講布薩等先賢立制不墜於地天
下法則人皆習行又至魏時陳思王曹植字
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含珪璋七歲屬文
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
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輒留
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制轉讀七聲
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
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
獨聽良久而侍御皆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
應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傳為後
式梵聲顯世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有六契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
民各自莊嚴作唱妓樂出城遊戲至城門中
遇值佛僧入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
作妓樂供養佛僧發願而去佛即微笑語阿
難言此諸人等由作妓樂供養佛僧緣此功

又菩薩處胎經云緊那羅住須彌山北過小鐵圍有大黑山亦在十寶山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

五五

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爾時大樹緊那羅王以已所彈瑠璃之琴閻浮檀金花葉莊嚴善淨業報之所造作在如來前善自調琴及餘八萬四千妓樂是大樹王當彈此琴鼓

衆樂時其音皆聞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琴
音聲及妙歌聲隱蔽欲界諸天音樂所有諸
山藥草叢林悉皆遍動如人極醉前却顛倒
須彌巔峨涌沒不定一切凡聖唯除菩薩不
退轉者其餘一切聞是琴聲及諸樂音各不

自安從座起舞一切聲聞放捨威儀誕貌迄
樂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爾時天冠菩薩語
是聲聞大迦葉等汝諸大德已離煩惱得八
解脫云何今者各捨威儀如彼小兒舉身動
舞於時大德諸聲聞等答言善男子我於是
中不得自在如旋嵐大風吹諸樹木彼無有
力能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樂爾時天冠
菩薩語大迦葉汝今觀是不退菩薩威德勢
力誰見如是而當不發無上正真菩提道心
琴聲威力皆說法音八千菩薩得無生忍頌

諸經要集卷第四上

晉釋

[illegible]

諸經要集卷第四下

路六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香燈部第六

此有
四錄

述意緣

華香緣

然燈緣

懸幡緣

述意緣第一

夫因事悟理必藉相以導真瞻仰聖容賴華香以供奉是以寶華飄颻含綺綵而像紅蓮名香鬱馥若輕雲而似碧霧但日舒則夜卷月生則陰滅燈之破暗猶慧之銷障是以虔

躬燈王剋成彌陀之尊致力續明遂受定光

之號第照輕緣近獲身色之輝燭施微因遠受天眼之報況乃震此大智開彼勝光者哉是以育王臨終之日總造八萬四千之燈普照八萬四千之塔兼復神幡飄舉冀騰翬於

大千珠紫相映吐輝煥於百億慧風時動清

昇之業有微微吹時來輪王之報無盡也

華香緣第二

如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於如來滅度之後行於曠路見如來塔廟於一

華一燈若一團泥用塗像前以用供養乃至能持一錢施於佛像為補治故若以一掬水用灑佛塔除去不淨以華香供養舉足一步詣於塔寺一稱南無佛故使此人墮三惡道百千萬劫終無是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香塗佛塔命終生香樂天與諸天女常相娛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生大富家

又採華授決經云時有羅閱國王使十餘人常採好華以給王家後宮貴人一日出城採

華遇佛發心稽首為禮心自念言寧棄身命以華上佛并散聖衆縱使見害不墮苦痛便以華散佛及聖衆却自皈命一心重禮佛知其念甚慈愍之具為說法諸採華人皆發道意佛即授決後當得佛號曰妙華時採華夫

還歸家中與二親別我今命盡為王見殺父

母愕然問何罪咎具答所由無華貢王必見危命故辭別耳二親聞之益以愁感發篋視之滿中好華香徹四面父母告曰可以進王時王大瞋不見華來將人反縛罪當棄市官

人見其面色不變王怪問之汝等罪過命在當殺何故不懼即白王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每以罪法不惜身命朝來採華值佛供上以知違命罪當合死寧以有德而死不以無德而生還視華篋續滿如故皆是如來恩仁

所覆王甚怪之心不信然故詣佛所問佛是意佛言實然此人至心欲度十方不惜身命故取衆花以散佛上意無想報以得受決將來成佛號曰妙華王大歡喜辭縛悔過自責愚意不及菩薩唯原其罪佛言善哉能自改

者與無過同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將詣乞食至一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逢見世尊心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華

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變

成華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過度衆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遠

佛三市還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世尊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十三阿僧祇成辟支佛號曰華盛廣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作唱歌妓樂而自娛樂爲波羅柰國作華會時彼會

中遺於一人詣林採波羅柰華作鬘時採華人遙來會所路見世尊相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採華散佛而去還復上樹採華枝折墮死命終生忉利天端正殊妙以波羅柰華而作宮殿帝釋問曰汝於何處造修福業而來生此以本因緣具報帝釋爾時帝釋以偈讚曰
身如人金色 照耀極鮮明 容顏貌端正 諸天中最勝
爾時天子即說偈答帝釋曰

我蒙佛恩德 散以波羅華 由是善因緣 今得是果報

爾時天子即共帝釋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心開意解破二十億邪見業障得須陀洹果心懷欣慶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最上無有比 父母及師長 功德無有及 乾竭四大海 超越白骨山 閉塞三惡道 能開三善門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天女說偈曰
我昔以華鬘 奉迦葉佛塔 今生於天上

獲是勝功德 生在於天中 報得金色身 又薩婆多論云若四方僧地不得作塔爲佛法自爲種植若僧和合者得不和合者不得作之若僧地有種種華應淨人取次第與僧隨意供養不得私取自供養三寶若華多僧取不盡若僧和合聽隨意取之若僧坊內不得起塔作像以近人臭穢不清淨故若重閣舍若經像在下重不得在上住若塔地華不得供養僧法正應供養佛此華亦得賣取錢以供養塔用若屬塔水以供養塔用設有有

殘若致功力是塔人者應賣此水以錢屬塔不得餘用用則計錢犯罪若塔內無人設水功力一由僧人殘水多少善好籌量用之又文殊問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諸供養餘華用治衆病其法云何佛告文殊

華各別呪一百八遍
誦佛華呪曰

南無佛闍寫治莎呵

般若波羅蜜華呪曰

那末柯盧履_音 般若波羅蜜多商莎呵

佛尺華呪曰

那莫波陀制點耽鹽莎呵

菩提樹華呪曰

南無菩提過力龕嵐莎呵

轉法輪處華呪曰

南無達摩斫柯羅夜莎呵

塔華呪曰

那莫輪跋耶莎呵

菩薩華呪曰

南無菩提薩埵野莎呵

衆僧華呪曰

那莫僧伽野莎呵

佛像華呪曰

那莫波羅底邪莎訶

佛告文殊師利用此華者若四衆能信修行

應當早起清淨澡浴漱口念佛功德恭敬此華不以足蹈及跨華上如法執取安置淨器若人患寒熱額痛皆以冷水磨華以用塗身若吐痢出血或腹內煩疼以漿飲磨華當服此華飲若口有瘡以暖水磨華含此華汁若

天雨不止於空閑處以火燒華令雨即止若天亢旱在空閑處以華置水中復呪冷水更灑華上天即降雨若牛馬等本性不調以華飴之即便調伏若諸果樹華實不茂以冷水牛糞磨取華汁以灌其根不得踐蹋華實即

多若田中多水苗稼損滅擣華爲末以散田中即得滋長若園中疾病以冷水磨華塗蠹鼓等吹擊出聲聞者即愈若敵國怨賊欲來侵損以水磨華在於彼處用灑散之即得退散若於高山有磐石處衆多比丘於石上磨

華既竟相與禮拜久後石上自生珍寶略述要

餘廣

佛告文殊一一誦滿一百八遍此呪章句汝

於處處當說如佛華法餘華亦爾

又華嚴經云昔人中有香名大衆藏因龍闍

生若燒一丸興大光明細雲覆上味如甘露

七日七夜降香水雨若著身者身則金色若

著衣服宮殿樓閣亦悉金色若有衆生得聞

此七日七夜歡喜悅樂滅一切病無有橫枉

遠離恐怖危害之心專向大慈普念衆生我

知彼已而爲說法令無量衆生得不退轉又

牛頭栴檀香從離垢山生若以塗身火不能

燒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毗毗羅衛城中有

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

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身諸毛孔出栴檀

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

因爲立字名栴檀香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

阿羅漢果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栴檀香宿

植何福生於豪族身口出香又值世尊出家

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

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樂頭末帝收其舍利

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入

佛塔中見地破落和泥塗治以栴檀香塗散

其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已來九十一

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福快樂

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

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

緣故命終生天於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

文佛般涅槃後百歲阿輸迦王時爲大法師

得阿羅漢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

王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

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

香含於口耶香氣乃爾作是念已語比丘言

開口歎口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

口歎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張

口及以歎口香氣逾盛唯有此香口比丘餘

無有香王語比丘願爲我說比丘微笑即說

偈言

天地自在者 今當為汝說 此非沉水香
復非華葉莖 栴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又日雲經云香煙不盡放地得越棄罪盡五
百歲墮糞屎地獄何以故由放恣心故

又文殊問經云莊嚴供養具以口吹去灰者
墮優鉢羅地獄傍報作風神王

又要用最經云鼻嗅香者由滅香氣無其福

德正報隨波頭摩地獄未來世鼻根無香味

又日供養經云供養時香不合閉者墮黑糞

屎地獄盡其半劫受罪得無信慧報何以故

由起下氣坐香故右三經雖無目錄並感賢聖授之故別標記之云爾

又三千威儀云燒香著佛前有三事一易中

故香二當自出香三當布與人具香鑪有三

事一當先到去故灰拾取中香聚一面二當

拭令淨乃著火還取故香著中三火著時熾

然不得吹令炭滅

然燈緣第三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言我昔無數劫來放捨
身命於閻浮提作大國王使持刀授與左右
勅令剗身作千燈處出其身肉深如大錢以
酥油灌中而作千燈安炷已訖語婆羅門言
先說經法然後燒燈而婆羅門為王說偈言

常者皆盡高者亦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
王聞偈已歡喜踊躍今為法故以身為燈不

求世榮亦不求二乘之證持是功德願求無

上正真之道發是願已即時大千世界六種

震動身然千燈一切諸天帝釋梵王輪王等

皆來慰問身然千燈得無痛耶頗有悔耶王

答天帝不以為痛亦無悔恨若無悔恨何以

為證王便誓言而我千燈周求無上之道審

當成佛者諸瘡即愈作是語已身即平復無

有瘡癰帝釋諸天王臣眷屬無量庶民異口

同音悉讚歎喜皆行十善如阿闍世王受決

經云時阿闍世王請佛食已佛還祇洹王與

者婆議曰佛飯已竟更復何宜者婆言唯多

然燈於是王即勅百斛麻油膏從宮門然至

祇洹精舍時有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

更感激行乞得兩錢以至油家買油膏主曰
母人大貧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
用此膏為母曰我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過我
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雖實
貧窮欲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主喜其至

意與兩錢膏應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合
母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

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

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

明特朗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

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目連承

教以吹滅燈諸燈皆滅唯母一燈三滅不盡

便舉袈裟以扇之燈光益明乃以威神引隨

嵐風以吹燈燈更熾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

世界悉見其光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

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滅此母自宿命供養

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受決務以經法未暇

修檀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

作佛號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

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

忉利天母聞歡喜作禮而去王問者婆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者婆曰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華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為佛佛號淨其闍王太子名旃陀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眾寶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所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我當承續為佛佛言必如汝願佛號耨耨

又賢愚經云阿難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中作何善報致斯無極燈供果報佛告阿難過去二阿僧祇九十一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波塞奇大夫人一生太子身紫金色相好具足後漸長大出家成佛教化人民度者甚多爾時父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有一比丘字阿黎蜜羅^{此言}聖及於三月中作燈檀越日日入城求索酥油燈炷之具時王女名曰牟尼登於高樓見此比丘日行入城經營所須心生敬慙遣人往問何所營理比丘報言我今

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越求乞酥油燈炷之具使還報知王女歡喜自今已往莫復行乞我當給汝燈炷之具比丘可之於是已後常送酥油燈炷之具聖及比丘誠心敬著佛授其記汝於來世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名曰定光^{餘經名}然燈佛王女牟尼聞聖及比丘授記作佛心自念言佛燈之物悉是我有比丘已記我獨不得作是念已往詣佛所自陳所懷佛復授記吉牟尼曰汝於來世二阿僧祇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名釋迦牟尼十號具足王女聞

佛功德照道一階福德尚爾何況全照一階道也或二三四階道或塔身一級二級乃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乃至佛形像舍利弗彼所然燈或時速滅或風吹滅或油盡滅或炷盡滅或俱盡滅如是少時於佛塔廟奉施燈明為信佛法僧故如是少燈奉施福田所得果報福德之聚唯佛能知少燈尚多不可算數況我滅後於佛塔寺若自作若教他作或然一燈二燈乃至多燈香華瓔珞寶幢幡蓋及餘種種勝妙供養復次若人於佛塔廟施燈明已臨命終時得三種明何等為三一者彼人臨命終時先所作福悉皆現前憶念善法而不忘失因此念已心生踊悅二者因此便能起念佛能行布施得欣喜心無有死苦三者因此便得念法之心又舍利弗彼人臨命終時更復得見四種光明何等為四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涌出二者見淨月輪圓滿涌出三者見諸天眾一處而坐四者見於如來應正遍知坐菩提樹垂得菩提自見已身尊重如來合十指掌恭敬而住又舍

利弗於佛塔廟施燈明已於臨終時得見如是四種光明死已便生三十三天生彼天已於五種事而得清淨一者得清淨力二者於諸天中得殊勝威德三者常得清淨念慧四者常得聞於攝意之聲五者而得眷屬常護

十一

彼意心得欣喜於彼天宮捨壽命已不墮惡道生於人中最上種姓信佛法家其時世間若無佛者亦不在輕賤吉凶邪見家生由施燈已復得四種可樂之法何等為四一者色力二者資財三者大喜四者智慧若人住於

大乘於佛塔廟施燈明已得於八種可樂勝法何等為八一者獲勝肉眼二者得於勝念無能測量三者得於勝遠分天眼四者為於滿足修集道故得不缺戒五者得智滿足證於涅槃六者先所作善得無難處七者所作善業得值諸佛能為一切眾生之眼八者以彼善根得轉輪王所得輪寶不為他障其身端正或為帝釋得大威力具足千眼或為梵王善弘梵事得大禪定舍利弗以是迴向菩提善根得是八種所樂勝法又舍利弗若人

於如來前見他施燈信心清淨合十指掌起隨喜心以此善根得於八種增上之法何等為八一者得增上色二者得增上眷屬三者得增上戒四者於人天中得增上生五者得增上信六者得增上辯七者得增上聖道八

者得阿耨菩提又舍利弗有五種法最為難得一者得人身難二者於佛正法得信樂難三者樂於佛法得出家難四者具清淨戒難五者得漏盡難一切眾生於是五法言為難得汝等已得此經一卷

此經一卷
要之言

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覩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爾時身作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時佛塔中佛前然燈其燈欲滅賊則以箭正燈使明見佛威光歡然毛豎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從

是已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於眾人中天眼徹視最為第一何況有入生心割捨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

又智度論云若人盜佛塔中珠及盜燈明死墮地獄若出為人世世生盲又灌頂經云救脫菩薩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尪羸著床痛惱無救護者我今當勸請諸眾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至四十九遍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

懸五色續命神幡阿難問言續命幡燈法則云何救脫菩薩言神幡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爾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幡燈放諸雜類眾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為諸橫惡鬼所持又超日明三昧經云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

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人皆值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光於君父師等

又僧祇律云佛言從今日聽然燈時當置火

一邊漸次然之當先然照舍利及佛形像先禮拜已當依次然餘處滅時不得卒滅當言諸大德欲滅燈不聽用口吹滅義云為有食氣損蟲所以聽以手扇滅及本扇滅當歌折不聽口吹也聽以手扇滅及本扇滅當歌折頭焦去入時不得卒入當唱言諸大德燈欲

入始得入之若不如是越威儀法也

又三十威儀云然燈有五事一當持淨巾拭中外令淨二當作淨炷三當自作麻油四著膏不得令滿亦不得令少五當護令堅莫懸妨人行道

又五百問事云續佛光明晝不得滅佛無明聞以本無言念齊限故滅有罪

又大唐三藏波頗師云佛前燈無處取燈以物傍取不損光者得

懸幡緣第四

如迦葉語阿難經云昔阿育王自於境內造千二百塔王後病困有一沙門省王病王言前為千二百塔各織作金縷幡欲手自懸幡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病恐不遂願道人語王乞王好又手一心道人即現神足應時千

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縷金華懸諸刹上塔寺低仰即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即發大意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幡

又晉廣經云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過

命於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攝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攝隨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眾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德拔彼眾生悉得休息問曰何故經中為亡人造作黃幡掛於塚塔上者答曰雖未見經釋然可以義求此五大色中黃色居中用表忠誠盡心修福為引中陰不之惡趣莫生邊國也又黃

金鬼神冥道將為金用故俗中解祠之時剪白紙錢鬼得銀錢用剪黃紙錢鬼得金錢用問曰何以得知答曰冥報記冥祥記具述可知

又譬喻經云有人害粟數百石時有穀賊盜

主人粟盡開窖不見一粒主人恐見一蟲身軀極大捉得拷問汝何以盜我粟盡汝是何神蟲報主人言汝將我至四衢路首有識知我者主人取語將至交首道逢有官騎黃馬著黃衣車乘衣服皆同黃色黃官問蟲云穀

賊汝何在此主人方知蟲是穀賊主人又問向乘馬黃衣是誰穀賊言是黃金之精以報主人食粟之直主人因此得金用不可盡良由人鬼趣別感見不同故聖制黃幡為其亡人掛之塚塔令鬼神尋見得寶救濟冥之也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眾超絕其兒初生於虛空中有一大猪遍覆城上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

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已而便
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植何福生便端正與眾
超絕於虛空中有大幡蓋遍覆城上又值世
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
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樂頭末帝收
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
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幡懸著塔
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已來九十一劫
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幡覆蔭其上受
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
阿難從鬱單羅延國遊行村落時天盛熱無
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涉熱即起淨心編草
作蓋用覆佛上遊隨佛行去羊大遠放蓋擲
地還趣羊邊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
以恭敬心而以草蓋用覆佛上以此功德十
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
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三
劫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阿耨菩提頌曰
久厭無明樹 方欣奈苑鮮 始入香山路

終達不壞身 定華發智果 神燈照梵天
霓旌同錦色 芬馥合鑪煙 宛轉騰空處
倒下似紅蓮 夙夜風吹轉 重疊輪王因
攀仰無厭足 結侶感留瞻 何知色中彩
招福壽延年

諸經要集卷第四下

諸經要集卷第五

路七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受請部第七此有八緣

述意緣 供養緣 簡偽緣

聖僧緣 施食緣 食時緣

食法緣 食訖緣

述意緣第一

夫三寶平等曠若虛空無怨無親事絕貴賤
無適無莫乃應檀心故冥懷遣相與空際而
爲極任時隨緣共法界而等量因既不窮果

亦無盡且俗儉財貧限約而施物既有限心
亦局執或計人以還德或約行以簡濁或取
相以分別或觀容以驅陋如是約人約財局
心難記有涯之福不信無邊之報頗露故昔
有毗舍佉母別請五百羅漢如來譏訶不如
僧次請一凡僧得福無量故知心無限極則
福遍十方財無多少則心該法界也

供養緣第二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身
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

養五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汚供養十至處道供養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為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若菩薩世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希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多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唱無量大果常攝梵福於無量大劫不墮惡趣無上菩提眾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功德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惰今他作是名菩薩自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晉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眾生令

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為是名他作供養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若菩薩又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汚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諂曲求財亦不得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化身作百千手彼一手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真實功德饒益眾生如是等名為如意自在力供養不待如來出現於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刹未曾障礙故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他求而為供養然於他眾生乃至十方無

量世界上下心中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遍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興大供養攝大菩提乃至於一聲牛頃於一切眾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百倍千倍乃至算數譬喻不得為比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爾當知於此三寶作十種供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恩德無上心於一切眾生無上心如優曇鉢華難遇心於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足依義心以此六心少想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也又瑜伽論云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有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別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七財敬供養八蠲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大月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言更

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與之四為娉上族五教以世事南方者即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具湯藥尊重讚歎恭敬禮拜早起晚卧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連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令不盡三勝已不生嫉妬四將付嚴師善友五臨終捨財與之

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服飲食具湯藥瑤瑤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盡心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惰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常為瞻視賓客六淨其房舍卧具七愛敬儀則柔輾八僕使輒言教招九善能守護財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護淨舍十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事十四能瞻疾苦北方者即是知識若有人能供施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

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修善法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為解救四放逸之時能令除捨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主雖貧窮終不捨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思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惡事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上方沙門婆羅門衣

服飲食房舍卧具病瘦醫藥時能救飢饉世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得受持優婆塞戒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法以法為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問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養答曰佛從無量劫中修諸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敬功

德故而作供養如佛在世時阿那律長老未得天眼而盲無所見而以手縫衣時針在腕便言誰愛福德為我針針是時佛到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為汝針來是比丘識佛聲疾起著衣禮拜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愛福德佛言我雖功德已滿我深知功德恩報力故令我於一切眾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為欲教化弟子故語之言我為作功德汝云何不作為伎家百歲老公而舞有人訶之言老公年已百歲何用是舞

老公答曰我不須舞但欲教子孫故耳佛亦如是功德滿為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母大愛道亡四天王舉床送佛在前擎香鑪燒香供養為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等供養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論則智喜 智人能知智

如地知地足

又頻毗娑羅王作佛供養經云爾時摩竭國頻毗娑羅王正往詣佛所白世尊言我

典此國界所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眾衣被飲食牀敷卧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民使得蒙度得離三塗永處安隱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須生疑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人又智度論云諸菩薩無量無盡功德成就以一食供養十方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歡喜丸供養八萬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復次菩薩於此一鉢食供養十方諸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待人一口食而千萬倍出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為供養佛法僧及父母兄弟得蓄財物為起寺舍造像為布施若有此因緣得受金銀財物無有罪過
簡偽緣第三

如賢愚經云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為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

各有八輩不如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欲垂盡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已上名字眾僧應當敬如舍利弗目犍連等爾時彌勒菩薩問眾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

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十萬錢時憍陳如尋即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弘多舍利弗言設今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利彌多目

犍連言正使有人得一天下乃至滿四天下珍寶其利猶不如請一清淨沙門詣舍供養得利殊勝

又像法決疑經云若檀越設食並請眾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尼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

又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想其福眾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道果人及大心

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至道無上涅槃

又十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佛言無智不善若於僧中依次請一人者得大功德果報利益勝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

又諸僧福田經及仁王經種種訶責不許別請若別請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

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眾僧客僧有利養分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

獨受而不差客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姓犯輕垢罪

又智度論云如有富貴長者作樂供養眾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日須請及至沙彌執事不聽沙彌受請諸沙彌言以何

意故不聽沙彌答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便說偈言

鬚髮白如雪 齒落皮肉皺 僂步形體羸 樂請如是事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欽然

從座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 見形不取德 捨是少年相

拾取老瘦黑

上尊者年之相者如佛說偈云

所謂長老相 不必以年者 形瘦鬚髮白

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

已離一切法 是名為長老

是諸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檀越量

僧好惡即說偈言

讚歎訶罵中 我等心雖一 是人毀佛法

不應不教誨 當瘳到其舍 以法教語之

我等不度者 是則為棄物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鬚髮白如雪 秀眉垂覆眼 皮皺如波浪

其脊曲如弓 兩手負杖行 次第而受請

舉身皆震掉 行止不自安 譬如白楊樹

隨風而動搖 檀越見此輩 歡喜延入座

坐已須臾頃 還復年少形 檀越驚怖言

如是耆老相 還變成少年 如服還年藥

是事何由然

諸沙彌言汝莫生疑平量是事甚可傷慙故

現是化汝當深識之聖眾不可量如說偈曰

譬如以蚊臂 猶可測海底 一切天與人

無能量僧者 僧以功德貴 猶尚不分別

而汝以年歲 稱量諸大德 大小生於智

不在於老少 有智勤精進 雖少而是老

懈怠無智慧 雖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

是則為大失

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為智者之所笑汝

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子雖小當

為國王是不可輕蛇子雖小毒能殺人亦不

可輕小火雖微能燒山野亦不可輕沙彌雖

小得聖神通最不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見是

神通身驚毛豎合手向諸沙彌言諸聖人等

我今懺悔我是凡夫心常懷罪今欲請問於

佛僧寶中信心清淨何者福勝答言我等初

不見佛僧寶中有增減何以故如佛一時入

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姓婆羅埵迦佛數

數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

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言

時雨數數墮 五穀數數成 數數修福業

數數受果報 數數受生法 故受數數死

聖法數數成 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聞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慚愧取鉢

入舍盛滿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

為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

當與誰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

持安置小草地若無蟲水中即如佛教持食

著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

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

神力如是禮佛懺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

得阿羅漢道後摩訶憍曇彌以金色上下寶

衣奉佛佛勸施僧能消能受故知佛寶僧寶

福無多少故說偈言

若人愛敬佛 亦當愛敬僧 不當有分別

同皆為寶故

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

人當念有意 無食自知少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

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不行到佛所白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到舍門外開作大火坑令火無餘煙以沙覆上即入舍數不織坐床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併前行時佛前行比丘後入尸利仇多舍火坑佛變作蓮華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佛與僧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織床變令成織佛告尸利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又手白佛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病佛告阿難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佛呢願姪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消除食即清淨眾僧飽滿竟居士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已集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尚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

食也

又摩德勒伽論云眾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此云等

聖僧緣第四

自大覺泥洹法歸眾聖開士應真導揚末教

並飛化衆刹隨緣攝誘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頤宋泰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

正喜寺釋法鏡等始圖畫聖僧列坐標擬迄至唐初並降靈瑞或足趾顯露丰現於柱間或植杖遺迹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

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祈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愈雖和鵲薦術而茵枕猶滯乃結心發誓皈命聖僧勅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眾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映蔽熏鑪無復芳勢又足影屐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牖外觀蹤聞香皆肅然魄聳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過朝飯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顯等道俗數人設齋

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如青有樹提伽長者造栴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杖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内外道知欲現神通皆掉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爾不答言實爾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上伸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逐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訶云比丘爲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損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賓頭盧如佛教勅往西瞿耶尼教化四眾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淫繫勅令爲末世四部眾作福田其亦自誓二天下有請悉赴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錢乘空爲王說偈云汝身同人身汝力過人力應令我知之爲汝作神力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
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願羅隨誓阿
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願羅隨者姓也其人爲
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過之不聽涅槃勅令
末法爲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於靜處燒香
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
盧願羅隨誓受佛教勅爲末法人作福田願
受我請於此處食爲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

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數上宿若普請衆僧澡
浴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
前具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
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
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一切諸僧至心求
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近世有
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勅爲
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
頭盧毗藍下遍敷好華欲以驗之大衆食訖
發觀饒華皆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

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布華亦
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產復作大會猶亦
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
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愆咎
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

門中見遜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
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
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汝自爲之何所懊
惱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爾已來
諸人設福皆不敢復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

坐處華即不萎黃若新立房舍牀榻欲請賓
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褥
褥上奮綿敷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
還閉房戶慎勿輕慢窺看皆各至心信其必
來精誠感激無不至也來則褥上現有臥處
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座
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
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
述曰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
人全不憂佛及聖僧座如前經所說施主先

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身
燒上名香懸繒幡蓋散衆新華手執香鑪盡
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方法界一切
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住
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

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然
須臨時斟酌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掃
灑如法其次好處安置聖僧坐敷設軟物新
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訖後
看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

身來若全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綵畫
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華置上雖是羅漢
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
受雜絲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
非拘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
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尺
六已下如法僧座即得亦不得作聖僧形聖僧
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却塑像而坐
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
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

即通化報最為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買鉢盂匙箸銅碗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背上書題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常獻佛及僧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食單食訖澡豆

淨洗置胡牀上以油氈覆之十六日別如是表供

養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為聖僧造房室隨四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夏內堂內日別敷好淨席觀身單敷銅盆銅瓶澡豆淨中

若午前并獻飯食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氈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別作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僧錢彩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

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如似已物他人不問已身餘人報將作別用豈可得不得

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誠言不虛省已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略亦同之

施食緣第五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眾生何等為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為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人之中所食諸入口之物可

食噉者是謂段食云何更樂食謂衣裳繖蓋雜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食謂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念食云何識食謂意之所知

梵天為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為食是謂識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

又增一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存眼以眼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細滑為食意以法為食

涅槃以無放逸為食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飲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喜食是出世間之食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

求辦出世之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信心悲心以種種食施人命終生質多羅天受種種樂命終得受人身大富饒財常行正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諸病人施其湯藥令離病苦命終生欲境天受五欲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多財若見病人臨終渴命以石蜜漿若冷水施此人命終生清涼天受天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飢渴

又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為授不殺戒已以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終終佛告鬼言我勅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真聲聞也然出眾食時須有分割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鳥狗等並應量

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比見道俗施主餘約不與妻兒先供養來僧時為福田僧等不費而食然有來僧先自飽食已將他殘食施乞兒鳥犬等損他施主又自得罪若減已分內將施與人任意多少不論限約也又依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乏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為施主彼為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興福救之莫墮慳貪持至空靜處減一段著淨石上施諸禽獸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八萬戶蟲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施此諸蟲後得道時當以法施汝是為不捨衆生

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饒事業畢竟殘有儲儲取食不盡皆當送與守寺中持法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為種於石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今以布施者餘福重以施僧是為施一得萬倍報

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飢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為樂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衆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為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顏色顛顛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天殤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為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顛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暉暉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為施色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為施力何謂

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眾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天殤是為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辯口說流利無所踴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為五福食之報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為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菰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食乞施發心供養名下

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爾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果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便聘妻拘羅年幼

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鐵上鐵雖熾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鐵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煮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

買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便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高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開魚腹抱兒而出年漸長大求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有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鐵鑠不燒釜煮不爛水溺不死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事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一蒲萄樹上有數穗念施道人時國王先前

請食一月是貧家力勢不如王正懸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塞已一月中施優婆塞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為一月施也

食時緣第六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食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即明相未出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為法即是食時依律云過此午時影一發

一瞬草葉等即是非時也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為慧法菩薩說云食有四種平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曰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

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又十誦律云有闍浮比丘至西瞿耶尼用闍浮提時瞿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此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三方亦爾故

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鬱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爾若在闍浮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東方是日没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知

又薩婆多論云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為時從中已後至後夜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是俗人醺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姪亂未發

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煙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事順應法故名為時從中已後宜依修道非乞食時故名

食法緣第七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為檀越燒香三唱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

又增一經云若有供者手執香鑪而唱時至
佛言香為佛使故須燒香遍請十方既知燒香本提
諸佛為凡夫隔目觀不知佛今燒香遍請十方一切凡聖表呈福事騰空普赴正行香作
明時一切通俗依華嚴經各說一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臺遍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為女人行香
恐觸手染著故開坐受若恐穢慢令惡放下
受香起前即是

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

得修道便合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
今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世
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為行道不為益身如養馬養
豬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
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當願眾生志在佛道為法供養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

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
服若上佛者以花香贖凡所食取要先施於
沙門梵志然後自食正下食時復須作念初
下一匙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
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所修善根迴施眾生

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總作
一念亦得故摩德勤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
作念若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
若鉅報者總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卷菩薩
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皆為誦偈念如此食

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理事會通利生物善
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
上者不過法業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飽
食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心壅塞坐念不
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氣慮無固故增

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稱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覺寤 應時籌量食

又五分律云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熟鹹酢
得貯掌中舌舐嘗之無好法經不許口嘗者為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

他受者為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
食故薩婆多論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為斷
竊盜因緣故自取而食二為作證明故像有
不千三為止誹謗故三為作證明故像有
比丘三為止誹謗故三為作證明故像有
知足故非若當不受五為生他信敬心見受而

註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樹
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言上樹取果
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又語比丘
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
搖樹落果外道聞已自上樹取果擲地與之
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不
受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既見
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何況出世之法
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
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漏盡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取
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受
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
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

還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

晉故僧祇律云若檀越須食多與上座者上
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止上座得耳
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
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遍唱等供已然後得
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

去應待行水隨順呪願已然後乃出

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
少婬二者少卧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
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
食

述曰若於食長食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
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厭想者應當觀是食
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為膿蟲住
處如酥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厨人行
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

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
持水爛風動火煮如釜熱糜滓濁下沉清者
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為屎清者為尿咽有三
孔風吹膩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為
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生身根從新舊

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
生意識分別取相籌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
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夫
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
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

間變成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
如此弊食我若貪著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
厭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事緣
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淨唯當
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

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
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
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
老母何緣爾耶老母言癰瘡瘻故婆羅門問
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麵

酥付之癰熱膿出和合酥餅日日如是以此
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瘻我當何處
更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推胃乾嘔我當
云何破此淨法我為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
國行者亦爾著是飲食歡喜樂不觀不淨
後受苦報悔將何及乎

食訖緣第八

如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
去諸居士訶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
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為施主唄讚呪願不

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差次第能
者應作故僧祇律云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
施當為應時呪願

又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
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

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
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爾者皆不成齋此
經無目依出要律儀云巨摩者牛糞是也若
依此經豈用牛糞淨口耶舍法師傳記云西
方俗人外道等宗事梵天牛等以此二事能

生萬物養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隨俗法亦以為淨然不用淨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坐卧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豆亦不成齋

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

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酥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

雨滴亦名為淨

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

摩德勒伽論云沙糖漿亦得非時飲

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

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之水大冷病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

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輒嗽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飲

五分律云聽饑渴二時得飲縱知無病非時得食之

僧祇律云胡椒菓菱薑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

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鹹甘等不任為食者

聽非時盡形作藥服

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為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

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遠方道俗等聞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

乾菓汁或生熟蒲萄石榴不擣汁飲并子總食雖有擣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

或有聞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藕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飢渴非時食酥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仁煎作稠湯如

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律非前遠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輒食食便破齋見犯者

多故別疏記頌曰

令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眾會陸堂 蕭條清梵舉 哀婉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歡德研冲選
詞辯暢玄芳 栴煩呈妙句 臨時折婉章
縑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恩惠導存亡

諸經要集卷第五

音釋

聲古彼切取枉汝鳩皴側救切僂力主切

數並色角迄許訖切亟去史切擯必刃切

也罷能切其俱切能春朱切吧音駕切繖蘇早切

也蓋分齊分扶問切齊在蹟利切鍬到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也銚銚銚銚銚切銚銚銚切銚銚銚切

諸經要集卷第六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受齋部第八

述意緣 引證緣

述意緣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
切由齋戒故捨一食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
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
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緣第二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
人賣牛墮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受聽經已
乃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
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
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
曰身安隱三曰少姪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
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又波斯匿王欲
賞末利夫人香瓔喚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
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
常王意悚然而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

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
夜命促懼墜三塗是以日日奉佛法齋割愛
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瓔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鹿子母毗舍平旦沐浴
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
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欲持齋善世尊問曰居
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齊有三種云何爲三一
者放牛兒齋二者尼健齋三者聖八支齋云
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
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

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
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
明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
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
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
我今日含消如此含消明日當含消如彼含
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
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
不得廣布云何名尼健齋耶若出家尼健者
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

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西北方亦爾或
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言將爲
真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健齋
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得大利不得大果無
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爲聖八支齋多聞

聖弟子若持齋時作如是思惟阿羅訶真人
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
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於殺淨心乃至盡
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
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

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
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汚惡不善
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
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遠得四沙門果
又菩薩受齋經云某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
丘僧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
除棄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
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
日不得著脂粉華香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
舞捶鼓鼓樂莊飾第三菩薩齋日不得卧高

牀上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畜生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得福菩薩齋日去時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六度者某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苦出生為人安隱富樂無極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共坐席女人亦爾是為十戒不得犯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菩薩解齋法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檀布施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卧是為菩薩齋日法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大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爾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即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中白色為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菩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龍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殺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買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為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恐放龍女去已商人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捕取放別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為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殺我答言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已受菩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拊擋即便入去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柱商人問言

汝為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前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為不堅固為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拊擋已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言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者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之爾要當殺之商人云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官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為五為生時眠時醒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博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樂人道中生為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人慈不行

智教龍女思報彌重
況持大齋受福何盡
頌曰

禁饗緣芳味 持身唯節儉 一坐肅容儀
五萬豐餘斂 戒香飛且馥 情關閉逾掩
勿言徒辛苦 終然越危嶮

破齋部第九 此有
二緣

述意緣 引證緣

述意緣第一

惟夫無常苦空之本念生老病死之源長夜
哀倒懸之苦漂淪懸隨流之急思之困厄亦

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
固事等坏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熾
著逾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
以飽食長眠何異牝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
是故施主失應供之福眾僧損良田之美也

引證緣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
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
時就典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
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

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
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
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
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
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

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
師其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
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輒與是典食
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
器是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

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況我
弟子知法行法而當爾耶凡如此者非我弟
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
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焦
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豬狗中食諸

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
中處其園內取食糞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
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
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割奪多人其良福
田故斷絕出世道故

又捷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
捷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
樹時有採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
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
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

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遂捶折其一角血流備
面痛不可忍牛徑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
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
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
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痛但當約勅後

莫取之如我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坐
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
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
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
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

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
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
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
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昇天天上壽盡下為
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壽終受其罪罪畢復作

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爲諸天龍鬼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

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捷法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舉聲大哭飢渴餓厄窮死斯澤樹

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衆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須達飯佛衆僧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食婦怪問我不審何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供佛請我往齋齋名

八關其婦嘆悲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道則禍從此疊蹶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今夜年壽算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爲此愚婦破我齋法不率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爲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贊持香華光明赫奕照祇洹林來詣佛所禮已却坐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遠佛三市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諸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慰懃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不食者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

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於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雖出入常爲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雖出入復爲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爲我常向國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甚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已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啼涕泣不能自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爾園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盤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是

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念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爲語汝王爲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盤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爾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

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即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則問言即向父說委曲諸理父答子言吾家前柱我見有光汝爲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喜著金盤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能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喜寶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修八關齋法其後命終

生初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

虧功九仞罷崇山 頓駕千里倦長路

改塗悔善因芳音 易情染惡良妖姬

五福精修既不成 八關守戒誰能護

攸攸極夜爾何期 森森愛流安可度

富貴部第十二緣

述意緣 引證緣

述意緣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朱頓貴若蕭曹錦繡爲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趨銷廣殿容與長廊曳珠履於丹墀珎金蟬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管絃淒清飄颻卧則蘭燈炳耀繡幌垂陰錦被既敷羈氈且拂行則駟馬電飛輦輿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

利也

引證緣第二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瑠璃遇得熱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

兩無持來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王入門內見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床紡白銀縷小女十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瑠璃門內有女坐瑠璃床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復倍前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

門內一女面首端正復倍勝前坐黃金床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瑠璃地屋間刻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海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劍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內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今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王言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過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將王入遍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為說彌離歡喜即往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陀

洹果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植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為福一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為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從是已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賢惠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

取之如意即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聞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煜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母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暉類我女者乃共為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為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為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植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極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眾僧向婦啼哭懊惱墮婦臂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積

財滿藏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遍推覓之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有一明鏡復得一瓶盛滿淨水安鏡瓶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已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爲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

故出家得道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捷連數往第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爲兄所疑誤

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能容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王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捷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爲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福報

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爲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所可欲有一白氎手中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即大會群臣共坐參論羅列下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示興天賜白氎

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爲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然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往到卿家看去樹提答言願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席不須人鋪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呼喚自然擎去不須返顧王即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閤之奴小復前行至閤門內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瑤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臣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爲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王將上堂坐金牀踞王几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閣帳裏披帳而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

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語庶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忽經月大臣

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純繅綾羅縐絲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群臣其樹提加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殊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

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推鍾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人力士手提金杖一撥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縲戾腰臆嬰狀似醉容頭腦顛顛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害卧地

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提金杖一撥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即時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世尊

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菴室米糧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養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滿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鎚湯生華地獄出拘檀鐵鬼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賣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僧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者皆得阿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奢多不飲乳鋪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占之教當服酥病乃可瘥尋用醫教取酥服之

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鋪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繞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擁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為麤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遍照城內德勝歡喜掏倉中土名為麤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設供養緣是善根

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歲後作轉輪王
閻浮提住華氏城正法治世號阿恕伽王分
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
衆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婢使最貧
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

四八

二

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
先身罪今日斯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
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衆僧食訖此婢掃
地糞掃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衆僧心
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

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
雙其女右手恒常急拳年滿五歲夫人白王
所生女子手常拳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爲
摩手手即尋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
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
即將往問夜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
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已無窮上座答言
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掃中得一銅錢希
施衆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爲王女緣昔
一錢布施衆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大

金錢取無窮盡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諸
方人聞送供者衆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
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
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

四八

二

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
復重作未來轉勝先我不修今世窮苦今若
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
錢恒常保惜已後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
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

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爲呪願上座
不聽自爲呪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
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
外到一樹下食訖而卧施福所感黃雲覆之
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
有福德應爲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
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爲夫人即以香
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
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
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

故爾當知彼僧便爲於我有大重恩即白王
言我先廝賤王見濟拔得爲人又願聽往彼
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車載飲食及
以珍寶詣寺布施上座即遣維那呪願不自
呪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爲呪願今載珍

寶不爲呪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爾時
語夫人言心心念嫌我兩錢施時爲我呪願今
載珍寶不爲呪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貴
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珍
寶吾我貢高是以我今不爲呪願諸年少等

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
陀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陀洹果
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
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出時王
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受三斛滿中金錢
漸漸深掘復得一金如是次第得三重金各
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
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
用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
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
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煩焦然華色既衰容
轉障礙身體羸飢渴消削眼目賊陷諸節
骨立薄皮經裏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銳
細其色艾白舉體殷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
拾掇糞穢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體倚
卧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
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
人遮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為排辱舍主既出
欲加鞭打俯僂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懷聊
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
敷座與少飯食撩擲盂器不使充飽設值大
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
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眾蜂遠離被霜之
草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
聲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捃拾今日貧困說
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
無路譬如曠野為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
無陰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如毒蛇
害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間

無人趣向如惡廁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
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
為鄙所為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
直設復讚歎人謂諂譽若不加譽復生誹謗
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偽若
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
直說復云羸癯若求人意復言諂曲若數親
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
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
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是貧人猶故
恃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
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歡逸言其講
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初無歡心
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為其判釋言其命趣以
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不識
道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
苟得不知廉耻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
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模
素復嫌疏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屏
正語復言譏佞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

著弊衣復言傳芳寒悴若多飽食復言飢餓
饕餮若小飲食復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
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
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道昔日事業言
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
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僥過富貴之人作
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施為斯皆得所貧窮
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
療治曠野險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
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瞋不知所至
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
捨惡心如夏曝井人入即斷氣如入深泥滯
不可出如山瀑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
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
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
眷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
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
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
以經中言貧窮者甚為大苦
須達緣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盡

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栴檀出市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今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目連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養盡空佛爲說

法得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爇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錢作本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粃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王勅臣作限自今已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然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百錢產當用何輸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爲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爲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爲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觀上見獄上火光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語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慚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煙灰復語須達初夜有

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隨倍於前言不然火爲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神上光明之燄非是火也使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今我云何而毀辱之即勅使言從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至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愠心佛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非是時云何非是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時爲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爲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所取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獅子毒害之獸悉來圍遶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

還王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知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王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為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為國平正為賊所捉臨命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為甚難復有天子名曰尸迦黎於高樓上卧有天子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為甚難於是四人即

於佛前各說頌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緣第四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為佛作禮又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眾會明日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眾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

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咒願無敢與者過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遂惑用為飼此無惡惡喜

為王者以鐵輶車轆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觀既訖復有一乞兒而來入乞食坐中眾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

福無量吾為王者當供養佛及眾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飢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嚕訖下食以此為常時二乞兒展轉乞丐到他國中卧於道邊深草之中時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識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為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為王顧視道邊深草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為王諸臣拜謁各稱為臣乞兒驚愕自

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湯沐浴著王者之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卧寐不覺車轆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調和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爾時國王自念昔者

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為國王昔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遙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為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

人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王請佛與弟子無央數眾往到彼國時王出迎為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說往因緣佛具為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轆頭而死已後入地獄為火車所轆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為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殃罪 不念人善惡 身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轆頭 以為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
又賢惠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
五十人俱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
眾僧乞丐自活獸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
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下賤蒙濟身命
今貪出家不審許不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
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
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
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入中者
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
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
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
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如來
聽此下賤之人在眾僧次我等修福請眾
食今此下賤坐我床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
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
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

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
可往至鬱單越取自然成熟粳米還至其家
隨意坐次自食粳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
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
如鴈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親
眾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
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
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向
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極懷慚
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

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丐自活佛
告祇陀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奈有一
山名曰利師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
有二千辟支佛恒至其中有一長者名曰散
陀寧時世早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今我藏
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不藏監對曰
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
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獸心便生我等諸
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
一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爾時使

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
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
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
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
變為瓠長者見怪隨時溉灌後熟皆大即摩
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
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
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
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
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
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
因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
子當知爾時大富散陀寧者我身是也時藏
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
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
爾時祇陀及眾僧者觀其神變皆得四果
貧女緣第五
如賢惠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旃延在阿
槃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
一婢小有憊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

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坑詣
阿取水舉聲大哭爾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
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賣
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旃延言貧實可賣
老母向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旃延言汝
若賣者一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教施母白
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雖有此
現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持鉢與教取水施
受為呪願次與授戒復教念佛竟問之言汝
止何處婢即答言無定止處隨春炊磨即宿
其處或在糞堆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毛
使伺其大家一切卧記竊開戶入於其戶內
數草而坐思惟觀佛母受教已至夜坐處戶
內命終生忉利天大家曉見瞋惠而言此婢
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便遣人以草繫脚
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以為眷屬
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即將彼五
百天子贊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花供養
死屍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
近詣林觀看見已語言此婢已死何故供養

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即為具說生天因緣後
皆迴詣迦旃延所禮拜供養因緣說法五百
天子悉皆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
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如是學之
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
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
哀福於眾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時欲分衛
先入三昧觀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
不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
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為嚴窟羸劣疾病常卧
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嚴窟施小籬
柵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
以今貧知母受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水失
福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
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
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即
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安可言 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憐憐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死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哀矜恕 實不為人惜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為三界尊 吾備在其中 欲除汝飢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減身口 分鉢已為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是
以施之則不可飲遙落迦葉哀我受不迦葉
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
得持出側身俛體籬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
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賣去著餘處
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記盡鉢
還著囊中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當
現神足今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
神變爾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遙視迦
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
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
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
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曜天
宮帝釋驚悸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
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爾

乘肥騁騎恃乘陵人或資財奴婢恃富陵人如是衆多不可具述衆生愚癡甚爲可惡不知無常將至妄起高心來報湯炭煎煮相待獄卒執叉伺候日久不憂斯事公然喜樂何異豬羊不知死至何異飛蠅貪樂死屍惟

古思今富貴非一生滅交臂貴賤同塵富貴者唯見荒墳貧賤者已同灰壤既知生滅交切即須早已敬上是以親疎無定貴賤不恒苦樂易位昇沉更代也復思貴賤既有靡恒譬水火更王寒暑遞來故見有財富室溫衣

豈食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見有貧苦飢弊役力馳求晨起夜寐形骸爲之沮悴心情爲之勞擾縱有所獲百方散失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所以勸獎令其惠施力勵修福若復有人衣裘服玩鮮華

香潔春秋氣序寒溫冷暖四時變改隨須無關而復見有尺布不完丈帛殘弊垢穢塵墨臭膩朽爛炎暑不識締絡冰雪不知繒纈乃至形骸不蔽男女露雜非唯可恥實亦奇苦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

施衣服及以室宇豈不見衆人皆有而我獨無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食則甘味並薦珍羞備舉連机重案滿牀豆席芳脂芬馥馨香具列而復有脫粟之飯不充藜藿之羹常乏鹽梅早自兩無魚菜久已雙闕乃至

泝日而飡糜粥相係雜以水果加以草菜羹黃困篤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飲食及以水漿豈可衆人皆足而我獨困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行則天

人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卑鄙猥賤人所不齒生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塗炭溝渠之側坐卧糞壤之中雖有叱咄之聲反致捶撲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

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而我恒賤是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人形貌端正言詞音韻皆合宮商八音見聞常存廣利仁慈博愛語不傷物而復有人面狀醜醜所言醜暴唯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以致勝報多

瞋恚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瞋恚奉行忍辱豈可以令衆人恒處勝地而我永隔淨緣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意力強幹少於病疾常堪行道無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瘦多患氣力

弊苦動輒增困眠坐不安見有此惡實宜捨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醫藥隨時賑救豈可衆人常無病頓而我永與沉滯是故應須勇猛修習凡是如此之事實最應勸若不

相勸則學者不勤也

誠女緣第三
夫在家俗女患毒多過佛說邪詔甚於男子或假塗面首雕飾姿莊或綺羅花服誑誘愚夫或嬌弄脣口斜眄歌笑或咨嗟吟詠瞻視轉變或出宵露手掩面藏頭或緩步徐行搖

如蒼蠅貪樂臭屍近則失國破家觸則如把毒蛇外言如蜜內心如鴆家貧困苦皆由女人出外喪身亦由女人室家不和亦由女人男女反逆亦由女人兄弟離散亦由女人宗親疎索亦由女人墜墮惡道亦由女人不生人天亦由女人障善業道亦由女人不入聖果亦由女人如是過患不可具論衆生如是甚爲可怖常爲欲火所燒而不能離致受殃苦爾來不絕也

又摩鄧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

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鄧女便於家委卧而啼母問何爲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字誰答字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承事佛人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爲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盡道詣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爲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

女不得卿爲夫者便欲自殺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爲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爲夫母便閉門以盡道法縛阿難至於曉時母爲女布席卧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不爲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鄙爲佛作沙門今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呪心知阿難故救還佛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

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漸避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鄧女今日復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索女言我聞阿難無髮我又無夫欲爲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無髮汝今有髮汝能剃髮我使阿難爲汝作夫女言能剃佛言歸報汝母剃頭竟來女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護汝頭髮何爲欲得沙門作夫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爲阿難作婦母言汝辱我種母爲下刀剃頭已女還到佛所言

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屎臭處不淨其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佛前言我實愚癡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開如冥中

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爲阿難作婦常相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爲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

又出曜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一婦女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

人亦復欲意熾盛耽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撓出小兒已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目云外

又佛在拘睢彌國國王號曰優填拘留國有逝心名摩因提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父觀女容一國希有名曰無比鄰國諸王羣僚豪姓靡不聘焉父答曰若有君子顏容與吾女齊吾將應之佛時行在其國逝心觀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儀無上心喜而曰吾女獲匹正是斯人歸語其

妻曰吾為無比得婿促莊飾女當將往也夫妻共服飾之其女行步搖動華光珠璣瓔珞莊嚴光國夫妻俱將至佛所妻道見佛跡相好之文光采之色非世所有知為天尊謂其夫曰此人足跡文理乃爾非世可聞斯將非凡必自清淨無復姪欲將不取吾女無自辱也夫曰何以知其然耶妻自說偈言
姪人曳踵行 惠者斂指步 愚者足蹴地 斯跡天人尊
逝心曰非爾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自還歸

吾自將女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大仁勤勞教授身無供養有是羸女願給箕帚佛言汝以女為好耶答言生得此女顏容實好世間無雙諸國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與之竊見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養故冒自歸耳佛言此女之好為著何許逝心曰從頭至足周旋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感哉肉眼吾今觀之從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髮下有髑髏髑髏是骨屠家猪頭骨亦皆同頭中有腦腦

者如泥臊臭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爾腥臊腸胃膀胱但盛屎尿腐臭難論腹為革囊裹諸不淨四肢手足骨骨相拄筋攣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作之作之訖畢解剝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藉人亦如是有何等好而云少雙昔者吾在貝多樹下第六魔王莊嚴三女顏容華飾天中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意我便為說身中穢惡即皆化成老母形壞不復慚愧

而去今此屢囊欲作何變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逝心聞佛所說慙慙無辭復白佛曰若仁不取者欲以妻優填王可乎佛不答焉逝心即送女於優填王王獲女大喜悅拜父為太傅為女與宮妓樂千人以給侍之王正后師事於佛得須陀洹道此女諧之於王王惑其言以百箭射后后見矢不懼都無恙怒一意念佛慈心長跪向王矢皆繞后三匝還住王前百矢皆爾王乃自覺悵然而懼即駕金車白象馳詣佛所未到下車屏從又手步

進稽首佛足長跪自陳曰吾有重答愧在三尊所以被姪妹圖欲與邪於佛聖眾有毒惡念以矢百枚射佛弟子知事陳之觀之心懼唯佛至尊無量之慈白衣弟子慈力乃爾豈況無上正真佛乎我今首過歸命三尊唯佛弘慈原赦其咎佛歎曰善哉王覺惡悔過此明人之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又頭腦著地退就座曰稟氣凶頑忿戾自恣無忍辱心三毒不除惡行快意女人嫉冶不知其惡自惟死後必入地獄

願佛加哀廣說女惡魅之態入其羅網豈能自拔我聞其禍必以自誠國人巨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爲問耶但說餘義王曰餘義異日稟之不脫女亂惑意凶禍之大不聞其禍何由遠之願佛具爲我釋地獄之變及女人之穢佛言且聽男子有狂愚之惡却觀女妖王曰善哉願受明教佛曰士有四惡急所當知世有姪夫恒想親女思聞妖聲遠捨正法疑真信邪欲網所裹沒在盲冥爲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渾沌欲中如豬處酒不覺其臭快以爲安不計後當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注心在姪吮其涕唾玩其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一惡態也又親之養子懷妊生育比得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竭財膝行肘步因姪表情致彼爲妻若在異域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苦注意在姪捐忘親老既得爲妻貴之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鬭訟不惟身所從來辜親無量之恩斯其二惡態也又人處世勤

身苦勞躬致財賄本有誠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布施爲福娶妻之後情感姪欲惡蔽自墮背眞向邪專由女計若有布施之意唯欲發言粧來女色絕清淨行束成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誠禍福之所歸苟爲姪使投身羅網必墮惡道終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爲善人子不惟養恩治生致財不以養親但以東西廣求姪路懷持寶物招人婦女或殺六畜淫祀鬼神飲酒歌舞合會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彌夕外託祈福內以招姪既醉之後互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姪情及其獲偶喜無以喻姪結縛著無所復識當爾之時唯此爲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一則可笑二則可哀譬如狂荒不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男子有是四惡用墮三塗當審遠此乃免苦耳又復聽說女人之惡佛便說偈言要略

以爲欲可使 放意不能安 習近於非法
將何以爲賢 常在三惡道 宛轉如車輪
若世時有佛 而已不得聞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諦計是
爲此發狂荒 其內甚臭穢 外爲嚴飾容
加又含毒螫 劇如蛇與龍 亦如魚食鉤
飛蛾入燈火 專心投色欲 不惟後受禍
佛說如是優填王歡喜即以頭面著地白佛
言實從生已來不聞女人惡態乃爾男子悖
亂隨之墮惡但不知故不制心意從是已後
終身自悔歸命三尊不敢復犯爲佛作禮歡
喜而退

書云仲尼稱難養小人與女子近之則不遜
遠之則怨也是以經言妖冶女人有八十四
態大態有八慧人所惡一者嫉妬二者妄嗔
三者罵詈四者呪詛五者鎮壓六者慳貪七
者好飾八者含毒是爲八大態是故女人多
諸妖媚願捨諂邪以求正法早得出家自利
利人

又智度論云女人相者若得敬待則令夫心
高若敬待情捨則令夫心怖女人如是恒以
煩惱憂怖女人云何可近親好如說國王有

女名曰拘牟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行遙見王女在高樓上窓中見面想像染著心不暫捨彌歷日月不能飲食母問其故以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忘母喻兒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為子故入王宮中常送肥魚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曰王女願却左右富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結成病命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法

至月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應爾至為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毀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後此人得覺見有瓔珞又問眾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惱火內發自

燒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欲是從

又薩婆多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見而害人有觸而害人有齧而害女人亦有三害若見女人心發欲想滅人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若共交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復有七害一者若為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為女人所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為毒蛇所害害報得無記身若為女人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為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為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者若為毒蛇所害得入清眾若為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為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為女人所害入三惡道六者若為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門果若為女人所害於八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為毒蛇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為女人所害眾共棄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而觸女人

又增一阿含經云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

何為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三田業之力四見力五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夫有一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天魔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聲香味觸愚癡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聖弟子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為所繫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不墮魔境至無為處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為五一生豪貴之家二嫁適富貴之家三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多有兒五在家獨得由已

是謂有此五事可欲之想

又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譬如有大沙聚將一滴水潤此沙聚可令徹過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其婦人有三法不知厭足一自莊嚴二於丈夫邊所受欲樂三哀美言辭阿難其婦人有五瘡蟲戶而丈夫無此其五瘡蟲在陰道中

其一蟲戶有八十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之疽蟲常惱彼女而食噉之令其動作動已復行以彼令動是故名惱姪婦女人此不共法以業果報發起欲行貪著丈夫不知厭足其婦女人若見丈夫即作美言瞻視熟視視

已復視瞻仰觀察意欲事面看邪視欲取他面齒銜下脣面作青紫以欲心故額上汗流若安坐時即不欲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木枝畫地搖弄兩手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右瞻看或在門頻頻伸出息委陀屈曲左手

舉衣右手拍髀又以指爪而刮齒牙草枝摘齒手搔腦後宣露脚脛鳴他兒口平行而蹣急視諸方如是等相當知婦人欲事以發厭離棄捨勿令流轉生大暗中

又阿含中解十二因緣經云有阿羅漢以天眼徹視見女人墮地獄中者甚多主便問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緣故一由貪珍寶物衣被欲心多故二由相嫉妬故三由多口舌故四由作姿態姪意多故以是因緣墮獄多耳勸導緣第四

惟此慢心通於白黑智愚不免豪賤共有但去輕論重在俗為甚亦有空言我美評說賢良譏毀聖德一切白衣終日行之未曾一日慚愧發露情求勝道退省已躬故外書云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悌可用榮親亦有

君子高遵釋教策奉修行貞仁退讓廉謹信順皆是宿稟性自然與道何殊亦有出家之人不依聖教違犯戒律不學無知與俗無殊然道俗形乖犯有希數心有明暗過有輕重故出家之人未犯已前念念入道善業已

熏福基已厚雖有微惡輕愧而造不能傾動若小慚愧便復清白若論在俗身居無慚之地心有無慚之情蓄養妻兒財色五欲盈堂滿室葷辛酒肉隨求所得愛染情深無時暫捨惡緣同住豈得免之此則明暗路分黑白殊隔故知明能滅暗暗不滅明主小燈之明已破大暗出家之人雖犯微過前明已成正可光不增暉而本明恒照如器存炷立由安業永也又出家造惡極難如陸地行船在家起過即易如海中汎舟又出家修道易為如海

中汎舟在家修福甚難如陸地行船船雖是同由處有異故進疾不同修犯難易亦復如是生死易染善法難成早求自度勵慕出俗又賢愚經云出家功德其福甚多若放男女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功德無量非譬為比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巨海

廣於虛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必成佛道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福增年過百歲家中大小莫不厭賤聞說出家功德無量即來佛所求欲出家值佛不在即便往至

舍利弗所舍利弗見老不度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悉不度即出寺門往門閭上發聲大哭世尊後至種種慰喻即告目連令其出家目連即與出家授戒復常為諸年少比丘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汲水而死目連觀見以神通力接置岸上問知因緣目連念言此人不以生死怖之無由得道即令至心捉師衣角飛騰虛空到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蟲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而去弟子問言是何女

人答言此是舍衛城中大薩薄婦容貌端正世間少雙其婦常以三岐木頭擘鏡照面自觀端正便起憍慢深自愛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沒水而死漂出在岸此薩薄婦由自愛身死後還生在故身中作此蟲也捨蟲身已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小復前行見一女人自身負銅鑊攜鑊著水以火然沸脫衣入鑊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增問師是何女人其師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塞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不比丘食訖有殘與我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華報後墮地獄次小前行見一肉樹多有諸蟲圍啖其身無有空處叫喚啼哭如地獄聲弟子問師是何樹耶目連答言是獼利吒營事比丘以自在故費用僧物華果飲食送與白衣以是因緣受此華報後墮地獄啖樹諸蟲即是爾時得

勑之人次復前行見一男子周巾多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火然競共射之洞身焦然福增問師此何人耶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大獵師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次復前行見一大山下安刀劒見有一人從上投下刺壞其身投已復上如前不息福增問師此復何人師復答言是王舍城王大闍將以勇猛故身處前鋒傷殺物命先受此苦後墮地獄次復前行見一骨山其山高丈七百由旬能障蔽日使海陰黑爾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肋上往來經行弟子問師是何骨山師答福增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福增聞已心驚毛豎惶怖汗出白和尚言聞我今者心未能決願為特說本末因緣目連告曰生死轉輪無有邊際造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昔過去時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曰法增好喜布施持戒聞法慈悲眾生不傷物命正法治國滿二十年其間閑暇共人博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臣以白王值王恭戲脫答之言

隨國法治即依律斷殺人應死尋即殺之王戲罷已問諸臣言罪人何所臣答殺竟王聞是語悶絕躄地水灑乃蘇垂淚而言宮人妓女象馬七珍悉皆住此唯我一人獨入地獄我今殺人當知便是旃陀羅王不知世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為王即捨王位入山自守其後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大七由旬諸王大臣自恃勢力枉剋百姓殺戮無邊命終多墮摩竭大魚多有諸蟲啖食其身身瘰瘡山殺蟲汚海血流百里魚一眠時經於百歲饑渴吸水水流入口如注大河爾時適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船疾趣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垂入魚口一時同聲稱南無佛魚聞佛聲開口水停賈人得活魚飢命終生王舍城作汝身也魚死之後夜叉羅剎出置海岸肉消骨在作此骨山法增王者汝身是也緣殺人故墮海作魚福增聞已深畏生死觀見故身解法無常得阿羅漢果又涅槃經云居家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

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能一日一夜受持清
禁六時行道兼年常三長齋月恒六齋禁蔬
節味檢斂身口意不馳外專崇出俗高慕佛
法俯仰無虧坐卧無失夜係明相晝思淨法
深敬沙門悲心利俗若能如是雖居在家可
得度苦故經云佛法欲盡白衣護法修善上
生天上如空中雪墮比丘違於戒律墮惡
道如雨從天落當知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
福作罪其罪不輕是以從苦入樂未知樂中
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言可驗幸

願省之

又法句經偈云一

熱無過煙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
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
時有四禽獸依附左右常得安隱十九一者鴿二
者烏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禽獸者晝行求
食暮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問言世間之
苦何者爲重烏言飢渴最苦飢渴之時身羸
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顧鋒刃我等喪

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飢渴爲苦鴿言煙欲
最苦色欲熾盛無所顧念危身滅命莫不由
之毒蛇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親疎亦
能殺人復亦自殺鹿言驚怖最苦我在林野
心恒怵惕畏懼獵師及諸豺狼鬚髯有聲奔
投坑岸母子相捐肝膽悼悼以此言之驚怖
爲苦比丘聞之即答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
耳不究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是苦器
憂畏無量吾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
貪四大欲斷苦源忘存泥洹是故知身爲大

苦本故書云大患莫若於身也

眷屬緣第五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
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
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躑躅稱怨大喚悶絕于
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
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塗者又
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
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
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

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藉以如是楚毒而加
其身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
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
爲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
有所說我今爲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
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
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
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哽塞不
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噓氣
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

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
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
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者又復多
饒財寶庫藏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
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
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爲我等方便說法
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爾
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
等曾見有生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
見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

悲苦惱者曾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瞶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道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

後歸家娶婦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

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殮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

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齎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怒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

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問燒香翹脚咒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是以

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哭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

喚逆訶之曰癡騷老公不達道理寄住須更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鬼神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反謂語我爲癡騷老公寄住須更認我爲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

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爲已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曾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羅漢道

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上乃至餓鬼畜生有

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丐求索爾時長者欸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飯食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飮飽

即時已辦勃外開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座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座前便咒願之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爲道人而無羞耻室家坐食何爲撻挾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耻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耻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

說偈言

所生技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富汲汲 雖獄有鉤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爲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爲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爲卿作子以卿

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爲怨以母爲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觀彼愚者不知豈不慚耻於是長者默然毛豎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成佛爲說法得須陀洹道

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

官夫婦禱祀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胎婦人點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三知所因懷胎四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言我已懷胎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

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無憂華色鮮白絮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爲取華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挲瞻視求絕不穌父母悲哀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

入城見懸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感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爲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爲是卿子乎 爲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爲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如過隙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建得法忍

離著緣第六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增長食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

能妨聖道家是閑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訶
貴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
守護家是疑慮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
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
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如眠夢富貴則失家
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
棘叢欲刺傷人家如鐵蟲覺觀常嗟如是等
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
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
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始
已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爲父子親疎何
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
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電
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
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凡覺舍利

子若有味著花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花鬘
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家
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盆若有攝受奴婢作
使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馳驢
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駝諸狗又
是攝受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
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
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當當依附千
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過熱猛飯洞
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
染愛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
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
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
生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
鐵花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
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
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
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
荷於重擔遍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
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

衆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
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輪委處是
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輪稅處是婦
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
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
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傾仰處舍利子以如
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爲婦
又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
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
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淫不
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
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
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父母不
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
教誡緣第七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
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
世間甚爲輕淺猶如羣馬世間唯我堪能調
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
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

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為三一者柔輭二者羶澀三者柔輭羶澀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為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二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三一者一向柔輭二者一向羶澀三者柔輭羶澀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輭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輭第二一向羶澀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羶澀教也第三彼柔輭羶澀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

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柔輭羶澀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為不清淨世尊法中亦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亦不殺生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豈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誡真為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為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羶絆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橫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為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減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

切離三惡道又閻羅王五使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受罰閻羅王常先安徐然以正語為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為嬰兒強卧屎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是然人神從彼終即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為善自端三業奈何放心快志造過罪人答言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逸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謂閻王現第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羸瘦步低行起居任杖不能以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

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三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眾醫不療不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

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聞身強健當勉為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以為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四閻王復

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為善事勅身口意

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爾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案官所刑法加之

或斷手足或刖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日炙或屠割肢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為惡獨可脫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勅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

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誡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又大法句經偈云

雖誦千言不行可益不如一聞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義句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不敬何益不如一行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我心不滅不如一句捨懺放逸

雖誦千言求名逾著不如一說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不欲除罪不如一念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色情逾固不如一解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不求出世不如一悟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不存悲智不如一聽自他兩利

人壽百歲慳貪逾盛不如一日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樂不持戒不如一日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多忿不忍不如一日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怠惰不動不如一日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情欣放逸不如一日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昏暗識心不如一日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拙御身心不如一日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常懷怯弱不如一日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不起喜願不如一日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不生一智不如一日慧性聰利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愚 高慕欣明儔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扁真 聖靈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喜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八正道

立志三祇休

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爲飲幾乳彌勒答曰飲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著陌頭行人授指味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吸於風古人用其小升當今升一升當乳似多

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

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尊慈向衆生觀市觀鬻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鬻主知菩薩有慈悲之德答曰百萬菩薩答曰大善持鬻歸家臨水放之觀其游去悲喜誓曰衆難安全如爾今也廣起弘願諸佛讚善鬻於後夜來鬻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鬻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

洪水將至必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鬻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舩尋其後有蛇趣舩菩薩曰取鬻云大善又觀漂狐曰取鬻云亦善又觀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鬻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偽豈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爲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感豈是仁哉吾不忍爲也於是取之鬻曰悔哉遂至豐土鬻辭曰恩畢請送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鬻曰大善鬻退蛇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紫磨名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捐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觀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分半分與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

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蛇狐會曰奈何斯事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形狀顏色有損愴而悲心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辭太子指其毒尤甚莫能濟賢者以藥自聞傳即瘳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將須王令曰有濟茲者封之相國吾與衆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愴然自咎曰吾聞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官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鬻者阿難是狐者鷲鷲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新婆沙論云昔健駄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羣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付我宿惡業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

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啓王請入奉現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背恩緣第三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婦荒姪無度欲情既盛嫉惡其夫每思方策頗欲殘害種種設計不得其便會值其夫聘使鄰國婦密爲計造毒藥丸欲用害夫詐語夫言爾今速使慮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爲資糧以送於

汝汝若出國至他境界飢困之時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即以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匹馬并及寶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飢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羣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羣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跡來逐會於中路值於彼人

彼王問言汝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答言我是基國人而於道路值羣賊共相斫射五百羣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此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痕殺害處所是王即遣親信往看果如其

言王時欣然歎未曾有既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妒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伏如何卒爾寵遇過厚至於爵賞逾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拔其技能舊臣愕然

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子截道殺人斷絕王路時彼舊臣詳共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爲國除害真爲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仗尋即遣之爾時遠人既受勅已堅強其意向師子所師子見之奮叫嗚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即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怖急失所捉刀落師子口師子尋死爾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王倍寵遇時彼國人率爾敬伏咸皆讚歎又諸

經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路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

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人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爾此人前所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親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

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新婆沙論云時上座觀肉是菩薩肉共取香薪焚燒其肉收其餘骨起寧塔波禮拜供養如事佛塔

又九色鹿經云昔者菩薩身為九色鹿其毛九種色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草常與一鳥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遶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夫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六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眾逕到恒水邊鳥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

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卧不覺鳥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無返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奈何反欲殺之即下勅於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眾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鳥者阿難是也國王者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人者今孫陀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難有至意又雀王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眾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挂其齒困飢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曰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為瘦瘠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為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

誠動聲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即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也虎者是調達身又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心常懷惡故欲害世尊乃雇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即投弓箭禮佛懺悔佛為說法皆得須陀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為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為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波羅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眾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眾入即得度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殺諸賈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停飢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

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羣象踏殺衆人爾時大龜我身是也爾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賈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危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又佛說栴檀樹經云佛告阿難諦聽執受時維耶離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預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引去一人卧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

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休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中親族歡喜後無幾間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

痛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獲病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宣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爲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白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近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躊躇徘徊不知云何樹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路

地操殺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樹心不知當以誰寶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更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欣遂致太平阿難退坐稽首白言是窮人何無返復違樹神靈誓佛報曰乃往古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

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事大重何以犯之弟發惡意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爲藥令父平損口不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與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爲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盛哉能仁悲救爲先乘機赴感勸養慈憐狐金蛇實閻人形全知恩報德幽冥應焉逆婦鵠夫天賜命延賊獸不害反報遐年違恩背義禍害危身貪香伐樹肝血塗神放生部第十四此續

述意緣

興害緣

放生緣

救厄緣

述意緣第一

蓋聞元元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銀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楊生養雀寧有意於王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但五都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輔逸仁莫不鼓刀成務羣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憊橫逢菹醢致使怨魂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沉隨其飲啄當使紫鱗頰尾並相望於江湖錦鵲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悟道何異暫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鵡鳥共立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也

興害緣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為利餽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餽養猪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者為利餽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鷄令肥肥已

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咒龍能為眾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律儀一屠羊二養鷄三養猪四捕鳥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十咒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羊以殺心故若養若賣若殺悉名屠羊養鷄養猪亦如是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咒龍者習咒龍蛇戲樂自活屠犬者旃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為不律儀者所謂屠羊養鷄養猪捕鳥捕魚獵鹿豕兔劫盜魁膾害牛縛象立壇咒龍守獄謾構好為損等屠羊者為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養鷄猪等隨其所應縛象者恒處山林調執野象立壇咒龍者習咒龍蛇戲樂自活謾構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業者

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謂身語方便為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不律儀業放生緣第三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眾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眾等並須澆水飲用若澆得水已使能見掌中細文者審悉看之看時如大象載竹車迴頃知無應用使可信者教澆不可信者自澆得蟲還送本取水來處安之若來處遠近有池井七日不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器繩借人若池江水有蟲不得唱云此水有

蟲若問者答云長者自看若知友同師者語
言此中有蟲當破水用又十誦律有二比丘
未曾見佛從此遠道共往舍衛奉見世尊道
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
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
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懷
護戒故不飲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
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為說法得法眼
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
佛為四眾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
看我肉身何為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
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
無流水囊犯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又
有征行軍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
安流囊持用濾水官人聞奏國王王聞驥之
皆欲殺却汝小蟲尚畏不殺況見賊肯害之
行人向王分疏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臣皆殺
却既無有怨何故不聽濾飲王聞放之由行
仁義慈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
云經宿之水若不細觀恐生細蟲若不澆治

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殺戒又智度論云過
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瘵熱菩薩爾時身為
赤魚自以其肉施諸病人以救其疾又有菩
薩作一身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非
人行處為水神所霸著不可解菩薩至香山
取一藥草著其罽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
薩宿世作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
生經又十誦律云佛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
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時有獵師安穀
施罽鹿王前行右腳墮毛罽中鹿王心念若
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噉盡爾乃現
脚相時諸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是獵師來願勤方便出是罽去
爾時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力勢已盡毛罽轉急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先殺我身然後願放鹿王令去
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答言
我終不殺汝 亦不殺鹿王 放汝及鹿王
隨意之所去

獵師即時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
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厲王獵者得
之有同伴鴈欲代捨命還說偈相報獵師見
憐二鴈並放後求實報恩大意同前又智度
論云王聞鹿言即從座起而說偈言
我實是畜獸 名曰人頭鹿 汝雖是鹿身
名為鹿頭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為人
若能有意悲 雖獸實是人 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 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目連為阿育王演本生經云大
王往昔有一鷓鴣鳥為人籠繫在地愁怖便
大鳴喚同類雲集為人所殺鷓鴣問道云
我有罪不道人答云汝鳴聲時有殺心不鷓
鴣鳥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道人即答若
無殺心汝無罪也而說偈言
不同業而觸 不同心而起 善人攝心住
罪不橫加汝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香山中
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水時水中有
鼈出池水食食已向口張口而眠時香山中

菩薩現為鹿身慧炬菩薩現獼猴身離受菩薩現羖羊身盡漏菩薩現鵝王身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明一菩薩手執燈明為供養十方諸佛從七佛已來與如是佛用為眷屬受持五戒發菩提心為欲調伏一切眾生令發菩提故受此身又雜寶藏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畜一沙彌知此沙彌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與假歸家至七日頭勅使還來沙彌辭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眾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絕生慈悲心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師甚怪之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更無餘福得爾以救蟻子因緣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長如治命亦得延命

用以得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商主言大士商主唯願惠施我等無畏說是語已爾時商主即告之言諸丈夫勿生怖畏我令汝等從此大海安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劍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今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得度大海之難作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己身上令善捉持彼諸商人有騎背者有抱肩者有捉腰者爾時商主為欲施彼無怖畏故大悲修心起大勇猛即以利劍斷己命根即取命終于時大海漂其死屍置之岸上時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隱受樂平言無難還閻浮提阿難彼時商主豈異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此生死大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槃彼岸

又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臨一水眾獸窮逼逃命無地佛言我於爾時為大身多力鹿以前脚跨一岸以後脚踰一岸令眾獸蹈背上而度皮肉盡壞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兔來氣力已竭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遂以脊折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兔者今須跋陀是佛世樂行精進今猶不息又賢愚經云佛過去久遠世時時世飢儉如來因地慈救眾生作大魚身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肉者無問人畜皆來取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施其肉血又受生經云昔者菩薩曾為鼉王生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羣眾皆修仁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懸於眾生如母愛子其海深長遙際難限而悉周至靡不更歷於時鼉王出於海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猶如陸地賈人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煮飯食繫其牛馬車乘盡碩皆著其上鼉王欲起入水畏墮不仁適欲強忍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除滅火毒不危眾賈買眾恐怖謂潮卒漲悲哀呼嗟歸命諸天唯見救濟鼉王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曰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眾賈聞之知有活望

俱時發聲言南無佛鬘與大慈還負眾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遙稱鬘王而歎其德尊爲橋梁多所過度行爲大舟超越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鬘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汝言各自別去佛言時鬘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犯法者應受死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求恩報命終生常歡喜天從天退還得受人身不遭王難若有衆生持戒見大火起焚燒衆生以水滅火救諸衆生命終生行道天受種種樂又如度狗子經說昔有一國穀米涌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遍門室無所以獲次至長者大豪貴門得麤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逢一射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爲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子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賣答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何爲藏匿殺生之罪甚爲不善願持我食貿此狗子令命得濟卿福無量其人答曰不能相

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沙門慙懃曉喻語之其人觺突不肯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捫呪願淚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取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爲人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共食狗子命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分衛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爲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誦誦佛經深解其義使得三昧立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道意佛世難值經道難聞能與相值無不蒙度畜生尚有得道豈況於人寧不獲果縱復

缺犯還生慚愧白淨已來黑垢自滅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爲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爲他所囚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墾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爲我家父母境界鷹於羅婆起憐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墾中能得脫不於是羅婆得脫鷹爪還到耕墾中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復於塊上欲與鷹鬪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盛迅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騰衝堅塊碎身即死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 羅婆依自塊 乘瞋猛盛力 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怨心隨喜 自歡欣其力 縱汝有凶惡 百千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勝殊 摧滅於蒼鷹 頌曰

含識皆畏死 有命懼嶮危 如魚困池涸
難逢流水漪 親疎皆父母 何得不悲時
但慈救厄苦 福報自然隨

興福部第十五

此有六緣

述意緣

修福緣

應法緣

觀施緣

洗僧緣

雜福緣

述意緣第一

昔優填王初刻栴檀波斯匿始鑄金質皆現
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
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
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閣維林外八王請分還
國起塔及瓶炭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
得道說法涅槃髮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碣神異爾後百
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
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

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
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淨江
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
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巀釋迦於
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
與時競列洎于梁代遺光興盛但法身無像
因感故形現感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
心路倉忙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關
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粟爲之生銘丁蘭溫
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

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微
祥昭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
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
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
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修崇萬尋
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勗哉

修福緣第二

如佛說福田經云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
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爲七一
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

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四者作堅牢
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
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道作園廁施便利
處是爲七事得梵天福爾時座中有一比丘
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即白佛言我自惟念梵
世之時生彼羅奈國爲長者子於大道邊起
立精舍牀卧漿糧供給衆僧行路頓乏亦得
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爲天帝釋下生世
間爲轉輪王各三十六返典領天人九十一
劫足下生毛躡空而遊食福自然今值世尊

顧臨衆生對我愚濁安以靜慧生死裁枯號
曰真人功報誠諦其爲然矣復有一比丘名
曰波拘盧即白佛言憶念我昔生拘那竭國
爲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
往聽法聞法歡喜將一藥果名呵黎勒奉上
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
貴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
逮得應真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白世
尊曰我念宿命生維耶離國爲小民家子時
世無佛衆僧教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衆

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聞法歡喜即舉瓶酪布施衆僧得咒願益懷欣躍緣此福德命終生天上下生世間恒處尊貴九十一劫末後餘憊下生世間母妊數月得病命終埋母塚中月滿乃生塚中七年飲死母乳用自濟活微福值佛逮得真諦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即白世尊曰憶念我昔生羅閱祇國爲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差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亦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徑到寺中如教至心

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尋蒙除愈緣是功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增德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除逮得應真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奈女即白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羅奈國爲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願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園乞求果蓏當以施佛乞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衆僧

佛知至意咒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命終生天得爲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奈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天帝即從座起爲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拘留大國爲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偶值衆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衆僧不亦快乎即解珠璣布施衆僧同心咒願歡喜而去從是因緣壽終生天得爲天帝九十一劫

永離八難佛告天帝及諸大衆聽我自說宿命所行昔我前世於波羅奈國近大道邊安設園廁園中人衆得輕安者莫不感義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染不汙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中佛道最尊九十六種法中佛法最真九十六種衆中佛僧最正所以者何由如來從阿僧祇劫發願誦誦頌命積德誓爲衆生六度四等衆善普備得慧成滿三界天尊無能及者其有衆生發一敬心向如

來者勝獲大千世界珍寶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別罪福言皆至誠開三乘教皆得奉行聞者歡喜樂作沙門信佛行法志尚清高捨世貪諍導利世間福天人路通衆僧之由矣是爲最尊無上之道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梵福云何爲四若有信人未曾起窺觀波處也於中能起窺觀波者是初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合聖衆者是謂第三受梵天之福若佛初轉

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第四受梵天之福爾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地衆生所有功德如是展轉從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求其福此是其量也

應法緣第三

若欲修造理須如法造作雖少得福無量若不依法縱多無益故佛在金棺敬福經云經像主莫論道像經像之匠莫云客作造佛布

施二人獲福不可度量欲說其福窮劫不盡
受吾約勅是佛真子如是精誠造少福多問
工匠之法作經像得物合取直不佛言不得
取價直如賣父母取財者逆過三千真是天
魔急離吾佛法非我眷屬飲酒食五辛之徒
不依聖教雖造經像數如塵沙其福甚少蓋
不足言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宮勞而少功
不敬之罪死入地獄主匠無益諸天不祐不
如不造直心禮拜得福無量如向所列造多
福少若像師造像不具相者五百萬世中諸
根不具第一盡心為上妙果先昇又罪福決
疑經云僧尼白衣等或自捨財及勸化得物
擬佛受用經營人將此物造作鳥獸安形像
前安佛樂上者計損滿五錢直犯逆罪究竟
不還一劫墮阿鼻地獄贖香油燈供養者無
犯佛不求利無人堪消初獻佛時上中下座
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
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
越不受前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
墮下賤生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

述曰此謂施主入佛受用所以須慎若如今
時上每出佛供食情過此不局執若
食訖還入施主不勞收領如十五日
佛及僧無佛僧可受用即須領食以此
依七世亡親現在存得福四道高貴
所以俗人田薄不能資導故不通俗也
數見白衣獻佛訖將為自食故別疏記
又觀佛三昧經云時優填王戀慕世尊鑄金
為像間佛當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爾
時金像從象上下猶如生佛足步虛空足下
兩華亦放光明來迎世尊合掌叉手為佛作
禮爾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向像空中百千
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爾時世尊而語像
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
以付囑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
有眾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
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又外國記云佛上
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
見佛刻牛頭栴檀作如來像置佛坐處佛後
還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涅槃後
可為四部眾作諸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是眾
像之始佛移住兩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
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競興供養

不絕臺內長明燈鼠銜燈炷燒諸楮蓋遂及
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憫謂檀
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邊小精舍戶忽見
本像移向彼房眾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
重移像本處又優填王作佛像形經云昔佛
在世時拔耆國王名曰優填來至佛所頭面
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眾生
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
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世世所生不墮
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
色眼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足奇絕妙好
常為眾人之所愛敬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
臣長者賢善家子所生之處豪華富貴財產
珍寶不可稱數常為父母兄弟宗親之所愛
重若作帝王王中特尊為諸國王之所歸仰
乃至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
具足飛昇天上無所不至若生天上天中最
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於六天中尊貴第一
若生梵天作大梵王端正無比勝諸梵天常
為諸梵之所尊敬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

菩薩最尊第一過無數劫當得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又法華經偈云

若人爲佛故 建立諸形像 乃至童子戲 若草木及筆 或以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又造立形像福報經云佛至拘羅國時國主名優填王年始十四聞佛當來即勅傍臣左右皆悉迎佛到已頭面禮佛長跪叉手白佛言天上人中無能及佛者光明巍巍乃能

如是恐佛到已後恐不復見今欲作佛形像

恭敬承事得何福報願佛哀愍爲我說之爾

時世尊說偈答曰

王諦聽吾說 福地無上士 福德無過者

作佛形像報 恒生大富家 尊貴無極珍

眷屬常恭敬 作佛形像報 世世身無患

常得天眼報 無比紺青色 作佛形像報

父母見歡喜 端正威德重 愛樂終無厭

作佛形像報 金色身燄光 猶妙師子像

衆生見歡喜 作佛形像報 閻浮提大姓

刹利婆羅門 福人於中生 作佛形像報

不生邊地國 不盲不醜陋 六情常完具

作佛形像報 臨終識宿命 見佛在其前

不覺死苦時 作佛形像報 作大名聞王

金輪飛行帝 與主四天下 作佛形像報

作釋天名因 神足典第二 三十三天奉

作佛形像報 此過出欲界 作妙梵天王

迦夷衆梵恭 作佛形像報 受福正如是

若能刻畫作 天地尚可稱 此福不可量

是故供養佛 華香香汁塗 供養大士者

得漏盡無爲

觀施緣第四

如轉輪五道經云佛言凡作功德隨身之行

燒香然燈得福甚多燒香作福及以轉經不

得請人而不觀願如倩人食豈得自飽燒香

潔淨然燈續明燒香齋會讀經達觀以爲常

法布施得福諸天接將萬惡皆却衆魔降伏

懈怠之人不能精進一朝疾病又不吉利便

欲燒香方始作福諸天未降諸魔在前競來

燒觸作諸變怪以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

人如影隨形種植福田如尼俱類樹本種一

枝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佛言阿難施一得萬

倍言不虛也佛說偈言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諸十方

洗僧緣第五

如譬喻經云佛以臘月八日神通降伏六師

六師不如投水而死仍廣說法度諸外道外

道伏化白佛言佛以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請

僧洗浴以除身穢仍除常緣也今臘月八日經

又摩訶剎頭經亦名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天

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

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去家學道皆用四月

八日夜半時得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

般泥洹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爲春夏之

際殃罪悉畢萬物皆生毒氣未行不寒不熱

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諸天下人民共念

佛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時以示天下人佛

言我爲菩薩時三十六返爲天王帝釋三十

六返作金輪王三十六返作飛行皇帝今日諸賢誰有好心念釋迦佛恩德者以香華浴佛形像求第一福者諸天鬼神所證明知四月八日浴佛法時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納香合三種草香按而漬之此則青色水若香少者可以紺黛秦皮權代之又用鬱金香手按漬之於水中按之以作赤水以水清淨用灌像訖以白練白綿拭之斷後自占更灌名曰清淨其福第一也又溫室經云佛告祇域長者澡浴之法當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報何謂七物一者然火二者泔水三者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灰六者楊枝七者內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謂除七病一者四大安隱二者除風三者除濕痺四者除寒冰五者除熱氣六者除垢穢七者身體輕便眼目清明是爲除七病何謂得七福一者四大無病所生常安二者所生清淨面首端正三者身體常香衣服淨潔四者肌體濡澤威光德大五者多饒人從拂拭塵垢六者口齒香好所說信用七者所生之處自然衣服

又十誦律云洗浴得五利一除塵垢二治身皮膚令一色三破寒熱四下風氣調五少病痛舍利弗夏盛熱時有一客作人園中汲水灌樹見舍利弗發小信心喚舍利弗脫衣樹下以水洗浴身得清涼作人後命終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爲功雖少以過良田獲報甚多即下詣舍利弗所散華供養舍利弗因其信心爲說法要得須陀洹果又賢愚經云爾時首陀會天下閻浮提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暖水調適酥油浣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受其供其洗浴已并享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座是時阿難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爲貧家子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具并設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天有此光相七佛已

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佛授記曰於未來世兩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號曰淨身十號具足又雜譬喻經云昔佛弟難陀乃往昔維衛佛時人一洗衆僧之福功德自追生在釋種身佩五六之相神容晃昱金色乘前之福與佛同世研精道場便得六通古人施一猶有弘報況今擅越能多行者普等之行必逮尊號加增歡喜廣度一切又福田經云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閱祇國爲庶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差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以汁洗瘡尋蒙除愈從此因緣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慶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速得應真又十誦律云外國浴室形圓猶如圓倉開戶通煙下作伏漬出水內施三摺閣齊人所及處以坭盛水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

湯故云淨水耳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功德云何爲五一除風二病得瘥三除去塵垢四身體輕便五得肥白若有四部之衆欲求此五功德者當求造浴室又僧祇律云若欲浴時使園民等掃灑令淨辦其薪炭溫暖得所乃打犍推應知入浴各以腰帶繫衣作識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掉兩臂而入一手遠前而入若欲與師揩者當先白已無罪不得一時舉兩手當先令揩一臂一手覆前竟次揩一臂一手及餘

雜福緣第六

如薩婆多論云若作僧房及以塔像曠路作井及作橋梁船此人功德一切時生常資施主除三因緣一前事毀壞二此人若死三若起惡邪無此三因緣者福德常生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施不得其

福云何爲五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三以野牛施人四以姪女施人五以造作神祠是謂有此五施不得其福復有五施人天得福云何爲五一造作園觀二造作林樹三造作橋梁四造作大船五與富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有此五事令得其福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度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口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又僧祇律有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入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曠路作好井 種植園果施 樹林施清涼
橋船度人民 布施修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施人美水或覆井
泉恐諸毒蛇墮於井中行人飲之而致苦惱
命終生三管塋後天受五欲樂從此命終若

得人身王所受重若見病困咽喉出聲餘命未盡施其漿飲或施其財以贖彼命終生深水天如帝釋快樂從天命終隨業流轉不墮三塗得受人身從生至生不遭痛苦無有惱亂若有衆生持戒見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涼讀誦經法命終生風行天香氣來吹悅樂無比若有衆生於河津濟造立橋船以善心渡持戒人兼渡餘人不作衆惡命終生髮持天受五欲樂命盡人中爲王典藏又譬喻經云昔有母子三人常作三事一作

大船置於河中以度百姓二於都市造立好井以供萬民三於四門各作園廁給人便利修是功德命終之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設此微福尚獲果報巍巍無量何況有人廣修功德造立塔寺分檀布施作諸福業百千萬倍復勝於此不可計量故成實論引經偈云
若種樹園林 造井橋梁等 是人所爲福
晝夜常增長
又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

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
故智者欲求佛道當作是學又放牛經出增
一阿含別品同譯佛告諸比丘有十一法放
牛兒不知放牛便宜不曉養牛何等爲十一
一者放牛兒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
摩刷四者不知護瘡五者不知作煙六者不
知擇道行七者不知處牛八者不知何道渡
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草十者不知牽牛不遺
殘十一者不知分別養可用不可用如是十
一事放牛兒不曉養護其牛者牛終不寧息

療治也滿切 羶牡羊也羶切 壘塗也壘切 罅孔也罅切
 觥抵觸也 捫莫昆切 壠力董切 田田切 涸下各切
 也初說切 撒丑列切 鎬子朵切 蔡惜
 金切蔡園 廁固七情切 雨初 躡昵係切 漬切
 惜人名蔡園 廁史切 園廁 雨初 躡昵係切 漬切
 疫智切 藿虛郭切 紺黛 黛待耐切 痺平足切
 冷腰 濡與充切 漂漱 蘇來切 口捷
 病也荒 路也 此云 蔡又云 鏤凡 器坑 坑底古
 推皆口捷 推健 健右 爽切 推青 地坑 坑底古
 也羊 益間 左右 刷割 滑切 犖古 犖乳也
 腋肘 背間 左右 刷割 滑切 犖古 犖乳也
 孽即移切 闕彼義切 澤幽也

幽則有罪禍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樂背苦合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粃稗而欲歲取精糧驅駕騶騫而望騰超躡絕不亦惑哉如鳥獸蟲虺之智猶知因風假霞託迅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存名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磋之意事存我友又如搏牛之虱飛極百步若附鷺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

迅也亦同凡夫弱衰極趣不越人天之善若
憑大聖之威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善友緣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辛梵行名善知識
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
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
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
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真
善知識自修善提亦能教人修行善提以是
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
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
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
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
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
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
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
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
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
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
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

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
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
當爲分拈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
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得觀十二
因緣如是觀已次得煖法從得煖法乃至漸
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
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
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
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
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
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
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
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精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
於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囊見已即告

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
香囊物難陀爾時即依佛教於彼邸上取諸
香囊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
囊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
手執此香囊於一刻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
長老難陀汝今當自觀於手看爾時難陀聞
佛語已即觀自手佛語難陀汝觀此手作何
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
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共
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
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麝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知識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云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
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

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遺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言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病瘦縣官為共評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為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

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當觀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

惡友緣第三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與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

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殺不至三惡為惡友殺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卧牀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

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也獄中而作怨家

又阿含經云遠惡近善有四法當急走避之去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千里四法者一惡友二惡眾三或多語戲笑四或瞋或聞

又善生經云受戒者五處不應行謂屠兒姪女酒肆國王旃陀羅舍等有五種業不應作謂賣毒藥釀皮搏蒲園基六博歌舞倡伎等又寶雲經云持戒之人不聽向破戒家乞食又金剛仙論云出家人不許向屠兒酒肆姪女惡象惡狗等家乞食亦不得數往親近之又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

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為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眾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真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此謗法之人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人作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讀誦千部大乘為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永不見佛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眾自說往昔所造善惡業行果報告尼眾曰乃往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息更取小婦夫甚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厭大婦心妬私自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唐勤苦聚積何益不如殺之即取鐵針刺兒顙上後遂命終小婦

疑是大婦殺即便語言汝殺我子大婦爾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即與咒誓若殺汝子使我世世夫為蛇螫所生兒子水漂狼曠自食子肉身現生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後時命終緣殺兒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為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夫家產生一子後懷妊月滿欲產夫婦相將向父母舍至於中路腹痛遂夜宿樹下夫特別卧前所咒誓令悉受之時有毒蛇螫殺其夫婦見夫死即便悶絕後乃得蘇至曉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下小者抱之涕泣進路路有一河深而且廣即留大兒著於此岸先抱小者渡著彼岸還迎大兒兒見母來入水趣母水即漂亡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之間俄爾沒死還趣小兒狼來瞰訖但見流血狼藉在地母時迷絕良久乃蘇遂前進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向梵志具陳辛苦梵志憐慈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已不梵志答言父母眷屬大小近已失火一時死盡聞之懊惱死而復蘇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

娶妊身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暗閉門在內獨坐須臾婦產夫在門外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熱打婦陳產意夫瞋怒故尋取兒殺以酥煮之逼婦令食婦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走波羅奈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新死日來塚上追戀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問之遂為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時令婦生埋時有羣賊來開其塚賊帥見婦面首端正即納為婦經於數旬夫破他塚為主所殺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埋經於三日狐狼開塚因而得出自剋責言宿有何罪旬日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蘇今何所歸得全餘命聞釋迦佛在祇洹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達知先世殺生之業所作咒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昔大婦者令我身是雖得羅漢恒熱鐵針從頂上入足下而出盡

夜患此無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

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曰

誹謗大乘法 決定趣惡道 焚燒甚苦痛

業報罪信爾 若從地獄出 復受餘惡報

諸根常缺漏 永不聞法音 設使得聞者

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 還墮於地獄

債負緣第四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比丘名弗迦

沙王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有新產犍牛

被所觶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牽牛

欲飲水牛從後復觶殺其主其主人瞋恚

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

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

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

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

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

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

孤獨老母舍應與產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

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

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遂及疲頓

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

觶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啼哭

我今窮厄何忍欺觶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

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

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犍牛是也三賈客

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觶殺者是也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惡口罵詈 橋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惡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

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

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

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

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

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驅馱鹽入

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之

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道說而

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

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

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

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

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

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

償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必墮牛羊羴麀驢

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

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

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

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

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是言我今已捨怨

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

羣來趣水有守不鬼以鐵杖驅逐令不得近

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

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

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

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曰汝先

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

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詐以求財利

迷惑眾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大狗利牙赤白來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噉我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潤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也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

喉手脚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潤欲噉食糞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厠口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癰供設客僧細者自食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來斫舌斷斷續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

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還斫舌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蘇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縛身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癭九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

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秤小斗與他重秤大斗自取常自欲大利於已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冒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結挽之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行遯亦以針刺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

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即卧起去時所愛夫人眠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

堪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故受此苦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常有銅瓶滿中烱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

體憔悴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目連
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爲道僧與飲食以一酥
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
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
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自報其屍傍人
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
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
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
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

又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
丘於他粟田邊撻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
地五百世作牛償之故智度論云以其習氣
後得人身產出牛蹄飼食佛愍度之出家得
阿羅漢果

繼過緣第五

後三

十四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很戾不信惡馬難
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聞論故序心曲
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

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
金山窟穴孤兔所不敢停濟淵澄海蛙龜所
不肯宿故知深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
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
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策斯

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
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
冥冥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
促頭向產門墮地鞭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
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爲實苦又涅槃經云

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
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
久住

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少時氣盛壯 爲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後三

十五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 形散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
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遠

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
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

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
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
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
生則喜親族歡聚盡慈愛之知死則朝亡暮
殞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知
反室空堂寂滅無觀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
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
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
又華嚴經有十種慢業應當避之一於尊重
福田和尚阿闍黎父母沙門婆羅門所而不
尊重恭敬供養是爲慢業二有諸法師得勝
妙法於大乘深法知出生死道得陀羅尼成
就多聞具智慧藏善能說法而不信受恭敬
供養是爲慢業三聽受法時若聞深法應發
離欲心歡喜無量而不讚法師令衆歡喜是

為慢業四起慢心自高陵彼不省己過不調
自心是為慢業五起計我心見有功德智慧
者不讚其美見無德者反說其善若聞讚他
於彼人所起嫉妬心是為慢業六若有法師
知是法是律是實是佛語以憎嫉故說言非
法非律非實非佛語欲壞他信心故是為慢
業七自敷高座我為法師不應執事不應恭
敬供養餘人諸修梵行尊長有德悉應恭敬
供養於我是為慢業八遠離舉惡惡眼視彼
常以和顏等觀眾生言常柔輒無有麤獷離
恚恨心而於彼法師求其過惡是為慢業九
以我慢心於多聞者不往恭敬起聽聞法留
難亦不詰問何等為善何等不善何等應作
何等不應作何等業長夜饒益一切眾生作
何等行不益眾生作何等行從明入明作何
等行從冥入冥如是人車為我心漂沒不能
得見出要正道是為慢業十起慢心故不值
諸佛難得之法消盡宿世所種善根不應說
而說起訶責心更相譏論住如是法應入邪
道但菩提心劣故而不永捨菩薩所行雖不

捨菩薩道而於無量百千萬劫尚不值佛何
況開法是為慢業
又出曜經偈云
眾生為慢纏 染著於憍慢 為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故知凡夫為惡雖少後世染著苦復無邊報如
毒在心人意不同白衣營生不知顧死然生
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
之間凶變無常徒修田宅愛戀妻兒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時城中有婆羅
門年向八十財富無數為人難化不識道德
不計無常更作好舍前房後堂涼臺溫室東
西兩廂廡數十梁唯後堂前距陽未訖時婆
羅門恒自經營指授眾事佛以道眼見此老
公命不終日當就後世不能自知而方忪忪
繕治精神無福甚可憐愍佛將阿難往到其
門慰問老公得無勞倦今作此舍何所為安
公言前房侍客後堂自處東西二廂當安兒
息財物僕使夏上涼臺冬入溫室佛語老公
久聞宿德思遲談講佛有要偈存亡有益欲

以相贈不審可不顧小廢事共坐論說不耶
老公答言今正大遠不容坐語後日更來當
共善叙所云要偈便可說之於是世尊即說
偈言
有子有財 愚唯汲汲 我且非我 何有子財
暑當止此 寒當止此 愚多疑慮 莫知來變
愚昧愚蔽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婆羅門言善說此偈今實遠邐後來更論之
於是世尊傷之而去老公於後自投屋椽椽
墮打頭破即時命過室家啼哭驚動四隣佛
去未遠便有此變里頭逢諸梵志數十人問
佛從何所來佛言屬到此死老公舍為公說
法不信佛語不知無常今者忽然已就後世
具為諸梵志更說前偈義聞之欣然即得道
跡於是世尊為說偈言
愚暗近智 如酤酌味 雖久狎習 猶不知法
開達近智 如舌嘗味 雖須臾習 即解道要
愚人造行 為身招禍 決心作惡 自致重殃
為行不善 退見悔老 致涕流面 報伸宿習
時諸梵志重聞此偈益懷篤信為佛作禮歡

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爲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惡加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生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爲諸蟲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猶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餓棄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教立大誓願已餓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

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爲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常喫噉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喫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烓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此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

時彼衆中有盲龍婦口中腥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報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噉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爲毒蟲諸惡毒蠅之所咬食身體臭處不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爲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剎那不停爲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反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犂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文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

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中轉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為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飢渴苦惱又彼此以瞋念心惡業緣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噉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昔於飢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為飲食可得飽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褥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

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受身即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即為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肢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為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光燄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受取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燄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卧僧牀席
寧以大熱餓鐵錐 拳手握持便焦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用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嚙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捉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鑠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卧
不應瞋念心妬嫉 而著衆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燥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恚惡心 服食衆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眾皆悉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眾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

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得種種資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衆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久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樂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瞋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勅沙門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

稱我是沙門眞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不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貯積與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爲於飲食及僧因緣侵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養法中令比丘衆眞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雜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

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

慎禍緣第三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羣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隣國求覓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賣不答曰賣問曰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既買得已臣使家家發求覓針如

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慘臣曰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嘗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便不入斫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亦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飢餓困苦坐由耽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緣第四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大衆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鬪之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點睛人不

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則爲不善人是故應離惡莫行不善業隨近何等人數數相親近近故同其行或善或不善一切人求善當近於善人如是能得樂善則非苦因近善增功德近惡增尤甚功德及惡相今如是略說若近於善友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令人遠離親善人遠離於惡友以近善人故能捨諸惡業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本杵

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出于心身口唱成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

現世獲或身終後魄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
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剋賊皆由宿命非空生
也佛說偈言

心爲法心心尊心使中心非愚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車轆轤心爲法本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樂自追如影隨形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鼈遭遇枯旱湖澤乾
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鶴集住其邊
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鶴啄銜之飛過都邑鼈
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鶴便應之口開

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
是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
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爲四一者
年盛力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
佚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
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
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鶴守此空池永無
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情老不止姪有財不施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爲自侵欺咄嗟老至色變作老

少時如意老見蹈賤不修梵行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守伺空地既不守戒又不積財
老羸氣竭思故何逮老如秋葉汚穢襤褸
命疾既至不用後悔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爲惡受
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賈客珍
奇勝物皆稅奪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
寶物遂至大貴諸人稱傳惡名流布爾時有
鸚鵡王在於林中閑行路人說王之惡即自
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詣彼爲說善

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王猶有
善言奈何人王爲彼譏責儻能改修尋即高
飛至王國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
入園遊觀于時鸚鵡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
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萬民毒及鳥獸含識
嗷嗷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奇
剋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
瞋毒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爾
時鸚鵡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即用
與王王語鸚鵡何以罵我鸚鵡答言說王非

法乃欲私益不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
答言王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爲
七答言一者耽荒女色不敬真正二者嗜酒
醉亂不恤國事三者貪著基博不修禮敬四
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
善語六者賦役謫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
理劫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
傾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親
近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聖不受善語
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之

期非旦則夕夫爲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
濟度萬民王當如秤親踈皆平王當如道不
違聖蹤王者如日善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
清涼王如父母恩育慈憐王者如火爲諸萬民
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爲諸萬民
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
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王聞其言深
自慚愧鸚鵡之言至誠無疑我爲人王所行
無道請遵其教奉以爲師受修正行爾時國
內風教既行惡名消滅夫人臣佐皆生忠敬

一切人民無不歡喜爾時鸚鵡者我身是也爾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今輔相是也爾時夫人今輔相夫人者是也

慎用緣第五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為放牧行者皆就井飲井及洗浴時日向暮有羣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項諸野干輩語

野干主若濕樹葉可用者常當設之況復此罐利益行人云何打破野干主言我作是樂但當快心那知他事時有行人語婆羅門汝罐已破復更著之猶如前法為野干所破乃至十四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使自念言是誰破罐當往伺之正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罐堅固難破令頭易入難出之者立著井邊然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野干主如前入飲食訖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打殺空

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很戾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時癡野干 遭斯木罐苦 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羣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當知過去時已曾不受知識輕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受苦痛頌曰思慎始終務在正已口無二言心無妄起少欲知足忘懷彼此戰戰兢兢誠勗憂喜諸經要集卷第九下

音釋

櫛櫛也切 戾戾也切 守守也切 頑頑也切 招招也切 禍禍也切 自自也切 喪喪也切 身身也切 命命也切 是是也切 時時也切 癡癡也切 野野也切 干干也切 遭遭也切 斯斯也切 木木也切 罐罐也切 苦苦也切 佛佛也切 告告也切 諸諸也切 比比也切 丘丘也切 爾爾也切 時時也切 野野也切 干干也切 主主也切 者者也切 今今也切 提提也切 婆婆也切 達達也切 多多也切 是是也切 時時也切 羣羣也切 野野也切 干干也切 者者也切 今今也切 諸諸也切 比比也切 丘丘也切 諫諫也切 提提也切 婆婆也切 達達也切 多多也切 是是也切 當當也切 知知也切 過過也切 去去也切 時時也切 已已也切 曾曾也切 不不也切 受受也切 知知也切 識識也切 輕輕也切 語語也切 自自也切 喪喪也切 身身也切 命命也切 今今也切 復復也切 不不也切 受受也切 諸諸也切 比比也切 丘丘也切 諫諫也切 當當也切 墮墮也切 惡惡也切 道道也切 長長也切 受受也切 苦苦也切 痛痛也切 頌頌也切 曰曰也切 思思也切 慎慎也切 始始也切 終終也切 務務也切 在在也切 正正也切 已已也切 口口也切 無無也切 二二也切 言言也切 心心也切 無無也切 妄妄也切 起起也切 少少也切 欲欲也切 知知也切 足足也切 忘忘也切 懷懷也切 彼彼也切 此此也切 戰戰也切 戰戰也切 兢兢也切 兢兢也切 誠誠也切 勗勗也切 憂憂也切 喜喜也切 諸諸也切 經經也切 要要也切 集集也切 卷卷也切 第第也切 九九也切 下

諸經要集卷第十上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六度部第十八之一

布施篇第一此有七緣

述意緣第一

法施緣法五

相對緣

量施緣

福田緣

財施緣

相對緣

述意緣第一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標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合散黃金而不

吝須達等王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厄難忘已形軀故薩埵拔身以救飢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鷂之食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實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尚云解衣推食摩頭至踵車馬衣裘朋友共弊莫不輕財重

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寶玩比見凡愚惜家財靡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為貪生恒憂不活遂使妻兒角目兄弟閭牆眷屬乖離親朋隔絕良由慳因

慳緣慳法慳業乖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損惱之情如是之愆實由慳貪爲本也

慳僞緣第二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 守慳不布施 積財千萬億 稱言是我有 臨欲壽終時 眼見惡鬼神 刀風解其體 無復出入息 貪識隨善惡 受報甚苦辛 將至受罪處 變悔乞何及 又薩遮尼捷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 得不生厭足 無明顛倒心 常念侵損他 現在多怨憎 捨身隨惡道 是故有智者 應當念知足 惜財不布施 藏舉恐人知 捨身空手去 餓鬼中受苦 飢渴寒熱等 憂愁常煎煮 智者不積聚

決五

爲破慳貪故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顰蹙當知

是人閑餓鬼門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爲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觀過四不念苦施心復有四法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墮慘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偏爲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

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憫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苦病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又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麩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麩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針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現貧窮無其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閭浮僧池不如掃一手掌佛地又四分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守曰瓊茶饒財珍寶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

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施猶不盡兒婦以一裹香塗四部兵并四方來乞者隨意令足香故不盡奴以一律田耕七壠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良賤共爭各是我福力役茶詣佛請問是誰力耶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

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佛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轉七返餘福此生果報齊等又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恚忍辱憊息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不作二相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財施緣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又菩薩

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為食吐眾生食已吐施是名內外施除上所說是名外施菩薩內施有二種一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人為衣食故繫屬於人為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為利養但為無上菩提為安樂眾生為滿足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肢節等一切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二種一隨其所求受用樂具歡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

菩薩內外物非無差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眾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眾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書寫經二種種校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若以淨妙

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為惡若為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最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恒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若復觀田倉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恒生憐愍復作是念如是鼠雀

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觸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量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為得阿耨菩提故行檀那波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為十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慧聚乃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遊戲法樂無不具足三者菩薩以具足施故感得圓滿法義具足趣菩提座無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感得圓滿清淨法手拯濟眾生無不具足五者

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菩薩以肢節施故獲得清淨無染威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視一切衆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衆生真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以髓腦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爲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如是相貌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爲滿足檀那波羅蜜多故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 亦不願感天人趣
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法施緣第四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昇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

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闕法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財施能增貧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施實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又未曾有經云天帝問野干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唯願說之野干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財物濟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生出世間道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

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財施愛多者施與財寶愚癡多者施與其法財施者爲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爲得無盡智財施者爲得身樂法施者爲得心樂財施者爲衆生所愛法施者爲世間所敬財施者爲愚人所愛法施者爲智者所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偈曰
佛智處虛空 大悲爲密雲 法施如甘雨
充滿陰界池 四攝爲方便 安樂解脫因

修治八正道 能得涅槃果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責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藏不現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若是彼所知義於此經卷已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有如是經示語其處若更書與菩薩當自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與爲法施故我寧以法施現世癡癡爲除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夷夷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除瞋心

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聞法慈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盜他財實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衆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除瞋癡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衆生聞法信心無礙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心明了戒施聞慧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法施勝過財施今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施未知得不答爲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色聲人天樂報恐墜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懇懇歎法令其悟解三事體空而行財施遠成善提涅槃勝果自餘戒忍六度萬行皆藉智慧開道成勝

又智度論云前五度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便墮惡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即便祕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萬卷是以如來

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若唯解無行如人有目無足不能遠涉若唯行無解如人有足無目不能見道又唯解無行譬同狂華不結實若唯行無解譬同子實不依華發是故要須解行雙行方成佛果

量施緣第五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盡便施無盡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復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物即令急施廢修遺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令寶玩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財寶亦如是又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少如法之財得福弘多如大寶積經

云所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衆生故三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衆生故四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涕唾膿血汙食不語不知飯及麥飯不如法和應棄者謂不潔食雜汙不肉食不酒飲雜汙如是和合不如法者不以施人及佛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羈絆乘騎而得好屋好食爲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懷瞋恚心曲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爲璽珞種種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又如宰官之人莊嚴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鳩槃荼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多瞋恨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行夜叉

鬼中常得種種歡樂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
慢強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又中
而有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妒心好諍而
能以好房舍卧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
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使身之物若惱前
人強求人物而營禍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
修治內心得利轉勝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
施令他受苦若彼逼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
他力不隨所欲為眾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
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非是菩薩行淨

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眾生求毒火刀酒
媒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
若施與者而多起惡墮於惡道不到彼岸若
他來索我之身分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
起退屈心又優婆塞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
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病苦若先不能
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
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
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
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以此文證強役人物

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末世道
俗訛替競興齋講強抑求財營修塔寺依經
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內修實行出離中
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為人說法前人敬誠
求法捨施即須為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
判雷同總撥妄生譏謗抑遏前福又無性攝
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
障故不施與勿令惠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
亦不能受何用施為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 一經月無倦 嬰兒喉若閉

乳母欲何為

寧使貧乏於財位 遠離惡趣諸惡行
勿被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諸苦器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
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為五一者施遠來人二
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
若初得新果蔭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
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
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時所宜淨
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氈被薪火暖食等若

熱時施涼室輕衣水扇什物等渴時與漿飢
時給食風雨時供送天和諸僧如是隨時應
情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

福田緣第六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
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倍報施外
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
須陀洹得無量報向斯陀含亦無量報乃至
成佛亦無量報我今為汝分別諸福田故作
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

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者
得如願壽命色力安樂施於彼者施主後得
壽命色力安樂辨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
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
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
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
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為破彼苦非為作罪是
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己不及
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
行施不簡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

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眾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眾生名為顛倒作善癡狂修福名為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眾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眾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則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佛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

福田無二也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氈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氈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氈往奉眾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無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慈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眾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緣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相對緣第七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等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氈施大眾得福弘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眾僧得福少

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貧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施得富恒多樂捨得福多_{下二}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施多得福少者如愚癡之人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慧是為施多得福少二施少得福多者如能以慈心奉道德人眾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是為施少得福多三施少得福少者如慳貪惡意施邪見外道俱兩愚癡是故施少得福亦少四施多得福亦多者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屐牀榻廚饌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為施多其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且偏解一句餘類可解何等二俱清淨者如佛自供養佛故是為二俱清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

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來
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
爲二俱清淨可解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
言無言據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
是之人名為放逸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義
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主
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
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
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麤施於蟻子亦得無量
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麤耶誰
有一日食三搏斲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
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體
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
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
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
厭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
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
咒願王及貧窮人所得福德等無差別如人
買香塗香末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

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是諸香不失毫釐
修施之法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麤若細若
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遙見聞心生歡喜其心
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
已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
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
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搏食自食則生
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世
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
能遮斷飢渴等苦若難得房舍衣服飲食卧
具病藥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
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
少雖富有天地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
應爲無上樂而行布施不爲人天何以故無
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
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
一切煩惱結縛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
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就能施
一切眾生喜樂見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又
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重於金玉

若悲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若慳心多者
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悅
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散者不
以爲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
欲悅以爲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丈夫
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
設有羶食有飢者在尚不能施與況餘勝
物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少水
施與衆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間糞土易得
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土猶懷憐惜況復財
物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
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求索無
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
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天人中受
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善
薩但有悲愍心已具足況與少物菩薩悲心
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苦墮
淚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惱
而不救濟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衆
生無財可與悲苦嘆息無可爲喻救衆生者

見衆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憂
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功德人以愛敬故爲
之墮淚二見苦惱衆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
爲之墮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踊躍墮淚計菩
薩墮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衆生捨於親

屬悲泣墮淚不及菩薩見貧苦衆生無財施
時悲泣墮淚菩薩聞乞者聲爲之墮淚乞者
見菩薩雨淚雖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
者來時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
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言時悲泣墮淚不能自

止乞者言足爾時菩薩修行施已衆生滿足
便入山林修行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
乞可施我今出家斷諸結使

六度部第十八之二

持戒篇第二

此有
後五

述意緣

勸持緣

十

述意緣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凡聖俱
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
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

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復方之日月譬若實
珠義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號曰牢船
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樂受微塵不
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
水蟲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代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
縱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猴都無制鎖浮囊
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復要
聚惡人朋結凶黨更相扇動備造愆瑕無慚
無愧不羞不恥日更增甚轉復沉浮以若等

薩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過體無甘從明
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遙痛傷難忍於是錢
湯奔沸猛氣衝天鎰炭赫曦爆聲烈地鎗銅
灌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逼身則骨肉俱盡宛
轉嗚呼何可言念知斯等苦實由毀戒也

勸持緣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致命得
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
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骨痛氣將欲
絕時醫語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

除病者向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
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
兄見弟極爲困急兄費酒語弟捨戒服酒以
療其疾弟曰兄言我雖病急願捨我身命不
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年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間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實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
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殺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耶弟即說偈

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為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餽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准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為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為放逸報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年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瘡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瘡為不瘡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又大莊嚴論云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

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

年少比丘捉得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

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為水漂語

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

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

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

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瀉波浪

大海之難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

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我今

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便說偈

言

我為自全濟 為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為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為難事 終不獲難果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既說偈已即輸板與上座既捨板已于時海

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

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

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為沙門

汝實稱斯名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為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捨己所受命 護持佛禁戒 難為而能為

此最為希有

又大莊嚴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

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內時彼珠師為於國王

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

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

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

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覓

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

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為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

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向四望無可恃怙

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

時比丘即自斂身端王衣服彼人語比丘言

汝今與我聞耶比丘答言不共汝聞我自共諸使聞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為鵝能捨身

時珠師即加打棒以兩手并頭並皆被縛四

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捨此危脆身 以取解脫命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為業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搗打以繩急絞耳眼鼻口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我今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苦辛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慈惱乃

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貿鵝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欲全此鵝命 久住常安樂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珠既見珠已便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

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殺數百身 汝於佛掠相 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踏者 按地還得起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此極苦難 能持禁戒者 為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又大莊嚴論云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劫掠剥脫衣裳時此羣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詔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

去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啖燒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誠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曾往昔來 造作眾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假使此日尤 瞞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遇惡獸 臥裂我身手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過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捷子等

遣人往看知是比丘王問是已深生疑怪往
比丘所即說偈言

青草用緊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爲火焚 聲牛爲尾死

就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爲呪所迷惑 爲是苦行耶 爲自耽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即以偈答王曰

守護禁戒故 不敢撓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神鬼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爲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敢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爲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曰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諸經要集卷第十上

音釋

鴈也然切 踵足之臍切 駟馬也 麇乾貌也
 跋滄撥切 瑗音拯切 宜苦邪切 驕卑宜切
 履展力故切 懷其核切 繼彼義切 華華塵
 切專聲藥草名 洵腹切 腹四腹切 瀉流也
 搗頂搗瓜切 打音擊也 跌徒結切 足戮力切
 也曝日乾也 皴皴裂 裂良條切 華
 莫交切 長 皴牛也

諸經要集卷第十下

俠六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六度部第十八之三

忍辱篇第三

迷意緣
勸忍緣
忍益緣

述意緣第一

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羣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主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惻爲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

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有觸惱大生瞋恨
乃至角眼相看惡聲厲色遂加杖木結恨成
怨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
傷惡逆甚於鴆泉含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
怨讎生生不絕也

勸忍緣第二

如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鳥
惡口罵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
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爲我父母養育我身
不避罪福曾未報恩何須起瞋或爲兄弟妻

子春屬或是聖人昔為善友凡情不識何須加毀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眾生無不於我有恩二觀一切眾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眾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眾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眾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終不為此苦而發於惡心又成實論云行慈心者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

火不喪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為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

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

發露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

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

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又經云布

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髮已上皆當咒願

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經云恕已可為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之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為

眾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投藥是名內教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教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遠離生死志求出世是為依內若乖斯行翻為外俗在家之人若能厭捨俗情欣慕高志

專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

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為內若違斯旨還同

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悟真理心常會

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欲行此行

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已持

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

子讓而得之為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剋

責己躬也

忍益緣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

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

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為非人所護六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又私訶三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

等為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

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又六度集經云

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於求

法時忍他罵詈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

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黎行四於

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又比丘避女人惡

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若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害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眾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
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
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
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
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
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聚落諸小
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
便失木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
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又法句喻經云昔者
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勸羅
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
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晝
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佛告
羅雲曰澡槃取水為吾洗足羅雲受教為佛

洗足訖已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食飲以不羅
雲白言不可復用此水本淨今已洗足受於
塵垢故不可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吾
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念精進
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曾懷亦如此水不
可復用縱棄藥水藥亦不堪盛食曾受不淨
故汝亦如是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
曾受惡名亦如澡槃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
槃自跳數返汝惜之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
雖惜不殷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不
攝身口多所傷衆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賢聖
不惜亦如汝言羅雲聞之慚愧怖慙感激自
勵剋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即得阿羅
漢道略
又羅雲忍辱經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
門家乞食憐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
撮沙鉢中羅雲含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
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
我我痛斯須聞奈汝長時苦何猶利劍割臭
屍臭屍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

彼癡園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
真言訓世凶愚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
佛佛言是已之衰命終當入無擇地獄獄鬼
加痛毒無不至經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更
受蟒身毒還自害復受鰲形常食沙土萬歲
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投
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為人母懷之
時當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
其親驚怪皆曰何妖來為不祥即取捐之著
四衢路來往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
窮苦旬日乃死死已魂靈即復更生鈍頑如
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為人常患頭痛
所生之處不值佛世常在三塗又新婆沙論
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
人號為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王除去
男子與內宮眷屬遊戲林間經久疲眠內宮
諸女為華果故遊諸林間遙見仙人於自所
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到已頂禮
圍繞而坐仙人即為說欲之過諸妙生獸王
寤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奪去耶

即拔劍處處求覓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繞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言汝是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言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修忍我今試之復問言汝得非想非

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如是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王言可伸一臂試能忍不爾時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根墮於

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人時王復令伸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問答皆如前說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今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

眠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今釋迦牟尼佛是獨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彼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憍陳那聞已極懷恥愧合掌恭敬六度部第十八之四

精進篇第四

此有

述意緣

怠惰緣

策修緣

述意緣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味蜜之旨未顯所以策勸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

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為無明所覆又言聞提之人屍卧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實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證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人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憊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條彌加枯悴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糧冥曹拷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情何及是故

今者勸諸行人及身餘力預備資糧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厭離財色心

幾心行貪著財色心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厭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墮於邪網恒

省三業逃相誠勗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控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駛馬顧影馳走不同驚畜加諸故攝若不自誠要假他訶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緣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 不惜其軀命 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 此事不爲難

勇猛如是者 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

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爲衆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劣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

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已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

有罪耳沙門白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解羈韁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踏

車輪五態者使人立持軛摩身搜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兌餒之熱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遽舍喻噬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爲八一態者聞說佛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踏車輪時五

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搜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願頭邪視耳語如馬傍行邪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反念娼妓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遽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兌餒之熱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遽舍喻噬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緣第三

如譬喻經云羅閱祇園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瞋眠作雖長八寸刺兩臂痛不得眠一年得道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已來八十年中未曾偃卧脇一著牀背有所倚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當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爲少心精進爲

大外精進爲少內精進爲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進爲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異須多聞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誦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二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言當勤精進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復住睡眠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定

復生睡眠時精進辯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蜇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蜂飛入腋下蜇其臂腹止驚心悸不敢復睡時泉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往華上食甘露味時止端坐視之畏來不敢復睡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汗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止便向蜂說偈言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遍及其妻子如何墮泥中自汗其身體如是爲點慧毀其甘露味又如此華者不宜久住中日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當須日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如是甚勤苦時蜂王向止說偈報言佛者譬甘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道生死海譬如墮汗泥愛欲所纏裹無智爲甚迷日出衆華開譬佛之色身日入華還合世尊般涅槃

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眠蓋莫呼佛常存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共現有著者當知爲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止聞其所說即得不起法忍逮得陀羅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勒共聽法故彌勒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脫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共親友逮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因得疾痛醫藥加治不能得遂時婦在邊悲哀幸苦共爲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婿命過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捐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婿已死時婦涕淚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腳踏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婿化作此蟲婦白

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
此蟲中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思
愛心因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爲蟲說經應
生天上在諸佛前但坐思愛墮此蟲中亦可
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
終便得上生是以省己爲人不得懈怠自墮
來報

六度部第十八之五

禪定篇第五

述意緣 定相緣

述意緣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
故經云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
昧相書亦有言常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
充屈於富貴不隕穉於貧賤攝神冥冥之內
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
散慮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光釋子降
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
大士常修宴坐不斷煩惱而入般涅槃不捨
道法而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然頭至足

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
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
能冥目束體端心勤意剛強難化懶慢不調
習近五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竊貴天魔之
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由放散情處
投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
動浮游汎濫影旣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
賴此而興福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惑常
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受樂遂令障定之感
重者爭來妨靜之緣文加競集五蓋覆心禪
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鈎
似戲後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
前念皆惡遂剋苦而靜塵後念起苦便縱意
而揚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數一慮然後方能
正想革絕凡懷若違此理聖亦不可今萬境
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
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或緣於外
起染於內心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臣
心識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
邪識意惛沉則其主不明今誨六臣當各慚

愧制駁六根不令馳散也

定相緣第二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
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
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舌口味身受
心法身靜意遊會無寧息十二年中不能得
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
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
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啖龜龜縮其頭
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啖水狗小遠
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
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
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
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
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自
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
又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
乘共何等爲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
諸禪定故二修定不味不著捨離染心不求

已樂三修定具諸通業為知眾生諸心行故
四修定為知眾心度脫一切諸眾生故五修
定行於大悲斷諸眾生煩惱結故六修定諸
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
自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

伏六

十

勝於二乘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
諸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興正法紹隆三
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
共又佛言若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
利益何等為十一推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

不為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誑不誑不現異
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
除愛恚九名入人家不為飲食而行法施十
有所說法為人信受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
種一佛三昧二菩薩三昧是諸菩薩但於菩
薩三昧中得自在非於佛三昧中得自在又
諸佛要集經中說云爾時文殊尸利欲見佛
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尸利到諸
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
尸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

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尸利汝覺此女人
今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尸利即彈指覺
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
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
殊尸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

伏六

十

大光明從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
蓋即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
而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
指此女人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言以何
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

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尸
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是女因棄諸蓋
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故汝不能令覺汝於
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蓋菩薩於三
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得自
在故耳述曰且略引一二經文歎修定法自
外具明坐禪大小乘觀法儀式備存十卷觀
門內學者別尋非此明了
六度部第十八之六

智慧篇第六
此有
二錄

述意錄 求法錄

述意錄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曰無愚
故經言五度無智以若愚盲所以波若勝出
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言佛是眾生母波若
能生佛是則智為一切眾生之祖母故外書
云靈哲欽明乃稱放勳之德仁義禮智方曰
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
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塗功
遣眾毒似厚祇之除萬惡豈可任無恒沒守
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繫結常多有愛恒富
無明未達因緣不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殆
高嵩華滔滔愛水遂廣滄溟或橫執斷常偏
論即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一脚恒翹五邊
長炙食草學牛噉糞如大或盛談下諦寧識
中道之宗或封執四達豈悟大衆之旨或謂
冥初生覺其外不知世間之常唯此為貴或
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
愚癡昏瞢庸昧頑疎看指求月守株求兔薰
猶未辨寧分菽麥雖知欲笑將嚮嚮而不殊

徒識語言與徃徃而不異良由不識空理常處無明凡是倒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未減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大士為求八字不惜軀命恐在緣中逢苦即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也

求法緣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為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仞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惟我為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況入人

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又集一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最勝又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為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爾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於六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為紙以骨為筆十九以血為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剥皮曝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心即從下方踊出為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

又涅槃經云菩薩為法因緣剋身為燈燄纏皮肉酥油灌之燒以為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訶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

而能於地獄中救苦眾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為法因緣能以頭目髓髓手足血肉施於眾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

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眾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又大集經云菩薩為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為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識為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悴菩薩至心

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為患菩薩為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經為一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深生信心真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為眾生故

至心聽法不為利養為眾生故不為自利為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

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

曾聞法勝得三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位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故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為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王觀又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六法則不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何等為六一不樂聞法二雖聞法不攝耳聽三不為知解四未得法不

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護六不成就順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又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徒陀山有一野干為師子所逐墮一丘野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為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飽師子 奈何苦尼身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復汙人井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代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

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答曰

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

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是天衣接取叩

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敷高座後請

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為高座野干升座

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人天福無量

故二者為報施食恩報無量故天帝白曰得

免并厄功德應大云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死

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

後更生違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畏死死墮

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全命無功志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濟一世之厄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眾生出世間道得

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

布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為是業報

為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

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

羅奈國波頭摩城為貧家子剎利之種幼懷

聰朗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

節經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

和尚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識宿命由

受王位奢婬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生下

而不迷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令還

天宮和尚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

剋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欲

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終生兜

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又賢愚經云佛

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人四輩之類

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羣聞佛音聲深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為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

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

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還天上此

法功德成明求法方軌具須曰在上第二卷法中述之

川路舟航彼岸津濟欲超生死先資福慧

鏡徹三輪珠清六蔽在馭成勸為金則礪

抗跡流水齊鑲並繫五忍必階四勤無替

心波洞潔情塵卷翳業途既坦道場斯詣

諸經要集卷第十下

音釋

羣提鴈羣初也此云忍鴈鳥羣初也此云忍

鳥羣初也此云忍鴈鳥羣初也此云忍

鳥羣初也此云忍鴈鳥羣初也此云忍

鳥羣初也此云忍鴈鳥羣初也此云忍

鳥羣初也此云忍鴈鳥羣初也此云忍

鳥羣初也此云忍鴈鳥羣初也此云忍

[illegible]

諸經要集卷第十一

俠七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業因部第十九

五此
綠有

述意緣

發業緣

罪行錄

福行緣

雜業錄

述意緣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棄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

焦爛而不疲若蒼蠅之聚臭屍似飛蛾之投

火聚良由迷因謬重不識善惡所以樂造苦

因隨緣起業備歷艱辛具受塗炭迄今燒煮

莫能休息如來大悲不忍永棄示其苦樂令

其欣厲也

發業錄第二

問曰云何名業道義答曰身口七業即自體

相爲名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

作道果名爲業道

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趣也試等首可改餘

三非是業道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

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如

對法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謂黑黑異

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業非黑白

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

業由染汙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

謂三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白黑

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善不善雜故非黑

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於方便無間道

中諸無漏業以方便道無間道是彼諸業對

治故非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故

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由無漏

業爲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與異熟習氣故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解如是

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生非想非非想

處壽八萬劫福盡還墮三惡道故佛告善男

子一切模畫無勝於意意畫煩惱煩惱畫業

業則盡身

又阿毗曇雜心業品偈云

業能莊飾世趣趣各處處是以當思業

求離世解脫 身口意集業 在於有有中

彼業爲諸行 嚴飾種種身 身業當知二

謂作及無作 口業亦如是 意業當知思

又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為皮肉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蛇蝎等以生衆生苦惱故雖殺無罪或言波羅斯等言殺却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

如依三毒起偷盜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為自身或為他身或為飲食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邊及瞋人所愛偷盜彼物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羅門言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故以彼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為餘姓奪我受用是故我取即是自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

如依三毒起邪淫者若依貪心起者或於衆生起貪染心不如實修行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依他守護資生依瞋心故起或姪怨家妻妾或姪怨家所愛之人等是名

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譬如確曰熟華熟果飲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姪無罪或如波羅斯等邪姪母等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妄語者此三非如是兩舌惡口綺語如是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次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為依貪起依瞋結生者名為依瞋起依癡結生者名為依癡起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是應知

問曰於業道中何者是前眷屬何者是後眷屬答曰若起殺生方便如屠兒牧牛或以物買將諸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刀半命未斷所有惡業名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根即後念時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生後眷屬業乃至綺語皆亦是應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前眷屬以初起心即成就根本業道又身口意十不善業道一切皆有前後眷屬此義云何如人起心欲斷此衆生命因復更斷餘衆生命如欲祭天殺害衆生即奪他物欲殺彼人復姪其妻生如是心還使彼妻自

殺夫主復以種種鬪亂言說破彼親屬無時非實於彼物中生於貪心即於彼人復生瞋心為殺彼人故生如是邪見增長邪見以斷彼命復欲殺其妻男女等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一切十不善業道皆亦是應知又離善道非方便修行善業道是方便以遠離根本故及遠離方便故言方便者如彼沙彌欲受大戒將詣戒場禮衆僧足即請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時如是悉皆名前眷屬從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業及彼念起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說四依乃至不捨所受善行身口作業及無作業如是等悉皆名後眷屬述曰上來雖引經論明業因多種至時斷罪未明輕重政別引優婆塞戒經辨業不同別有四例一將物對意有四二輕重不同有八三上中下不同復八四依薩婆多論有心無心不同復八臨時判罪並皆攝盡故經第一云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重有物輕意輕第一有物重意輕者如

無惡心殺於父母者是第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者是第三物重意重者如以極惡心殺所生父母者是第四物輕意輕者如以輕心殺於畜生者是

第二如是惡業復有八種輕重不同何等爲

八一有方便重根本成已輕二有根本重方便成已輕三有成已重方便根本輕四有方便根本重成已輕五有方便成已重根本輕六有根本成已重方便輕七有方便根本成已重八有方便根本成已輕物是一種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如十善業道有三事一方

便二根本三成已若復有人能勤禮拜供養父母師長和尚有德之人先意問訊言則柔輒是名方便若作已竟能修念心歡喜不悔是名成已作時專著是名根本十善既爾十

惡亦然

第三是十業道復有三種謂上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約互作八准前可知第四依薩婆多論方便根本成已有心無心

作特互作八准前可知自下依三界六道發業多少有異

第一就地獄明起不善依毗曇論云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受苦時三種現行惡罵獄卒

故惡口現行即此惡口語不應時違法非正即落綺語爾時忿怒即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獄現行若論貪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以彼癡凡未斷煩惱故貪邪見成就在心彼處男女各恒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

是故無此貪心現行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自餘殺盜妄語兩舌彼處不行一向是無問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何說彼成就此二若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

恒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麤作法發動方成無造作處則不說成故雜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邪淫業道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常與離故無兩舌

爲苦所逼故有惡口不時說故故有綺語舍及邪見成就行

第二第三明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雖非言辯亦成口業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爲業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龍王辯人意志故具十業道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若據劫初畜生解

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

第四就人中起罪行者人中即有四天下南閼東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受惡律儀故若就此單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業一綺語二貪三瞋四邪見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問此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淫業道答彼方無夫妻共相配匹雖有姪事無相陵奪故無邪姪問既有行姪即貪欲現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答彼起姪貪非

俗能裁雖數現行聖說無罪但此貪心所起之姪尚非罪業不牽苦報何況內心能起之貪如世夫妻貪愛非制問北方之人既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答彼人淳直不行姪偽無誑他心故非妄

語彼定千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稅米樹有資衣自然而出無有守掌故無偷盜彼人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鬱單有四不善業違壽命定故無殺生無受財故無盜無雜愛女人故無邪姪無欺他故無

妄語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輒故無癡言有歌歎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

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殺盜等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身口七種惡律儀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離不律儀雖不害天而害餘趣如害脩羅亦有殺手足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奪乃至十業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之少資緣更相濫竊故有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姪他

美天故有邪姪自餘七業文顯可知

依十善分別者如毗曇論說於彼地獄趣中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成就而不現行北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善文顯可知

若論色無色天依阿毗曇則無不善據理而言亦有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業過如初禪中婆伽梵王語諸梵眾汝得住此我能令汝盡老死邊汝等不須詣瞿曇所黑齒比丘往彼問言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梵王答言我是諸梵中尊

者黑齒比丘言我不問梵王尊卑但問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彼不能答即捉尊者牽出眾外語尊者言我不能知初禪三昧從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汝何忍在梵中損辱我也此是詭詐不善煩惱言佛不能令汝解脫即是謗佛綺語惡口上界唯有此詭詐發動身口微不善業然不於他人起癡違損以上者曾修得定盡離欲界癡貪瞋等故得彼報還定雖有煩惱唯是癡心以迷道故起愛慢等樂修善行法望得勝他

此等煩惱為定所壞故不損物不相違害若按毗曇上界煩惱非是不善說為無記此如貪等能汙淨心雖是無記體是染汙不同報生色心苦樂及威儀等白淨無記故論說為穢汙無記是汙穢故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者業種則熾永不牽報上界眾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更生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答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總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惑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

感得總報及別報苦

若依成實論上二界中所起邪見皆名不善如彼論說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欲色中陰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中有不善業入論說彼上界邪見是苦因緣道理上界據其位判眾生心細所起惑微多不成業故名無記若據通論不妨於中有起癡邪成不善者毗曇所說義當前判成實所論義當後通又據望理彼細煩惱皆違理起悉是不善准依成實不善惡業三

界通起唯有多少增微爲異

述曰向來就凡明諸罪障依身口發業竟若論聖人如須陀洹等出觀失念容有起意輕微不善生惡願等具欲結者貪瞋雖強片似餘凡唯可直起貪欲瞋慢不更思審起邪見心亦不起殺盜等心如依毗曇得有眷屬加拳等事輕不善業若依成論有意不善發動身口不成業報如滴水熱鐵雖濕還乾

罪行緣第三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者但此

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入爲貪欲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強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說如夢中無喜事而喜無順事而順無怖事而怖三界衆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見受苦如

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衆生罪人見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焰鐵鉗彼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魔羅獄卒何以故以彼非是衆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爾不復見於閻魔羅獄卒如閻浮提日

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魔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衆生相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盡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魔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問曰

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或以惡業故見狗見鳥或見山壓以此文證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問曰此苦業報既非

善事寧不直爾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塗是苦無由得顯入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厭離歸善若鈍根者聞此苦業生

厭離時即求世樂因此轉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惑中得起出世因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厭離之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

生不識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恒淨故經說言雖說言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真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愚人迷真妄解故須定說罪行意也

福行緣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而生下界名欲界業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述者依毗曇說地獄之人亦有^{十二}三善業即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現行以是難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論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樂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依成論亦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起善修獲聖道然有^七生得善根起善謂諸眾生無始已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未起邪見謗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為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大聖現化令苦止息為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量鳥獸發菩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曇鬼畜十善非律儀攝以其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眾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故故薩婆多論畜生以廢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畜

等亦有得戒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三善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人皆修禪彼獨不能離欲非分自餘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別解脫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故成論云如天帝釋多受^七八戒龍等亦受不局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上失下上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地法斷此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起若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業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言讚歎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依毗曇毗婆沙論等梵天禮讚非欲界善是其初禪威儀心起據此所依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此明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處竟

界業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謂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見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毗曇無色界天不得修起色界定業生上捨下界地斷故若依成論凡生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關凡夫希故不述

雜業緣第五

述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黑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

緣事住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為益他人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謂無慈潤動身口意皆為損他罪福俱者謂修福時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顯顯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為自為他所求各別精麤不等以諸修

福外同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為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視相修福內麤外細唯成雜業稱後愚情雖謂過世理實違道亦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行過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假取性是故迷道以不著心多求世報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麤細麤者為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為唯求世報先論麤雜若就施論或有非法取

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感來報還常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然故優婆塞戒經云若人施已生於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為施兼損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

慢當墮惡道雖得福報畜中別受不感人天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陵蔑人 由斯業行生 大力金翅鳥

若為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來報或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為名聞專求自益此非慈悲為濟貧苦猶如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如百論說為報施者是名不淨施如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愛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賈客遠到他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然非憐愍眾生以自求利故是業不淨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慈悲自求名稱或為來報縱雖廣施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分別

業報經云若為生天施或復求名聞酬恩及望報恐怖故行施獲果不清淨所受多麤澀施行既爾戒等諸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娛樂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為婬欲故如覆相者內欲他色外作親善是名不淨此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陀說偈云

如羶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開心專為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有貧有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須若施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宜獲福則多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飢餓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世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名施非要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隨喜他施者若望諸極羸造不善者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離欲及專為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論云羸人有羸罪細人有細罪故此雜業罪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來明其罪福

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如大地 為己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眾星雖有光 不如一月明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

為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焰眾生愛著亦復如是是善不善法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眾生也此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經論竟又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有其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宮愛敬父語女言汝因我力舉宮愛敬女答父言我自有業力不用父王王聞腹忿而語之言今當試汝

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一最下貧窮乞人以女付之王語女言汝自有業不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答言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婦問夫言有父母不夫答婦言我父母先此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已死盡

無所依估是以窮乞婦復問言汝今頗知故宅處不答言知處但宅毀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至故舍周歷案行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珍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宮宅悉成宮人妓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卒憶念我

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王善光女郎宮室錢財不減於王王女即便遣其夫主往請於王王即受請見其家內宮宅莊嚴歎未曾有王往問佛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答王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槃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王大人見即便以天冠拂飾著像頂上

以天冠中如意寶珠著塔振頭因發願言使我將來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墮三惡八難之處昔夫人者今善光是後於過

去迦葉佛時復以餽饌供養佛僧而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爾時婦者今善光是爾時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婦恒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緣善惡之業

隨逐受報未曾違失又雜寶藏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時於眠中聞二內官共諍道理一人說言我依王活一人答言我自依業不依王也王聞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賞之即遣直人語夫人言我今當使一人往者重與財

物尋即遣彼依王活者持所飭酒送與夫人此人出戶鼻中血出不得前進尋即倩彼依業者送夫人見已重賜錢財衣服瓔珞來到王前王見深怪即便喚彼依王活者而問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即向王具白情事

王聞歎言佛語真實自作其業還自受報不可奪也由是觀善惡報應自業所引非天非王之所能與要須自作自得起於正見言業果報近獲人天遠招佛果若違聖教具受前苦頌曰

吃許記切 蝸於蠅切 鏃五到切 金巨鹽切
 夾烏甲切 振直庚切 鏃五到切 金巨鹽切
 鏃烏甲切 振直庚切 鏃五到切 金巨鹽切

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
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
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
衆生造無量惡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
勅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
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
攝五根常爲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
怨盜害及善人又遺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
崇世爲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
隨持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

師擒捕獼猴擔負歸家善男子譬如國王安
住己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衆苦一切
衆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
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
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五欲者男女
身上色聲香味觸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爲
義貪著五塵名爲欲也并意識觸緣之境名
曰法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爲魔所行處復得
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
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衆

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爾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闍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第二欲障苦者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眾生五欲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為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為色繫縛乃至為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謝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人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汗辱梵行令戒雜穢狀離不著名為淨戒具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嫉妬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人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觀

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枉結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眾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熱鐵宛轉眼中不以染心邪視女色含笑作姿嬌慢羞慚迴面瞞眼美言妬瞋行步妖穢以惑於人姪羅彌網人皆沒身坐臥行立迴盼巧媚薄智愚人為之所醉執劍向敵是猶可勝女賊害人是不可禁旣蛇含毒猶可手提女情感人是不可觸有智之人所不應視若欲觀之當如母婢論視觀之不淨填積姪火不除為之燒滅色過既爾自餘香味觸等例皆如然一切眾生無始已來永沉生死不能出離者實由女色繫縛難脫盲無慧眼見生死坑致之陷墜今惟道俗不觀欲患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待免斯過心恒被染不能暫捨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者哉故涅槃經偈云作惡不即悔如乳即成酪猶灰覆火上愚者輕蹈之

第三訶欲苦者如智度論云行者當訶五欲云哀哉眾生常為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欲無益如狗齧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為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時須臾樂失時為大苦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為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寂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上門來

總觀五欲下五門別訶五欲也

第一訶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姪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色欲過失

第二訶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

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
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
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
是名詞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
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

時隨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喻摩彈琴歌
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
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舞不
能自安天髻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
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自心大迦葉答

曰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
德報聲復以智慧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譬如
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毗藍
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如阿脩琴常自出
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
心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
如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
量福智因緣故

第三詞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染愛於香
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如有

阿羅漢常入龍宮食已鉢投與沙彌令洗
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
便作方便入師繩床下兩手捉床脚其師至
時與繩床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將
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又見龍女身體端

正香妙無比心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
奪此龍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彌來
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喜求所願願早作
龍是時遠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龍還至
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

為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爾
之前諸師及僧訶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相
已出將諸眾僧就池窺之如是因緣由著香
過復有一比丘在於林中蓮華池邊經行聞
蓮華香鼻受心著池神語言汝何以捨彼林
下禪靜坐處而偷我香以著香故諸結卧者
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華掘挽
根莖狼藉而去池神默無所言比丘言此人
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但池岸邊行便見訶
罵云我偷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

中不淨沒頭我不共語也如汝是禪行好人
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訶汝譬如白麝鮮
淨而有異物點汙眾人皆見彼惡人者譬如
黑衣以黑點黑人所不見誰問之者如是等
種種因緣是名詞香欲過失

第四詞味欲過者當自覺悟我但以貪著美
味故當受罪苦煇銅罐口吸熱鐵丸若不觀
食嗜心堅著墮不淨蟲中如一沙彌心常愛
酪諸檀越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
著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彌

師得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
沙彌諸人言此是蟲何以言愛酪沙彌答言
此蟲本是我沙彌但生貪愛殘酪故生此瓶
中師得酪分蟲在中來師言我是汝和尚汝
當捨愛酪心求出世解脫蟲解師語重受三
歸便即命終得生天上復有一國王名曰月
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果
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養子常飛至香山
中取好香果以養其子眾子爭之一果墮地
守園人晨朝見之奇色非常即送與王王珍

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染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國人問其所由守國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惟責國人仰汝得之國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翳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將送日日如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其香味色令似前者國人奪得輸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是等種種因緣是訶味欲過失

第五訶觸欲過者此觸是結使之因是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當分此則遍身染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國山中有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槃中小便見麀鹿合會姪心輒動精流槃中麀鹿飲之即時有娠月滿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菴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已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教學問通

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值大雨泥滑其足不便躋地破其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咒令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為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奈王憂愁懊惱命諸大官集議兩事明者言傳聞仙人山中有三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躋地傷足瞋咒此雨令十二年不墮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為民者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姪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應王募女問諸人此是不眾人言是仙人所生姪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槃盛好寶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姪女即時求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眾藥草和之以絲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像仙人於仙人菴邊作草菴而住三角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華妙香供養仙人仙人

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坐好床褥與好美酒以為淨水與歡喜丸以為果酥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水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答曰我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輒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姪事即失神通天雨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歡喜飲食七日已後酒食皆盡繼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山去城不遠女便在道中卧言我疲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去女先遣信白王可觀我智能王勅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爾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故使如此今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恣其所欲拜為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樂心厭世欲王

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間閑靜諸仙遊處不能去心王自思惟若能強違其志為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早患今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

通佛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姪女者今耶輸陀羅是爾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為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觸欲過失如是能訶五欲便除五蓋也

五蓋緣第三

問曰云何名為五蓋答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

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愚王女欲心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耶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攝眾生 云何縱欲塵

沉沒於五情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諸欲求時苦 得時多怖畏 失時多熱惱 一切無樂處 諸患如是已 云何能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為所欺

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墮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禍患之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讚歎我怨圖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為九惱處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為

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說偈答云

殺瞋即安隱 殺瞋即無憂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

殺如夢如化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優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起是名語如偈

風名優陀那 觸臍而上出 是風七處起

頂及斷齒脣 舌咽及以胃 是中語言生

愚人不解此 惑者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言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已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

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眾生雖復百千劫罵言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

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

第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憤名之為眠五情暗蔽放恣肢節委卧垂熟名之為睡此睡眠

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如此惡法最為不善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觸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云菩薩教誡眠睡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臭屍卧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體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爾時云何而可眠
眠為大暗無所見 日日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詠
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語等名為口掉
二身掉者謂好喜騎乘馳騁放逸角力相撲
扼腕拍掌等名為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
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
名為心掉掉之為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論偈
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鉢行乞食
云何樂著掉戲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所
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時猶
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
心故名為蓋此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
前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

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非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
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
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
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三種疑一疑自二疑
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暗
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不發
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
疑師者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
教我作是疑慢即為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
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爾
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法者如世
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生信敬心受行
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

云
如人在歧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真有法 法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歧道 利奸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答曰
此五法中名雖似狹義該三毒亦通攝八萬
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
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
毒其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為四分煩惱
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四千諸
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
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瘥如飢餓
之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
隱無患行者亦爾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
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脩羅手障則不
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昏神識 五蓋蔽福力 六根成苦集
六賊亂心識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障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冬雖改秋
斬籌方未極 觀鵠既無窮 猱攀此焉匿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昇陟 齊軒屈寶城

共覩能仁德

四生部第二十一之一此有六緣

述意緣

會名緣

相攝緣

五生緣

中陰緣

受胎緣

述意緣第一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區別六趣形分明暗異途昇沉殊路業緣之理皎然因果之報恒式也

會名緣第二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此八四者化生又阿含中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胎生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蛇蠅虱濕生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云

畜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為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蛇蛙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蠅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者諸受根滅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生之生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為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為死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穀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歟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相攝緣第三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趣色無色界各攝六趣少分所以別者以欲界是亂地故衆生雜惡起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報有多差別上之二界唯是定地衆生純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差別問

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毗曇中說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謂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論問云為生攝於趣為趣攝於生即自答云

生攝一切趣

此八

非趣攝於生

十六

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故知生寬趣狹以化生寬故全攝二趣及三趣少分地獄趣中一向化生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欲同人何故無有胎生答曰欲愛雖同行事不等故棲炭正法念經等云四天切利

此二地居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金炎摩天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而為究竟不至交合究卑天中意嬉語笑即為究竟不待相抱化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為究竟不待語笑

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為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生故從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隱如彼淨觀者說謂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為鬼精著身生五百鬼子又俱舍論有鬼告目連云我盡生五

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噉^九無有飽時此
 爲胎生鬼也阿脩羅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
 匹配故有胎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
 生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從大
 海泥卵濕潤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
 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生如涅槃經說
 如毗舍佉母生一肉卵於中出其三十二卵
 如毘婆沙論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
 如佛所說閻浮利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
 二鶴隨意所化失一一在與共遊戲寢卧一
 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濕熱便生二童
 後大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
 名優鉢尸婆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答曰
 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優婆塞
 羅黎女及奈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
 中有化生答曰如劫初人是也已得聖法者
 不復卵生濕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濕生耶
 答曰卵生濕生皆畜生趣所攝也畜具四生
 者胎卵濕生此三目觀可知其化生者依樓
 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還食四生龍化生食

四胎生食三^{化胎}卵生食二^{胎化}濕生還食濕
 生^{一除三}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爲諸龍王
 及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
 摩離^{此言}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
 旬身高一百由旬枝葉遍覆五十由旬樹東
 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
 龍及胎生金翅鳥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
 金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此
 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七
 寶莊嚴妙香遶熏諸鳥和鳴又彼卵生金翅
 鳥王若欲搏取卵生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
 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
 以兩翅扇大海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
 中銜卵生龍將出海外隨意而食卵生金翅
 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則不能取胎濕化
 生龍等若胎生鳥欲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
 海中取之又胎生鳥欲取胎生龍者即向樹
 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鳥王唯
 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濕生化生龍也又
 濕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

取食又濕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
 中取食水開四百由旬又濕生鳥王欲取濕
 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
 濕生鳥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濕生龍等不能
 取化生龍也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
 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向樹
 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
 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
 之水開一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爲此金
 翅鳥王之所食噉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
 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
 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於閻
 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
 婆提第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鬱單越各
 食如前周而復始經八十歲此鳥爾時死相
 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飢逼周憚求
 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
 然得曾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
 際至風輪際爲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
 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

同時火起爾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降
雨澍如車軸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
如前七返然後還住舍剛山頂難陀龍王取
此鳥心以爲明珠轉輸王得以爲如意珠又
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
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
多甚痛二餘龍王起姪相向熱風來吹其身
上焦即失顏色得此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
王被金翅鳥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
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
言龍有五事不得離龍身何者爲五一行姪
時若與龍共行姪不得離龍身若與人共行
姪不得復龍身二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
四眠時五死時是爲五事不得離龍身問四
食相攝云何答如毗曇中說總而言之六趣
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狹不同如地獄中得
有段食者如有鐵丸及烱銅汁雖復增苦以
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暖
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
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 四生趣亦然 三食上二界
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二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曇中
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
色皆思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意行
多故卵生衆生在卵殼時以思念母故卵得
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
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
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身命
故又彼地獄全趣及與非想皆識食偏增何
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
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濕生皆悉觸食偏
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禪樂觸持身故
濕生之中以因濕觸持身活故

音釋

謂言相切也 瞞音瞞目 剎音剎切 敵五切
也 祇音祇切 餉音餉切 應音應切 辟音辟切
也 臍音臍切 扼腕音扼腕切 腕音腕切 敵音敵切
轉婆沙解經也此云廣

諸經要集卷第十二下 俱九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四生部第二十一之二

五生緣第四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
一切衆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
上生五最後生菩薩以願力故於饑饉世受
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切衆生於疾病世爲
大醫王救治衆病於刀兵世爲大力王救息
戰爭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悉往
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
衆生天龍鬼神等遞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
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首引令入正廣爲宣
說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
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
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
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
業善提衆具增上滿足生利利婆羅門家得
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三世菩
薩皆此五種受生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

提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何等為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饑饉作大魚等並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作大良醫息除疫疾或有戰爭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以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橫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稟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最為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薩住於土地作十王報最為殊勝已得成滿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糧已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能現等覺廣作佛事是名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妙善生處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知菩薩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諸菩薩疾

證菩提

中陰緣第五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答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間有自體起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答以彼食香而存濟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耶答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答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異報或從煙欲生從意生者謂劫初人及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煙欲生者謂六欲天及諸人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為意成舊名中陰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答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根不具此中初說

於理為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遍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中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有不具若不爾者應無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有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他言
顛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
上昇而行往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處又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傍行求當生處問中有行相皆如是耶答不必皆爾且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獄死還生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還生天趣不必足下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上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生二趣中有隨所住處如應當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為有衣不論答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慙愧增故慙愧即是法身

衣服如彼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爾故彼中有常與衣俱欲界中有分無衣以欲界中分無慙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芻尼所受中有恒有上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唯白淨尼等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中有無衣而白淨尼有衣答白淨尼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問若爾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為微塵猶未為比如何菩薩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願力異

菩薩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知彼身漸次增長後出家受具戒已輒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為迴向無上菩提利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見相好而無有衣願力有殊不應

為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有食處便食彼食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岱等瀉杭米等置倉鏝中數極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散在處處數重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麤重食身應散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麤質故無前過謂有福者欲饗清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者欲饗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現在前此健達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縛是正現

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俱起姪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是時者謂母起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淨無風熱癢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中任持胎子令不損壞言是時者謂母已有穢惡事日月恒有血水流

母胎中答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礙物令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爲難應作是說中有入胎必從生門是所愛故由此理趣諸雙生者後生爲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答從右脇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姪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爾故問輪王獨覺先中有位何處入胎答從右脇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姪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爾故有餘師說菩薩

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子與富貴女人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起下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想於彼男子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壁山崖樹木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爲相礙耶有作是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且相礙以相遇時此彼展轉有語言故問若爾寧說中有無礙答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類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勝以麤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有鬼中有礙三中有入中有礙二中有天中有唯礙天中有又正法念經云有十七種中陰有法汝當係念行寂滅道若天若人念此道者終不畏於閻羅使者之所加害何等十七中陰有耶

第一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樂相中陰猶如白氎垂欲墮地細軟白淨見園林華池聞諸歌舞戲笑次聞諸香一切愛樂無量種物和合細觸即生天上以善業故現得天樂含笑怡悅顏色清淨親族兄弟慕戀啼號泣以善相故不聞不見心亦不念於臨終時初生樂處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見天勝處即生愛境故受天身是則名曰初生中陰有也

第二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鬱單越則見細軟赤氎可愛之色即生貪心以手捉持舉手攬之如攬虛空親族謂之兩手摸空復有風吹若此病人冬寒之時暖風來吹除其寒苦若暑熱時涼風來吹除其鬱蒸令心喜樂以心緣故不聞哀泣悲啼之聲若其業動其心亦動聞其悲聲吹生異處是故親族臨終悲哭甚爲障礙若不礙生鬱單越中間伏第有善相出見青蓮華池鵝鴨鴛鴦充滿池中即走往趣入中遊戲欲入母胎從華也出行於陸地見於父母欲樂和合因於不淨以顛倒見見其父身乃是雄鵝母爲雌鵝

若男子生自見其身作雄鵠身若女人生自見其身作雌鵠身若男子生於父生礙於母生愛若女人生於父生愛於母生礙是名生鬱單越第二中陰有也

第三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則有相現若臨終時見有屋宅盡作黃色猶如金色遍覆如雲見虛空中有黃氎相舉手攬之親族兄弟說言病人兩手攬空是人爾時善有將盡見身如牛見諸牛羣如夢所見若男子受生見其父母和合而行不淨自見人身多有宅舍見其父相猶如特牛除去其父與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身猶如乳牛作如是念何故特牛與彼和合不與我對如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尼第三中陰有也

第四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於弗婆提界則有相現見青氎相一切皆青遍覆虛空見其屋宅悉如虛空恐青氎隱以手遮之親族說言遮空命終見中陰身猶如馬形自見其父猶如馭馬母如驛馬父母交會愛染

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當與此驛馬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身如驛馬形作如是念如是馭馬何故不與我合作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陰有也

第五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見上行相若天葉心自在生天以手攬空如夢中所見好華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氣在手見華生貪今見此樹我當昇之作是念已即上大樹乃是昇於須彌見天世界華果莊嚴我當遊行是名鬱單越人下品受生第五中陰有也

第六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以中業故臨命終時欲生天上則有相現見蓮華池甚可愛樂衆蜂莊嚴一切皆香昇此蓮華須臾乘空而飛猶如夢中生於天上作如是念我今當至勝蓮華池是名鬱單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陰有也

第七中陰有者鬱單越人以業勝故生三十天善法堂等臨命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妙其人爾時即昇勝堂生此殿中以爲天子

是名鬱單越人生於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陰有也

第八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見於園林遊戲之處香潔可愛聞之悅樂不多苦惱其心不濁以清淨心即昇空殿見諸天衆遊空而行猶如夢中三十三天勝妙可愛一切五欲皆悉具足從鬱單越死生此天中是名鬱單越人生此天處熏習遊戲及死時相第八中陰有也

第九中陰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終生天有二

種業何等爲二者餘業二者生業生於天上其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以善業故垂捨命時氣不咽濁脉不斷壞諸根清淨見大池水其水調適洋洋而流浮至彼岸既至彼岸見諸天女第一端正種種莊嚴戲笑歌舞其人見已欲心親近前抱女人即時生天受天

快樂如夢中陰即滅是名第九中陰有也

第十中陰有者若弗婆提人臨命終時見於

死相見於自業或見他業或見殿堂殊勝莊嚴心生歡喜欲近受生於殿堂外見眾婦女與諸丈夫歌頌娛樂於中陰有作如是念欲得同戲即入戲眾猶如睡覺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中陰有也

第十一中陰有者諸餓鬼等惡業既盡受餘善業本於餘道所作善業猶如父母欲生天中則有相現若餓鬼中死欲生天上於餓鬼中飢渴燒身常貪飲食常念漿水臨命終時不復起念本念皆滅一切惡業皆悉不迎雖見飲食唯以目視如人夢中見食不飲見天可受即走往趣至於彼處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陰有也

第十二中陰有者以愚癡故受畜生身無量種類受百千億生死之身墮於地獄餓鬼畜生輪轉世間不可窮盡以餘善業畜生中死生二天處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於畜生惡道苦報欲盡將得解脫身則有相現臨命終時見光明現以餘善業癡心薄少或見樂處即走往趣如夢所見走往趣之即生

天上是名第十二中陰有也
第十三中陰有者地獄眾生希有難得生於天上餘善因緣如業成熟是地獄人以業盡故將欲得脫從此地獄臨命終時則有相現命欲終時若諸獄卒擲置鏝中猶如水沫滅

已不生若以棒打隨打即死不復更生若置鐵函置已即死不復更生若置灰河入已消融不復更生若鐵棒打隨打即死滅已不生若諸鐵鳥食已不生若諸惡獸噉已不生是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油炷盡則無燈發地獄中陰有相不現忽於虛空中見有第一歌舞戲笑香風觸身受第一樂欲近生有或生三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三中陰有也

第十四中陰有者若人中死還生人中則有相現於臨終時見如是相見大石山猶如影相在其身上爾時其人作如是念此山或當墮我身上是故動手欲遮此山親里見之謂為觸於虛空既見此已又見此山猶如白豔即昇此豔乃見赤豔次第臨終復見光明見

其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母交會謂父妨礙若女人生自見其身與父交會謂母妨礙當於爾時中陰即壞生陰次起如印所印印壞文成是名人中命終還生人中第十四中陰有也

第十五中陰有者天中命終還生天上則無苦惱如餘天子命終之時愛別離苦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如此天子不失已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生其本處生於勝天若四天王天處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可受勝相是名第十五中陰有相續道也

第十六中陰有相續道者若從上天還生下天見眾蓮華園林浴池皆亦不如既見此已飢渴苦惱渴仰欲得即往彼生如是雖同生天二種中陰有二種相生是名第十六中陰有相續道也

第十七中陰有相續道者若弗婆提人生瞿耶尼有此等相瞿耶尼人生弗婆提復有何相如是二天下人彼此互生皆以一相臨命終時見黑闇窟於此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

播或赤或白其人見之以手攬捉現陰即滅以手接播次第緣播入此窩中受中陰身近於生陰見受生法亦如前說或見二牛或見二馬愛染交會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陰是名第十七中陰有也

受胎緣第六

如善見論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出時者此是血名欲懷胎時於兒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彼此而出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又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嗅香問何謂相觸受胎答有女人月水生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問何謂取衣受胎答如優陀夷共婦出家欲愛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汗衣尼取故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問何謂下精受胎答如鹿母與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生鹿子道士問何謂手摩受胎答如跋耆薩父母俱盲帝釋逆知下來其

所以為夫婦既悉出家為道不合陰陽以手摩齋下即便懷胎而生睽子問何謂見色受胎答有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盛唯視男子如宮女人亦復如是即便懷胎問何謂聞聲受胎答如白鷺鳥悉雌無雄到春節時陽氣始布雷鳴初發雌鷺一心聞聲即便懷胎鷄亦有聞雄鷄聲亦得懷胎問何謂嗅香受胎答如獐牛母但嗅犢氣而亦懷子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處受胎一母有欲有父母共集一處然外識未應來趣便不受胎若識來趣父母不集則不成胎二若復母人無欲父欲意盛母不大慙慙則非成胎三若父母共集一處母欲熾盛父不大慙慙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有風病母有冷病則非成胎二若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非成胎三若父身水氣偏多母無此患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相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二若母相有子父相無子則不成胎三若父母俱相無子則非成

胎復有三種一若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胎二若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母遠行不在則不成胎三父母俱集不行此則受胎復有三種一若有時父母應來集一處然父身遇重患有時識神來趣則非受胎二若母身得重患則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重病則非成胎若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父母俱相有兒則成有胎又瑜伽論云復次此胎藏八位差別何等為八謂羯羅藍位過部曇位閉尸位鍵南位鉢羅賒佉位髮毛爪位根位形位若已結凝前內稀名羯羅藍若表裏如酪未生肉位名過部曇若已成肉仍極柔輭名閉尸若已堅厚稍堪摩觸名為鍵南即此肉搏增長肢分相現名鉢羅賒佉從此已後毛爪現即名此位從此已後眼等根生名為根位從此已後被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為形位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故或由母不避不平勢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肢分變異而生髮變異生者謂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及由其

生報今身受是名生報三者後報今身受是名後報復有四種一者無報二者定報定報三者不定報不定報四者俱定報俱定報

亦不定報亦不定報眾生作業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定果報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果報雖定時節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爾善亦如是

現報緣第三

如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人可所事可奉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七種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捨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有眾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

報阿難白佛言何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陀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又雜寶藏經云昔乾陀衛國有一屠兒將五百頭小牛盡欲刑斃時有內官以金錢贖牛作羣放去以是因緣現身即得男報具足還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人自恣而去未曾通白今何故爾王時即喚問其所以答王言曰向見屠兒將五百頭小牛而欲刑治臣即贖放以是因緣身得具故不敢入王閭喜愕深於佛法生信敬心夫以華報所感如此況其果報豈可量也又新婆沙論云昔有屠販牛人驅牛涉路人多糧盡飢渴熱乏息而議曰此等羣牛終非已物宜割取舌以濟飢虛即時以鹽塗諸牛口牛貪鹹味出舌舐之即用利刀一時截取以火煨炙而共食之食已相與臨水澡漱俱嚼楊枝揩齒既了摩以刮舌惡業力故諸人舌

根猶如爛果一時俱落此皆現報以業重故

生報緣第四

如涅槃經云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繞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覺知肢節戰動不能自轉身體虛冷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如日垂沒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眾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闇滅燈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亦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為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天眼所見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和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已有見已心悅而生歡喜以

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
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者見
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為愛狂故生貪
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
悉顛倒又修行道地經云人行不純或善或
惡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不失時子來應生
其母胎通無所拘礙心懷歡喜而無邪念則
為柔軟堪任受子其精不清不濁中適不強
亦無腐敗亦不赤黑不為風寒眾毒雜錯與
小便別應來生者精神便起設是男子不與
女人共俱合者五欲與通男子敬念欲向女
人父時精下其神欣喜謂是吾許爾時即失
中止五陰便入胞胎父母精合既在胞胎倍
用歡躍是為色陰歡喜之時為痛樂陰念於
精時是為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是為行
陰神處胎中則為識陰如是和合名曰五陰
若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至七日住
中而不增減又至二七日其胎稍轉譬如薄
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至四七日精凝如熟
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酥至六七日

變如息肉至七七日轉如段肉至八七日其
堅如坏至九七日變為五胞兩肘兩臂及頭
頸從中出也至十七日復有五胞二手腕二
脚腕及生其頭至十一日續生十四胞五
手指五足指及眼耳鼻口此從中出至十二
七日是諸胞相轉漸成就至十三日則現
腹相至十四日則生肝肺心及其脾胃腎至
十五七日則生大腸至十六七日則生小腸
至十七七日則有胃處至十八七日生藏熟
藏起此二處至十九七日則生髀及脇骨骨
手掌足跌臂節筋連至二十七日生陰裔乳
頤頸形相至二十一七日體骨各分隨其所
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著口七骨著頸兩骨
著髀兩骨著肘四骨著臂十二骨著臂十八
骨著背兩骨著腕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復
有微骨總有一百八與體肉合具十八骨著
在兩脅二骨著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
連結其骨柔軟如初生酥至二十二七日其
骨稍堅如未熟酥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轉堅
譬如胡桃此三百骨各相連綴足骨著足膝

骨著膝如是腦骨髀骨腕骨脊骨臂骨脅骨
肩骨項骨頤骨臂腕手足諸骨等各自轉相
連著如是聚骨猶如幻化隨風所由牽引舉
動至二十四日生一百筋連著其身至二
十五七日生七千脉尚未具成至二十六七
日諸脉悉徹具足成就如蓮根孔至二十七
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皆成至二十八七日
其肌始生至二十九七日肌肉稍厚至三十
七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轉厚堅至
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至三十三七日耳鼻
脣指諸膝節成至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萬
毛髮孔猶尚未成至三十五七日毛孔具成
至三十六七日爪甲始成至三十七七日其
母腹中若干風起開兒耳目鼻口或有風起
染其髮毛或端正或醜陋又有風起成體顏
色或白或黑有_風有_醜有_醜皆由宿行在此七日
中生風寒熱大小便通至三十八七日生母
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
風可其身意柔軟無假正其骨節令其端正
莫不愛敬本行惡者則起臭風令身不安不

可心意吹其骨節令癭斜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所不喜是為三十八七日九月不滿四日其兒身體骨節則成為人其小兒體而有二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頰眼舌喉心肝脾腎腸血軟者從母生也自餘爪齒骨節髓腦筋脉堅者從父生也其小兒在母腹中處生藏之下熟藏之上若是男兒背外面面向內在其左脅也若是女人背母而面向外處在右脅也居苦痛臭處惡露不淨一切骨節縮不得伸指在革囊腹網纏裹藏血塗染所處逼迫依因屎尿處溺瑕穢若斯其於九月此餘四日宿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在園觀亦在天上其行惡者謂在泥犁世間之獄至三日即中愁不樂到四日時母腹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倒懸頭向產門其有福者時心念言我投浴池水中遊戲如墮高牀華香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吾從山墮投於樹岸溝坑園中或如地獄羅網棘上曠野石間劒戟之中愁憂不樂善惡之報不同若此其小兒生既墮地外

風所吹人之手觸暖水洗之逼迫毒痛猶如瘡病也或是苦惱恐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憤不識來去生在地血惡露臭處鬼魅來燒溺邪所中死屍所觸盡道顯鬼各伺犯之如四交迫墮肉段地烏鴉鵲狼各來爭之諸邪妖鬼欲得兒便周市圍繞亦復如是若宿行善德邪不得其便兒已長大團哺養身適得穀氣其體即生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名舌舐二名重舐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致害一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蜘蛛二名耗擾三名憤亂兩種在額一名甲下二名朽腐兩種在眼一名舌舐二名重舐兩種在耳一名識味二名現味其兩種在耳根一名赤二名復赤兩種在鼻一名肥二名復肥兩種在口一名拙二名動搖兩種在齒中一名惡弊二名凶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止掉減一種在舌名曰甘美一種在舌根名曰柔輭一種在上斷名曰往來一種在咽名為嗽喉兩種在瞳子一名生二名不熟兩種在肩一名垂二名復垂一種在臂名為住立一種

在手名為周旋兩種在臂一名額坑二名廣晉一種在心名為班駁一種在乳名曰漣現一種在齊名為圍繞兩種在脅一名為月二名月面兩種在脊一名月行二名月貌一種在背骨間名為安豐一種在皮裏名為虎爪兩種在肉一名消膚二名燒樹四種在骨一名為甚毒二名習毒三名細骨四名雜毒五種在髓一名殺害二名無殺三名破壞四名雜骸五名白骨兩種在腸一名蜣螂二名蜣蛄兩種在細腸一名兒子二名腹子一種在肝名為銀柴一種在生藏名曰枝牧一種在熱藏名為大息一種在穀道名為重身三種在囊中一名筋二名曰結三名曰編髮兩種在尻一名流下二名重流五種在胞一名肉姓二名惡族三名臥寤四名而寤五名護計一種在髀名為撻枝一種在膝名為現傷一種在踵名為鐵嘴一種在足指名為燒然一種在足心名為食皮是為八十種蟲處在一身晝夜食體其人身中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計之四百四病在

人身中如木生火還自燒然病亦如是如木因體與反來危人如身中蟲擾動不安三十六物假名為人以偽蓋之誑惑凡愚妄起愛念共相親附智者視虛安可近之譬如陶器終有破壞此身虛偽會有夭壽貴賤同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門失火位次燒之乃到東門皆令灰燼生老病死亦復如是又瑜伽論云又於胎中經三十八七日此之胎藏一切肢分皆悉具足從此已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極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八月此名圓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滿或復缺減故法華經偈云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衆苦所逼迫又三昧經云說身內火界漸增水界漸微是故伽邏羅稠漸堅乃至肉團衆生由此薄福從小至大皆受其苦又禪秘要經云人身三分齋為中原頭為殿堂額為天門又處胎經云人受胎時初七日有四大二七日展轉風吹向脇乃至三十八七日風名華令向產門

又譬喻經云風振水水振地地振火強者為男弱者為女風水相振為男地水相振為女又解脫道論云人身地界碎之為塵一斛二升又增一經云一人身中骨有三百二十毛孔有九萬九千筋脉各有五百身蟲有八十戶又五道受生經云兒生三歲凡飲一百八十斛乳除其胎中食亦分之東弗于逮人飲一千八百斛乳西拘耶尼人飲一萬八百斛乳北鬱單越人七日成身初生之日置陌路道行人授指與味所以不飲乳也此之斛斗是古小斗三升當今一升舊人身形殊大不同今小兒恐怪乳多故別號記之後報緣第五如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已來常屠不落三塗然生人天往來此由七生已前曾施辟支佛一食福力故令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已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此是後報又智度論云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譬如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洹住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遂鵠鵠飛來

佛邊住佛經行過身影覆鵠上鵠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鵠便作聲戰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鵠鵠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鵠便作聲戰怖如故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鵠宿世因緣幾世作鵠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鵠從鵠中來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鵠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鵠八萬大劫中常作鵠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觀觀未來世此鵠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觀見乃至八萬大劫亦未免鵠身過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鵠何時當脫佛告舍利弗此鵠除諸聲聞辟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鵠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為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衆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心願願

值佛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時度無量衆生已而入涅槃是時舍利弗向佛懺悔曰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末何況諸結我知佛智慧如是者爲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以爲難

定報緣第六

如佛說義足經云佛告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爲五一當耗滅法二當亡棄法三當病瘦法四當老朽法五當死法法此之五法欲使不耗滅是不可得又佛說四不可得經云佛與比丘及諸菩薩明旦持鉢入舍衛城分衛四輩皆從諸天龍神各賣華香妓樂追從於上時佛道眼覩見兄弟同產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悉欲避終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在所至到無所罣礙今反當爲非常所得便危失身命當造方便免斯患難不可就也於是二人則踊在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人則入

市中人開之處廣大無量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人則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處於其中間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人則計竊至大山無人之處摩山兩解入中還合無常之對安知吾處於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在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其在山中者于彼喪已禽獸所噉在大海中者則時失命魚鼈所食入市中者在于衆人而自終沒於是世尊觀之如斯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不除不至三達無極之慧古今已來誰脫此患佛則頌曰

雖欲藏在空 若處大海中 假使入諸山 而欲自翳形 欲求不死地 未曾可獲之 是故精進學 無身乃爲寧

佛告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獲致何等爲四一曰年幼顏色煒煒髮黑齒白形貌光澤氣力堅強行步舉止出入自遊上車乘馬衆人瞻戴莫不愛敬一旦忽耄頭白齒落面皺皮緩體重拄杖短氣呻吟欲使常少不至老者

終不可得二謂身體強健骨髓實盛行步無雙飲食自恣莊飾頭首謂爲無比張弓捻矢把執兵仗有所危害不省曲直罵詈街口謂爲豪強自計吾我無有衰耗疾病卒至伏之著床不能動搖身痛如榜耳鼻口目不聞聲香美味細滑坐起須人惡露自出身卧其上衆患難喻假使欲免常安無病終不可得三謂欲求長壽在世無極得于病死命既甚短億萬歲慮壽少憂多不察非常五欲自恣放心逸意殺盜淫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嫉邪見不孝父母不順師友輕陵尊長反逆無道希望豪富謂可永存譏謗聖道以已無雙嗟天獨步慕于世榮不識天地表裏所由不別四大因緣合成猶如幻師不了古今所興之世不受唱導不知生所從來死之所歸心存天地謂是吾許非常對至如風吹雲葉念長生命忽然終不得自在欲使不爾終不可得也四謂父母兄弟室家親族朋友知識恩愛榮樂財物富貴官爵俸祿騎乘遊觀妻妾子息以自嬌恣飲食快意兒郎僕使趨行綺

視顧影而步輕憊衆人計已無雙奴客傭馬獸類畜生出入自在無有期度不察前後謂其眷屬從使之衆意可常得宿對卒至如湯消雪心乃懷懼請求濟患安得如願呼喻命斷魂神獨逝父母兄弟妻二親族朋友知識恩愛眷屬皆自獨留官爵財物僕從各散馳走如星欲求不死終不可得也佛告比丘古今已來天地成立無免此苦四難之患以斯四苦佛興于世

不定緣第七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

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一人生平賤家衣食不充然無邪見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之家不作施德恒值貧賤無有衣食便向懺悔改往所作所有遺餘與人等分若生人中多財饒實無所乏短是謂此人先苦後樂何等先樂而後苦或有一人家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恒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無有衣食是謂此人先樂後苦何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

人先生貧賤家衣食不充然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若生人中極爲貧賤衣食不充是謂先苦而後苦何等人先樂而後樂或有人先生富貴家多財饒實敬重三尊恒行惠施後生人天恒受富貴多饒財寶是謂

此人先樂而後樂

爾時佛告比丘曰或有衆生先苦後樂或有先樂後苦或有先苦後亦苦或有先樂後亦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年耳或百歲之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之中造諸惡業彼於異時或

冬受樂夏受苦或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時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罪長時受樂或先少時作罪後復長時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後亦苦若復少時作福長時復作福彼於後生之時先樂後亦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爲四或有人身樂心不樂或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身心俱樂或有人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樂心不樂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卧具醫藥無所乏短但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樂心不樂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功德於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但免三惡道苦是謂心樂身不樂何等人身心俱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得四事供養復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心俱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所乏短復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樂

善報緣第八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問云何布施果答

曰略說布施有一種果所謂受用果受用果復有二種果所謂現在受用果未來受用果復有三種果即此一種復加般若復有四種果何謂四種一有果而無用二有用而無果三有果亦有用四無果亦無用初有果而無用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是施雖得無量種種果報而不能受用如舍衛天主雖得無量種種珍寶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子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衣食及以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提伽諸長者等是四無果亦無用者謂布施已因即滅盡或爲出世聖道障故猶如遠離煩惱聖人復有五種果謂得命色力樂辯等因食得命是故施食即是施命以是因緣後得長命如是施色施力施樂施辯才等皆亦如是復有五種勝果所謂施與父母病人法師菩薩得勝果報父母恩養生長身命

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病人者孤獨可憐以是義故起慈悲心施病人者得勝果報又說法者能生法身增長法身示導善惡平正非平正顛倒非顛倒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諸菩薩悉能攝取利益衆生起慈悲心以攝取三寶不斷絕因以是義故施菩薩者得勝果報以菩薩發心勇猛悲願力大不同餘福其心狹劣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爲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第二補治故寺第三和合聖衆第四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四種受梵之福比丘白世尊曰梵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其中衆生所有功德正與一輪王功德等閻浮地人及一輪王功德與瞿耶尼一人功德等其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方人福不如鬱單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如四天王之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福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人者得生帝釋處即說偈言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謹詞離麤言兩舌 調伏慳慳心 常修真實語彼三十三天 見行此法者 咸各作是言當來生此天又雜寶藏經偈云福業如果熟 不以神祀得 人乘持戒車後得至天上一定知如燈滅得至於無爲一切由行得 求天何所爲惡報緣第九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亡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然矣幸願深信不猜來肖輕重苦報具依下述如身行殺生或剝切鬻截炮熬蚶蠅飛鷹走狗射獵衆生者則墮屠裂斲割地獄中蒸熬燒炙衆生者則墮鑊湯鑪炭地獄中以此殺生故於地獄中窮年極劫具受劇苦受苦既畢復墮畜生作諸牛馬猪羊驢騾駱駝雞狗魚鳥車螯

蛤蚧為人所殺螺蜆之類不得壽終還以身肉供充餚俎在山禽獸無量生死若無微善永無免期脫有片福劣復人身或於胞胎墮落出生喪亡或二十未有所知從冥入冥人所矜念當知短命皆緣殺生罪也又地持論云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一一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苦眾生故所以身壞命終地獄眾苦皆求切已二者殺生何故出為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憫行乖人倫故地獄罪畢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為餓鬼以其殺生必緣慳心貪著滋味復為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壽以其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眾患競集故得多病常知殺生是大苦也又雜寶藏經云時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有有眼曾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

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為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爾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是故受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身又緣其殺生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無義讓而行劫盜今身偷盜不與而取死即當墮鐵窟地獄於退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身常負重驅蹙捶打無有餘息所食之味唯以水草處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恒為僕隸驅策走使不得自在償債未畢不得開法緣此受苦輪迴無窮當知此苦皆緣偷盜今身隱蔽光明不以光明供養三寶反取三寶光明以用自照死即當墮黑耳黑繩黑暗地獄於退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蟻虱中不耐光明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形容黑垢膩不淨臭處穢惡人所厭遠雙眼盲瞎不睹天地當知隱蔽光明亦緣偷盜故故地持經云劫盜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

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劫盜何故墮於地獄以其劫盜剽奪偷竊人財苦眾生故身死即入寒冰地獄備受諸苦劫盜何故出為畜生以其不行人道故受畜生報身常負重以肉供人償其宿債何故復墮餓鬼緣以慳貪便行劫盜是以畜生罪畢復為餓鬼何故為人貧窮緣其劫奪使物空乏所以貧窮何故共財不得自在緣其劫盜偷奪沒官若有錢財則為五家所共不得自在當知劫盜二大苦也又雜寶藏經說時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足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眾生由是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眾僧作餅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又緣以盜故心不真正恣情姪

決令身姪決現世凶危常自驚恐或爲夫主
邊人所知臨時得刃杖加形手足分離乃
至失命死入地獄卧之鐵床或抱銅柱獄鬼
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鷄鴨鳥
雀犬豕飛蛾如是無量生死於遐劫中受諸

苦惱受苦既畢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
身閨門姪亂妻妾不貞若有寵愛爲人所奪
常懷恐怖多危少安當知危苦皆緣邪姪生
也故地持論云邪姪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
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二

者不得隨意眷屬邪姪何故墮於地獄以其
邪姪干犯非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
苦何故邪姪出爲畜生以其邪姪不順人理
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邪姪復爲餓鬼以
其姪迭皆因慳愛慳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
邪姪婦不貞潔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
正何故邪姪不得隨意眷屬以其邪姪奪人
所寵故其眷屬不得隨意所以復爲人之所
奪當知邪姪三大苦也如雜寶藏經說昔有
一鬼白目連言我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

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爾答
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
主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
恐怖相續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
受地獄苦果又緣其邪姪故發言皆妄令身

若妄語苦惱衆生死則當墮啼哭地獄於遐
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餓鬼中在此苦
惱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
多諸疾病羸虛弱頓乏楚痛自嬰苦毒人
不愛念當知此苦皆緣妄語生也故地持論

云妄語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
得二種果報一者多被誹謗二者爲人所誑
何故妄語墮於地獄緣其妄語不實使人虛
爾生苦是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妄語出爲
畜生以其欺妄乖人誠信所以出獄受畜生
報何故妄語復爲餓鬼緣其妄語皆因慳欺
慳欺罪故復爲餓鬼何故爲人多被誹謗以
其妄語不誠實故何故妄語爲人所誑以其
妄語欺誘人故當知妄語四大苦也又緣其
妄語使致兩舌令身言無慈愛譏謗毀辱惡

口雜亂死即當墮拔舌烓銅犁耕地獄於遐
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噉食糞
穢如鷄鴨鳥無有舌根在此之中無量生死
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舌根不具口
氣臭惡瘡瘰癧寒濕齒不齊白滋歷疎少脫有

善言人不用當知譏亂皆緣兩舌生也故
地持論云兩舌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
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得弊惡眷屬二者
得不和眷屬何故兩舌墮於地獄緣其兩舌
離人親愛別離苦故受地獄苦何故兩舌出

爲畜生緣其兩舌闢亂事同野干受畜生身
何以兩舌復爲餓鬼以其兩舌亦緣慳嫉慳
嫉罪故復爲餓鬼何故兩舌爲人得弊惡眷
屬緣以兩舌使人朋儕皆生惡故何故兩舌
得不和眷屬緣以兩舌離人親好使不和令
故當知兩舌五大苦也又緣其兩舌言輒蘇
惡令身緣以惡口故闢亂殘害更相侵伐殺
諸衆生死即當墮刀兵地獄於遐劫中受諸
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拔脚賣膀輸膾喪
解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在此之中

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四肢不具閻剎剝形骸殘毀鬼神不衛人所輕棄當知殘害眾生皆緣惡口生也故地持論云惡口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聞惡音二者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何故惡口墮於地獄以其惡口皆欲害人人聞為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惡口出為畜生以其惡口罵人以為畜生所以出獄即為畜生何故惡口復為餓鬼緣其慳吝干觸惡罵所以畜生苦畢復為餓鬼何故惡口為人常聞惡音以其發言麤鄙所聞常惡何故惡口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以其惡口違逆眾德有所說言常致諍訟當知惡口六大苦也又緣其惡口言輒浮綺都無義益無義益故今身則生憍慢死即當墮束縛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唯念水草不識父母恩養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往邊地不知忠孝仁義不見三寶若在中國姪陋僂僂人所陵蔑當知憍慢皆緣無義調戲不

節生也故地持論云無義語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說不能明了何故無義語墮於地獄語既非義事成損彼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無義語出為畜生緣語無義人倫乖非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故無義語復為餓鬼語無義故慳慳所障因慳慳故復為餓鬼何故無義語罪出生為人有所言語人不信受緣語無義非可承受何故無義語有所言說不能明了語既無義皆緣暗昧暗昧報故不能明了當知無義語七苦也又緣無義語故不能廉謹使貪欲無狀今身慳貪不布施死即當墮沸屎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復墮畜生餓鬼中無有衣食資仰於人所噉糞穢不與不得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飢寒裸露困乏常無人既不與求亦不得縱有纖毫輒遇剝奪守苦無方亡身喪命當知不布施皆緣貪欲生也故地持論云貪欲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

種果報一者多欲二者無有厭足何故貪欲墮於地獄緣其貪欲作動身口而苦於物所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貪欲出為畜生緣此貪欲動乖人倫是故出獄即為畜生何故貪欲復為餓鬼緣此貪欲得必貪惜貪惜罪故復為餓鬼何故貪欲而復多欲緣此貪欲所欲彌多何故貪欲無有厭足緣此貪欲求無厭足當知貪欲八大苦也又緣貪欲不適意故則有憤怒而起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當墮泥犁地獄於歷劫中具受眾苦受苦既畢墮畜生中作毒蛇虺螻虎豹豺狼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復多瞋恚面貌醜惡人所憎惡非唯不與親友實亦眼不喜見當知忿恚皆緣瞋惱生也故地持論云瞋恚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為一切求其長短二者常為眾人之所惱害何故瞋惱墮於地獄緣此瞋惱恚害苦物故受地獄苦何故瞋惱出為畜生緣此瞋惱不能仁慈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瞋惱復為餓鬼緣此

瞋惱從慳心起慳心罪故復為餓鬼何故瞋惱常為一切求其長短緣此瞋惱不能含容故為一切求其長短何故瞋惱常為眾人之所惱害緣此瞋惱害於人人亦惱害當知瞋惱九大苦也又緣其瞋惱而懷邪僻不信正

道今身邪見遮人聽法誦經自不餐食死即當墮龍蛇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不聞三寶四諦之聲不知是善殺害鞭打之聲不知是惡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人中

聾瞽不聞石壁不異美言善響絕不覺知當知阻礙聽法皆緣邪見生也故地持論云邪見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生邪見家二者其心諂曲何故邪見墮於地獄緣以邪見唯向邪道及以神俗謗佛法僧不崇三寶既不崇信斷人正路致令遭苦所以命終入阿鼻獄何故邪見復為畜生緣以邪見不識正理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邪見復為餓鬼緣此邪見慳心堅著乖僻不捨不捨慳著復為餓鬼何故邪見

生邪見家緣此邪見僻習纏心所以為人生邪見家何故邪見其心諂曲緣此邪見不正故所以為人心常諂曲當知邪見十大苦也如是一一微細眾惡罪業無量無邊皆入地獄備受諸苦非可算數而知且略言耳若能反惡為善即是我師又八師經云佛為梵

志說八師之法佛言一謂凶暴殘害物命或為怨家所見刑戮或為王法所見誅治滅及門族死入地獄燒煮拷掠萬毒皆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為餓鬼當為畜生屠割剝裂

死輒更刃魂神展轉更相殘害吾見殺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是吾一師佛於是說偈言殺者心不仁 強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去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惶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魔官

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為財主刀杖加刑應時瓦解或為王法收繫著獄拷掠榜笞五毒皆至戮之都市門族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火燂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為餓鬼意欲飲水水化為膿所欲食物物化為炭身

常負重累惱自隨或為畜生死輒更刃以肉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盜是吾二師佛於是說偈言

盜者不與取 劫竊人財寶 亡者無多少 忿恚愁毒惱 死受六畜形 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是故 素國施財寶

三謂邪淫犯人婦女或為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刑手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為王法收捕著獄酷毒掠治身自當辜死入地獄卧之鐵床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

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為人閨門姪亂遠佛違法不親賢眾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是故不敢復淫是吾三師佛於是說偈言姪為不淨行 迷惑失正造 形消魂魄驚 傷命而早夭 受罪頑癡荒 死復墮惡道 故吾妻于施 建志樂山數

四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諸人無罪謗毀三尊舌致摧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犂之燂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畢乃出當為畜生常食草棘若後為人言不

見信口中恒臭多被誹謗罵詈之聲卧輒惡夢有口不得食佛經之至味吾見是故不敢惡口是吾四師佛於是說偈言

欺者有四過 讒佞傷賢良 受身癡聾盲
饕吃口臭腥 顛狂不能信 死墮拔舌因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五謂嗜酒爲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
滅臣悞上忠敬朽父禮亡母失慈子凶虐孝
道敗夫失信婦奢姪九族誣財產耗亡國危
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五吾見是故

絕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於是說偈言

醉者爲不孝 怨禍從內生 迷惑清高士
亂德敗淑貞 故吾不飲酒 慈心濟羣氓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圓

六謂年老夫老之爲苦頭白齒落目視冥冥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災變如即忘伊日促盡言之流涕吾見無常於是說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佛於是說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盛去日衰贏
形枯而白首 憂勞百病生 坐起愁痛惱
吾周畏是故 棄國行求道

七謂病瘦肉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曰
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

腎焦筋斷鼻衄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

出身卧其上心懷苦惱言輒悲哀今觀世人
年盛方壯華色焯焯福盡罪至無常百變吾
觀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師佛於
是說偈言

念人衰老時 百病同時生

刀風解其形
骨體筋脉離
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求道願不生

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
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

去失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
流脰脹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肉
筋脉爛盡骨節解散髑髏髀脛各自異處飛
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王人民貧富
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故行求道不欲

之是吾八師佛於是說偈言

唯念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盡而命終
棄之於黃泉 身爛還歸土 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學道求泥洹

梵志於是心即開解遂得道跡長跪受戒爲

清淨土不殺不盜不婬不欺奉孝不醉歡喜

爲佛作禮而去故書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

陽麗色茂生之芥美味腐身之毒能悟此旨
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大怒傷陰大喜則

斯爲大師也頌曰

心境相乘業結牽纏七識起發八識成因
三界受報六趣遷延隨處起業觸處拘連
五陰勞倦九惱遄速自非慈聖何慧爽神
含情晉洽機悟玄津舒則利物卷則收恩
諸經要集卷第十三

音釋

三十一

病	跌	搯	杙
癩	足防	搯	切五
癩	骨無	也	忽
癩	也	切	酷
癩	臃	孽	慘
癩	股	博	沃
癩	間	也	切
癩	喘	切	疊
癩	昌	刮	際
癩	充	刮	觀
癩	猝	切	坏
癩	兀	肺	燒
癩	駁	市	杯
癩	角	兒	切
癩	角	也	未

掃珍妖逆湯兵擁節候境覘邊既預驅叨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驗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爲怨爲隙貪命貪身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心盡未來際爲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又正法念經云云何不殺若稻穀黍麥生微細蟲不搗不磨知其有蟲護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殺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脊瘡中生蟲若以漿水洗此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毛羽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肉之中令其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殺若見衆生欲食其蟲以其所食而貿易之令其得脫

又毗奈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陀夷羅漢比丘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爲娶婦時婆羅門臨終勅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

有之父母亡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陀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出行不在焉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群賊中有一賊面首端正婦遙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漏泄此事後共此賊方便殺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陀夷爲賊所殺王憶尊者瞋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首足擲著塹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陀夷本造何惡爲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丘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有五百人牽其一羊截於四足將詣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陀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爾時羊者今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爲王截其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

字毗舍離甚有賢智無事不知時黎者彌以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智波斯匿王敬禮爲妹有時懷妊月滿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爲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毗舍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爲說法合家悉得須陀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遊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諍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銅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技諸人愛之歡喜納受恒捉在手出入見王國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白王讒毗舍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知所言王意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當日毗舍離諸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謂王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食訖已佛爲說法無常苦等時毗舍離得阿那舍

果佛去之後開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爾三十二兒婦家親族聞此事理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引軍圍繞祇洹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二子婦家親族欲為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為王所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牽將到一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喜為辦殺具臨下刀時牛跪乞命諸人意盛遂爾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日佛告阿難爾時牛者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故五百世中常為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中常為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懊惱今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牛今尚如是何況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

怨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蒙貴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眾香以油和之欲往塗塔路中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所生之處尊榮富貴恒為母子值佛得道從是已來五百世中生恒尊貴常為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號入地獄 臭穢與烱銅 灌注連相續 奔刀赴火焰 譬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錄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疫病嬰艱苦 壽短常沉沒 若有智黯人 殺心寧放逸
偷盜緣第二
夫稟形六趣莫不貪欲為源受質二儀並皆纏財為本雖復人畜兩殊然慳惜無二故臨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財玉帛是外所依旖華繒物是內供養理應

省己貧窘隨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以調達取華遂便退落憍梵損粟反受牛身迦葉乞餅被俗譏訶比丘嗅香池神雅責是知偷盜之愆寧非大罪所以朝餐無寄夜寢無依鳥栖鹿宿亦露攀癭傍路安眠循廊求食遂使母逐鷓鴣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淚交駛而散血心鬱快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現在果欲知未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誠勗勿起盜心乃至遺落不貪何況故偷他物也此下有五種盜緣
第一盜佛物者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盜罪又毗奈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中旃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故又十誦律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犯重罪如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為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

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犯罪此謂施者不犯局若依摩德勒伽論云為轉實活命者犯重也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其法物者唯佛可知故四分律下文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唯紙墨計滿五錢犯重罪自外可知

第二盜僧物者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罪又觀佛三昧經云盜僧髮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云寧噉身肉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經云華聚苦

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涕泣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往昔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言我曾喫噉四方眾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眾僧或復禮拜如是喫噉乃至七佛已來曾作俗人有信心人為供養故施諸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由彼業緣

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烱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然此罪報難可得脫於賢劫中值

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迷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罪微塵尚可數此人罪報不可測量所以者何為其施主本捨一毫一粒

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鐘一響遐邇同餐凡聖受用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唯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迷眾生不簡貴賤不信三寶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取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畜將僧奴隨逐或借貸僧物經久不還見僧屢索反加凌毀或倚官形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今惜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為慈愍白衣慮受來苦若當與者非

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從惡更生惡三為聖人所訶四退失道果五死入惡道既知不易誠為大誠後時取受者已用之

第三盜互用物者如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詔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

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貸賣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園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有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賣香燭猶故多者轉賣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口訣云佛幡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

疑經云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師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若泛爾齋家及在僧寺二時常食獻佛聖僧食不局入佛僧者不須收贖唱餘食後一切得食若情標施食定入佛僧不通白衣者應贖已取食也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擬大衆迴入別人本擬衆僧迴入白衣皆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犯罪也斷罪輕重者准此之文檢校佛像有餘彩色不得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主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聖形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事云用佛彩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為供

養故不犯數聞邊方道俗不開戒律雖有好心經營三寶任已凡情互用三寶物乃至齋上聖僧錢或將自入或入常住僧或作佛像或壁上畫迦葉阿難等形並不合用得罪具如上受請篇說問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本心定入造像還如前互用文斷只得造佛不得別用若如今時齋家凡僧食後通出佛僧錢知施主不別標局者任將買香沾油造幡營造佛堂種種供佛受用並得但不得入經僧別人用上來略述並依經律文斷不是人情若不依法反結無知不學之罪自外不盡者具如僧尼十卷律鈔廣說故知檢校三寶事重不輕自非明解戒律深信因果謹慎用心怖怕業道常勤作意不護人情如是之人始堪作綱維知事自外不合作也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眾事何等為二一能淨持戒二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識知業報二有諸慚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

者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事自無瘡疵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語迦葉於佛法中種種出家種種性種種心種種解脫種種斷結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淨持戒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辨說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遊諸城邑聚落為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想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別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種物不得互用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共雜與二物雜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住僧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比丘應集行籌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

家人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線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諸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佛塔中寧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自雜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三寶物故又寶梁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自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為人作奴僕為主苦役人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謫罰比丘非時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控其身其身熾然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一釘中出大火燄又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困苦與或少與或不與或

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百千歲常不得食或時食變為糞屎或作膿血是故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噉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

第四盜凡物者如善見論云為他^{十三}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慎守護堅鎖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懈慢不勤守護為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已染壞色著有主識認取者應還又摩德勒伽論云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親眷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若取他虎殘肉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不犯由斷望故

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殘者得小罪時^{十四}其時果胡桃李等此犯罪也四分律云若與想取已有想取糞掃想取暫用想取親友意想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為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剝耳鼻或剝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則湯煮或以生草縛絡其頭或復煇銅而灌其身或以長楸而刺其髓或使惡象而以蹈殺或開其腹抽腸貯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標下斬首或復節肢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殺之以此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身鎔銅灌口鑊湯鑊炭刀山劍樹塘灰糞屎磨摩碓擣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害痛不能稱計百千萬歲脫出無期

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飢渴苦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為王賊火水及以惡賊劫奪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令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衆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人見世飢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糶賣曲心巧偽量諸穀麥誑惑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惟名為思業若作誑時名為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第五盜遺物者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當問其相實者常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護持佛法衆僧是名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

當唱令令人認之無主認者懸著高顯處令人見若言是我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答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實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後舉之來認時相應者對衆多人與不得屏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僧用若彼後遂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盜供他用 泥犁獨自沉 覆鳥金剛嘴 啄腦擊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樟走 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寄言懷操者 當須自固窮

諸經要集卷第十四

音釋

餌而氏黔七底切漢驛士切馬藪薛后
盤苦定切孚扶遊切鮒魚名切枯切
也檢狹險音險從音尸隔汝之切塤切
名與緣同稍所角切塹七張切孽律切
通作教
黠明八切攀癢字呂切貨他代切托於
點與挖同張中切則斷也
斃苦官切獲厥切

諸經要集卷第十四下

槐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部第二十三之餘

邪淫緣第三

夫姪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慙晉獻亡家實麗姬之罪獨角山上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爲欲界衆生不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爲主宰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誰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臭處流溢徧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陀羅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遙遙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迥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爲密豈知形如聚沫質

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徧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衆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爲四趣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寔由姪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爲也此下有四種緣

第一訶欲多苦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愁遂增多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姪嗜酒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增長火熾然如是愛樂者

受火轉增長薪火雖熾然人皆能捨離

受火燒世間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譬如愚人貪著好果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人伐其樹樹傾乃墮身手毀壞

痛苦而死得時樂少失時苦多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後受大苦

又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凡夫顛倒妄生樂想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愛欲無厭如飲鹹水轉增其渴以增渴故何得有樂譬如狗齧血塗枯骨增涎唾合想謂有美食欲亦爾於無味中邪倒力故謂爲受味故知色欲苦實樂虛要無貪求方名真樂

第二觀姪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祕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盛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爾時爲說偈言

汝身骨連立皮肉相纏裹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輔囊盛屎尿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何足以自貴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智者所棄遠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如我所惡厭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此二汝身自莊嚴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智者所不惑汝身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如莊嚴廁舍愚人以為好

汝脇肋著香如椽依梁棟五臟在腹內

不淨如屎筐汝身如糞舍愚夫所貪寶

飾以珠璣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錘而烙于眼
不以視色與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
性心多嫉妬以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
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
間

第三女人難親可厭者如優填王經偈云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三惡道 天中退落 亦由女惑
又正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
女衰最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
可暫近女人怪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

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宛轉眼中不以散心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嬌慢羞慚迴面瞞眼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以惑於人 姪羅彌網人皆投身
坐卧行立迴眄巧媚薄智愚人爲之心醉
執劍向敵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又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姪他婦女 是人無慚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

頭女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
能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
所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
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
不視色是爲好眼耳鼻舌亦爾身不著細滑

是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
眼視色耳聽音鼻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
如此之者皆不好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
奈女好邪姪者有五自妨一名聲不好二王
法所疾三懷異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
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姪者
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
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意清淨得泥洹道

第四女人姦偽者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
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
此者見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
金色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
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
天下顏貌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
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
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
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爲姦悵然懷憾
爲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
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夫人與看馬
兒私通心乃自悟王正夫人尚當如此何況

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玉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志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姦意愈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二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八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堪為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復得便呼鵠來汝處在何鵠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聚卒為水漂去有一樹奇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不得去洄有蒲菖樹涌出住倚山崎男子尋之得上鵠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鵠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巧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

然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為汝母生來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為御車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毋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將卧女人復吐出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為御車母開帳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姦不可絕願

大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勅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使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呼其夫何為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為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慚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姦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賈客常入海採寶是賈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

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以無求者時賈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賈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人答言可爾賈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蓋棄死處時有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姪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姪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烱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卧隱深

習報頌曰

昏姪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已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慚耻
妄語緣第四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偽身恒在虛詐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背理出語皆虛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寔由妄語也如正法念經偈言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燄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濁泥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說語

彼人速輕賤 爲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樂於妄語是人現得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人不信受衆皆憎惡不喜見之是名現世惡業之報捨此身已入於地獄受大苦楚飢渴熱惱是名後世惡業之報若得人身口不具足所說雖實人不信受見者不樂雖說正法人不樂聞是一惡人因緣力故一切外物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爲利養故貪求無厭爲好名聞而假偽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實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人中賊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魔波旬種爲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雷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噉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身恒負重死復剥皮經五

百身還生人中聾盲瘡癰癰殘百病以為衣
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

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為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為自欺身

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

心惱妄言者令其口臭令其身色天神所棄

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已愚冥迷失

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

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寄有本則無

過也不爾芥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真姓

人云是下賤若語兩眼人云是一眼並是妄

語又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焰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確之以烱銅 壓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安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惡口緣第五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

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

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

經偈云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焰口餓鬼

又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語

加彼眾生眾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

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

言惡說多所中傷眾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

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

聖所不愛惜假令眾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

亦墮惡道故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鼻蟲

從口出身有金色元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

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

惡言故蟲從口出又增一阿舍經云寧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麤語墮三惡道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使不命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蔑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教顯經義喚受義者曰速前象頭次喚二者曰馬頭復喚駱駝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

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溢臭氣亘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身體肢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擗舉聲號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

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誡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號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

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為立字名嚙婆羅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已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慙之為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詈

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汝匠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

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見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猶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

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
受母教後論不如即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
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
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
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
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
不脫此魚身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
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遊毗耶梨城觀
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
有鷄越吒二衆總五百人於婆羅羅俱末底
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
多獸自外佛爲說法魚聞法已即便命終得
生天上而爲天子却觀其本身是大魚蒙佛
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華瓔珞寶珠從
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
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盛
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
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昔佛
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
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羸弱猶如蛇皮頭髮

羸弱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
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
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已覓
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
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
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
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爲
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鉤出入
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婿無所乏
少拜爲大臣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聚會之契
令婦共赴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
不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
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
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鉤遣其五人造家往看
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
宿何罪爲夫幽閉不親日月即便志心違禮
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我厄佛知其
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
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
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羸皮自然

化滅佛悉現身令女盡見更增歡喜身體端
正猶如天女佛便爲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
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
還閉門戶繫鉤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
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即
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爾婦便白夫具
說上事婦復白夫我欲見王汝當爲我通白
消息夫往白王王即令者欲來相見王答女
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
女即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
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
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
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奈國
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
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
醜陋身皮羸惡何斯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
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
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佛故生常醜陋
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尊
榮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

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如是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躡燒人足 共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相謀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

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娠滿足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弟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脇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愚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世二}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屍骸詣於塚間請大賢者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皓白俯偻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

先身惡口罵辱眾僧故處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世二}巨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爾時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眾往到屍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

時諸大眾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俯偻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爾時世尊告諸大眾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眾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

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其自然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為爾管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修行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眾僧尋即牽提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眾僧聞已各護三業默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

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眾僧及作維那管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被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雙湯 割舌令自噉 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 慎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蘇 還聞刀劍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鮮

諸經要集卷第十四下

音釋

達達 達於為切 達余文 襲入切 蛟工可切 達達自切 達也 也 輔 輔音切 烙 烙音切 購 購音切 賈 賈音切 戶 戶音切 賈 賈音切 猜 猜音切 癰 癰音切 蛆 蛆音切 商 商音切 賈 賈音切 閭 閭音切 駢 駢音切 屏 屏音切 扒 扒音切 閭 閭音切 駢 駢音切 屏 屏音切

耶也 僕力主切
藏也 僕力主切

諸經要集卷第十五

之三

槐三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兩舌緣第六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黑白欽仰今見流俗之徒乃專構屏僻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分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為別離而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當如上說妄語過中為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為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眾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

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搏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爾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搏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牙如是說

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爾時善牙師子向善搏虎而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搏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闍亂我等善搏虎說偈
答善牙師子言

善搏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真實
當滅除煩惱 今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殺此野干
闍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
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為彼所破共集一
處相見不悅況復於人為人所破心能不惱

又正法念經云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大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
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人生世間禍從口出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猛火熾然燒世間財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一切眾生禍從口出鑿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闍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擊其口
鋒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深 同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乃依估 眷屬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綺語緣第七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忠故有
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
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
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
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
諸不善死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
不信凡所言說言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
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如智
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餓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眾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多聞
為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
或有兩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
語向彼人說當實說故非妄語輕語說故非
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一舌是
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
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輕

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一舌是惡口非妄
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
故是兩舌以羸語故是惡口當實說故故非
妄語第四或有一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
人傳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
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
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
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
語一種必不相離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為喪他善根

烱銅擘口灌 燄鐵燒其舌 腹臟皆焦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淳言翳真理 爲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爲人覺羞耻 何不出典句

慳貪緣第八

夫群生惡病著我爲端凡品邪迷慳貪爲本
所以善輕毫髮惡重立山福少春冰貪多秋
雨六塵之網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渡

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
上之鳥致使貧窮相次競加侵逼苦惱連綿
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燄自取燒然如蠶作繭
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
因常招豐樂也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又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

衆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
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說如涅槃經說譬如
人以羅刹女而爲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
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愛羅刹女亦
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
既盡又噉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
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使前捉
捉已蛇蜚蟄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
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爲
愛毒之所蜚蟄命終之後墮三惡道又智度

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
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故財物
高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
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
作是念我何以不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
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
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復自悟還生悔心我
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而爲少金故
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金投著水
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

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
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
之故言善哉二說各爾以是因緣常應自捨
又大莊嚴論云我曾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
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

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田中有一
耕人問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
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
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
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

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禁司怪其卒
富而亂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
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
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
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
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
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
遂放去之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
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財產無量金銀

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惜守護不著不敢服飾飲食極為羶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往收斂收攝已訖迴詣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為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普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生其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

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惜施時至心自手奉與施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多白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勅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屋上安鐵踈籠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墻下以白噉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勅子吾患必死若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勅已命終還生舍衛栴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須見狀侍聞兒生盲倍增愁憂悲泣說偈曰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枝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詣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德遭此苦厄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栴檀香家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栴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與比丘眾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栴檀香門盲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眾集復見栴檀香為眾說慳貪嫉妬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為道爾時世尊欲與栴檀香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

百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
難陀長者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
泣墮淚不能自止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
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時栴
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

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
施求離生死莫生慳吝受無邊苦

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
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
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

即入禪定起神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
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入
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
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
出眼如挽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挽復念縱若
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
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
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大驚怖念
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是末利夫人之師
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

若活者我求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
即看餅先煎餅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得
一小團廼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適舉一餅餘
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舉四餅欲持
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洹中僧

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
貪餅但慳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詣祇洹
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陀夷觀其因
緣爲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
返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

爲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當盡財力供
養閼梨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後不斷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
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
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肢節間
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欲趣河泉變
爲酒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爲火
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
你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
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言

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沒
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
而行極惡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傍汲
水僧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與
今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

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食有來乞者終不
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是以業緣受如是
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
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比丘等捨慳食
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
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遊行大海
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
食時已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爲第一病 行爲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座耶
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
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

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汚其宮殿爾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

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

禪思日時以到鳴槌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餓鬼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汚身而作是言何為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恣詐道德 刻削為技業 巧誑懷萬端 求利心千市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連相接

習報頌曰

為茲貪恣故 惡道轉沉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恒抱豺狼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笑頑愚人

瞋恚緣第九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總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忿專加相害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呪邪遂使含毒腑臟腐裂肝心令其銜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辭煩

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刹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片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衆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獸惡人無愛者衆所畏棄如避狼虎現被輕殘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衆苦也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禁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衆人不

愛輕毀鄙賤身壞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為欲自利利益他人應當行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

能捨瞋恚衆人所愛衆人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道畏離於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惡人惡口罵詈離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離於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衆人觀之猶如父母是忍辱人衆人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蛇亦如刀火以忍滅之能令皆盡能忍瞋恚是名為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諸衆生善惡相別惡人凌罵過他為勝智人下默以為第一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慎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為橫報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依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嫡妻嫡妻得華欣懌曰水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為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為夫人至即陳化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觀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為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笑爾時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帝釋今詳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嘗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截取

其牙將二牙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脚著法衣服持針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殺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泰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象遣人去遠其痛難忍躑躅地大呼倉然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獵師以牙還王觀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于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推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求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偈答云
殺瞋則安隱 殺瞋則無憂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云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著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衆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為佳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為愚駭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此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言柔輒 而心懷毒害 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言而柔順 其心內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赤臂鳥喻經云昔有鳥名曰拘耆此結赤遊在叢林樹產孺諸子在於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為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蛇伺行不在瞰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自思惟知蛇所瞰獼猴歸見問之何為答曰蛇瞰我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前繞之蛇怒經獼猴獼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相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

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為大汝無此術云何為大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我若不去以身繞木三匝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幾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眾生無智強為人我終墮三塗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唯餘一雌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

作聲時鳥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父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鳥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 鳥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人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
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
出家

又伐毒樹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人遊樹下皆悉頭痛欲裂或患腰疼伐已還

生樹中之妙眾人見喜不知識者皆來遭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掘根復恐死定進退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悟剋責即得初果

又字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消毀其形
樹繁華果還折其枝虺蛇含毒反害其軀
又善見論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工能制之
不足以為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為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蛇虺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劈 芭蕉驪懷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詣曲慳貪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丐從

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默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

涼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答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勅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群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生慚愧獸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切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獸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齋持香華光明照耀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已訖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聖尊 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 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 得聞三惡道

爾時天子讚歎佛已繞佛三匝還詣天宮時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慳貪緣時會諸人有得

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群中有大惡牛觔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觔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跑地喚吼跳躑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匝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安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無復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如來喜不自勝爾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

盛心與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返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慚愧歎然悟解蓋障雲除知是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慚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切利

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觀察知在世間時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佛之恩作是念已齋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繞佛三匝還詣天宮時諸五百牧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為說妙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為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衆中而共論議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強

難問我狀似水牛能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故未得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群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自自護身口意業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 地獄被燒然 豺狼群圍繞

毒蛇競來前 唯噤怒目食 背脇縱橫穿

自作還自受 恚火競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沉沒苦惡道 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 愚瞋何所寶

邪見緣第十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為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

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衆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

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遍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騷無所別知

雖非愚畜縱是聰人妄生異執者亦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

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非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果非果見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為邪見善業者名為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

犬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嚴論云譬如師子人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者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

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知觀察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為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乖真唯成惡法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不善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

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惠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疏罪人云

汝邪見愚癡 癡癡所縛人 今墮此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宅舍 若屬邪見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為惡 此怨能縛人

送引閻羅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尼魚 住於愛舍宅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人心懷暗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疊疊常昏昏 萬事不能為

如暴中炊煮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

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計欲請佛僧令長者

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

鐵為椽土薄覆上設眾飲食以毒著中火坑

不禁毒飯是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作

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懇勸請佛

及諸聖眾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

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豈知須彌之毒

火劫燒千刹土刀劍鋒刃中不能動佛一毛

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蟲欲

隨太山蠅蟻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

早悔爾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

念今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

震動十方百千聖眾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

可算計一時到家為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

火坑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无

悅六師惶怖各以逃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

嗚呼佛足長跪自陳今知覺悟從佛得度諸

眾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

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衛

城中須達長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勸家

業長者勸使手執庫鑰出入取與一切委之

須達請佛及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

索老母慳貪瞋嫌佛法及與眾僧而作是言

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

無厭何道之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

得不聞佛名不聞僧名如是惡聲轉展徧舍

衛城末利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

者如好連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

喫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婢惡口誹謗何

不損出時須達婦跪白夫人央掘魔等弊惡

之人佛尚能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

言我明請佛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

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末利見來而作是言此

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佛於爾時從正

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

佛心驚毛豎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

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

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

障礙迴頭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

是舉頭仰看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為佛

以手覆面手十指頭皆化為佛老婢閉目心

眼即開見虛空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中有

二十五旃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

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

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為於老婢現無數身

皆破邪見低頭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

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

佛故除却八十萬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

已疾走歸家白長者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

見於瞿曇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

逾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白氎纏頭却卧黑處佛還祇洹末利白佛頌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為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為玉女寶爾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照曜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効驗聖王出世弘利處多令我老弊如玉女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無不善為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捨眾生如我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為佛作禮懺悔前罪未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為婢使復有何福值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

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尚為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梨智慧辯才願於生為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眾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謗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十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為貧賤人五百身中聾癡無目千二百身恒為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者老婢是徒眾弟子者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闍延城有嚴藏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謗皆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若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燒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卧

具一切珍寶或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謗罵詈誶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眾生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眾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為根本何等為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又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謗留難隱蔽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被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永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

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廼相食噉白骨滿野多饒瘦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

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重罪一一罪能令

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四千大劫一不信

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

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遍掠淨行比丘尼

七六親所行不淨行

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人別有五逆罪第一

慢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三復生

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

罪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

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

犁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

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

鐵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王復勅以

二百鐵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勅以三

百鐵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

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鐵為苦不耶比丘答

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為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為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犁苦如小沙石泥犁之苦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為喻

泥犁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犁中獄

卒以斧燒令極然斫身八楞及以四方經百

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

牀以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歲復坐鐵牀

烱銅灌口經百千歲復卧鐵地以熱鐵釘釘

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抵鐵地以釘

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

上經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

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即消舉足還

生經百千歲復鑊煮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

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為泥犁地

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

暗冥共相噉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

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為人甚難猶如盲龜

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為他役使形

貌醜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犁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

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

為樂不比立答佛一寶一妙猶為極樂何況

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

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為多

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為喻佛告比丘轉

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

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天上之樂其事云

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

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

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

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

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

有漏之樂若修善根迴向菩提於生死中所

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

正報頌曰

[illegible]

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少婦婦嫌夫老傍姪
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
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爾時少婦
眼看不提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提婦
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已夫不近餘男云何

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爾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為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卧良久乃還之葉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齎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已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鵲雀口中御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鵲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納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安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爾耳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源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

宿但聞歌舞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舞戲老婆羅門見已思惟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草還主人 鶴雀詐街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 如是詐諂偽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必受安樂

詐毒緣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已頭上即便悶絕躄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為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

故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奈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為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蔭盛二惡蛇見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蔭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即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惡意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人四出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

那者我身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詐毒緣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為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訶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奴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弗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遠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奈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日復重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遠多當用我語汝莫還本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遠多為人難可婦為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奈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用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訶逃在他國當往捉

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典與女為婦願

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至婦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為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娶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

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當如先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者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為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至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臭穢從是已後常作軟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訶者今闍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凌易他人也

詐怖緣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眾生愚癡不識親疎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是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空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為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

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為我當伏之先入者

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暗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為是鬼不為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眾人雲集笑而怪之眾生亦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鬪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眾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緣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渡之當還迎汝男子渡已便走不還婦人猶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捕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

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眾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即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為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帝釋即變身化為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

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儲饌自來廚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奔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為狗方口耷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步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返欲噉我爾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華謂為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奔逐

垂得復化作狗返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返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為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為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化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為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便為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羊羔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僇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

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象象伏一切虎復以象虎伏一切師子遂摧得為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為獸中王不應以獸為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

千市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中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者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故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

地戰心不如為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敏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闇昧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計將焉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人畜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還使剋期并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

落子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規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敏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告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言

善人共會易 惡人善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此言}彼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踏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筐^鉢蔭中將欲殺食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但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汚汝蔭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汚我之華^蔭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入水時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惑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新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母患著床其婦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令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煮以脂^上摻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爾時欲誑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黃宛轉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特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天言汝若能與我隨心所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獼猴

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獼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

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此言}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樹子食是時彼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善

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叱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敗其樹子是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頌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渡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渡云何堪渡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渡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食汝心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

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我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處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知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惟 一切眾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

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踏殺群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為眼闇復啄群烏開啄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眾烏言已為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彌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為所敗眾烏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
烏答言爾等眾烏拔我毛羽啄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彌覆即如其言譙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眾烏讎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為烏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為爾默然不答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養時會

雲寒嚴風猛盛衆梟平爾來集孔中鳥得其便尋生歡喜衙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鳥作詐善 焚滅衆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葉其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妻唯食甘露美果孔雀爲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觀孔雀云其肉可爲藥瘡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甥以

李女賜金千觔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觀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麩人應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

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觔金妻以李女豈信汝言乎刻以送獻汝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呪服之疾即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燁宮人

皆然舉國歎王弘慈活於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呪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望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瘡語聲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

國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爾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

戒以色爲大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偽之欺望李女之妻觀世狂愚皆斯類

矣損佛具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藥姪亂或受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昇天豈不難哉娼婦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

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樂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也國王舍利弗是獵師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

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鵜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序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輒 欺詐於世間 誰不知諂譏 鵜雀語言何爲作此語求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汝諂譏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鵜雀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鵜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鷄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氏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

落中有一貓子聞彼有鷄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鷄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鷄即說偈言

貓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啖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鷄者我身是也昔時貓者提婆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頌曰

茲情詐癡 令信匪疑 偽現依附 妄納相依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漸衰

此有三綠

述意緣 引證緣 立志緣

述意緣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墮心神所以昏墮由於外物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畧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

從可得如水火擁之亟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是以思之測之寔由勤功而悟道情之慢之良因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鄒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緣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切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訶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爲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願見諸天有爾者不爾時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來返覆三

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難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王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此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

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諸法人在高而爲說法以慢法故佛訶責之佛語比丘住昔波羅奈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養羅果語其婿言我思養羅果君爲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雅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養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爲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

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故我今得脫我今無法
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
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
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為
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
「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一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出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
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說法時偷果人
者我是也

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
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
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
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
神通阿羅漢果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
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
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
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

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
此象是我前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
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
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
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
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
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
佛世猶故飢渴

又百喻經云昔外國節慶之日一切婦女盡
持優鉢羅華以為髮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

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為爾作妻若不
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羞能作鴛鴦之
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
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
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
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
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眾惡
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我今
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
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

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
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踏
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踏而作是言若唾地者
諸人踏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踏於是長者正
欲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踏長者口破唇
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踏我唇口愚人具
答所由故唾欲出舉脚先踏望得汝意凡物
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
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
立志緣第三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
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難不
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
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
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
難薩薄欲買問索幾錢答金錢一千即就受
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
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
中間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衣蒼眼
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鰓仰接

飛騰踏地沒膝口熱血流羣衆數千直捉薩薄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拳投之拳投之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踏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投鱗甲中唯肯得動羅刹以偈語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跟復何爲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攝心如金石 終不爲汝媿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 爲人多力臂 從來食汝輩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爲自寬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一頓飽食即說偈

言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乘 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乘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又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爲形飾不亦宜

手便以杖索其頭刀剥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爲持戒故一心受剥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爲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爲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故犯

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蛇蜃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教犢子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犢子前然火呪之化成火蜂入蛇穴中燒蛇蛇不堪痛然後出穴殺犢以角抄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誑毒不爾投此火中黑蛇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爾時黑蛇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況今

更取所棄之藥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遊迦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聞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將五百商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商主語言慎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箭器仗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

諸經要集卷第十七上

槐五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酒肉部第二十六

此有緣

述意緣

飲酒緣

食肉緣

述意緣第一

夫酒為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醒境肉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懲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禮記云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便噉食酒肉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食噉諸親及讎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婆沙論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為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道眼不能分別遠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瞋恨還成怨讎骨肉至親反變成怨

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怨親長為怨對可為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肉者悉斷及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為利殺眾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害死墮叫呼獄何謂以利

網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利網肉何謂以利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今此人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眾生此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

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大慈障不見佛也

飲酒緣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誘之訓以輕脫重初開無犯據其障理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爾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昔令我受持五戒今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畏得罪故世尊告

曰汝飲酒時為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齋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是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喜心因緣受善果報如持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

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煩惱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即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遊行獵戲忘將屠宰於深山中覺飢欲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勅令將屠宰即時無食我聞是語走馬還宮教令索食王家厨監名修迦羅修迦羅言即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急不思惟勅臣斬殺厨監臣被王教即共議言

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若殺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厨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王教勅殺修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辦具好肉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肉來瞋心即歌何以故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然將酒肉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肉作衆妓樂歡喜娛樂恣心即滅夫人知我忘失怒意即遣黃門輒傳我命令語外臣莫殺厨監即奉教旨我至明旦深自責悔愁憂不食顏色顛顛夫人問我何故憂愁爲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爲飢人所逼瞋恚心故殺修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厨如修迦羅者爲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爲實如是爲戲言耶答言實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厨監來使者往召須臾將來我大歡喜憂愁即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戒八齋戒中

頓犯二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議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善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一切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昔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刹利王公因小諍競乃至大怨各各結謀與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錄紛紜鬪戰不從理諫深爲憂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韋羅相忿情實不分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即勅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饈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競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勅忠臣辦瑠璃椀受三升諸寶椀中盛滿好酒我於衆前先喫一椀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人辦此一椀

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忘失憊恨因酒息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貧窮小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起舞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則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念不起惡念則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猶猴得酒尚能起舞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報末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好莊嚴香華服飾作唱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婿愛好之姿竟何所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勅令受戒法修智惡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此以上略明權教也述曰此下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真名持戒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匿王欲殺厨監太子欲害其父此

至因酒忘念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
不受累殃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
見有前開遠即雷同總犯各須量其教意復
省已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末利開禁
以不既不同此即須依經纖毫勿犯最為殊

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至不以草頭
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

又成實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
以者何飲酒不為惱衆生故而是罪因若人
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植

衆果必有障障故知酒過如果無園又優婆
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
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鬪諍惡名遠聞喪失智
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為一切之所訶責
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

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
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
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
實生悉皆敗爛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
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諍四者

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
智度論云飲酒有三十五過失何等三十五
答曰一現世財物虛竭何以故飲酒醉亂心
無節限用費無度故二衆病之門三鬪諍之
本四裸露無耻五醜名惡露人所不敬六無

復智慧七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散
失八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種種事業廢不
成辦十醉為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則慚
愧憂愁十一身力轉少十二身色壞十三不
知敬父十四不知敬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

不敬婆羅門十七不敬叔伯及尊長何以故
醉悶憤惱無所別故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
敬法二十不敬僧二十一朋黨惡人二十二
疎遠賢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無慚愧
二十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縱色放逸二十七

人所憎惡不喜見之二十八貴重親屬及諸
知識所共損棄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棄捨
善法三十一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
放逸故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狂癡因
緣三十四身壞命終墮惡道泥犁中三十五

若得為人所生之處常當狂癡如是種種過
失是故不飲酒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
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
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
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

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
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
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飲酒多放逸 現世常愚癡 忘失一切事
常被智者訶 來世常暗鈍 多失諸功德

是故點慧人 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知得
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得飲故論云
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須食與食須飲與飲
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

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
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
施者是則無罪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
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
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跋陀羅
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婆婆提陀兒暴害
人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
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
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婆

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
聞此邑有惡龍兒暴害人鳥獸及破滅秋穀
聞已乞食到菴婆婆提龍住處衆鳥樹下敷
座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長
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

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
亦出火龍復雨電莎伽陀即變電作釋俱餅
髓餅等龍復放霹靂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
九龍便雨弓箭刀稍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
華波頭摩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
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
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皆不
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盡不能
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兩
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

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
心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歸依
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
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
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

如先兒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
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能降惡
龍折伏令善因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
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莎
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

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
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取飲已為說法
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
覺倒地僧伽梨衣灑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
身在一處醉無所覺知佛與阿難行到是處
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
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
數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數座辦水集僧已
白佛言衆僧已集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問諸
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菴婆婆提陀兒暴

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
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莎伽陀能折伏令善
鳥獸得到泉上下是有見者言見聞者言
聞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
陀今能折伏蝦蟆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

酒尚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酒
從今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
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訶責飲酒
過失已依律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問曰
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

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
摩天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
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
天有以殊器而飲酒者受用酥陀之食色觸
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為酒令我得
飲即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
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
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為常樂見彼諸天
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為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為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生貪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為調伏故
說如是偈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誦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一切惡道階 黑暗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 酒為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後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酒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依四
分律實病餘藥治不瘥以酒為藥者不犯問
曰開服幾許答曰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
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酒多藥得用又舍

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
道法不得飲酒如葶藶子是名破戒開放逸
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
年危篤將死時優婆塞問言汝須何藥我為
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為

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
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優波離言汝藥是
何答曰師言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為病開
如來所許為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猶
謂犯律往至佛所懇懃悔過佛為說法聞已

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
如葶藶子犯罪已積若消病苦非先所斷迷
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總飲必須實病重困
臨終先用餘藥治皆不差要須酒和得差者
依前方開比見無識之人身力強壯日別馳

走不依眾儀少有微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
妄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名衣上服施佛
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智人守戒如
命不敢犯之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磨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富知眾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為因從
因有果得此苦報非由不得藥酒病不得差
故涅槃經云一切眾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
何等為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
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

膚體瘡瘡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
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
種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
報永除不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
其病轉增難可得差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
沙塞說曰莎提比丘小小因酒長養身命後
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
言病者聽覺上嗅之若差不聽嗅不差者聽
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麵作餅食之
若復不差聽酒中自漬又新婆沙論云如契

蓀所居切
 與蓀同蓀直也
 且且子邪切
 果果亮切

[illegible]

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肉亦謗我言如來自
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墜於無利益處
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
佛如來大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麵油
蜜等能生淨命非法貯畜非法受取我說不

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肉血不淨耶非直食肉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已殺不得噉若肉林中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噉肉者當說此呪

多經吽如是阿捺摩阿捺摩此言無我阿視婆多阿視婆多此言無壽命無奇命那舍那舍失陀訶陀訶此言燒婆娑弗娑弗破破僧柯慄多弭此言莎訶殺去除

此呪三說乃得噉肉飯亦不食何以故若思

惟飯不應食何況當噉肉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慈悲心為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

述曰此亦初教漸制已前故除為已殺者不得噉食若自死腐爛如草木想且開食之等欲食者令誦呪生慚愧心然後開食若制斷已後一切雜肉無問自死鳥殘皆不得食如未曾有經開飲酒文殊問經開食肉等計此經等並是如來初成道時量衆生機不可頓

斷頓制所以漸開漸制後知衆生根熟便則永斷永制纖毫不許若不抄出根元時有愚人偏讀此經即便縱犯不解開遮通塞有異所以總錄漸頓之文知其本末之意庶令永斷開顯梵行也

問曰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飢之饌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勅賜俗食豈開僧過拒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饕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

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為非縱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

問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為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

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開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

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第一據實有損者依經食肉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已親不

合食肉故入楞伽經云我觀衆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有通為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為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貪肉味通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刹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肉通相勸發菩薩之心護衆生命亦自護身離一切諸肉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衆生

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大慧羅刹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尚發慈心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當知即是眾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慈若我弟子聞我所說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

第二明食肉眾生見者皆悉驚怖故不應食如彼經說食肉之人眾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眾生不應食肉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眾生遙見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斷眾生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肉能令眾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虛空地中眾生見食肉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遊

行世間常覓肉食如牛嚼草蟻蛄逐蠶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不應逢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

第三明食肉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云若食肉者眾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所信者斷於信報是故大慧菩薩爲護眾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寶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眾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肉也

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肉如彼經說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憤鬧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極

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爲貪味酒肉蔥蒜蒜薤臭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眞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諸味酒肉葷辛皆便軟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第五明食肉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食肉是故不應食肉也如彼經說有諸眾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緣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師子狐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啖肉以爲歡樂諸天人觀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與成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是羅刹此明食肉皆是過去曾作羅刹師子虎狼狐狸中來故應截斷也

第六明食肉之人學世呪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呪術師若其食肉呪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爲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

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為彼癡人食肉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為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也

第七明衆生皆愛身命與己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能起色力貪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己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疥野十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為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殺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食肉也

第八明食肉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怖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菩薩為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為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

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肉

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為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

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熏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豹猫狸鴟梟鷲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

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即是無量功德之聚也又央掘摩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死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技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

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為應受不為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又此經說衆生身內有八十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斷八十萬戶蟲命若炙若煮若醃若曝皆有小蟲飛蛾蠅蛆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物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者不敢自食皆為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共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漆伽藍不愧尊顏如斯淨離豈勝外道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父母肉衆生亦噉父母肉若噉衆生父母肉衆生亦噉父母如是姊妹兄弟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怨相讎未可得脫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如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輕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殺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

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惡意亦不念哀念衆生如已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一心常忘大乘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奈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爾時林中有特師子懷欲心盛行求其偶因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姪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儻見危害王以怖畏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即還宮城爾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兒形盡似人唯足遍爛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嚙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已兒即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亡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門種

斑足出遊勅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隨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祠梵志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夫人瞋怨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恒供養日日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餽饌粗食麤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欲得魚肉即如語辦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爲設肉食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勅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試令王是後十二年中恒食人肉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厨監忘不辦肉臨時無計出外求肉見死小兒肥白在地念且稱急即却頭足擔至厨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厨監由來食肉未有斯美此是何肉厨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王

之言但實說之不問汝罪厨監白王具述前報王言此肉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厨監白王前者偶值死兒更求臣得王又語言汝但蜜取設令有覺斷處由我厨監受教夜恒密取得便殺之日日供王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小兒展轉相問何由乃爾諸臣憂議當試微伺即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厨監抄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王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敬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爲王者養民爲事方驅厨子殺人爲食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自今已後更不復爲唯見恕放當自改勵諸臣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必死即語諸臣雖當殺我小緩須更聽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

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為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為翼從徒眾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為王願為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為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人有高德捉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為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足歡喜敬戴為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彌即使兵眾還將斑足安置本國前仙人立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敢人還還霸王治民如舊爾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央掘摩羅是爾時諸人十二年中為斑足王所食噉者今此諸人央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常為央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央掘摩者指髮比丘是

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髮比丘殺此人多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巨言佛勅一比丘汝持尸排往指髮房刺尸孔中比丘即往奉教為之排入尸

此六

十二

內尋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眾會莫不信解頌曰

財色與酒名為三惑臣就喪家君重亡國

內障大慈幸遮淨德懷道君子斯穢不欲

占相部第二十七

此有三緣

迷意緣

觀相緣

歸信緣

迷意緣第一

夫大教無私至德同感凡情業行造化殊方心境相乘苦樂報異如蠟印泥印成文現業相既分觀報可測故使在人畜以別警處胡

漢以分形貴賤有尊卑之別聖凡有善惡之

異也

觀相緣第二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

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核種四大包毓自致巨盛芽葉莖節展轉變易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佛告諸弟子欲取集華實莖節更還作核可得

此六

十三

不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核種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使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復識故不

得還報譬如冶家鎔石作鐵鑄鐵為器成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為石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石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閉一住在中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生墮地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已生便著食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諸弟子識神隨作善惡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

故面相答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
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如月
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暗中千萬億人不能
視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別五色如愚癡人暗
蔽惡道未得慧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視
五色終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炬
火別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欲視暗夜貫針
水中求火終不可得汝諸弟子勤行經戒深
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所疑
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道各有
其相

第一地獄相者

夫人根元流浪生死漂滯馳騁隨於五趣
彼終生此皆有因緣人根相貌今為汝說
行步踉蹌不自覺知視瞻眩惑恒喜多忘
舉動輕飄浮遊曠野此人乃從活地獄來
肢節煩痛睡眠驚覺夢悟兇惡黑繩獄來
虀髮戾眼長齒喜瞋聲濁暴疾合會獄來
語聲高大不知慚愧喜聞喚聲不別真偽

眠卧呻吟夢數驚喚當知此人啼哭獄來
恒喜悲泣登高望遠好聞家人無有親疎
言便致患經宿不食此人本從大啼哭來
身大脚細筋力薄弱言語咽塞聲如破甕
神識不定心無孝順當知此人阿鼻獄來

身體羸醜長苦寒戰好熱喜渴慳貪嫉妬
見人施惠自生煩惱此人乃從熱地獄來
見火驚恐復喜暖熱行步輕便不避時宜
所作尋悔復欲更施此人復從大熱獄來
小眼喜瞋所受多忘所造短狹無廣大心

見大而懼視小歡娛此人乃從優鉢獄來
赤眼醜形常喜鬪訟誹謗聖賢諸得道者
晝夜伺人非法之行當知此人鉢頭獄來
眼現三角不孝二親生便短命拘牢獄來
好帶刀劍強掠人聞必為人殺邪持獄來
身生瘡瘻口氣臭處與人無親曠地獄來
形體長大行步劣弱少髮薄皮恒多病痛
見人則瞋貪饕無厭當知此人從焰獄來
體白眼青語便流沫言無端緒好弄塵土
見深淤泥身卧其上此人乃從灰地獄來

卷頭黃目人所惡見臨事惶怖劬樹獄來
平恒執刀聞聞便喜為刀所害從刀獄來
體黑咽塞喜止冥室口出惡言熱灰獄來
臂力少氣不得自在得失之宜一不由己
設見屠殺不離其側當知此人從剝獄來

眼喜無常尋知變悔時能辭謝不經日夜
惡責其心如被刑罰此人乃從龜地獄來
喜宿臭處好食羸弊所著醜陋從屎獄來
顏色醜惡口氣羸穢好譏閻人善香獄來
當觀此貌所從來處知之遠離如避劫燒

地獄之相略說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次說畜生受形殊異專心愚察無造彼緣
語言舒遲不起瞋恚謙効尊長從象中來
身大臭穢堪忍寒熱健瞋難解從駱駝來
遠行健食不避險難憶事識真從馬中來
恩和寬仁堪履寒熱所行無記從牛中來
高聲無愧多所愛念不別是非從驢中來
長幼無畏恒貪肉食眾事不難從師子來
身長眼圓遊於曠野憎嫉妻子從虎中來

毛長眼小少於瞋恚不樂一處從禽中來
性無反覆喜殺害蟲獨樂丘塚從狐中來
少聲無饒無有淫欲不愛妻子從狼中來
不好妙服伺捕燕非少眠多怒從狗中來
身短毛長饒食睡眠不喜淨處從猪中來
毛黃卒暴獨樂山陵貪食華果從獼猴來
多妄強顏無所畏難行知反覆從鳥中來
情多色欲少於分義心無有記從鵠中來
所行返戾強辯耐辱不孝父母鵲鳩中來
亦不知法復不知非晝夜愚惑從羊中來
好妄喜談數親豪族衆人所愛鸚鵡中來
所行卒暴樂人衆中言語多煩鸚鵡中來
行步舒緩意有所規多害生類從鶴中來
體小好姪意不專定見色心惑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語便吐沫卧則纏身從蛇中來
語則瞋恚不察來義口出火毒從鳩中來
獨處貪食聲響喑呢夜則少睡從猫中來
穿牆竊盜貪財健恐亦無親疎從鼠中來
深觀相貌從畜生來

身長多懼以髮纏身衣裳垢圯從餓鬼來
姪洗懣貪嫉彼所得不好惠施從餓鬼來
不孝父母家室大小動則諍訟從餓鬼來
不信至誠所行趣為薄力少知從餓鬼來
聲壞饕餮卒與瞋恚食便好熱從餓鬼來
恒乏財貨空貧匱陋智者所嗤從餓鬼來
門不事佛不好聞法永絕天路從餓鬼來
不教妻子兄弟姊妹人所憎嫉從餓鬼來
生則孤裸無人瞻視終歸來處不離宿緣
意志褊狹不好榮飾所行醜陋從餓鬼來
所為不獲所作事煩人所驅逐從餓鬼來
或事喜敗不審根元不受人諫從餓鬼來
不樂淨處喜居廁所顏貌臭穢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喜貪食肉獨樂神祠從閻叉來
健瞋合鬪見物貪著無有患忘從閻叉來
見者毛豎直前熟視如似所失從羅刹來
體狹皮薄顏色和悅聞樂喜欣乾沓和來
意好輕飄香熏自塗多諸技術乾沓和來
恒喜歌舞男女所傳先語後笑甄陀中來
情性柔輟曉了時節能斷漏結真陀羅來

此餓鬼相閱叉羅刹
第四脩羅相者
圓眼面方黃體金髮盡備技術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無有疑難見恐輒繫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所執不忘曉了事業從人道來
解諸幻偽已不為之所作平等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初不忘失不信姦偽從人道來
貪姪慳嫉執心難捨盡解方俗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解法非法心不偏頗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亦不懈怠恭敬賢聖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持戒多聞至心承事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正法衆僧隨時聞法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聞惡不為速速泥洹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粗說其貌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依須彌山有五種天本所造緣其相不同
腰細脚羸恒喜含笑智者當察從曲天來
意好微妙少於資財見閻則懼從尸天來

第三餓鬼相者

身長體白顏色端正 不好火光 從婆天來
常懷悅豫 聞惡不憐 不從彼受 從樂天來
思惟忍苦 好分別義 慈孝父母 毗沙天來
宿不樂家 喜遊林藪 忘念女色 從二天來
財寶雖多 生卑賤家 心樂清淨 從三天來
任已自行 所為不剋 望斷願違 從餓天來
意喜他姓 不守己妻 為鬼所使 他化天來
平事父母 恒法則義 已短彼受 兜率天來
非道求道 心無落想 不樂在家 從梵天來
意願性質 恒貪睡眠 亦不解法 無想天來
六趣衆生 各有元本 性行不同 志操殊異
歸信緣第三
如那先比丘問佛經云時有彌蘭王問羅漢
那先比丘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欲死
時念佛死後生天我不信是語復言殺一衆
生死即入泥犁中我亦不信是也那先比丘
問王如人持小石置在水上石浮耶沒耶王
言其石沒也那先言如令持百枚大石置在
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船中百枚
大石因船故不得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

用是不入泥犁使生天上何不信耶其小石
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死後便入泥犁何
不信耶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言如兩人
俱死一人生第七梵天一人生廁窟國此二
人遠近雖異死則一時俱到如有一雙飛鳥
一於高樹上止一於卑樹上止兩鳥一時俱
飛其影俱到地耶那先比丘言如愚人作惡
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譬如燒鐵在地一
人知為燒鐵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
手爛大智者小壞作惡亦爾愚者不能自悔
故其殃得大智者作惡知不當為日自悔過
故其殃少耳又四品學經云凡俗之人或有
不如畜生畜生或勝於人所以者何人作罪
不止死入地獄罪畢始為餓鬼餓鬼罪畢轉
為畜生畜生罪畢乃還為人以畜生中罪
便得為人是故當勤作善奉三尊之教長離
三惡道受天人福後長解脫又四十二章經
云佛言天下有五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
難判命不死難得親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又
雜譬喻經云有十八事於世甚難一值佛世

難二正使值佛得為人難三正使成人在中
國生難四正使在中國生種姓家難五正使
在種姓家四肢六情完具難六正使四肢六
情完具得財產難七正使得財產值善知識
難八正使值善知識具智慧難九正使得智
慧具善心難十正使得善心能布施難十一
正使能布施欲得賢善有德人難十二正使
得賢善值有德人往至其所難十三正使至
其所得宜適難十四正使得宜適得受聽說
難十五正使聽說得正解智慧難十六正使
得解能受深經難十七正使能受深經得如
說修行難十八正使能受深經得如說修行
得證聖果難是為十八事難又罪業報應經
偈云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燃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故知人身難過易失以易失故不須生著當
知人身念念近死如牽猪羊詣於屠所故涅槃
經云觀是壽命常為無量怨讎所繞念念
損減無有增長猶如暴水不得停住亦如朝

故於中生復說此道於欲界中，最為下劣名曰非道。因是事故，故說地獄名泥犁耶。如婆沙論中，名不自在，謂彼罪人為獄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故名地獄，亦名不可愛樂。故名地獄。又地者底也，謂下底萬物之中，地最在下，故名為底也。獄其局也，局謂拘局，不得自在。故名地獄。又名泥犁者，梵音此名，無有謂彼獄中無有義利名無有也。

問曰：地獄多種，或在地下，或處地上，或居虛空，何故並名地獄？答曰：舊翻地獄名狹處局。

不攝地空，今依新翻經論，梵本正音名那落迦，或云捺落迦。此總攝人處，苦集故名捺落迦。又新婆沙論云：問何故彼趣名捺落迦？答：彼諸有情無悅無愛無味無利無喜樂，故名捺落迦。或有說者，由彼先時造作增長增上。

暴惡身語意惡行，往彼令彼相續，故名捺落迦。有說：彼趣以顛墜故名捺落迦。如有頌曰：顛墜於地獄，足上頭蹄下。由毀謗諸仙樂寂修苦行。

有說：捺落名人迦，名為惡惡，人生彼處故名。

捺落迦問何故最下？大者名無間地獄。耶答：彼處恒受苦，受無喜樂，間故名無間。問：餘地獄中豈有歌舞飲食受喜樂異熟？故不名無間。耶答：餘地獄中雖無異熟喜樂，而有等流喜樂，如於施設論說等活地獄中，時有涼風所吹，血肉還生，有時出聲唱等活。彼諸有情忽然還活，唯於如是血肉生時及還活時，暫生喜樂，間受苦，故不名無間也。

受報緣第三

如新婆沙論云：問曰：地獄在何處？答曰：多分

在此瞻部洲下。云何安立？有說：從此洲下四萬踰繕那至無間地獄底，無間地獄縱廣高下各二萬踰繕那。次上一萬九千踰繕那中安立餘七地獄。謂次上有極熱地獄，次上有熱地獄，次上有大嗥叫地獄，次上有嗥叫地獄。

獄次上有眾合地獄，次上有黑繩地獄，次上有等活地獄，此七地獄一一縱廣萬踰繕那。次上餘有一千踰繕那，五百踰繕那是白塢，五百踰繕那是泥。有說：從此泥下有無間地獄，在於中央，餘七地獄周圍圍繞，如今聚落

圍繞大城，問曰：若爾施設論說當云何？通如說：瞻部洲周圍六千踰繕那，三踰繕那半一。地獄其量廣大，云何於此洲下得相容？受答曰：此瞻部洲上尖下闊，猶如穀聚，故得容受。由此經中說：四大海漸入漸深，又一大地獄有十六增，謂各有四門，一一門外各有四增，一塘煨增，謂此增內塘煨沒膝，二屎糞增，謂此增內屎糞泥滿，三鋒刃增，謂此增內復有三種一刃，刃略謂於此中仰布刀，刃以為道路，二劍葉林，謂此林上純以利劍刃為

葉，三鐵刺林，謂此林上有利鐵刺，長十六指，刀刃略等三種，雖殊而鐵林同，故此增攝四。烈大河，謂此增內有四大河，熱鹹水并本地獄以為十七。如是八大地獄并諸眷屬，復有一百三十六所，是故經說有一百三十六捺

落迦。故長阿含經云：大地獄其數總八，其八地獄各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如四天下，外有八萬天下，而圍繞八萬天下，外復有大海，海外復有大金剛山，山外復有山，亦名金剛山。經云：二山中間日月神天，威光並不照八

大地獄者一想二黑繩三堆壓四叫喚五大
叫喚六燒炙七火燒炙八無間其炭及餘經
由翻有訛正
大意並同

第一想地獄十六者其中衆生手生鐵爪逆
相瞋忿以爪相毆應手肉墮想以為死故名

其想復次其中衆生懷毒害想手執刀劍逆
相斫刺劇割身碎在地想謂為死冷風
來吹復活起彼自想言我今已活久受罪已
出想地獄憶惶求放不覺忽到黑沙地獄熱
風暴起吹熱黑沙來著其身燒皮徹骨身中

焰起迴旋周還身燒焦爛其罪未畢故使不
死久受苦已出黑沙地獄到沸屎地獄有沸
屎鐵丸自然滿前驅迫罪人使抱鐵丸燒其
身手足復使撮著口中從咽至腹通徹下過
無不焦爛有鐵齒蟲咬肉達髓苦毒無量受

罪未畢復不肯死久受苦已出沸屎地獄到
鐵釘地獄獄卒撲之偃熱鐵上舒展其身以
釘釘手足周徧身體盡五百釘苦毒號吟仍
不復死久受苦已出鐵釘地獄到飢餓地獄
即撲熱鐵上銷銅灌口從咽至腹通徹下過

無不焦爛餘罪未盡猶復不死久受苦已出
飢地獄到渴地獄即撲罪人熱鐵上以鐵丸
著其口中燒其唇口通徹下過無不焦爛苦
毒啼哭久受苦已出渴地獄到一銅鑊地獄
獄卒努目捉罪人足倒投鑊中隨湯沸上

下迴旋身壞爛熟萬苦並至故令猶不死久
受苦已出一銅鑊地獄至多銅鑊地獄捉罪
人足倒投鑊中隨湯沸上下迴旋舉身爛
壞以鐵鉤取置餘鑊中悲叫苦毒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出多銅鑊地獄至石磨地獄捉被

罪人撲熱石上舒展手足以大熱石壓其身
上迴轉磨磨骨肉糜碎苦毒切痛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出石磨獄至膿血地獄膿血沸涌
罪人於中東西馳走湯其身體頭面爛壞又
取膿血食之通徹下過苦毒難忍故令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膿血地獄至量大地獄有大
火聚其大焰熾驅迫罪人手持熱鐵升以量
火聚徧燒身體苦毒熱痛呻吟號哭故令不
死久受苦已出量大地獄到灰河地獄縱廣
深淺各五百由旬灰湯沸沸惡氣燒灼迴坡

相搏聲響可畏從底至上鐵刺縱橫其河岸
上有劍樹林枝葉華實皆是刀劍罪人入河
隨波上下迴覆沉沒鐵刺刺身內外通徹膿
血流出苦痛萬端故令不死乃出灰河至彼
岸上刀劍割刺身體傷壞復有豺狼來啣罪

人生食其肉走上劍樹劍刃下向下劍樹時
劍刃上向手攀手絕足踏足斷皮肉墮落唯
有白骨筋脉相連時劍樹上有鐵齒鳥啄頭
食腦苦毒號叫故使不死還入灰河隨波沉
沒鐵刺刺身苦毒萬端皮肉爛壞膿血流出

唯有白骨浮漂於外冷風來吹尋使起立宿
對所牽不覺忽至鐵丸地獄有熱鐵丸獄鬼
驅捉走手足爛壞舉身火然萬毒並至故令
不死久受苦已乃出鐵丸地獄至斤斧地獄
捉此罪人撲熱鐵上以熱鐵斤斧斫其手足

耳鼻身體苦毒號叫猶復不死久受苦已出
斤斧獄至豺狼地獄有群豺狼競來齧嚼肉
墮骨傷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故令不死久受
苦已乃出豺狼獄至劍樹地獄入彼劍樹有
暴風起吹劍樹葉墜其身上頭面身體無不

傷壞有鐵鬚鳥啄其兩目苦痛悲號故使不死
久受苦已乃出劒樹獄至寒冰地獄有大
寒風吹其身上舉體凍傷皮肉墮落苦毒叫
喚然後命終身為不善口意亦然斯墮想地
獄懷懼毛豎

第二黑繩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周而圍繞
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黑繩其諸獄卒捉
彼罪人撲熱鐵上舒展其身以熱鐵繩拊之
使直熱鐵斧逐繩道斫罪人作百千段復次
以鐵繩拊解之復次惡熱鐵繩交橫無數

驅迫罪人使行繩間惡風暴起吹諸鐵繩壓
絡其身燒皮徹肉焦骨沸髓苦毒萬端餘罪
未畢故使不死故名黑繩又受苦已乃出黑
繩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不
可具述餘十六地獄受苦痛事准前同法然

受苦加重由惡意向父母佛及聲聞即墮黑
繩地獄苦痛不可稱計

第三堆壓大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各
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堆壓有大石山兩兩
相對人入此中山自然合堆壓其身骨肉糜

碎山還故處苦毒萬端故使不死復有大鐵
象舉身火然哮呼而來蹙踏罪人空轉其上
身體糜碎膿血流出號咷悲叫故使不死復
捉罪人卧大石上以大石壓復取罪人卧地
鐵杵擣之從足至頭皮肉糜碎膿血流出萬

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令不死故名堆壓又受
苦已乃出堆壓地獄到黑沙地獄乃至寒冰
地獄然後命終但造三惡業不修三善行即
墮堆壓地獄苦痛不可稱計

第四叫喚大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各
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叫喚地獄獄卒捉罪
人擲大鑊中又置大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
罪人號咷叫喚苦痛辛酸又取彼罪人擲大
鑊上反覆煎熬又受苦已乃出叫喚至黑沙
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爾乃命終由瞋恚懷毒

造諸惡行故墮叫喚地獄

第五大叫喚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
小同前何故名大叫喚地獄取彼罪人著大
鐵釜中又置鐵鑊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又
擲大鐵鑊上反覆煎熬號咷大叫苦痛辛酸

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名大叫喚又受苦已出
大叫喚乃至寒冰地獄爾乃命終由集眾邪
見為愛網所牽造卑陋行墮大叫喚地獄

第六燒炙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
同前何故名燒炙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
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又著鐵樓上其樓
火然內外俱赤又擲著大鐵陶中其陶火然
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萬毒並至餘
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燒炙又受苦已出燒
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為燒炙眾

生故墮燒炙地獄長夜受此燒炙苦痛

第七大燒炙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
小同前何故名大燒炙地獄謂將諸罪人置
鐵城中其城火然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
焦爛萬毒並至有大火坑火燄熾盛其坑兩

岸有大火山捉彼罪人貫鐵又上堅著火中
熏火燒炙皮肉焦爛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又
受苦已出大燒炙乃至寒冰爾乃命終由捨
善業為眾惡行故墮大燒炙地獄

第八無間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

同前云何名阿鼻地獄此云無間地獄何名無間獄卒捉彼罪人剥取其皮從足至頂即以其皮纏罪人身著火車輪碾熱鐵地周行往返身體碎爛皮肉墮落萬毒並至故使不死又有鐵城四面火起東餒至西西餒至東南北上下亦復如是餒熾迴遑間無空處東西馳走燒炙其身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罪人在中久乃開門其諸罪人奔走往趣身諸肢節皆火燄出走欲至門門自然閉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又其中罪人舉目所見但見惡色耳聞惡聲鼻聞臭氣身觸苦痛意念惡法彈指之頃無不苦時故名無間地獄又受苦已從無間出乃至寒冰地獄爾乃命終為重罪行生惡趣業故墮無間地獄受罪不可稱計名八大地獄各歷十六受罪如前又觀佛三昧海經云阿鼻地獄者縱廣正等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有十八隔周匝七重皆是刀林復有七重劍樹四角有大銅狗廣長四十由旬眼如掣電牙如劍樹齒如刀山舌如鐵刺一切身毛皆然猛火其

煙惡臭有十八獄卒口如夜叉六十四眼散迸鐵丸狗牙上出高四由旬牙端火流燒前鐵車輪輞出火鋒刃劍戟燒阿鼻城赤如鎔鋼獄卒八頭十六角頭上火然火變成鋼復成刀輪輪輪相次在火餒間滿阿鼻城城內有七鐵幢火涌如沸鐵流融迸涌出四門上有十八釜沸銅涌漫滿於城一一隔門有八萬四千鐵蟒大蛇吐毒火中身滿城內其蛇哮吼如天震雷雨大鐵丸五百夜又五百億蟲八萬四千臂頭上火流如雨而下滿阿鼻城此蟲若下猛火大熾照八萬四千由旬獄上衝大海水沃焦山下貫大海底形如車軸若有殺父害母罵辱六親命終之時銅狗化十八車狀如寶蓋一切火餒化為玉女罪人遙見心喜欲往風刀解時寒急作聲寧得安車安車上然火自爆便即命終坐金車上瞻玉女者皆捉鐵斧新截其身屈伸臂項直落阿鼻從上而下如旋火輪至於下高身過高內銅狗大乳齒骨咬隨獄卒羅剎捉大鐵叉叉頭令起徧體火餒滿阿鼻獄閻羅王大

聲告勅曰癡人獄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慢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獄如是展轉經歷大苦說不可盡地獄一日一夜受罪如閻浮提六十小劫如是一天劫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墮無道逼掠淨戒尼姊妹親戚造衆惡事此人罪報臨命終時此等罪人經八萬四千大劫復入東方十八隔中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身滿阿鼻獄四肢復滿十八隔中阿鼻地獄有十八小地獄小地獄中各有十八寒冰地獄十八黑暗地獄十八小熱地獄十八刀輪地獄十八劍輪地獄十八火車地獄十八沸屎地獄十八鑊湯地獄十八反河地獄五百億劍林地獄五百億刺林地獄五百億銅柱地獄五百億鐵機地獄五百億鐵網地獄十八鐵窟地獄十八鐵丸地獄十八尖石地獄十八飲銅地獄如是阿鼻大地獄中有此十八地獄一一獄中別有十八隔小地獄始從寒冰乃至飲銅總有一百四十二

高地獄各有造業不同然共歷此獄受苦皆徧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阿毗至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而為眷屬以自圍繞各廣五百由旬所有眾生有生者出者住者惡業果故自然出生諸守獄卒各以兩手執彼眾生身撲置熾然熱鐵地上火燄直上一向猛盛覆面於地便持利刀從脚踝上破出其筋手捉挽之乃至項筋皆相連引貫徹心髓痛苦難論如是挽已令駕鐵車馳奔而走其車甚熱光燄熾然所行之處純是洞然熱鐵險道去已復去隨獄卒意無暫時停欲向何方稱意即去隨所去處獄卒挽之未曾捨離隨所經歷銷鑠罪人身諸肉血無復遺餘往昔人非人時所作業者一切悉受以不善報故從於東方有大火聚忽爾出生熾然赤色極大猛燄一向燄赫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各各如是諸大火聚之所圍繞漸漸逼近受諸苦痛從於東壁出大火燄直射西壁到已而住從於西壁出大火光燄直射北壁從於北

壁出大火光燄直射南壁從下射上自上射下縱橫相接上下交射熱光赫奕騰燄相衝爾時獄卒以諸罪人擲置六種大火聚內乃至受於極嚴切苦命亦未終彼不善業未畢未盡於其中間具足而受此阿毗至大地獄中諸眾生等以諸不善業果報故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受諸苦已地獄四門還復更開於門開時諸眾生等聞聲見開向門而走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必應得脫彼人如是大馳走時其身轉復熾然猛烈譬如壯夫執乾草炬逆風而走被炬既轉復熾威彼諸眾生走已復走彼人身分轉更熾然欲舉足時肉血俱散欲下足時肉血還生乃到獄門其門還閉既不得出其心悶亂覆面倒地遍燒身皮次燒其肉復燒其骨乃至徹髓煙燄洞然其煙燄熇其燄炎赫煙燄相雜熱惱復倍彼人於中受極嚴苦惡業未滅一切悉受此阿毗至大地獄中於一切時無有須臾暫受安樂如彈指頃如是次第具受此苦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應當知彼世中間別有十地

獄何等為十一頓浮陀地獄二泥羅浮陀地獄三阿呼地獄四呼婆地獄五阿吒吒地獄六揅提迦地獄七優鉢羅地獄八波頭摩地獄九奔茶梨地獄十拘牟陀地獄何因緣名頓浮陀地獄耶此諸眾生所有身形猶如泡沫是故名為頓浮陀地獄復何因緣名泥羅浮陀地獄此諸眾生所有身形譬如肉段是故名泥羅浮陀地獄復何因緣名阿呼地獄此諸眾生受嚴切苦逼迫之時叫喚而言阿呼阿呼甚大苦也是故名為阿呼地獄復何因緣名呼婆地獄此諸眾生為彼地獄極苦逼時叫喚而言呼婆是故名為呼婆地獄復何因緣名阿吒吒地獄此諸眾生以極苦惱逼切其身但得唱言阿吒然其舌聲不能出口是故名為阿吒吒地獄復何因緣名揅提迦地獄此諸眾生地獄之中猛火燄色如揅提提迦華是故名為揅提迦地獄復何因緣名優鉢羅地獄此諸眾生地獄之中猛火燄色如優鉢羅華是故名為優鉢羅地獄復何因緣名拘牟陀地獄

此諸眾生地獄之中猛火饑色如拘牟陀華是故名爲拘牟陀地獄復何因緣名爲茶梨地獄此諸眾生地獄之中猛火饑色如茶梨迦華是故名爲茶梨迦地獄復何因緣名爲波頭摩地獄此諸眾生地獄之中猛火饑色如波頭摩華是故名爲波頭摩華地獄又立世阿毗曇論云世尊說有大地獄名曰黑闇各各世界外邊悉有皆無覆蓋此中眾生自舉手眼不能見雖復日月具大威神所有光明不照彼色諸佛出世大光徧照因此光明

互得相見住在兩兩世界鐵輪外邊名曰界外是寒冰地獄於兩山間有十名一名頽浮陀乃至第十名波頭摩彼中眾生傍行作向上想猶如守宮鐵輪外邊恒作傍行是其身量如頽多大因冷風觸其身圻破譬如熟瓜如竹葦林致大火燒爆聲吒吒如是眾生彼寒風觸骨破爆聲吒吒遠微因是聲故互得相知或往來相觸故互得相知有諸眾生此中受生若有眾生於此間死多往生此寒冰地獄在鐵輪外若餘世界有眾生死應生寒

冰地獄多彼世界鐵輪外生兩界中間其最狹處八萬由旬在下無底向上無復其最廣處十六萬由旬

時量緣第四

如起世經云佛言如憍薩羅國斛量胡麻滿二十斛高威不榮有一丈夫滿百年已取一胡麻如是次第滿百年已復取一粒擲置餘處擲滿二十斛胡麻盡已爾所時節我說其壽猶未畢盡且以此數略而計之名一頽浮陀壽如是二十頽浮陀壽爲一泥羅浮陀壽

二十泥羅浮陀壽爲一阿呼壽二十阿呼壽爲一呼壽二十呼壽爲一阿吒吒壽二十阿吒吒壽爲一揅提迦壽二十揅提迦壽爲一優鉢羅壽二十優鉢羅壽爲一拘牟陀壽二十拘牟陀壽爲一奔茶梨迦壽二十奔茶梨迦壽爲一波頭摩壽二十波頭摩壽爲一中劫又那先比丘問佛經云如世間火不如泥犁中火熱如持小石著世間火中至暮不消取大石著泥犁火中即消亦如有人作惡死在泥犁中數千萬歲其人不

死亦如大蟒蛟龍等以沙石爲食即消如人懷胎腹中有子不消此並由善惡業力致使消與不消如人所作善惡隨人如影隨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譬如然火夜書火滅字在大至後成今世所作行後世成之又如鉢頭摩地獄中火饑熾盛罪人去此火一百由旬火已燒炙若去六十由旬罪人兩耳已聾無所聞知若去火五十由旬其罪人兩目已盲無所復見如瞿波利比丘已懷惡心謗舍利弗目犍連身壞命終墮此鉢頭摩地獄中又如起世經云波頭摩地獄所住之處若諸眾生離其處所一百由旬便爲彼獄火饑所及若離五十由旬所住眾生爲彼火熏皆盲無眼若離二十五由旬所住眾生身之肉血焦然破散謂於梵行出家人邊生垢濁心故損惱心故毒惡心故不利益心故無慈心故無淨心故自受斯殃是故於一切梵行人所起慈身口意業常受安樂

典主緣第五

如問地獄經及淨度三昧經云總括地獄有

一百三十四界先述獄主名字處所閻羅王者昔爲毗沙國王經與維陀始生王共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願爲地獄主臣佐十八人領百萬之衆頭有角耳皆悉念對同立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毗沙王者今閻羅王是

十八大王者今諸小王是百萬之衆諸阿傍是閻地獄經云十八王者即主領十八地獄一迦延典泥犁二屈尊典刀山三沸進壽典沸沙四曰沸曲典沸屎五迦世典黑耳六噓蹉典火車七湯謂典鑊湯八鐵迦然典鐵牀

九惡生典噓山十寒冰

王名十一

毗迦典剝

皮十二搖頭典畜生十三提薄典刀兵十四夷火典鐵磨十五悅頭典冰地獄十六鐵篲經闍十七名身典蛆蟲十八觀身典洋銅又淨度三昧經云復有三十地獄各有主典不

煩具錄但列五官名字知一者鮮官禁殺二者水官禁盜三者鐵官禁姪四者土官禁兩舌五者天官禁酒

王都緣第六

如起世經云當門浮洲南二鐵圍山外有閻

摩王宮殿住處縱廣正等六十由旬七重牆壁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周而圍繞雜色可觀七寶所成於其四方各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却敵樓櫓臺殿園苑華池有種種樹美果彌滿香風遠熏衆鳥和

鳴王以惡業不善果故於夜三時及晝三時自然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其王宮殿即變爲鐵五欲功德皆沒不現王見此已怖畏不安諸毛皆豎即便出外若在宮外即走入內時守獄者取閻摩王高舉撲之置熱鐵地上

其地熾然極大猛盛光燄炎赫撲令卧已即以鐵鉗開張其口以融銅汁瀉置口中時閻摩王被燒唇口次燒其舌後燒咽喉復燒大腸及小腸等次第燒然從下而出爾時彼王作如是念一切衆生以於往昔身作惡行口作惡行意作惡行并餘衆生同作業者皆受此苦願我從今捨此身已更得身時俱於人間相逢受生於如來法中當得信解剝除鬚髮著袈裟衣得正信解從家出家既出家已自得通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應作者皆

已作訖更不復於後世受生發如是等熏習善念即於所住宮殿還成七寶猶如諸天五欲功德現前具足以三業善便得快樂阿含經王亦三時受苦大處亦同此經

又新婆沙論問諸地獄卒爲是有情數爲是非有情數耶答若以鐵鎖繫縛初生地獄有償往閻摩王所者是有情數若以種種苦具於地獄中害有情者是非有情數贍部洲下有大地獄贍部洲上亦有邊地獄及獨地獄或在谷中或在山上或在曠野或在空中於

餘三洲唯有邊地獄獨地獄無大地獄所以者何唯贍部洲人造善猛利彼作惡亦復猛利非餘洲故有說北拘盧洲亦無邊地獄等是受純淨業果處故問若餘洲無大地獄者彼諸有情造無間業斷善根等當於何處受異熟耶答即此贍部洲下大地獄受問地獄有情其形云何答其形如人間語言云何答彼初生時皆作聖語後受苦時雖出種種受苦痛聲乃至無有一言可了唯有所刺破裂之聲

業因緣第七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爾時信相菩薩為諸衆主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為諸獄卒剉確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

第二復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栖鹿宿人跡永絕點汚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

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所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巧苟且姪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

第三復有衆生身體長大聲嘶無足宛轉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為諸小蟲之所啖食

常受此苦不可堪處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戾時君若為帝王大臣四鎮方伯州郡令長

官禁督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無有道理使苦憔悴呼嗟而行故獲斯罪

第四復有衆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或猷樹木或墮溝坑於時死已更復受身亦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合籠繫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故獲斯罪

第五復有衆生寒吃瘡瘻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項細不能下食若有所食變為膿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為大會福食屏處偷噉惜己物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

第七復有衆生常為獄卒熱燒鐵釘釘人目節骨頭釘之已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為針灸醫師針人身體不能差病誰他取財徒憂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

第八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為牛頭阿傍以

三股鐵叉叉人內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神屠殺衆生湯濯拭毛鑊湯煮煎不可限量故獲斯罪

第九復有衆生常在大城中燒煨齊心四門俱開若欲趣門門即閉之東西馳走不能自免為火燒盡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焚燒山澤火煨雞子燒煮衆生身爛皮剝故獲斯罪

第十復有衆生常在雪山中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橫道作賊剝脫人衣使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剝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罪

第十一復有衆生常在刀山劍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肢節斷壞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屠殺為業烹害衆生屠割剝裂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秤量而賣或復生懸衆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

第十二復有衆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飛鷹走狗彈射禽獸或斷其頭

或斷其足生滅鳥翼故獲斯罪

第十三復有衆生學臂背使腰腕不隨脚踏手拘不能抹涉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野敗行道安槍或安射戈施張涼穿陷墜衆生頭破脚折傷損非一故獲斯罪

第十四復有衆生常爲獄卒桎梏其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網捕衆主籠繫人畜飢窮困苦或爲宰主令長貪取財錢枉繫良善怨酷昊天不得縱意故獲斯罪第十五復有衆生或墮或狂或癡或駭不別

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復得癡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故獲斯罪

第十六復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疲皆復進引行立坐卧以之爲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持生販賣自譽已物毀咎他財鬻升弄斗挈秤前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

第十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而爲黃門身不妻娶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捷象馬牛

羊豬狗死而復蘇故獲斯罪

第十八復有衆生從生至老無有兒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產乳之時齋持瓶器傾大水渚求拾鴻鵠鵲鵲鵲鵲諸鳥卵殺擔歸賣噉

諸鳥失子悲鳴叫裂眼中出血故獲斯罪

第十九復有衆生少小孤寒無有父母兄弟爲他作使辛苦活命長大成入橫羅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人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喜捕拾鵲

就鵲鵲鵲鵲虎豹枷鎖而畜孤此衆生父母

兄弟常恒憂悲悲鳴叫裂哀感人心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求死不得故獲斯罪第二十復有衆生其形甚醜身黑如漆面目復青頭頰俱堆皤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疎

缺口氣腥臭短短擁腫大腹凸臃脚復綠戾

僂脊腫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癆疥癩癰疽種種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罹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

人子不孝父母爲臣不忠其君爲君不敬其

下朋友不實其信鄉黨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妄爲趨作心意顛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殺害師伐國掠民攻城破塢偷竊過盜惡業非一矣已惡人侵陵孤老誣謗賢聖輕

慢專長欺誑下賤一切罪業悉具犯之衆惡集報故獲斯罪

爾時一切諸受罪衆生聞佛作如是說悲號動地淚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等輩而得解脫佛言若我久住薄德

之人不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孩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者便生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至歡喜善男子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故般涅槃爾時世尊即爲此諸受

苦衆生而說偈言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又當勤譬喻經云昔有六人爲伴造罪俱墮

地獄同在一釜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特四人言涉五人言辜六人言陀羅佛見之笑目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爲伴俱墮地獄共在一釜中各欲說本罪熱湯沸涌不能再言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犁中始爲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出期亦不知何時得脫第三人言特者咄咄我當用作生不能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誠財產屬他爲得苦痛第五人言辜者誰當保我從地獄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樂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爲心計譬如御車失道入邪折軸車壞悔無所及又十輪經云有五逆罪爲最極惡何者爲五謂汝心殺父母阿羅漢破壞聲聞和合僧事乃至惡心出佛身血諸如是等名爲五逆若人於五逆中作一一逆者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若聽出家則犯重罪應擯令出若已有出家諸威儀者不應加其鞭杖及諸繫閉復有四

種大罪同於四逆犯根本罪何者爲四殺辟支佛阿羅漢比丘尼若人捨財與佛法僧主掌此物而輒用之若人倒見破壞比丘僧若人於此四根本罪中犯一一罪悉不聽佛法出家設使出家不得聽受具足戒若受具者應驅令出以有出家威儀法故不應鞭杖繫閉奪其生命如是皆犯根本罪非逆罪也有是根本罪亦是逆罪若人出家受具足戒得見諦道斷其命根是名亦逆亦根本罪如是衆生於我戒律中應驅令出有是根本罪非逆罪若人出家凡夫衆生故害其命是名犯根本非逆罪也若有四方僧物飲食救其悉不應與同共利養也有是非根本非逆罪若有衆生於佛法僧而生疑心中出家乃至見他讀誦而作留難乃至一偈此非根本罪亦非逆罪是名甚惡近於逆罪若不懺悔除其罪根終不聽使佛法出家設使出家受具足戒不悔過者亦驅令出何以故不信正法毀謗三乘壞正法眼欲滅法燈斷三寶種滅損入天而無利益墮於惡道此二種人名

誹正法毀賢聖地獄劫壽增長惡法是名根本大重罪也何者是不威儀根本法罪若比丘故雄故殺凡人不與而取犯故妄語於此四中若犯一一罪悉不聽取四方僧物飲食具皆悉不得共同受用然帝王大臣不應加其鞭杖繫閉刑罰乃至奪命何故名爲根本重罪若人作如是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是惡道根本是故名爲根本罪也譬如鐵丸雖擲空中終不暫住速疾投地如是五逆犯四重禁及二種衆生毀壞正法誹謗賢聖如是等十一種罪中若人犯一一罪者身壞命終皆墮阿鼻地獄又如正法念經說阿鼻地獄中苦千倍過前七大地獄壽經一劫其身長大五百由旬造四逆人四百由旬造三逆人三百由旬造二逆人二百由旬造一逆人一百由旬彼五逆業人臨欲死時唱喚失聲咽喉舒氣如是死滅中有色生不見其對其身猶如八歲小兒閻羅王然鐵網繫縛其咽及束兩手頭面在下足在於上經二千年皆向下行多燒焰鬚先燒其頭次燒其身

彼六欲天開彼阿鼻地獄中氣即皆消盡何以故以阿鼻獄人極大臭故又觀佛三昧海經云佛告阿難若有衆生殺父害母罵辱六親作是罪者命終之時揮霍之間譬如壯士屈伸臂頃直落阿鼻大地獄中化閻羅王大聲告勸癡人獄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慢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地獄作是語已即滅不現爾時獄卒復驅罪人從於下焉乃至上焉經歷八萬四千兩中搏身而過至鐵網際一日一夜乃爾周遍阿鼻地獄一日一夜比此間浮提日月歲數經六十小劫如是壽命盡一大劫具五逆者其人受罪足滿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姪洩無道逼掠淨戒諸比丘尼姊妹親戚不知慚愧毀辱所親造衆惡事此人罪報臨命終時刀風解身俄爾之間身如鐵華滿十八萬中一華八萬四千葉一一葉頭身手脚節各在一兩間地獄不大此身不小徧滿如此大地獄中經歷八萬四千大劫此泥犁滅復入東

方十八萬中如前受苦此阿鼻獄南西北方各經十八萬諸方等經具五逆罪破壞僧祇汙比丘比丘尼斷諸善根如此罪人具衆罪者身滿阿鼻獄四肢復滿十八萬中此阿鼻獄但燒如此獄種衆生劫欲盡時東門即開見東門外清泉流水華果林樹一切俱現是諸罪人從下焉見眼大暫歇從下焉起宛轉腹行涌身上走到上焉中手攀刀輪時虛空中雨熱鐵丸走趣東門既至門閭獄卒羅刹手提鐵叉逆刺其眼鐵狗嚙心悶絕而死死已復生見南門開如前不異如是西門北門亦復如此如此時間經歷半劫阿鼻獄死生寒冰中寒冰獄死生黑暗處八千萬歲目無所見受大蟲身宛轉腹行諸情暗塞無所解知百千狐狼羣擊食之命終之後生畜生中五千萬身受鳥獸形還生人中聾盲瘡癰疥癩癰疽貧窮下賤一切諸衰以爲嚴飾受此賤形經五百身後復還生餓鬼道中餓鬼道中過善知識諸大菩薩訶責其言汝於前身無量世時作無限罪誹謗不信墮阿鼻獄受

諸苦惱不可具說汝今應當發慈悲心時諸餓鬼聞是語已稱南無佛稱佛恩力尋卽命終生四天處生彼天已悔過自責發菩提心諸佛心光不捨是等攝受是輩如羅睺羅教遊地獄如愛眼目故起世經世尊說偈言

若人身口意造業 作已入於惡道中
如是當生活地獄 最爲可畏毛豎處
經歷無數千億歲 死已須臾還復活
怨讎各各相執對 由此衆生更相殺
若於父母起惡心 或佛菩薩聲聞衆
此等皆墮黑繩獄 其處受苦極嚴熾
教他正行令邪曲 見人有善必破壞
此等亦墮黑繩獄 兩舌惡口多妄語
樂作三種重惡業 不修三種善根芽
此等癡人必當入 合大地獄久受苦
或殺羊馬及諸牛 種種諸獸雞豬等
并殺諸餘蟲蛾類 彼人當墮合地獄
世間怖畏相多種 以此逼迫惱衆生
當墮虛山地獄中 受於推壓舂搗苦
貪欲恚癡結使故 迴轉正理令別異

判是作非非法律 彼為刀劍輪所傷 倚恃強勢劫奪他 有力無力皆悉取 若作如是諸逼惱 當為鐵象所踐踏 若樂殺害諸眾生 身手血塗心嚴惡 常行如是不淨業 彼等當生叫喚處 種種觸惱眾生故 於叫喚獄被燒煮 其中復有大叫喚 此由諂曲姦猾心 諸見稠林所覆蔽 愛網彌密所沉淪 常行如是最下業 彼則墮於大叫喚 若至如是大叫喚 熾然鐵城毛豎處 其中鐵堂及鐵屋 諸來入者悉燒然 若作世間諸事業 恒多惱亂諸眾生 彼等當生熱惱處 於無量時受熱惱 世間沙門婆羅門 父母專長諸耆舊 若恒觸惱令不喜 彼等皆墮熱惱獄 生天淨業不樂修 所愛至親常遠離 喜作如是諸事者 彼人當入熱惱獄 惡向沙門婆羅門 并諸善人父母等 或復害於餘尊者 彼墮熱惱常熾然 恒多造作諸惡業 不曾發起一善心

是人直趣阿鼻獄 當受無量眾苦惱 若說正法為非法 說諸非法為正法 既無增益於善事 彼人當入阿鼻獄 活及黑繩此兩獄 合會叫喚等為五 熱惱大熱共成七 阿毗地獄為第八 此八名為大地獄 嚴熾苦切難忍受 惡業之人所作故 其中小獄有十六 誠勗緣第八 如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有三天使在於世 間何等為三一老二病三死有人放逸三業 惡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諸守獄者應時即 來驅彼眾生至閻羅王前白言大王此等眾 生昔在人間縱逸自在不善三業今來生此 唯願大王善教示之王問罪人汝昔人間第 一天使善教示汝善訶責汝豈得不見出現 生耶答言大天我實不見王重告言汝豈不 見為人身時或作婦女或作丈夫衰老相現 齒落髮白皮膚皴皺黑壓偏體狀若胡麻 偻背曲行步跛蹇足不依身左右傾側頸細 皮寬兩邊垂緩猶若牛頭脣口乾枯喉舌燥

澀身體屈弱氣力綿微喘息出聲猶如挽鋸 向前欲倒恃杖而行盛年衰損血肉消竭羸 瘦羸弱趣來世路舉動沉滯無復壯形乃至 身心恒常戰掉一切肢節疲憊難攝汝見之 否答言大天我實見之時王告言汝愚癡人 無有智慧昔日既見如是相貌云何不作為 是思惟我今具有如是老法未得遠離可作 善業使我長夜利益安樂彼人復答言大天 我實不作如是思惟以心縱蕩行放逸故王 又告言汝愚癡人不修善業當具足受放逸 之罪此之苦報非他人作是汝自業今還聚 集受此報也爾時閻摩王第二訶之告言諸 人豈不見第二天使世間出耶答言大天我 實不見王復告言汝豈不見昔在世間作人 身時若婦女身若丈夫身四大和合忽爾乖 運痛苦所侵纏綿困篤或卧小大牀上糞屎 汚穢宛轉其中不得自在眠卧起坐仰人扶 侍洗拭抱持與飲與食一切須人汝見之否 彼人答言大天我實見之王復告言癡人汝 見如是云何不思今我亦有如是之法未離

吽哭泣舉聲大叫捶胸哀慟酸哽楚切汝悉
 見不答言大天我實見之時王告言癡人汝
 昔既見如此何不思惟我亦有死未得免離
 今當作善爲我長夜得大利益彼人答言大
 天我實不作如是思惟何以故以放逸故時
 王告言汝旣放逸不作善業自造此惡非他
 人造得此果報汝還自受以此三使教示訶
 責已勅令將去時守獄者即執罪人兩足兩
 臂以頭向下以足向上遥擲置於諸地獄中
 頌曰

諸經要集卷第十八

音釋

面	古	政	於	股	蹠	蹠	也	結	齒	啖	燂
旁	湯	切	通	間	旁	胡	網	切	與	與	燂
也	切	陷	曰	跛	日	元	堅	與	呼	切	切
炮	坑	也	踰	偏	內	切	古	齒	同	切	切
切	丘	疾	疾	大	外	腿	郎	嚙	火	切	切
貌	貌	疾	疾	切	蹠	兩	蟻	倪	燂	切	切
矰	矰	矰	矰	足	蹠	蹠	蟻	併	沒	切	切
知	知	知	知	敗	乙	盡	大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也	也	敗	居	苦	蛇	補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敗	切	盡	朗	切	切	切	切
凸	凸	凸	凸	年	乙	無	爆	切	切	切	切
高	高	高	高	切	切	楚	火	切	切	切	切
起	起	起	起	切	切	楚	裂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也	也	切	切	楚	也	切	切	切	切
絲	絲	絲	絲	切	切	楚	鬲	切	切	切	切
辰	辰	辰	辰	切	切	楚	切	切	切	切	切

力切 照切 辰切 釐切 斛切 郎計 肱去王 釜扶兩切 扞直
 切 繼辰切 五切 蜀切 胡八切 鷹切 於琰 頡牛領下
 也 繼 磴 切 猶 我稱也 鷹 切 釜 切 琰 頡 牛 領 下
 無皮 槌 擊也 慙 惡也 釜 切 此 錄
 包 槌 慙 惡也 釜 切 此 錄

諸經要集卷第十九

槐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送終部第二十九

此有九錄

迷意錄

瞻病錄

醫療錄

安咒錄

歛念錄

捨命錄

遣送錄

受生錄

祭祠錄

還意錄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

難所以調和之乖爲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黧黑肌肉青瘀癰疽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肢羸弱多失半體偏枯殘戾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痿黃神顏慘怛長手脚洪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沉唇舌乾燥耳鼻焦閉五藏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燥焦熱如燒癰疽腫脹瘡潰爛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藏冰冷焦

膈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恒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胸膈寒膈胃石隔手足綏弱四體疼痛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裁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噦咽舌難急腹癰背僂心內若冰頸筋喉脉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痼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苦展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六腑難調良由宿積惡因今遭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微失供水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渴終不爲汝踵前蓄積以勞我心廢求修道實由身爲苦器陰是坏瓶易損難持劇同泡沫四大浮虛極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稟形人世達此穢濁之時受質僞身居斯怖畏之境樂冥無量神鬼恒沙種族尤多算籌未辯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含靈並皆抵讐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茫至於寤寐多有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稱在嶮逢安寧勞千

遍願增益神道加足威光以善利生無相惱害誠言可錄信驗有徵矣

瞻病錄第二

唯居凡位誰之無病以有報身常加疹疾或有捨俗出家孤遊獨宿或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衛若不互看命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應先供養病人乃至路值五衆出家人病佛制七衆皆令住看若捨而不看皆結有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爲體隨順我語即是佛心也如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衆病人即應寬車乘臥載令如法供養乃至死時亦應闍維殯埋不得捨棄病人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肉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嘔吐出五已消應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如藥師經亦有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恒在牀褥云何爲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

服患亦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人語談往反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差病前五法又善生經佛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 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為父 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 同是而得度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卧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

比丘傳共視之為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大驚爾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為世尊三界無比

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眾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為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因病積年療治不

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主令鞭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索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有一賢者為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為人

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搵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罪滅役出墮畜生中恒被搵杖五百餘世罪畢為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

是吾以前世為其所恕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為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搵杖良善 妄譏無罪 其殃十倍 災迅無救 生受酷痛 形體毀折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宅舍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為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剋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厭若

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得物貸三寶物者差已十倍還之又五百問事云看病人將病人物為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病若命終五能為病人說法令歡喜已身善法增長

醫藥緣第三

夫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暢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人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竭而為焦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餌聖人和之以至德益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大患云何為三一風為大患二痰為大患三冷為大患然有三良藥治若風患

者酥為良藥及酥所作飯食若痰患者蜜為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油為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法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法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法治及因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患者有此三藥治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之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一千煩惱以慈悲觀除瞋恚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總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闇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

安置緣第四

蓋聞三界之宅是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之所居良由妄想虛構惑倒交與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眾

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染著眷屬佛教移處令生厭離知無常將至使與心正念也

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露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訊生善瞻病人每須燒香然燈香汁塗地供待人客依西域祇桓寺圖云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為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號無常多生厭背去者極眾還唯一二其堂內安置一立像金色塗者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力者令病人

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絲幡令病人手執旛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為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猶降靈俯接下類群生況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隨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閼觀音等形如前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病者善心

歆念緣第五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立并易淪括百年

於指掌迷途遠弱喪亡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日空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惻臨危修念也

如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咎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為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為病人說偈曰

又放光明名見佛 彼光覺悟命終者

念佛三昧必見佛 命終之後生佛前

念彼臨終勸念善 又示尊像令瞻敬

又復勸令歸依佛 因是得成見佛光

又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

為五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眾名香懸繒幡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為病者說

因緣譬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甚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覩見令其惺悟兼請有德智人讀誦大乘助揚讚頌旛華亂墜宛轉目前香氣氤氳常注鼻根恒與善語勿傳惡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誘誅使

心心相續剎那不離乘此福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經云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之人於破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厭供養病人命終生普觀天五欲縱逸不知厭足

捨命緣第六

唯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

以利天下則惜而弗為撒一餐以續餘糧則惜而弗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為諸佛為其歛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葬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供待人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修內典所以

父亡於斯重苦毋終偏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剋待良醫之藥唯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減苦報難排若不

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葬具資財並修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羅漢無所著也二

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輩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

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又淨度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生天墮地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

應生天上者天人持天衣妓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為說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盾矛戟索圍繞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又華嚴經云人

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妓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

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折墜地死居家大小奔走兒所呼天嗥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殮送還

家啼哭不止世尊慰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望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命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長久 自從受苦樂 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覺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得中雀世間健兒小兒美言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喜歡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

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太子而終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太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佛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 善不善三處 陰行而默至 所生如響應 色欲不色有 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 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

道又四分律云爾時佛為利益眾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 高者會當墮 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 眾生墮有數 一切皆有為 一切諸世間 無有不老死 眾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 隨其所造業 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天上 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遣送緣第七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

道分段難捨變易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在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鬼魄不同今此略述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郊特生曰鬼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

曰氣也者神之盛鬼也者鬼之盛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此物精多則魄鬼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魄猶能憑依

於人以為淫厲況良宵乎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喚魄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著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寬外出故將衣喚魄魄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魄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鬼不歸於魄則口續不

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故爾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菟衣乎哀公曰菟衣起伯桃伯桃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懸菟神之寒故改作菟衣吾父生服錦綉死于衣被何用衣

為問曰何須指上書其姓名答曰指招魂置其乾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閭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直室重者重嫌用也以其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閭不同故鬼神聞食生人明食故重用遠菴菴其食具以

安重內置其坤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大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屍林五分律云若人死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不許施身復恐夏殺蟲故今依四分律云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眾出家人塚塔大於已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塚塔不問大小皆須敬禮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

師僧父母亡柩外人弟來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至孝子所默慰弟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

破戒故此不會聖意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恩反起慢情繼踵鄙夫何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

父屍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佛及難陀等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佛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等喪頭前肅恭而立阿

難羅云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云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兒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眾生設其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

震動一切眾山岨峨涌沒如水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眾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

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即變為一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鑪在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滅火之後競共收骨盛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眾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

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饑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唐僧會注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饑餓夫貪飯不知欲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飢饉故疏以手摩佛足繞佛三匝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現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饑變化俱然同前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舉鉢麻油香華樟栴梓材事各五百真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觀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捧舍利詣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三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座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佛告諸比丘斯舍利本是穢身咒惡惡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令母能拔興丈夫行殺應真道遷靈卒無何其健哉勅令與廟供養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

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闍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舉鉢一脚阿難舉一脚羅雲舉一脚難陀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爾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娘母即是難陀親母也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受生緣第八

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想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門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齊已上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氣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腳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傍或在頂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生即從此處最後捨命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生上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依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何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次第死脚臍於心意識斷下人天不生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人等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

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減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死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根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倒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焉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面向父脇而坐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生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

受樂處所故至生處如是若兩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接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冷地獄清涼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處濕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為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爾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變即於中受生後解昔所造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

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變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望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爾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望見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為因邪見為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往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姪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蚊虻蛇蝎中愚癡盛故生於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威盛故生於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心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懷如鳥語如狗吠駭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背高如象惡如逸牛姪如鳥雀怯如狐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

受報然由三毒為本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捉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度論云若不斷愛愛則同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胎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殷重業則受化生若殷重心樂行罪業死時望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殷重受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秤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有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羈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更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

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牛等欲事無時是時此眾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牛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牛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佳七七日滿已處中有限時節三說得佳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得能遮令不往生得佳餘道以業力定故論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如薩婆多部云若同於

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壯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徧照萬俱胝剎浮洲祭祠緣第九竊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尼生自國便欲師之佛處遠邇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愚見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刻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環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踵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云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猶或立形村市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萬億所遵風化為百靈之範故善人迎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雨暉之伴眾星自月支還影那竭灰身舍利徧流抵洹遂造乃聖乃賢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者矣如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

有空者街巷道陌屠猪市肆及諸山塚皆有鬼神無有空處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衛之又十方譬喻經云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枉亂之語其禍禍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鬼神欲求現福觀可得力也又普曜經於時迦葉以偈報

佛

自念祠祀來已歷八十年奉風水大神日月諸山川風夜不懈廢心中無他念至竟無所獲值佛乃安寧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廟室天

晝夜奉事天即問言汝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今求作此天祀主天言彼有群牛汝問最前行者即如天語往問彼牛汝今何似爲苦爲樂牛即答言極爲大苦剝刺兩肋柴炭春破駕挽歲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以何緣受是

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祠主自恣極意用天祀物命終作牛受是苦惱問是語已即還天所天即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祠主不婆羅門言我觀此事實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惡自得其報婆羅門悔過即修諸善改往前惡又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爾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父教勸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祠

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己家羊群之中時值諸子欲祀樹神遂取一羊過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嚙啞哭而言曰而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爲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免當之

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今自觀察乃知其父心懷悵惘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

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爲造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故不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緣獨得以其本有愛貪慳悋故墮餓鬼中既爲餓鬼常悔本過思念欲得是故得之若所爲者生餘道中其眷屬墮餓鬼者皆惡得之是故智者應爲餓鬼勸作福德正法念經大意亦同若有祠祀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爲受者若近樹材則樹神受之

河泉井山林堆阜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護身財若說殺生祠祀得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梅檀樹斷衆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祠者當用香華乳酪酥果為亡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秋時九月若以房舍卧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德隨所施物住用久近福德常生是福迫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以故物壞不用三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人劫在家人歲節之日棄飲食者隨世法故非真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子所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為不思議施又婆沙論云為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增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如諸鬼等所食不同或膿或糞得是施已一切變成上妙色味若鬼異處受生親為施時彼鬼業力遙知生喜若還在家受苦報者親為施者

鬼自親見生喜又婆沙論云有人不如法求財及其得時以慳惜故於已眷屬尚無心與況復餘人以無施心故身壞命終墮餓鬼中若在本舍邊不淨糞穢廁溷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作如是念彼積聚財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苦惱故欲施其食請諸眷屬親友知識沙門婆羅門施其飲食爾時餓鬼親自見之於眷屬財物生已有想作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人心大歡喜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餘道多不得力縱令亡人不得此福故為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獲福又智度論云知慈心念諸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乏衣食故優婆塞戒經云持戒雖得羅漢不遮飢苦若樂行施雖墮鬼畜常飽無乏又未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王奉事外道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如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無失也後

罪畢時方當受福當知修福不與罪合先帝大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傲慢妬弊事無麤細便起鞭撻不忍辱故二者貪愛寶貨斷事不平致令天下懷怨恨故三者遊獵嬉戲困苦人民傷害衆生所愛命故四者耽著女色得新厭舊撫綏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戒以此文證故知事邪修福善惡恒別苦樂兩報不相雜亂何況利根多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又惟無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纒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又中阿含經云若為死人布施祭祀者若生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得由各有活命食故若親族不生中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中施物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身必須餘福助報又往生經云亡後作福死者七分獲一餘者屬現造者又灌頂經云阿難問

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時不造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為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為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

大修福善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到處自然隨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然持祀邪道不信具正邪命自活詭偽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眾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

塚塔中也或不在者或是五穀之骨未朽爛時故有微靈骨若燼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為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鄉親命終之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詭應墮鬼神或為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捨世間浮遊入村既其無食恐動於人作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魑魅邪師以倚為福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不可不慎之又若人臨終之日當為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

表刹之上懸過命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為修福願亡者生神使生十方無量刹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罪僣應墮八難以旛燈功德必得解脫若有善願應生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旛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為人作福德之子不為邪鬼之所得便種族豪強是故應修福善旛燈功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命過是其七日造作黃幡懸著刹

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旛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塵其福無量旛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九照諸幽冥苦痛眾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眾生悉得休息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日諸天帝釋鎮臣三十二人四鎮大王司命司錄閻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復隨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校人民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

小王同時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強有救安隱無他用福原赦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錄名剋死歲月日時開下地獄地獄承文書即遣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惡死日未到強催作惡令命促盡福多者增壽益算天遣善神營護其身移下地獄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曠野鬼神白佛言我恒敬人今者不殺當食何物佛勅鬼王汝但不殺我勅弟子當施汝食乃至法滅以我力故令汝飽滿鬼

王聞喜受佛五戒故涅槃經云制諸聲聞弟子出眾生食濟曠鬼神又智度論云鬼神得人少許飯食即能變使多令得充足又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阿難餓鬼家見子親屬為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家兒子親屬唯為殺害無有與作福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也又宿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

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爲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等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佛告諸比

丘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其母乳無量無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其數無量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血流

出亦復如是佛告諸比丘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於恒水及四大海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駝驢牛禽獸類等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無量或身壞命終棄於塚間

膿血流出其數無量或墮地獄畜生餓鬼身壞命終其流血出亦復如是或長夜輪轉生死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或喪失錢財爲之流淚甚多無量過四大海水佛告諸比丘汝等見諸衆生安隱諸樂當作是念我

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或見諸衆生受諸苦惱當作是念我昔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或見諸衆生而生恐怖衣毛爲堅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爲傷害者爲惡知識於無

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或見諸衆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是過去世時必爲我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頭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

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大莫令增長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積聚其身骨 常積不腐壞 如毗富羅山 若諸聖弟子 正智見真諦 此苦及苦因 離苦得寂滅 修習八道迹

正向般涅槃 極至於七有 天人來往生 盡一切諸結 究竟於苦邊

佛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亦無有一處無父

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滅如是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頭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澍東南西北無斷絕處如是四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天大雨普雨天下無斷絕處長

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又正法念經云爾時夜摩天王爲諸天衆以要言之於天人有十六苦何等十六天人之中

善道所攝一者中陰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希求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者於惡愛別離苦七者寒熱苦八者病苦九者他給使苦十者追求營作苦十一者近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里哀惱苦十三者飢渴苦

十四者爲他輕毀苦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人中六苦於人世間乃至命終及餘衆苦於生死中不可堪忍於有爲中無有少樂一切無常一切敗壞爾時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於人世界中 有陰皆是苦 有生必歸死
有死必有生 若住於中陰 自業受苦惱
長夜遠行苦 此苦不可說 沒於屎尿中
熱氣之所燒 如是住胎苦 不可得具說
常貪於食味 其心常希望 於味變大苦
此苦不可說 心小常希望 於欲不知足
所受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怨憎大聚會
猶如大火毒 所生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於恩愛別離 衆生起大苦 大惡難堪忍
此苦不可說 寒熱大苦畏 生無量種苦
生無量種惡 此苦不可說 病苦害人命
病為死王使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為他所策使 常無有自在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愛妻燒衆生 追求受大苦
次第乃至死 此苦不可說 若近惡知識
衆苦常不斷 當受惡道苦 此苦不可說
妻子得衰惱 見則生大苦 出過於地獄
此苦不可說 飢渴自燒身 猶如猛火
能壞於身心 此苦不可說 常為輕賤他
親里及知識 生於憂悲苦 此苦不可說

人為老所壓 身羸心意劣 偃偃拄杖行
此苦不可說 人為死所執 從此至他世
是死為大苦 不可得宣說
八苦緣第三
如五王經云佛為五王說法云人生在世常
有無量衆苦切身今粗為汝等略說八苦何
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
愛別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
苦是為八苦也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
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其
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
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
肉團五七日五臟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
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熱藏之上母
嗽一杯熱食灌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
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飽之時迫迫身體痛
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了亦如倒懸受苦
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產門劇如雨
石夾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
細軟草觸其身如履刀劍忽然失聲大呼此

是苦不諸人咸言此是大苦
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
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熱失度老年頭白齒
落目視眩眊耳聽不聰威去衰至皮緩面皺
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
神轉減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生起
須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
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
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病同時俱作地大
不調舉身沉重水大不調舉身胖腫火大不
調舉身熱蒸風大不調舉身倔強百節苦痛
猶被杖撻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
起須人口燥唇焦筋斷鼻圻目不見色耳不
聞音不淨流出身卧其上心懷苦惱言趣悲
哀六親在側晝夜共有初不休息銷饒美食
入口皆苦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
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
大欲散魂神不安欲死之時刀風解形無處
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室家内外在其左
右憂悲涕泣痛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

風逝氣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肝脹爛臭甚不可近棄之曠野衆鳥噉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恩愛別苦謂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亡爲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處爲人奴婢各自悲呼心肉斷絕杳杳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所求不得苦家內錢財散用追趣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不止會過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時貪取民物爲人告言一朝有事檻車立待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自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挾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狹道相逢張弓對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爾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

何謂憂悲苦惱謂人生在世長命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年五十在其酒醉疾病不知作人減少五歲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知禮儀年過八十志鈍無智耳聾目瞶無有法則復減

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大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家室內外多諸疾病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及輸亦愁家人遭官繫閉牢

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辦亦愁室家死亡無有財物殯葬亦愁至春種作無有耕牛亦愁如是種種憂悲無有樂時至其節日共相集聚應當歡樂方共

悲帝相向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又金色王經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而說偈言何法名爲苦 所謂貧窮是 何苦最爲重 所謂貧窮苦 死苦與貧窮 二苦等無異 寧當受死苦 不用貧窮生

蟲需錄第四

如禪祕要經云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姪風動四百四脉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

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豬胞四百四脉從於子藏猶如樹枝布散諸根如威屎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十戶蟲圍繞周布一百四脉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

門如臂釧形團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脉布散諸蟲入毗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脉從眼根布散四肢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上肺脾腎脉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婉轉相著狀如指環盛青色

膿如野豬精臭惡巨甚至藏陰處分為三支
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脉一一脉
中生於風蟲細若秋毫似毗蘭多鳥皆諸蟲
中生筋色蟲諸脉吸精出入另蟲青白女蟲
紅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螺環似瞿師羅

鳥眼九十八脉上衝於心乃至頂髻諸男子
等眼觸於色風動心相四百四脉為風所使
動轉不停八十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
注諸脉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
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
膿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十戶蟲地水火風
之所動作

佛告舍利弗若有四眾著慚愧衣服慚愧無
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學
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
諸蟲張口堅牙瞋目吐膿以手反之置左膝
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過觀此想成
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復以手反之用覆頭
上令此諸蟲眾不淨物先適兩眼耳鼻及口
無處不至見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

至天子天女若眼視之如見癩人那利瘡蟲
如地獄箭半多羅鬼神狀如何量地獄猛火
熱焰應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眾生
身分不淨皆悉如是舍利弗汝今知不眾生
身根根本種子悉不清淨不可具說但當數

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
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為欲水恩愛大河之
所漂沒淫泆不祥幻色妖鬼之所燒害當知
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婆塞人中香
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丈夫

天人所敬佛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為四眾說
慎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又正法念經云比丘修行者如實見身從頭
至足循身觀察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髑髏
內自有蟲行名曰腦行遊行骨內生於腦中
或行或住當食此腦復有諸蟲住髑髏中若
行若食還食髑髏復有髮蟲住於骨外食於
髮根以蟲瞋故令髮墮落復有耳蟲住在耳
中食耳中肉以蟲瞋故令人耳痛或令耳聾

復有鼻蟲住在鼻中食鼻中肉以蟲瞋故能
令其人飲食不美腦涎流下以蟲食腦涎是
故令人飲食不美復有脂蟲生在脂中住於
脂中常食人脂以蟲瞋故令人頭痛復有續
蟲生於節間有名身蟲住入人牙以蟲瞋故

令人脉痛猶如針刺復有諸蟲名曰食涎住
舌根中以蟲瞋故令人口燥復有諸蟲名曰
牙根蟲住於牙根以蟲瞋故令人牙疼復有
諸蟲名曰嘔吐蟲以食違故多生嘔吐是故名
內修行者循身觀是十種蟲住於頭中或以

聞慧或以天眼初觀咽喉有蟲名曰食涎齧
嚼食時猶如嘔吐涎唾和雜欲咽之時與腦
涎合喉中涎蟲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蟲增
長令人嗽病若多食涎或多食垢或食熏食
或食醋食或食冷食蟲則增長令人咽喉生
於病疾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消唾蟲住咽
喉中若人不食如上脉等蟲則安隱能消於
涎於十脉中流出美味安隱受樂若人多唾
蟲則得病以蟲病故則吐冷沫故胸中成病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吐蟲住人身中住

於十脉流注之處若人食時如是之蟲從下脉中涌身上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於五種嘔吐一風吐二瘕吐三嘔吐四雜吐五蠅吐若蟲安隱則於胃口順入腹中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蠅食不淨故蠅入咽喉中令吐蟲動則便大吐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醉味蟲行於舌端乃至令脉於其中間或行或住微細無足若食美食蟲則昏醉增長若食不美蟲則痿弱若我不食醉蟲則病不得安隱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放逸蟲住於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若至頂上令人生瘡若至咽喉猶如蛾子滿咽喉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六味蟲所食嗜味者我亦貪嗜隨此味蟲所不嗜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蟲亦先得如是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美無有食味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杼氣蟲以嗅恚故食腦作孔或咽喉痛或咽喉塞生於死苦此杼氣蟲共咽喉中一切諸蟲皆悉掠亂生諸痛惱此杼氣蟲常為唾覆其蟲短小有面有足復以聞熱或以

天眼見憎味蟲住於頭下咽喉根中云何此蟲為我病惱或作安隱彼見此蟲憎疾諸味唯嗜一味或嗜甜味憎於餘味或嗜醋味憎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蟲所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脉隨順於味令蟲乾燥以蟲頭故令舌瘡瘡而重或令咽喉即得微病若不瞋恚咽喉則無如上諸病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嗜睡蟲其形微細狀如牖塵住一切脉流行趣味住骨髓內或住肉內或骨髓內或在頰內或齒骨內或咽骨中或在耳中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髮髮此嗜睡蟲風吹流轉若此蟲病若蟲疲極住於心中心如蓮華晝則開張無日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蟲住其中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蟲則睡眠人亦睡眠一切衆生悉有睡眠若此睡蟲晝日疲極人亦睡眠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有腫蟲行於身中其身微細隨蟲飲血處則有腫起瘡瘡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頂上或在咽喉或在腦門或在餘處所在之處能令生腫若住筋中則無病苦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十種

蟲至於肝肺人則得病何等為十一名食毛蟲二名孔穴行蟲三名禪都摩羅蟲四名赤蟲五名食汁蟲六名毛燈蟲七名瞋血蟲八名食肉蟲九名瘡瘡蟲十名醋蟲此諸蟲等其形微細無足無目行於血中痛癢為相復以聞熱或以天眼見食毛蟲若起瞋恚能噉鬚眉皆令墮落令人癩病若孔穴行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身羸澀頭痺無知若禪都摩羅蟲流行血中或在鼻中或在口中令人口鼻皆悉臭惡若其赤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能令其人咽喉生瘡若食汁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人身體作青癰瘰或黑或黃癰瘰之病若毛燈蟲起於瞋恚血中流行則生痛苦瘡癰熱黃瘡癰破裂若瞋血蟲以瞋恚故血中流行或作赤病女人赤下身體瘡瘡疥瘡膿爛若食肉蟲瞋而生病惱頭旋迴轉於咽喉口中中生瘡下門生瘡若瘡瘡蟲血中流行則生病疾疲頓困極不欲飲食若醋蟲瞋恚亦令其人得如是病復觀十種蟲行於陰中何等為十一名生瘡蟲二名刺蟲三

名閉筋蟲四名動脈蟲五名食皮蟲六名動脂蟲七名和集蟲八名臭蟲九名濕生蟲十名熱蟲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蟲隨有瘡處諸蟲圍繞吮食此瘡或於咽喉而生瘡病或見刺蟲若生瞋恚令人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飲食不消若人愁惱蟲則歡喜啗人血脈以為衰惱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見閉筋蟲行於筋脈或行細筋若覺蟲行筋則疼痛若不覺行筋則不疼一切骨肉皆亦消瘦筋中疼痛若蟲瞋恚人不能食若住筋中而飲人血令人無力若食人肉令人羸瘦或見動脈蟲是蟲徧行一切脉中其身微細行無障礙若蟲住入食脉之中則有病過令身乾燥不喜飲食若蟲住水脉之中則有病生令口乾燥若在汗脉令人一切毛孔無汗若在尿脉令人淋病或令精壞或令痛苦若蟲瞋恚行下門中令人大便閉塞不通苦惱垂死或見食皮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色醜惡或生惡癩或癢或赤或黃或破或復令其髮爪墮落令人惡病或皮斷壞或肉

爛壞或見動脂蟲住在身中脂脉之內若食有過若多睡眠此蟲則瞋不消飲食或生疥癬或生惡腫毛根癢病或得癢病或脉脹或乾癢或身臭病或食時流汗或見和集蟲集二種身一者覺身二者不覺身皮肉血等是名覺身髮爪齒等是名不覺身以食過故蟲則無力人亦無力不能速疾行來往返睡眠瘡毒或多癢渴皮肉骨髓精損減或見臭蟲住在肉中尿尿之中以食過故蟲則瞋恚身肉尿尿唾涕皆臭鼻中爛膿或眼淚爛臭蟲行處皆悉臭穢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齒中以蟲臭故食亦隨臭衣敷盡臭舌上多有血垢臭穢身垢亦臭或見濕行蟲行背肉中知食消已入腰三孔取人糞穢汁則成尿滓則為糞令入下門復次修行觀者內身循身觀觀十種蟲行於身中一切人身皆從中出何等為十一名瘡瘡蟲二名癢癢蟲三名苗華蟲四名火蝕蟲五名黑蟲六名大食蟲七名暖行蟲八名作熱蟲九名火蟲十名大火蟲此諸蟲等住陰黃中復以聞慧或以天眼

見瘡瘡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食人眼瞤令人眼瞤多出眵淚此微細蟲若行眼中眼則多病或令目壞若入睛中眼生白瞖其蟲赤色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癢癢蟲住在人身行於陰中陰黃覆身若入骨中令人蒸熱若行皮中晝夜常熱手足皆熱若入皮裏身則汗出或見苗華蟲行住陰中利腎短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飲隨所行處則大熱爛身肉增長其身蒸熱若蟲順行則無此疾或見火焰蟲住在身中行黃陰中或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從頂至足行無障礙能令身中一切熱血生於熱瘡若血若陰行於口中耳中流出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黑蟲住在身內行於黃中或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皺或生多皴或黑或黃或赤或令身臭或令雀目或口中生瘡或大小便處生瘡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大食蟲以食過故則生瞋恚住陰黃中隨食消化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暖行蟲常愛暖食憎於冷食若我食冷蟲則瞋恚口多出水或寢或睡或

上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
天眼觀於骨中有十種蟲何等爲十一名舐
骨蟲二名嚙骨蟲三名割節蟲四名赤口臭
蟲五名爛蟲六名赤口蟲七名頭頭摩蟲八
名食皮蟲九名風刀蟲十名刀口蟲如此十
蟲行於骨中違情損身不可具述復次修行
者內身循身觀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
蟲行於尿中何等爲十一名生蟲二名針口
蟲三名節蟲四名無足蟲五名散汁蟲六名
三焦蟲七名破腸蟲八名閉塞蟲九名善色

[illegible]

大小便處諱堂處皆不得至又不得受諱及

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還禮七日滿已澡浴熏衣方得入眾若有患瘡醫教須香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二二二在屏處一同前法三三三三三三俗凡夫輒開食非

嚏氣緣第六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嚏者不得放恣大嚏若嚏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以手遮鼻而嚏勿令涕唾汚比座若上座嚏者二二二應言和而下座嚏默然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嚏諸比丘呪願言長壽時有居士嚏及禮拜

比丘佛令比丘呪願言長壽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座不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放之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出二二二要迴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氣欲出時不聽眾中出要作方便出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入眾莫使眾譏嫌汚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塔樹下大眾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風出二二二登若腹中

有病急者應出外去莫令人生污賤心便利緣第七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行者五百身墮拔波地獄經二十小劫常還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之地乃至黃泉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閑處小便汚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處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瓶若木簞埋地中小行已以物蓋頭莫令有臭氣若上廁去時應先取簞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令得覺知若無簞不得壁上拭不得廁板梁柱上拭不得用石不得青草土塊軟木皮軟葉奇木皆不得用所應用者木竹筆作簞度量法極長者一搽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撮令污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廁用簞法上廁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用水處用水處坐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無異廁戶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廁邊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污是名上廁用

水法塔前眾僧前和尚阿闍黎前不得張口大涕唾著地若欲涕唾者當屏猥處莫令人惡賤是涕唾法又三千威儀中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坐具上坐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廁有二十五種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不得道上為上座作禮二亦莫受人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往當三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正住彈指乃踞身七正踞中坐八不得一足前一足後九不得令身倚十敝衣不得使垂圍中十一不得大咽使面赤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汚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圍中十五不得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畫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污濺二十一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濕豆二十四得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為善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坐具牀褥得罪又十誦律云不

洗大行處不得坐卧僧卧具上得罪又摩得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得禮拜除無水處若為非人所瞋水神所瞋或為服藥等開不犯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不彈指來大小便瀆汚中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殺沙門持戒魔鬼隨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上知此事聲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汚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

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將詣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王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

心即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自在乘捉僧事身暫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以是義故不得房內便利具招前報數見俗人懈怠不能自運置穢器房中便利令他日別將棄未來定墮地獄縱得出獄猶作猪狗

蟻蛄廁中穢蟲也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壽命爾時有王名曰善願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眾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汚穢塔地時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曰汝手已汚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弊姪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濕手繞塔求

願今掃塔地汚穢得除令我世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女者今奈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污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胞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聲罵言姪女故今受是姪女之名值佛聞法得須陀洹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必使早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有長者女早起掃地會值如來於門前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

壽命全位即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言小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知由見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又新婆沙論云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汚穢其中以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令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若諸眾生由不護淨故因

內煩惱感諸外穢故論頌言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汚良田 如是諸貪穢

穢汚諸含識 世間諸穢草 能穢汚良田

如是諸瞋穢 穢汚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一汪水

汚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

有一大蟲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

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

無量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

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皆不知佛

告比丘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入海取寶大

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上者用施衆僧候

僧食僧受其寶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而盡

乃從其索不與衆僧苦索摩摩帝瞋恚而語

之言汝嘗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索

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獄身常宛轉

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從獄出今墮此中自

從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千佛各各皆

爾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

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設欲食時先觀地獄

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連見一餓鬼身如焦

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

諸肢節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

索屎尿以爲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得即問

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

處不須燈燭如來世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

我今飢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往佛所具

問如來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爾時

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言聽吾爲汝說此賢劫

中含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

常令僕便壓甘蔗汁以輸大家有辟支佛言

患渴病良醫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

辟支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來

歡喜尋勸其婦富那哥我有急緣定欲出去

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支佛時婦答言汝

但出去我後自與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

其屏處小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

支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鉢還

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爲飢渴所見逼切

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爾時彼

長者婦今富那奇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

等捨慳貪緣厭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

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爾時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護淨緣第八

如十誦律云如何漱口佛言以水著口中三

迴轉之是名淨口法又僧祇律云爾時世尊

大會說法有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

故問是比丘何故獨坐答言世尊制戒不聽

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汚人故在下風佛言聽

用嚼木極長者六指極短四指已上嚼時當

在屏處先淨洗手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

咽之若賢言爲差病須咽者聽若無齒者當

用灰瀘土磚礪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

行水當淨水先洗手器然後行水若手汚者

當以葉承取若口飲時不得沒唇使器著額

當挂唇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沙許洶焉

已從口處棄之行水當好護淨器若見沒唇

著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草作識令人知不淨

若作非時漿飲亦如前法又僧祇律云比丘

晨起應淨洗手不得麤洗五指復不得齊至腋當齊手腕以前令淨不得粗魯洗不得指令血出當以苜蓿草末若灰土漂豆皂莢洗手指令作聲淨洗手已更相指者便各不淨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護手若摩頭捉衣等更須洗比丘尚須讀經受食等准用行之手白衣亦然淨尚爾何況手殺生命飲血啖肉以汚身口縱欲傳法心亦不淨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屋內臭佛言應掃灑若故臭以香泥泥若復臭應屋四角懸香又十誦律云時有比丘不嚼楊枝口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熱病五除痰瘡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二除熱三別味四能食五眼明又四分律云不嚼楊枝有五過失一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瘡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五分律云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蟲食死故又三千威儀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當如度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三分四梳齒當中三齒五當汁漱自用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

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汚僧伽梨若足四蕪楊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

鳴鐘緣第九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闍毗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成備邊境親親或分分難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虐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驢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鉤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捷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捷椎延令長久羅漢默念為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捷椎至於今日猶故如本述曰既知經意鳴鐘濟苦兼以集眾即須維那將欲打鐘欽容合掌發願利生之意因鐘念善便共受苦畢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道諸苦並皆停止若聞鐘聲兼

說偈讚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降伏魔鬼怨除結盡無餘露地單捷椎比丘聞當集諸欲聞法人度流生死海聞此妙響音善當來集此又雜喻經說偈云

聞鐘則不起護塔善神瞋現在緣果薄來報受地身所在聞鐘聲卧者必須起合掌發善心賢聖皆歡喜

洪鐘震響覺群迷聲徧十方無量土含識群生普聞知拔除衆生長夜苦

六識常昏終夜苦無明被覆久迷情晝夜聞鐘開覺悟怡神淨刹得神通入眾緣第十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眾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彼至僧中不為雜說談世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事心不安忍應作默然任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今見齋會之處後

生前到已得上好之處若見上座老師都不起迎逆遜讓坐處汚法之深寔由年少復見向他貴勝之家或經新喪重孝為考妣遠忌在會道俗放情歡笑喧亂大眾豈免俗譏高僧之類又三千威儀經云凡欲上牀當具七法一詳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牀有聲五不得大吐嘆息思惟世事六不得狗群卧七應以時節早起又地持論云若見眾生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他眾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汙起故梁攝論云菩薩若見眾生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兇惡不忍二後悔恨三多人不受四惡聲流布五死墮惡道

衰相緣第十一

如分別緣起初法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種衰損一者鬚髮衰損以被鬚髮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

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愈急身顫掉故佳便優曲以腰脊皆無力故坐即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知識愚鈍念憎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十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遇少厄緣不堪忍故又阿含經云頭白有四因緣一者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二有憂三多愁四有病未調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四事亦不可避亦不可却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澁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醋八不了了味

眠夢緣第十二

如善見律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云何四大不和夢答眠時夢見山崩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虛而不實云何先見夢答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則夢

見是名先見夢此亦不實云何天人夢若善知識天人為現善夢令人得善若惡知識者為現惡夢此即真實云何想夢者答此人前身或有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現善夢罪者現惡夢如菩薩母初欲入母胎時夢見白象從忉利天下入其右脇此是想夢也若夢禮佛誦經持戒布施種種功德此亦想夢問夢為善不善無記耶答亦善不善無記若夢見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盜姪此是不善夢若夢見青黃赤白色等此是無記夢也問曰若爾者應受果報答曰不受果報何以故以心業羸弱故不感起是故律云除夢中不犯又迦延論云云何一切睡眠相應耶答曰或睡不眠相應如未眠時身不輟心不輟身重心重身瞪瞋心瞪瞋身憤憤身睡心睡為睡所纏是謂睡不眠相應云何眠不眠相應答曰不染汙心眠夢是謂眠不睡相應云何睡眠相應答曰染汙心眠夢是謂睡眠相應云何不眠不眠答曰除上爾所事問眠當言善不善無記耶答曰眠或善

或不善或無記云何為善答曰善心眠夢云何不善答曰不善心眠夢云何無記答曰除上爾所事如夢中施與作福持戒守齋如善心眠時所作福當言餘福迴向是名善云何眠時所作不福當言迴耶答曰如夢中投盜等如不善心眠餘不福迴是名不善云何眠時所作福不福不當言迴答曰如眠時非福心非不福心迴如無記心眠時所作福非福不當言迴是名無記問夢名何等法答曰是五蓋中無明蓋也又十誦律云有比丘眾中睡佛言聽水洗頭猶睡不可佛令比丘以五法用水洗他一者憊慙二者不惱他三者睡眠四者頭倚牆壁五者舒脚坐猶睡不止聽以手振若故睡不止佛言聽以拘擲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杖若取禪杖時應生敬心以兩手捉杖放戴頂上若坐睡不止應起看餘睡者以禪杖築築已還坐若無睡者還以禪杖著本處以坐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鎮安孔作之以繩貫孔中繩頭施紐掛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鎮時禪鎮墮地佛言禪鎮墮

者應起庠行如鵝行法

雜行緣第十三

如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持大圓蓋諸居士遙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持蓋在道行亦不應懸為天雨時在寺內樹皮若葉若竹作蓋亦不許捉王大扇若行患熱聽以樹葉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蟲草塵露墮身上佛言聽作拂若以草樹皮葉或以縷線裁碎總帛作時有比丘得尾拂佛言聽畜時有年少比丘不解時事數相涉聽用筭子記數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妓若吹唄供養佛言不應爾彼畏慎不敢令白衣作妓供養佛言聽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誰當應食佛言比丘若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應食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法不得下價索他物得突吉羅罪眾僧衣未三唱得益價三唱已不應益價眾僧亦不應與衣已屬他故比丘三唱得衣不應悔設悔還眾僧亦莫還直又新婆沙論問異生聖者誰有怖

耶有作是說異生是怖異生舊名凡夫聖者無怖所以者何聖者已離五怖畏故五怖畏者一不

活畏二惡名畏三怯眾畏四命終畏五惡趣畏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親善諸天一瓜甲價直一閭浮提人物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蛇入屋未離欲比丘恐怖佛言聽驚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網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出棄之患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帚盛棄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畫患鸞鳥入佛言聽織作籠踈障若作向櫺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臥棄地佛言不應爾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其食將養之又四分律云時六群比丘誦外道安置舍宅吉凶符書呪技節呪利呪知

人生死吉凶呢解諸音聲呪佛言不應爾彼教他彼以活命故佛言皆不應爾

爾時世尊在毗舍離國時諸離奢乘象馬車乘輦轡捉持刀劍來欲見世尊彼留刀杖在寺外入內問訊世尊時諸白衣持刀劍來寄

諸比丘藏畏慎不敢受佛言為檀越堅牢固藏舉者聽又五百問事云不得口吹經上塵

像塵准之雖非正經然須慎之亦不得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輕又僧祇律云然火向有七事無利益一壞眼二壞色

三身羸四衣垢壞五卧具壞六生犯戒緣七增世俗話又月上女經云維摩詰妻名曰三

垢其妻九月生女名為月上又佛說離垢施女經云波斯匿王有女名曰維摩羅達晉言

離垢施厥年十二端正姝妙極有聰慧又轉女身經云須達長者妻名曰淨日有女名無

垢光頌曰
雜務簡要拾茲煩染萬行貞固六塵方掩
烈烈霜心昭昭玉臉如彼瓊林皎無瑕點
諸經要集卷第二十下

陀羅尼雜集卷第一 卿一

未詳撰者今附梁錄

七佛所說大陀羅尼神呪并八菩薩所說神呪合十五首

第一惟衛佛說有一萬八千病以一呪悉已治之此陀羅尼名蘇盧都訶此言梵音決定

支波畫支波畫 呼奴波畫呼奴波畫 浮流波畫 浮流波畫 支波畫 支波畫

阿若波畫 阿若波畫 都呼那波畫 奢摩奴波畫 胡修帝那波畫 蜜耆呼那波

畫伊呼帝那波畫 彌梨耆帝那波畫 娑若帝帝那波畫 蜜若奴帝那波畫 鬱遮兜帝那波畫 莎訶

誦呪三徧黃色縷結作十四結一句一結繫項此陀羅尼力悉能摧伏移山斷流乾竭大海摧碎諸山猶如微塵若日月失度能使正

行悉能懷災風雨失時能使時節穀米不登能使豐熟鄰國侵境悉能懷却大臣謀反惡

心即滅疫病劫起悉能懷之疫鬼入國能驅遣之刀兵劫起能摧滅之此陀羅尼力懷災

消恠無量無邊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第二所說陀羅尼能使第一願者得作佛在兜率天上無所不畏者令一切眾生如此
第二式佛所說陀羅尼名胡蘇多此言除一切鬱蒸熱惱此陀羅尼句七十二億諸佛所說

陀魔帝那 遮波兜帝那 奢副奢副帝那 烏蘇多烏蘇多帝那 浮浮奢浮奢帝那

阿輸帝阿輸帝帝那 尼梨遮尼梨遮帝那 支波畫支波畫帝那 蘇呵兜蘇訶兜

帝那 耶無奢耶無奢帝那 奢破不帝那 漚耆不帝那 蘇耆不帝那 沙訶

誦呪三徧黃色縷結作三結繫首界六種震動山河石壁距踐涌沒其中眾生罪眾生一

菩提之心能除七十七億生死重罪眾生一切病苦悉皆消滅無有遺餘其中眾生書寫

讀誦此陀羅尼一句名者百千萬億恒河沙世重惡罪業摧滅無餘

第三隨葉佛所說神呪名蜜耆兜此言金鼓衆生所有業障報障垢重煩惱悉能摧滅無

餘

浮律帝那 若無咒醯那 安耆咒醯那

若無咒醯那 遮浮浮醯那 若無咒醯那

烏奢呼呼醯那 若無咒醯那 跋婆咻咻

醯那 究梨吒咻咻醯那 遮都波醯那

若畫那醯那 烏奢咻咻醯那 遮咒梨那

醯那 莎訶

誦呪七徧黃色縷結作四結繫項

此陀羅尼句恒河沙等諸佛所說其有書寫

讀誦此陀羅尼者此人恒河沙等劫所有重

惡般重報障業障及以五逆一闍提罪悉滅

無餘衆生所有重病障過罪垢及以業垢聞

其所說悉滅無餘其有書寫讀誦之者所至

到處國邑聚落山林丘塚其中衆生得聞說

此陀羅尼名一經耳者命終已後悉得往生

阿閼佛國乃至成佛不墮三塗行此呪法於

四月十六日在東向塔內一日繞塔八十市

於塔西壁下東向立誦呪二十四徧乃至七

日七夜不得睡眠須胡麻油燈若麻油燈七

枚安置塔四角頭淨潔洗浴著新淨衣不食

酒肉五辛連中一食我於爾時當現其人前

放大光明以金色手摩其頂上即與授決此

人所有業障罪垢悉滅無餘

第四拘留秦佛欲說大陀羅尼名金剛幢并

能療治三界五滓衆生諸惡煩惱瘡疣重病

一切業障及以報障諸垢煩惱悉能消滅擇

那咒醯吒此言拔衆生苦令出欲淤泥聞者

脫三垢貪欲瞋恚慢

阿若那畫婆若醯畫 伊那波梨帝那醯畫

耆若阿若帝那醯畫 耆富磨醯畫 若無

不醯畫 烏奢欽摩醯畫 耆浮摩醯畫

遮咒梨那醯畫 浮梨帝那醯畫 阿呼呼

若醯畫 浮梨帝那醯畫 檀那牟梨帝此言大

耆浮牟牟咻 抱吒牟牟咻牟梨此言大

浮咻 娑若咒浮浮咻 支不破浮浮咻

耆耆奴浮浮咻 不梨帝那浮浮咻 莎訶

誦呪一徧縷黃色結作十三結繫項

上來所說陀羅尼句及我所說悉是過去九

十億諸佛所說其有讀誦書寫之者現身

當得金剛幢三昧所有結使摧滅無餘濟拔

衆生若知上所說神力自在不可限量

第五拘留舍牟尼佛欲說大陀羅尼名畢名

耆呵菟此言聲震十方莫不歸伏覺悟衆生

猶如雷震無明衆生令得慧眼此陀羅尼句

乃是過去七十二億諸佛所說我今說之

檀那波羅帝此言阿那囊耆呵囊 烏奢耆

呵囊 陀無耆呵囊 不梨帝耆呵囊 又

耶囊耆呵囊 欽波羅帝耆耆呵囊 密耆

帝囊耆呵囊 阿闍耆帝囊毗呵囊 呼娑

帝囊耆蘭囊 密耆咒帝囊若無呵帝囊

烏烏烏烏呵帝囊 支不破帝囊 莎訶

誦呪三徧黃色縷結作三結痛處繫

此陀羅尼力能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

其中所有一切衆生得聞說此陀羅尼句一

經耳者百千萬億巨億劫所有重罪誹謗

五逆悉滅無餘其有衆生修行讀誦七日七

夜減省睡眠其人現身得師子王定三昧百

千諸佛現前授記又其國土鄰國強敵欲來

侵燒國王爾時與諸群臣淨潔洗浴著新淨

衣於高樓上隨其方面先禮十方佛然後禮

我拘那含牟尼佛三稱我名燒香散華爾時即說陀羅尼句以此陀羅尼威神力故大梵天王帝釋四天大王於虛空中悉雨刀劍四面大黑風起令其兵衆皆悉不得見日月之光諸夜叉衆吸其精氣應死者死自然退散大陀羅尼威神之力乃至如是

第六迦葉佛欲說大陀羅尼名初摩梨帝此言極濟群生出生死苦

阿若提婆梨帝 遮富摩提婆梨帝 烏奢

那提婆梨帝 娑婆波羅帝提婆梨帝 呼

娑都波羅帝提婆梨帝 那呼波羅帝提婆梨帝 那支富波羅帝提婆梨帝 那呼多

羅帝提婆梨帝 婆若不羅帝提婆梨帝

那波都羅帝提婆梨帝 奢若密都羅帝提

婆梨帝 莎訶

誦呪七徧黃色縷結作六結痛處繫

此陀羅尼句乃是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

此陀羅尼力能令百佛世界六種震動所有

山河石壁皆悉摧碎猶如微塵通爲一佛世界其中所有一切萬物皆作金色浩瀚滉漾

悉不復現唯見金色更無餘色此陀羅尼力故能令百佛世界衆生宿業重罪及三塗苦悉皆消滅無有遺餘其中衆生修行讀誦此陀羅尼者未發無上菩提之心者皆使發心至不退轉先已發心者修行此陀羅尼者超

過七住乃至十住此陀羅尼金剛三昧大空解脫門菩薩從初發心修行此三昧直至道場菩提樹下入金剛定莫不由是

第七釋迦牟尼佛欲說大陀羅尼名烏蘇者畫膩多此言金光照曜除三界衆生幽冥隱

滯拔其厄難此陀羅尼句乃是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我今說之

耆路不帝那置 畢耆帝那置 烏蘇多帝

那置 耆牟多帝那置 若不都帝那置

阿若婆若兜帝那置 若波都帝那置 耆

牟波若帝那置 烏奢副帝那置 密耆蘇

帝那置 耶密耆帝那置 破如彌帝那置

畢梨帝叱帝那置 莎訶

誦呪十四徧黃色縷結作十四結痛處繫

此陀羅尼力能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

其中衆生宿命罪垢纏縛束處在幽隱聞此陀羅尼一音經耳悉得往生忉利天上有諸行人受持讀誦書寫此陀羅尼者未發心者咸使發心到堅固地先發心者入法流水中八住齊階疾至佛地以此陀羅尼力故一踊超過菩提樹下乃至佛地坐於道場此三昧名金光明王定覺悟群生踊出三界拔衆厄難超衆群聖疾成佛道若有衆生欲修行此陀羅尼者欲得現身四沙門果欲除過去億百千劫障道五逆犯四重禁現世除滅令

無遺餘應當修行此陀羅尼三七二十一日護持禁戒猶如明珠一日一夜六時行道懺悔十方淨潔洗浴著新淨衣用七色華三種名香供養奉敬釋迦牟尼佛於舍利塔前五體投地悔過自責爾時當誦此陀羅尼句八十一徧日日常爾乃至七日一七日不得復至七日乃至三七日億百劫劫所有重罪悉滅無餘十方諸佛放大光明來觸其身是人爾時心意熾怡猶如比丘得第三禪爾時當有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大王即時授與

九十九億諸佛為諸行人修行六度者未發心者若諸聲聞人未證果者若三千大千世界內諸神仙人未發無上菩提心者皆使發心有諸凡夫未得信心我以種子令生法芽以此陀羅尼威神力故及我方便威神力故令其所修悉得成辦及三千大千世界內幽隱黑闇障礙及三塗眾生又聞我此陀羅尼者又諸菩薩未階初住者令得初住次第令得乃至十住已得階初十住地者已得此陀羅尼勢力故於一念頃直至佛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自然成就若聲聞人聞此陀羅尼一經耳者讀誦書寫修行此陀羅尼以質直心如法而住四沙門果不求而得以此陀羅尼力故三千大千世界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涌沸須彌山及鐵圍山令如微塵其中眾生有諸菩薩聲聞修行之者障道滯礙愚若嬰身我悉救之今得脫難今其所修悉得成辦若有眾生現世求所願者修行陀羅尼者於三三二一淨持戒地一日一夜六時行道燒眾名香散五色華懺悔十方自責

罪咎從生死際至生死際自責慚愧爾時三稱我觀世音菩薩燒香散華叩頭求哀悔過自責億百千劫所有重罪於一念頃悉得消除滅淨身口意爾時當誦此陀羅尼三三二一徧日日六時從初一日乃至七日乃至三三二十一其純根者未得初果者我於爾時授與初果第二第三乃至第四果隨其利鈍階差所應若諸菩薩欲趣證地滯礙不進如法行者即得證地如前法同我今說此陀羅尼句三千大千世界內其中諸佛諸大菩薩釋梵四天王諸神仙人及諸龍王皆悉證知大誓成就願果不虛真實如是

我救脫菩薩欲說大陀羅尼名阿那耨知羅此言救諸病苦消眾毒藥拔濟眾生出於生死未度者度未安者安未得涅槃者今得涅槃此陀羅尼句乃是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我欲說之

陀摩賴帝 阿那婆賴帝 究支那帝 耆摩那帝 究吒婆賴多帝 阿奢摩梨難帝 婆若那帝 烏奢欽帝 沙叱羅奢帝

烏蘇那婆賴帝 陀摩賴帝 莎訶

誦呪三徧纏五色結作六結繫兩肩

我今說此陀羅尼句時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所有罪垢殃惡重病以我法音聲震三千散入一切眾生毛孔六情諸根現在病苦鬱蒸毒氣及過去業諸結惱熱一切消盡今無遺餘又諸行人獸離三界欲求出要而不能得我當為設無量方便令其求各得成辦如其國土有諸隣敵欲來侵凌我當救之今得脫難爾時國王應當慚愧悔過自責歸謝萬民淨潔洗浴著新淨衣若高樓上若宮殿中燒香散華禮十方佛爾時當三稱我名救脫菩薩我今歸依如是三說爾時即當誦此陀羅尼三三二一徧隨其方面有賊來處爾時當有八部鬼神雨沙礫石放大黑風雷震霹靂猶如天崩震動天地爾時怨賊自然退散我救脫菩薩拔濟眾生神力如是

我跋陀和菩薩欲說大陀羅尼此陀羅尼句乃是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我今欲說有

陀羅尼名阿那耨置盧此言度脫眾生老病
死苦及三塗苦衆生現在病苦悉皆拯濟
阿那支波畫 求守羅波畫 支富盧波畫
阿那蘇呵兜波畫 烏奢欽波羅伽波畫
耆復那波畫 呵若呼帝奴波畫 耆摩洛
梨帝那波畫 烏蘇帝樓波畫 耆波暗波
畫 阿娑婆羅帝那波畫 呼娑都波畫
耆摩梨帝波畫 莎訶

誦呪五徧縷六色結作五結痛處繫

此呪能令地作水相水作地相風作火相火
作風相三千世界作微塵相色作空相空作
色相下至金剛際上至淨居天變爲非色相
若三千世界內有諸行人四大不調行道滯
礙互不調適我以金手摩其頂上授與湯藥
令其所患消滅無餘行道進德四大輕便有
諸衆生爲宿業垢纏縛束在三界獄無復
出要我時當以智慧火及禪定水燒然洗淨
令出三界以薩婆若膏漬潤令濕令生法芽
拔其毒足咸各使發無上菩提道心若諸衆
生於今現身欲求所願者欲求尊貴欲求聰

明欲求總持欲求智慧欲求見十方諸佛面
對共語得受記勅欲見我跋陀和菩薩授與
四沙門果欲得命終生梵天上面見彌勒
欲生他方淨佛國土現在佛前當書寫讀誦
修行此陀羅尼當少欲知足淨持戒地常當
慚愧修實直行於一日一夜六時之中精進
不闕五辛酒肉不得過口如是精進一百一
十四日內外明徹面對十方諸佛面對授記
善男子汝過如是若干劫數當得作佛國土
如是弟子衆數壽命如是若聲聞人欲求四

果者亦當如是修行此陀羅尼功用正等無
異隨根利鈍所證差別我跋陀和菩薩所說
陀羅尼句神力如是誠諦不虛

我大勢至菩薩欲說大陀羅尼名阿那耨置
盧此言救諸病苦斷諸疑網拔四毒蛇今出

三界

耆富支那帝 阿輸波羅帝 耆書盧波羅
帝 阿輸多波羅帝 烏那呬波羅帝 若
牟耶波羅帝 圖故畫波羅帝 若牟耶波
羅帝 莎訶

誦呪三徧縷三色結作三結繫項

此陀羅尼呪七十七億諸佛所說我今說竟
此陀羅尼力能令三千大千世界地皆震裂
其中衆生自然踊出我時即以大力智一時
接取安置一處即以禪定清涼水洗濯塵
垢摩挲拂拭安慰其心譬如比丘入第三禪
然後我當隨根利鈍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者隨其階次悉皆給與若聲聞人應得
四沙門果者次第給與令滿其願有諸行人
書寫讀誦此陀羅尼句現在身中四百四病
破戒五逆及障道罪宿世微殃悉皆消滅無
有遺餘我大勢至菩薩威神力故令此行人
所修轉勝悉得成辦有諸行人在所生處得
宿命智百生千生百千萬億生通達無礙如
現掌中阿摩勒果欲得聞持旋持總持欲得
四辯說法無礙欲得佛十力四無所畏欲得
修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速得成辦欲得金
剛三昧超過十地入佛正位應當書寫讀誦
修行此陀羅尼晝夜六時曾不廢忘淨持戒
地五辛酒肉悉不食之少欲知足修質直行

此陀羅尼故無有非人能觸惱者我時當與
釋梵四天王往詣是人所住之處安慰其心
今其所修日日增廣

我得大勢菩薩欲說大陀羅尼名烏蘇波置
樓此言救諸病苦拔濟群生出於三界令諸

行人得從萬行

阿那耆置樓 波羅帝那耆置樓 若摩陀

羅置耆置樓 阿輸陀羅尼耆置樓 烏蘇

波置那耆置樓 胡盧波置那波置樓 遮

波副波置樓 若無梨置波置樓 耆浮呼

梨那波置樓 若無阿遮不梨帝那 莎訶

誦呪五徧縷三色結作三結繫項

此陀羅尼句乃是過去四十億恒河沙等諸

佛所說我今已說此陀羅尼力能令十佛世

界六種震動其中所有一切眾生以此陀羅

尼法音光明入其毛孔塵勞垢集一切消除

以我得大勢威神力故及此陀羅尼威神力

故此諸眾生命終已後悉得往生兜率天上

面覩彌勒若諸行人欲求解脫而為業障之

所障礙懈怠懶墮三業不勤我時即以智慧

火禪定水燒然洗澤業垢障道令其惺悟皆
使令發菩提之心有諸行人四大不調病苦
殃身有能讀誦此陀羅尼者我時當與八部
鬼神四天王往是人所即時授與阿伽陀
藥如意寶珠令無所乏是善男子善女人以
我神力及陀羅尼力轉倍精進以精進故即
得大果

我堅勇菩薩欲說大陀羅尼名阿那耆置樓

此言拔濟眾生出生死苦拯濟三界貧窮眾

生如寶掌菩薩亦如國王解髻中明珠施與

貧人猶如慈父示子寶藏此陀羅尼力亦復

如是

若無呼婆置樓 烏蘇多置樓 若無耆置

樓 烏蘇呼那置樓 若物殊置樓 毗梨

帝那置樓 烏奢欽置樓 遮不呼蘇多置

樓 若無蜜多置樓 阿支不置樓 毗梨

帝那置樓 莎訶

誦呪三徧縷三色結作七結痛處繫

此陀羅尼句乃是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

我今說之有諸國王其國土境水旱不調穀

米不登爾時應當誦此陀羅尼七十七徧三
稱我名堅勇菩薩我時當勅阿耨大龍婆伽
羅龍使諸小龍給足其水令國豐實若其國
內疫病流行有諸眾生病苦殃身我時當往
詣是人所隨其偏發療治救濟有諸眾生乏

於財物我當給施令無所乏若諸國王欲求

所願應當修行此陀羅尼若在塔中若空閑

地淨潔洗浴著新淨衣七日七夜受持八戒

六時行道於一一時中七徧誦此陀羅尼若

其國王心淳厚者三日三夜即得如願極到

七日無不剋果燒黑沉水香白梅檀香散五

色華然胡麻油燈於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

是時三稱我名堅勇菩薩我時當與天龍八

部往是人所與其所願是人若於夢中若惺

悟心或得珍寶或見白象或得果實爾時當

知即得所願

陀羅尼雜集卷第一

言衆生爲無明貪欲瞋恚所中我今拔出

此呪能令衆生心得解脫畢竟一乘不墮小

乘畢竟清淨圓滿具足有諸衆生迷於大乘

以呪力故還得決定猶如濁水置諸神珠以

珠力故水則湛清此陀羅尼勢分所及衆生

蒙祐悉得解脫此陀羅尼呪三千世界須彌

山王皆悉動搖不安其所帝釋天王驚怖出

宮是誰神變乃至如是諸龍王宮皆悉震動

憊慄不安如動華樹諸龍驚走逃竄孔穴諸

神仙人心思惱轉山山相搏不安其所四大

海水爲之涌沸魚鼈龜鼉藏竄孔穴此大神

呪力如是其有讀誦書寫竹帛此人現身得

佛光三昧能除七百七十億劫生死重罪悉

滅無餘阿難比丘說此陀羅尼竟

普賢菩薩所說大神呪

名支波喏

此言決定

毗尼波喏

此言斷結

烏蘇波

喏此言生盡

此呪能令衆生心得解脫滅三毒病却障道

罪他方怨賊悉皆摧滅境內所有怨家盜賊

悉能懷之若行曠野惡獸毒蟲聞此陀羅尼

句口噤不聞今此神呪乃是過去四十億諸

佛所說我今說之其有行此陀羅尼者願果

不虛今故略說

我文殊師利今欲說神呪拔濟衆生除其姪

欲本有呪名烏蘇波此言除姪欲却我慢

句梨句梨帝那一憂拙憂拙帝那二度吁度

吁帝那三究吒究吒帝那四若蜜都若蜜都

帝那五究吒吁究吒吁帝那六憂守憂守帝

那七耶蜜若耶蜜若帝那八度吁吒究吒多

九莎訶

誦呪三徧結縷作七結繫脚

是呪能令諸失心者還得正念滅姪欲火心

得清涼除其我慢滅結使火三毒垢障悉得

消除若諸女人及善男子精神處在無明重

淵下久處於生死不能得出要迴波生死流

沒溺姪欲海莫能覺之者莫知求出家要嗚呼

甚可傷若善男子善女人心得醒悟還厭姪

欲應當與此陀羅尼令其讀誦姪欲之火漸

漸消滅姪欲滅已慢心自滅慢心滅已其心

則定其心定已結使都滅結使滅已心得解

脫心解脫已即得道果是則名爲大神呪力

誠諦不虛神力如是斷酒五辛七七四十九

日諸不淨肉悉不得食若善男子行者九九

八十一日若女人行者七七四十九日復晝

夜六時勤心讀誦燒沉水白栴檀香散華供

養十方諸佛六時讀誦曾不廢忘日數足已

結使即滅其心泰然無復姪欲

我文殊師利菩薩今欲說大神呪消諸精魅

鬼并及妖邪蠱有呪名滌帝兜囊此言消衆

生病淨其五臟六腑三焦以禪定水洗濯令

淨

胡摩若帝畫一胡蘇摩帝畫二烏殊卑梨帝

畫三具殊蜜帝畫四烏舍彌帝畫五耆毗若

帝畫六烏睺殊帝畫七蜜耆都帝畫八具若

烏蘇多帝畫九維捺蜜耆都烏蘇多帝畫十

毗梨帝囊帝畫十一莎訶

誦呪三徧結縷作七結繫脚

此大神呪能令行人心得清淨離諸疾病心

得解脫慧得解脫消衆毒藥無衆惱患衆邪

妖魅悉皆消滅如爲一人衆多亦然應當讀

誦極令通利在在處處我為閻浮提諸眾生
故結此神呪治諸蠱魅消眾毒藥當令流布
徧閻浮提末法眾生薄福所置莫不為此眾
邪所惱勤教誦誦普使令知

我定自在王菩薩今從妙樂世界來為此娑
婆世界五滓眾^{神二}生故為除禪定障拔其無明
闇開其慧眼目賜其禪定水蕩滌心垢障種
以菩提芽漸漸鬱茂長開闡三乘門示其果
實相有呪名求雜梵此言名照明却黑闇罪
除慧眼垢

若蜜帝都一烏殊那帝都二具若帝都三胡
摩樓帝都四胡摩樓帝都五烏葉彌帝都六
胡蘇富多帝都七烏耆彌帝都八胡耆那帝
都九烏輪求提帝都十莎訶

誦呪三徧縷五色結作三結繫脚

此大神呪勢分所及徧閻浮提若諸行人欲
修禪定或為天魔眾邪蠱魅之所惱者以魔
惱故眾緣事起外惡知識競來侵擾以侵擾
故內惡復起求名利養諂曲妬嫉憍慢貢高
來集其心行人爾時應當自責我為不善為

魔所縛慚愧自責低頭愧耻諸佛及眾聖我
於往劫墮大地獄畜生餓鬼迴波六趣數受
生死今得人身鈍根少智欲修禪定而不能
得為諸結使之所覆蔽我今寧當破身如塵
終不為此結使所蔽作是誓已五體投地歸

命十方現在諸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
三佛陀捨我過咎滅除我罪洗我慧眼令得
明淨以慈悲水蕩滌心垢照明我身內外清
微作是悔已復更投地如是三返復起叩頭
悔已却坐淨身口已誦此神呪二十一徧爾

時當三稱我名定自在王菩薩悔過慙咎如
是三說一心禪思於一一時悔過自責隨其
根利鈍億百劫劫重惡之業障道黑闇眾邪
蠱魅天魔罪垢悉皆消滅無有遺餘我時當
與大菩薩眾往是人所隨根利鈍示其證相
我定自在王菩薩所說神呪誠諦不虛神力
如是

我妙眼菩薩今從日月燈明王佛國來至此
娑婆世界為大阿羅漢欲得初禪三明六通
今欲說神呪令其速成辦除其習結垢并及

微薄障淨其天眼通宿命智習氣他心智明
了未來一切事國土之名號及以弟子眾壽
命劫多少及諸神通事耳根通徹聽百佛世
界事身能通飛行石山無礙礙以滅度受想
行漏盡今說竟有神呪名溫耆波置盧此言

眾累都盡具足三明及六神通及八解脫
民若婆呵帝盧一烏蘇吒帝盧二耶蜜帝盧
三烏蘇帝盧四波支呵帝盧五波蘇呵帝盧
六烏若蜜帝盧七究畫帝盧八莎訶
誦呪三徧縷三色結作六結繫項

此大神呪能令行人斷除習氣障道垢洗淨
三明六通今淨應當誦誦極令通利

我功德相嚴音隨今從阿彌陀佛國來今說
勸助遂成菩薩教以巧妙方便遂成福德令
速得初住具諸相好故以美方便教令行之
何等美妙一者其德弘廣普慈眾生二者蔭
覆一切如母愛子不見其過三者積德行善
不計其勞四者精勤修習捨慧精進轉以化
人五者行十善行轉教眾生六者猶如明珠
內外明徹無有瑕塵七者身口意業所出言

教以慈悲為本八者所作事業拯濟為先九者當以微妙方便為眾說法顏悅色不違其意十者當遊諸國為大國師荷負眾生包含一切心無疲倦是名菩薩欲登初住始發心時十大妙行如是十十是名百福成一相好我今略說今欲說呪令速成辦有呪名陀摩盧具低此言成就相好莊嚴功德斷除習結滅障道垢

阿提陀摩盧一具多陀摩盧二支富陀摩盧三波查陀摩盧四烏奢陀摩盧五耆蜜陀摩

盧六烏吒陀摩盧七若彌陀摩盧八烏查陀摩盧九胡蘇彌陀陀摩盧十波守波守陀摩盧十一漚周漚周帝陀摩盧十二波瘦波瘦帝陀摩盧十三柴比今柴比呵摩盧十四耆毗兜耆毗兜陀摩盧十五莎訶

誦呪五徧結青綠二色結作三結繫腰是呪能令行人莊嚴功德具諸相好必登初住勤令讀誦極令通利晝夜誦誦心莫暫捨轉教他人我善名稱菩薩今從北方善寂月音王佛國

來到此娑婆世界佛法欲滅人多造惡貪著利養更相是非無有君臣父子之義亦無師徒弟子之禮五濁鼎沸三災熾盛皆是前世不修德行積習眾惡今得此身雖受人身心似畜生羅刹鬼心人身畜心示同人類哀哉大苦千載欲求其中或有若一若兩行跡眾生耳今欲說呪以救接之令其本行還得如初有呪名雲若蜜兜此言拔諸行人罪垢根本摩洗拂拭今得鮮白

烏富波羅帝那一珠求波羅帝那二喻若蜜波羅帝那三烏瘦都四支波都五具若都六耶蜜都七究吒都八舒波都九莎訶誦呪三徧縷黃白二色結作三結繫項

此大神呪猶如大蓋陰覆一切亦如大雨潤澤一切亦如橋船運度一切三界群萌無不蒙賴道俗殊異眾味是一蒼生萬品會歸一空菩薩所以權方便通化為群品度脫之耳今說此呪為行人故救濟拯拔令其速得三乘聖果勅諸行人勤心讀誦誠諦不虛我寶月光明菩薩今欲說神呪除諸禪定罪

及去諸垢障五陰四大病一切皆除却眾生經量劫不得修禪定是故久流轉沒在生死滾洄瀆生死流莫能覺之者我愍此等故今欲說神呪除其三毒垢拔其愚癡足照以智慧鏡賜其禪定水生長菩提芽令到涅槃岸有呪名烏耆此言除禪定垢却障道罪諸魔邪鬼悉能滅之

耆摩帝畫一烏帝畫二具若帝畫三奢帝畫四耶蜜帝畫五烏囊帝畫六莎訶誦呪三徧縷黃紫二色結作八結繫痛處

是呪能令諸失心者還得正念億百劫劫所有重罪悉能摧滅無有遺餘若有眾生欲修禪定心亂黑闇不見境界煩惱數起睡眠所覆是人爾時應作是念我宿罪陰蓋所覆應當慚愧懺悔自責然燈續明燒香散華供養諸佛供養佛已別復供養我寶月光明菩薩然七枝燈燒沉香七日七夜減省睡眠晝夜六時深自剋責說悔先罪多陀阿伽度可羅呵三藐三佛陀知人見人明見弟子所犯罪相及十方諸大菩薩釋梵四天王悉皆證

知明見我所犯罪相我今懺悔亦悉證知願
滅我罪令無遺餘於一一時中懺悔已竟誦
此神呪七徧乃止誦七徧已默然而坐一心
禪思如是罪垢漸漸當除其心轉定境界明
了其利根者三日四日乃至七日即得見我
寶月光明菩薩除障滅罪授果與之其鈍根
者二三日極鈍根者七十四十九日乃得
心定有得果者終不虛過此大神呪其力如
是

我北辰菩薩名曰妙見今欲說神呪擁護諸
國土所作甚奇特故名曰妙見處於閻浮提
衆星中最勝神仙中之仙菩薩之大將光目
諸菩薩廣濟諸群生有大神呪名胡煥波此
言擁護國土作諸國王消災却敵莫不由之
具低帝屠蘇吒一阿若蜜吒二烏都吒三具
耆吒四波賴帝吒五耶彌若吒六烏都吒七
拘羅帝吒八耆摩吒九莎訶
誦呪五徧縷七色結痛處繫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四十恒河沙諸佛所說
我於過去從諸佛所得聞說此大神呪力從

是已來經七百劫住閻浮提爲大國師領四
天下衆星中王得最自在四天下中一切國
事我悉當之若諸人王不以正法任用臣下
心無慚愧暴虐濁亂縱諸群臣酷虐百姓我
能退之徵召賢能代其王位若能慚愧改惡
修善若能任善退諸惡人其心弘廣普慈一
切容受拯濟猶如橋船包含民物猶如父母
國有賢能當徵召之敬賢尊聖如視父母王
自躬身臨朝斷事不枉民物猶如明鏡若其
國王能修是德改往修來悔先所作慚愧自
貢鄙憚憊咎自悔責已當修三德一者恭敬
三尊二者憐愍貧窮國土孤老當撫恤之三
者於怨親中心常平等稱理怨枉不枉民物
若能修行上來諸德我時當率諸大天王諸
天帝釋伺命都尉天曹都尉除死定生滅罪
增福益壽延壽白諸天曹差諸善神一千七
百邏衛國界守護國土除諸災患滅其姦惡
風雨順時穀米豐熟疫氣消除無諸強敵人
民安樂稱王之德是王若能兼行讀誦此陀
羅尼譬如轉輪聖王得如意寶珍是珠神氣

消伏災禍我今以此大神呪力上來諸德悉
能辦之消災滅惡亦復如是當知是大神呪
力如王寶珠亦復如是

我太白仙人今欲說神呪我是五通仙本修
吾薩行五星中最勝我於神仙中神通光明
勝統領四天下及諸人天事國土災害變壽
命延縮短陰陽及逆變圖書識記等姦偽質
直事穰災消姦惡其所盈縮者悉是我所知
我愍諸衆生今欲說神呪并護其國土有呪
名阿那呼吒盧此言欲護國土及閻浮提十

方衆生故

波吒呼婆盧一閻摩呼婆盧二炎摩兜呼婆
盧三烏耆那呼婆盧四炎彌呼婆盧五烏耆
呼婆盧六具耆呵呼婆盧七胡若兜呼婆盧
八莎訶

誦呪三徧縷二色黃白結作二結繫項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三恒河沙諸佛所說我
於過去從諸佛所得聞是呪從是已來已經
百劫所修功德於神仙中無能及者內秘菩
薩大乘戒行外現神仙清妙法身菩薩六度

諸波羅蜜具足修竟外現方便處神仙中雖
共和光不同其塵是名菩薩鳥和拘舍羅方
便處身若胸浮提諸國王等前身薄福處在
末法微末善根得為人王身無福力心悶少
智復值五滓鈍濁衆生譬如癡人破車逆牛
欲過險道甚難可過我見此已慈心憐愍爲
度沒溺難苦衆生爲欲勢持今得出難并濟
其王遲牛之厄故我今日說此神呪若其國
王聞此語已心生慚愧自知薄福改往修來
發弘廣心慈悲臨覆愍苦衆生忍惡修善不
枉民物建議正法任賢用智徵善退惡與民
更始其王若能修是諸德復能讀誦此陀羅
尼晝夜專念恒不廢忘心王爾時轉當聰辯
志性和柔不念諸惡諸天善神漸來親附增
其智慧益其神力以天護故轉當精進以精
進故我等諸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咸來擁
護求願與願遣諸龍王給其雨澤穀米豐熟
疫氣消除諸災消滅善徵日生當知悉是大
神呪力

諸群生除其我慢心消滅諸非姦獸鎮諸毒
樂一切諸非法無不消伏者我是五通仙消
伏諸姦鬼一切國土事世間之災祥兵刃及
疫氣飢饉豐儉等隣國惡心生大臣欲謀反
如是諸災禍我皆悉知之天子哀忌事隱沒
及覆蓋滅算及增壽悉是我所知欲得消災
者我亦能辦之却敵及姦非我亦能獸之除
却災祥變一切皆由我我於五星中聰明利
智勝捷疾機聞辯神通猛利勝於四天下中
神通捷疾勝我於四天下無能及我者是故
我今日欲說大神呪名具叱呼盧兜此言排
護國土濟拔諸王難消伏諸姦非療治衆生
病獸禱及毒氣

呼都帝書盧一阿支不書盧二閻浮摩帝書
盧三不梨帝書盧四烏蘇兜帝書盧五
具帝帝書盧六耶摩蜜耆帝書盧七烏奢不
梨帝書盧八究守波帝書盧九莎訶
誦呪三徧縷一色緋結作七結痛處繫
此大神呪能令諸國王等及諸國土皆安隱
消災穰禍莫不由是一切行人及疾病者悉

應讀誦皆令通利若欲修行陀羅尼者一者
斷酒二者斷肉三者斷辛於三七日中香湯
澡浴著新淨衣若於塔中若空靜處安置佛
像燒香散華離衆憤鬧於六時中勤心讀誦
懺悔十方慚愧自責淨身口已應當讀誦於
一一時中三七二十一徧誦已默然專心念
我焚惑仙人五住菩薩我今歸依如是三說
如是說已默然而坐我於爾時當往其所令
其所求皆得成辦亦當授與如意寶珠滅結
使火國土災祥豐儉疫氣皆悉懷之當知是
此大神呪力

我大梵天王欲說大陀羅尼以護衆生有陀
羅尼名呼盧鉢都此言治衆生病覆育三界
濟說貧窮

閻摩呼鉢都一伊波都二閻摩呼鉢都三摩
闍蜜呼鉢都四優波帝那呼鉢都五莎訶
誦呪三徧縷二色青綠結作七結繫兩乳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諸佛所說我今愍念諸
衆生故爲今解脫拔濟三界勤苦本故爲欲
弘廣佛正法故慈念衆生猶如慈父此陀羅

尼神力盡一日月所照之處四天下中無不蒙賴此陀羅尼力能使四海涌沸須彌山碎如微塵及七寶山四大海水江河淮濟入一毛孔四天下中悉能爲之若諸國土疫病劫起其王爾時應當精進七日七夜受持八戒

應當淨心六時行道爲萬民故調伏其心勅其境內一切人民以慈悲心勸令行十善其王爾時於宮殿內燃百千燈以救民命請召十方諸大菩薩梵釋四天三自歸依叩頭求哀十方諸佛大菩薩衆釋梵四天王諸來大士救我民命如是三說如是說已當誦此陀羅尼三三二十一徧誦此陀羅尼已王與群臣夫人姝女默然而坐禪思一心我大梵天王爾時當與梵衆釋衆四大大王諸大龍王八部鬼神飲其毒氣悉得消除王於爾時於禪思中得見我身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大大王以見我故倍復精進已精進故其國土境舊住鬼神惱人民者我又當遣四大大王驅令出界以我大梵天王慈悲力故其國土境悉得安隱

我大自在天王今欲說神呪有陀羅尼名呵利樓此言拔衆生苦濟衆厄難

阿若婆梨樓一毗梨帝那婆梨樓二遮婆盡

婆梨樓三彌梨帝那婆梨樓四殊訶兜五支

波畫六莎訶

誦呪三徧一線綠色結作四結繫項

是呪乃是過去十萬億諸佛所說此陀羅尼威神力故四天下中盡一日月所照之處能爲光明貧窮者能施寶藏盲衆生施其慧眼病苦之者與法藥療治若諸衆生欲求三

乘聖果者我能佐助令得成辦若在幽隱受三塗苦以此陀羅尼力三塗命終生忉利天若諸行人書寫讀誦此陀羅尼者得宿命智慧憶十四生事來今往古如現目前欲修禪定者陰蓋所覆者當誦此陀羅尼其心則定睡眠速除欲修學問者其心散亂不能專一觸事滯礙不得義味當修行此陀羅尼欲得聞持者當修行陀羅尼欲得十方諸佛所說大菩薩所說大天王所說一聞歷耳恒持不忘即得義理百千義理自然現前持而不忘

應當讀誦此陀羅尼晝夜六時恒不廢忘精勤修習助佛道法是人爾時當於夢中即得見我大自在天王坐白蓮華臺從是人所其人以見我故心大歡喜我時授與如意寶珠以珠力故所願自在百千諸佛當隨護助此大陀羅尼神力如是

我化樂天王欲說大陀羅尼名阿那耆富盧此言法忍柔順法忍堪任荷負三界衆生譬如大海其量難知我天王心亦復如是悉能救接漂流衆生度三界海

那耆富盧一憂多羅富盧二龍若呼婆富盧三憂釋入富盧四陀摩耆富盧五毗梨帝那富盧六憂殊智富盧七莎訶

誦呪三徧五色縷結作一結繫項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百千萬億諸佛所說應念衆生故今欲說之此大神呪勢分所及三天下中唯鬱單越獨不得聞力所至處其中衆生三種毒箭自然拔出得音響忍法音悉明入毛孔中所有鬱蒸三垢重罪自然踊出此諸衆生命絕已後悉得往生忉利天上若

諸行人三垢覆蔽久處生死纏綿難解爲業
垢河之所漂流我時當乘大乘法船撈接救
拔以智慧火燒其結使以禪定水洗淨令淨
以烏和拘舍羅拂拭摩搓教以六度布以四
禪令出三界若諸行人欲得金身欲得音響
忍欲得柔順忍欲得無生忍當修行此陀羅
尼淨持戒地減省睡眠忍辱柔和少諸緣務
心意質直見修功德者讚歎其德見貧窮者
及疾病者慈心憐愍如已無異如是修行調
其心已復欲增上果所願者當於三七十二
一日過中不食白食酥酪得食若鮮潔處在
塔中六時行道於一一時中禮十方佛懺悔
宿罪燒衆名香散華供養栴檀熏陸諸雜華
香三稱我名化樂天王我是五住菩薩爾時
於一一時中誦此陀羅尼二十一徧從初一
日乃至七日極鈍根者三十七十一日我於
爾時往是人所隨根利鈍授與法忍應得音
響忍若授與諸音響忍應得柔順忍若授與
柔順忍應得無生法忍若授與無生法忍悉
授與之真實不虛

我兜率陀天王欲說大陀羅尼名耆蜜屠蘇
兜此言救諸病苦賑給貧窮令諸行人速得
三乘聖果如天降雨令諸農夫多收果實
支畢度蘇兜一民若度蘇兜二畢梨帝那度
蘇兜三阿支都那度蘇兜四那度蘇兜五
究吒呼度蘇兜六若富那度蘇兜七烏兜
呵兜度蘇兜八蜜若無度蘇兜九莎訶
誦呪六徧縷五色結作三結繫兩手
此大神呪力能令此閻浮提所有地種碎如
微塵弗婆提瞿耶尼悉能爲之海水枯涸須
彌山崩令如微塵復能還復如本無異令諸
行人諸結重病廢勞垢習爲渴愛河之所漂
流沒溺生死無能覺者我今神呪力撈接救
拔令出三界以大乘河滅結使火禪定膏油
潤漬令濕種植無上菩提根芽令諸衆生收
諸果實此陀羅尼力亦復如是若諸衆生現
身欲修此陀羅尼得宿命智濟四百生未來
世事亦四百生悉能知之現在世事知他人
心所緣識境界天文地理圖書識記知諸衆
生死此生彼至四百生悉能知之應當受持

讀誦此陀羅尼應當精進淨持戒地少欲知
足修質直心晝夜六時少其睡眠精進修之
節食少語乃至六年畢得剋果先得宿命智
次得無生智後得他心智來今往古未然之
事靡不通達得此智已陀羅尼力故得智慧
如五住菩薩無有異也
我餓摩天王今欲說大神呪名求低胡蘇多
此言美妙音聲
波置呼盧多一烏吒呼盧多二耶無呼盧
多三不梨帝那呼盧多四烏奢副呼盧多五
莎訶
誦呪三徧縷五色結作五結繫項
是名異法性海美妙音聲此大神呪乃是過
去十恒河沙等諸佛所說是呪能令小千世
界悉皆震動其中衆生以大神呪威神力故
三毒煩惱纏勞垢習自然涌出法音光明從
毛孔入鬱蒸之熱自然清涼小千世界其中
衆生聞此陀羅尼美妙音聲和雅柔軟有得
音響忍若有得柔順忍若有得六無生法忍
若有能堪任久住度衆生者有得畢法性海

五〇—三四三

輪聖王威勢自在無有前敵未摧伏者力能摧伏已調伏者增加守護所須之物今無所乏時轉輪王威伏百姓復能養育增加守護猶如慈父等無有異我今大摩醯首羅天王神力自在亦復如是典領三千大千世界鬼神諸王養育守護亦復如是摧伏外道及諸邪見悉令靡伏安住正法復以神通遊騰十方遊諸佛國佐佛揚化守護正法亦復如是我今以此大神呪力六道化身度脫衆生現作鬼王降伏諸鬼摧滅邪見內修菩薩清淨戒行久以得處法流水中八住齊階功勳成就當知皆是大神呪力其諸行人欲得現世離衆患難欲護正法欲得安隱欲得國土無諸災疫豐實安樂其王應當勤心讀誦研精修習此陀羅尼亦當勸勵后妃姝女諸王子等勤心修習晝夜讀誦極令通利於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離常住處在空靖地淨潔洗浴妙香塗身著新淨衣於夜後分明星出時燒香散五色妙華三種名香供養十方佛已然後三稱我名摩醯首羅大天王滿我所願

如是三說今我所求皆得吉祥作是願已默然而坐我於爾時當往其所王於爾時即當誦此陀羅尼呪二十一徧默然而坐其王爾時若於夢中若惺悟心得見我身在虛空中處白蓮華臺放大光明照觸王身王見光已即得清淨解脫無垢光三昧得是三昧已心大歡喜心歡喜故所願悉得我時當遣八部鬼神守護國土國界清夷無諸災橫當知是此大神呪力

八臂那羅延今欲說神呪名阿波盧耆兜帝烈豈此言護助佛法消諸姦惡摧滅邪見建立法幢

度呵兜 一支波兜 二若勿兜 三波羅帝兜 四度呵兜 五究吒兜 六阿若勿兜 七耶蜜兜 八究吒兜 九度呵兜 十莎訶

誦呪五徧縷青一色結作四結繫項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八恒河沙諸佛所說我於過去從諸佛所聞是神呪是故今日得此奇特威猛德力神通無礙三界奇挺人無等雙移山住流手轉日月能接須彌擲置他方

還置本處今此四天王帝釋諸天都不覺知今此須彌入芥子中四天王宮忉利諸天悉皆不知已之所入今四天下洲合爲一洲各還本處如本無異其中衆生不知往來神通自在遊騰十方歷事諸佛守護正法當知皆是大陀羅尼力若諸國王諸人王等欲護已身及國土者是王應當建立佛法當修十德何等爲十一者以慈悲心養育民物二者怨親平等心無憎愛三者治國正法不枉民物四者退惡任善識賢別愚五者謙下自卑不輕賢士六者有來求者不違其意隨其所求悉皆給與七者於三寶所其心純厚八者拯濟貧窮愍諸孤老九者國有賢士當徵召之十者普慈人民捨恨念舊猶如慈父愛念其子溫潤漬流若諸人王能行是德當知是王諸佛所護我等諸天亦護是王不令隣敵來侵是界有諸善人福德賢士皆集其國雨澤順時不被災霜人民安樂惡龍攝毒無病苦者是王若能修十善德復能兼誦此陀羅尼專念在心而不廢忘常於月八日十四日十

五日於正殿上若高樓上香湯沐浴著新染衣正東而坐日未出時燒香散華供養十方諸佛然後禮我八臂那羅延天王神力自在今我所求皆得如願爾時即誦此陀羅尼二十七徧已默然而坐經一食頃我於爾時當往其所住虛空中身出光明照觸王身其王爾時見光明已轉復精進以精進故所求皆得隨其所願無不剋獲當知此皆是大神呪力我大功德天王今欲說神呪名兜樓呼帝盧此言護助正法愍苦衆生

耆摩羅呼帝盧 烏晝呼帝盧 句呼那呼帝盧 若蜜耆帝盧 莎訶
誦呪三徧縷六色結作六結繫項

是大神呪乃是過去七恒河沙諸佛所說我於過去從諸佛所得此神呪今得此身端正殊妙光明照曜諸天中勝神智通達摩所不知得他心智來今往古如在目前得宿命通具足三明八解脫事亦悉備足功德備舉如初住菩薩等無有異爲度衆生現作天女見諸衆生迴波六趣沒溺苦海無能覺者我今

慈此諸衆生故以此神呪欲擁護之若諸行人欲求所願病者求差貧者求富賤者求貴若諸國王惡賊侵境雨澤不時所種不收疫病流行爾時應當勤心讀誦修行此陀羅尼七日七夜六時不廢燒香散華供養十方諸佛供養佛已爲我大功德天敷好妙座以三種妙華莊嚴此座赤白紫色三種妙鬘葡萄石蜜安石榴漿以待於我若在塔中若於靜室於一一時中勤心讀誦此大神呪七徧乃止默然而坐我時當與天衆龍衆往是人所受其供養受供養已與其所願是人爾時若於夢中若醒悟心即得見我大功德天威顏相貌光明挺特見已歡喜轉復精進以精進故所求皆得當知是大神呪力
我難陀龍王欲說一頭陀羅尼名耆那膩置此言護諸衆生拔其四毒箭
若不帝梨那 伊帝帝梨那 伊無帝梨那 若晝令帝梨那 伊不帝梨那 耆呼吒帝那 莎訶
誦呪五徧黃色縷結作六結繫項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十恒河沙諸佛所說我難陀龍王已得大神呪力故常遊諸國十方佛前神通自在無有罣礙諸佛所說悉能總持爲衆生說如聞而行拔其毒足傳智慧音以薩婆若水洗除垢穢拂拭摩提令心調淨我難陀龍王常遊諸國觀察衆生有病苦者隨其偏發療治救濟令得脫難乃至於三後宮變爲女身爲諸女人演說法要女人姿態多諸過惡皆使令發菩提之心厭惡女身皆因此大神呪力得階十地六道和光現龍王身雖示龍身不同其塵當知悉是大神呪力日誦七徧煩惱結使悉得消除現在病苦悉得消滅欲得如上所說大智慧方便自利利人勤修讀誦此大神呪誠諦不虛
我婆難陀龍王欲說一頭陀羅尼名陀摩羅提此言守護國土滿衆生願
阿支不陀摩羅提 烏蘇兜那陀摩羅提 破殊呵陀摩羅提 烏蘇兜那陀摩羅提 若蜜耆陀摩羅提 烏蘇呵陀摩羅提 置耆呼奴陀摩羅提 支兜梨那陀摩羅提

莎訶

誦呪五徧縷七色結作十四結繫項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我於過去值遇諸佛從諸佛所得此陀羅尼有大神力神通自在常遊諸國度脫衆生在所

國土若諸國王欲以正法治國土者以天位治世不枉人物欲得國家無諸災禍欲得隣敵不生惡念國王爾時應當深心敬重三寶恩惠貧窮謙敬仁義恩德普覆尊聖敬德退惡任善謙敬理信如其國王行此德者十方

諸佛常隨護念釋梵四天王等龍王當隨護助爲消災害滿其所願求願與願不違其意是王爾時欲滿願故應當讀誦此陀羅尼於宮殿內若正殿上於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未出時正南而坐香湯澡浴著淨潔衣於其國內諸人民等及諸隣敵起慈悲心憐愍之心爾時應當誦此陀羅尼二十一徧燒殊妙香栴檀沉水及熏陸香散七色華先當供養十方諸佛釋迦如來應正徧知諸大菩薩天龍八部然後三稱我名婆難陀龍王燒香

供養滿我所願如是三說我時當與天龍八部隨其所願即得當與之是王爾時即滿所願云何當知得果其願若於夢中若惺悟時見白龍象及白蓮華在虛空中當前而住當知爾時即得所願

我婆伽羅龍王今欲說神呪名阿那耆置盧此言普雨法雨於四天下中無不蒙潤除諸衆生鬱蒸熱惱諸渴乏者令得豐足

烏奢都波梨那 耆摩都呼那 蘇耆密都呼那 阿支不奴都呼那 烏喙呵都呼那

卑梨帝那都呼那 溫耆不都呼那 莎訶誦呪三徧駝毛縷結作八結繫項

是大神呪乃是過去十恒河沙諸佛所說我婆伽羅龍王於七百阿僧祇劫已來常修行此陀羅尼以是之故於諸龍王最上最勝端正殊妙神通自在能以神力聲震三千極佛境界無不蒙益一四天下小千世界四天下中三千大千世界無不蒙潤慈悲普覆等雨法雨能令衆生增長鞠育菩提根芽若諸衆生處在三惡三垢覆蔽爲開慧眼令觀光明

若諸國王渴乏須雨我能給足令其豐實四天下中普皆令等而其國王欲得豐實無化怨賊欲來侵境於其國內熾然正法恩惠普覆斷理怨枉賑諸貧窮有孤老者生憐愍心若其國王能行是德十方諸佛諸大菩薩釋梵四天王天龍鬼神常隨護助求願與願無不獲果王於爾時應當修行此陀羅尼於淨潔處離大憤鬧於七日中不食酒肉五辛白淨素食酥酪聽食香湯洗浴著白淨衣七日七夜受持八戒燒衆名香栴檀沉水及熏陸香散五色華供養十方諸佛我釋迦如來應正徧知爾時應當三稱我名婆伽羅龍王即便誦呪三七徧於六時中從初一日國王爾時心轉淳厚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便見我身在其前住若白龍象像若轉輪聖王像隨其所求能滿其願爲除宿罪令得道果我和修吉龍王今欲說神呪名支富提梨那此言愍苦衆生今出三界

憂波支兜那 如波帝支兜那 蜜若兜支兜那 提梨帝那支兜那 烏蘇欽帝支兜

那 莎訶

誦呪三編殺羊毛纏結作十四結繫項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八恒河沙諸佛所說我於過去從諸佛所得此陀羅尼句不與諸龍同其事業常遊諸國修菩薩行面覩諸佛諸受教誨愍念衆生佐佛化愚常以正法攝持守護於生死海救濟令出身爲大船口爲法橋心爲大海出慈悲水溉灌衆生枯槁福田悉令生長菩提根芽我所饒益其喻如是若諸國王欲求所願欲令國土豐實安樂欲令無有他方怨賊欲使國土無諸疫病怨家離對自然殄滅衆官承法不復惱人其王爾時於其國內熾然正法率諸群臣以正法教溫良恭儉孝養父母慈悲憐愍孤窮衆生躬自迴駕供養三寶於三寶所不生疑悔生父母師長想朋友知識想於身命財生不堅想我及國土如幻如化愍傷衆生如視赤子若其國王能修是德復能讀誦此陀羅尼於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淨潔洗浴著新淨衣於正殿上若高樓上正東而坐日未出時散三色

華三種名香梅檀沉水熏陸香等供養十方佛已應當爲我和修吉龍王敷置法座正南而坐以青氍毹覆我座上三種華三種漿葡萄酒石蜜安石榴漿燒黑沉水以待於我其王爾時正東而坐叉手合掌誦此陀羅尼二十一

遍誦呪已訖其王即出與諸群臣默然而坐戎和修吉龍王當與諸天龍八部八萬四千到是王所於虛空中默然而受其王供養王於爾時若於夢中若惺悟心得見我身如轉輪聖王七寶侍從見已歡喜轉更精進以

精進故我及天龍八部鬼神便當勤心守其國土求願與願不違其意真誠如是

我德又伽龍王我欲說神呪度脫諸衆生有呪名蘇富羅此言度脫衆生

阿低帝耆畫 支富屠蘇羅若耆耆畫 烏

瞞都呵畫 畢梨那耆毗若蜜烏都畫 莎

訶

誦呪五編縷紫白二色結作十二結繫項

是大神呪乃是過去七恒河沙諸佛所說是呪能令諸失心者還得正念度五逆津獲諸

神通具足三明超出三界獨步無畏我於往古從諸佛所得聞讀誦此大神呪雖現龍身而無龍業遊諸佛國修菩薩行遊騰十方度脫衆生出生死海迴波六趣悉能救接扶持勢將到涅槃岸又我過去於閻浮提作國王

女王於爾時國土褊狹人民單索恒畏怨敵來侵其境又復薄福水旱不調穀米湧貴人民飢饉我於爾時在宮殿內父王爾時愁憂不樂語諸群臣當設何計令國豐實人民還復群臣爾時默無答者我時見父愁憂如是

我念過去曾從諸佛受持讀誦此大神呪是神呪力譬如大蓋能覆三千況此一國普雨法雨無不蒙益枯木石山皆能生華強者能伏弱者能佐作是念已即詣王所禮覲問訊問王所憂王時答我非汝所知我時答王有智慧者不問男女行之即是王時歡喜言說之我時答王我念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大神呪王設其功力如上所說王於爾時躬自讀誦精誠剋勵七日夜受持八戒六時不廢於一一時中懺悔十方散七色華燒三

種名香一一時三七徧誦王於爾時悔過自責薄福不肖謬得為王孤負天下慚愧自責以慚愧故十方諸佛大菩薩眾釋梵四天王八部鬼神諸大龍王風伯雨師皆悉來集至其國界雨大法雨枯木石山枯泉河井悉皆盈滿先逃人民還其本土他國人民聞國豐實亦來投歸爾時隣敵悉來歸伏拜為大王八方靡伏遂致太平我念往古大神呪力神通自在乃致如是若諸人王欲求所願皆應如是修行此德

阿那婆達多龍王今欲說神呪名婆差盧此言美音讚歎三寶長眾生信擁護正法震大法之雷生長眾生菩提根芽鞠育我成就今得成辦悉皆令得無上佛果
支波畫提梨那 阿若盧波畫提梨那 和婆盧波畫提梨那 阿那盧波畫提梨那
阿支不提梨那 若蜜耆耶兜提梨那 胡蘇波吒兜提梨那 蘇副蜜耆阿支副烏奢支 莎訶
誦呪三徧縷青黃二色結作六結繫項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是呪能令諸失心者還得正念無智慧者令得智慧無辯才者令得辯才無陀羅尼者令得陀羅尼狂者得正瘥者呪其舌根乃至七日還得能語言瞎者呪其眼根三七二十一日初出時病者東向坐心念口言令我眼根隨日而生呪師爾時日日呪之一日三呪日初出時日正中時日欲入時乃至三七二十一日眼根還生遂還得眼若諸眾生手脚攣蹉呪已還復如本無異有諸比丘懈怠不勤觸事滯礙闇鈍憂鬱為諸罪垢之所覆蔽當知是人曾於過去或殺父母或殺和尚阿闍梨或殺發心菩薩真人阿羅漢或殺時君國政破壞壞僧此人或曾於大眾中作大妄語輕毀眾僧或時在俗輕秤小斗欺劫百姓見孤窮者輕毀凌蔑為子不孝為臣不忠見人行善輕毀憎嫉見諸惡人防護佐助造此眾惡自纏其身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動經劫數罪畢乃出還得為人諸根闇鈍示同人類如是罪人若得值遇善知識者得聞說此陀羅

尼一經耳者復能讀誦修行通利慚愧自責悔先罪咎謙敬自卑敬諸比丘孝順父母恭敬師長耆舊宿長生謙敬心愛語和順鄙悍自卑慚愧低頭或時諸人施與飲食常持此食色香美味施與諸佛和尚阿闍黎我之鄙惡不消此食餘殘滓惡我能敢受施衣裳湯藥亦復如是不自高身卑下他人恒自改悔無數劫罪勤心讀誦此陀羅尼於四十八日在空閑處六時行道供養禮拜十方諸佛於一一時中七徧誦此陀羅尼精誠改悔莫生疲厭散五色華三種名香梅檀淚水及熏陸香滿四十八日已罪垢滅盡無有遺餘隨其前世根有利鈍其利根者即得道果第二第三終不能得阿羅漢果其根鈍者正得滅罪不墮地獄我今所說饒益眾生分別罪福今其惺悟善惡報應是名護法美妙功德今已說竟
摩那斯龍王今欲說呪名陀摩叉帝此言為護法故拯濟群萌拔生死苦令得脫離
陀無梨陀尼帝 阿支畫尼梨帝 毗梨帝

那尼梨帝 烏支晝尼梨帝 胡梨帝那尼梨帝 莎訶

誦呪三徧白鬘結作七結繫項

是大神呪乃是過去七恒河沙諸佛所說我於往昔在閻浮提作大國王十六小國皆悉爲我我有威猛大策謀力降伏諸國三十六國悉來屬我我時得病命垂欲終薄福少兒正有三子最大太子闇鈍少智中者尪弱其最小子聰明勇壯博學多聞策謀威勇見我欲終悉皆來集一萬大臣亦悉來集一萬夫人亦悉來集王時欲終語諸群臣言我三子中誰中爲王諸群臣言任大王意王時答言不應任我我去之後治國之法霸王之事汝等當知云何任我諸臣咸言善哉大王慈悲臨覆心無憎愛一萬大臣同聲唱言第三王子堪任爲王一萬大臣言已辭退時王正勝身體疲懈語諸子言我今欲卧第三王子抱父王頭中者捉脚第一王子捉父王手時王仰卧即便命終群臣聞之號哭來集一萬夫人亦悉號哭舉身投地第三王子見父背喪

呼號懊惱自投於地良久乃蘇第一太子默然不坐第二王子坐帝脚頭諸群臣言諸王子等相貌有異有一大臣是王叔父大王在時恒以國事付此大臣宰相念言大王在時恒以國事付囑於我今此王子意志有異我宜問之即前問言今王背喪諸群臣等皆悉已集人父子之情不應如是默然而坐而不涕泣王子答言我與父王都無因緣第三王子獨是王子我等二人猶如賓客暫來相過大臣答言不應如是國是汝有非兄則弟第三王子號咷宛轉前抱兄足是我小幼稚不應爲王願兄臨顧紹父王位兄時答言父王臨終告勅於汝我徒先生不見告勅是父王過非汝慙咎我等二人且當入山精誠剋勵求神仙道言已即去精誠不久獲得五通移山住流手挽日月第三王子遂送父訖得紹王位統領諸國四十八年其後漸漸貪濁心起人民厭賤諸小國王及諸群臣咸皆思念山中神仙無貪之性及得爲仙我等往昔咸皆愚癡聰聖王子以爲愚癡貪濁王子以爲賢

聖作是念已咸相謂言我等諸人當共入山勸請神仙以爲大王兼有神化威伏諸國作是念已一萬大臣皆共入山推覓求索會遇見之一萬大臣拜覲問訊神仙尊者我等頑愚不識正真爲此貪王之所惱亂人民逃逆國將空虛唯願尊仙垂顧留賜慈悲普覆今國還復仙人答言我無是事諸臣答言實不得止仙人答言我寧此死終不戀國還爲人王一萬大臣咸相謂言我若返國亦皆當死貪王所殺不如住此求道神仙飲水食果清閑寂寞精誠不久皆獲五通飛騰清虛靡不周徧爾時貪王心生慚愧即捨王位出家學道開父王藏欲大布施見一金櫃七處印印之以手開櫃得陀羅尼是過去諸佛所說如前無異得陀羅尼又開父王藏著四衢道頭恣其人民擔負而去我於爾時得此陀羅尼已即入靜室七日七夜精勤修習漏盡意解即獲五通爾時國王福德少故隣國侵境風雨不時人民飢餓是時國王即請比丘以爲國師共我治化比丘是時即受其請愍衆生

故爲作國師教其國王治化正法不貪爲本
慈悲爲性賞善罰惡尊敬道德慈愍人民如
視赤子爾時敎王此陀羅尼句王於爾時精
誠至故七日七夜精進不懈以精進故十方
諸佛諸大菩薩釋梵四天王二十八部諸大
鬼神諸大龍王擁護國土集其國界雨澤時
節穀米豐熟人民安樂以安樂故諸小國土
皆悉歸屬當知皆是大神呪力威神乃爾若
諸國王於釋迦牟尼佛千載末頭欲求所願
必應如是古者國王等無有異

我漚波羅龍王今欲說神呪名伊提妬摩此
言稱衆生心不違其意譬如大海七珍具足
取者皆得其不取者非龍王咎

烏都胡盧都 支波都 宿佉都 耆摩都
烏吒都 若蜜耆都 畢梨帝那都 烏蘇

都 莎訶

誦呪三徧縷紅白二色結作八結繫項

此大神呪乃是過去二十恒河沙諸佛所說
我從諸佛得此陀羅尼從是已來百阿僧祇
劫有大神力神通自在遊騰十方歷事諸佛

常以愛語軟語利益同事調伏衆生於諸衆
生猶如慈父心意寬弘猶如大海含受衆生
無所不包堪任荷負無量重擔愍苦衆生施
其安隱若諸衆生來求索者隨其所願不逆
其意求官職者令得職爵求大富者施其寶
藏疾病者施其安隱若諸國王欲求所願我
悉與之不違其意求長壽與長壽欲令國土
無災害雨澤時節不早不滯正得其中無諸
災害穀米豐熟人民安樂疫毒不行滿其所
願終不違意是王爾時復能讀誦上來所說

陀羅尼句兼以十善化諸人民如我上說所
修功德其王亦應如是修行修行得已兼復
讀誦此陀羅尼最劫所作極重惡業皆悉消
滅無有遺餘是王爾時罪垢滅已其心泰然
無衆惱患怨憎平等無有親愛常以月八日
十四日十五日沐浴受齋於清旦時日光未
出若正殿上若高樓上正東而坐七徧誦此
陀羅尼呪燒白栴檀及沉水香散七色華供
養十方佛已爾時應當三稱我名漚波羅龍
王滿我所願如是三說即尋誦此陀羅尼句

七徧乃止是王爾時已精誠故十方諸佛諸
大菩薩釋梵四天王八大龍王我漚波羅龍
王以慈悲蓋覆其國土以甘露水灑其國界
今其疾病疫毒惡氣悉得消滅是名大神呪
力滿願不虛

文殊師利菩薩我欲說有四弘誓何等爲四
一者覆育一切衆生猶如橋船度人無倦二
者包含萬物猶如太虛三者願使我身猶如
藥樹其有聞者患苦悉除四者願我當來得
成佛時所度衆生如恒邊沙是爲菩薩曠濟
之心

虛空藏菩薩我欲樂說菩薩摩訶薩修行淨
土清淨妙行有四事何等爲四一者損已利
人拯濟群生二者利衰毀譽不生憂感三者
貞潔不淫戒行清淨如白蓮華四者我當來
世得作佛時國土所有一切衆生妙行成就
人天無別是爲菩薩莊嚴淨土清淨妙行
觀世音菩薩復欲樂說菩薩有四攝法何等
爲四一者菩薩修行六波羅蜜兼以化人拯
濟一切二者生慈悲心育養群生三者自利

利人彼我兼利四者見病苦者其心憐愍如視赤子是為菩薩四攝法攝取眾生菩薩廣利眾生攝取淨土妙善功德

救脫菩薩復欲樂說有四弘誓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何等為四一者願使我心猶如大地一切草木叢林萌芽因之增長地無憎愛二者願使我心猶如橋船運度眾生無有疲厭三者願使我心猶如大海容受一切百川眾流投之不溢四者願使我身猶如虛空包含萬物猶如法性是為菩薩四大弘誓不與聲聞辟支佛共

跋陀和菩薩我欲樂說菩薩妙行有八事何等為八一者菩薩處於五淨世界拔濟眾生不生疲厭二者見諸眾生興起福事營護佐助不生穢心三者見人為惡敦喻訶諫令得捨離四者有患難者拯濟憐愍如母愛子五者有來求者不惜身命六者有患難處扶持撝接令得脫難七者見邪見人憐愍敦喻令得正見八者鞠育眾生猶如赤子所有功德悉持施與共用迴向無上菩提是為菩薩八

事利益無量眾生

大勢至菩薩復欲樂說菩薩有四事利益眾生心無疲倦何等為四一者菩薩摩訶薩自捨已樂施與眾生見他受苦如已無異慈心流側痛徹骨髓二者菩薩摩訶薩於沒溺處設大橋船運度眾生無有疲厭三者菩薩摩訶薩於生死海中眾生洄瀾自手牽接今達彼岸四者知諸眾生往古來今猶如幻化雖達此理度人無厭是為菩薩四事利益拯濟群生

得大勢菩薩復欲樂說誰能於釋迦牟尼佛遺法中作佛事者我等八人常當擁護略說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憶無量苦見眾生苦如我無異二者我等所持戒功德悉捨施與眾生共用迴向無上菩提三者能忍苦事荷負一切眾生到於彼岸四者發舉一切眾生心猶如慈父念子無異是為菩薩自利利人清淨妙行
堅勇菩薩復欲樂說菩薩妙行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願我常生無佛世界喻如日月行

閻浮提為其餘冥二者如以金鉀扶其眼瞤令覩光明三者作大藥樹一切眾生得聞香者病苦消除四者常演說法如澍法雨萌芽生長成就果實悉發無上菩提之心是為菩薩四大弘誓

我文殊師利 今欲說妙偈 今此經流布 眾生無疑心 七佛菩薩眾 所說深妙法 諸天龍王神 言辭甚奇特 純說妙行呪 護國及行人 書寫讀誦者 必共千佛會 虛空藏菩薩 今欲說半偈 美歎書寫者

書寫讀誦者 上來賢聖眾 稱揚轉教人 言辭婉約美 妙好無窮盡 猶如大海水 深廣巨窮盡 此人之功德 億倍過於彼 我文殊師利 今欲說偈

一切眾生類 迴波婬鬼界 無能覺之者 唯我能救拔 永斷生死本 普處寂滅樂 梵天王所說二偈

我常修行四無量 今來至此聞妙言 濟拔眾生死苦 永以無復憂惱患 兜率天王今欲說三偈

我於往昔值諸佛 得昇兜率為天王
今以得聽一妙言 決了心膜開慧眼
其有衆生一經耳 不墮三塗昇梵天
他化自在天王欲說一偈半
聞此閻浮提 諸大菩薩等 演說微妙義
我心大歡喜 永拔生死種 得昇泥洹堂
化樂天王所說二偈半
我聞閻浮提 菩薩大士等 各各說妙行
四攝及弘誓 我聞此句已 心眼霍然開
願使諸天衆 得此淨眼根 永斷生死流
晉得昇泥洹
跋摩天王欲說一偈如意珠
我等久處於天宮 厭離三界生死苦
何時如蛇脫故皮 永得寂滅涅槃樂
初利天王欲說一偈半
久處於生死 厭離欲礙泥 興起大慈悲
濟拔生死苦 永脫生死苦 得入涅槃城
提頭賴吒天王欲說四偈
四大天王中 我最為第一 我雖作天王
不脫鬼神苦 我作鬼神王 已經五百歲

東西常馳騁 濟度諸群生 哀哉過去世
曾作人中王 治化不以理 今作鬼神王
有願諸國王 正治於國事 莫作貪濁行
復受鬼神身
毗樓博叉天王欲說一偈半
我念過去世 生於閻浮提 豪富得自在
諂曲不端直 今雖作鬼王 猶受鬼神苦
毗樓勒叉天王欲說三偈
我今作鬼王 得離三塗苦 涉歷四天下
救諸病苦者 憶念過去世 曾作人中王
放逸著五欲 今受鬼王身 又願人中王
謹慎不放逸 度脫諸衆生 普得涅槃樂
毗沙門天王欲說一偈半
我於往昔修菩提 為衆生故作鬼王
衆生久處無明闇 我以金鉀開其眼
慧眼既開度生死 生死既脫昇泥洹
難陀龍王欲說二偈半
我現處龍宮 欲度諸龍衆 聞諸菩薩衆
各各說妙行 諸天龍神等 咸皆側耳聽
天衆及龍衆 歡喜不自勝 我及諸營從

得脫諸龍身
婆難陀龍王今欲說一偈半
我處於龍宮 猶如蠶處繭 願得智慧力
壞此無明闇 濟拔衆厄難 超度生死海
娑伽羅龍王欲說二偈
我念過去世 曾作人中王 慳慳於寶藏
今受龍王身 又願諸國王 慈惠普拯濟
治化以正法 莫復受龍身
和修吉龍王欲說二偈半
我雖受龍身 不受熱沙苦 又於過去世
曾作人中王 貪濁著世樂 今受龍王身
又願諸國王 厭離於世樂 如囚獸於獄
超出三界門
德叉迦羅龍王欲說二偈半
又我於過去 曾作人中王 妻子及奴婢
悉皆用布施 坐以一瞋故 今受龍王身
又願諸國王 謙敬以仁義 莫復自豪貴
後受龍王身
阿那婆達多龍王欲說四偈
我念過去世 曾於閻浮提 曾作國王女

摩那斯龍王今欲說二偈半
處處於龍宮 獸患諸龍臭
處廁不覺苦 三界諸人天
樂在三界獄 如豬不厭廁
不知求解脫 腥臊如溷豬
哀哉甚可傷

音釋

病也。目。胡。居。處。也。豕。黠。胡。八。切。

五〇—三五三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瞻波大城伽伽靈池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為汝演說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若有四眾能正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彌陀即與大眾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光明赫奕爾時十方恒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之事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亦不可思議阿彌陀佛與聲聞俱如來應正徧知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利利之種阿彌陀佛如來應正徧知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賢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寂靜阿彌陀佛與大比丘六萬人俱若有受持彼

佛名號堅固其心憶念不忘十日十夜除捨散亂精勤修習念佛三昧知彼如來常恒住於安樂世界憶念相續勿令斷絕受持讀誦此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十日夜六時專念五體投地禮敬彼佛堅固正念悉除散亂若能令心心念不絕十日之中必得見彼阿彌陀佛并見十方世界如來及所住處唯除重障鉅根之人於今少時所不能觀一切諸善皆悉迴向願得往生安樂世界垂終之日阿彌陀佛與諸大眾現其人前安慰稱善是人即時其生慶悅以是因緣如其所願尋得往生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為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吾今當說汝等善聽唯然受教於時世尊即說呪曰

多姪他^一婆離^二阿婆離^三娑摩婆離^四尼地奢^五昵聞^六多祢^七昵茂郎^八昵茂爾^九八閻羅婆羅車^十馱爾^{十一}宿佉波帝昵地奢^{十二}阿彌多由婆離^{十三}阿彌多蛇佉婆昵呵^{十四}祿^{十五}阿彌多蛇波羅婆陀^{十六}三涅浮提^{十七}阿迦舍昵浮陀^{十八}阿迦舍昵提奢^{十九}阿迦舍昵闍帝^{二十}阿迦舍久舍離^{二十一}阿迦舍達奢尼^{二十二}阿迦舍提毗^{二十三}留波昵提奢^{二十四}遮埤利達摩波羅婆陀^{二十五}遮埤利阿利蛇婆帝^{二十六}蛇波羅婆陀^{二十七}遮埤利末伽婆那波羅婆陀^{二十八}婆羅毗梨耶波羅婆陀^{二十九}達摩呻他^{三十}久舍離^{三十一}久舍羅昵提奢^{三十二}久奢羅波羅帝毗^{三十三}佛陀久奢離^{三十四}毗佛陀波羅波斯^{三十五}達摩迦羅^{三十六}毗專帝^{三十七}昵浮提^{三十八}毗摩離^{三十九}毗羅闍^{四十}羅闍^{四十一}羅斯^{四十二}羅婆岐^{四十三}羅婆伽羅婆離^{四十四}羅婆伽羅陀地毗^{四十五}久舍離^{四十六}波羅帝久舍離^{四十七}毗久舍離^{四十八}毗多至帝^{四十九}修波羅舍多至帝^{五十}修波羅帝癡帝^{五十一}修離^{五十二}修目企^{五十三}達咩^{五十四}達咩^{五十五}離婆^{五十六}遮婆離^{五十七}阿菟舍婆離^{五十八}佛陀迦舍昵袈裟^{五十九}佛陀迦舍袈裟^{六十}佛陀迦舍袈裟^{六十一}波婆呵^{六十二}此是阿彌陀鼓音聲王大陀羅尼若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常應至誠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行此持法當處閑寂洗浴其身著新淨

衣飲食白素不啖酒肉及以五辛常修梵行以好香華供養阿彌陀如來及佛道場大菩薩衆常應如是專心繫念發願求生安樂世界精勤不怠如其所願必得往生於彼佛世界時阿彌陀佛與諸大衆坐寶蓮華其土叢林華果鮮敷間錯嚴飾復有樹王香風翻扇出和雅音純說無上不思議法復有妙香名曰光明若干塗香亦是寶香阿彌陀佛於大寶華結跏趺坐有二菩薩一名觀世音二名大勢至是二菩薩侍立左右無數菩薩周匝圍繞於此衆中若能深信無狐疑者必得往生阿彌陀國其地真金七寶蓮華自然涌出若有四衆受持讀誦彼佛名號乃至無有水火毒藥刀杖之怖亦復無有夜叉等怖除有過去重罪業障極至七日必果所願佛說是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時無量衆生皆悉發願忘求生彼極樂世界於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如汝所願必得生彼聞佛說已天龍八部歡喜踴躍作禮奉行發菩提心陀羅尼

但那耶哆婆迦羅目咤一阿迦羅目咤二阿尼摩目咤三阿婆羅闍目咤四薩咀羅闍目咤五阿那遊呵目咤六婆婆埤闍目咤七阿毗數肥八奢咤奢九慕咤咤奢十多咤阿那由阿買尼摩咤婆阿波羅橋翅那末斗呵咤泚羅囊迦福極之舍那修娑咤摩羅阿單利呢坭梨坭囉囉囉娑咤咤阿流那遮羅波咤呼浮阿那叉耶那茶囉闍摩利之婆羅居頭咤又咤菴蒲利囉闍藪羅舍羅梨婆娑咤咀流之肥咤咀遮羅餘咤梨勒那波婆牟尼提耶多婆迦破闍羅跢跢脾闍摩尼那羅延那供波那羅延摩娑婆因陀半拏咤迦目咤婆咤婆羅摩尼肥攘目咤牟尼三小小呵咤婆迦摩沙羅尼咤摩訶摩訶尼咤阿射利摩利遮呵咤喉摩尼阿咤闍曇摩呵咤陀曇摩肥利闍牟尼陀闍顯奢毗沙訶佉咤咤囉耶闍波波摩咤肥闍耶賀賀咤羅那恩陀引也賀賀呵咤肥羅闍肥尼咤肥賀闍肥沙羅訶訶賀尼伏羅界

娑何耶飯那娑何利沒闍娑何莎呵佛說此陀羅尼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於空中作天妓樂而雨種種香華珍寶供養於佛菩薩大衆於時九十那由他天人發菩提心若出家在家善男子善女人欲發菩提心者應當書寫讀誦此陀羅尼十方諸佛即見此人聞其讀誦發願迴向遙見此人生歡欣心即與授記必當作佛若其四衆爲佛道故應淨洗浴著新淨衣敷種種淨座於阿練兒處離開無貪瞋恚煩惱又離憍慢嫉妬之心一向繫念十方佛令如目前晝夜三時懺悔諸罪讀誦此陀羅尼於七日善心淳志當見十方佛若其不見復二七日三七日中專心不住無量諸佛當現其前而爲說法與其授記當得作佛一切業障悉皆消滅若造五逆重罪犯重根本毀謗正法不得現見諸佛者若夢中見亦得滅除無量諸罪復當更三七日勤加三七日勤加精進必得見一切諸佛此陀羅尼功德說不可盡略說一麻矣至心一心如法修行如願必得

日藏菩薩陀羅尼
 哆擲哆 尼羅那脾蛇蛇 式又脾蛇蛇
 彌力提脾蛇蛇 波羅呵那脾蛇蛇 栗提
 脾蛇蛇 因地利脾蛇蛇 婆羅脾蛇蛇
 伽脾蛇蛇 三摩提脾蛇蛇 陀羅尼脾蛇
 蛇 又提脾蛇蛇 蛇蛇那脾蛇蛇 阿由
 波脾蛇蛇 阿尼遮那脾蛇蛇 摩力伽脾
 蛇蛇 阿脾若脾蛇蛇 波羅提三 邓多
 蛇蛇 摩訶訶蜜多羅脾蛇蛇 摩訶迦留
 那脾蛇蛇 卑栗癡 比脾蛇蛇 薩埵脾蛇
 蛇 曇摩脾蛇蛇 呂摩脾蛇蛇 阿路伽
 脾蛇蛇 波羅提波斯脾蛇蛇 波羅首六
 迦脾蛇蛇 伽伽那脾蛇蛇 摩留多脾蛇
 蛇 駒涅叱脾蛇蛇 希多脾蛇蛇 阿耨
 蜜多脾蛇蛇 橋沙脾蛇蛇 勒者那脾蛇
 阿比婆婆 阿耨那阿奴那 阿波呵耨遮
 耨遮羅 耨比年 耨毗遮閱耨比羅比
 年 脾蛇比年 又蛇比年 阿三慕陀耨
 羅比年 車陀比年 阿伽舍比年 比功
 波合摩比年 阿那婆婆比年 阿呵呵比

年 阿羅波 羅比年 優波摩波利比年
 莎訶
 若有四眾書寫讀誦至心專志如法修行者
 能滅恒河沙劫所作五逆十惡一切重罪根
 本悉能除滅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書寫至
 心讀誦七日夜或一月或一歲晝三時夜
 三時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向佛右膝著地
 如是佛前誦此陀羅尼滅一切諸罪獲一切
 福欲求何等所求何物所欲求者如願必得
 至心一念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為恒河沙
 世界一切諸佛之所歡欣護念為一切諸大
 菩薩歡欣護念為一切諸天神王之所擁護
 為一切天龍鬼神之所護念滅一切惡業是
 人非人不能得便能至命終一切諸佛菩薩
 競來迎接與其受記今生往後生所欲求者無
 不如願此陀羅尼功德說不可盡略一麻矣
 在人一心專志願則從心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 三藏菩提
流文譯
 爾時如來初成正覺有一大梵天王來詣佛
 所敬禮佛足而作是言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我禮佛世尊 照世大法王 在於閻浮提
 最初說神呪 甘露淨勝法 及禮無著僧
 已禮牟尼足 即時說偈言 世尊諸如來
 聲聞及辟支 諸仙護世王 大力龍天神
 如是等諸眾 皆於人中生 有夜叉羅刹
 常喜敬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強力所不制
 能令人無子 傷害於胞胎 男女交會時
 使其意迷亂 懷妊不成就 或歌羅安浮
 無子以傷胎 及生時奪命 皆是諸惡鬼
 為其作燒害 我今說彼名 願佛聽我說
 第一名彌伽迦 第二名彌伽王
 第三名騫陀 第四名阿波悉魔羅
 第五名牟致迦 第六名摩致迦
 第七名閼彌迦 第八名迦彌尼
 第九名梨婆埵 第十名富多那
 第十一名曼多難提 第十二名舍究尼
 第十三名健叱波尼尼
 第十四名目佉曼荼 第十五名藍婆
 此十五鬼神常遊行世間為嬰孩小兒而作

於恐怖我今當說此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皆生驚畏

彌伽迦者其形如牛 彌伽王者形如師子

騫陀者形如鳩摩羅天

阿波悉魔羅者形如野狐

牟致迦者形如獼猴

摩致迦者形如羅刹女

闍彌迦者其形如馬 迦彌尼者形如婦女

梨婆坻者其形如狗 富多那者其形如豬

曼多難提者形如貓兒

舍究尼者其形如鳥

健吒波尼尼者其形如雞

目佉曼茶者其形如獼猴

藍婆者其形如蛇

此十五鬼神者諸小兒今其驚怖我今當復

說諸小兒怖畏之相

彌伽迦者若小兒眼睛迴轉

彌伽三鬼著者小兒數數嘔吐

騫陀鬼者若小兒其兩肩動

阿婆悉魔羅鬼著者小兒口中沫出

牟致迦鬼著者小兒把拳不展

摩致迦鬼著者小兒自啗其舌

闍彌迦鬼著者小兒喜啼喜笑

迦彌尼鬼著者小兒樂著女人

梨婆坻鬼著者小兒現種種雜相

富多那鬼著者小兒眠中驚怖啼哭

曼多難提鬼著者小兒喜啼喜笑

舍究尼鬼著者小兒不肯飲乳

健吒波尼尼鬼著者小兒咽喉聲塞

目佉曼茶鬼著者小兒時氣熱病下痢

藍婆鬼著者小兒數數噉

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諸小兒及其小

兒驚怖之相我皆已說復有大鬼神王名栴

檀乾闥婆於諸鬼神最為上首當以五色線

誦此陀羅尼一徧一結作一百八結并書其

鬼神名字使人讀此書線語彼使言汝今疾

去行速如風到於四方隨彼十五鬼神所住

之處與栴檀乾闥婆大鬼神王令以五縛縛

彼鬼神兼以種種美味飲食香華燈明及以

乳粥供養神王

爾時大梵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有女人不

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壞墮落或生已奪命此

諸女等欲求子息保命長壽者當常繫念修

行善法於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清淨洗

浴著新淨衣禮十方佛至於中夜以少芥子

置已頂上誦我所說陀羅尼呪者令此女人

即得如願所生童子安隱無患盡其形壽終

不中天若有鬼神不順我呪者我當令其頭

破為七分如阿梨樹枝即說護諸童子陀羅

尼呪

達姪他 阿伽羅伽泥 那伽伽泥 婆樓

隸祇隸 伽婆隸 鉢隸 不隸 羅收禰

脩羅佻 遮羅佻 婆陀尼 波羅 呵曷

利 沙尼 那易 彌那易 蘇婆訶

世尊我今說此陀羅尼呪護諸童子令得安

隱獲其長壽故

爾時世尊一切種智即說呪曰

達姪他 善陀善陀善陀 窺摩帝善提

善提 摩隸 式叉夜 娑舍利 娑達彌

娑囉地 頭隸 頭隸 婆臘多頭隸 舍

摩臍收輶收隸 波臘帝 收藍舍彌帝
 槃陀 槃締 婆呵臍 祇摩臍 陀波臍
 蘇婆呵 臍婆羅臍 蘇婆呵
 此十五鬼神常食血肉以此陀羅尼呪力故
 悉皆遠離不生惡心令諸童子離於恐怖安
 隱無患處胎初生無諸患難誦此呪者或於
 城邑聚落隨其住處亦能收彼嬰孩小兒長
 得安隱終保年壽南無佛陀成就此呪護諸
 童子不為諸惡鬼神之所燒害一切諸難一
 切恐怖悉皆遠離蘇婆呵時此梵天聞說此
 呪歡喜奉行
 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安住菩提樹下與大弟
 子舍利弗目犍連等而為上首復有無量諸
 大菩薩摩訶薩其名曰金剛幢菩薩金剛藏
 菩薩彌勒菩薩賢劫大士亦為上首爾時金
 剛密迹菩薩承佛威神發如是言唯願世尊
 分別演說善門陀羅尼當為世間作大照明
 除滅怨害惡友毒心若天龍夜叉羅刹鳩槃
 荼人及非人諸大鬼神噉人精氣方道蠱毒

怨家詐詭同人短者如是無有救護之處如
 來大慈當為除滅怖畏等事安止眾生於清
 淨地行住坐卧乃至夢中常當守護不令憂
 惱有是利故我今勸請大悲調御當為說之
 亦當救護大乘人心令其堅固功德智慧不
 退之行悉除怨害命不中大爾時金剛密迹
 菩薩勸佛已瞻仰尊顏心有顧念爾時世尊
 大悲導師發大雷音聲徧世界讚歎密迹菩
 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真是菩薩之人能
 為眾生得安樂故發如是問我今亦為一切
 眾生當說此善門陀羅尼爾時密迹喜未曾
 有唯願矜愍善分別之於時世尊告大士諦
 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演暢其義密迹
 言唯然受教即說呪曰
 多姪他 溫究 牟究 摩比尼 摩陀尼
 槃羅遮 吟那休 休休利 跋多 莎訶
 爾時世尊說此灌頂陀羅尼已復更宣說陀
 羅尼曰
 多姪他跋闍跋闍 跋闍達梨跋闍 波底
 跋闍毗沘 跋闍大地 遮迦羅跋時 遮

迦羅 達梨 達梨 達梨 跋梨 牟梨
 遮隸 休休梨 波伽頻毗梨 梨梨尼
 留留志 遮梨 周梨 牟梨 曼荼梨
 此持名善能除滅一切過惡亦除一切四百
 諸疾復能令人命不中夭
 多姪他 摩荼尼 伽伽羅尼 牟荼尼
 僧波羅牟荼尼 那奢尼 那奢尼 婆陀
 尼 蚩真兜 蚩真兜毗梨 摩梨 呵多
 尼 跋梨婆梨 婆地毗 地毗梨 留沙
 梨奢羅 摩羅和摩 羅和那荼蛇跋羅
 摩遮梨那 伊他羅 婆沘 地地羅蛇尼
 那無摩醯 奢婆羅 梨師婆摩 呼尼
 坡波闍 摩呼尼 迦羅婆地 呼地婆地
 蘇摩婆沘 蘇摩婆羅輶 莎訶 多姪他
 呵羅 呵羅 唏羅 伊大摩婆遮婆伽婆
 莎訶 迦綴多 阿窺那 阿梨闍婆尼
 迦伽大尼 阿多荼呵尼 末伽毗 盧呵
 尼 休婆婆沘 呼婆婆沘 唏利唏利
 蛇他時 蛇他祁尼 蛇他波蘭遮 蛇他
 婆 炎蛇他婆 嵐蛇他希利就 莎訶

爾時世尊說此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欲令
人天獲大饒益永離苦難常處安樂如是持
者過去諸佛已說教化未來今佛亦共宣說
佛告金剛密迹菩薩善男子大悲愍念一切
衆生故我今說之爾時世尊說此持時於其
肉髻無見頂上出大人相光明赫奕徧照十
方無量世界時諸佛土亦復自然踊出光明
艷色希有殄滅一切所有幽冥時十方人天
異類咸覩是相生希有心皆作此念有何因
緣而現是相光徧世界爾時諸佛告衆會曰
善男子諦聽有佛世界名曰娑婆佛號釋迦
牟尼如來大悲憐愍一切衆生今安樂故說
是善門陀羅尼是時衆會聞其佛說釋迦威
德力皆同發聲讚歎釋迦希有善哉能於娑
婆生大悲心爲安天人故說是持此持希有
乃是無相真實智慧之所宣說我等願樂勤
修行之得是持已亦當如是出生大悲教化
衆生諸佛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欲行此善
門陀羅尼者常於晨朝嚙木澡漱燒香散華
攝心讀誦不令馳騁於諸境界所以者何此

持乃是三世諸佛持說教化汝等應當憶念
如說修行五辛酒肉所不經口梵行居心除
捨緣務於寂靜處然後讀誦能令行者得大
功德無邊智慧欲行善門陀羅尼者當發誓
願乃至成佛莫令廢忘恒於晨朝讀之一徧
若求現願七日七夜勤而行之無不果遂唯
除過去有重罪者於今少時不能令盡其餘
諸業無不除滅修一切諸善乃至涅槃悉皆
能得具足二十功德之利何等二十所謂長
命盡壽名稱資生色力無病勇猛精進諸佛
護念其心調柔諸天護助願行善行思其深
義精勤不急光顏怡悅相好具足辯才無畏
增滿善根是故世尊說此金剛秘密深奧善
門陀羅尼汝應憶念至誠修行所以者何如
此持者於諸持中最爲吉祥
爾時金剛密迹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愍念
擁護一切衆生今得安樂除諸衰惱不令諸
惡得其便也
多姪他 尼企尼企 志志志志 婆婆婆
婆 留留留留 時時時時 伽羅 伽羅

伽羅 伽羅 唎利唎利唎利唎利 破破
破破 摩摩摩摩 呵那呵那呵那呵那
大河大河大河大河 婆婆阿伽耶帝利
莎訶
爾時世尊讚金剛密迹言善哉善哉大士乃
能說此大威神呪擁護一切皆得安隱益其
精氣不令諸惡人非人奪其精氣者得其便
也爾時大梵天王及諸眷屬即從座起徧袒
右肩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亦欲隨喜佐助
受持讀誦善門陀羅尼者增長衆生壽命色
力除其衰患使無伺求得其便者唯願世尊
加哀護助得如所願
多姪他 唎利 唎利 唎利 莎訶 跋
嵐呵摩 富梨 莎訶 跋嵐摩卑 婆羅
羯裨 弗波僧多梨 莎訶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持者常於晨朝
清淨澡漱已至心讀誦
爾時釋提桓因即從座起徧袒合掌白佛言
世尊我今亦欲擁護一切衆生不令諸惡人
非人奪精氣得其便也即說陀羅尼句

多姪他 毗尼婆羅呢婆大羅摩陵持捩致
置瞿梨乾陀梨 婆羅摩羅祇 呵那摩就
多羅尼 大羅摩利尼 遮迦羅婆翅 睽
婆梨 睽婆梨 莎訶
行之法常於晨朝清淨已至心讀誦

爾時四天王即從座起偏袒右有合掌向佛
而作是言我等亦欲擁護一切衆生不令諸
惡人及非人伺其惡者得其便也

多姪他 弗羅修弗羅 頭摩波梨 呵離
阿利夜波羅 祇羶 祇羶目祇 末伽梨

梵祇梵 莎訶

此咒常於晨朝清淨已至心讀誦

爾時釋迦牟尼佛即舉右手讚歎梵釋四天

王言善哉善哉汝等善能宣說諸佛所持陀
羅尼句爾時世尊告金剛密迹菩薩善男子

若有得聞善門陀羅尼心無疑惑能於晨朝
清淨三業已至心讀誦所得功德不可稱計

華聚陀羅尼

多姪他 度羅尼 達羅尼 達羅尼 末
祇波羅婆薩尼 悉地梅地那牟志涅呵梨

盧伽跋祇 佛陀婆祇帝梨 烏迦羅致佉
伽羅致羅殊波伽祇帝開婆祇 比舍羅佛
題 達摩婆婆斯呵 又蛇迦牟迦羅婆祇
阿勿多迦卑 休多舍呢 帝開跋祇 威
多夜婆摩祇 帝殊伽羅婆祇 伊地蛇
佛題 陟拏佛題 莎訶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持者於二月三
月若八月從八日至十五日淨自洗浴著新
淨衣於清淨處造佛像懸繒幡蓋香華供
養禮拜懺悔晝夜六時讀誦此持若坐若行

莫令心亂滿七日已當得見佛若不見佛復
更七日二七日三七日專心讀誦必得見佛

坐蓮華而爲說法是時即得自識宿命念力

堅固得陀羅尼無礙辯才若求多聞若求禪
定若求智慧若求辯才若求醫方若求呪術

若求工巧若求文藝如是種種隨心所願悉
皆得之乃至成佛終不忘失除其四諦一切

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最勝燈王如來所遣陀羅尼句 此有兩
本前後
同不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中給孤
獨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大菩薩
衆四萬人俱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釋提桓因
四天王提頭賴吒天王毗樓勒迦天王毗
樓博叉天王毗沙門天王將二十八部鬼神

大將如是等諸天八萬四千呵利多將其子
及眷屬悉來在會爾時去此佛世界過十萬
億佛土有世界名衆華佛號最勝燈王如來
應供等正覺今現在說法遣二菩薩一名大
光二名無量光而告之言善男子汝持此陀

羅尼句至娑婆世界與釋迦牟尼佛此咒多
所饒益能令衆生長夜安隱獲得善利色力

名譽即說呪曰

多姪他 闍婆吟 摩訶闍婆吟 闍婆利
呪 阿企摩爾 三末祇摩呵三末祇 娑

曼祇摩呵 娑曼祇 娑移沙羅吽 莎訶
時二菩薩從佛受持陀羅尼已猶如壯士屈

伸臂項從衆華國沒到舍衛國祇陀林中給
孤獨精舍時二菩薩前詣佛所頭面禮足却
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去此世界過十萬億佛

土有世界名衆華佛號最勝燈王如來應供等正覺今現在說法遣我等來問訊世尊無病少惱諸弟子衆不爲天龍夜叉羅刹浮多鳩槃荼富單那毗舍遮餓鬼阿修羅迦樓羅軒人鬼捷陀鬼狂人鬼亂人心方通鬼起屍鬼若一日發病若二日三日四日如是等諸患所惱亂最勝燈王如來遣陀羅尼句來與世尊亦欲令此娑婆世界衆生長夜安隱獲大善利色力名譽說呪如上

佛告阿難汝當受持讀誦通利爲他解說書

寫供養此持所以者何佛出世難聞持此呪亦復甚難阿難若有受持讀誦通利爲他解說書寫供養此陀羅尼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漂毒亦不入怨不能害王亦不殺梵釋諸天不嫌恚之能自憶念七世生事阿難此持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若違犯此呪及持呪者奪其精氣爲作衰惱則爲侵毀違逆是諸佛也

爾時阿逸多菩薩從座起正衣服偏袒合掌前白佛世尊我今亦欲說陀羅尼句饒益衆

生今得善利色力名譽即說呪曰

多姪他 阿致婆致 那致究那致 阿究

婆祇 波羅帝婆祇 兜留咩 留留咩

阿那迦斯 坡那迦斯 迦斯 摩訶迦斯

阿究多 婆羅紐多 佉岐摩訶佉岐

悉茶呬唏吟 多茶呬唏吟 帝吟尸吟呼

施 摩訶呼施 呼呼施 呼奢婆祇 莎

訶

佛告阿難汝當受持讀誦通利爲他解說書寫供養此持所以者何佛出世難聞持此呪

亦復甚難若有受持讀誦爲他解說書寫供養此陀羅尼者能自憶念十二生事阿難此

呪過去八十二億諸佛所說若違犯此呪及持呪者奪其精氣爲作衰惱別爲違逆是諸

佛也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從座起正衣服偏袒右肩合掌叉手白佛言世尊我今亦欲說陀

羅尼句用饒益衆生今獲善利色力名譽即說呪曰

多姪他 阿企摩企 那企 那祈尼 那

伽婆離婆羅泥吟 闍唏吟 闍唏囉婆祇

闍提吟 闍提囉婆祇 莎訶

佛復告阿難汝當受持讀誦通利爲他解說書寫供養此持所以者何佛出世難聞持此

呪亦復甚難若有受持讀誦爲他解說此陀羅尼句者自憶念十三生事阿難此持過去

九十九億諸佛所說若違犯此呪及持呪者奪其精氣爲作衰惱則爲侵毀是諸佛也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比丘我今亦當說陀羅尼句用饒益衆生今獲善利色力名譽即說呪曰

多姪他 阿致 波致 那致 究那致 卓翅卓茶翅 羅留咩 留留咩 莎離

摩訶莎離差咩 摩訶差咩 盧吟樓盧吟 唏吟 彌吟祇吟尸利 祁利 阿茶婆綴

究那阿 婆破斯 坡那波祇 阿迦斯 摩迦斯 迦婆迦斯 破斯 破婆破斯

摩訶破婆破斯 伊欄彌欄 多捶 多捶 捶 莎訶 多姪他 阿致婆致 卓翅

卓茶翅 卓翅 卓留摩祇 兜留末祇

修羅都離 修羅婆利 彌利 帝利
 莎訶 多姪他 阿婆移 婆蛇比加波婆
 蛇波梨輪 達尼 阿婆蛇大地 尼留
 波迦羅咩 阿那比吟 阿比擁比 守題
 阿比伽羅美 阿比婆地 阿拘徒阿唎
 守婆訶 耆帝閣婆訶 摩訶訶訶 啼
 訶訶祇憂波 舍咩 彌多羅婆訶 度沙
 舍摩 尼薩多夜 大梨奢 阿毗留 緹
 婆憂多梨梯 阿羅吡 婆啼訶 阿勿多
 波羅鞞 莎離莎羅婆訶 悉題守題 守
 鞞 優婆塞婆訶 三摩波羅偷岐 三摩
 質訶 阿菟多離 佛陀提癡訶尸擲 比
 守題 阿鞞地 阿叉移 阿閼訶 波羅
 鞞閼訶 比守陀移 阿那帝迦 羅摩尼
 移 阿三呵梨移 尼伽利啼訶 薩婆末
 羅跋藍波羅視訶 薩婆訶梨他夜 波羅
 時羅利多達摩尉羅迦僧伽利 啼訶達摩
 大南 莎訶
 佛告阿難汝當受持讀誦通利為他解說書
 寫供養此陀羅尼所以者何佛出世難聞持

此咒亦復甚難若有受持讀誦通利為他解
 說書寫供養者能自憶念十四生事阿難此
 陀羅尼句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若違犯
 此咒及持咒者奪其精氣為作衰惱則為侵
 毀是諸佛也佛告阿難若入賊中當念此咒
 若入水火欲入王宮亦當念此咒若有種種
 疾病怖畏之處亦當念此咒此咒神力皆得
 解脫阿難若有讀誦通利為他解說書寫供
 養此陀羅尼句者若王賊水火若天龍夜叉
 若浮多若究槃荼若富單那若毗舍遮若餓
 鬼若野人鬼若健陀鬼若疫鬼若使人狂鬼
 若亂人心鬼若一日二日三日至四日發病
 鬼若日月星宿若師子虎狼毒蛇蝙蝠人若
 非人而來怖畏惱害者無有是處阿難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通利書寫供養歡
 喜信樂廣令流布此陀羅尼者火不能燒不
 溺水死刀刃不傷毒不能害不中方遘阿難
 若以此咒繫枯樹上求哀救護還生華葉何
 況人也唯除宿業已定果報若求現願七日
 七夜至心修行無不果遂

爾時四大天王從空起正衣服偏袒右肩右
 膝著地合掌叉手白佛言世尊若有受持讀
 誦為他解說者我當守護是人即說咒曰
 多姪他 大但持 大但持 鞞大持 多
 茶蛇婆淨吒致 吒吒致 吒吒吒吒吒
 禰 究吒禰 究吒禰 究吒禰 摩訶究
 吒禰達摩訶 蚩摩訶 莎訶
 佛說救阿難伏魔陀羅尼句 出大經
 爾時佛在娑羅林中告文殊師利法王子阿
 難比丘今去此會十二由旬為六萬四千億
 諸魔所惱亂汝可往彼發大聲言一切諸魔
 汝等諦聽如來今說大陀羅尼句天龍夜叉
 乾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與非人山神樹神河神海神舍宅等神一切
 善聽即說咒曰
 多姪他 何末吟 毗末吟 涅末吟 瞿
 伽吟 奚蘭若羅 多那伽伴 跋提吟
 修跋提吟 迦裨三曼那 跋提吟 薩婆
 羅他 娑大尼 婆羅摩他 薩大尼 摩
 那斯 摩訶摩那斯 阿唎訶 阿密訶

阿淨泐 阿多羅 遮淨泐 毗闍移 毗
摩吟 婆嵐咩 摩訶婆嵐咩 波利不嘍
拏 摩奴羅梯比目泐 修比目泐 莎訶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從佛受此陀羅尼已
至阿難所在魔眾中作如是言諸魔眷屬諦
聽我所說大陀羅尼句魔王聞已悉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聞
是持名無不恭敬受持之者此持過去十恒
河沙諸佛世尊所共宣說能轉女身自識宿
命當受持五事一者梵行二者斷肉三者斷
酒四者斷五辛五者樂在寂靜至心信受書
寫讀誦此陀羅尼者當知是人則得超越七
十七億弊惡之身
正語梵天所說陀羅尼
正語梵天現女身白佛言世尊若四部弟子
淨自洗浴著新淨衣燒沉水香三日斷食誦
此呪者我若不至其所滿其所願者我為欺
誑十方諸佛亦莫令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若有人惡心向此人者心即乾燥舉眼
視者眼闕脫出若口道說者身生艾白瘡若

依水住者他方狂風吹至他方世界
那無佛陀夜 那無達摩夜 那無僧伽夜
多姪他 盧遮那 盧遮那 波吒致 波
吒致 休留休留 屯豆屯豆 咄咄咄咄
毗 莎訶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此持者一如前
法
摩尼跋陀天王陀羅尼句
伊呬摩夜 收盧多咩 迦悉泐 三摩夜
婆伽 舍羅婆悉餘 梵呵羅泐悉摩視
多婆彌 阿那他比茶 達施羅咩 阿他
佉露 摩彌跋度盧 摩呵夜叉 斯那波
泐 移那婆伽 悉泐怒波 僧迦藍多
憂波僧迦藍多 婆伽婆大波導 失羅婆
澤槃地埵婆 伊迦泐 彌師大提迦多彌
山拏 阿他佉樓 摩彌妖度 度呵夜叉
斯那 波泐婆伽 咄多咩咩 多苦嘶 移
翅支跋但 多脾闍婆脾闍尼婆 憂波婆
居婆 憂波肆迦婆 阿呵羅呵 摩摩俟
利提炎 地婆 泐利使託 婆羅如盧泐

利使託 埵婆蘇曼那 婆呵利沙 夜泐
多拖舍 薩泐那怒 吠途婆兜婆夜咩薩
婆羯摩 薩婆利貪遮拖 薩陀夷沙 夜
咩波男善闍男 跋悉耽奚蘭途 修波利
男達 男陀途遮拖 大寫咩 薩婆薩埵
遮拖 跋尸迦彌沙夜咩 薩婆真帝擔沫
拖 迦梨沙夜咩 悉他 波夷 埵婆
迦謨波三奚擔婆跋咤 薩夜利癩啖 奚
利摩彌跋陀羅 奚利奚利摩 彌跋陀羅
翅利摩彌跋陀羅 翅利翅利摩彌跋陀羅
咩利摩彌跋陀羅 咩利咩利摩彌跋陀羅
至利摩彌跋陀羅 至利至利摩彌跋陀羅
注路摩彌跋陀羅 注路注路摩彌跋陀羅
据路摩彌跋陀羅 据路据路摩彌跋陀羅
薩婆梨他彌娑陀夜 不多彌脩羅斯脩摩
彌 奚利咩利 娑不多 陀施悉破吟勿
利啖 佉大達羅拖 真帝檐婆 阿迦羅
摩捺陀 伊奚 居彌 使翅 莎訶
行此持法要用白月十五日淨住夜於佛像
前然二酥燈供養如來及天王誠心誦此陀

銓音斬切
銑音險切
銔音鎗切
銕音鐵切
銖音朱切
銗音權切
銘音奚切
銙音鉅切
銚音趙切
銛音鮮切
銜音咸切
銞音胤切
銟音隄切
銠音提切
銡音巴切
銣音徒切
銤音途切
銥音計切
銦音分切
銧音干切
銨音寒切
銩音侯切
銪音胡切
銫音禾切
銬音戶切
銭音茂切
銮音勞切
銺音趙切
銻音徒切
銼音蘇切
銽音途切
銾音趙切
銿音趙切

陀羅尼雜集卷第五

未詳撰者今附梁錄

卿五

佛說除一切惡畏毒害伏惡魔陀羅尼

首

佛說止女八患血至困陀羅尼一首

佛說除產難陀羅尼一首

佛說除災患諸惱毒陀羅尼一首

佛說多聞陀羅尼一首

佛說治瘡病陀羅尼一首

觀世音說除熱病邪不忤陀羅尼一首

四天王說呪葛蒲舍之令他人歡喜陀羅

尼一首

觀世音菩薩心陀羅尼一首

請觀世音自護護他陀羅尼一首

觀世音說求願陀羅尼一首

佛說乞雨陀羅尼一首

那羅延天說治瘡病陀羅尼一首

佛說滅除十惡陀羅尼一首

觀世音說治五舌喉塞呪土塗之陀羅尼

一首

佛說小兒中人惡眼陀羅尼一首

佛說滅罪得入初地陀羅尼一首

佛說若欲誦讀一切經典先誦此呪一首

結帶禁兵賊陀羅尼一首

呪牙齒痛陀羅尼一首

降雨并繫龍陀羅尼二首

觀世音說諸根不具呪草摩之陀羅尼一

首

尼乾天說令人易產陀羅尼一首

呪穀子種之令無災蝗陀羅尼一首

呪蛇蝎毒陀羅尼一首

呪卒得重病悶絕者陀羅尼一首

除一切恐懼毒害伏惡魔陀羅尼

那磨薩 利婆喏也 伏陀嚩帝利 那磨

咤呼 娑無多波爾 摩訶婆易迦羅奚婆

陀欄唎婆舍兜樓嚩遮
尼婆羅呢 多經

夜他 伢咩伢咩 伢民陀吟 帝利盧迦

盧迦侃 奚翅侃 薩利婆浮多喲夜地婆

盤薩利婆伏陀儂
摩囉多儂遮
夜地婆

咩 波跋迦 莎婆呵
行此咒法以白線為繩誦咒二十一編為二
十一結自繫左臂皆吉稱願
佛說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羅尼
那模薩利婆 伏陀男 鼻悉 侈梨拏哆
地夜他 至利彌 注路彌 稱離跋彌離
莎婆呵 帝使佉兜 路地盪 婆帝劍
禪帝劍純離沙咩劍 婆禰波帝劍 薩利
婆伏陀男 坻祇那 帝使佉兜 路地盪
磨婆羅婆兜 末伽羅兜 摩婆呵兜 莎
婆呵
行此咒法用緋線為繩咒七編作七結繫腰
血即止治宣下血
佛說婦人產難陀羅尼
目多修利夜 赦尸伽羅 悉修 羅候失
栴陀羅 波羅目至也兜 目多薩婆婆婆
佛圖那梨 伽羅婆 波羅目遮也兜 多
經他 阿吒毗莎呵 婆吒毗 莎呵 阿
吒婆 婆吒毗 莎呵 慕遮因地利夜伽
多彌 毗舍厲夜 婆婆兜 伽鞞尼莎呵

移遮陀 露摩夜 舍利夜 移遮舍 阿
餘摩夜 伊咩遮 摩怒沙 舍盧夜 薩
鞞舍盧 波羅目遮兜 莎呵
行此咒法者咒油七徧塗產所即易生下
佛說除灾患諸惱毒神咒
哩吼摩夜 輸盧多咩 迦悉民 三摩夜
婆伽吼 舍羅婆悉劍 兜囉囉坻悉摩祇
多婆禰 阿那他比茶 達拖囉咩 多多
羅婆伽吼 毗闍囉 曼多羅坻悉摩 活
其頌莫拏多婆 摩難大伊嚩沙茶叉梨劍
毗淡陀羅夜 婆遮夜 毗羅呵夜 鉢梨
夜不那鉢梨於遮 毗悉侈梨拏 三婆羅
迦舍耶 多地夜他 耽鞞離啖鞞離 吒吒
支 吒吒支 莎婆呵
行此法用黑羊毛繩咒七徧繫左臂若無羊
毛用皂線若熱病三四日咒黑線繫左臂
頭痛誦咒七徧摩之腰痛咒白線繫耳若患
耳咒土七徧塞之牙痛咒楊枝七徧嚼之腹
痛咒鹽湯七徧服之產難咒黑線七徧繫其
咽則易若宿食不消以手咒摩即便吐下亦

能護身不畏水火刀兵毒獸一切悉不能害
佛說多聞陀羅尼
浮多弗婆 摩難拏 頰帝收盧 那摩似
枝達邏囉閣 婆浮婆娑伊曼 什枝波羅
頭使迦梨使 哆地夜他 悉地 那薩
坻頰三坻 迦致鼻迦致 不祚押 夜羅
坻 阿伽坻 三摩美坻 悉地三摩比坻
佛告阿難汝取婆羅彌支多翅白鞞鉢和
三物合清晨咒一千徧以酥蜜和服即得一
聞受持
佛說瘡病陀羅尼
那蒙佛陀斯 那蒙達摩斯 那蒙僧伽斯
那蒙薩婆多他揭多南 三藐三菩陀南
薩奢羅婆 迦波羅泚迦佛陀南 帝杉
那摩訶利迦 埤伊曼毗經夜 波羅俞
闍咩 阿闍咩 兜陀三咩達兜 寫經他
曇 迦羅目企 安陀迦離阿遮地 阿遮
囉伽離 佉奢跋泚 佉奢跋泚 毗囉尼
鐵多 毗囉尼 鐵兜牟 囉尼 羅伽利
羅伽羅跋泚 夜那薩泚夜 薩泚婆遮尼

佛 阿瞿盧佛陀 阿瞿盧達摩 阿伽羅
僧伽祇那 薩祇夜那 薩祇婆遮尼囊
阿呼伊 槃那末斯 毗沙摩闍婆嵐 波
羅祇徒 達夜咩 牟遮兜伊 槃那末斯
毗沙摩闍婆羅 莎呵

觀世音菩薩說消除熱病諸邪所不能忤大
神呪

那摩羅多那 多羅耶夜 那摩阿利夜
婆盧吉祇 奢婆羅夜 菩地薩埵夜 摩
呵薩埵夜 摩呵迦留尼迦夜 伊嚩薩利

婆羅他薩陀尼 仇經波羅榆闍 咩伊闍
彌化枝三咩陀兜 多地夜他阿 囉離羅
離 阿那斯 郁那斯 婆嵐奚咩 婆嵐
奚磨莎吟 不利尼 不利摩摩奴羅梯
阿末吟 毗末吟 尼末吟 奚嚩咭伽
利鞞 波羅摩他薩陀欄 夜迦失至地摩
摩利夜婆盧吉祇 奢漢羅婆使航 仇淡
陀 羅夷沙夜帝 多拖耶婆祇吼 闍婆
嵐迦移 那迦羅咩沙夜祇 那浮多 鼻
迦嵐 那伽羅呵 鼻迦嵐 那伽區利陀

鼻迦嵐 薩婆婆夜 多羅斯婆 波羅無
又祇祇那低那摩阿利夜婆盧支祇 奢婆
羅夜 菩地薩埵夜 摩呵薩埵夜 悉經
兜曼多羅波陀 莎呵
四天王所說呪以菖蒲舍之入門無不歡喜
者

跋羅遮 炮沙陀 絕利使化也 跋羅遮
薩利婆多羅薩陀尼 羅闍豆婆囉 波羅
比使叱拖 尼盧陀曼多羅 波羅合摩尼
夜地婆盪 夜地婆盪 鼻嚩婆迦拖 夜

地婆盪 摩孃跢陀羅拖夜地婆盪 不利
擎跋陀羅拖 夜地婆盪 嚩伽羅婆羅拖
夜地婆盪 梅茶渠波羅拖 闍夜移 莎
波呵 闍夜闍夜移 莎波呵 闍夜迦嚩
擎移 莎婆呵 尸婆移 莎婆呵 尸婆
不多羅移 莎婆呵 那伽伽 伽車伽車
莎破尉癡鞞多特 肆陀曼多羅多羅帝仇
拔 哆婆嵐奚摩怒摩爾易 莎婆呵
行此持法取菖蒲根呪七搗舍之若持之甚
吉良

觀世音菩薩心陀羅尼句
那無佛陀寫 那蒙達摩斯 那蒙僧伽斯
那家阿利夜婆盧吉祇 奢婆羅斯 菩地
薩埵斯 摩呵薩埵斯 多拖那摩 悉已
利兜吼阿利夜婆盧翅祇奢婆羅斯 菩地

薩埵斯 摩呵薩埵斯 摩呵迦爛迦斯
伊嚩阿利夜 婆盧吉祇 奢婆羅斯 菩
地薩埵斯埵醯夜 摩跋修夷沙夜咩 多
經他 何羅何羅達羅達羅 遮羅遮羅婆
羅婆羅 豆留豆嚩 周留周路牟路 無

路 埋義移婆醯伽吼 婆羅帝利 何拏
奚伊曼不闍 夜他舍多 促鞞陀也 陀
波祇波 遮利遮 遮利遮 達摩達摩婆
羅婆羅 陀祇陀祇 遮祇遮祇留 路途
修修伽羅波羅薩菩地薩埵三摩羅 三
摩夜 婆伽婆 多波肇 收羅牟陀奚利
侈兜吼 奚利肇炎 薩婆薩埵阿耨劬
波夜 毗多那 摩波夜波羅陀舍羅嚩波
羅波大咩 舍帝迦盃 布使致迦盃 槃
陀那無遮迦盃 薩婆觀婆 摩真修迦薩

婆佛陀 婆羅婆那質修埋曩曩薩多夜
婆地 兜留兜路 磨低藍婆御衍拖 羅
又究留 鉢梨多羅 鉢梨伽羅洽 舍帝
薩婆悉多夜 曼究婁 莎呵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持者斷酒肉五
辛齋潔滿七日已淨自洗浴著新淨衣起慈
悲心於像前燒沉香若栴檀熏陸香誦一
百八徧一心專念觀世音菩薩三稱名滿我
所願利根者觀世音菩薩於其夢中以所求
如願必得

請觀世音菩薩陀羅尼句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南無阿利耶 婆盧翅沱 奢婆囉耶菩提
薩埵耶 摩訶薩埵耶 摩訶迦留尼迦耶
多經他 烏呵尼 無呵尼 閻婆尼耽婆
尼 安荼利 般荼利 尸鞞沱般荼羅
婆私尼 法衍削乾連剎 陀大彌 薩婆
豆使剎閻婆耶彌 躬婆耶咩烏呵耶咩
無呵耶咩那婆乾連剎 那閻 遮沱 南
無阿利耶 婆盧翅沱 奢婆囉耶 多經

他 醯利彌沱沱守諫 摩諫沱波諫
吐叱傍祇 呵勒又 呵勒又 波移呵勒
又兜摩 薩婆舍利
此咒於晨朝清淨已誦三徧咒一切病自護
護他咒

觀世音菩薩行道求願陀羅尼句
南無羅多那 哆羅耶耶 南無阿利耶
婆盧吉沱 奢婆囉耶 菩提薩埵耶 摩
訶菩提薩埵耶 摩訶薩埵耶 摩訶迦留
尼迦耶多經他 烏蘇咩沙陀耶 蘇彌婆

帝婆陀耶 守吉利娑陀耶 守鞞娑陀耶
伊斯 彌斯 悉纏呢 波羅耶旦 悉婆
可
行之法觀世音像前香泥塗地香華供養日
夜六時誦一時中誦百二十徧隨其所求觀
世音以行人應見身令其得見所求皆得如
願
佛說乞雨咒
那無乞豆脾 威瞿沙夜 多他伽多夜
那無彌伽沱那夜 那無彌伽究極多夜

那無彌伽三大利奢迦夜 那無彌伽囉囉
夜 那無彌伽比怛吒迦夜 那無彌伽伽
那夜 那無伽薩陀利奢婆多波利波多夜
那無摩訶彌伽 婆悉沱盧呵迦夜 那無
彌伽婆梨移 那無彌伽鞞翅羅迦夜 那
無彌伽奢婆羅夜 那無彌伽大多夜 那
無彌伽比摩大迦夜 那無彌伽那羅夜
那無彌伽鉢視迦夜 那無彌伽尼那地尼
那無彌伽比迦摩夜 那無薩婆跋多
比奈比騰薩奈耶 摩提夜奈 多他伽多

男 那摩薩婆佛陀 菩提薩埵男 薩沱
薩婆薩埵男 悉沱薩婆浮多男 阿婆炎
薩婆沱梨夜男 奢面都薩婆突 伽多夜
那無薩婆尼 婆羅尼 比劍比尼薩提
薩埵夜 悉陀夜沱炎 多他伽多地 薩
婆佛陀 婆盧翅多 比地 多經他 破
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行之法須青幡二十八枚置四廂七枚大幡
一枚豎中央四廂各七青座設七盤餅飯果

葡萄石蜜安石榴漿酥酪蜜供養淨洗浴者
新淨青衣褲帽燒沉水白梅檀熏陸香多伽
留香婆利迦香龍腦香散青華斷食三日中
央敷青褥坐上東西讀誦一百八徧乃至千
八十徧必得雨專心請求以得為限若備供
具力所不及者任意設供香得一二種亦可
但專精誦呪若力不及廂立一檣盤亦一必
須青衣

那羅延天王除滅瘧病神呪

那無訖師拏 留陀羅夜 那無陀羅多留

陀羅夜 那無尸 摩奢那 留陀羅夜

那摩薩婆留陀羅夜 泚於 那摩訖利埵

闍婆羅比淡 波羅婆匍叉彌 因陀那摩

寫利他夜呪病人名 多經他 伊迦俟劒

闍婆嵐呵那咩 地婆地夜劒闍婆嵐 呵

那咩 泚致夜劒 闍婆嵐 呵那咩 左

突 他劒 闍婆嵐 呵那咩 婆泚劒

闍婆嵐 呵那咩 闍泚劒 闍婆嵐 呵

那咩 闍婆嵐 呵那咩 三尼婆地劒

闍婆嵐 呵那咩 漚伽羅 但地那 阿

那咩 漚伽羅呵泚那 呵那咩 多經他
漚伽羅 漚伽羅 漚伽羅 漚伽羅 波
泚 莎呵 跋視羅 跋視羅 跋視羅
跋視羅 波泚 莎呵 俟吟 俟吟 俟
吟 俟吟 波泚 莎呵 彌吟 彌吟

彌吟 彌吟 波泚 莎呵 泚吟 泚吟

泚吟 泚吟 波泚 莎呵 那無訖師拏

留陀羅夜 那無拖輶多留陀羅夜 那無

尸摩 奢那留陀羅夜 那無薩婆 留陀

羅夜 悉纒兜 曼陀羅波陀 莎呵

佛說滅除十惡神呪

尉多梨 悉彌地奢婆祇 婆羅拏 波羅

斯陀迦 摩那摩拏 羅叉斯那 尸比舍

男婆利叉婆三泚 多泚利 婆比那 榆

脾大 婆羅迦伽 伽瞿婆 悉吐羶地盧

婆羅婆多他哩泚三摩 其利婆已泚薩婆

浮埵摩訶利師 大舍迦摩 迦利 比大

阿闍比大 波羅無埵多 薩利夜聽

曇應泚呼蒲祇呼 應祇蒲祇呼 泚吟呼

摩泚吟呼 泚羅摩泚吟呼 莎呵

若頭痛呪麻油二七徧塗上眼痛呪黑線二
七徧作十四結繫頭項耳痛呪棒皮節塞齒
痛呪水二七徧哈心腹痛呪鹽水二七徧服
婦人產遲展髮呪二七徧還結男子小便患
白如粉汁者呪其腳跡下土二七徧塗全身

若共他諍訟事相言移呪呵梨勒一枚二七

徧持行若遭厄難繫閉牢獄者呪白線三七

徧作二十一結塞耳

觀世音說治五舌塞喉陀羅尼

南無勒囊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

吉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

埵蛇 多擲哆 梨蜜梨 梨蜜梨 伽羅

梨蜜梨 乾陀梨彌 毗至梨 莎呵

此陀羅尼若人五舌咽喉閉塞舌縮呪土三

徧塗痛上即愈

佛說小兒中人惡眼者呪經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諸佛諸佛

弟子南無諸七佛諸七佛弟子南無諸師諸

師弟子令我所呪即從如願

羅那多羅 摩羅提離 耽波羅 提利吼

牟樓壽 冬閣舉又 冬閣舉又 三如前
滅罪得入初地陀羅尼

多達咤 牟留羅 牟留羅 阿婆破 牟
留羅 毗祇叉夜 莎呵

於三七日捨諸緣務於佛像前晝夜六時五
體投地誦此陀羅尼過二十一日已無始已
來重罪業障悉皆消滅無有遺餘得入初地
佛說若欲讀誦一切經典先誦此陀羅尼
多達他 牟尼但彌 僧迦羅呵但彌 阿
窺迦邏呵但彌 毗目多但彌 薩陀阿窺

伽羅呵但彌 肥尸邏暮囊但彌 三暮多
阿窺波梨伐律多但彌 仇囊伽羅呵僧伽
羅呵但彌 薩伐羅窺竭多但彌 薩婆伽
邏波梨波羅奢囊但彌 思滅律提阿耽波
暮沙但彌

若欲讀誦一切經典當先誦此陀羅尼然後
讀誦憶念不忘

結帶禁兵賊陀羅尼

優呵 蕪呵 摩利 赤車 舟沙和羅
伊掃 蕪掃 遮呵 和羅

須我結解乃令後兵及我若遠縣官所捕為
賊所追傍呪二七結衣帶結已傍呪傍將趣
得安隱乃解衣帶此呪大驗常清淨一心讀
之

呪齒痛陀羅尼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舍利弗兜
樓摩訶目連比丘南無賢者覺意名聞徧十
方北方健陀摩訶衍山彼有蟲王名着休無
得在共牙齒彼當遣使者莫敢食其牙齒及
牙根牙中牙邊蟲不即下器中頭當破作七

分如鳩羅勤繕梵天勸助是呪南無佛今我
所呪即從如願

淨水唵呪一徧吐水器中呪七徧止

降雨陀羅尼

爾時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雲甘雨俱徧興
三種雷謂下中上發甘雨聲如天妓樂一切

衆生之所樂聞爾時世尊即說呪曰

羯帝 波利羯帝 僧羯帝 波羅僧羯帝

波羅卑 羅延帝 三波羅卑羅延地

娑羅娑羅 波娑羅 波娑羅 摩闍闍摩

閼闍遮羅地 遮羅地 波遮羅地 波遮
羅地 三波羅遮羅地 比提嘻梨嘻梨
薩隸薩 薩隸薩 富嚧羅嚧 莎呵

若有諸龍聞是呪已不降甘雨者頭破作七
分爾時十萬億佛那由他阿僧祇劫等諸佛
世界六種震動爾時衆生因地動各各相
見展轉相動乃至淨居淨居動已龍雲俱動
龍雲動時降注大雨時閼浮提所有九萬八
千大河七寶盈滿一切衆池俱上藥味雨雖
七日無所復損衆生快樂如服甘露諸河盈

滿八功德水所謂美冷輕軟清淨香潔飲時
調適飲已無患一切水蟲出微妙聲時王舍
城耆闍崛山七寶徧地無空缺處虛空復雨
七寶所成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頭華分
陀利華水性之屬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畜生衆生咸樂大乘渴仰大乘慈心相
向猶如一子比丘同心供養於佛

次說繫龍王陀羅尼

多擲哆沙泐 部部哈陀羅 陀羅婆 婆

呵波羅失沙呵 嚧 伽茶伽伽茶 帝叱婆

羅新茂羅伽摩伽 羅摩陀羅 陀羅
婆羅 婆羅比婆羅 斫迦羅尼吒 波吒
波吒 具陀蛇 婆具陀蛇 帝置帝置留
埵泥 畔陀泥 婆婆那三脾茶泥 奢持
泥薩卑泥 梨迦羅 畔薩毗瑩斫都羅伽
莎呵

應疾疾繫用四枚長十二指咄陀羅尼栓以
此持呪五色縷四枚一一縷呪二十一徧縷
作二十一結以此四縷繫四栓已釘著四方
即是繫一切龍竟

觀世音菩薩所說諸根具足陀羅尼
南無阿利蛇 婆路崎沱舍波羅蛇 菩提
薩埵蛇多擲哆 秀彌秀彌乞利乞利 富
力燁三富力燁富羅尼藍 阿恒紺 希男
多夢紺 婆利富囊羅 毗沙提遮陀婆思
尼 比利比利蛇 婆藍 紺菩提 菩提
薩埵婆藍 婆利富力囊 摩奴羅癡三波
利富囊摩 俞婆拔提 莎呵
此陀羅尼法須燒沉水香若有諸根不具以
草呪百八徧諸根即具若脚若手若耳眼若

鼻有闕少處以草摩之此呪力故悉能護之
令差能得滿足

尼乾天所說產生難陀羅尼呪

南無乾陀天使我呪句如意成吉即說此呪
耆梨耆梨 耆羅鉢陀 耆羅鉢陀悉波呵

呪書樺皮若紙上書呪文燒作灰使婦人水
中服之即得分身

呪穀子種之令無灾蝗陀羅尼

多擲咄 婆羅跋題 那蛇婆提

此陀羅尼若欲種時取種子一斗呪二十一

徧以投著大種子中種之終不蟲食無有灾

蝗若不好者以此陀羅尼呪立一斛二十一

徧以灑散穀上并諸惡鬼不得吸此穀精食

此穀者頭破作七分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僧伽蛇

南無彌闍竭耶菩提薩埵坦提咄 耽婆佛

耆比律吒佛耆 具其梨 比律吒佛耆

彌樓闍婆竭波佛耆 呼夢阿泥婆佛耆

摩羅阿拔多佛耆 尼夢浮佛耆 莎呵

此陀羅尼應二十一徧呪土以散穀上能除

一切灾蝗諸蟲

呪蝎中毒陀羅尼

南無勒那奄婆羅等耆 多擲咄 休婁浮

泥婁浮 呵梨 呵梨 呵梨 莎呵 南

無居力弩移奄勒那 多擲咄因縷利頻縷

利浮 莎呵

以此陀羅尼呪之三七呪一七徧與水一口

呪三七與水三口即愈欲知人被毒不使溺

銅器中看若灌有膩者是也

呪卒得重病悶絕者陀羅尼

那慕勒囊梨蛇蛇 那慕阿利蛇 婆路崎

提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咄 尼蜜尼 梨蜜梨 薩婆其力

呵尼蜜梨 木叉尼 慕耆尼 那舍尼

毗那舍尼 思提伽梨 思伽梨 莎呵

此呪卒得重病悶絕不自覺以羅差染縷燒

黑堅沉水香誦呪百八徧結一縷結繫病人

身還得惺惺

陀羅尼雜集卷第五

除腫患陀羅尼

那慕勒囊恒梨蛇蛇 那慕阿梨蛇 婆路

勒提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多擲哆 冀梨至梨 勇梨至梨比至梨

毗冀至梨 莎呵

此咒若人身體卒腫用油呪之三徧用土塗腫上即除腫病

那慕勒囊梨蛇蛇 那慕阿梨蛇 婆路勒

提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希利希利 休樓休樓 那舍尼

那舍尼 薩婆毗蛇提 比目叉尼 阿地

婆比彌 毗摩婆梨栴荼 栴荼婆梨 阿

地婆 毗陀劍婆 阿地耽婆 婆薩羅蛇

阿便多羅蛇 摩憂羅耽婆 婆多首尼耽

其力度婆樓婆 舍利羅劍浦婆 婆希力

度盧婆 耆路陀駒婆 婆多陀路婆 勒

吒陀路婆 車度路陀路婆 薩婆羅 伽

摩夜彌 婆羅舍 摩蛇彌 舍彌舍彌

彌舍彌舍 彌薄薩波比蛇 婆蛇尼 提

摩尼 莎呵

此咒誦二十一徧呪蘇麻油若胡麻油若身體諸有痛處呪油二十一徧以塗痛處即得除瘥

治熱病陀羅尼

三摩提 摩訶三摩提 何囊伽思 婆囊

伽思 伽思伽思 摩訶伽思 伽車 座

緣目句都思 莎呵

此咒若縷若水若草誦呪三徧縷結之若草

楊枝若水灑之以治熱病一念之頃即得除瘥

瘥

治百病諸毒陀羅尼

南無觀世音菩薩 坦提毗 阿羅尼 多

羅尼 薩毗豆吒 毗羅尼 薩毗建吒槃

宕彌 耶毗陀梨 南沒遮彌 悉但梵

曼毗波陀 莎呵

行此陀羅尼法當用白縷誦一徧結一結誦

七徧結七結有病苦者繫著咽下百病諸毒

悉得除愈

佛說呪僧伽梨文

佛言今尊者比丘僧甲乙感傷衆生沒溺三

塗而無覆護故爲十方一切群萌被僧那鎧今應大法造僧伽梨裁割已訖真人法服則爲印封入律大神三十二正士應時即至守護法衣中外表裏令衣所至郡國縣邑聚落屋宅周遊十方一切蒙福

欲縫呪文

佛言今尊者比丘甲乙已裁法衣僧伽梨齋戒清淨已具鍼縷今汝當縫納令叙護律大神及四天王護助甲乙今魔鬼不得誤亂偶

得次縷治如法令其比丘世搏取薩芸若慧

志強行堅戒無穿漏威相炳然三界蒙度

受法衣文

佛言檀越某甲哀愍群萌七世父母及與內

外男女親屬沒生死海而無救濟不能自拔

沒於三塗是故減割身口之分以作法衣敬

心奉上尊者比丘以求無極最勝之福無上

尊人威神擁護當今某甲成三十二相莊校

其身功德殊特得大名聞以清淨施廣度衆

生願令十方天龍鬼神人與非人普蒙覆蓋

歸留七世父母五種親屬怨家債主皆令解

脫已離憂苦當今檀越得無盡慈入深法門
成最正覺行如菩薩得道如佛廣度一切
佛說呪應器文

佛言尊者比丘憐愍十方五道中人施立福
田真人法器覆則似天仰則似海福度眾生
用一切入律大神守護當令鬼神不得犯近
若持鉢無多無少無好無醜無羸無細發意
喜怒以入鉢器中輒成大福即閉三塗之徑
開三脫之門施者得福受者安隱其食此食
戒具福全當今此食變成法藥一切蒙度

佛說呪錫杖文

佛言今尊者比丘慈心眾生欲安一切令作
錫杖三節仰意制止三毒立三乘進入無極
三脫法門入律十二大神降屈守護是真人
法杖安隱三界開導一切皆得度脫

佛說呪獨坐文

佛言今尊者比丘建立清淨令新作坐尼師
壇入律上大神守護是坐無令鬼神妄犯近
坐是坐一服至鎮安三界安隱三世以安眾
生坐如本無坐無所著一切皆安廣度群生

今得正定無轉動心逮是坐者疾成無上正
真之道

五戒神名

殺戒五神 吒羅 摩那斯 婆睺那 呼

奴吒 頗羅吒

盜戒五神 法善 佛奴 僧喜 廣領

慈善

姪戒五神 貞潔 無欲 淨潔 無滌

蕩滌

欺戒五神 美音 實語 質直 直答

和合語

酒戒五神 清素 不醉 不亂 無失

護戒

三歸神名

歸佛三神 陀摩斯那 陀摩婆羅那 陀

摩流支

歸法三神 法寶 呵責 辯意

歸僧三神 僧寶 護眾 安隱

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人各各有別名

美音 梵音 天鼓 巧妙 歎美 摩妙

雷音 師子音 妙歎 梵響 人音 佛
奴 歎德 廣目 妙眼 徹視 徧觀照
卑 律梵是大鬼神王

觀世音菩薩說燒華應現得願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伊膠孕崩 波羅婆叉彌 佛婆摩

比至室毗 薩埵摩耨劬波蛇 伊彌慕陀

羅 波羅婆師多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摩訶迦留尼迦 南無薩婆畔陀那

車陀那 伽羅蛇 南無婆蛇 婆羅舍摩

伽羅蛇 薩婆薩埵蛇 彌多羅質多 耨

劬比多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

伏羅蛇 伊瞢鄰地蛇 婆羅婆叉彌 薩

婆薩埵秀咤婆哈 多擲哆 耨羅 耨羅

尼 婆羅 婆羅 毗婆羅 佛陀蛇 菩

提蛇 菩提蛇 薩婆薩埵蛇 佛多耨劬

毗 菩提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蜜坻阿

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羅蛇 思沫羅思

沫羅 三摩淫 薩婆薩埵難 彌多羅質
多蛇 薩婆薩埵那 木叉伽羅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兇流 兇流 兇流 兇利
菩提 菩提 菩提 蛇蜜坻 休流
休流 秀流 秀流 試其林 阿其車
薩婆薩埵 怖多釋劍比 薩婆薩埵耶
迦留尼迦 陀羅饒蛇流波叶 波陀蛇
邨陀蛇 擲怖 擲怖 擲怖 彌婆藍陀
囊 陀囊 伽囊 伽囊 修留彌 修留
彌 摩訶修流彌 莎訶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羅蛇 悉殿兜 慕多羅
波陀蛇 莎訶
行此陀羅尼法應以白淨氈若細布用作觀
世音像身著白衣坐蓮華上一手捉蓮華一
手捉澡瓶使髮高豎行之於觀世音像前於
白月八日至十五日著新淨衣以牛屎塗地
又以香泥塗盆其上生恭敬心盛十二器生
乳以四瓦器盛好香須極好香華十六貫須
瓦燈十六枚燒黑堅沉水香須大瓦坵四枚

盛淨水取種種諸華牒著坵中然乳木薪又
須蓮華八百枚誦陀羅尼使音聲相續善心
不絕誦一徧投一華著火中時觀世音菩薩
從東來現大神光於火上然時觀世音菩薩
應於火中如所畫像身著白衣其髮高豎手
捉瓶華於火中現當見之時心無衆怖當知
是人即閉地獄餓鬼畜生道門隨其所欲求
願悉得若求作貴若求飛空若欲施衆生隨
意自在悉皆得之欲求多聞欲求論議欲求
入深欲求伏藏欲求服仙膏欲求妙色欲求
牛黃欲求天眼欲求天耳滅一切病痛若身
體情根不具若有病癰一切痛苦乃至身體
諸根不具足者悉得除愈并除過去一切重
業若男欲求女身女欲求男身如願悉得隨
願所求訖還送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說散華供養應沒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乞梨 乞梨 至梨 至梨
秀留 秀留 伽車 伽車蛇 多宿歇阿

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羅蛇 莎訶
應取好華一掬三徧誦此陀羅尼散觀世音
菩薩足下又燒好香供養時觀世音菩薩忽
然不現
觀世音說滅罪得願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兇流 兇流 阿思 摩思
摩利尼 氏波摩利尼豆豆脾 那慕那慕
莎訶
行此陀羅尼法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沉水
香至心懺悔誦此陀羅尼三徧能滅無始已
來一切罪業獲大功德欲求願如願必得
觀世音說除一切眼痛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休休 比之座利 涅摩利
輪陀淨 伽遮提蜜羅 薩婆與厠路 伽
舍摩尼 比那舍尼 車陀尼 比車陀尼
婆多三慕啞耽 畢多三羅慕啞耽 尼利

摩三慕唎耽 散尼波多三慕唎耽 薩婆
那舍尼 比那舍尼阿利蛇 婆路吉坻舍
伏羅蛇 那扇兜薩比與_六路伽 莎訶
誦此陀羅尼呪一百八徧自手用摩眼能除
眼根一切病癰

觀世音說能令諸根不具足者具足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秀彌 秀彌 秀彌 乞梨
乞梨 乞梨 貴淨 散貴淨 富羅 尼

監 閻咄希男 多勝鉗 波利富男 羅
毗散提 車陀 車陀 波思尼 比利蛇
比利蛇 波濫 菩提 菩提薩埵蛇 婆
濫 波利富囊 摩奴羅癡 三波利富那
摩訶婆毗坻 莎訶

行法燒沉水香淨心一念呪草一百八徧若
諸根不具足若手脚耳鼻有闕少之處以
呪草摩之以呪力故悉能護之今瘥能令一
切滿足
觀世音說治熱病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座梨 摩訶座梨 郁企目
企 三鉢淨 摩訶三鉢淨 三鉢坻 摩
訶三鉢坻 阿囊伽思 波囊伽思 伽思

伽思 摩訶伽思 伽車座利 目句都思
莎訶
此陀羅尼呪法若縷若水若草誦呪三徧若
縷結之若草揚之若水灑之以治熱病一念
之頃一切熱病即皆除愈

觀世音說除一切顛狂魘魅鬼神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至利 彌至利 勒又 勒
又慕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羅蛇

莎訶
此呪能除一切顛狂病若爲一切魘魅鬼神
所捉所病以五色縷結作三結呪之三徧結
病人頸一切之病皆即除愈若無五色用赤
縷亦得

觀世音說除種種怖畏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目帝 脩目帝 車陀淨
比車陀淨 涅摩利 瞢伽利 修目企

毗目企 薩婆婆蛇 比叉尼 薩婆波陀
牢 比叉尼 羅闍婆姪 摩羅那婆姪
末羅婆姪 阿畢利姪 比沙婆姪 貪思
多婆姪 奧尼婆姪 郁豆伽婆姪 婆羅
者伽婆姪 星那末地蛇 伽都婆 末羅

末地蛇 伽都婆 甌呵末地蛇 伽都婆
髀伽羅末地蛇 伽都婆律又末地蛇 伽
都婆 脫早末地蛇 伽都婆 梅茶末力
伽末地蛇 伽都婆 訖力使囊末地蛇
伽都婆 尼乾茶畔茶奴 婆伽吒 畔茶

奴婆 梅摩畔茶奴婆 阿闍羅末地蛇
伽都婆 蝎思伽末地蛇 伽都婆 三目
陀羅末地蛇 伽都婆 迦賴摩末地蛇
伽都婆 薩婆比蛇散比手目折提 薩婆
波陀羅比 手目折提 薩婆婆蛇比 乎

目折提 勒叉慕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羅蛇蝎坻 尼蝎坻 蝎利 比蝎利
薩婆對叱波賴偃羅勒迦 目折提 木叉
尼比利蛇尼 莎訶
此陀羅尼能除却能滅世間一切諸大種種
怖畏若遭種種怖畏之時於坐卧行處若水
若土若縷若自衣角誦呪三徧若以縷結作
三結若水土四向灑之即除却解脫
觀世音說除一切腫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冀利 冀利 至利 至利
比至利 比冀利 莎訶
此陀羅尼呪若一切衆生若有腫患若腫若
風腫用油呪三徧用塗腫上一切腫病即皆
除瘥
觀世音說除身體諸痛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希利 希利 休流 休流

那舍尼 那舍尼 薩婆毗蛇蛇 比目
又尼比爾 毗摩婆利 栴茶栴茶婆利
阿陀婆毗陀劒婆 阿陀單婆 婆醯羅蛇
阿便多羅蛇 摩優羅單婆 婆多首尼
單婆度其力婆 樓婆舍利羅劒婆 希
力豆盧具婆闍路陀 路婆勒叱陀路婆
車度路陀路婆 薩婆伽摩蛇彌 婆羅舍
摩蛇彌 舍彌 舍彌 舍彌 舍彌 舍彌 舍彌
薩婆比蛇地婆蛇尼 莎訶
此呪誦二十一徧用呪龍麻油若胡麻油若
人身體諸有病痛處呪油塗上即得除愈
觀世音說除卒腹痛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究之 究之羅之 阿那三
婆陀 尼移 莎訶
此陀羅尼若人卒得腹痛病呪鹽水三徧令
腹痛者飲之腹痛即瘥
觀世音說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莎梨 莎梨 毗莎梨 毗
莎梨 薩婆毗沙那舍尼 莎訶
此陀羅尼呪若人被毒中毒欲死若已死以
此呪呪於耳中即瘥死還活
觀世音說除卒病悶絕不自覺者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尼蜜梨 尼蜜梨 薩婆其
力呵 尼蜜梨 木叉尼 慕耆尼 那舍
尼 毗那舍尼 思提伽梨 思伽梨 莎
訶
此陀羅尼若人卒得重病悶絕不自覺知以
羅叉捺縷燒黑堅沉水香誦呪百八徧結繫
病人身即惺悟瘥愈
觀世音說除五舌若喉塞若舌縮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蜜梨 梨蜜梨 伽羅梨
蜜梨 乾陀梨彌梨 毗至梨 莎訶

此陀羅尼若人五舌咽喉閉塞舌縮呪土三徧用塗痛上即瘥愈

觀世音說除種種癰病乃至傷破呀土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修目企 毗目企 休流

休流 修目流 比修目流 輸那濤 毗

輸那濤 摩思多婆兜 摩首羅兜 摩富

坻婆波坻 多婆首沙兜 莎訶

此陀羅尼若人癰病若白癰若赤癰病若狂齒齒若身瘡病若被箭刀瘡傷破以此呪呪土塗之即瘥愈

觀世音說呪澗底土吹之令毒氣不行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置知毗置知 壽彌梨 至

彌梨 邨肥散濤 尼婆蘭濤 毗沙那舍

尼摩那私 摩訶摩那私 比利締利 摩

那私 阿伽坻毗沙散芻婆尼 葉陀伽坻毗沙 那舍尼 莎訶

此陀羅尼呪以澗底土以藥摩羅時合塗其上吹之隨其首聲所徹處毒氣不行

觀世音說呪藥服得一聞持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毗梨 毗羅 未坻 提闍

提闍婆坻 婆羅尼 首留多 陀羅尼

密力提 陀羅尼 莎訶

此陀羅尼於七日中服婆藍彌毗那耆藥半兩經七日此藥置乳中後復服此藥當大下服訖欲食食合乳飯誦此呪二十一徧以呪藥後服能得一聞持日誦千偈

觀世音說呪五種色菖蒲服得聞持不忘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虔知 富那離 波羅婆離 莎訶

此呪於觀世音像前燒沉水香呪白菖蒲根

百八徧服之得聞持不忘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未坻 未坻 坻耆 比利

蛇 休流彌 休流彌 可呵可 休流彌

居賴囊 休流彌 莎訶

此呪於觀世音像前燒沉水香呪黑菖蒲根

百八徧服之得聞持不忘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阿其尼 阿其尼 目企 蘇

彌蘇摩目企 毗梨蛇 毗梨蛇 婆梨思

摩坻 三鉢陀尼坻離 坻離 毗坻離

莎訶

此呪於觀世音像前燒沉水香呪赤菖蒲根

七徧服之得聞持不忘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牟尼 毗牟尼 牟尼 毗

牟尼 梨波坻 尸羅波羅尼 波斯尼

毗

目企 比目企 蜜力坻 婆但淳 蜜力
坻 婆但淳 首羅多 婆但淳 首留多
伽羅尼 莎訶
此呪於觀世音像前燒沉水香呪青菖蒲根
百八徧服之聞持不忘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羅呵淳 慕呵淳 居利舍
鄰摩散淳 羅彌淳 毗羅淳 比羅婆信
尼畢多目企 早多畔淳 買多羅斯秀

彌 秀彌 毗秀彌 具梨 具梨 之其
梨 蜜力提 婆但尼佛提 婆但婆尼
提耆婆但尼 賴尼摩婆但尼 烏耆婆但
尼 耆那婆但尼 比利蛇婆但尼 首留
尼 沙伽路婆婆坻 莎訶

此呪於觀世音像前燒沉水香呪黃菖蒲根
百八徧服之得聞持不忘
觀世音說除病肌生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烏伽羅淳 波羅伽羅淳
躡吒首羅多摩思羅婆比利 比利 比比
利 思思利 躡思吒 阿力奢 陀婆阿
羅 阿力奢 婆希羅阿力奢 仇茶 阿
力奢 婆羅婆 阿力奢 首迦婆阿力奢

婆羅那 阿力奢 瞋那 阿力奢 蜜力
坻 阿力奢 烏茶羅蜜力提 阿力奢
三牧 藍那舍蛇 蜜力提 阿力奢 早
坻伽 阿力奢 舍利尼 摩伽阿力奢
阿那彌坻 阿力奢 瞋茶彌力坻 阿力

奢 帝利比帝梨 躡吒摩思羅兜摩 毗
茶蛇兜 摩首羅兜 薩婆蘭那兜摩婆呵
兜 躡吒兜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
羅蛇 坻耆那 莎訶
此呪法以白氈縷呪百八徧作百八結隨有

病處繫其痛處又呪土塗又末比跋置水中
服之除人得流肌生無病
觀世音說呪土治赤白下痢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阿羅淳 婆羅孫夢 修修
彌坻毗阿淳 躡婆羅淳 那舍淳 比那
舍淳 躡吒 躡吒 阿躡婆羅 摩思羅
婆兜 摩首羅蛇兜 躡吒 躡吒兜 莎
訶

此陀羅尼若人病赤白下痢呪土三徧以塗
大便上瘥愈
觀世音說呪草拭一切痛處即除愈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陀彌 陀彌 舍彌 舍彌
舍彌淳 莫利 莫利毗 莫利 之利
毗之利 彌利毗 莫利 但摩毗莫利彌
尼 毗莫利 躡吒豆 失力沙路伽 那
多路伽目佉路伽 躡吒豆 失波莎 躡

吒豆 其力呵那毗沙摩 躡吒豆 伽摩
羅躡吒豆 半茶路伽 躡吒兜鬱陀婆多
躡吒兜 居利車 躡吒兜 勿力多
居利車 躡吒兜 阿尸 摩利 躡吒兜
摩思伽 軍茶利 躡吒兜 阿那呵坻

躡吒兜 勒多卑多 躡吒兜 思帝利
那俞尼 比蛇婆陀 躡吒兜 勒多婆思
羅婆兜 阿利蛇 婆路吉地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坻闍那 比利蛇那 婆羅
若那 躡吒兜 摩毗陀蛇兜 莎訶
此陀羅尼人得百病身體有痛咒草三徧拂
拭痛處一切病痛即蒙除愈
觀世音說隨心所願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
地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南無摩訶迦留尼迦 南無薩婆薩埵
蛇 布多窺銅卑灣 南無薩婆薩埵
彌多羅質多蛇 南無薩婆薩埵散那 木
叉迦羅蛇 南無薩婆娑槃但修陀那迦羅蛇
南無薩婆娑蛇跋摩囊迦羅蛇 南無薩婆
比蛇地肥木叉迦羅蛇 南無薩婆薩埵涅
槃 波羅肥舍迦羅 南無摩訶菩提薩埵
蛇 帶寫那摩吉埵囊 伊夢阿利蛇 婆
路吉地 舍伏羅蛇 希力提蛇 摩拔提
霜彌薩婆羯摩力陀莎陀尼 薩婆比蛇地

波羅 慕羣尼 多擲哆 秀留 秀留
兜流 兜流 希利 希彌利 思利 思
利 思提梨 闍梨 闍梨 闍梨 郁
鞠利 目鞠利 庭迦斯 具利 乾陀梨
陀羅郊地 摩澄祇 福迦羅斯豆離 豆
豆離 曇彌 曇彌 曇彌 羶坻 羶
多摩那斯 目帝 比目帝 折移 肥
折移 傾利倍 彌力彌 希利 富旦潭
蘇慕坻 修賴斯 闍彌律坻 闍彌律多
婆但坻 難提 難提目企 梅陀利 梅
陀羅 目企鉢陀哆 半陀莽目企 修陀
迦締 修利蛇 波羅婆那 修利蛇 賴
世彌 娑迦律施 婆羅哈略 婆羅摩莎
離 因陀羅 因陀羅 伽羅倍 婆移
阿賴祇 開彌坻 摩訶波臘那 心豆脾
莎離 摩豆莎離 薩婆薩埵蛇 虎劍波
蛇 沙陀蛇 娑陀蛇 佛馱摩窺沫羅
頤摩摩耨 沫羅希 僧伽摩耨沫羅希
佛陀蛇 佛陀蛇 希釐 提蛇 摩窺沫
羅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菩提薩埵蛇

薩婆羯摩彌 婆陀婆 羅陀蛇 莎訶
阿婆羅陀蛇 莎訶 迦留尼迦蛇 莎訶
羯摩略 莎陀蛇 莎訶 南無阿利蛇
婆路吉地 舍伏羅蛇 悉羅兜 慕陀羅
鉢陀蛇 莎訶
行此咒法於白月八日至十五日以牛屎塗
地以瓦器新好者盛香汁一瓦器盛乳須一
燈須極好香華貫鬘三日斷食一日三時澡
浴應布草於地於七日中誦八百徧應於觀
世音像前應著新淨衣燒黑堅沉水香三時
誦此咒必吉祥隨心所願必得若咒水若咒
土若結縛若咒芥子燒之若咒草隨心所便
用治身病要於食前咒之衆病除瘥此隨心
所願咒應七夜中行之亦使上來一切咒得
行吉此咒是隨心咒是觀世音菩薩所說諸
欲所求悉得如意能滅一切怖畏能除一切
病苦能解一切繫縛能除一切怨害能除一
切蠱毒能除一切熱病能降伏一切怨賊能
除顛狂鬼病若欲速行誦咒自結衣角能除
一切衆惡若繫漆色縷繫病人身無不除瘥

若以水噴灑若以黑縷結之亦能自護并護他人能至墮地獄亦蒙解脫此觀世音菩薩本所誓願拔度一切眾生

陀羅尼雜集卷第六

音釋

蕪邊切 瘡楚懈切 戔伐音 宕徒浪切 鎧可亥切
鐵與諸同切 萌模切 朕胡切 額鄂格切 勝與額同切 捷徒切 良力切
也奇切 瘡才何切 甌子孕切 對都切 骨骨切 張張切 良力切
吟人者切 躑陟利切 聊元諸切 鼻徒限切 蹬唐切 豆豆切 頤頤切
呼結下切 佑音略切 與與切 同同切

陀羅尼雜集卷第七

卿七

未詳撰者今附梁錄

觀世音說滅一切罪得一切所願陀羅尼

一首

除障滅病至獲道果陀羅尼一首

獲諸禪三昧一切佛法門陀羅尼一首

見一切諸佛從心所願陀羅尼一首

修念佛三昧陀羅尼一首

無盡意菩薩說幢蓋願陀羅尼一首

勝敵安退并治毒齒及腫陀羅尼一首

吉祥神呪一首

佛說旋塔陀羅尼一首

辟賊陀羅尼一首

聞持陀羅尼一首

佛說大七寶陀羅尼一首

佛說大普賢陀羅尼一首

四天王所說大神呪合六十六首

觀世音說滅一切罪過得一切所願陀羅尼

南無勒囊利蛇蛇 多擲哆 毘夢浮 毘夢浮 阿迦奢毘夢浮 婆伽羅毘夢浮

闍婆毘夢浮 毘羅 毘夢浮 婆祇囉

毘夢浮 阿路伽 毘夢浮 陀摩毘夢浮

薩多陀 毘夢浮 薩頭涅呵羅毘夢浮

阿婆路伽又蛇毘夢浮 優婆舍摩毘夢浮

那那亦毘夢浮 婆羅若三目提羅囊毘夢

浮 毗尼試利蛇 毘夢浮 舍思多婆

毘夢浮 婆蛇吃摩希利陀彌 舍彌 者

尼羅斯 者尼羅摩思利 廁利地利其羅

婆婆羅 婆多坻 希利多羅什 婆羅

婆陀坻 羅單坻者遮 者遮希利 彌利

伊伽咆翅 咆丘流 咆梨 咆梨 彌梨

漫茶 單茶 究梨 彌梨 阿又至多脾

目利 婆羅其利 究吒 閃婆利 澄祇

澄求利 休流 休流 究留兜 彌利

彌利 柳畔茶 陀呵羅 希利 休流

休流留婆婆羅者 比輪陀尼 莎訶 摩

訶浮多迦留沙 比輪陀尼 莎訶 迦留

沙 烏闍比輪陀尼 莎訶 薩婆羅婆

比輪陀尼 莎訶 迦留來婆 比輪陀尼

莎訶 薩婆阿舍波利 富來潭 莎訶

薩婆多他 阿提咤坻 莎訶 薩婆善提
 薩埵 阿提咤坻 多那慕提坻 莎訶
 於一月中捨諸緣務於明星出時日讀百二
 十徧常求三事一者自悔無始以來罪業二
 者所修功德願與一切衆生共之三者常願
 十方菩薩未得正真者速得之若已得道欲
 入涅槃願久住世於一切時作心供養一切
 諸佛菩薩又別禮阿利蛇廁提竭浮菩薩隨
 在何方建心念之隨欲求何願若重病不能
 得藥即隨意得之若欲懺悔其罪即滅若有
 重罪即得滅罪方便又一切心所欲念即得
 方便若夢當有沙門形服隨所應現示其方
 便有世間之事意欲作者若不知方便隨其
 所願能得方便若能如是修行於六度中隨
 意能得進力試證道果此陀羅尼若能於一
 月身心清淨捨諸緣結無有空行行必有獲
 若人於一切稱餘菩薩名字不如一時稱此
 菩薩名字供養滅除一切罪過得一切所願
 除障滅病至獲道果陀羅尼
 婆耨羯耨 波修坻 多羯耨 波波散坻

波羯耨 陀羅毗拔利坻 波羅遮那半企
 波羅朱沙那坻 邨陀和 多毗地 因提
 利蛇 其羅芒 比輸地坻 三摩留波毗
 竭坻 竭三摩多毗沙尼 陀羅呵坻 修
 波利延 蛇尼那坻杜 修婆波羅杜 那
 遮梨坻耨 阿鉢羅由陀那至坻 但摩蛇
 攘波利富耨 絺那毗奴那坻 莎訶
 行法以月八日淨自洗浴著新淨衣淨其心
 內在佛像前舍利前七日七夜至心念佛誦
 呪千徧不念世間一切惡法用劫貝縷一百
 八結用繫結與衆共行惡人不見其形卧無
 惡夢一心念佛得無生法忍決定得成無上
 道果爲一切人天之所恭敬四大天王之所
 擁護除一切三障之業卧睡之中則見十方
 諸佛菩薩初所未聞法皆悉得聞無四百四
 病能療衆生一切患苦施於衆生一切快樂
 復諸禪三昧一切佛法門陀羅尼
 優牟尼 破羅牟尼 究莎闍耨 拘細拔
 闍 阿波羅牟沙 娑坻毗陀羅私蜜坻
 迦多迦婆梨 頻頭末坻 娑羅其羅末羅

末坻 優咤坻 阿菟私咤坻 薩婆攘芒路
 那社那坻 毗陀蛇末坻 毗頭末坻 修
 波羅帝咤坻 阿尼羅池阿婆吟 芻羅尼
 彌蜜坻 呵莎慕耨 莎訶
 行此陀羅尼法七日之中於佛像前舍利前
 誦千徧飲黑蜜蓮華鬘漿一日之中能誦千
 偈得他心智若有四衆於寂靜處至心如法
 行此陀羅尼不過七日獲於四禪壞欲界結
 得十方佛如意證三昧能除衆生三障之業
 能燒衆生一切煩惱顛倒等結親近住於賢
 聖之道能令無有退轉菩提得一切智不從
 他因而得一切佛三無礙三無畏三昧法門
 能除衆生一切諸惡
 見一切諸佛從心所願陀羅尼
 咀耶多 娑迦羅目咤 阿迦羅目咤 阿
 尼摩目咤 阿婆羅闍目咤 薩坻羅闍目
 咤 阿那遊呵目咤 婆波唾闍目咤 阿
 杜蘇肥奢 哦奢慕 哦奢多哦 阿那遊
 呵 賀尼摩 哦娑何婆羅憍扇那末升呵
 哦 安泥羅那迦富拙之 舍那修娑摩

羅 阿單梨呢羅富娑 哇哦又哇哦 阿
 留囊囉坻 娑羅波波 睽浮羅囊敦囊
 蛛蚊哇哦 阿流那遮 波坻呀浮 阿那
 又耶那茶呢閣 摩利之娑羅 居題噉又
 哦 菴補利呢閣 敷羅舍羅坻梨梨哇
 利勒那波娑 牟尼提耶 多波迦破闍羅
 糾哦 胖奢摩尼那羅延 羅哄娑 那羅
 延拏 娑婆 因陀半拏 哦哇目哇 娑
 娑婆羅 摩尼肥攘目哇 牟尼系呵哦
 娑迦摩娑羅尼哇 摩摩哇訶訶尼哇 陀
 利射 摩利遮呵哦 喉喉摩尼 阿哦閣
 曇摩 阿樊施曇摩 肥利閣牟尼 陀奢
 題奢兜 莎訶 仔娑彌陀閣 波波摩哇
 肥開蛇 賀賀賀哦羅那 因提利也
 賀賀呵哦 肥羅閣 肥尼哇 肥質閣
 肥沙羅 訶訶賀尼 拔羅茶娑訶 耶飯
 那莎訶 阿利波閣 莎訶
 佛說此陀羅尼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
 天於空中作天妓樂雨種種香華珍寶供養
 於佛菩薩大衆於時九十九億那由他天人

發菩提心若出家在家善男子善女人發菩
 提心者應當書寫讀誦此陀羅尼十方諸佛
 即見此人聞其讀誦發願迴向遙見此人生
 歡喜心即與受記必當作佛若其四衆爲佛
 道故應淨心洗浴著新淨衣敷種種淨座於
 阿練若處離憒鬧人無貪瞋愚煩惱汙心又
 離憒慢嫉妬之心一向正念十方諸佛令如
 目前晝夜三時懺悔諸罪讀誦此陀羅尼於
 七日中善心淳志當見十方佛若不得見復
 更二七三七日中專心不住無量諸佛當現
 其前而爲說法與其受記當得作佛一切障
 業悉皆消滅若造五逆犯重根本毀謗正法
 不得現見諸佛若夢中見亦得滅除無量諸
 罪復更三七勤加精進必使得見一切諸佛
 此陀羅尼隨四衆心精勤如法所願從心
 修念佛三昧陀羅尼
 多擲哆 度陀尼 陀羅 達羅尼 牟尼
 波婆散淳 悉地扇地 涅牧支涅呵 梨
 路伽鉢咤 淳陀鉢咤 咤離 伽羅知
 郁伽 知賴殊波伽坻 祇耆波竭坻 比

舍羅淳提 但摩婆斯 阿叉移 羯卑
 羯波娑咤 阿彌勒陀羯卑 休多知 祇
 殊鉢咤 瞻多三摩傾祇 祇殊其羅鉢咤
 嗑拏淳提因提利蛇淳提 莎訶
 行法於二月三月八月中以白月中初修念
 佛三昧從八日至十五日當見佛在蓮華上
 坐當晝夜各三時以好香華供養必見如來
 蓮華上坐而爲說法得陀羅尼得念慧覺音
 堅固得宿命智乃至般涅槃一切經一切工
 巧作業如是等一切盡能攝取能得淨心除
 四聖諦何以故此法能攝取有漏受持讀誦
 此陀羅尼者所生之處常不墮惡趣常值諸
 佛生生之處常七寶具足不生下賤生生之
 處常值諸佛菩薩生生之處常不忘菩提之
 心遊十方世界常見諸佛世尊常得所願
 無盡意菩薩說幢蓋願陀羅尼
 多擲哆 呢那散受翅 毗呢那比夢脾
 伽羅陀勒叉 佛律婆宿卑 遮摩堪脾
 阿巨羅差 阿叉路卑 阿折摩坻 彌梨
 失梨 多比莎利 耆仇 閼但爾 閼閼

羅奴斯 阿那摩首提 目咄味勤差 究
羅拔知 末力伽婆差 暴婆莎梨 阿佛
律提 夢復梨 莎羅吐祇 蜜力提無尼
莎訶

無盡意菩薩於佛前大菩薩眾中唱此憶蓋

願大陀羅尼若有眾生能至心書寫受持此
陀羅尼於七日夜中常修定如法誦此陀
羅尼十萬遍得大功德大光明大力得度彼
岸具足多聞智慧辯才具足如來世尊一切
諸戒成就一切諸大功德乃至天王國王下

至婆羅門居士一切眾生見者歡欣生信敬
心乃至一切所須之具隨願必得為諸佛所
持往生之處與諸佛共會能使一切眾生開
智慧眼見一切妙法

勝敵安退并治毒嘴及腫陀羅尼

多擲哆 伊梨 富持利 富倫提呵 唵
呼 摩勒浮 婆唎浮 至唎呼 比至唎
浮 思坻浮 比思坻浮 摩比提浮 烏
思羅娑坻浮 莎訶
此陀羅尼若王者與軍動眾與敵相攻必欲

取勝欲入敵之時當呪土三遍以塗身并塗
幢麾幡蓋鼓角鼓樂聞具所向必勝令彼軍
眾安隱退還復無傷損若為毒蟲所咬若被
毒若身有腫呪之塗以青黛傳之皆得除愈
吉祥神呪

南無觀世音 能施無畏力 一切和雅音
勇猛師子音 大梵清淨音 大慈妙法音
天人大丈夫 能施眾生樂 滅除無明使
濟度生死海 今我等歸依 如是大神力
佛說旋塔陀羅尼

那慕佛陀蛇 那慕檀摩蛇 那慕阿利蛇
波路枳底 奢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
訶薩埵蛇 吐羅婆帝 仇呵婆帝 伽婆
帝 伽婆帝 莎訶
辟賊陀羅尼

多擲哆 啼梨 彌梨 摩登跋 眞陀羅
莎訶
聞持陀羅尼
那慕婆伽槃 摩摩勿力陀略也 多擲他
伊隸 唵隸 彌利 希利 伊利彌利薩

婆羯摩尼 莎訶
佛說大七寶陀羅尼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祇樹給孤獨精舍佛告
阿難汝受持此大七寶陀羅尼呪爾時世尊
即便說之

寫地也貨曇 祇闍 律提 波羅若 波
羅 式叉仇拏 比拏
阿難若有受持讀誦修行此陀羅尼呪盡其
形命一切怨仇能令歡喜火不能燒刀不能
傷水不能溺無方道鬼魅所持若天龍阿修

羅乾闥婆乃至人非人等阿難此七寶呪若
至水火中若怨賊中若食毒若方道毒應念
此呪若怖畏毛髮等悉得解脫以毗婆尸佛
威德尸棄神力比尸婆智慧拘婁孫佛力迦
那牟尼戒迦葉功德釋迦牟尼精進令一切

眾生悉除怖畏令得安吉爾時阿難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佛說大普賢陀羅尼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佛告阿難吾今說大普賢呪汝當受持

多擲哆 阿吒 那吒 茶彌茶 遮居梨
居梨茶也 居梨茶也 拔坻 思提 思
陀 婆夢坻^{止音} 莎訶

阿難此大普賢咒遮滅一切兵刃除一切怨
仇諸怨除一切夜叉羅刹富多等畏除一切

熱病鬼神病方道蠱毒咒術毗多茶富多那
等悉不能違犯此普賢咒能為一切吉善若
善男子善女人所至之處若行道中若水道
中若急難處應念此咒無有夜叉復多毗舍
遮拘槃茶迦吒富多那羅刹毗多茶等畏又

無水火刀仗兵凶毒藥衰害咒術方道一切
諸惡人非人等如是諸畏阿難若有恐怖急
難應誦念此咒無能作衰惱者復次阿難若
有受持讀誦此咒如上天龍鬼神二十八部
八非人等不能越犯此咒鐵輪金剛輪當為
作苦患令頭破作七分四方四維上下若有
於此人起惡心者悉皆繫其素心令不發起
是善男子善女人應善讀誦執持奉行
四天王所說大神咒合六十六首
赤下鬼名

羅單那 迦羅富單那 波都耆 摩訶波
都耆 莎訶

誦咒三色纓黃赤綠作二十一結先繫腳後
繫腰却繫手

白下鬼名

浮流 摩訶浮流 烏摩勒呵 慕多 毗

摩訶慕多 波吒羅呵慕多 浮浮呵慕多

莎訶

咒二色纓白黑結作十四結繫項

失音鬼名

項浮流 瞋瞋摩 波吒羅瞋摩 波吒

羅瞋摩 毗摩勒瞋摩 漢奴瞋摩

莎訶

咒纓黃赤綠結作三七結繫項

調語鬼名

畢多羅 波波浮 波波浮 烏摩勒波波

浮 莎訶

咒水七徧洗面洗左耳嗽口嗽之各三徧

蔽人目鬼名

支富羅 支富破 支富破 呼奴支富破

波吒羅支富破 莎訶

咒水七徧拭目

瞋鬼名

頗波羅 破波羅瞋 破波羅瞋 破波羅

瞋烏奴破羅瞋烏土瞋 莎訶

七徧誦咒之

食吐鬼名

都睺兒瞋 烏奴破 兜瞋 鳴奴破莎訶

一七徧咒

羅鬼名

阿那波那兒 阿那波那兒 毗摩那兒

莎訶

一七徧咒

障善根鬼名

浮流浮流 瞋瞋摩浮流 阿那毗那瞋浮

流 支兜那毗摩瞋那浮流 浮阿那毗摩

瞋瞋浮流 莎訶

七徧咒水嗽之亦七徧

焦渴鬼名

波波瞋 浮奴多波波瞋 阿那毗那浮奴

多波波睺 浮律多波波睺 莎訶
呪二十一徧五色縷青黃赤白黑結作三七結

眼上白光鬼名

阿富那 破多奴阿富那 毗摩破多奴阿

富那 浮婆阿富那 莎訶

呪三七徧呪鬱金青黛水常使病人向東方

日月淨明德佛懺悔洗目至七日

不禁鬼名

脩脩羅 波波磨睺脩脩羅 阿那波那脩

脩羅 毗摩呵那脩脩羅 莎訶

用水三升雞子黃許鹽和三徧呪常使病人

向北方德內豐嚴王佛三禮然後服之一升

餘者即以脩脩羅字

姓鬼名

胡兜羅 呵尼那胡兜羅 阿波浮胡兜羅

阿波置胡兜羅 阿波波呼那胡兜羅 耶

無多胡兜羅 莎訶

須七色縷結作二十一結先繫項次繫兩手

後繫腰繫腕

直下鬼名

舍波帝 阿波睺睺奢波帝 毗摩睺睺奢

波帝 浮律多睺睺奢波帝 阿摩奴睺睺

奢波帝 莎訶

須五色毼縷青黃赤白紫結作三七二十一

結繫脚次繫腰復繫手復繫項

惡瘡鬼名

破波羅 睺睺奴破波羅 烏吐浮律多破

波羅 阿奢兜破波羅 阿奢浮兜破波羅

莎訶

呪五升水三徧著半雞子黃許鹽梁上塵金

衣墨塵墨各一掌煮七迴三徧呪煮竟亦三

徧呪於日初出時七徧洗瘡七徧呪

不得食下鬼名

胡摩兜 烏奢睺睺胡摩兜 阿菟羯卑胡

摩兜 破波羅胡摩兜 莎訶

呪水七徧與病人飲之

腰痛鬼名

呼盧兜 波吒羅呼盧兜 毗摩羅呼盧兜

彌梨耆梨卑呼盧兜 莎訶

呪三色縷青黃綠結作七結繫脚腕次繫脛後繫腰

頭痛鬼名

胡摩兜摩呵迦吒羅 毗摩迦吒羅呼羅

迦吒羅 伊呼迦吒羅 伊末迦知迦吒羅

莎訶

七徧呪楊枝打二七下

闇鈍鬼名

呼吒吒 呼律置呼吒吒 阿支拏呼吒吒

得律置支呼吒吒 伊呼破羅支呼吒吒

私蜜兜伊呼支破羅 莎訶

三七徧呪七日三徧呪

耳痛鬼名

比臙波 阿制置毗臙波 呼臙置毗臙波

伊呼支臙置毗臙波 耆摩臙置毗臙波

莎訶

於月生一日設使左耳痛南向坐右耳痛北

向東向門病人門內坐呪師門外坐水亦門

外呪二七徧三縣之

淋鬼名

破波羅 浮梨浮梨置破波羅 車慕那破
波羅 呼呼羅車波羅 迦波置車波羅
莎訶

五七徧呪水以葦筒挂陰上以水從筒中七
徧呪之一唾之末後以掬水望面灑之

小便不通鬼名

烏都羅 呼若者梨吒烏都羅都羅呵擎時
律吒 烏都羅 莎訶

取釜下炊湯二升半雞子黃白蜜和與病人
服之正南而坐念日月燈明佛作四拜禮七

過吸半雞子已唾

卒得心腹痛鬼名

蜜耆羅 阿吒膩吒蜜耆羅 支波副尼耆
羅 呼呼那尼耆羅 阿不梨知尼耆羅

支波置尼耆羅 莎訶

呪水三七徧先唾之三過餘者三吸

瘡病鬼名

須蜜多 阿膩吒 迦知膩吒 烏呼那須

蜜多 支波呼臘須蜜多 伊知膩吒須

蜜多 莎訶

須五色縷呪作七結痛從頭下先繫項繫脚
繫手設之太急呪水三徧嗽之

匿病鬼名

究水水羅 阿知那知水水羅 烏呼吒水

水羅 阿知弩知水水羅 莎訶

須一斤艾一斗水煮取三升呪三徧病人東

向坐服之日服一升三日服

黃病鬼名

呼都盧 阿知那知支波破 阿那耆支波

破 呼梨吒支那吒支波破 伊耆那知支

波破 莎訶

三七枚瓜子二七枚杏仁一斗水煎得三升

呪七徧日取一升目中著一繭鼻中二繭餘

者服之三日服之已用黃白線呪作七結先

繫頭次繫兩耳繫項繫兩肘後繫手七徧呪

食人腦髓及心肝鬼名

句羅帝 阿吒摩支知 阿耆耆遮知 阿

耆嘿遮知 阿奴多遮知 若不那帝遮知

阿多尼遮知 阿臘臘臘臘遮知 阿副

副副遮知 莎訶

三斛熱湯一升白粉和之呪浴一杯飲之呪
三徧日用一斛五升先從頭淋之吉

卒得旋風頭眩轉鬼名

美音呪 多阿臘耆那 不不不臘耆那

阿若耆耆那 莎訶

呪水二十一徧三嗽之

嗜酒鬼名

阿羅兜 烏那呵 烏那呵 呼律多 呼

律多 若不呵 若不呵 舍摩訶 舍摩

呵 莎訶

若十四日十五日取七井水三粒鹽呀三徧

三淋頂上三唾耳三唾鼻餘水飲之此人北

向坐

不啖食鬼名

安多臘 頗捺卑頗捺卑安多臘 烏臘臘

臘臘安多臘 波羅私兜若安多臘 遮捺

迦知安多臘 阿若羅知安多臘 莎訶

縷二色白黑呪作十四結七徧呪水與使飲

之

食少而吐多鬼名

音多聯 阿若摩若多捺知 跋羅知那知
和若知那知 阿若奴摩知那知 阿呵者
那知 莎訶

呪水七徧嚼面三過殘水飲之作麻繩常於
朝時以用膠項使病人東面向坐一日不瘥

乃至七日

聾鬼名

胡樓兜 睺睺睺胡樓兜 阿呵呵那胡
樓兜 阿若若胡樓兜 阿吒吒胡樓兜

莎訶

須三升小豆一斗水煎得三升蜜安半升酥
煎得二分按清耶七七徧呪於晨朝時慈笑
豆安綿揭取七徧一一稱鬼名
健睡鬼名

浮浮流兜 阿吒膩知浮流兜 睺睺睺

若浮流兜 蘇摩帝浮流兜 呼呼阿吒那

浮流兜 莎訶

三徧呪水啞病人面

支兜那是土公鬼名

副梨副梨支兜那 阿呵呵那 胡律兜支

兜那呼呼阿若兜支那 莎訶
病人東向坐三徧呪一盆水七枚楊枝東西
北安置盆上呪竟以此水四方灑之三徧面
三徧飲
注鬼凡二十五種

破梨吒 破破破破梨吒 烏呼呼吒破梨
吒 阿睺睺破破梨吒 阿致鴉鴉破梨

吒 迦梨吒支休那破梨吒 莎訶

呪水七徧唾之五色線結作七結繫項

一切蛇毒鬼名

阿那者 若帝囊阿那者 梨帝囊阿那者

阿若帝那阿那者 莎訶

呪水二七徧唾五情根及唾瘡并洗三徧

蛙蠃鬼名

摩卑 陀羅那帝摩卑 奢若陀摩卑 阿

不梨多阿捺卑 莎訶

呪水七徧唾五情根并洗瘡

蝦蟇毒鬼名

波奢尼 烏睺琉兜修波舍尼 若波盡波

舍尼 阿若梨知波舍尼 莎訶

呪水三徧唾五情根并洗瘡餘水飲之吉
寃鬼名
破知那 流流兜破知那 車那兜破知那
阿摩者兜破知那 阿呼梨兜破知那 莎
訶

三升水一掌白粉和之七徧呪吸三口餘者
洗瘡至三日用

歌蠃鬼名

睺睺 奴吒睺睺 尼多那睺睺 阿若
兜睺睺 阿吒睺睺 毗律多睺睺 奴

吒睺睺 莎訶

三升水銅盆上以白練覆上以七枚楊枝縱
橫安上呪三七徧用竟棄之廁中

鼠漏鬼名

遮吒尼 波賴帝 遮吒尼 阿若帝遮吒
尼 摩賴帝遮吒尼 阿摩賴帝遮吒尼

莎訶

用三束白葱五寸縷束之一升椒二斗水煎
得一斗呪三七徧按取一升飲之餘者洗瘡

赤眼鬼名

得

得

得

得

鳥奴多 阿若兜兜吒鳥奴多 牟律帝那
鳥奴多 若畫羌多鳥奴多 耆摩帝鳥奴
多 莎訶

取三升麴一斗水煎得三升投取二升咒二
七徧日取一繭用唾之亦洗眼二七日

癰鼻鬼名

遮波畫 阿若兜遮波畫 浮律多尼遮波
畫 浮波律多尼遮波畫 阿若多尼遮波
畫 波律多尼遮波畫 莎訶

一斗苦酒三斗水煎得二升咒三七徧日用

二繭灌鼻三十一日用

腋臭鬼名

若多奴知 睺睺睺多奴知 浮流流流
多奴知 摩賴帝多奴知 阿那那那多奴
知 莎訶

石灰三升苦酒三升槃上和咒三七徧搏之
男先安左腋下女先安右腋下
毗樓勒叉天王所說呪水腫鬼名

胡樓兜寧 奴律帝胡樓兜寧 阿睺睺睺
睺胡樓兜寧 若呼胡樓兜寧 波畫寧

胡樓兜寧 莎訶

用三斛水三斗鹽煎得一斛五斗咒三十五
徧封以鬼名日眼一升

類鬼名

波置樓 阿尼兜樓吒波置樓 若無波置

樓 阿奴梨吒兜波置樓 阿若梨吒奴波

置樓 莎訶

用八升水小豆一升鹽一升咒二十一徧煎
稠得五升投取清日服二繭餘下稠者用作
餅大如掌用上向塗之

青盲鬼名

鳩槃荼阿若兜 副梨帝阿若兜 耆蜜帝

阿若兜 摩賴帝阿若兜 阿路帝阿若兜

漫耆帝阿若兜 莎訶

用胡椒安石榴子細辛人參薑末小豆麻子

各一銖末和蜜漿若葡萄漿日咒七徧乃至
七日用作餅大如錢許用搭眼以水從頭後
擦之

疥蟲鬼名

休由 波帝那休由 耆摩帝那休由 手

律帝那休由 莎訶

用一斛水耆五升鹽咒二七徧煮七迴用洗
浴

壁蝨鬼名

睺牟樓帝 毗摩多睺牟樓帝 阿若兜尼

睺牟樓帝 浮律多尼睺牟樓帝 莎訶

用三斛水三升艾煮七迴咒三七徧灑四壁
及以屋間

鼠鬼名

不利兜 況況況不利兜 妃妃妃不利兜

守守守不利兜 牛牛牛不利兜 餓

餓餓餓不利兜 莎訶

呪灰七徧孔前呪水七徧瀉孔中乃至三日

狗神名

支鼻帝 烏奢支鼻帝 具吒睺支鼻帝

那蜜若支鼻帝 烏吒呼支鼻帝 莎訶

黃腫鬼名

耶牟鳥都 婆副波鳥都 具耆彌鳥都

耶牟沙鳥都 阿非破帝 烏都沙訶

以三升鬱金水七徧呪飲之

赤腫鬼名

阿兜耶 蘇區都阿兜耶 閻摩卑阿兜耶

若富摩阿兜耶 究吒菟阿兜耶 莎訶

取方寸赤罽三七徧呪赤處搭之

白腫鬼名

耆蜜卑 波羅帝耆蜜卑 具殊呵帝耆蜜

卑 烏啄若耆蜜卑 呼娑兜耆蜜卑 莎訶

訶

取一升水半雞子許白粉呪三七徧乃至七

日

丁腫鬼名

俾低 呵號卑柔卑低 呵蜜耆牟卑低

握瘦呼丘卑低 具耆呵蜜卑低 莎訶

誦此呪鬼箭出一呪二十一徧三日呪

匿齒鬼名

胡殊兜 烏啄那胡殊兜 那蜜卑胡殊兜

莎訶

取升華水呪七徧三哈囉地歲月久者著射

香哈水囉地澆已射香塗之

貓鬼方道獸蠱毒藥和東畢闍牟丁蘇安曰

鬼觸棲畢受虛牽升印移伐鬼

引猶微苞稗毒扶殊 呵毗畢帝呪水耆蜜

不烏吒由耆慕帝 奢波吒 莎訶

三徧呪水囉之吉

頻波索盧鳩槃荼王字

呼羅都羅帝 烏蘇多奢富殊 具耆呵

具吒 那支富殊 莎訶

是呪能令鳩槃荼王及其兵衆破如微塵諸

有卒得熱渴心痛及其頭痛手脚煩熱疼痛

得聞是呪尋得清涼呪水三徧已瘳痛處

毗沙門父字婆難陀母字蘇富

提頭賴吒父字難陀母字蜜耆盧

搏叉天王父字波伽羅母字漚李卑

毗樓羅叉父字和修吉母字漚憒帝

鬼子母夫字德叉伽鬼母大兒字唯奢文中

者字散脂大將小者字摩尼拔陀耆首那拔

陀女字功德

腰鬼名

叔波彌離波羅帝那 叔波彌離波羅帝那

烏畫若叔波彌離波羅帝那 莎訶

須黑石蜜漿呪七徧二徧一吸一彈指

祇臘鬼名

阿富具梨帝 具梨帝 莎訶

胡必鬼名

阿富卑 阿蜜阿富卑 阿蜜阿富卑 阿

蜜阿富卑 莎訶

我鬼子母字那保卑今當說神呪擁護衆生

除其邪見令得正見費損家財設餽供饌此

世間魍魎鬼不如把狗用備守我今爲汝說

正真但用華香酥乳漿致意恭敬下天神令

其所求悉皆得

敷宿波敷宿波 阿注波阿注波 究吒波

究吒波 莎訶

鬼子母所說神呪能令衆生拔邪救濟危厄

盜賊王難無不得解所求男女皆悉端正婚

娶產生怨家債主悉得解脫無不安隱

拂至兜 波羅帝囊拂至兜 烏畫拂至兜

莎訶

能令諸鼠散走諸方悉滅無餘三過墜刀冷

灰作緋紫字

大毗樓勒叉天王所說神呪

賓頭樓守 賓頭樓守 摩訶賓頭樓守

莎訶

陀羅尼雜集卷第七

音釋

第七

六四

鵝	也噴	頤	颺
來音	銜切	廔	切
也交	短昨	王	鵝
按	也水	訓	知
切古	切與	丑	鳥
巧	腕	琰	頤
鵝	鳥同	切	鳥
切赤	貫	嗽	擢
脂	耳玄	含色	切知
蟻	惜黃	吸角	羊
蟪	亂絳	也切	吟
郎	螻也	切	郎
葛	他	溼	蘇
切達	與同	困	活
螻	孫同	金切	食
螻	同切	水與	莊

蟲蟻音色屬居訓切慼慼劣嬰於井以寐
名蟻名屬毛布也慼切
明衽餽何交切餽於厲切
切衽餽也餽也

陀羅尼雜集卷第八

卿八

未詳撰者今附梁錄

佛說六字陀羅尼經一品

佛說檀持羅麻油述神呪經一品

阿夷騶呶病經一首

佛說呪六字神王經一品

尼乾陀天所說生難呪一首

大自在天王所說名摩醯首羅天呪一首

大自在天及其眷屬所說呪一首

大神仙所說呪一首

阿修羅天神斷注不得還著病人呪一音

大神仙赤眼呪牙齒螳經一首

梵天呪句文一首

一大梵天女尚衢梨所說呪一首

甘露天說一切毒呪一首

大梵天說甘露呪甘露能使毒氣入地呀

一首

甘露梵天女阿婆耆說一切毒呪一卷

觀世音菩薩說陀羅尼咒一首

呪疫病文一首

呪癰腫文一首

佛說摩尼羅剎經一品

佛說神水呪經一首

梵天王釋提桓因神呪一首

四天王神呪一首 淨阿羅尼神呪一首

六字大陀羅尼咒經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爾時長老阿難爲梅陀梨女呪術所收爾時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強爲他收去婆伽婆我今強爲他

收去修伽陀爾時婆伽婆告長老阿難言汝
來阿難汝莫驚怖阿難汝當受持六字大陀
羅尼呪爲令四衆利益安隱安樂吉祥行故
而說呪曰

斯切須何地切除餘梯切吐暫曇切紐安切於刺荼切姦切

切 隸般茶徒嫁 隸 葛囉馳徒奇 瞽由隸

薩帝、婆帝、耶輸婆帝、底闍婆帝、頻

頭摩帝

阿難是呪能令宿食不消尋得消化能除吐
下等病能除風病熱病冷病雜病能滅一切

諸邪呪術能滅起屍能滅一切形像獸蟲阿難若有人知此神呪姓名者彼人則不怖畏王難不怖畏怨敵難不怖畏賊難不怖畏火難不怖畏水難若於城邑聚落及在曠野悉無所畏亦不為他人伺求其過無過可說若食毒藥毒不能害轉為利益阿難此六字大陀羅尼呪乃是七三藐三佛陀所說亦是梵王娑婆主所說釋提桓因四大天王所說亦皆隨喜破諸呪術消伏起屍一切形像獸蟲皆悉破壞斷滅長老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

佛說檀持羅麻油述神呪經

佛在摩竭國因沙舊山中時佛子羅云隨佛在山中羅云夜卧為鬼神所燒驚起明日至佛所前為佛作禮却在一面樹下坐羅云以手扶頰低頭不樂默然不語佛即問羅云何為低頭扶頰如恐怖羅云言我昨夜卧為鬼神所燒佛語羅云天下或有山神燒人或有道溝邊鬼神燒人或星死鬼神燒人或善死鬼神燒人來欲試人經道恐人欲知其心堅

軟語羅云汝取佛壁後鬼神呪經後當有鬼神來燒汝者持是諸鬼神名字以慈念說之阿波竭 證證竭 無多隆 喜遲 治波治 波迦羅 雖陵無 因輪無 因提羅 脂輪無 波沙無 振輪無 守迦羅 和林羅 波耶 越羅 檀持羅

佛言是為檀持羅經佛故為諸弟子結此呪經佛告諸弟子若有急者當讀誦之鬼神懼來燒人常持慈心淨心哀心還自視五藏佛結是經日月常恐墮地佛語終不有異今佛

說是檀持羅經結說已生人欲來燒人不得山神亦不得燒人道溝中鬼神亦不得燒人星死鬼神亦不得燒人善死鬼神亦不得燒人聞是語已火為不然飲食得毒毒為不行惡人欲來殺害刀為不傷溺深水中水為不沒難那有四子擁護人行空閑處若行縣邑村中若行大國中若對若會若大坐著老中伴侶行步中坐卧中其有疊道家者向讀是經疊道為不復行佛即為羅云說已使羅云為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弟子

皆讀誦之便說此偈

摩那叉 阿婆叉 伽羅婆叉 摩摩那叉 叉婆叉 摩他叉 那茶叉 那茶毗 毗婆那茶 佉偈那茶 阿茶那茶 拘那茶 波利拘薩那 吒那茶 那茶富利 憂多羅那茶 迦毗那茶 軍闍那茶 阿目伽那茶 遮婆婆羅那茶 佉伽婆羅那茶 不迦羅那茶 與婆羅律陀那茶 三三摩羅那茶 尸利羅那茶 憍旦吒咀羅摩盧多 佉婆題佛叉婆坻賴殊 隨慢那賴殊

婆訶那弗坻 珊坻邏羅闍 阿摩摩耆婆

阿涅那阿婆呵

阿夷騶呪病經

聽我所說法師行名阿夷騶在一世間皆受我說當歡喜波沙波梨山名為伊摩惟尼梨梨有女名為優梨伊披羅梨有得道者未得道者聞我說者可得解脫有一樹名波阿羅那沙尼時有一道人在樹下坐會諸鬼神使者主諸鬼神惟波阿梨疾去疾去莫疾來還我朝未食莫得惱我日且欲轉我食已後鬼

神便死不隨我語者我取卿曹如芻葡萄摩
我今坐是樹下當結鬼神名字慢陀波沙摩
羅多梨梨汝曹亡如軀日須更欲轉我持手
牽日止住阿須輪叉手向我諸江海神皆恐
怖若羅刹若樹神若風神若水神若火神皆
言道人假我須臾之間阿梨羅頭著道人足
下道人能反覆天地我曹聞道人欲作是曹
結說諾受教鬼神當使守地四天王一名毗
沙門二者名毗樓勒三者名提頭賴吒四者
名毗留博叉此鬼神皆爲道人所使若有病
者若有鬼神所燒者若有蠱道鬼神往來者
若飲食中毒者火燒者溺水者逢縣官者若
怨家所得使者若顛不悟者若蠱道婦人所
迷惑者今故淨澡漱說是經時鬼神皆會所
犯者無有敢當我者四天王在後護諸鬼神
不隨我語者頭破作七分南無佛梵告解脫
厄難從佛受是上語大弊急欲讀呪時當齋
戒一心讀之不能讀者但懷著懷中持行一
心若蠱毒鬼神病者便除去婦女產乳難不
產者說之不能說者但把經一心念經即自

易生

佉佉大樓耶 煩大蛇 倪諤務荷

是上三鬼者皆飛行制止得佛語展轉相誡
諸鬼皆受佛語前爲佛作禮言告如佛語
南無薩和十方諸佛梵釋天王及王護五道

鬼神大天王憍頭摩羅毗沙門浮陀摩尼車
匿及諸官屬與佛結要在佛左右當擁護佛
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勅諸
鬼神王不得妄燒風毒火毒瘴龍諸毒不得
妄忤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出行

郡國市利販賣當令得利財物安隱若行遠
出當令盜賊無有及者若行山林空澤中當
令虎狼豺毒及諸山神樹神火神風神不得
妄燒大天王憍頭摩羅當擁護之毗樓勒叉
擁護瞻視牀上無有病者縣官口舌當消滅
因持羅在第二忉利天上與佛結要當擁護
天下人民不得妄死僧林羅在第一天上擁護
天下人民不得妄盡諸林羅在第一天上擁
護天下人受命者衆邪惡鬼不得妄燒波耶
越羅在第一天上擁護天下在母胞胎者不

得傷墮檀持羅在世間擁護一切作善者此

五王常從諸官屬案行天下無有休息時常
與一切人心中所願求福與福求錢財與錢
財求男與男求女與女浮陀摩尼車匿當擁
護清信女某甲若有懷妊者小兒疾產產者

安隱諸龍王一切鬼神與佛結要今佛雖度
世在泥洹中雖不見佛見有佛舍利有形像
有經法有佛弟子須陀洹斯陀舍阿那舍阿
羅漢辟支佛皆說佛語如佛在時無有異第
一維衛佛第二式佛第三隨業佛第四拘樓

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第七
釋迦牟尼佛鬼子母官屬早得泥洹大道陀
羅尼呪

一致 蜜致 鞞致 毗羼提般檀那 沙

訶

佛說呪六字神王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阿難出行道逢旃陀羅女旃陀梨之所迷惑
牽將詣舍爾時阿難不自覺知忽然到旃陀
梨舍一心念婆伽婆云何不見哀愍我爾時

婆伽婆即到旃陀梨女舍告阿難言汝當受此六字神呪王經過去諸佛之所宣說今我爲汝說之一切諸邪皆當消滅即說呪曰
安蘇茶梨一那茶梨二羅知三翅油切梨四知闍跋帝切賓頭跋帝六檀頭梨七陀八知梨九陀鳩沫帝十修沫帝十一安茶羅十二那茶羅十三檀茶羅十四提兜羅十五阿難延十六茶慢陀羅毗提十七阿那阿那耶十八摩頭十九摩跋帝二十迦羅除翅油羅二十一浮鄧伽彌二十二知闍跋帝二十三賓頭摩帝二十四羅沙伽羅跋帝二十五
尼三十毗吒跋帝尼三十一迦吒跋帝尼三十二脂吒跋帝尼三十三悉波呵三十四
若有人爲某甲造作呪詛方道獸蠱伺候短者悉令消滅若天若龍若夜叉羅刹若餓鬼若鳩槃荼若富多那若毗舍闍若阿跋摩羅若溫摩陀若吉遮若佉他若毗陀羅若貨陀羯磨若沙門婆羅門若刹利若居士若毗舍若首陀若摩登伽女若旃陀羅旃陀女若男若女若奴若婢若阿耆婆若婆伽母若尼乾陀若尼乾陀女若遮羅伽女之所爲者今我

以此六字神呪王經若在上向作者上向消滅之下向作者下向消滅之若在地中地中消滅之若在屋上屋上消滅之若在城門城門中消滅之若在城中城中消滅之若在道中道中消滅之若在山中山中消滅之若在河邊河邊消滅之若在塚間塚間消滅之若在樹林中樹林中消滅之若在確磴中確磴中消滅之若在牀敷衣服飲食中所在之處悉當消滅若成就若未成就悉當消滅還著本主此呪能斷梵釋呪道能斷一切天下放戾日月迷惑人者呪道能斷瞿梨乾陀梨摩登伽旃陀羅呪道若爲某甲造作呪詛蠱方道悉當消滅若佉他毗陀羅富多那皆當消滅從此呪斷如垢離衣鮮白淨潔故能洗除一切垢穢今我以此誠實章句使某甲晝夜安隱衆神衛護天地至尊莫過婆伽婆至尊最聖天龍人鬼所不能越故能消滅一切諸邪即說呪曰
迦致彌之迦誅迦毗知劍壽劍壽吒知跋帝若爲某甲造作衆惡呪詛獸蠱方道悉當消

滅天龍夜叉一切諸鬼所不燒近所以然者婆伽婆離欲無垢至尊最正故能消滅一切邪道又說呪曰
迦致迦誅 迦毗知 劍壽劍壽吒 知跋知婆伽婆第一福田九十五道所不能及一切衆生正法之王故能消滅一切邪道又說呪曰
迦知迦誅 迦毗知 劍壽 劍壽吒 知跋知兜提 阿尼帝 阿周帝
若爲某甲造作呪詛方道獸蠱悉當消滅即說呪曰
摩休附一溫摩帝二溫摩陀婆羅提灑陀禰三佉駄提四佉駄提五婆羅提灑陀禰六頭七頭頭摩提八質帝質帝九婆羅提灑陀禰十阿啤十一旃陀啤十二阿質梨十三可那彌十四呵浮丘陀摩帝十五呵浮丘陀禰灑沙十六呵禰十七因泥泥十八踰羅啤十九破二十切踰羅啤二十一
此六字神呪王經諸佛所說若有人持此章句假使枯樹呪令還生枝葉可得生茂況於

生人有神識者乎

尼乾陀天所說產難呪

南無乾陀天使我呪句如意成吉即說呪曰
耆梨闍羅鉢陀一耆梨闍羅鉢陀二悉波呵
呪已若樺皮若紙上書呪文燒作灰使婦人
水中服之即得分身

大自在天王所說呪名摩醯首羅天

南無大自在天王及諸眷屬南無四天王南
無二十八夜叉鬼將軍歸依汝等今我欲說
此呪章句使我所願如意成吉一切諸鬼神

各皆明聽上方下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四
維住者我今召汝當來集會隨我使今即說
呪曰

伊尼彌尼一彌彌尼二悉波呵

七徧誦之燒白膠香以華散酒上向沛之呪

曰南無婆伽婆專陀召佉也

大自在天及其眷屬即說呪曰

阿梨迦摩梨比梨比致 遮梨羯致 阿比
舍具梨乾陀梨 朱梨 旃陀梨 摩登祇
阿比舍尼 比舍波羅比舍 阿泐謹泥

波婆伽樓囉治呵阿駒茶夜喜呵之禧 慎
那夜禧 頻那夜禧 攬婆波夜喜祇伽羅
夜喜 識伽羅迦吒鉢吒 呵奈陀呵鉢吒
伽羅迦吒鉢吒 呵奈陀 呵鉢吒伽羅婆
伽羅沙伊囉切恒伽羅呵耨陀羅南無兜提
却登多伽誘尼伊模娑伽羅呵炎摩盧伽
波羅比舍夜喜 因陀沙 因陀沙 阿
伽吒 比迦吒 波羅伽吒 傍浪摩耶浪

摩耶劔婆耶寔治阿讓婆夜知搔休陀婆
搔休陀婆波婆伽羅呵斯今劔跋賜斬陀羅
跋賜 阿顯娑依妬賜婆伽婆寔陀那那知
者比多羅知比可切甘波吒耶波吒耶 悉
波呵 比沙門目佉悉波呵 吼持那悉波
呵 塞呵沙又悉波呵 蠅具迦羅那悉波
羅呵 因陀羅 悉波呵 波羅摩 悉波

呵 波闍波提 悉波呵 伊沙那悉波呵
得丘提尸 波羅悉波呵 波羅提婆耶
悉波呵 尸婆耶悉波呵 迦羅帝多悉
波呵 賓迦羅耶悉波呵 迦嚩羅闍帝悉
波呵 尸婆波羅耆羅悉波呵 薩婆浮丘

陀尸 波伽羅那悉波呵 南無婆伽婆寔
陀羅悉治慢陀鉢陀悉波呵 呪欲罷當稱
南無乾陀梨

大神仙又說呪曰

羅婆羅婆羅婆羅婆一比羅婆羅比婆比羅
婆二速去速去三隨汝本來處四摩訶夜叉
五

三七徧誦之七徧如上三句呪水灑之即止
阿脩羅天神斷注不得還著病人呪
波施 波羅波施 沙波施 尼波陀尼伽

搔切馬尼伽搔跋知 阿菟尼伽知
一切諸邪鬼於此便斷不得還顧若有還者
脚當即處折緋線當為繩七徧呪之纏鐵釘
埋著交通中著門間下稱病者名字
大神仙赤眼呪牙齒齧經

泉北有山名曰香熏彼中大仙名曰赤眼甚
可畏怖仙人患齒齧即自結此呪曰
呵陀施比知 呵陀既萬泥 呵陀既萬泥
賓伽梨 呵陀嚩提 呵陀勒提 呵陀因
頭那摩舍薩婆檀陀炎那悉波呵

梵天呪句文

呼呼流呼呼脩呼呼流呼呼帝吒優比致伽
南無遮羅陀睺波羅等使我呪如意成吉持
三七徧誦之

一大梵天女尚爾梨訖一切龍蛇百蟲百草

及人持毒呪及一切癰腫毒藥南無大梵天
南無大智天敬禮一切諸佛使我呪句如意
成吉

晒翅晒翅晒翅晒翅晒翅晒翅一尼翅欺翅
欺翅欺翅欺翅欺翅二欺尼佉欺佉欺佉欺

三尼寔提梨比彌比伽梨四域祇梨域祇梨
域祇梨域祇梨域祇梨域祇梨五域伽羅域
伽羅六域祇梨域祇梨域祇梨域祇梨域祇
梨域祇梨七伽伽羅伽伽羅八波羅伽羅彌
尸梨尸梨尸梨彌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切波婆尸九

此呪要修天梵天天帝釋爾梨神仙乾陀利
所結呪邪

甘露天說一切毒呪

阿思摩思迦摩思 鬱帝羅思 沙多比羅

波羅伽思郁帝魯思帝 梨思帝思翅 阿
翅 波翅 遮迦梨婆摩尼 始尸始尸
遮羅遮羅 沙羅婆羅薩婆羅 衛縷流惡
尸比梨比脂比脂

大梵天說甘露呪甘露能使毒氣入地即說

呪曰

晒復伊梨喜履羅喜履喜履羅 摩提摩提
摩彈爾寔知寔知晒摩修知 婆梨羅富修
提 吉薩帝婆羅婆羅毗婆羅伽梨 頭流
伽梨頭流晒比陀羅尼耶 悉波呵

甘露梵天女阿婆耆說一切毒呪

阿由呼 遮迦梨呼比遮迦梨呼 伊三迦
羅摩尼呼 郁波翅呼 翅欺呼 翅欺呼
翅欺呼 比婆比梨呼 伽漏稠呼 惡祇
尼比梨 尸梨呼尸梨爾 樓呼比薩難尼

呼 婆羅彌呼 菴彌梨提呼

如上諸呪主龍蛇百蟲傷蛇螫人及毒藥癰
腫持刀唾呪之吉

觀世音菩薩說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一切諸菩薩

今我欲說大陀羅尼神呪使我呪句如意成
吉

阿摩知 波羅摩知 三波羅夜知吉履尼
旨履尼 阿盧晒尼 陀羅尼馱鉢尼 阿
離鉢尼 離波尼 那頗那波那搔那 那

搔陀彈爾

呪疫病文

阿三摩三梨佛陀佛吉利底檀摩郁婁佉多
阿親婆比婆阿摩梨醯摩梨 醯摩若竭提
三摩那提惡叉夜檀帝目帝 遮梨阿遮梨

郁鳩梨 摩訶座梨

此呪先以赤土規病人周巾以五尺刀橫着
盆水上然四枚燈於患人四角頭如此呪勿
令傍人嗤笑
呪癰腫文三七徧呪之

天上七女授我良藥唾山崩墮石石裂唾

水水絕唾火火滅唾金金闕唾木木折唾癰
癰死唾腫腫滅海中大魚化為鼈雷起西南
不聞其音蝦蟇在中食月其心大腫如山小
腫如拳唾一腫千腫死唾一癰千癰止願令

我所呪即從如意

佛說摩尼羅蜜呪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摩訶比丘僧俱佛說摩尼羅蜜經佛問阿難言天下人民得不安隱用何等故用天下萬民多有病故病痛用何等故用生母腹痛用死痛用傷心痛用頭痛目眩不能飲食皆魔所爲今諸比丘大怖懼如是便前白佛言痛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人民大憂愁佛會諸比丘摩訶迦葉阿那律離越摩訶大目犍連舍利弗阿難因提羅佛說摩尼羅蜜經便舉七

佛名字

第一維衛佛 第二式佛 第三隨葉佛

第四拘樓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迦牟尼佛

今說此經皆從諸佛口中出

第一式叉羅 第二健陀羅 第三律頭羅

第四彌佉羅 第五捷殊羅 第六麻油羅

第七阿須輪 第八隨沙門 第九修孫

第十授提竭

都盧大小一切人民有得疾病者苦厄者今佛令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當誦之有國鬼有山鬼有林鬼有草木鬼有墓鬼有塚間鬼有地上鬼有天上鬼有北斗鬼有虛空鬼有市井鬼有死人鬼有生人鬼有飢餓鬼有道中鬼有道外鬼有堂中鬼有堂外鬼有水中鬼有水邊鬼有火中鬼有火邊鬼有身中鬼有身外鬼有飲食鬼有卧時鬼今佛言若有赤鬼有黑鬼有長鬼有短鬼有高大鬼有卑小鬼有中適鬼有白色鬼有黃色鬼有青色鬼有黑色鬼有夢中鬼有產乳鬼佛言若有瞋恚刀杖起時皆當念是摩尼羅蜜經諸鬼神則自破碎

佛告諸比丘若有受持是經者若有病瘦者常當說是經若有頭痛目眩寒熱傷心常當讀是摩尼羅蜜經諸鬼神則自破碎若有縣官盜賊水火起時即當讀是摩尼羅蜜經諸鬼神不得復燒害人今是經佛口中所出若有國中鬼一名深沙二名浮丘是二鬼健行求人長短若有頭痛目眩傷心寒熱則當舉是二鬼神名字便當說是摩尼羅蜜經是諸鬼神則自破碎若青色鬼黃色鬼白色鬼黑色鬼高大鬼卑小鬼廣長鬼一切大小鬼神喜燒天下人民者其鬼名金鏹鬼薛荔鬼飢餓鬼慳貪鬼勤苦鬼病瘦鬼有痛痒鬼思想鬼身中鬼身外鬼癰殘鬼跛蹇鬼顛狂鬼癡聾鬼瘡癰鬼呻吟鬼涕哭鬼癩病鬼虛耗鬼嫉妬鬼魘魘鬼焚惑鬼遊光鬼鎮獸鬼呪詛鬼伏屍鬼蜚屍鬼癩死鬼注死鬼官舍鬼軍營鬼停屍鬼獄死鬼囚死鬼水死鬼溺死鬼火死鬼燒死鬼客死鬼未葬鬼疫死鬼市死鬼道路死鬼渴死鬼盲死鬼凍死鬼兵死鬼血死鬼星死鬼抵死鬼聞死鬼棒死鬼戮死鬼自連死鬼自刺死鬼怨家鬼強死鬼腐皮鬼斷頭鬼短人毛髮鬼飲人血鬼飛行鬼騎乘鬼駕車鬼步行鬼縫摺鬼山神鬼石神鬼土神鬼海邊鬼海中鬼橋梁鬼溝渠鬼道中鬼道外鬼胡夷鬼羌虜鬼樹木精魅鬼百蟲精魅鬼鳥獸精魅鬼畜生鬼谿谷鬼門中鬼門外鬼戶中鬼戶外鬼井竈鬼汙池神

鬼國神鬼方道鬼盡道鬼不臣屬鬼詐稱鬼一切大小諸鬼神皆不得燒害某甲身若有鬼神不隨我語者頭破作七分若人得病瘦當舉上諸名字呪病瘦者即得除愈是經皆從釋迦文尼佛口中出聞是經從今已後病悉破愈佛說已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人民諸鬼神皆受恩教前為作禮而去

阿佉尼 尼佉尼 阿佉那 尼佉尼 阿皆羅 慢陀多羅 波陀梨 波提梨

若人得熱病結縷七徧呪書此上鬼神名字若紙棒皮練絹上係若縷頭即愈佛說神水呪經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比丘僧 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諸佛 南無諸佛弟子 南

無諸師 南無諸師弟子

便舉七佛名字

第一維衛佛 第二式佛 第三隨葉佛

第四拘留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迦文佛

今是呪經皆從諸佛口出

佛告諸弟子十方天下神王山林鬼神何須輪龍王各各明聽

佛言今為某甲神水呪療治百病斷絕眾邪佛言水在河中為河水水在井中為井水

出河井入佛鉢為佛水入腹中為真水自知非真莫當此水以清治濁以正治邪眾邪斷絕知水為真今我治般若波羅蜜威神及首

楞嚴威神勅某甲咽喉胃堂心腹腸胃膀胱五官六府三焦五臟寒痺宿食下痢眾痛禍

殃蜚屍鬼注妖魅蠱毒怪結癰腫疥癩惡瘡隨水消除不得留住某甲身中佛行無為攝錄神光人行無為道氣自然貫骨徹髓沐浴眾病邪不干正虛不錯真疹消病愈知水為真天者影地地者影響響影相應道法當行

道蓋天地光蓋十方眾邪萬物精氣妖祥各還所屬佛道巨當言絕痛愈千百得當神通助祐願禮十方

梵天王釋提桓因神呪

佛在羅閱祇城梵天神王及一切諸天釋提

桓因以人定時來詣佛所替首作禮各坐其

位爾時梵王釋提桓因立於佛前而結呪曰多闍他跋捷遮瀨跋遮耶檀遮瀨耶檀

遮波曳波羅波曳阿耨波羅波曳跋伽波遮跋伽耨耨質多羅須質多羅

阿耨質多羅質多羅定波帝質多羅悉那伊迦尸佉般遮尸佉跋伽尸佉偷

羅尸佉迦毗羅尸佉迦波羅尸佉世可婆尸佉弗安帝弗大羅帝弗羅叉波跋伽羅瀨婆跋知耶世須耶世遮呵耶

世阿難多秀波羅摩訶瀨波羅迦大遮偈波迦大遮毗摩遮須毗摩遮是名摩訶曼羅羅呪一切國界營邑村落若卒得風腫及時氣熱病治不能瘥針藥不加速誦此呪自然除愈

四天王神呪

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爾時四天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坐於一面最大天王名毗沙門

前白佛言今多有鬼神及以眾氣恐動國人我為一切而結呪曰

點只迦毗羅只阿那帝安那帝阿
舍伽細薩羅耶剎大伊地羅素摩跢
漏那波羅閼地帝波羅豆波上意霜
曩梅檀曩迦摩世梨吒遮訖窳
說是呪已前白佛言是名阿那羅梨呪善男

子善女人能誦此呪一切鬼神天神夜叉惡
氣蠱毒無如之何命不中天若有惡鬼不信
此言生誹謗心頭破作七分我之誓言終不
虛也

淨陀羅尼神呪

摩那叉 阿婆叉 伽羅婆叉 摩摩那叉
叉婆叉 那荼聯 毗摩那荼 佉竭那荼
阿荼那荼 拘那荼婆梨 拘薩那荼 富
梨優多那荼 迦毗那荼 軍闍那荼 阿
目迦那荼 遮羅婆羅那荼 却伽婆羅那

陀羅尼雜集卷第八

音釋

騶側留切 犂側原切 踰徒合切 樺胡化切 鵲鵲兩切
也也唐切 寔柳計切 掘之亮切 蟻銀莫切 鏹商病切
癩戶間切 疰之戎切 疥章刃切 撻逢音誤切 矚似羊切

陀羅尼雜集卷第九

卿九

未詳撰者今附梁錄

阿吒婆拘上佛陀羅尼一品有三首

佛說陀隣尼鉢經一品有三首

佛說集法悅捨苦陀羅尼一首

觀世音說隨願陀羅尼一首

乞夢知吉凶陀羅尼一首

除一切顛狂病陀羅尼一首

除怖畏陀羅尼一首

結藥界陀羅尼一首

復有求夢陀羅尼一首

佛說呪時氣病陀羅尼一首

行住隨方面歸依稱十方佛名號一首

佛說偈令人誦得長壽一首

滅一切惡吉祥陀羅尼一首

佛說大小乘觀別出觀佛三昧經一段

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

爾時王舍城內有一比丘爲賊所劫爲蛇所

蜚蜚爲鬼所嬈受大苦惱爾時鬼神大將阿吒

婆拘見是比丘受如是苦心生憐愍即往佛所至佛所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已降伏一切極惡諸鬼神等我今憐愍一切衆生故爲降伏一切諸惡鬼神及一切惡人惡毒等故上佛世尊極嚴惡呪以用降伏

諸鬼神等若有讀誦是呪之者其人威德乃至力能降伏梵天何況餘惡爾時佛告阿訖婆拘鬼神大將我不須此極嚴惡呪儻能傷害諸衆生等爾時阿訖婆拘重白佛言世尊後惡世之中惡鬼增盛惡人衆多惡毒蟲獸

侵害衆生或值諸難所謂王賊水火刀兵恐畏怨憎惡鬼等難若佛弟子出家在家若住寂靜乞食道人塚間樹下四部等衆若行曠野山林道中若在城邑村里巷陌當爲救護不令遇惡世尊慈矜願垂納受善逝世尊願垂顧錄爾時世尊聞是語已默然受之爾時阿訖婆拘見佛默然心懷喜悅即於佛前而說呪曰

豆留咩 豆留咩 陀咩 陀咩 豆留咩
豆留咩 豆留咩 豆留咩 豆留咩 豆留咩

利 尼利 尼利 那羅 那羅 那羅 那羅
尼利 尼利 尼利 尼利 那羅 那羅 那羅
尼利 豆留茶淳 豆留茶淳 摩訶豆留
茶淳 豆留茶淳 究吒淳究吒淳 摩訶
究吒淳 究吒淳多吒淳 多吒淳 摩訶
多吒淳 多吒淳 吒吒吒吒吒吒吒
摩訶吒吒吒吒 阿毗阿毗 摩訶阿毗阿
毗 阿毗利 阿毗利 摩訶阿毗利阿毗
利 阿婆阿毗 阿婆阿毗 阿婆阿毗
阿婆毗 律師律師 摩訶律師律師 梨
潭梨潭 摩訶梨潭梨潭 首婁首婁 摩
訶首婁首婁 仇婁仇婁 摩訶仇婁仇婁
留仇牟 留仇牟 留仇牟 留仇牟
仇摩仇摩 仇摩仇摩 啼梨啼梨 啼梨
啼梨 伊持 伊持 伊持 伊持 比持
比持 比持 比持 阿羅 阿羅 阿羅
阿羅 啼泥 啼泥 啼泥 啼泥 休泥
休泥 休泥 醢泥 醢泥 阿那 阿那
阿那 阿那 牟尼牟尼 牟尼牟尼 摩
訶牟尼牟尼 婆羅婆羅 婆羅婆羅 尸

利限號那路迦遮利蛇 時那時那 時那
時那 無沙婆 那暮蛇 修迦都多年尼
迦羅摩迦羅摩 迦羅摩 閼竭提多
蛇 奢摩陀摩 奢摩陀摩 閼摩陀摩
閼摩陀摩 閼摩陀摩 奢摩目多彌提
那婆羅闍奢那咩 富留沙多摩牟尼 那
毗闍那彌 修伽都多年尼 那毗闍那咩
莎訶
世尊此陀羅尼句爲一切衆生作護作救護
持是人悉皆令得安隱寂靜令離哀惱滅諸
惡毒離諸苦惱王難賊難怨憎之難若天龍
鬼神羅刹夜叉鳩槃荼復多那阿跋漆羅咄
屈陀如是等所觸惱者所侵損者悉得除滅
又復世間一切諸毒若草若木根華果衣裳
飲食世間之物及蟲鳥禽獸諸能爲毒惡傷
人者悉令消壞不能爲惡又復虛空日月星
辰旋嵐風輪鬼神起風欲來害人或來傷人
諸鬼神等欲來求食吸人精氣食人肉血者
令人疫病熱病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乃至
七日或今冷病風病濕病寒冷等病若身內

若身外一切衆病若七日若十六日悉令消滅不能爲害是等諸鬼神若以手若以口若以脚若以舌若以心欲惱人者及以惡人欲爲人作惱害者先當誦此呪力能禁持令彼惡人惡鬼繫碎失念不令爲惡世尊我今當更誚神呪以守護之

阿車阿車聯年尼牟尼 摩訶牟尼牟尼
 箕鳥刀切尼休休 摩訶那迦休休 闍伽那
 知阿呼 阿伽那知 阿多那知 阿吒阿
 吒那吒 那吒 留豆 留豆 豆留休

休豆留 希泥希泥 唏泥唏泥 郁仇摩

仇摩 仇摩 仇摩 啼梨啼梨 啼梨泥
啼梨泥 尼利尼利 摩訶尼利 莎訶

此陀羅尼爲受持讀誦者作護若有鬼食人精氣若損人資產耗人財物如是一切衆怖

怨等悉爲結界今爲某國某甲合家無量作
大辯護今當重說防諸惡鬼卽說呪曰

留牟留牟 留摩留摩 唏梨唏梨 唏梨

唏梨 唏梨唏梨 仇那仇那 仇那仇那
 仇那仇冤仇冤 仇冤 仇冤 仇留仇留

仇留仇留 休婁休婁 休婁休婁 休婁
 唏梨 暮休暮休 暮休暮休 暮唏梨
 暮唏梨 暮唏梨 暮唏梨 休牟休牟休
 牟休摩 休咩提 摩咩思摩 阿提迦
 羅咩 兜莎訶

世尊此呪極有神力如上所說莫令持是呪者有王畏賊畏火畏水畏風毒畏刀兵等畏日月星辰鬼神等畏或有餘惡知識心生忿妬意生惡害欲相侵惱者當先誦此呪爲其結界當令彼惡鬼惡人仇怨之人心生侵惡

者令其愚癡迷悶噤碎自遇衆惡不越此界
不能侵犯誦此呪者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誦此呪者一切天龍阿修羅諸惡鬼神人
非人等悉皆隨侍擁護不令遇惡世尊我是
鬼神大將力能降伏一切諸鬼若有誦此呪
者我當將諸鬼神晝夜不離擁護其人令不
見惡不令惡鬼惡人得其便也若侵損惱害
誦此呪者我當以千輻輪轆碎其頭令諸鬼
神爲作衰害世尊此呪極有神力極有威德
唯願流布施衆安樂世尊誦此呪者其人德

力唯佛知之世尊此大神呪應付賢德有智
善人若不能誦者應以好紙書寫盛以絳囊
著種種香常持隨身若有憂怖恐難常當念
此呪無不消滅世尊若有事難憂怖惡鬼
神惡夢欲令消滅者先當結界使諸惡不起

今彼惡人惡鬼惡賊自受其殃身體焦枯心意狂亂欲結界之時應淨洗浴著淨衣服好淨塗地安七器漿飲二器著少鹽飲二器著種種漿飲然八燈燒熏陸香運心供養我將諸鬼神至其邊施其所願其人應誦此呪結

赤纓然後特行即能消除一切諸難爾時佛
告阿難此呪極有大神力能消除諸惡擁護
衆生多所利益汝好受持廣令流布若有城
邑村落誦此呪者莫不蒙利若有國王大臣
誦此呪者其入境土無有惡賊怖難災橫疾
疫水旱風霜若遇惡賊應誦此呪若繫著高
幢頭賊見此幢賊尋退散降伏阿難此呪極
有神力極有大德應令四衆善誦持之爾時
衆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衆作場外灰鉢
堅二刀十二隻著

請婆拘法除如前都
誦三篇結纓十二結

佛說陀鄰尼鉢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俱爾時去是佛刹百千億拘利佛刹過爾所佛土其刹世界名阿難陀拘鬻此言華積彼佛號伊迦波提羅耶此言最上天王如來至真等正覺今現在遣兩菩薩一名阿彌陀佉此言無量光明二名摩訶佉此言大光明爾時二菩薩來到佛所前以頭面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從是間過百千億拘利佛刹世界名曰華積彼佛號最上天王如來至真等正覺今現在遣我來問訊世尊說法安隱受者增進皆無他不得不爲天龍閼叉鬼神若辟翳若鳩洹鬼神若羅刹鬼神若虎若狼若人非人所燒害彼世尊如來至真等正覺今遣我持陀鄰尼鉢來爲一切故欲令安隱得名聲遠聞色貌端正有氣力有筋力强如是閼離 摩訶閼離 閼蘭尼 郁倚 目企 三波提 摩訶三波提 是時佛告阿難陀言汝受見陀鄰尼鉢持諷

誦讀有佛世尊甚難得值陀鄰尼鉢亦難得聞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誦讀識七世宿命命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誦讀誦一切鬼神人非人蛇虵蝮螫皆不能害毒不能中蠱道爲不行不爲刀兵所傷害帝王不能得其便化不患之如是阿難陀是陀鄰尼鉢七十七億諸佛所說若有中害者是諸佛語爲有異阿逸多菩薩字彌勒語賢者阿難陀言我亦當復說陀鄰尼鉢所以者何亦欲令一切安隱有名聲德遠聞色貌端正饒氣力其筋力强如是 頰軼 拔軼 滅岐 叔離 勒岐 羅嵐 彌 漏嵐彌 醯離 彌離 提離 爾時佛告阿難陀言汝受是陀鄰尼鉢持誦誦讀有佛世尊甚難得值是陀鄰尼鉢亦難得聞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陀鄰尼鉢奉持誦誦讀識十四生宿命若善男子善女人奉持陀鄰尼鉢誦誦讀終不爲一切鬼神人非人所觸燒蛇虵蝮螫諸舍毒之蟲所不能害毒不能中蠱道爲不行刀兵不能傷帝王

不能得其便梵釋四天王所共擁護阿難陀是陀鄰尼鉢八萬四千億佛所說佛告阿難言我亦復欲說陀鄰尼鉢欲令一切安隱有名聲德遠聞色貌端正饒氣力其筋力强如是 頰軼 拔軼 濕軼 鳩濕軼 鐵離 抄羅 波提 梭那波提 般那波提 迦備呢 摩訶迦備尼 是時佛告賢者阿難陀言受是陀鄰尼鉢持誦誦讀爲一切廣說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陀鄰尼鉢持誦誦讀識無次數生宿命是陀鄰尼鉢阿難陀不可稱計億佛所說如是阿難陀是陀鄰尼鉢若行道若爲賊若爲虎狼若水中若犯帝王縣官事當念是陀鄰尼鉢誦誦讀持是陀鄰尼鉢阿難陀繫著枯樹即便生葉華實何況爲人說病不愈當爲一切病人呪佛說經已賢者阿難陀及諸會者皆歡喜奉行 集法悅捨苦陀羅尼經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偕伽蛇

南無毗首陀遮蛇 南無阿伽竭浮遮蛇
南無摩訶薩婆伽利蛇 多擲哆 林彌利
婆耨婆彌 留遮陀 檀摩陀 那闍那啼
知泐利 婆耨婆遮蛇 那蛇波羅薩婆
摩訶啼知泐利 央求知利 默求知利
比婆薩婆蛇那 毗林婆闍阿 陀舍地輸
薩婆婆羅 三慕鉢泐 波波波利 摩訶
阿那 莎呵

爾時佛告諸大眾言吾本無數劫中處於凡
夫將字遮他陀在伽倫羅國作於商客販賣
治業虛妄無實造諸惡行不可稱計姪曠無
道不可具說是時愚癡害父愛母經由數年
舉國人民一皆知之稱聲唱言是遮他陀害
父愛母今經數年吾時思念與六畜無異更
無人事時於伽倫羅國夜跳城奔走趣於深
澤時此國王名毗闍羅告令國中人民此遮
他陀姪曠無道致為此事其有能得此人者
當重賜寶物時此國人各各受募欲捕吾身
是時驚怖即出國作沙門在於他國修行十
善坐禪學道晝夜泣淚經三十七年以五逆

罪障故心不得定憂悲巨處以三十七年中
在於山窟常舉聲泣哭苦哉苦哉當以何心
去此苦也悲歎下窟乞食時道中地得一大
鉢中有一函經更無餘經唯有集法悅捨苦
陀羅尼說過去恒河沙諸佛臨泥洹時常在
毗悅羅國說此陀羅尼付諸大菩薩後有人
得聞此陀羅尼者此人過去世時修持五戒
十善當今得聞有人雖聞而不在心不修習
者是名無緣此陀羅尼能除過去百億劫生
死五逆大罪若有人受持讀誦者終不墮於
三塗地獄餓鬼畜生何以故過去諸佛以欲
泥洹時專常說之尊重歎仰稱其功德不可
計量付諸菩薩後有衆生得聞此陀羅尼者
修習者心福報難計猶如須彌寶海凡夫不
能得量若有人作諸惡行竊聞此陀羅尼名
不及修習一用在懷隨於地獄中一切地獄
中蒙此人恩苦痛不行有人能行現身精勤
修習得者親見百千萬佛刹土得福無量不
可具說唯有諸佛與諸菩薩乃能究竟盡聞
二乘人者不能得知何以故此陀羅尼非一

佛二佛所說過去恒河沙諸佛所說是時吾
得此經已即不乞食歡喜向窟到於窟中燒
香禮拜悲淚讚仰於窟中修習讀誦經一年
始得以罪業障故不能得入心懷是時吾即
以秋月夜洗浴修行經一七日如童子初學
憤憤者不少便更行於七日亦如是憤憤無
異心中愁惱不知云何意中思惟此陀羅尼
字書經於數反心中忽定時吾欣悅如人地
得百千斤金人無知者內欣不止吾時亦然
修行數年飛行無礙親見十方三世諸佛後
有行者如法行之
觀世音說隨願陀羅尼
南無觀世音菩薩 但提吡 吡羅婆多
吡羅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吡多
莎呵
行此陀羅尼法應靜處專精禮拜繞塔誦是
陀羅尼萬二千徧當見觀世音菩薩一切所
願隨意皆得
乞夢即知吉凶陀羅尼
南無三寶 南無摩尼跋陀大鬼神將 摩

訶但茶 陀羅尼 尼律師那水伽梨 呵梨水伽梨 阿跋多蛇 阿跋多蛇 摩兀跋陀林 摩訶乾豆波乳陀 提波燒香散華佛前誦一百八徧卧去更不共人語若欲所作於夢中見得不得成不成

除一切顛狂病陀羅尼

那暮勒震恒梨蛇蛇 那暮阿梨蛇 婆路鞞提 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至梨 彌至梨 勒叉勒叉 摩訶梨蛇 婆路鞞提 舍婆羅蛇 莎

訶

此咒能除一切顛狂病者應結縷繫其人頸若五種色縷若無五色應用赤縷以此咒呪之三徧結縷為三結即能除一切顛狂病除怖畏陀羅尼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僧伽蛇 南無阿利蛇 波路枳祇 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呵梨迦比梨 伽羅水伽羅噴 蛇奢茂枳 薩噴豆 守鉤闍泥 薩噴豆 烏呵蛇彌慕

呵蛇彌 閻婆蛇彌 貪婆 莎訶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讀誦此陀羅尼者除一切怖畏若水火盜賊諸惡鬼神虎狼毒獸種種怖畏悉能却之若道路遇賊者取一把土以此陀羅尼呪七徧向賊灑散能馱賊目令不相見順道而去

結藥界陀羅尼

多擲哆 秀咩 秀摩婆帝 婆留支 婆羅婆帝 摩摩利 呵摩利泥 摩帝 迦羅摩 莎訶

應以此持咒童女所作縷呪二十一徧作二十一結以繫十指咩陀羅尼已釘著地是名繫藥方法竟然後搖身常有種種形像若得象像者食之繫咽而行師子虎狼等惡獸之類見之馳散不敢繞近若食之得見那伽若與喇交會若百返千返勢力不竭若得馬像者磨食之若合飲飲之即能律提空中七日行二千餘禪水不沒若得牛像者食之力敵十象壽二百歲不足疑也

若得女像者持之而行於一切刹悉得自在一日之中行百餘禪脚不疲乏所往至處為人所愛言辭美妙猶如甘露隨有聞者歡喜信受人所樂見好營他事

若得男像者常提持行於一切處皆得伐尸

若飲之壽二百歲身力無比無能勝者端正

聰明威德光澤若其生子亦似其父老相悉

滅還為年少一切世事皆悉了知聞十萬偈

并義能持肉眼清淨徹見尼提勇健多力

若得殺戮像食之十三月不飢好習色闍戰

無前心性和善身體肥大

若得孔雀像者即自食之食已一切毒皆無

能為能見百餘禪事

若得蛇像持之而行一切世人無能為也若

用塗身得大勢力能與和修吉龍閻不被毒

害若被螫及食惡毒并用塗身皆無所苦若

以塗眼得見尼提

若得鹿像者持而行之一切世人無能為也

若得鹿像共蛇像相纏者又言龜像食之身

鞞如石若用塗身身不可壞乃至金剛亦不

能壞阿修羅打亦不能壞無大小便若得蝦
蟇者持之而行水上不沒若入水下亦無所
患常使快樂無能勝者

若得貝形似吉祥果持之而行世人見之威
光如日若王聞來出百步迎其人心念欲作

萬事王悉受用隨其所作皆爲作之一切所
願皆悉與之

復有求夢陀羅尼

多鼻他呵梨呵梨 無呵尼三無呵尼 莎
訶

此是求夢呪誦七徧卧時誦若無所見至一
七日必有所見

佛說呪時氣病經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比丘僧 南無過

去七佛 南無現在諸佛 南無諸佛

南無諸佛弟子禮是已便說是呪即從如願

阿佉尼 尼佉尼 阿佉那 尼佉尼 阿

比羅 慢多梨 尼佉尼 波陀尼 波提

梨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比丘僧 南

無過去七佛 南無現在諸佛 南無諸佛

弟子 南無諸師 南無諸師弟子今我所
呪即從如願

若人得時氣疾病縲結七過呪文并書此上

鬼神名字著紙上繫著纒頭讀呪時當齋戒

清淨澡漱燒香正心乃說

行住隨方面歸依稱十方佛名號

東方佛號等行如來至真等正覺人若東行

歸命彼佛南西北方四維亦爾若欲卧時稱

下方佛起稱上方佛

南方佛號初發意念離恐畏超首如來至真

等正覺

西方佛號金剛步跡如來至真等正覺

北方佛號寶智首如來至真等正覺

東北方佛號壞魔慢步積如來至真等正覺

東南方佛號初發意不退轉成首如來至真

等正覺

西南方佛號寶蓋照空如來至真等正覺

西北方佛號開化如來至真等正覺

下方佛號初發意念斷疑拔欲如來至真等

正覺

上方佛號消冥等超王如來至真等正覺
佛說偈令人誦得長壽

我慈諸龍王 天上及世間 以我此慈心

得滅諸毒患 我以智慧聚 用心殺此毒

味毒無味毒 破滅入地去

此偈佛說此恒晨朝時清淨已誦一七徧得

無量功德滅一切惡能令人長壽

佛說一切大吉祥滅一切惡陀羅尼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

蛇尼浮彈 娑摩伽檀那 鐵欐 娑摩

諾阿多婆勒叉 鳩梨槃陀 彌帝梨 娑

底達 不梨咭城 薩蛇婆遮囉 嚩盧岐 計

切書那提 檀暮

佛說觀佛三昧觀四威儀品中出

復有化佛教諸聲聞繫息安般流光白骨白

骨流光心淨想心不淨想起結使想滅結使

想斷結使支想殺使根想如是諸想九百億

塵數如數息安般說是名聲聞法菩薩法者

唯有四法一者晝夜六時說罪懺悔二者常

修念佛不誑衆生三者修六和敬心不恚慢

四者修行六念如救頭然佛告父王如是等
名未來世觀佛三昧亦名分別佛身亦名知
佛色相亦名念佛三昧亦名諸佛光明覆護
衆生

陀羅尼雜集卷第九

音釋

哲陟列切蟲轆即擊切螫施隻切蟲軋都
切備則前期其居切賢石爾切殺殺公切軋戶切
壯羊也韋聖也鐵千康切

陀羅尼雜集卷第十

未詳撰者今附梁錄

定志慧見陀羅尼一首

八兄弟陀羅尼一首

觀世音說應現與願陀羅尼一首

日藏經中除罪見佛陀羅尼一首

護果利神增善陀羅尼一首

善護除病陀羅尼一首

進果獲證修業陀羅尼一首

結縷除睡蒙護陀羅尼一首

呪酥除睡不飢益乳陀羅尼一首

見佛隨願陀羅尼一首

觀世音現身施種種願除一切病陀羅尼一首

散華觀世音足下陀羅尼一首

念觀世音求願陀羅尼一首

誦呪手摩眼除一切痛陀羅尼一首

呪鹽水飲腹痛者陀羅尼一首

除卒中毒病欲死者陀羅尼一首

除瞋恚陀羅尼一首

藏經

觀世音除業障陀羅尼二首

佛說呪泥塗身塗幢塗藥塗毒塗腫陀羅尼一首

崇虛空藏菩薩陀羅尼一首

觀世音陀羅尼一首

懺悔擲華陀羅尼一首

呪腫陀羅尼一首

呪癰瘡中惡陀羅尼一首

日藏中護眼陀羅尼一首

四天王呪除一切不祥合五首

定志慧見陀羅尼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僧伽蛇

檀摩檀那閼那閼梨閼那婆咩

呵羅呪呵羅尼 鬱波多婆蛇 莎呵

此陀羅尼用秋月若十五日月竟日入造化

首佛形像以黃華周布徧敷其地縱廣一步

於東方白時至心誦於一千徧亦可觀見十

方一切諸佛滅除生死一切罪障行一七日

佛像後畫一菩薩名金剛住菩薩前亦誦千

徧一日像前一日菩薩前誦若行此陀羅

尼人隨於三塗者無有是處若人遇疾諸惡
來觀誦此呪三七徧

八兄弟陀羅尼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有八兄弟陀羅尼汝應

受持讀誦爲人演說

阿比菟 拘毗菟 阿鉢梨 無仇目兜

波羅目兜 阿滿菟 久磨菟 思休 毗

多 尉多邇尉多邇 提浮多

佛告阿難此八兄弟名字若有人知此八兄

弟名及聞此陀羅尼者受持讀誦思念在心

當知是人毒不能害兵刃不傷火不能燒水

不能漂一切惡鬼方道鬼魅夜叉羅刹一切

諸惡鬼能爲人傷害恐怖人者并及怨咎闍

諍言訟皆悉消滅此過去諸佛所說

觀世音說應現與願陀羅尼

南無觀世音菩薩 怛提吽 佉羅吽多

佉羅吽多 伽呵吽多 伽吽多伽吽多

莎訶

此陀羅尼法應靜處專精禮拜繞塔誦是陀

羅尼萬二千徧當見觀世音菩薩一切所願
隨意皆得

日藏經中除罪見佛陀羅尼

釋迦牟尼佛請十方諸佛在娑婆世界一時

同音說是陀羅尼

多擲他 毗時臨婆 毗時臨婆 慰波陀

脾也毗時臨婆 綁婆頗羅 阿菟那多吽

多 阿菟那多吽多 復多拘致 毗時臨

婆 莎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讀誦是陀羅尼當於

清淨處淨自洗浴著新淨衣以好華香供養

於佛當以月八日修行經三七日除宿殃罪

即得面見十方諸佛捨是身已不受生死所

行功德爲無有上今略說耳行之人不食酒

肉

獲果利神增善陀羅尼

優牟尼 頗羅牟尼 究娑闍瞿 究嘶跋

祇 阿婆羅慕沙娑淨 比茶囉私羅坻

迦多迦跋梨利頻頭摩 潭娑囉其囉末

堆羅末優鬱埵賴 阿菟啞賴 薩婆囊摩

曾 那闍那潭 比提蛇摩賴 比頭摩賴

修波囉軌啞 阿尼囉移 阿婆咩 勿羅

尼咩 縷提阿 三慕履 莎訶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如是陀羅尼句讀

誦書寫當於佛前像前塔前舍利前千徧讀

誦飲黑石蜜連華鬚漿一日中能誦千徧得

他心智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在寂靜處誠心如法行是陀羅尼是

人不過七日獲得四禪壞欲界結見十方佛

如法意三昧能化衆生滅一切障所謂業障

煩惱障能淨衆生所有諸根能燒衆生一切

煩惱顛倒等結親近住於賢聖之道亦能令

其不退轉善提親近一切智不從他因而生

智慧得一切佛三世無礙無畏三昧法門

善護除病陀羅尼

多擲多 婆梨羅 文憚婆梨羅 文若茂

若阿舊舊 比羅耆比尼摩 比尼摩訶訶

牟尼牟尼治力茶 莎訶 蛇比那 荷訶

阿梨 文者蛇波訶 莎訶

若有人讀誦此陀羅尼者百由旬內惡人及

非人不能得其便若自病若他病誦之即得除愈

進果獲證修業陀羅尼

多擲哆 牟羅牟羅羅 阿唎吽 牟羅羅

毗祇叉夜 莎訶

若人受持誦誦兼修福業者此入初地

結縷除睡蒙護陀羅尼

多擲哆 波梨伽梨 芻修梨 多迦梨

婆散潭波伽梨 陀羅吽伎沘 婆羅半者

那目企婆羅耨 那沤 婆羅潭 波羅潭

毘 蛇蛇多毘 奢因地 梨蛇其良那

比輸他潭 三摩留 波比竭坻 三摩多

比沙 陀呵潭 修波梨蛇趾 尼難坻祇

阿 三波羅耨 那摩梨那 阿波利蛇

但那至坻 修波利 富梨思那吽 他比

輸陀潭 莎訶

此陀羅尼者是除睡眠持行法用十四日若

真舍利像前若真塔前種種香華白氎縷二

尋誦一徧結一結八百結若欲不睡繫着頂

上悉得減損眠欲得睡時解下着淨處燒香

供養恭敬禮拜尊重讚歎諸天善神擁護是人

呪酥除睡不飢益乳陀羅尼

多擲哆 尼彌 尼彌 尼利摩 希扇坻

三慕坻 婆迦置比迦知富潭 婆利遮潭

三慕希都散提三慕多尼 南無婆迦婆都

佛陀寫也 思殿兜 慕陀羅婆陀多羅兜

郊地蛇哆多婆羅 哈摩蛇兜 莎訶

若人多睡以此持呪酥千徧用塗眼即無睡

以塗足日行十由旬若食之令人不飢若婦

女若牛羊少乳呪水千徧用飲之乳即多也

見佛隨願陀羅尼

多擲哆 度羅尼 陀羅尼 陀利尼 牟

潭波羅婆散潭 悉提 旃地利 涅呵梨

路伽鉢提佛陀鉢 提地梨 郁伽羅提知

賴樹波伽提 提耨鉢提 比舍羅佛提

曇摩波斯真叉蛇羯比 羯波啾提 阿娑

耨耨波 休多舍民 呢多三摩希提 提

耨耨其力呵鉢提 提耨佛提 因地利蛇佛

提 莎訶

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陀羅尼者淨身澡

浴著淨衣服以華香燈明供養佛從月八日

至十五日晝夜六時誦陀羅尼一時誦一百

八徧是時即得見佛世尊坐蓮華座上而為

說法即與其人隨心所願若求多聞若求宿

命智若求珍寶若求淨佛國土若求職位若

求工巧若求辯才若求除業障隨其此人所

願悉與之行陀羅尼者應三日不食行之若

二月三月若八月餘時不得

觀世音現身施種種願除一切病陀羅尼

悉諱那慕佛陀蛇 那慕達摩蛇 那慕僧

伽蛇 那慕阿烈蛇 婆路耨提施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伊勝多崩波

羅婆叉彌佛婆耨摩比至室航 薩埵那摩

耨耨波蛇 律彌慕陀羅 波羅婆師多

那慕阿利蛇 婆路耨提施婆羅蛇 菩提

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摩訶伽留尼 伽

蛇 那慕薩埵畔陀那車陀那 伽陀蛇

那慕婆蛇 婆羅舍 摩伽羅蛇 薩婆薩

埵那 彌多羅質多耨劍婆 毗多蛇 那

慕阿利蛇 婆路耆提 舍婆羅蛇 律臘
 娑地蛇 波羅婆叉彌 薩婆薩埵 秀味婆
 哈 多擲哆耆羅耆羅尼 娑羅婆羅毗娑
 羅毗婆羅 佛地蛇 佛地蛇 菩提 蛇
 菩提蛇 薩婆 薩埵怖多耆劍毗 菩提
 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蜜提
 阿利蛇 婆路耆提 舍婆羅蛇 沫羅沫
 羅三摩注薩婆薩埵難 彌多羅 質多多
 蛇 薩毗薩埵那木叉伽羅 莫梨 莫梨
 莫利 莫利 莫利 莫利 莫利 莫梨
 莫梨 兜流 兜流 兜流 兜流 菩提
 菩提 菩提蛇 蜜提 休流 休流 秀
 流 秀流試其林 阿其車 阿其車 薩
 婆薩埵怖多耆劍毗 薩婆薩埵伽留尼
 伽陀羅 饒蛇 流牛娑陀蛇 娑陀蛇
 娑地蛇 怖彌婆藍 陀囊 陀囊 伽囊
 伽囊 修留彌 修留彌 摩訶修留彌
 莎訶 那慕阿利蛇 婆路耆提 舍婆羅
 蛇 悉殿兜 慕多羅波陀 莎訶
 此陀羅尼云何修行應以白淨細氈若細布

畫作觀世音像身著白衣坐蓮華座上一手
 捉蓮華一手捉澡瓶使髮高豎欽行之者於
 觀世音像前行此陀羅尼行時於白月十五
 日著新淨衣服以淨牛屎塗地又以香塗泥
 盆其上生恭敬心盛以十二器生乳以四瓦
 器盛好香汁須極好香華十六貫須瓦燈十
 六放燒堅黑沉水香須大瓦瓊四放盛淨水
 取種種諸華條置瓊中然軟木薪又須蓮華
 八百杪是時應誦此陀羅尼使音聲相續善
 心不絕誦一遍投一華火中時觀世音菩薩
 應從東方來現大神光於火盛然時觀世音
 菩薩於火中現如所畫像身著白衣其髮高
 豎手捉瓶華於火中現當見之時心無衆怖
 當知是人即開地獄餓鬼畜生道門隨其所
 欲求願悉得若求富貴若求飛空若欲施衆
 生隨意自在悉皆得之欲求多聞欲求論議
 欲入海採求伏藏欲服仙膏欲求妙色欲求
 生王家欲求天眼天耳滅一切病痛若身體
 諸根不具若有罷病癩病一切痛苦乃至身
 體諸根不具足者悉得除愈并除過去一切

重業若男欲求女身女欲求男身如願悉得
 隨意求願訖應還還觀世音菩薩也
 散華觀世音足下陀羅尼
 那慕勒囊利蛇蛇 那慕阿梨蛇 婆路耆
 提舍婆羅 多擲哆 乞梨 至梨 乞梨
 至梨 秀留秀留伽車伽車蛇 哆宿獸阿梨
 蛇 婆路耆提舍婆羅 莎訶
 應取好華一掬三徧誦此陀羅尼即以掬華
 散觀世音足下又燒好香供養
 念觀世音求願陀羅尼

那慕阿梨蛇 婆路耆提舍婆羅蛇 菩提
 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兜流
 兜流 阿思摩思 摩梨尼 豆律波摩梨
 尼 豆豆脾 那慕那摩 莎訶
 此呪須沉水香誦呪三徧至心念觀世音菩
 薩此呪吉祥能除過去一切罪業獲大功德
 欲求願如願必得
 誦呪手摩眼除一切痛陀羅尼
 那慕佛陀蛇 那慕達摩蛇 那慕僧伽蛇
 南無勒囊利蛇 那慕阿利蛇 婆路耆提

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休休 毗之薩梨 比之摩梨
 涅摩梨 輸陀寧 伽遮提蜜羅 薩婆莫
 爾 路伽舍摩尼 毗那舍尼 車陀尼
 比車陀尼 婆陀三慕嚩 畢多三慕嚩
 擔 尸厲摩三慕嚩 散尼波多三慕嚩
 擔 薩婆那舍尼 比那舍尼 阿梨蛇
 婆路耆提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提舍
 那 那扇兜 薩比真爾路伽 莎訶
 誦此咒百八遍自手用摩眼能除一切眼根
 痛病
 除腹痛陀羅尼 那慕勒囊利蛇蛇 那慕阿利蛇 婆羅耆
 提 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究多究之 究究羅之 呵
 那三婆陀尼移 莎訶
 此咒以呪鹽水三遍以飲腹痛人瘥
 除卒中毒病欲死陀羅尼 那慕勒囊利蛇蛇 那慕阿利蛇 婆路耆
 提 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

蛇 多擲哆 莎梨莎梨 毗梨毗梨 薩
 婆毗沙那舍尼 莎訶
 若人被毒欲死若已死以此持呪病人耳中
 呪之即瘥若死還活
 除瞋陀羅尼 藏經
 多擲哆 痛伏呵 佛佛羅 伊羅羅 婆
 伊羅 婆呵呵 縷呵嚩 伽伽那 叉奄
 摩咩咩咩 斫迦羅跋多帝隸 婆伽羅
 帝隸 縷多咩咩 希隸婆呵希 婆呵嚩
 那羅闍吒 蛇婆那咩 廁帝咩 婆嚩梨
 咩 誦試唵咩 唵 闍羅咩 唵 伽羅咩 唵
 婆娑善闍咩 薩婆迦羅摩咩 摩那
 跋多咩 跋帝奄遮羅咩 莎訶
 此陀羅尼能除一切世人瞋恚若欲令一切
 人不生瞋恚向已者取瞻蔔油以此持七徧
 呪之塗手已眠一切人非人魔龍鬼乃至畜
 生瞋恚心除假使滿四天下人及非人天魔
 龍鬼若於我所起重瞋恚者應於清旦取一
 盂水七徧呪之灑散四方若用洗面一切瞋
 者瞋心即除假使四方大海水悉皆擾動以

此灑之尚能令清況復人也
 觀世音除業障陀羅尼
 南無佛陀蛇 南無達摩蛇 南無僧伽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跢底 舍波羅蛇 菩
 提薩埵蛇 摩訶薩埵蛇 多擲哆 闍婆
 毗祇 毗頭畢彌 彌樓攏倚 迦樓索
 賓彌休留若賓祇 散施賓彌菩薩迦留
 摩叉蛇賓彌 莎訶
 此咒能除無始生死受身有識已來業障之
 罪常以月十五日三十日誦之千徧得福無
 量此陀羅尼神呪經觀世音菩薩所說能清
 旦一徧誦之即却一切惡
 南無勒那多來蛇蛇 南無阿梨蛇 婆路
 跢底 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
 埵蛇 多擲哆 丘梨 丘梨 多律跢
 豆律跢 婆度斯 摩彌婆羅呵律陀莎訶
 南無勒那多來蛇蛇 南無阿梨蛇 婆路
 跢底 舍婆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薩
 埵蛇 多擲哆 志梨彌志梨勒叉勒叉
 摩訶梨蛇 婆路跢底舍婆羅蛇 菩提薩

埵蛇 摩訶薩埵蛇

佛說呪泥陀羅尼

多擲哆 伊利 富利 持梨 富倫提
阿唎呼 摩唎呼 婆唎呼 比至唎呼
比思埵呼 摩叱提呼 烏思羅 婆唎呼

莎訶

若有人欲入賊中呪泥三徧以塗身若塗幢
麾幡鼓角妓樂必能得勝若為毒蟲所啗若
被毒若身有腫處以呪泥塗之以青黛傳之
即得瘥

樂虛空藏菩薩陀羅尼呪

南無佛兜佛多摩訶目捷連莎 多擲哆
倚利吉利 彌利跋利 薩婆伽 倚利彌
利 薩婆伽 彌利 莎訶

此陀羅尼要月十四日十五日明星出時誦

之八百徧燒好沉水香香烟不絕要用黃華
八百枚令人得福若善男子現身安隱求心
中所願無不獲得若是女人化成男子能至
心一日一夜六時行道誦持之者却三劫之
罪永不入惡趣要用春秋涼時三月四月八

月九月

觀世音菩薩陀羅尼

南無觀世音菩薩 多擲哆 丘利丘利
唎頭唎 婆豆斯 摩彌鉢羅 呵囉哆
莎訶

此陀羅尼晨朝至心念佛三徧誦之一切吉

祥

懺悔擲華陀羅尼

南無佛吽竭吽多 摩訶目捷連寫 坦提
吽伊利 祇利吽利帝利伊利吽利 婆唎

唎吽利 莎訶

此觀世音菩薩上持陀羅尼常以月十四日
洗浴身體夜三時禮拜懺悔後夜竟誦一徧
擲一華合八百徧擲八百華

除殃病滅毒陀羅尼

呪腫陀羅尼

多擲哆 摩摩慕泥 摩慕泥 摩比尸沙
莎訶

若有腫病者當以此陀羅尼呪之若呪藥一
百八徧塗之亦善

呪癰瘡中惡陀羅尼

多擲哆 唏置摩置 茂伽隸比沙 摩呵
比沙浮 莎訶

先傳此瘡然後以此持日一百八徧呪之經
七日乃瘥

日藏中護眼陀羅尼

多擲哆 斫訶唎婆 沙羅拏唎婆 羯磨
唎婆 阿那闍那泥羅唎婆 波臘多拘摩
泥婆羅拏都蛇 阿醯 施陀羅壽祇 頻
嚩守暹羯磨守眠 頗隸守眠 阿鉢多鉢

多隸旦那隸婆斯他婆枳 留羅脾 摩訶

留羅脾羅勒那婆羅坻 莎訶

此陀羅尼用擁護眼晝三時夜三時二十一
徧誦此陀羅尼以手摩眼病瘥於一切衆生

生於慈心當於佛前懺悔諸罪作佛形像書

寫日藏爾時應作眼藥用海沫甘草根呵梨

勒阿摩勒比布舍等合搗以蜜和之復以龜
心上火燒熟令乾合上藥搗和合藥已以此

陀羅尼呪之八千徧於七日中塗眼皮上當
修念佛以是因緣於生死中乃至成佛終不

失眼常得淨目

四天王呪經

四天王常觀察四天下者名毗沙門天王
二者提頭賴吒天王三者毗樓勒叉天王四
者毗樓博叉天王

優遮摩倚尼 波盧摩尼 波頭多醯 沙

倪闍尼沙

皆能成諸事說是呪有山名卑飢羅修道人
及諸天處中諸道人在彼行道得五通能變
化道人名阿呵得五通能變化善見阿多喻

多祇和牟伽毗皆念是自說此呪言我見諸
佛所生處及諸佛弟子處人民死不時諸天
種從是滅從其中致處哀念欲令疾解脫歸
命於道人大天王四天下者聽我言我說
呪經用救人民故為鬼神作變將然乃說呪
梵天護汝頭放髮時舍含彌護之監當護汝
身月當護汝額日當護汝眼星當護汝腎健
陀羅當護汝臍阿比尼當護汝尻其梨閼拘
梨當護汝少腹星宿當護汝命其有在四天
下者若善若惡蘇模當護汝脾天當和恩吒

當護之那行者和修提是四大天王主四天
下者當護汝家舍伽頭當護汝膝食一切味
者當護汝足摩訶伽羅當護汝手莫恐怖於
是無懼使吉善

彼毗沙門大天王於一切鬼神羅刹中最尊

勅令一切鬼神羅刹便說是呪得呪大呪所
行即疾耗亂睡眠得無一切皆不成如是

呵尼呵尼 佉尼佉尼 頭佉尼 佉知佉

知 佉知飢飢

提頭賴吒大天王於一切捷陀羅中最尊皆

勅令諸捷陀羅便說是呪得呪大呪所行即
疾耗亂睡眠得無一切皆不成如是

呵安呵安呵安 波知波知波知 知夷犁

和夷和抵 文多尼 波支多尼

毗樓勒叉大天王於一切鳩槃荼中最尊勅

令一切鳩槃荼便說是呪得呪大呪所行即

疾耗亂睡眠得無事不成如是

阿那尼 阿閉陀羅 閉摩坻摩坻 摩訶

摩坻 摩帝摩諦 摩多摩諦 九知九知

毗九知

毗樓博叉大天王於一切龍中最尊勅令諸
龍便說是呪大呪所行即疾耗亂睡眠得無
事不成如是

摩倚 摩倚 摩倚 摩帝拘知毗 拘知

天王說是呪經時地皆為動燒人民者悉恐

怖衣毛為豎其有知是呪王經者無復畏恐

不苦頭痛目不眩耳不痛鼻唇口齒舌頰頤

臍心亦不痛若腹腫脅腫手痛臍痛髀痛膝

痛足痛一切諸所苦痛悉除去若人若非人

無能得安娣得陀亦不得燒天亦不得燒若

龍若捷陀羅若金翅鳥若仇拉若鬼神若羅
刹若鳩槃荼若涸邊鬼神若餓鬼若舍舍若

鳥羅若阿陀摩羅若捷陀樓陀皆不得安燒

及日月星宿風寒氣皆使除愈擁護其身令

其諸邪惡消滅百病除愈南無一切吉善吉

祥諸義善精進

南無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禮足已便說是

呪今我所呪即從如願

陀羅尼雜集卷第十

出三藏記集卷第一

梁 釋 僧 祐 撰

集三藏緣記

十誦律五百羅漢出三藏記

菩薩處胎經出八藏記

梵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

前後出經異記

集三藏緣記第一

智論

佛於俱夷那竭國薩羅雙樹間般涅槃臥床北首天地震動師子等百獸悉大哮吼諸天

人號咷山林樹木皆悉摧裂天女人女無量百千啖啖交涕不能自勝諸三學人僉然不樂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唯阿難親愛未除未離欲故心沒憂海不能自出爾時阿泥盧豆語阿難汝守佛法藏不應如凡人自沒憂海一切有爲是無常相又佛委付汝法汝今愁悶失所受事汝當問佛佛涅槃後我曹云何行道誰當作師惡口車匿云何共住佛經初首作何等語如是種種未來之事汝當應問阿難聞是事問心小醒得念道力

於佛臥床邊以此事問佛佛告阿難若我現在若我滅後自依止法不餘依止云何比丘自依止法不餘依止內觀身常念一心智慧現前勤修精進除世間貪愛外身內身亦如是觀觀內受心法念處亦復如是是名自依止法不依止餘從今解脫戒經即是大師如戒經所說身業口業應如是行車匿比丘如梵法治若心軟伏者應教那陀迦延經即可得道我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寶藏是初應作是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方某國土某處樹林何以故過去未來諸佛經初亦稱是語現在諸佛臨涅槃時亦教稱如是語我今涅槃後經初亦稱如是我聞之語佛既滅度諸大羅漢各各隨意於諸山林流泉谿谷處處捨身而般涅槃或有飛騰虛空鴈行而去現種種神變令眾人得信心清淨而般涅槃爾時六欲諸天乃至遍淨色界諸天見是事已各心念言佛日既沒禪定解脫弟子光明亦復滅度是諸眾生種種煩惱癡癡病是法藥師今疾滅度誰當治者無量智慧大海

之中所生弟子諸妙蓮華今復乾枯法樹摧折法雲散滅大智象王既已逝矣象子亦隨去商人已去從誰求法寶各共集會來詣大迦葉作禮已說偈讚歎歎已自言大德仁者知不法船欲破法城欲頽法海欲竭法幢欲倒法燈欲滅行道漸少惡力轉盛當以大慈建立佛法爾時迦葉心大如海澄靜不動良久而答汝等所說實如所言世間不久無智盲冥於是大迦葉默然受請諸天禮已忽然不現各自還去爾時迦葉思惟云何使是三阿僧祇劫難得佛法久住於世思惟已我知是法可得久住於世應當集修妬路阿毗曇毗尼作三法藏如是佛法可得久住未來世人可得受行所以者何佛世世勤苦慈愍眾生學得是法爲人演說我曹亦應承用佛教宣揚開化迦葉作是語已住須彌山頂搥銅捷捷說此偈言

諸佛弟子若念於佛當報佛恩莫入涅槃是捷捷音傳大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皆悉聞知諸有弟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大

迦葉所爾時迦葉告諸會者佛法欲滅佛從
三阿僧祇劫種種苦行慈愍眾生學得是法
佛涅槃已諸弟子中知法持法者及誦法者
皆亦隨般涅槃法今欲滅未來眾生甚可憐
慙失智慧眼愚癡盲冥佛大慈悲愍傷眾生
我當應當承順佛教須智給集三藏竟已隨
意滅度諸來眾會皆受教住時大迦葉選取
千人除去阿難皆阿羅漢得六神通具三明
智諸禪三昧自在出入逆順超越誦讀三藏
知內外經書諸外道家十八種大經亦善讀

知皆能論義降伏異學昔頻婆娑羅王得道
八萬四千官屬亦各得道是時王教勅宮中
常飯食供養千人阿闍世王不斷是法時大
迦葉思惟言若我等常乞食者當有外道強
來難問廢闕法事今王舍城常設飯食供養
千人是中可住結集法藏以是故選取千人
不得多取是時大迦葉與千人俱到王舍城
耆闍崛山中告阿闍世王給我等食日日送
來今我結集法藏不得他行是中夏安居初
十五日說戒時大迦葉即入禪定以天眼觀

視今是眾中誰有煩惱應逐出者唯有阿難
一人不盡大迦葉從定起已即於眾中手牽
阿難出言今清淨眾結集法藏汝結未盡不
得住此時阿難慙恥悲泣而自念言我二十
五年隨侍世尊供給左右初未曾得如是苦
惱佛實大德慈悲忍念已白言我能力
久可得道但諸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
右使令以是義故留殘結不盡斷耳又言汝
更有罪佛意不欲聽女人出家汝殷勤勸諸
佛聽為道以是故佛之正法五百歲而衰微

是汝之罪阿難言我憐愍罪惡彌又三世諸
佛法皆有四眾我世尊云何獨無又言佛欲
涅槃近俱夷城佛時背痛四疊氈多羅僧敷
卧語汝言我須水不供給是汝之罪阿難言
是時五百乘車截流而度令水渾濁是故不
取又言正使水濁佛有大神力能令大海濁
水清淨汝何以不與又言佛問汝若有人四
神足好修可住世一劫若減一劫佛四神足
好修第一欲住世一劫若減一劫汝默然不
答如是至三汝亦默然汝若答佛神足好修

應住世一劫若減一劫正由汝故今世尊早
入涅槃是汝之罪阿難言魔蔽我心是故無
言非我惡心而不答佛迦葉又言汝與佛受
僧伽梨以足踏上是汝之罪阿難言爾時大
風卒起無人助我風吹來墮我脚下非不恭
敬故蹈佛衣又言佛陰藏相涅槃後以示女
人是何可恥是汝之罪阿難言我爾時思若
諸女人見佛陰藏相者便自羞恥女人之形
願求男子之身修行佛相種種福德業故我示
之不為無恥故破戒也大迦葉言汝有六罪

應僧中悔過阿難言諾謹隨大迦葉及僧教
是時阿難長跪合掌徧袒右肩即脫華屣六
罪懺懺竟大迦葉復於僧中手牽阿難出語
阿難言斷汝漏盡然後來入殘結未盡汝勿
來也如是語竟便自開門爾時諸阿羅漢議
言誰能結集法藏者阿泥盧豆言舍利弗是
為第二佛有好弟子名憍梵波提柔軟和雅
常處閑居善知法藏今在天上尸利沙樹園
中可遣使請來大迦葉語下座汝次應使
到天上尸利沙樹園中憍梵波提住處到已

語憍梵波提大迦葉諸漏盡阿羅漢皆會問
浮提僧有大法事汝可速來是比丘歡喜敬
諾受僧勅命頭面禮僧右遶三匝如金翅鳥
騰空而往到已禮足言大迦葉有語令僧有
大法事可疾速來觀衆實聚是時憍梵波提
心疑語是比丘言僧將無開諍事喚我耶無
有破僧者不佛日不滅度耶是比丘言實如
所言大師世尊已滅度憍梵波提言佛滅度
太疾世間眼滅隨佛轉法輪大將我和尚舍
利弗今在何所答曰先入涅槃憍梵波提言
大師法將各自別離當可奈何摩訶目捷連
今在何所答言亦已滅度憍梵波提言佛法
欲散大人過去衆生可愍長老阿難今何所
作答曰阿難比丘憂愁啼哭不能自喻憍梵
波提言阿難懊惱由有愛結別離生苦羅睺
羅復云何答言得阿羅漢故無憂無愁但念
諸法無常之相憍梵波提言難斷之愛已能
斷故又言我失大師世尊於是中住亦何所
爲我和尚大師復已滅度我今不能下閻浮
提今即於此而般涅槃說此語已即入禪定

踊在虛空身放光明種種神變自身出火而
燒於身身中出水四道流下至大迦葉所水
中有聲說此偈言
憍梵波提稽首禮 妙衆第一大德僧
聞佛滅度我隨去 如大象去象子隨
下座比丘持衣鉢還僧是時中間阿難思惟
求盡殘結其夜坐禪經行殷勤求道是阿難
智多定少不即得道定智等者乃可速得後
夜欲過疲極偃息却卧就枕頭未至枕廓然
得悟如電光出闇者見道阿難如是入金剛
定破一切諸煩惱山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作大力阿羅漢即夜到僧堂門敲門而喚大
迦葉問言敲門者誰答言我是阿難又問汝
何以來答言我於今夜得盡諸漏又言不與
汝開門汝從門鑰孔來阿難言爾即以神力
從非門而入禮拜僧足懺悔大迦葉言莫復
見責大迦葉手摩其頂我故爲汝使得道故
汝無嫌恨我亦如是以汝自證譬如手書虛
空無所染著阿羅漢心亦復如是復汝本座
是時僧中復共議言憍梵波提已取滅度更

有誰能結集法藏阿泥盧豆言是長老阿難
於佛弟子常侍近佛聞經能持佛常歎譽唯
是阿難結集法藏是時大迦葉摩阿難頭言
佛囑累汝今持法藏汝應報佛恩佛在何處
最初說法佛諸大弟子能守護法藏者皆已
滅度唯汝一人在今應隨佛心憐愍衆生結
集法藏是時阿難敬禮僧已坐師子座時大
迦葉說此偈言
佛聖師子王 阿難是佛子 師子座處坐
觀衆無有佛 如是大德衆 無佛失威神
如空無月時 有宿而不嚴 汝大智人說
汝佛子當演 何處佛初說 汝今當布現
是時長老阿難一心合掌向佛涅槃方作如
是說
佛初說法時 爾時我不見 如是展轉聞
佛在波羅柰 佛爲五比丘 初開甘露門
說四真諦法 苦集滅道諦 阿若憍陳如
最初得見道 八萬諸天衆 皆亦入道迹
是千阿羅漢聞是語已上昇虛空高七多羅
樹皆言無常力大如我等眼見佛說法今乃

言我聞便說偈言

我見佛身相 猶如紫金山 妙相衆德滅

唯有名獨存

長老阿泥盧豆說此偈言

咄世間無常 如水月芭蕉 功德滿三界

無常風所壞

爾時大迦葉復說偈言

無常力甚大 愚智貧富貴 得道及未得

一切無能免 非巧言妙寶 非欺誑力諱

如火燒萬物 無常相法爾

大迦葉語阿難從轉法輪經至大般涅槃集
作四阿含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含相應阿

含是名修妬路法藏諸阿羅漢更問誰能明
了集毗尼藏皆言長老優波離於五百阿羅

漢中持律第一我等今請即請言起就師子

座問佛在何處說初毗尼結戒優波離即受
僧命坐師子座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舍離

爾時須隣那迦蘭陀長者子初作姪欲以是

因緣故結初大罪二百五十戒義作三部七

法八法比丘尼毗尼增一優波離問雜部善

部如是等八十部作毗尼藏諸阿羅漢復共

思惟請阿難結集阿毗曇藏即請言起就師

子座佛在何處初說阿毗曇阿難受僧命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婆提城爾時佛告諸

比丘諸有五怖五罪五怨不滅是因緣故此

生中身心受無量苦復後世墮惡道中諸有

無此五怖五罪五怨是因緣故於今生種種

身心受樂後世生天上樂何等五怖應遠一

者殺生二者盜三者邪淫四者妄語五者飲

酒如是等名阿毗曇藏三法藏集竟諸天人

鬼神諸龍王等種種供養天華天香幡蓋衣

服供養法故於是說偈

憐愍世界故 集結三法藏 十力一切智

說智光明燈

十誦律五百羅漢出三藏記第二

又十誦律序云迦葉言我先從波婆城向拘

尸城道中聞佛涅槃有愚癡比丘言我今得

自在所欲便作不欲便止又有比丘非法說

法法說非法以此因緣應集法藏即羯磨五

百羅漢雅阿難在學地共住王舍城安居先

令優波離出律藏一事竟即問阿若憍陳

如次問長老均陀及十力迦葉等五百羅漢

乃至最下阿難言如優波離所說不皆答我

亦如是聞是事是法爾時迦葉僧中唱言大

德僧聽初事集竟是法是佛教無有比丘言

非法非佛教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乃至

集律藏一切竟後方命阿難出修多羅藏及

阿毗曇藏阿難方云如是我聞一時五百羅

漢皆下地胡跪涕零而言我從佛所面聞見

法而已言我聞迦葉語阿難從今三藏初皆

稱如是我聞故復兩存

菩薩處胎經出八藏記第三

菩薩處胎經云迦葉告阿難言佛所說法一

言一字汝勿使有缺漏菩薩藏者集著一處

聲聞藏者亦集著一處戒律藏者亦著一處

爾時阿難最初出經胎化藏為第一中陰藏

第二摩訶衍方等藏第三戒律藏第四十住

菩薩藏第五雜藏第六金剛藏第七佛藏第

八是為釋迦文佛經法具足矣

梵漢譯經音義同異記第四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繫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唯梵及佉樓為世勝文故天竺諸

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雖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篆籀之變體乎案蒼頡古文泐世代變古移為籀籀遷至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楷草隸及名實雖繁為用益渺然原本定義則體備於六文適時為敏則莫要於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於梵音為語單複無恒或一字以攝眾理或數言而成一義尋大涅槃經列字五十總釋眾義十有四音名為字本觀其

發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脣末以長短為異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語必餘言足句然後義成譯人傳意豈不艱哉又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惡義以譬煩惱滿字善義以譬常住又半字為體如漢文言字滿字為體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兩合即滿之例也言字單立即半之類也半字雖單為字

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於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以譬涅槃梵文義與皆此類也是以宣領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謬則理乖矣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遺謬漢史音字猶然況於義乎案中夏鼻典誦詩執禮師資相授猶有訛亂詩云有兔斯首斯當作鮮齊語音訛遂變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禮記云孔子蚤作蚤當作早而字同蚤虱此古字同文即浮屠之例也中國舊經而有

斯蚤之異華戎遠譯何怪於屠桑哉若夫度字傳義則置言由筆所以新舊眾經大同小異天竺語稱維摩詰舊譯解云無垢稱關中譯云淨名淨即無垢名即是稱此言殊而義均也舊經稱眾祐新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舊經云乾沓和新經云乾闥婆此國音之不同也略舉三條餘可類推矣是以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文繫於執筆或善梵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梵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梵漢兩明意義四暢然後

宣述經奧於是乎正前古譯人莫能曲練所以舊經文意致有阻礙宣經礙哉譯之失耳昔安息世高聰哲不群所出眾經質文允正安玄嚴調既疊疊以條理支越竺蘭亦彬彬而雅暢凡斯數賢並見美前代及護公專精兼習華梵譯文傳經不愆于舊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奧大乘微言於斯炳煥至曇識之傳涅槃跋陀之出華嚴辭理辯暢明喻日月觀其為美繼軌什公矣至於雜類細經多

前後出經異記第五

舊經濡首	舊經摩訶	舊經無著果 亦應具 亦應儀	舊經不還果 亦一 往々	舊經頻來果 亦一 往々	舊經溝港道 亦道 路	舊經薩芸若	舊經右佛 亦獨 覺	舊經扶薩 亦云 商士	舊經衆祐
新經文殊	新經長者	新經阿羅漢 亦言 阿漢	新經阿那含	新經斯陀含 亦一 往々	新經須陀洹 亦一 往々	新經薩婆若	新經辟支佛 亦緣 覺	新經菩薩	新經世尊

舊經爲持	舊經背捨	舊經勝處	舊經正斷	舊經覺意
新經爲性	新經解脫	新經除入	新經正勤	新經菩提

舊經直行
舊經乾沓和
舊經除饑男除饑女
舊經恒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
新經正道
新經乾闥婆
新經比丘比丘尼
新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出三藏記集卷第一

音釋

[illegible]

出三藏記集卷第二

戶

梁 釋 僧 祐 撰

法寶所被逮矣夫神理本寂感而後通緣應中夏始自漢代昔劉向校書已見佛經故知成帝之前法典久至矣逮孝明感夢張騫遠使西於月支寫經四十二章韜藏蘭臺帝王所印於是妙像麗於城闔金刹曜乎京洛慧教發揮震照區寓矣竊尋兩漢之季世構亂離西京蕩覆墳典皆散東都播遷載籍多亡子政所觀其文雖沒而顯宗所寫厥篇猶存

東流初法於斯有徵祐檢閱三藏訪覈遺源古經現在莫先於四十二章傳譯所始靡踰張騫之使洎章和以降經出蓋闕良由梵文雖至緣運或殊有譯乃傳無譯則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適及桓靈經來稍廣矣清朔佛之儔支識嚴調之屬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僕法輪屆心莫或條叙爰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敢以末學嚮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為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追

討支竺時獲異經安錄所記則為未盡今悉更苞舉以備錄體發源有漢迄于大梁運歷六代歲漸五百梵文證經四百有十九部華梵傳譯八十有五人魚貫名第略為備矣或同是一經而先後異出新舊舛駁卷數參差皆別立章條使無疑亂至於律藏初啓則詳書本源審覈人代列于上錄若經存譯亡則編于下卷將使傳法之緣有乎聞道之心無或敬貽來世庶在不墜焉

新集撰出經律論錄

新集條解異出經錄

新集表序四部律錄

新集經律論錄第一

四十二章經一卷舊錄云孝明皇帝四十二

右一部凡一卷漢孝明帝夢見金人詔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到西域

始於月支國遇沙門竺摩騰譯寫此經還洛陽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其

經今傳於世

安般守意經一卷安公云

安般守意經一卷安公云

陰持入經一卷

百六十品經一卷舊錄云增二

大十二門經一卷

小十二門經一卷

大道地經二卷安公云大道地經者

人本欲生經一卷

道意發行經二卷今

阿毗曇五法經一卷舊錄云阿

七法經一卷舊錄云阿毗曇十法行

五法經一卷

十報經二卷舊錄云長

晉法義經一卷一名具法行具法義利

義決律一卷或云義決律法行經安公

漏分布經一卷

四諦經一卷安公云上

七處三觀經二卷

九橫經一卷

八正道經一卷安公云上三

雜經四十四篇二卷安公云出增一阿含

五十校計經二卷或云明度

大安般經一卷

思惟經一卷或云思惟要法

十二因緣經一卷

五陰喻經一卷或云五陰譬喻經

轉法輪經一卷或云法輪轉經

流攝經一卷或云一切流攝經

是法非法經一卷

法受塵經一卷

十四意經一卷或云十意經

本相荷致經一卷或云阿含也

阿含口解一卷或云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

口解凡有四

阿毗曇九十八結經一卷

禪行法想經一卷

難提迦羅越經一卷

右三十四部凡四十卷漢桓帝時安息

國沙門安世高所譯出共四諦口解十

四意九十八結安公云似世高撰也

道行經一卷安公云道行品經者般若抄也

右一部凡一卷漢桓帝時天竺沙門竺

朔佛齋梵本至中夏到靈帝時於洛陽

譯出

般若道行品經十卷或云摩訶般若波羅蜜

首楞嚴經二卷中平二年十月八日出今開

般舟三昧經二卷舊錄云大般舟三昧經

陀真陀羅經二卷舊錄云陀真陀羅經

方等部古品曰遺日說般若經一卷

光明三昧經一卷出別錄

阿闍世王經一卷安公云出長阿含

寶積經二卷安公云一名摩尼寶經二卷

問署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

梵般泥洹經一卷今開

梵沙經一卷

阿闍佛國經一卷或云阿闍佛到諸菩薩

字本經二卷

內藏百品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舊錄云

右十四部凡二十七卷漢桓帝靈帝時

月支國沙門支識所譯出其古品已下

至內藏百品凡九經安公云似支識出

也

成具光明經一卷或云成具光明三昧

右一部凡一卷漢靈帝時支曜譯出

法鏡經一卷安公云

十慧經一卷或云

右二部凡二卷漢靈帝時沙門嚴佛調

都尉安玄共譯出十慧是佛調所撰

中本起經二卷或云太

右一部凡二卷漢獻帝建安中康孟詳

譯出

法句經二

右一部凡二卷魏文帝時天竺沙門維

祇難以吳主孫權黃武三年齋梵本武

昌世將炎共支謙譯出

維摩詰經二卷

大般泥洹經二卷安公云出長阿含

瑞應本起經二卷

小阿差末經二卷

慧印經一卷或云慧印三昧經

本業經一卷或云本業經

海龍王經四卷或三卷太康六年七月十日出

普超經四卷一名阿闍世王經或為三卷舊錄云更

維摩詰經一卷一本云出

阿惟越致經四卷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出

嚴淨佛土經二卷舊錄云是文殊師利菩薩

阿耨達經二卷一名弘道廣顯三昧經舊錄

首楞嚴經二卷異出首

無量壽經二卷一名覺量

寶藏經二卷舊錄云文殊師利寶藏經少云

寶誓經二卷一名菩薩淨行經或云寶誓經

要集經二卷或云諸佛要集經

佛昇忉利天品經二卷

等集衆德三昧經三卷舊錄云等集衆德

無盡意經二卷

離垢施女經一卷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出

郁迦長者經一卷或云郁迦離越問

大淨法門經一卷建始元年三

須真天子經二卷泰始二年十一月出

幻士仁賢經一卷或云仁賢約上經

魔逆經一卷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出

濟諸方等經一卷或云濟諸方等學經

德光太子經一卷或云德光太子經泰始六年九月三十日出

文殊師利淨律經一卷一本云淨律經太

決定持經一卷

寶女經四卷舊錄云寶女三昧經或云寶女

如來興顯經四卷一本云興顯如約經元

般舟三昧經二卷安公錄云更

首意女經一卷或云梵

十二因緣經一卷

月明童子經一卷一名月

五十緣身行經一卷舊錄云菩薩緣身五十

六十二見經一卷或云梵網

四自侵經一卷安公云

須摩經一卷舊錄云須摩提經

隨權女經二卷出別

方等泥洹經二卷或云大般泥洹經泰

大善權經二卷或云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

無言童子經一卷或云無

溫室經一卷舊錄云溫

頂王經一卷一名華摩諸子問經安公云

聖法印經一卷天安公云出雜阿含

移山經一卷舊錄云

文殊師利五體悔過經一卷舊錄云文殊師

持人菩薩經三卷泰始七年九月十五日出

滅十方冥經一卷元熙元年八月十四日出

無思議孩童經一卷舊錄云孩童經或云無

迦葉集結經一卷舊錄云

彌勒成佛經一卷或云彌勒

舍利弗目連遊諸國經一卷或云舍利弗摩

瑠璃王經一卷

奈女著域經一卷或云

寶施女經一卷

寶網童子經一卷舊錄

順權方便經

二卷一本云權方便經舊錄云順權女身菩薩

五百弟子本起經

一卷舊錄云五百弟子自

佛為菩薩五夢經

一卷舊錄云佛五夢太

普門經

一卷一本云普門太

如幻三昧經

二卷舊錄云三卷太

彌勒本願經

一卷或云彌勒菩薩所同本願

舍利弗悔過經

一卷太安二年五月二十日出

胞胎經

一卷昔錄云胞胎身經

十地經

一卷或云菩薩十地經太

摩目捷連本經

一卷

太子慕魄經

四不可得經一卷

菩薩悔過經

一卷或云菩薩悔過法

當來變經

乳光經一卷

心明女梵志婦飯汁施經

一卷或云

大六向拜經

一卷舊錄云六向拜經或

奮掘摩經

一卷或云奮掘摩

菩薩十住經

一卷太安元年十月三日出

摩調王經

一卷出六度集太安

象步經

一卷無

照明三昧經

一卷太安三年

所欲致患經

一卷太安三年

法沒盡經

一卷或云空寂菩薩所問

菩薩齋法

一卷一名菩薩

獨證自誓三昧經

一卷

過去佛分衛經

一卷

五蓋疑結失行經

一卷安公云不似護公出

阿差末經

四卷或云阿差末香薩經別

無極寶經

一卷別錄所載未聞安錄或云

阿速達經

一卷別錄所載安錄先則舊錄云

右九十五部凡二百六卷今並有其經

等目菩薩經

二卷別錄所

閑居經

一卷

更出小品經

七卷

總持經

一卷

超日明經

一卷

刪維摩詰經

一卷舊錄云刪維

虎耳意經

一卷一名二

無憂施經

一卷一名二

五福施經

一卷

樓炭經

五卷安公云出方等部

勇伏定經

二卷安公云更出首楞嚴

嚴淨定經

一卷一名序世經元

慧明經

一卷

迦葉本經

一卷或云

光世音大勢至受決經

一卷

諸方佛名經

一卷

目連上淨居天經

一卷

普首童經

十方佛名卷

三品修行經

一卷安公云近

金益長者子經

一卷

衆祐經

一卷

觀行不移四事經

一卷元

小法沒盡經

一卷

四婦喻經一卷元

盧夷亘經一卷

盧羅王經一卷

龍施經一卷

馬王經一卷元

晉義經一卷元

鹿母經一卷元

給孤獨明德經一卷舊錄云路孤獨

龍王兄弟陀達誠王經一卷連字

勸化王經一卷百佛名卷

更出阿闍世王經二卷建武元年四月十六日出

植衆德本經一卷

沙門果證經一卷

龍施本起經一卷舊錄云龍施本

佛悔過經一卷三轉月明經一卷

解無常經一卷胎藏經一卷

離垢蓋經一卷小郁迦經一卷

阿闍世女經一卷

賈客經二卷建武元年三月二日出

人所從來經一卷永興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出

諸神咒經三

檀若經一卷

誠羅云經一卷

鴈王經一卷太始九年二月一日出

十等藏經一卷永興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出

鴈王五百鴈俱經一卷永興二年二月二日出

誠具經一卷永興二年二月七日出

決道俗經一卷永興二年二月十一日出

猛施經一卷舊錄云猛施道地經

城喻經一卷永興二年三月一日出

耆闍崛山解經一卷

譬喻三百首經一卷永興二年三月七日出

比丘尼誠經一卷太始三年九月十日出

誠王經一卷

三品悔過經一卷太始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出

菩薩齋法一卷舊錄云菩薩齋經

右六十四部凡一百一十六卷經今闕

合二件凡一百五十四部合三百九卷晉武

帝時沙門竺法護到西域得梵本還自太始

中至懷帝永嘉二年已前所譯出祐摺撫群

錄遇護公所出更得四部安錄先闕今條入

錄中安公云遭亂錄散小小錯涉故知今之

所獲審是護出也

超日明經二卷舊錄云超

右一部凡二卷晉武帝時沙門竺法護

先譯梵文而詞義煩重優婆塞再承遠

整理文偈刪為二卷

須臾天子經二卷或云須臾天子問四事經

右一部二卷晉武帝世天竺菩薩沙門

曇摩羅察口授出安文慧白元信筆受

異維摩詰經三

首楞嚴經二卷別錄所載安每先闕

右二部凡五卷晉惠帝時竺叔蘭以元

康元年譯出

惟速菩薩經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晉惠帝時沙門帛法祖

譯出

樓炭經六卷別錄所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舊錄云

法句本末經四卷一名法句喻經或

福田經一卷或云諸

右四部凡十二卷晉惠懷帝時沙門法

炬譯出其法句喻福田二經炬與沙門法立共譯出

總前出經自安世高已下至法立已上凡十七家並安公錄所載其張騫秦景竺朔佛維祇難竺將炎白延帛法祖凡七人是祐校眾錄新獲所附入自衛士度已後皆祐所新撰摩訶般若波羅蜜道行經二卷東錄並云道

略出今開

右一部凡二卷晉惠帝時衛士度略出

合維摩詰經五卷合支謙竺法護竺叔蘭所出摩訶三本合為一部

合首楞嚴經八卷合支謙支諶竺法護竺叔蘭所出楞嚴四本合為一部或

卷為五

右二部凡十三卷晉惠帝時沙門支敏

度所集其合首楞嚴傳云亦愍度所集

既闕注目未詳信否

大孔雀王神呪一卷

孔雀王雜神呪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晉元皇帝時西域高座

沙門尸梨蜜所出

譬喻經十卷舊錄云正

右一部凡十卷晉成帝時沙門康法遠抄集眾經撰此一部

十誦比丘戒本一卷或云十誦大比丘戒

右一部凡一卷晉簡文帝時西域沙門

曇摩持誦齋梵本竺佛念譯出

比丘尼大戒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晉簡文帝時沙門釋僧

純於西域拘夷國得梵本到開中令竺

佛念曇摩持慧常共譯出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五卷一名長安品經或云摩訶般若

後漢安帝時泰符

右一部凡五卷晉簡文帝時天竺沙門

曇摩蟬執梵大品本竺佛念譯出

雜阿毗曇毗婆沙論十四卷偽泰建元十九年四月出至八月二十

九日出訖或云雜阿毗曇心

婆須蜜集十卷建元二十年三月十日

僧伽羅刹集經三卷泰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右三部凡二十七卷晉孝武帝時屬賓

沙門僧伽跋澄以符堅時入長安跋澄

口誦毗婆沙佛圖羅刹譯出又齋婆須

蜜梵本竺佛念譯出

四阿含暮抄經二卷

右一部凡二卷晉孝武帝時西域沙門

鳩摩羅佛提於鄴寺出佛提執梵本竺

佛念佛護為譯僧導僧敬筆受

三十七品經一卷晉太元二十年

賢劫千佛名經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晉孝武帝時天竺沙門

竺曇無蘭在揚州謝鎮西寺譯出

增一阿含經三十三卷泰建元二十年夏出至二十一年春訖定三十三卷

中阿含經五十九卷同建

右二部凡九十二卷晉孝武帝時虎估勒

國沙門曇摩難提以符堅時入長安難

提口誦梵本竺佛念譯出

出曜經十九卷

菩薩瓔珞經十二卷

十住斷結經十一卷

菩薩處胎經五卷一名胎

中陰經二卷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一卷或云阿育王

右六部凡五十卷晉孝武帝時涼州沙

門竺佛念以符堅時於關中譯出

中阿含經六十卷晉隆安元年十一月十日

東寺寺譯出至二年六月二十

阿毗曇八捷度二十卷一名迦提延阿

阿毗曇心論十六卷或十三卷符

鞞婆沙阿毗曇論十四卷一名成說

阿毗曇心論四卷晉太元十六年

三法度二卷同以太元十

右六部凡一百一十六卷晉孝武帝及

安帝時屬賓沙門僧伽提婆所譯出

新小品經七卷弘始十年二月六日

新法華經七卷弘始八年夏

新賢劫經七卷弘始八年夏

華首經十卷一名攝

新維摩詰經三卷弘始八年

新首楞嚴經二

十住經五卷或四卷定五卷什

思益義經四卷或云天問經

持世經三卷或

自在王經二卷弘始

佛藏經三卷一名選擇

菩薩藏經三卷一名當樓那問亮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一

無量壽經一卷或云

彌勒下生經一卷

彌勒成佛經一卷

金剛般若經一卷或云金剛

諸法無行經一卷

菩提經一卷或云文殊

遺教經一卷或云佛垂般

十二因緣觀經一卷

菩薩呵色欲經一卷

禪法要解二卷或云

禪經三卷一名菩薩禪法

雜譬喻經一卷或云

大智論百卷或云七十卷

誠實論十卷

十住論十卷

中論四卷

百論二卷弘始

十誦律六十一卷

十誦比丘戒本一卷

禪法要三卷弘始九年

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

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以偽秦姚興弘

始三年至長安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秦弘始十

曇無德律四十五卷

虛空藏經一卷或云虛空藏菩薩經三藏後

曇無德戒本一卷

右四部凡六十九卷晉安帝時屬賓三

藏法師佛馱耶舍以姚興弘始中於長

安譯出

舍利弗阿毗曇論二十二卷

右一部凡二十二卷晉安帝持外國沙

門毗婆沙為姚興於長安石羊寺譯出

大般涅槃經二十六卷 鳩摩西王沮渠安國譯

方等大集經二十九卷 或云大集經 始出

方等王虛空藏經五卷 或云大虛空藏經 始出

藏品 同來詳是 別出者 不別錄 云河南因乞佛時沙門釋聖堅

方等大雲經四卷 或云方等無想大雲經 始出

悲華經十卷 別錄或云 始出

金光明經四卷 始出

海龍王經四卷 始出

菩薩地持經八卷 或云菩薩戒經 始出

菩薩戒本一卷 始出

優婆塞戒七卷 始出

菩薩戒經八卷

菩薩戒優婆塞戒壇文一卷 始出

右十一部凡一百一十七卷晉安帝時

天竺沙門曇摩識至西涼州為偽河西

王大沮渠蒙遜譯出或作 譯

阿毗曇毗婆沙論六十卷 丁丑歲四月 出至巳卯歲七月訖

右一部凡六十卷晉安帝時涼州沙門

釋道泰共西域沙門浮陀跋摩於涼州

城內苑開豫宮寺譯出初出一百卷尋

值涼王大沮渠國亂亡散失經文四十

卷所餘六十卷傳至京師

寶梁經二卷

右一部凡二卷晉安帝時沙門釋道龔

出傳云於涼州出

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 沙門文法領於于 始出

觀佛三昧經八卷 始出

新無量壽經二卷 永初二年 始出

禪經修行方便經二卷 一名 變伽 逃匿淨法 始出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 或云 始出

菩薩十住經一卷

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

新微密持經一卷

本業經一卷

淨六波羅蜜經一卷

文殊師利發願經一卷 晉元熙二年 始出

右十部凡六十七卷晉安帝時天竺

師佛跋跋陀羅至江東及宋初於廬山

及京都譯出

大般泥洹經六卷 晉義熙十三年 始出

方等泥洹經二卷

摩訶僧祇律四十卷 已

僧祇比丘戒本一卷

雜阿毗曇心論十二卷

雜藏經一卷

經經一卷

長阿含經一卷

雜阿含經一卷

彌沙塞律一卷

薩婆多律一卷

佛遊天竺記一卷

右十一部定出六部凡六十三卷晉安

帝時沙門釋法顯以隆安三年遊西域

於中天竺師子國得梵本歸京都住道

場寺就天竺禪師佛跋跋陀羅共譯出

其長雜二阿含經經彌沙塞律薩婆多律抄猶是梵文未得譯出

方等檀持陀羅尼經四卷或云六卷等陀羅尼及云云檀持陀羅尼

右一部凡四卷晉安帝時高昌郡沙門

釋法衆所譯出

晉門品經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西域沙門祇多蜜所出

傳云晉世出未詳何帝時

決定毗尼經一卷一名破壞一切心識

右一部凡一卷衆錄並云於涼州燉煌

出未審譯經人名傳云晉世出未詳何

帝時

新無量壽經二卷宋永初二年於道場寺出一錄云於六合山寺出

佛所行讚五卷一名馬鳴菩薩讚或云佛本行讚六合山寺出

右二部凡七卷宋孝武皇帝時沙門釋

實雲於六合山寺譯出

觀世音受記經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宋武帝時黃龍國沙門

曇無竭遊西域譯出

彌沙塞律三十四卷即釋法顯所得梵本以宋景平元年七月譯出已入律錄

彌沙塞比丘戒本一卷與律同時出

彌沙塞羯磨一卷與律同時出

右三部凡三十六卷宋榮陽王時沙門

竺道生釋慧嚴請闡賓律師佛獸什於

京都龍光寺譯出

雜阿毗曇心論十三卷今開

右一部凡十三卷宋文帝時西域沙門

伊葉波羅以元嘉三年爲北徐州刺史

王仲德於彭城譯出至擇品未竟至八

年更請三藏法師於京都校定

菩薩善戒十卷或云十卷

優婆塞五戒略論一卷一名優婆塞五戒相

三歸優婆塞二十二戒一卷或云優婆塞戒

曇無德羯磨一卷或云雜羯磨

右四部凡十三卷宋文帝時闡賓三藏

法師求那跋摩於京都譯出

雜阿毗曇心論十四卷宋元嘉十年於長干寺出寶雲傳譯其年九月訖

摩得勒伽經十卷宋元嘉十二年乙亥歲正月於封陟寺譯出至九月訖

分別業報略一卷大勇菩薩撰

勸發諸王要偈一卷龍樹菩薩撰

請聖僧浴文一卷

右五部凡二十七卷宋文帝時天竺三

藏法師僧伽跋摩於京都譯出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卷或云普賢觀經下注云出深功德經中

虛空藏觀經一卷或云觀經

禪秘要三卷元嘉十八年譯出或云日禪法要或云五卷

五門禪經要用法二卷

右四部凡六卷宋文帝時闡賓禪師曇

摩多以元嘉中於祇洹寺譯出

晉耀經六卷

四天王經一卷

廣博嚴淨經四卷或云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

右三部十一卷宋文帝時沙門釋智嚴

以元嘉四年共沙門寶雲譯出

般泥洹經二十卷開

摩訶僧祇律一部梵本未譯出

右二部定出一部凡二十卷宋文帝時

沙門釋智猛遊西域還以元嘉中於西

涼州譯出泥洹經一部至十四年齋還

京都

賢愚經十三卷宋元嘉二十二年出

右一部凡十三卷宋文帝時涼州沙門

釋曇摩德威德於于闐國得此經梵本於

高昌郡譯出

雜阿含經五十卷宋元嘉中

大法鼓經二卷東安

勝鬘經一卷丹楊

八吉祥經一卷元嘉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於荊州譯出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道場

央掘魔羅經四卷道場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宋元

相續解脫經二卷東

第一義五相略一卷東安

釋六十二見經一卷

泥洹經一卷泥口

無量壽經一卷

現在佛名經三卷

無憂王經一卷

右十四部凡七十六卷宋文帝時天竺

摩訶乘法師求那跋陀羅以元嘉中及

孝武時宣出諸經沙門釋寶雲及弟子

菩提法勇傳譯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或云觀彌勒

觀經

說世音觀經一卷

禪要秘密治病經二卷宋孝建二年

佛母般沱經一卷孝建二年於鍾山定林

經

右四部凡五卷宋孝武帝時偽河西王

從弟沮渠安陽侯於京都譯出前二說

先在高昌郡久已譯出於彼齋來京都

念佛三昧經六卷宋大明六年

破魔陀羅尼經一卷或云樂量門破魔陀

右二部凡七卷宋孝武帝時西域沙門

功德直至荊州沙門釋玄暢請於禪房

譯出

十誦羯磨一卷或云略要羯

右一部凡一卷宋景和中律師釋僧璩

於京都撰出

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或云十誦

十誦律羯磨雜事一卷

右二部凡二卷宋明帝時律師法穎於

京都撰出

海意經七卷

如來思智不思議經五卷

寶頂經五卷

無盡意經十卷

三密底耶經一卷漢言賢

右五部凡二十八卷宋明帝時天竺沙

門竺法卷於廣州譯出並未至京都

雜寶藏經十三卷

付法藏因緣經六卷

方便心論二卷

右三部凡二十一卷宋明帝時西域三

藏吉逸夜於北國以偽延興二年共僧

正釋曇曜譯出劉孝標筆受此三經並

未至京都

無量義經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齊高帝時天竺沙門曇

摩伽陀耶舍譯出

五百本生經未詳卷數

他毗利齊言宿德律未詳卷數

右二部齊武帝時外國沙門大乘於

廣州譯出未至都

善見毗婆沙律十八卷或云毗婆沙律齊永明七年出

右一部凡十八卷齊武帝時沙門釋僧

猗於廣州竹林寺請外國法師僧伽跋

陀羅譯出

觀世音懺悔除罪咒經一卷永明八年十月十五日譯出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本

右二部凡二卷齊武帝時先師獻正

遊西域於于闐國得觀世音懺悔咒梵

本還京都請无官禪房三藏法師法意

共譯出自流沙以西妙法蓮華經並有

提婆達多品而中夏所傳闕此一品先

師至高昌郡於彼獲本仍寫還京都今

別爲一卷

百句譬喻經十卷齊永明十年九月十日譯出或五卷

右一部凡十卷齊武帝時天竺沙門求

那毗地於京都譯出

毗跋律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齊武帝時沙門釋法度

出

教戒比丘尼法一卷

右一部凡一卷梁天監三年鍾山靈耀

寺沙門釋僧盛依四分律撰

大智論抄二十卷一名要論

右一部凡二十卷晉安帝世廬山沙門

釋慧遠以論文繁積學者難省故略要

抄出

虛空藏經八卷

右一部凡八卷宋武帝世河南國乞伏

時沙門聖堅出

十二因緣經一卷建武二年出

須達長者經一卷建武二年出

都合四百五十部凡一千八百六十七

卷

新集異出經錄第二

異出經者謂梵本同而漢文異也梵書複隱

宣譯多變出經之士才趣各殊辭有質文意

或詳略故今本一未二新舊參差若國言訛

轉則音字楚夏譯辭格礙則事義胡越豈西

傳之蹇駁乃東寫之乖謬耳是以泥洹楞嚴

重出至七般若之經別本迺八傍及眾典往

往如茲今並條目列入以表同異其異出雜

經失譯名者皆附失源之錄

般若經支識出般若道行品經十卷出古品

般若經支識出般若道行品經十卷出古品

般若經支識出般若道行品經十卷出古品

般若經支識出般若道行品經十卷出古品

般若經支識出般若道行品經十卷出古品

右一經七人異出

般泥洹經支識出般泥洹經一卷支謙出

般泥洹經支識出般泥洹經一卷支謙出

般泥洹經支識出般泥洹經一卷支謙出

般泥洹經支識出般泥洹經一卷支謙出

右一經七人異出其支謙大般泥洹與

方等泥洹大同曇摩識涅槃與法顯泥

洹大同其餘三部並闕未詳同異

法華經舊錄有薩分陀利經云是異出正法華經十卷鳩摩羅什

出新妙法蓮華經七卷

右一經三人出其一經失譯人名已入

失源錄

首楞嚴經支謙首楞嚴二卷支謙首楞嚴二

老白延首楞嚴二卷竺法護更出

勇伏定二卷即更出首楞嚴什叔蘭首楞嚴經二卷鳩摩羅什

新出首楞嚴二卷舊錄有蜀首楞嚴二卷未詳誰出

右一經七人出其一經失譯人名已入

維摩詰經支謙出維摩詰二卷竺法護出維摩詰二卷又出剛維摩詰一卷

失源錄

竺初蘭出新摩訶經二卷鳩摩羅什出新摩訶經三卷

右一經四人異出

無量壽經支謙出阿彌陀經二卷竺法護出無量壽二卷或云無量壽淨土等

見出摩訶什出無量壽一卷那跋寶雲出新無量壽二卷求那跋

陀羅一卷

右一經五人異出

道地經安世高出大道地二卷竺法護出修行道地七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晉耀經竺法護出晉耀八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賢劫經竺法護出賢劫十卷鳩摩羅什出賢劫七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海龍王經竺法護出海龍王四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中阿含經曇摩難提出中阿含五十九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樓炭經竺法護出樓炭五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微密持經支謙出微密持一卷佛跋陀出微密持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大方等如來藏經釋法炬出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佛跋陀出大方等

右一經二人異出

本業經支謙出本業一卷佛跋陀出本業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十住經鳩摩羅什出十住四卷佛跋陀出十住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超日明經竺法護出超日明二卷鼎承遠出超日明二卷即刪整發公所出

右一經二人異出

般舟三昧經支謙出般舟三昧二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右一經二人異出

彌勒成佛經竺法護出彌勒成佛一卷鳩摩羅什出彌勒成佛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觀世音受決經竺法護出先世音大勢至受決經一卷要無竭出觀世音

右一經二人異出

月明童子經支謙出月明童子經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普門經竺法護出普門品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普門經多要出普門品一卷

齋振魔經竺法護出齋振魔經一卷求那跋陀出齋振魔經四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阿闍世王經支謙出阿闍世王經二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十二因緣經安世高出十二因緣經一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阿差末經支謙出阿差末二卷

右一經二人異出

禪經鳩摩羅什出禪經四卷禪法要解二卷

法要三卷五門禪經要用法一卷

二病經

右一經四人異出

虛空藏經 摩訶薩出方等上座空藏一卷聖堅出

合出虛空藏經一卷

右一經四人出

譬喻經 安世高出五陰譬喻一卷法護出

詳其名釋法炬出法句譬喻十卷

法蓮出譬喻十卷

右一經五人出

無盡意經 法護出無盡意四卷法護出

無盡意十卷摩訶識大集後無盡

意四

右一經三人出

菩薩地持經 摩訶薩出菩薩地持八卷

右一經二人出

比丘戒本 摩訶薩出十誦比丘戒本一卷佛

耶舍出雲無德戒本一卷佛

什出彌沙塞比丘戒本一卷

右一經五人出校眾錄並云二百五十

戒凡有六種異出其一本無譯名入失

源錄中

比丘尼戒 法護出比丘尼戒一卷今開釋

所傳大比丘尼戒一卷是疑經

今開

右一經四人出

阿毗曇 安世高出阿毗曇九十八法七法二卷今

法阿毗曇心四卷僧伽提婆出

心十六卷天竺沙門四卷阿毗曇

利弗阿毗曇二十二卷沙門出

法顯出難阿毗曇心十三卷伊

僧迦羅出難阿毗曇心十四卷

詳誰出已入源錄

右一經凡九人出

成具光明經 支謙

右一經二人異出

法鏡經 支謙

右一經二人異出

法句經 祇難

右一經二人異出

無量壽經 什末耶跋陀

右一經二人異出

長阿含經 釋法顯

右一經二人異出

摩訶僧祇律 釋法顯

右一經二人異出

小品 法護

右一經二人異出

方等泥洹經 法護

右一經二人異出

長者須達經 安公難錄又有此

出三藏記集卷第二

音釋

輶 他刀切迄 訖訖切舛駁 舛人亮切駁伯

也齋 持也 佻 徒檢切字 諸漢渝 渝客朱訖

也 勝胞 布交刪 師昌切招 振 振中切

也 拾 尼 婢 卑眉賓 純 純居切 純 純居切

也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也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也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也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也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燉煌

出三藏記集卷第三

梁 釋 僧 祐 撰

新集安公古異經錄

新集安公失譯經錄

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

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錄

新集律分爲五部記錄

新集律分爲十八部記錄

新集律來漢地四部記錄

新集安公古異經錄第一

古異經者蓋先出之遺文也尋安錄自道地要語迄四姓長者合九十二經標爲古異雖經文散逸多有闕亡觀其存篇古今可辨或無別名題取經語以爲錄目或撮略四舍摘一事而立卷名號質實信古典矣安公觀其古異編之於末祐推其歲遠列之于首雖則失源而舊譯見矣

道地經中要語章一卷或云小道地經今有此經自此已下不稱有者

數緣意章一卷舊錄云數緣經安公云上二經出生經祐案今生經無此章名

梵志頻波羅延問尊種經一卷舊錄云頻波延問種尊經今有

菩薩道地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中

毗拔陀菩薩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中

五十五法誡經一卷或云五十五法行

一切義要一卷

說善惡道經一卷

愛欲聲經一卷一本云愛欲一聲經

摩訶遮曷浞經一卷

天王下作猪經一卷

魔王入目犍蘭腹經一卷一名犍蘭腹經今有連腹中經

始造浴佛時經一卷舊錄云今有連腹中經

十二賢者經一卷舊錄云今有連腹中經

佛併父弟詞達經一卷安公云今有連腹中經

憂墮羅迦葉經一卷

四部本文一卷安公云今有連腹中經

中阿含本文一卷安公云今有連腹中經

七漏經一卷或云七漏經

讓德經一卷

有賢者法經一卷

摩訶厥彌難問經一卷或云大厥彌經

大本藏經一卷

說阿難持戒經一卷

阿難問何因緣持戒見世間貧亦現道貧經

給孤獨四姓家問應受施經一卷

曉所諍不解結者經一卷

奇異道家難問住處經一卷

哥異道家難問法本經一卷

賢者手力經一卷

八法行經一卷

雜阿含三十章一卷

自見自知爲能盡結經一卷

有四求經一卷

佛本行經一卷

河中大聚沫經一卷或云水沫所漂經或云聚沫經今有此經

聞城譬經一卷舊錄云聞城十二因緣經今有此經

便賢者坑經一卷或作坑字

自守亦不自守經一卷舊錄云不自守經云

所非汝所經一卷

兩比丘得割經一卷

聽施比丘經一卷或云比丘聽

善馬有三相經一卷舊錄云馬三

馬有八弊惡態經一卷或云馬有八態

道德舍利日經一卷

舍利日在王舍國經一卷

獨居思惟自念止經一卷

問所明種經一卷

欲化從本相有經一卷或云

獨坐思惟意中生念經一卷

佛說如是有諸比丘經一卷

比丘所求色經一卷

佛說道有比丘經一卷

色為非常念經一卷安公云自此上

色比丘念本起經一卷

佛說善惡意經一卷

比丘一法相經一卷

有二力本經一卷

有三力經一卷

有四力經一卷

人有五力經一卷

不聞者類相聚經一卷舊錄云

天上釋為故世在人中經一卷

爪頭土經一卷

身為無有反復經一卷

師子畜生王經一卷

阿須倫子披羅門經一卷

披羅門子名不侵經一卷

生聞披羅門經一卷舊錄云

有際竭經一卷

署杜乘披羅門經一卷

佛在拘薩國經一卷

佛在優墮國經一卷

是時自梵自守經一卷

有三方便經一卷舊錄云

披羅門不信重經一卷

佛告舍日經一卷

四意止經一卷舊錄云四

說人自說人骨不知腐經一卷安公云上四

凡人有三事愚癡不足經一卷

佛有五百比丘經一卷

佛誠諸比丘言我以天眼視天下人生死好

醜尊者卑者經一卷安公云此上

彌蓮經一卷舊錄云彌蘭經或作

阿鳩留經一卷

憂多羅經一卷

梅檀調佛經一卷

惡人經一卷

難貧壽經一卷舊錄云難

梅檀樹經一卷今

難提和難經一卷或云難

四姓長者難經一卷舊錄云

世尊佛經一卷

右九十二部凡九十二卷是古典經

新集安公失譯經錄第二

五〇一四三五

祐按安公舊錄其經有譯名則繼錄上卷無譯名者則條目于下尋安錄自修行本起於和達凡一百有三十四經莫詳其人又開涼二錄並闕譯名今總而次列入失源之部安錄誠佳頗恨太簡注目經名撮題兩字且

不列卷數行間相接後人傳寫名部混糅且朱點為標朱滅則亂循空追求困於難了斯亦瑣瑣之一玷也且衆錄雜經包集逸異名多復重迭相散紊今悉更刪整標定卷部使名實有分尋覽無惑焉

修行本起經二卷安公言南方近出直法小本起耳舊錄有宿行本起疑即此

菩薩道樹經一卷或云通樹三昧經或云三昧經三名異並同一本

八念經一卷舊錄云阿那律八念經

禪行三十七品經一卷

諸法本經一卷

申日經一卷安公云出中阿含

月光童子經一卷

梵志孫陀耶致經一卷安公云出中阿含

枯樹經一卷安公云出中阿含

三十七品經一卷安公云出律經

六淨經一卷安公云出律經

法律三昧經一卷

應行律一卷

三十二相經一卷或云三十二相經

八十種好經一卷

演道俗經一卷舊錄云演道俗業經

黑氏梵志經一卷

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卷

頗多和多耆經一卷

維云界經一卷或云阿羅羅經

母子經一卷

無垢賢經一卷或云無垢賢女經

八開齋經一卷

遊經一卷或云遊經

生死變化經一卷或云生死變化經一名見正比丘經或云見正經

普明王經一卷

文陀竭王經一卷

耶祇經一卷

五福德經一卷

歡豫經一卷

末羅王經一卷

分怒檀王經一卷

長者音悅經一卷或云音悅經或云長者音悅經

首達經一卷舊錄云首達經

梵皇經一卷或云梵皇經

五百梵志經一卷

僧大經一卷或云僧大經

法常住經一卷

大小諫王經二卷今有諫王經一卷未詳大小

波斯匿王經一卷或云波斯匿王經

摩夷比丘經一卷或云摩夷比丘經

梅陀越國王經一卷

迦葉戒經一卷或云迦葉戒經

摩達王經一卷

五恐怖世經一卷舊錄云五恐怖經

進學經一卷或云進學經

四飯法經一卷或云四飯法經

梵摩難王經一卷

師比丘經一卷或云師比丘經

十二死經一卷

五無反復經一卷 卷一
等入法嚴經一卷 卷一
治身經一卷 卷一
治意經一卷 卷一
十善十惡經一卷 卷一
阿難念彌經一卷 卷一
兜調經一卷 卷一
四虺喻經一卷 卷一
馬有八態經一卷 卷一
金色女經一卷 卷一
太子須大擎經一卷 卷一
十夢經一卷 卷一
長者辯意經一卷 卷一
長者須達經一卷 卷一
孝子報恩經一卷 卷一
孝子睦經一卷 卷一
自愛不自愛經一卷 卷一
長壽王經一卷 卷一

薩和檀王經一卷 卷一
未生怨經一卷 卷一
須摩提女經一卷 卷一
賢首夫人經一卷 卷一
七婦經一卷 卷一
玉耶女經一卷 卷一
新歲經一卷 卷一
阿難八夢經一卷 卷一
車匿本末經一卷 卷一
九色鹿經一卷 卷一
五苦章句經一卷 卷一
佛滅度後棺殮葬送經一卷 卷一
婦遇對經一卷 卷一
羅芸忍辱經一卷 卷一
阿難郊坻四時施經一卷 卷一
蜜蜂王經一卷 卷一
阿調阿那合經一卷 卷一
戒德香經一卷 卷一
鬼子母經一卷 卷一
內外六波羅蜜經一卷 卷一

小五濁經一卷 卷一
弗迦沙王經一卷 卷一
使真陀羅所問實如來經一卷 卷一
迦旃偈經一卷 卷一
右九十二部今並有其經
七車經一卷 卷一
彌勒經一卷 卷一
阿拔經一卷 卷一
七事經一卷 卷一
墮藍經一卷 卷一
海有八事經一卷 卷一
堅心經一卷 卷一
太子和休經一卷 卷一
分陀利經一卷 卷一
無希望經一卷 卷一
內藏大方等經一卷 卷一
難等各第一經一卷 卷一
胎中女經一卷 卷一

小阿闍世經一卷
普達王經一卷
小須賴經一卷
貧女人經一卷
惟留王經一卷舊錄云惟留王經
目佉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
理家難經一卷
迦留多王經一卷
梵志闍孫經一卷古錄云梵志闍孫經
波達王經一卷
抄寶積經一卷
悲心悵悵經一卷
異了本生死經一卷
長者威勢方經一卷
鹹水喻經一卷安公云出中阿含舊錄云鹹水喻經
薩和達王經一卷
癡注經一卷
彌勒當來生經一卷
慧上菩薩經一卷二卷慧上菩薩經即是大菩薩經
調達經一卷
放鉢經一卷安公云出方等部
跋本經一卷
趣度世道經一卷

賴吒諍羅經一卷安公云出中阿含經
馬王經一卷六度集經
和達經一卷安公云出於此
鉢咭沙經一卷
失利越經一卷
以身施餓虎經一卷
吉法驗經一卷
任行送大品本末一卷
律解經一卷
打捷椎法一卷從錄云沙經至打捷椎法凡十一部先在安公注經錄未尋其
法海經一卷
分身舍利經一卷
悉曇慕經一卷
口傳劫起盡經一卷
右一百四十二部凡一百四十七卷是
失譯經
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第三
大忍辱經十卷
金剛三昧經一卷
有無經一卷
須耶越國貧人經一卷舊錄云須耶越國貧人貧別頭經
淨行經二卷
薩沙王經一卷
五百偈經一卷
浮木經一卷
坏喻經一卷

妖怪經一卷
首至問十四章經一卷舊錄云首至問佛十四意經或云首至問佛十四
阿般計泥洹經一卷一本作陶射計泥洹經
四非常經一卷
大愛道受戒經二卷舊錄云大愛道或云要真經
要真經一卷
勸德經一卷
父母因緣經一卷
不退轉經四卷或云不退轉法輪經
長者法志妻經一卷舊錄云長者法志妻經
金輪王經一卷
七智經一卷或作七知今有此經
未生王經一卷
道淨經一卷
七事本末經一卷舊錄云七事本末經
難龍王經一卷或云難龍今有此經
阿陀三昧經一卷
三乘經一卷
耆域術經一卷舊錄云耆域術經
般若經一卷
五失蓋經一卷
本無經一卷
十五德經一卷
慧行經一卷
內外無爲經一卷
百寶三昧經一卷

五蓋離疑經一卷舊錄云太子智止經一卷

大五濁經一卷舊錄云

道德章經一卷苦相經一卷

須佛得度經一卷

須菩提品經七卷一本云津護出

三慧經一卷菩薩等行經一卷

分然洹國迦羅越經一卷

四無畏經一卷五陰事經一卷今

義決法事經一卷

權變經一卷舊錄云文殊師利權變

十誨經一卷賢劫五百佛名經一卷

七言禪利經一卷舊錄云

菩薩十誨經一卷十思惟經一卷

分別六情經一卷三失蓋經一卷

佛寶三昧經一卷法志女經一卷

文殊師利示現寶藏經二卷

右五十九部凡七十九卷是涼土異經

新集安公關中異經第四

阿難為盡道呪經一卷舊錄云阿難

墮落優婆塞經一卷今

薩和薩王經一卷菩薩本行經一卷

藍達王經一卷一名目連因緣功德經

王舍城靈鷲山經一卷舊錄云王舍城靈鷲山要直經

阿多三昧經一卷思道經一卷

人民求願經一卷今

大珍寶積惟日經一卷

陀賢王經一卷佛在竹園經一卷

法為人經一卷道意經一卷

隨迦羅問菩薩經一卷今

阿夷比丘經一卷毘陀悔過經一卷

太子辟羅經一卷舊錄云天

沙彌羅經一卷八德經一卷

善德經一卷方等決經一卷

摩訶提陀惟衛羅盡信比丘等度經一卷舊

比丘三事經一卷

右二十四部凡二十四卷關中異經

新集律分爲五部記錄第五出毗

佛泥洹後大迦葉集諸羅漢於王舍城安居

命優婆離出律八萬法藏有八十誦初大迦

葉任持第二阿難第三末田地第四舍那波

提第五優婆離至百一十餘年傳授不異一

百一十餘年後阿育王出世初大邪見毀壞

佛法焚燒經書僧衆星散故八十誦灰滅後

值羅漢更生信心懺悔除罪甚有神力爲鐵

輪王王閻浮提能役鬼神一日一夜壞舍利

八塔起八萬四千塔還興顯佛法請諸羅漢

誦出經律時有五大羅漢各領徒衆弘通佛

法見解不同或執開隨制共相傳習遂有五

部出焉十六大國隨用並行競各進業皆獲

道證自非聖道玄通孰能使之然乎

後時五部異執紛然競起阿育王言皆誦佛

語我今何以測其是非問僧佛法斷事云何

諸僧皆言法應從多阿育王即集五部僧共

行籌當爾時衆取婆羅富羅部等多遂改此

一部爲摩訶僧祇摩訶僧祇者大衆名也若

就今時此土行籌便此十誦律名摩訶僧祇

也大集經佛記未來世當有此等律出世與

今事相應立名不異也又有因緣經說佛在

世時有一長者夢見一張白氍毹忽然自爲五

段驚詣佛所請問其故佛言此乃我滅度後律藏當分爲五部耳

新集律分爲十八部記錄第六

佛滅度二百年後薩婆多部分出婆蹉部婆蹉部又分出三部一者法盛二者名賢三者六成彌沙塞部分出中間見迦葉維部分出二部一者僧伽提二者式摩一本三摩訶僧祇部四百年時分出六部一者維跡二者多聞三者施設四者毗陀五者施羅六者上施羅又一本曇無德部此十八部見有同異文煩不復備寫

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第七

昔甘露初開經法是先因事結戒律教方盛及毘婆表其五分而趨多當其異部故知道運推移化緣不一矣至于中夏開法亦先經而後律律藏稍廣始自晉末而迦葉維部猶未東被既總集五家故存其名錄若乃梵文至止之歲胡漢宣譯之人大衆講集之處名德書翰之文並具舉遺事交相爲證使覽者昭然究其始末云爾

薩婆多部十誦律六十一卷

薩婆多部者此言一切有也所說諸法一切有相學內外典好破異道所集經書說無有我所受難能答以此爲號昔大迦葉具持法藏次傳阿難至于第五師優波掘本有八十誦優波掘以後世鈇根不能具受故刪爲十誦以誦爲名謂法應誦持也自茲已下師資相傳五十餘人至秦弘始之中有罽賓沙門弗若多羅誦此十誦梵本來遊關右羅什法師於長安逍遙園三千僧中共譯出之始得二分餘未及竟而多羅亡俄而有外國沙門

曇摩流支續至長安於是廬山遠法師慨律藏未備思在究竟聞其至止乃與流支書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近四百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闕猶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者是罽賓持律其人誦十誦梵本有鳩摩耆婆者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始備其二多羅早喪中途而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齋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恪若能爲律學之

衆留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叅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望垂懷不孤往心一二悉諸道人所具不復多白曇摩流支得書方於開中共什出所餘律遂具一部凡五十八卷後有罽賓律師卑摩羅叉來遊長安羅什先在西域從其受律羅叉後自秦適晉住壽春石澗寺重校十誦律本名品遂正分爲六十一卷至今相傳焉

曇無德四分律四十卷或分爲四十五卷

曇無德者此言法鏡一音曇摩也多如來涅槃後有諸弟子顛倒解義覆隱法藏以覆法故名曇摩也多是爲四分律蓋罽賓三藏法師佛陀耶舍所出也初耶舍於罽賓誦四分律不齋梵本而來遊長安秦司隸校尉姚爽欲請耶舍於中寺安居仍令出之姚主以無梵本難可證信衆僧多有不同故未之許也羅什法師勸曰耶舍甚有記功數聞誦習未曾脫誤於是姚主即以藥方一卷民籍一卷並可四十許紙令其誦之三日便集僧執文

請試之乃至鉢兩人數年紀不謬一字於是
威信伏遂今出焉故肇法師作長阿含序云
秦弘始十二年歲上章掩茂右將軍司隸校
尉姚爽於長安中寺集名德沙門五百人請
蒞賓三藏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
四年訖十五年歲昭陽奮若出長阿含涼州
沙門佛念爲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余以嘉
運猥叅聽次雖無翼善之功而預親承之末
略記時事以示來賢又答江東隱士劉遺民
書末云法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
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致
百風夜匪懈邕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
於中寺出律本末精悉若觀初創毗婆沙於
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曇梵本雖未及詳時
問中事發言奇新貧道一生預叅嘉會遇茲
盛化自不觀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而恨
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故撮舉肇公
書序以顯其證焉
婆羅富羅律四十卷
婆羅富羅者受持經典皆說有我不說空相

猶如小兒故名爲婆羅富羅此一名僧祇律
律後記云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三藏
比丘及諸沙門皆遠避四奔惡王既死善王
更立還請沙門歸國供養時已連弗邑有五
百僧欲斷事既無律師又闕律文莫知承案
即遣使到祇洹精舍寫此律文衆共奉行其
後五部傳集諸律師執義不同各以相承爲
是爭論紛然于時阿育王言我今何以測其
是非於是問僧佛法斷事云何皆言法應從
多王言若爾當行籌知何衆多既而行籌婆
羅富羅衆籌甚多以衆多故改名摩訶僧祇
摩訶僧祇者言大衆也沙門釋法顯遊西域
於摩竭提已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寫
得梵本齋還京都以晉義熙十二年歲次壽
星十一月共天竺禪師佛跋跋陀於道場寺
譯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訖
彌沙塞律三十四卷
彌沙塞者佛諸弟子受持十二部經不作地
相水火風相虛空識相是故名爲彌沙塞部
此名爲五分律比丘釋法顯於師子國所得

者也
法顯記云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
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涉乃至中天竺於
摩訶乘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復得
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
地衆僧所行者也
又得雜阿毗曇心論可六千偈
又得一部縱經二千五百偈
又得一卷方等泥洹經可五千偈
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法顯住三年學梵書
梵語悉寫之於是還
又至師子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梵本法
顯以晉義熙二年還都歲在壽星衆經多譯
唯彌沙塞一部未及譯出而亡到宋景平元
年七月有罽賓律師佛大什來至京都其年
冬十一月瑯琊王綽比丘釋慧嚴竺道生於
龍光寺請外國沙門佛大什出之時佛大什
手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至明年十二
月都訖
迦葉維律未知

未曾有因緣經二卷或云一卷

大乘方便經二卷

摩訶摩耶經二卷或云一卷

阿那含經二卷

那先經二卷

雜譬喻經二卷

大比丘威儀經二卷異出本此錄先作異

觀無量壽佛經一卷

龍種尊國變化經一卷

過去者蓮華佛世界經一卷

過去無邊光淨佛土經一卷

東方善華世界佛座震動經一卷

無量樂佛土經一卷

佛說往古性和佛國願行法典經一卷

見水世界經一卷抄

採華達王上佛授記妙華經一卷或云三卷

佛說陀羅尼法門六種動經一卷抄

佛入三昧一毛放大光明經一卷抄

佛警歎微十方經一卷抄

佛見梵天頂經一卷抄

佛跡見千輻輪相經一卷抄

佛齋化出菩薩經一卷抄

佛變時會身經一卷抄

佛心總持經一卷與生經所出心

佛以三事笑經一卷抄

佛見牧牛者示道經一卷抄

世尊繫念經一卷抄

如來神力經一卷抄

作佛形像經一卷或云云後填王作佛形

有稱十方佛名得多福經一卷抄

三千佛名經一卷

稱揚諸佛功德經一卷抄

過去五十三佛名經一卷抄

五十三佛名經一卷抄

三十五佛名經一卷抄

八部佛名經一卷抄

十方佛名經一卷抄

賢劫千佛名經一卷唯有一佛名與當無南

稱揚百七十佛名經一卷抄

德內豐嚴王佛名經一卷抄

南方佛名經一卷抄

滅罪得福佛名經一卷抄

觀世音求十方佛各為受記經一卷抄

觀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抄

光世音經一卷抄

觀世音經一卷抄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一卷或云藥王藥上

請觀世音經一卷抄

文殊師利受記經一卷抄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一卷抄

轉首童真經一卷抄

彌勒菩薩本願待時成佛經一卷抄

彌勒下生經一卷抄

彌勒為女身經一卷抄

大光明菩薩百四十八願經一卷抄

無言菩薩流通法經一卷抄

虛空藏菩薩問持經幾福經一卷抄

寂調音所問經一卷抄

大雲密藏菩薩問大海三昧經一卷抄

請試之乃至錄兩人數年紀不謬一字於是
威信伏遂今出焉故肇法師作長阿含序云
秦弘始十二年歲上章掩茂右將軍司隸校
尉姚爽於長安中寺集名德沙門五百人請
崩賓三藏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
四年訖十五年歲昭陽奮若出長阿含涼州
沙門佛念爲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余以嘉
運猥參聽次雖無翼善之功而預親承之末
略記時事以示來賢又答江東隱士劉遺民
書末云法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

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
百夙夜匪懈邕邕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
於中寺出律本末精悉若親初創毗婆沙於
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
問中事發言奇新貧道一生預然嘉念適茲
盛化自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而恨
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故撮舉肇公
書序以顯其證焉
婆羅富羅律四十卷
婆羅富羅者受持經典皆說有我不說空相

猶如小兒故名爲婆羅富羅此一名僧祇律
律後記云中天竺昔時曾有惡王御世三藏
比丘及諸沙門皆遠避四奔惡王既死善王
更立還請沙門歸國供養時已連弗邑有五
百僧欲斷事既無律師又闕律文莫知承案
即遣使到祇洹精舍寫此律文衆共奉行其
後五部傳集諸律師執義不同各以相承爲
是爭論紛然于時阿育王言我今何以測其
是非於是問僧佛法斷事云何皆言法應從
多王言若爾當行籌知何衆多旣而行籌要

羅富羅衆籌甚多以衆多故改名摩訶僧祇
摩訶僧祇者言大衆也沙門釋法顯遊西域
於摩竭提已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寫
得梵本齋還京都以晉義熙十二年歲次壽
星十一月共天竺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
譯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訖

彌沙塞律三十四卷

彌沙塞者佛諸弟子受持十二部經不作地
相水火風相虛空識相是故名爲彌沙塞部
此名爲五分律比丘釋法顯於師子國所得

者也

法顯記云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
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涉乃至中天竺於
摩訶棄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復得
一部沙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泰
地衆僧所行者也

又得雜阿毗曇心論可六千偈

又得一部縱經二千五百偈

又得一卷方等泥洹經可五千偈

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法顯住三年學梵書

梵語悉寫之於是還

又至師子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梵本法
顯以晉義熙二年還都歲在壽星衆經多譯
唯彌沙塞一部未及譯出而亡到宋景平元
年七月有罽賓律師佛大什來至京都其年

冬十一月瑯琊王縛比丘釋慧嚴竺道生於
龍光寺請外國沙門佛大什出之時佛大什
手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至明年十二
月都訖

迦葉維律未知

目連降龍經一卷或云降龍王

目連弟布施望即報經一卷

阿難同學經一卷抄

阿難見水光瑞經一卷

阿難見效樂啼哭無常經一卷抄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卷或云阿

阿難感經一卷抄人

佛命阿難詣最勝長者經一卷

迦旃延無常經一卷出

阿那律思目連神力經一卷

阿那律七念章經一卷

請般特比丘經一卷

請賓頭盧法一卷

尊者薄拘羅經一卷抄中

婆拘盧答異學問經一卷

尊者瞿低迦獨一思惟經一卷抄

優陀夷坐樹下寂靜調伏經一卷抄

羅漢迦留陀夷經一卷

羅漢遇瓶沙王經一卷抄

央掘魔羅歸化經一卷

佛降央掘魔人民歡喜經一卷

央掘魔悔過法經一卷

帝釋施央掘魔法服經一卷

央掘魔經一卷

央掘魔母因緣經一卷

羅旬踰經一卷

和難釋經一卷出

和難經一卷出

金師精舍尊者病經一卷

調達問佛顏色經一卷

調達教人為惡經一卷抄六

波利比丘謗梵行經一卷

阿梵和利比丘無常經一卷

摩訶比丘經一卷

拘提比丘經一卷

善唄比丘經一卷

大悲比丘本願經一卷

沙曷比丘功德經一卷抄錄云

差摩比丘喻重病經一卷抄

坐禪比丘命過生天經一卷抄

分衛比丘經一卷出

比丘各言志經一卷出

比丘疾病經一卷出

比丘求證人經一卷

比丘於色厭離經一卷抄

比丘問佛何故捨世學道經一卷抄

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一卷

比丘問佛多優婆塞命終經一卷抄中

佛為比丘說三法經一卷

佛為比丘說大力經一卷

佛為比丘說極深險處經一卷

佛為比丘說燒頭踰經一卷抄雜

佛為諸比丘說莫思惟世間思惟經一卷

佛為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佛看比丘病不受長者請經一卷抄

佛度梅陀羅兒經一卷

大力士出家得道經一卷一名力士

獵師捨家學道經一卷抄

長者子六過出家經一卷抄

二老男女見佛出家得道經一卷

泥洹後諸比丘經一卷或云小般泥洹經或

外道出家經抄一卷
恒後比丘世變經或云佛
出家緣經一卷

泥洹後千歲中變記一卷或云

真偽沙門經一卷或云

竊為沙門經抄一卷
僧名數事行一卷

浮陀沙彌經一卷
瞿曇彌經抄一卷

崔曇彌記果經一卷

佛母般泥洹經一卷

比丘尼現變經一卷

母子作比丘僧比丘尼意亂經一卷一名學

阿舍增一
憍闍摩暴志謗佛經一卷

優波離問佛經一卷

沙彌十戒經一卷舊錄
比丘諸禁律一卷

沙彌威儀一卷

比丘尼十戒經一卷
受十善戒經一卷

摩訶僧祇部比丘隨用要集法一卷或云律

清信士阿夷扇持經一卷

釋種問優婆塞經一卷

優婆塞五法經一卷

賢者五福經一卷
賢者五戒經一卷

賢者威儀一卷或云律

優婆塞五戒經一卷
優婆塞威儀經一卷

弟子學有三輩經一卷或云三

弟子死復生經一卷或云死

弟子為耆域術慢戒經一卷

弟子過命經一卷

弟子問事佛吉凶經一卷

梵王變身經一卷

梵天詣婆羅門講堂經一卷

帝釋禮三寶供養經一卷

天帝釋受戒經一卷

釋提桓因詣目連放光經一卷

帝釋慈心戰勝經一卷

天於阿脩羅欲聞戰經一卷

諸天阿須倫聞經一卷

比丘問佛釋提桓因因緣經一卷

比丘浴過天子放光經一卷

明星天子問慈經一卷

悉鞞黎天子詣佛說偈經一卷

歡樂過差天經一卷

三十三天園觀經一卷

四天王經一卷

四天王案行世間經一卷

諸天經一卷

天神禁實經一卷

諸天問如來警戒不可思議經一卷

梵天策經一卷

魔王變身經一卷

魔嬈亂經一卷

魔王入苦宅經一卷

魔作不淨色欲嬈亂經一卷

魔化比丘經一卷

魔化年少詣佛說偈經一卷

魔女問佛說法得男身經一卷

魔業經一卷

太白魔王堅信經一卷

佛弟子化魔子頌偈經一卷

開化魔經一卷

過魔法界經一卷抄方

佛問阿須倫大海有滅經一卷抄

轉輪聖王七寶現世間經一卷抄

轉輪聖王七寶具足經一卷抄

轉輪聖王發心求淨土經一卷抄

淨飯王般泥洹經一卷抄

頂生王因緣經一卷抄

頂生王故事經一卷抄

頻毗婆王詣佛供養經一卷抄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卷抄

阿闍世王問瞋恨從何生經一卷抄

阿闍世王受決經一卷抄

韋提希子月夜問天人經一卷抄

波斯匿王乘佛神力到寶坊經一卷抄

波斯匿王問何欲最樂經一卷抄

波斯匿王詣佛有五威儀經一卷抄

波斯匿王欲伐央掘魔羅經一卷抄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全身經一卷抄

波斯匿王祖母命終經一卷抄

波斯匿王女命過詣佛經一卷抄

瑠璃王攻釋子經一卷抄

優填王經一卷抄

阿育王獲果報經一卷抄

阿育王於佛所生大敬信經一卷抄

阿育王供養道場樹經一卷抄

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經一卷抄

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一卷抄

功德莊嚴王八萬四千藏請佛經一卷抄

鏡面王經一卷抄

察微王經一卷抄

摩天國王經一卷抄

桀貪王經一卷抄

薩羅王經一卷抄

長壽王經一卷抄

阿質王經一卷抄

惟樓王師子湮經一卷抄

國王五人經一卷抄

國王成就五法久在於世經一卷抄

國王厭世典經一卷抄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一卷抄

太子刷護經一卷抄

五百王子作淨土願經一卷抄

調伏王子心經一卷抄

阿那祇化七子經一卷抄

誨子經一卷抄

教子經一卷抄

福子經一卷抄

二童子見佛說偈供養經一卷抄

二幼童經一卷抄

佛問四童子經一卷抄

五百幼童經一卷抄

童子問佛乞食事經一卷抄

童子善射術經一卷抄

逝童子經一卷抄

長壽童子病見世尊經一卷抄

小兒聞法即解經一卷抄

長者威施所問菩薩修行經一卷抄

長者黎師達多兄弟二人詣世尊經一卷抄

長者賢首經一卷

長者夜輪得非常觀經一卷

長者命終生無熱天經一卷

長者命終生兜率天經一卷

長者詣佛說子婦不恭經一卷

長者子制經一卷

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一卷

長者命終無子付囑經一卷

獨富長者財物無付經一卷

慳貪長者經一卷

最勝長者受呪願經一卷

申越長者悔過供佛經一卷

棄惡長者問菩薩法經一卷

質多羅長者請比丘經一卷

佛為拘羅長者說根熟經一卷

佛神力救長者子經一卷

樹提摩納發菩提心誓願經一卷

郁伽居士見佛說法醒悟經一卷

毗羅斯那居士五欲娛樂經一卷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一卷

離車不放逸經一卷

無畏離車白阿難經一卷

七老婆羅門請為弟子經一卷

四老婆羅門出家得道經一卷

婆羅門虛偽經一卷

婆羅門服白經一卷

婆羅門通達論經一卷

婆羅門解知衆術經一卷

婆羅門行經一卷

婆羅門問佛布施得福經一卷

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一卷

婆羅門問世尊將來世有幾佛經一卷

婆羅門避死經一卷

豆遮婆羅門論議出家經一卷

善德婆羅門求舍利經一卷

善德婆羅門問提婆達經一卷

佛化大與婆羅門出家經一卷

不與婆羅門等爭訟經一卷

佛為婆羅門說四法一卷

佛為婆羅門說耕經一卷

佛為老婆羅門說偈經一卷

佛為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一卷

佛為頻頭婆羅門說像類經一卷

佛為年少婆羅門說知善不善經一卷

佛為憍慢婆羅門說偈經一卷

佛為事大婆羅門說悟道經一卷

佛為阿支羅迦葉說自他作苦經一卷

佛為調馬聚落主說法經一卷

六師結誓經一卷

審裸形子經一卷

外道問佛問戰生天因緣經一卷

外道問佛生歡喜天因緣經一卷

佛將比丘優婆塞人遊行過外道說法經一卷

佛為外道須深說離慾經一卷

外道誘質多長者經一卷

外道仙尼說度經一卷

仙人說阿脩羅歸化經一卷

仙人撥劫經一卷

五仙人經一卷

寶海梵志成就大悲經一卷抄
寶海梵志請如來經一卷抄
無害梵志執志經一卷抄
光華梵志經一卷抄
梵志勸轉輪王發菩提經一卷抄
梵志問佛師經一卷抄
梵志問世間滅損經一卷抄
梵志向佛說夢經一卷抄
梵志子死招敗經一卷抄
梵志避死經一卷抄
梵志觀無常得解脫經一卷抄
梵志喪女經一卷抄
佛開解梵志阿毘經一卷抄
降千梵志經一卷抄
度梵志經一卷抄
梵志試火恩經一卷抄
梵志計水淨經一卷抄
梵志經一卷抄
寶女問慧經一卷抄
寶女問三十二相經一卷抄

實施女經一卷抄
蓮華女經一卷抄
不莊校女經一卷抄
前世諍女經一卷抄
三摩竭經一卷抄
摩都女經一卷抄
摩都女經一卷抄
女人欲熾荒迷經一卷抄
貧女爲國王夫人經一卷抄
羅閱城人民請佛經一卷抄
釋家畢罪經一卷抄
過去鳴鼓人經一卷抄
過去彈琴人經一卷抄
殺身濟賈人經一卷抄
殺龍濟一國經一卷抄
墮珠海水中經一卷抄
憊怠耕者經一卷抄
商人脫賊難經一卷抄
商人子作佛事經一卷抄
昔有二人相愛敬經一卷抄
奈女經一卷抄
金色女經一卷抄
七女本經一卷抄

善生子經一卷抄
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一卷抄
世間強盜布施經一卷抄
舍衛人喪子發狂經一卷抄
貧子得財發狂經一卷抄
乞兒發惡心經一卷抄
瓦師逃走經一卷抄
貧窮老公經一卷抄
老母經一卷抄
負爲牛者經一卷抄
子命過經一卷抄
阿逸達經一卷抄
轉摩肅經一卷抄
夫那羅經一卷抄
阿蘭那經一卷抄
那先經一卷抄
釋摩男本經一卷抄
值藍本經一卷抄
君臣經一卷抄
舅甥經一卷抄
二僑士經一卷抄
樹提伽經一卷抄
那賴經一卷抄
大意經一卷抄
申日兜本經一卷抄
夫婦經一卷抄
越難經一卷抄

日難經一卷代說事小異
鵝鵝經一卷抄中
菩薩身為鵝王經一卷出大
水牛王經一卷出
鹿王經一卷或云佛說
兔王經一卷出
拘薩羅國烏王經一卷出
雀王經一卷出大
孔雀經一卷出
野雞經一卷
鷹鷂經一卷抄出增
羅婆鳥鷹所捉經一卷
鴟鳥事經一卷抄
河中草龜經一卷
大魚爭經一卷
雪山無猴援經一卷
三魚失水經一卷
暴象經一卷
赤紫鳥經一卷或云赤
蟲狐鳥經一卷出
三種良馬經一卷
四種良馬經一卷抄

群牛千頭經一卷
牧牛經一卷
驢駝經一卷
獐狗留王經一卷或云錄
獐狗經一卷或云
度脫狗子經一卷或云
猴獼與婢戲致變經一卷
鼈獼猴經一卷出
王后為蜣螂經一卷
居士物故為婦鼻蟲經一卷
蛇行法經一卷抄
鬼問目連經一卷
目連見衆生身毛如箭經一卷抄
目連見大身衆生然鐵纏身經一卷抄
見一衆生舉體糞穢塗身經一卷抄
衆生頂有鐵磨盛火熾然經一卷抄
佛爲訶到曠野鬼說法經一卷抄
鐵城泥犁經一卷
勤苦泥犁經一卷
四泥犁經一卷
犢子經一卷
十八泥犁經一卷
地獄經一卷

地獄衆生相害經一卷
地獄罪人衆苦事經一卷
佛爲比丘說大熱地獄經一卷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一卷
摩訶棄精進度中罪報品一卷
十法成就惡業入地獄經一卷
比丘成就五法入地獄經一卷抄
調達入地獄經一卷抄
調達生身入地獄經一卷抄
奪那祇全身入地獄經一卷
瑠璃王生身入地獄經一卷
閻王五天使者經一卷抄
福經一卷抄
數經一卷抄
灌經一卷抄
意經一卷
正意經一卷
罵意經一卷
息意經一卷抄
忍辱經一卷
福行經一卷抄
時經一卷抄
寤意經一卷抄
惡意經一卷抄
舉鉢經一卷
福行經一卷抄

福報經一卷
身觀經一卷
受持經一卷
離睡經一卷
樂想經一卷
賢王經一卷
奈輒經一卷
梵網經一卷
名稱經一卷
閑居經一卷
無懼經一卷
求欲經一卷
乘利經一卷
慢法經一卷
放逸經一卷
惡道經一卷
苦陰經一卷
灌蠟經一卷
受歲經一卷
蜜具經一卷
法觀經一卷
多聞經一卷
伏姪經一卷
應法經一卷
尊上經一卷
危脆經一卷
何苦經一卷
處處經一卷
貧窮經一卷
分別經一卷
犯罪經一卷
邪見經一卷
無常經一卷
積骨經一卷
法社經一卷
腹使經一卷

曉食經一卷
普施經一卷
持齋經一卷
雜讚經一卷
海八德經一卷
恒水戒經一卷
寂志果經一卷
不壞淨經一卷
法施勝經一卷
壽命促經一卷
色無常經一卷
戒消災經一卷
戒相應經一卷
護口意經一卷
法滅盡經一卷
不淨觀經一卷
心本淨經一卷
無母子經一卷
大枯樹經一卷
水上泡經一卷
孟蘭經一卷
甘露道經一卷
具善根經一卷
人弘法經一卷
修行慈經一卷
未曾有經一卷
無吾我經一卷
諸漏盡經一卷
是我所經一卷
阿耨風經一卷
出曜華經一卷
華嚴淨經一卷
觀世樓炭經一卷
波若得經一卷
處中行道經一卷
勸行有證經一卷
修行勸意經一卷
多增道章經一卷
內身觀章經一卷
忠心政行經一卷
堅心正意經一卷
罪業報應經一卷
捨諸世務經一卷
摩訶剎頭經一卷
天地成敗經一卷
救護身命經一卷
清淨法行經一卷

諸漏盡經一卷
是我所經一卷
阿耨風經一卷
出曜華經一卷
華嚴淨經一卷
華嚴瓔珞經一卷

惟日雜難經一卷

分明罪福經一卷

金剛清淨經一卷或云金剛三昧者性清淨不壞不滅起

眼色相繫經一卷抄

禪思滿足經一卷抄

修集士行經一卷抄

承事勝已經一卷抄

無始本際經一卷抄

慈仁不殺經一卷抄

淨除業障經一卷抄淨障大本

梅檀塗塔經一卷抄

少多制戒經一卷抄

相應相可經一卷抄

比丘世利經一卷抄

信能渡河經一卷抄

往古造行經一卷抄

大慈無減經一卷抄

求欲說法經一卷抄

異信異欲經一卷抄

商人求財經一卷抄

恒水流澍經一卷抄

出三藏記集卷第四

音釋

梵符分切 纂作管切 輒而究 聲款切 葉挺
亥切 營歌 連氣聲 齊與時同 僑梁 騰 邀 谷
切 策 子委 大曰 欽 樂 與時同 僑梁 騰 邀 谷
切 策 子委 大曰 欽 樂 與時同 僑梁 騰 邀 谷

出三藏記集卷第五

梁釋僧佑

撰

戶五

○積木燒然經一卷抄 與枯樹經 大同小異

○業喻多少經一卷抄

○前世三轉經一卷抄

○除恐怖品經一卷抄 抄修行 道地

○良時難遇經一卷抄

○說法難值經一卷抄

○向邪達法經一卷抄

○邪業自活經一卷抄 出生

衆生身穢經一卷抄

苦陰因事經一卷抄 中

求離牢獄經一卷抄

增一阿舍經一卷抄 增

摩訶乘寶嚴經一卷抄

十住毗婆沙經一卷抄 十住論

不退轉法輪經一卷抄

一音辯正法經一卷抄

精勤四念處經一卷抄

調伏衆生業經一卷抄

阿舍正行經一卷抄

無病第一利經一卷抄 中

父母恩難報經一卷抄 中

多倒見衆生經一卷抄

世間言異色經一卷抄

形疾三品風經一卷抄 尼

人受身入陰經一卷抄 尼

所毒樹復生經一卷抄 尼

一切行不恒安經一卷抄 尼

人身四百四病經一卷抄 尼

人身八十種蟲經一卷抄 尼

人病醫不能治經一卷抄 尼

祭亡人不得食經一卷抄

分別善惡所起經一卷抄

犯戒罪報輕重經一卷抄

大乘方等要慧經一卷抄 云方等經 二

佛道日摩尼寶經一卷抄

無崖際持法門經一卷抄 云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抄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一卷抄

樂璽瑤莊嚴方便經一卷抄 門法海評說云與

嚴女經

過去行檀波羅蜜經一卷

本行六波羅蜜經一卷

當來變諸惡世界經一卷

四大色身生歌離經一卷

有衆生三世作惡經一卷

信人者生五種患經一卷

以金貢太山贖罪經一卷

人民疾疫受三歸經一卷

受持佛名不墮惡道經一卷

第一四門經一卷

第二四門經一卷

第三四門經一卷

佛入甘露調意經一卷

楞伽阿跋多羅寶一切佛語斷食肉章經一卷

三劫經一卷

三小劫經一卷

三毒經一卷

三慧經一卷

三因緣經一卷

四自在神通經一卷

四品學法經一卷

四未曾有法經一卷

四種人經一卷

四人出現世間經一卷

五戰聞人經一卷

五陰成敗經一卷

五道輪轉罪福報應經一卷

六齋八戒經一卷

七處三觀經一卷

八光經一卷

八開齋經一卷

十報三統略經一卷

十二因緣章經一卷

十一思惟念如來經一卷

十二遊經一卷

十二遊經一卷

十二頭陀經一卷

三行經一卷

三時過經一卷

四食經一卷

沙門爲十二頭陀經一卷

十二品生死經一卷

十八不共法經一卷

三十二相因緣經一卷

慈仁問八十種好經一卷

三十七品經一卷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

空淨大威應三昧經一卷

自誓三昧經一卷

佛印三昧經一卷

月燈三昧經一卷

般舟三昧念佛章經一卷

四百三昧名經一卷

度伽三磨斯經一卷

禪定方便次第法經一卷

禪要呵欲經一卷

禪秘要經一卷

治禪鬼魅不安經一卷抄經所出

阿練若習禪法經一卷抄經所出

禪法一卷 說數息事經一卷

恒河譬經一卷 須河譬經一卷

須河譬經一卷與前須河

灰河經一卷

塵土灰河譬經一卷與前

水喻經一卷

鑄金喻經一卷 浮木譬喻經一卷

田夫喻經一卷

嬰兒譬喻經一卷

群牛譬經一卷

羊群喻經一卷

大蛇譬喻經一卷

飛鳥喻經一卷

驚喻經一卷

箭喻經一卷

毒草喻經一卷

毒草喻經一卷

毒悔喻經一卷

馬喻經一卷 木杵喻經一卷

調達喻經一卷

爪甲攀土譬經一卷

譬喻六人經一卷

譬喻經一卷

法句譬喻經一卷

雜譬喻經一卷

梵音偈本一卷

阿彌陀佛偈一卷

後出阿彌陀佛偈一卷

七佛各說偈一卷

深自知身偈一卷

禪經偈一卷

恒忍尼百句一卷

五言詠頌本一卷

道行品諸經梵音解一卷

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呪經一卷

灌頂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尼呪經一卷

灌頂三歸五戒帶佩護身呪經一卷

灌頂百結神王護身呪經一卷

灌頂宮宅神王守鎮左右呪經一卷

灌頂塚墓因緣四方神呪經一卷

灌頂伏魔封印大神呪經一卷

灌頂摩尼羅宣大神呪經一卷

灌頂召五方龍王攝疫毒神呪經一卷

灌頂梵天神策經一卷

灌頂普廣經一卷

摩訶般若波羅蜜神呪一卷

般若波羅蜜神呪一卷

七佛所結麻油述呪一卷

七佛所結麻油述呪一卷

七佛神呪一卷

七佛神呪一卷

大神母結普呪一卷

八吉祥神呪一卷

陀鄰鉢經一卷

大神將軍呪一卷

陀羅尼句經一卷

陀羅尼句經一卷

陀羅尼句經一卷

華積陀羅尼神咒卷一

持句神咒卷一

幻師阿夷鄒咒卷一

伊洹法願神咒卷一

幻師陂陀神咒卷一

醫王惟樓延神咒卷一

幻師殿陀神咒卷一

解日厄神咒卷一

檀特羅麻油述神咒卷一

麻油述神咒卷一

羅亶神咒案摩經卷一

咒水經卷一

龍王咒水浴經卷一

龍王結願五龍神咒卷一

五龍咒毒經卷一

十八龍王神咒經卷一

咒請雨咒止雨經卷一

取血氣神咒卷一

藥咒卷一

咒時氣卷一

六神名神咒卷一

摩尼羅亶神咒卷一

觀水經卷一

咒毒卷一
咒小兒卷一

咒齋齒一卷或云咒齒

咒齋齒本異

咒牙痛本異

咒眼痛本異

咒賊本異

七佛安宅神咒卷一

安宅咒卷一

三歸五戒神王名一卷

題更測同異本新集所得並列
名餘卷雖未詳詳人而獲所出
其必在矣

咒牙痛

咒眼痛

咒賊除賊害咒

卒逢賊結帶咒

右八百四十六部凡八百九十五卷新

集所得今並有其本悉在經藏

條新撰目錄闕經未見經文者如左

雜譬喻經八十卷舊

雜數經二十卷舊

出要經二卷

阿惟越致轉經十八卷舊

摩訶乘經十四卷改字

蜀普耀經八卷舊錄所載

行道經七卷

正法華三昧經六卷疑即正

摩訶乘優婆塞經五

三昧王經經

不退轉輪經四

佛從兜率降中陰經四卷出王

四天王經四卷疑

魔王請問經四

那先譬喻經四卷舊

度無極譬經三

長阿含經三卷疑是殘

大梵天王請問法輪經三

釋提桓因所問經三

法華光瑞菩薩現壽經三

普賢菩薩答難二千經三

濡首菩薩經二卷疑即濡

太子試藝本起經二

小本起經二卷舊

不思議功德經二卷或云

蜀首楞嚴經二卷出舊錄所

後出首楞嚴經二卷舊錄所

梵王請問經五

梵大王請佛千首經二卷又大梵天經二卷

深斷連經二卷

甘露味阿毗曇二卷或云廿二卷

弘道經一卷

乳王如來經一卷或乳王經

瞻波國佛說戒經一卷

佛在菩提山說法經一卷

佛三毒事經一卷

佛開和伏經一卷

佛賢王經一卷

佛聚經一卷

七佛本緣經一卷

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佛姓字經

釋迦文枝鉢經一卷

佛袈裟經一卷

佛大衣經一卷

賢劫五百佛名經一卷

現在十方佛名經一卷

過去諸佛名經一卷

三千佛名經一卷

五千七百佛名經一卷

觀世音成佛經一卷

文殊本願經一卷

彌勒受決經一卷

彌勒難經一卷

導師問佛經一卷

毗舍婆菩薩有二十難經一卷

賢首菩薩二百問經一卷

持身菩薩經一卷或持身經

金剛女菩薩經一卷

阿惟越致菩薩戒經一卷或越致戒經

菩薩從兜率天降中陰經一卷

菩薩行喜經一卷

菩薩淨本業經一卷

菩薩初業經一卷

菩薩十六願經一卷

菩薩五十德行經一卷

菩薩教法經一卷

菩薩出入諸則經一卷

菩薩內誠經一卷

文殊因緣經一卷

文殊觀經一卷

彌勒作佛時經一卷

彌勒須河經一卷

菩薩常行經一卷或菩薩常行經

菩薩母姓字經一卷

菩薩家姓經一卷

菩薩經一卷

迦葉因緣經一卷

迦葉獨證自誓經一卷或迦葉經

舍利弗歡度女人經一卷

舍利弗生西方經一卷

舍利弗目連泥洹經一卷

摩訶目犍連與佛相能經一卷或摩訶目連經

目連所問經一卷

阿難得道經一卷或阿難經

阿難般泥洹經一卷或阿難經

阿難現變經一卷

阿那律念復生經一卷或阿那律經

滿願子經一卷

羅漢善子經一卷

鳩摩迦葉經一卷

童迦葉經一卷或童迦葉經

愛行比丘經一卷

菩薩比丘經一卷

迦葉解經一卷

舍利弗問署經一卷

目連因緣經一卷

難陀經一卷

阿那含七念經一卷

賓頭盧取鉢經一卷

愛身比丘經一卷

加丁比丘經卷一
善星比丘經卷一
自在王比丘經卷一
羅耶達比丘經卷一
比丘和須蜜經卷一
比丘法相經卷一
佛為比丘說二事經卷一
玄戒未來比丘經卷一
沙門分衛見怪異經卷一
釋種子經卷一

蓮華色比丘尼經卷一
人詐名為道經卷一
尊者婆蹉律經卷一
恒水不說戒經卷一
波羅提木叉卷一

大戒經卷一
五部威儀所服經卷一
衣服制卷一
八歲沙彌降外道經卷一
八歲沙彌開解國王經卷一

結界文經卷一
大沙門羯磨卷一

六群比丘經卷一

十二

罰賓二沙彌經卷一

沙彌離戒卷一

沙彌離威儀卷一

沙彌持戒經卷一

海洲優婆塞會經卷一

優婆夷墮舍經卷一

在家菩薩戒經卷一

在家律儀經卷一

弟子本行經卷一

弟子修學經卷一

弟子行澤中遇賊劫經卷一

弟子精進經卷一

道本五戒經卷一

迦提羅越問五戒經卷一

威儀經卷一

那羅延天子經卷一

毗沙門王經卷一

二十八天經卷一

為壽盡天子說法經卷一

諸天壽經卷一

賢者雜事經卷一

大四天王經卷一

魔現成佛經卷一

魔試佛經卷一

魔試目連經卷一

魔王試經卷一

阿須倫問八事經卷一

淨飯王經卷一

佛葬闍頭檀王經卷一

阿育王作小兒時經卷一

小阿育王經卷一

優填王照逝心女經卷一

迦夷王頭布施經卷一

果尊王經卷一

降忍王經卷一

遮羅王經卷一

摩竭王經卷一

和墨王經卷一

薩波達王經卷一

尸呵適王經卷一

舍夷國經卷一

離提城王經卷一

佛居王經卷一

十四

摩登王經卷一

乾夷王經卷一

五〇——四五七

摩訶維越王經卷一
善和達王經卷一
年少王經卷一
十四王經卷一
勸王持五戒經卷一
太子法慧經卷一
太子法施經卷一
太子旃舍羅差經卷一
是光太子經卷一
長者威德經卷一
長者難提經卷一
長者仁賢經卷一
長者子誓經卷一
佛問淨陀長者受樂淨行經卷一
五百婆羅門問有無經卷一
婆羅門問事經卷一
婆羅門等爭說經卷一
六師詣波斯匿王經卷一
尼捷齋經卷一
光味仙人觀佛身經卷一
難國王經卷一
流沙王經卷一
王以竹施經卷一
仙歡經卷一
大衆經卷一

明星梵志經卷一
摩竭梵志經卷一
奢毘梵志經卷一
猛觀梵志經卷一
法觀梵志經卷一
咒率梵志經卷一
兜勒梵志經卷一
梵志計火淨經卷一
梵志意經卷一
梵志姪女經卷一
天后賢女經卷一
女利行經卷一
貧女少施獲弘報經卷一
貧女聽經蛇齧命終經卷一
國王癡夫人經卷一
彌家女經卷一
四婦因緣經卷一
鍾磬貧乏經卷一
淫人曳踵行經卷一
二人作沙門弟斷凡舌經卷一
梵志拔陀經卷一
梵志問疑經卷一
梵志好母經卷一
梵志六師經卷一
德女問經卷一
貧女聽經蛇齧命終經卷一
國王癡夫人經卷一
彌家女經卷一
四婦因緣經卷一
鍾磬貧乏經卷一
淫人曳踵行經卷一
二人作沙門弟斷凡舌經卷一

氣虛殺梅陀羅經卷一
眼能視殺人經卷一
孤獨三兄弟經卷一
老少俱死經卷一
須多羅經卷一
辱提和經卷一
須陀利經卷一
小申日經卷一
波羅奈輝四姓經卷一
大姓家主叩書不經卷一
提謂經卷一
隨迦經卷一
金轉龍王經卷一
盤達龍王經卷一
蘇曷龍王經卷一
菩薩作六牙象本事經卷一
菩薩作龜本事經卷一
菩薩師子王經卷一
菩薩爲魚王經卷一
象王經卷一
虎王經卷一
阿斂他經卷一
不蘭伽經卷一

龍王經一卷或云菩薩
 蠍王經一卷
 養牛經一卷
 牛來自供養一卷舊錄云牛來自供經
 行放食牛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隨釋迦牧牛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餓鬼經一卷
 閻羅王經一卷
 藥經一卷
 慧達經一卷
 身數經一卷
 布施經一卷
 孝順經一卷
 度世經一卷
 法藏經一卷
 善慧經一卷
 名相經一卷
 滅怪經一卷
 安鉢經一卷
 雜讚經一卷
 毒龍蛇施經一卷
 放牛法經一卷
 鐵杵泥犁經一卷
 緣經一卷
 苦慧經一卷
 法足經一卷
 選福經一卷
 助善經一卷
 古來經一卷
 緣本經一卷
 明住經一卷
 植質經一卷
 怪異經一卷
 本鉢經一卷
 諸法經一卷

法嚴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漸備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譬四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與脫經一卷
 實見經一卷
 明義經一卷
 雜事經一卷
 釋論一卷疑是大智
 旨解經一卷疑是解
 賣智慧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初受道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度道俗經一卷
 學經福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諸福德經一卷
 施色力經一卷
 戒法律經一卷
 未生火經一卷
 成敗品一卷疑是樓炭經之一品
 念佛品經一卷
 關淨利經一卷
 伏願經一卷
 真提經一卷
 見在經一卷
 釋學經一卷
 說人身經一卷
 色入施經一卷
 止寺中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未生災經一卷
 須彌山經一卷

世間珍寶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無端底持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安般行道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現道神足經一卷
 解慧微妙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失道得道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心墮心識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檢意向正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悔過除罪經一卷
 道德果證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深自僥倖經一卷
 布施持戒經一卷
 浴像功德經一卷
 生西方齋經一卷
 父子因緣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螢火六度經一卷舊錄云一名螢火明度經
 有疑往解經一卷
 雜阿舍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長阿舍方法經一卷
 小觀世樓炭經一卷舊錄云所載
 成行無想經一卷
 禮敬諸塔經一卷
 浴僧功德經一卷
 造浴室法經一卷
 六足阿毗曇經一卷

陀隣尼目佉經一卷
布施度無極經一卷
內禪波羅蜜經一卷
令人孝有德經一卷
甚深大迴向經一卷
人於家者經一卷
地水火風空經一卷
持戒教人殺生經一卷
七月十五日臘法經一卷
功高憍慢有二輩經一卷
歡喜布施有五事經一卷
木槍刺脚因緣經一卷
三夢經一卷
三乘無當經一卷
四輩經一卷
四等意經一卷
四正斷經一卷
四厚經一卷
五穀世經一卷
五戒報應經一卷

心應深貪慕經一卷
求欲者除意經一卷
四意止本經一卷
大四諦經一卷
五署經一卷
五方便經一卷

五惟越羅名解說經一卷
五亂經一卷
五陰經一卷
中五濁世經一卷
六波羅蜜經一卷
六衰事經一卷
六度六十行經一卷
六輩阿惟越致經一卷
七眾經一卷
七使經一卷
大七車經一卷
八正八邪經一卷
八方萬物無常經一卷
八總持經一卷
八輩經一卷
八部僧行名經一卷
九結經一卷
九道觀身經一卷
十二意經一卷
十二阿練若高行經一卷

五耶經一卷
六禪經一卷
七流經一卷
七輩人橫死經一卷
七歲作善經一卷
八雙經一卷
九惱經一卷
十部僧經一卷

十二部經名一卷
大十二因緣經一卷
十八難經一卷
三十二僧那經一卷
五十德相經一卷
五十二章經一卷
六十品經一卷
七十二觀身經一卷
百八愛經一卷
二百五十戒經一卷
惟日三昧經一卷
連慧三昧經一卷
月電三昧經一卷
無言三昧經一卷
小安般舟三昧經一卷
阿和三昧經一卷
禪行斂意經一卷
禪數經一卷
禪行法經一卷
日月譬經一卷
三十四意經一卷
六十二疑經一卷
百法經一卷
須彌山譬經一卷

海水譬經卷一

功德天譬經卷一

金剛譬經卷一

明珠譬經卷一

四大譬經卷一

般若波羅蜜偈卷一

太子出國二十偈卷一

佛十力偈卷一

十方佛神呪卷一

大總持神呪卷一

四天王神呪卷一

護諸比丘呪卷一

十二因緣結縛神呪卷一

摩訶神呪卷一

降魔神呪卷一

威德陀羅神呪卷一

異出般舟三昧經卷一

異出寶藏經卷一

異出普門經卷一

異出義足卷二

藥草喻經卷一

賢劫譬經卷一

寶藏譬經卷一

聚木譬經卷一

化譬經卷一

佛清淨偈卷一

群生偈卷一

移山神呪卷一

和摩結神呪卷一

異出四諦經卷一

異出菩薩本經卷一

異出迦童子經卷一

異出孫陀耶致經卷一

異出十善惡經卷一

異出九傷經卷一

異出了本經卷一

右合四百六十部凡六百七十五卷詳

校群錄名數已定並未見其本今闕此

經右二都件凡一千三百六部合一千

五百七十卷其已寄前件八百四十六

四百六十部凡六百七十五卷今闕

出三藏記集卷第四下

音釋

齒齒類切 捐說也 膏音 齧說也 羸物
切婢切 蠟牛昆切 倭倭聖切 倭倭聖切 倭倭聖切

出三藏記集錄下卷第五

戶六

釋僧祐撰

新集抄經錄第一

新集安公疑經錄第二

新集疑經錄第三

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第四

小乘迷學竺法度造具儀記第五

長安教法師喻疑第六

新集抄經錄第一

抄經者蓋據舉義要也昔安世高

抄出修行為大道地經良以廣譯為

難故省文略說及文譜出經亦有字

抄此並約寫胡本非割斷成經也而

後人弗思肆意抄撮或基散眾品或

爪剖正文既使聖言離本復令學者

逐末背陵文宣王慧見明深亦不能

免若相競不已則歲代弥繁蕪翳法

寶不其惜歟名部一成難用刊削其

安公時抄悉附本錄新集所撰撰目

如左庶誠衆業無効尤焉

抄華嚴經十四卷抄方等大集經十二卷

抄菩薩地經十二卷

抄法白經三十八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另二張 極元已

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四卷

抄摩訶摩耶經三卷 抄胎經三卷

抄央掘魔羅經二卷 抄報恩經二卷 卷上

抄頭陀二卷 抄律 抄義足經二卷

抄法華藥王品一卷

抄維摩詰所說佛國品一卷

抄維摩詰方便品一卷

抄維摩詰問疾品一卷

抄安般守意經一卷 抄菩薩本業經一卷

抄菩薩本業頌行品一卷

抄四諦經要義一卷 抄法律三昧經一卷

抄照明三昧不思議事經一卷

抄諸佛要集經一卷

抄大乘方等要慧經一卷

抄普賢觀懺悔法一卷

抄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卷

抄未曾有因緣經一卷

抄阿毘曇五法行經一卷

抄諸法無行經一卷 抄無為道經一卷

抄分別經一卷 抄德光太子經一卷

抄魔化比丘經一卷

抄優婆塞受戒品一卷

抄優婆塞受戒法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抄貧女為國王夫人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般若經問論集二十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右一部凡二十卷廬山沙門釋

慧遠以論文繁積學者難究故

略要抄出

抄成實論九卷 齊武帝永明七年十二

淨度三昧抄一卷 律經雜抄一卷

本起抄經一卷 跋抄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五百梵律經抄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大海深險抄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抄為法捨身經六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法苑經一百八十九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右抄經四十六部凡三百五十一

卷其四十八部一百五十一卷並

有經其八部二百一卷今開

新集安公疑經錄第二 安法師造

外國僧法學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

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若有一字異

者共相推按得便撰之僧法無繼也

經至晉土其年未遠而惠事者以沙

標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別真

偽乎農者禾草俱在後獲為之嘆

息金匱玉石同絨下和為之懷耻

安敢豫學次見涇清雜流龍蛇並進

豈不耻之今列意謂非佛經者如左

以示將來學士共知鄙信焉

寶如來經二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定行三昧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真諦比丘慧明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巨吼國王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臂有万字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薩和菩薩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善信女經二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護身十二妙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度護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善王皇帝經二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惟務三昧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阿羅呵公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慧定普遍神通菩薩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陰馬藏經一卷 世二版記述下卷第三 第三張 極元已

出三藏記集卷第五 第五十五 經字

大阿育王經一卷 名佛在波 諸本有 或大四事解

四事解脫經一卷 或大四事解 脫度人經

大阿那律經一卷 非八念

貧女人經一卷 名佛隨者 諸本有 或大四事解

四身經一卷 普慧三昧經一卷 關

阿秋那經一卷 普慧三昧經一卷 關

兩部獨證經一卷 法本齋經一卷 關

覓歷所傳大比丘戒一卷

右二十六部三十卷

新集疑經偽撰雜錄第三

長阿鎡經云佛將涅槃為比丘說四

大教法若聞法律當於諸經推其虛實與法相違則非佛說又大涅槃經太我滅度後諸比丘輩抄造經典令法淺薄種種智所照驗於今未自像運澆季浮競者多或憑真以攝偽或飾虛以亂實昔安法師指出偽經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以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按開羣經廣集同異約以經律頗見所疑夫真經體趣離然深遠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別所疑注之於錄并近世妄撰亦標于末並依

出三藏記集卷第五 第六十五 經字

倚雜經而自製名題進不聞遠適外

域退不見承譯西賓我聞興於戶牖

即可出於胃懷誰誤後學良足寒心

既躬所見聞寧敢嘿已嗚呼求葉模

而察焉

比丘應供法行經一卷 此經前題云 經卷有元 諸名義舉什所 關什出 祐素

居士請僧福田經一卷 此經前題云 居士請僧 無識出 葉模所

灌頂度星招魂斷絕復連經一卷

決定罪福經一卷 無為道經二卷

情離有罪經一卷 燒香呪願經一卷 或大呪

安墓呪經一卷 觀月光菩薩記一卷

佛鉢經一卷 或女佛鉢記 甲申年大

弥勒下教一卷 在鉢 九十六種道一卷

右十二部經記或義理乖背或

文偶淺鄙故入疑錄庶私蕪穢

以顯法寶

灌頂經一卷 一名灌頂 經前題云 灌頂 經一卷

右一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祔

陵廣野寺比丘慧簡依經抄撰

提謂波利經二卷 經一卷

出三藏記集卷第五 第七十五 經字

右一部宋孝武帝時北國比丘曇靖撰

寶車經一卷 或大妙好寶 車菩薩經

右一部北國淮州比丘曇辯撰

青州比丘道侍政治

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經一卷

右一部齊武帝時比丘道倫所

撰備易名

佛法有六義第一應知一卷 未得

六通无礙六根淨業義門一卷 未得

右二部齊武帝時比丘釋法顯

抄集經義所出雖引經義異於

偽造然既立名号則一部懼後

代疑乱故明注于錄

佛所制名數經五卷

右一部齊武帝時比丘釋王宗

所撰抄集衆經有似數林但題

釋佛制懼乱名實故注于錄

衆經要攬法偈二十一首一卷

右一部梁天監二年比丘釋道

歡撰右合二十部二十六卷

疑經兩錄合四十六部五十六

卷其三十八部失源八部有人名

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第四

三藏經集錄卷第五 第九條 經字

大日月麗天衆星助燭雨從龍降虎池佐潤由是豐澤洪沾大明煥赫也而猶有熾火於雲夜抱冤於漢陰者時有所不足也佛之著教真人發起大行於外國有自來矣延及此土當漢之末世晉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質從異譯胡為晉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胡衆經時然難以折中竊不自量敢豫僧數既荷佐化之名何得素餐終日乎輒以洒掃之餘暇注衆經如左非敢自必

值聖心庶望孝文時有合義願將來善知識不咎其默守異抱爰煇火謹有微益

光讚折中解一卷 光讚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者分別盡漏而不證八地也源深浩汗厥義幽邃非彼草次可見宗席之義也安為折疑准一卷折疑略二卷起盡解一卷

道行品者般若抄也佛去世後外國高明者撰也辭句質複首尾未隱為集異注一卷

大小十二門者禪思之與府也為各

出廣記集錄卷第五 第九條 經字

作注大作注大十二門二卷小十二門一卷 今有

了本生死者四諦四信之玄義也為注一卷 今有 密迹金剛經持心梵天經

右二經者謨公所出也多有隱義為作甄解一卷

賢劫八万四千度無極者大乘之妙目也為解一卷

人本欲生經者九止八脫之妙要也為注揮解一卷 今有

安般守意多念之要藥也為解一卷 今有

陰持入者世高所出殘經也淵源美妙至道直運也為注二卷 今有

大道地者修行抄也外國所抄為注一卷

衆經衆行或有未曾共和者安集之為十法句義一卷連難解共卷

義指者外國沙門於此土所傳義也云諸部訓異欲廣求學視聽也增之為注一卷

九十八結者阿毗曇之要義為解一卷連約通解共卷

又為三十二相解一卷

出三藏經集錄卷第五 第十條 經字

三界諸天混然清淨安為錄一卷 今有

此土衆經出不一時自孝靈光而已采迄今晉康寧二年近二百載值殘出殘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難卒綜理為之錄一卷 今有

答沙汰難二卷 答法將難一卷

西域志一卷

凡二十七卷其諸天錄經錄及答沙汰難至西域志雖非注經今依安舊錄附之于末

僧法及所誦出經八疑錄

寶頂經一卷 永元九年出時年九歲

淨土經七卷 永元九年出時年九歲

正頂經一卷 永元九年出時年九歲

法華經一卷 永元九年出時年九歲

藥草經一卷 永元二年出時年十歲

太子經一卷 永元二年出時年十歲

伽耶波經一卷 永元二年出時年十歲

波羅奈經一卷 中興九年出時年十二歲

優婆塞經一卷 中興九年出時年十二歲

益意經二卷 天監元年出時年十三歲

般若得經一卷 天監元年出時年十三歲

華嚴經一卷 天監元年出時年十三歲

踰陀衛經一卷 天監四年臺內華光殿出時年十六

阿那含經二卷 天監四年出時年十六

妙音師子吼經三卷 天監四年出時年十六

出乘師子吼經一卷 天監三年出時年十五

勝發經一卷 永元元年出時年九歲

優曇經一卷

妙莊嚴經四卷

維摩經一卷

序七世經一卷

右二十一種經凡三十五卷

經如前件齊末太學博士江泌慶女
居子所出初居子年在齠齔有時聞
目靜坐誦出此經或說上天或稱神
授發言通利有如宿習令人寫出俄
而還止經歷旬朔續復如前京都道
俗咸傳其異今上勅見而問所以其
依事奉答不異常人然篤信正法少
修梵行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後遂
出家名僧法住青園寺祐既取集正
典檢括異聞事接耳目就求省視其
家秘隱不以見示唯得妙音師子吼
經三卷以脩疑經之錄此居以天監

年三月亡有好事者得其文頭前傷
而出定

二十餘卷厥舅孫質以為真經行誦

勸化取合傳寫既染毫牘必存於世

昔漢建末濟陰丁氏之妻忽如中疾

便能胡語又求紙筆自為胡書復有

西域胡人見其此書云是經荊推尋

住古不無此事但義非金口又無師

譯取捨兼懷故附之疑例

薩婆若陀眷屬莊嚴經一卷

右一部梁天監九年郢州投陀道

人妙光戒歲七臘矯以勝相諸居
嫗人僉稱聖道彼州僧正議欲駁
摘遂潛下都住普弘寺造作此
經又寫在屏凡紅沙映覆香花供
養雲集四部觀供煙塞事源顯發
勅付建康辯嚴疑狀去抄略諸經
多有私意妄造借書人路球屬辭
潤色猷牒妙光巧詐事應懸形路
琰同謀十歲謫貳即以其年四月
二十一日勅僧正慧超令喚京師
能講大法師宿德如僧祐曇雅等
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辯妙光事起

即奉旨與曇雅僧祐法寵慧本慧
集智藏僧曼法雲等二十人於縣

辯問妙光伏罪事畢如膝衆僧詳

議依律擯治天恩免死恐於偏地

復為惑亂長繫東治即取拾此經

得二十餘本及屏風於縣燒除然

猶有零散恐訛後生故復略記

法苑經一百八十九卷

抄為法捨身經六卷

右二部蓋近世所集未詳年代人

名悉摠集羣經以類相從既立号

法苑則疑於別經故注記其名以

示後學卷數雖多猶是前錄衆

經故不入部章之限

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第五

夫至人應世觀衆生根根力不同設

教亦異是以三乘立軌隨機而發五

時說法應契而化泐處以至妙因小

以及大階漸殊時教之體也自正法

稍遠受學乖于外域諸國或偏執小

乘寂後涅槃顯明佛性而猶執初教

可謂膠柱鼓琴者也元嘉中外國商

出三藏記卷第五 前本張 註字

人生婆勒久停廣州每往來求利於南康郡生兒仍名南康長易字金伽後得入道為曇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私雖外國實生漢土天竺料軌非其所詣但性存矯異欲以攝物故執學小乘云無十方佛唯札釋迦而已大乘經典不聽讀誦反抄著衣以此為法常用銅鉢無別應器乃令諸匠作鎮肩衣似且師檀羅之為貴恒著肩而上不用坐以表眾異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薩悔過但伏地相

向而不胡跪法度善開漢言至授戒先作胡語不令漢知案律之明文授法資解言不相領不得法事而生度時因面行詭術明識之眾咸共駭棄唯宋故丹陽尹頴峻女宣業寺尼法弘交州刺史張牧女弘光寺尼普明等信受其教以為真實雖出貴族而識謝慧心毀世方等既絕法雨妄學詭科乖背律儀來苦方深良可愍傷自正化東派大乘日曜英哲頂受遍寓服膺而使迷偽之人專行偏教莫或振止何其甚哉昔慧導拘滯疑

世三藏記卷第五 前本張 註字

惑大品曇樂偏執非撥法華問天下之明信已情之謬開中大眾固已指為無聞矣至如彭城僧測誹謗涅槃言批銷爛現表厥殃大乘難誣亦可驗也尋三人之惑並惡止其躬而度之悖以毒飲人凡女人之性智弱信強一受偽教則同惑相挺故京師數寺遂塵異法東境居眾亦時淪此風將恐邪路易開滑汙不已嗟乎斯宣魔斷大乘故先侮女人歟此實開士之所痛悼而法主所宜速制也大方

便經玄釋迦如來昔為比丘專以四阿含教化誘毀方等於無數劫受大苦報從阿鼻出發大乘心致成正覺後進之賢宜思防斷古今明誠可不慎乎昔慧散法師久歎愚迷製此喻疑防於今日故存之錄末雖於錄非類顯證同矣

喻疑第六 長安散法師

夫應而不惑感之者至惑有精麤應亦不一影響理也若以方斯之非徒乖其圓乃亦喪其方故以脩聞之悟喻其所疑疑非膏肓必為治若治所

世三藏記卷第五 前本張 註字

不至喻復其如之何並可詳覽往喻昔漢室中興孝明之世無盡之照始得攝光此壤於二五之照當是像法之初自介已來西域名人安侯之徒相繼而至大化文言漸得潤照邊俗陶其鄙倍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裕義迂之以配說下至法祖孟詳法行康會之徒撰集諸經宣暢幽旨粗得充允粗聽暨今附文求旨義不遠宗言不乖實起之

於亡師及至符并龜茲三王來朝持法之宗亦並與經俱集究摩羅法師至自龜茲持律三藏集自罽賓禪師徒眾尋亦並集關中洋洋十數年中當是大法復興之盛也教才常人鄙而得廟對宗正陶譯玄典法言無日不聞聞之無要不記故敢依准所聞寄之紙墨以宣所懷什公亡大教興世五十餘年言無不實實無不益益而為言無非教也實而為稱無非實也實以如意為喻教以正失為體若能體其隨宜之旨則言無不深若守

其一照則惑无不至今此世界以難為名則知本自離薄本自離薄則易為風波風波易以動不淳易為難易動易難故大聖隨宜而進進之不以一途三乘離化由之而起三藏祛其滯滯般若除其重妄法華開一究竟涅洹闡其實化此三津開照無遺矣但優劣存乎人深淺在其悟任分而行無所感否前五百年也此五百年中得道者多不得者少以多言之故曰正法後五百年唯相是非執競盈

路得道者少不得者多亦以多目之名為像法像而非真失之由人由人之失乃有非跋真言斧戟實化无擇起於骨中不救出自屑吻三十六國小乘人也此置派於秦地慧導之徒遂復不信大品既蒙什公入開開託真照般若之明復得揮光末俗朗滋實化尋出法華開方便門令一實究竟廣其津途欣樂之家景仰沐浴真復不知老之將至而曇樂道人以偏執之見而復非之自畢幽途永不可誨今大般涅槃經法顯道

人遠尋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揚都大集京師義學之僧百有餘人師執本參而譯之詳而出之此經太涅槃不滅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學得成佛佛有真我故聖鏡持宗而為衆聖中王涅槃永存為應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復致疑安於漸照而排跋真誨任其偏執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開佛知見今始可悟金以瑩明顯發可知而復非之大化

之由而有此心經言開提真不虛也此大法三門皆有成證昔朱士行既襲真式以大法為已任於維中講中小品亦往往不通乃出流沙尋求大品既至于填果得真本即遣弟子十人送至維陽出為晉音未發之間彼土小乘學者乃以聞王玄漢地沙門乃以波羅門書或亂真言王為地主若不折之斷絕大法聲盲壤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時朱士行乃求燒經為證王亦從其所求積薪十車於殿階下以火焚之士行臨階而發誠誓

若漢地大化應流布者經當不燒若其不應命也如何言已授之火即為滅不損一字遂得有此法華正本於于填大國揮光重壤踊出空中而得流此大般涅槃經既出之後而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便改之人情小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寫之客書之家忽然火起三十餘家一時蕩然寫經人於灰火之中求銅鐵器物忽見所寫經本在火不燒及其所寫一紙陌外亦燒字亦無損餘諸巾紙

寫經竹簡皆為灰燼此三經者如什公所言是大化三門無極真體皆有神驗無所疑也什公時雖未有大般涅槃文已有法身經明佛法身即是涅槃與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聞此佛有真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便當應如白日朗其骨幹甘露潤其四體無所疑也何以知之每至苦問佛之真主亦復虛妄積功累德誰為不惑之本或時有言佛若虛妄誰為真者若是虛妄積功累德誰為其主如其所探今言佛有真業衆生有真

性雖未見其終證明評量意便為不
 幸而亦曾問此土先有經言一切眾
 生皆當作佛此云何答言法華開佛
 知見亦可皆有為佛性若有佛性復
 何為不得皆作佛耶但此法華所明
 明其唯有佛乘無二無三不明一切
 眾皆當作佛皆當作佛我未見之
 亦不抑言无也若得聞此正言真是
 會其心府故知聞之必深信受同吾
 之肆學正法者小可虛其袷帶更聽
 往喻如三十六國著小乘者亦復自

以為日月之明无以進於已也而大
 心寡朗乃能鄙其狂而偏執自貽重
 罪慧道之非大品而尊重三藏亦不
 自以為照不周也曇樂之非法華憑
 陵其氣自以為是天下悠悠唯已一
 人言其意亦無所與讓今疑大般涅
 洹者遠而求之正當以一切眾生皆
 有佛性為不通真照真照自可照其
 虛妄真復何煩其照一切眾生既有
 偽矣別有真性為不變之本所以陶
 練既精真性乃發恒以大慧之明除
 其虛妄虛妄既盡法身獨存為應化

此經集錄卷下第五
 之本應其肝化能成之緣一人不度
 吾終不捨此義如驗復何為疑耶若
 於真性法身而復致疑者恐此邪心
 無處不惑佛之真我尚復生疑亦可
 不信佛有正覺之照而為一切種智
 也般若之明自是照虛妄之神器復
 何與佛之真我法身常存一切皆有
 佛之真性真性存焉學不越崖成不
 乖本乎而欲以真照無虛言言而亦
 无佛我亦无泥洹是邪見但知執此

照惑之明不知無惑之性非其照也
 為欲以此誣誦天下天下之人何可
 誣也所以遂不開嘿而驟明明此照
 者是惜一肆之上而有鏹金之說一
 市之中而言有虎者三易惑之徒則
 將為之所添皆為不救之物亦得已
 而言之豈其好明人罪耶實是鑿地
 鑿手不得不斬幸有深識者體其不
 嘿之旨未深入者尋而悟之以求自
 清之路如其已不可喻吾復其如之何

出三藏記集錄下卷第五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六

五七

梁 釋 僧 祐 撰

四十二章經序 安般守意經序

安般注序 安般守意經序

陰持入經序 人本欲生經序

了本生死經序 十二門經序

大十二門經序 法鏡經序

四十二章經序第一 未詳作者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
 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

群臣此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
 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於
 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
 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
 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
 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遠人伏化願為
 臣妾者不可稱數國內清寧含識之類蒙恩
 受賴于今不絕也
 安般守意經序第二

吳沙門康僧會

夫安般者諸佛之大乘以濟衆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以治六情情有內外眼耳鼻口身心謂之內矣色聲香味細滑邪念謂之外也經曰諸海十二事謂內外六情之受邪行猶海受流餓夫夢飯蓋無滿足也心之溢盡無彼不淡悅惚髮髯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遠之無前尋之無後深微細妙形無絲髮梵釋僊聖所不能照明然種子此化生乎彼非凡所親謂之陰也猶以晦暄種夫菜芬閨手覆種草有萬億旁人不覩其形種家不

知其數也一朽乎下萬生乎上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以行寂繫意著息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無他念泊然若死謂之一禪禪棄也棄十三億穢念之意已獲數定轉念著隨蠲除其八正有二意意定在隨由在數矣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之二禪也又除其一注意鼻頭謂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趣五陰六冥諸穢滅矣冥然心明踰明月珠姪邪汚

心猶鏡處泥穢垢汚焉偃以照天覆以臨土聰敏聖達萬土臨照雖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觀所以然者由其垢濁衆垢汚心有踰彼鏡矣若得良師剗刮瑩磨薄塵微暄蕩使無餘舉之以照毛髮面理無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萬不識一矣猶若於市馳心放聽廣采衆音退宴存思不識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濁翳其聰也若自閑處心思寂寞志無邪欲側耳靖聽萬句不失片言斯者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慧之畢

頭謂之三禪也還觀其身自頭至足反覆微察內體汚露森楚毛豎猶觀膿涕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衆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攝心還念諸陰皆滅謂之還也穢欲寂盡其心無想謂之淨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舉眼所觀無幽不覩往無數劫方來之事人物所更現在諸刹其中所有世尊法化弟子誦習無遐不見無聲不聞恍惚髮髯存亡自由大彌八極細貫毫釐剗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刹

入不思議非梵所測神德無限六行之由也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常般無能質者於是世尊化為兩身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斯義出矣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靡不執行有菩薩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諡國與叔馳避本土翔而後進遂處京師其爲人也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鍼脉諸術觀色如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懷二儀之弘仁愍黎庶之頑闇先挑其耳却啓其目欲之

視聰明也徐乃陳演正真之六度譯安般之秘奧學者塵興靡不去穢濁之操就清白之德者也余生未蹤始能負薪考妣殂落三師凋喪仰瞻雲日悲無質受瞻言顧之潛然出涕宿柩未沒會見南陽韓林穎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志道不倦余之從請問規同矩合義無乖異陳慧注義余助斟酌非師不傳不敢自由也言多鄙拙不究佛意明哲衆賢願共臨察義有舛謬加聖刪定共顯神融矣

安般注序第三

晉沙門釋道安

安般者出入也道之所寄無往不因德之所寓無往不託是故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禪寓骸以成定也寄息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級別者忘之又忘之以至於無欲也無為故無形而不因無欲故無事而不適無形而不因故能開物無事而不適故能成務成務者即萬有而自彼開物者使天下兼忘我也彼我雙廢者守于唯守也故修行經以斯二法而成寂得斯寂者舉足而大千震揮手而日月捫疾吹而鐵圍飛微虛而須彌舞斯皆乘四禪之妙止御六息之大辯者也夫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有何難也安般居十念之一於五根則念根也故撰法句者屬唯念品也昔漢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聞稽古特專阿毗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此經其所譯也茲乃趣道之要徑何莫由斯道也魏初康會為之注義義或隱而未顯者安竊不自量

敢因前人為解其下庶欲蚊駟以助隨靈霧潤以增巨壑也

安般守意經序第四

晉謝敷作

夫意也者眾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逸無涯若狂夫之無所麗愛惡充心耽昏無節若夷狄之無君微矣哉即之無像尋之無朕則毫末不足以喻其細迅矣哉憤蹠惓惓叩叩宇宙則奔電不足以比其速是以彈指之間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想念必響報成生死裁一身所種滋蔓彌劫凡在三界倒見之徒溺長淵流莫能自反正覺慈照開示慧路防其終凶之源漸塞念欲之微兆為啓安般之要徑泯生滅以冥寂伸道品以養恬建十慧以入微繫九神之逸足防七識之洪流故曰守意也若乃制伏羸垢拂剗漏結者亦有望見質樂之士閉色聲於現聽邊塵想以禪寂乘靜泊之楨梓納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於華樂昔習沒於交逸福田矜執而日零毒根迭興而罪襲是以輪迴五

趣億劫難拔嬰羅欲網有劇深牢由於無慧樂定不惟道門使其然也至於乘慧入禪亦有二輩或畏苦滅色樂宿泥洹忘存自濟不務兼利者為無著乘或仰希妙相仍有遺無不建大悲縛盡緣縛者則號緣覺菩薩者深達有本暢因緣無達本者有有自空暢無者因緣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無常寂故不盡緣以歸空住理而有非所縛非縛故無無所脫苟厝心領要觸有悟理者則不假外以靜內不因禪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隨四禪也若欲塵翳心慧不常立者乃假以安般息其馳想猶農夫之淨地明鏡之瑩刻矣然則耘耨不以為地地淨而種滋瑩刻非以為鏡鏡淨而照明故開士行禪非為守寂在遊心於玄冥矣肇自發心悲盟弘普秉權積德忘期安眾眾雖濟而莫脫將廢知而去筌矣是謂菩薩不滅想取證也此三乘雖同假禪靜至於建志厥初各有攸歸故學者宜恆心宏模植載於始也漢之季世有捨家開士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之太子也審榮辱之淨

寄齊先生手一貫遂脫屣於萬衆抱玄德而遊化演道教以發勝表神變以源之于時俊又歸宗釋華崇實者若禽獸之從麟鳳麟介之赴虬蔡矣又博綜殊俗善衆國音傳授斯經變爲晉文其所譯出百餘萬言探暢幽贖

淵玄難測此安般典其文雖約義開衆經自淺至精衆行具舉學之先要執踰者乎行者欲凝神反朴道濟無外而不循斯法者何異則夫之陟太山無翅而圖昇虛乎釋迦如來妙慧足於曩劫歷無數以潛化至于衆生運

合圓滿告成而猶現行六年以爲教端者誠以鎮一紛耶莫尚茲也由是而觀可不務歟歟染習沉冥積罪歷劫生與佛乖弗親神化雖以微祚得重遺與而情想繁蕪道根未固仰欣聖軌未一曾履夕惕戰懼慈焉如憐是以誠心諷誦以鍾識習每遭明寂輒咨凝滯然冥宗已遠義訓小殊乃抹集英彥載而載焉雖粗聞大要未悟者衆於是復率愚思推檢諸數尋求明證遂相繼續撰爲注義并沙撮大安般修行諸經事相應者引而合之或

以隱顯相從差簡搜尋之煩經道弘深既非愚淺所能裁衷又辭意鄙拙萬不暢一牴增理穢敢云足以聞融妙旨乎實欲私記所識以備遺忘而已耳儻有覽者願亮不逮正其愚謬焉

陰持入經序第五

晉沙門釋道安

陰持入者世之深病也馳騁人心變德成狂耳聾口爽耽醉榮寵抱癡投冥酸號三趣其爲病也猶癩疾焉入骨髓良醫拱手猶踰

蹶焉來則冥然莫有所識大聖悼茲痛心內發忘身安赴塗炭舍厚德忍舞擊觀羅密於重雲止置網于八極洪癡不得振其翼巨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毫芒拔兇頑於虎口以大寂爲至樂五音不能聳其耳矣以無爲爲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曜形竭世拯摧難計陟降教終潛淪無名諸無著等尋各騰逝大弟子衆深懼妙法混然廢沒於是今迦葉集結阿難所傳凡三藏焉設羅幽廊難度難測也世雄授藥必因本病病不能均是故

衆經相待乃備非彥非聖罔能綜練自茲以後神通高士各爲訓釋或攬撰諸經以爲行式譬環璣欺擇彼珠珍以色相發佩之冠之爲光爲飾喻繪事敷調別衆彩以圖睥列諸明寂者所撰亦然此經則是其數也有捨家

開士出自安息字世高大慈流洽播化斯土譯梵爲晉微顯闡幽其所敷宣專務禪觀醇玄道數深矣遠矣是經其所出也陰入之弊人莫知苦是故先聖照以止觀陰結日損成泥洹品自非知機其孰能與於此乎從首至

于九絕都是四十五樂也以慧斷知入三部者成四諦也十二因緣訖淨法部者成四信也其爲行也唯神矣故不言而成唯妙矣故不行而至統斯行者則明白四達立根得眼成十力子紹胃法王奮澤大千若取證則拔三結住壽成道徑至應真此乃大乘之舟楫泥洹之關路于斯晉主禪觀弛廢學徒雖興蔑有盡漏何者禪思守玄練微入寂在取何道猶覘于掌墮替斯要而希見證不亦難乎安來近積罪生逢百罹戎狄孔棘世乏聖等

潛遊晉山孤居離衆幽處窮空窮覽篇目淺識獨見滯而不達夙宵抱疑詰詎靡質會太陽比丘竺法濟并州道人支曇講陟岨冒冠重爾遠集此二學士高朗博通誨而不倦者也遂與拈槃暢礙造茲注解世不值佛又處邊國音殊俗異規矩不同又以愚量聖難以逮也冀未踐緒者少有微補非敢自必研究經旨

人本欲生經序第六

晉沙門釋道安

人本欲生經者照乎十二因緣而成四諦也本者瘞也欲者愛也生者生死也略舉十二之三以爲目也人在生死莫不浪滯於三世飄縈於九止綢繆八縛者也十二因緣於九止則第一人亦天也四諦所鑒鑒乎九止八解所正正乎八邪邪正則無往而不恬止鑒則無往而不愉無往而不愉故能洞照傍通無往而不恬故能神變應會神變應會則不疾而速洞照傍通則不言而化不言而化故無棄人不疾而速故無遺物物之不遺人之

不棄斯禪智之由也故經曰道從禪智得近泥洹豈虛也哉誠近歸之要也斯經似安世高譯爲晉言也言古文悉義妙理現觀其幽堂之美閑庭之富或寡矣安無覽其文欲寂不能所樂而現者三觀之妙也所思而存者想滅之辭也敢以餘暇爲之撮注其義同而文別者無所加訓焉

了本生死經序第七

晉沙門釋道安

夫四信妙與者衆祐之寶軒也以運連縛倒見衆生凡在三界周弗冠瘵佩行嬰舞生死而趨陰堂揖讓色味膠或載疑驅馳九止者也既則狎賢侮聖縱其姦慝貪飢患餓泉截玄路群誹上要殃禍備嘗矣世雄顧慙深圖變謀法旌曜於重寃道鼓震於雷吼寂千障乎八絃慧戈陷乎三有於是碎瘵冠決嬰珮升信車入諦軌則因緣息成四喜矣故曰了本生死也了猶解也本則瘵也元也如來指舉一隅身子伸敷高旨引興幽讚美矣盛矣夫計身有命則隨緣縛謗佛毀信若彌綸於

幽室矣夫解空無命則成四諦照然立信若日殿之麗乾矣斯乃五十六藥之崇基淵乎蓋衆行之宗也開微成務孰先者乎佛始得道隆建大哀此經則十六之一也其在天竺三藏聖師莫不以爲教旨而研幾也漢之季世此經始降茲土雅遂與邈少達旨歸者也魏代之初有高士河南支恭明爲作注解探玄暢滯真可謂入室者矣俊哲先人足以折中也然童蒙之倫猶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釋未訓非苟穿鑿以紫亂朱也儻孤居始進者

可以辯惑焉

十二門經序第八

晉沙門釋道安

十二門者要定之目號六雙之關徑也定有三義焉禪也等也空也用泰三毒綢繆重病嬰斯幽厄其日深矣貪困患園瘵城至固世人遊此猶春登臺甘處欣欣如居華殿嬉樂自娛莫知爲苦嘗酸速禍困憊五道夫唯正覺乃識其謬耳哀倒見之苦傷蓬流之痛爲設方便防萌塞漸開茲慧定今自泔泔控銳

解紛返神玄路苟非至德其道不凝也夫邪僻之心必有微著是故禪法以四為差焉貪淫圖者荒色恃然不別尊卑渾心就緬習以成狂亡國傾身莫不由之虛迷空醉不知為幻故以死屍散落自悟漸斷微想以至于寂味乎無味故曰四禪也願惠國者爭纖芥之虛聲結滯血之重咎恩親絕於快心交友腐於縱恣含怒微隨不悅滅族聖人見強暴者不得其死故訓之以等丹心儻親至柔其志受垢含苦治之未亂淳德遂厚兇不措角況人害手故曰四等也愚癡城者誹古聖謗其諦慢二親輕師侮斯病尤重矣以慧探本知從癡愛分別未流了之為惑練心揅隱狂病瘳矣故曰四空也行者挹禪海之深醴澆昏迷之盛火激空淨之淵流蕩癡塵之穢垢則皎然成大素矣行斯三者則知所以宰身也所以宰身者則知所以安神也所以安神者則知所以度人也然則經無巨細出自佛口神心所制言為世寶慧目既設三界喪目經藏雖存淵玄難測自非至精執達其微於是

諸開士應真各為訓解釋其幽蹟辯其差貫則爛然易見矣窮神知化何復加乎從十二門已後則是訓傳也凡學者行十二門却盡神足滅外止癡謂之成五通也三向諸根進消內結謂盡諸漏也始入盡漏名不退轉諸佛嘉歎記其成號深不可測獨見曉焉神不可量獨能精焉陵雲輕舉淨光燭幽移海飛嶽嵐出電入淺者如是況成佛乎是乃三乘之大路何莫由斯定也自始發跡逮于無漏靡不周而復始習茲定也行者欲崇德廣業而不進斯法者其猶無柯而求伐不飯而徇飽難以獲矣醒寤之士得聞要定不亦妙乎安宿不敏生值佛後又處異國楷範多闕仰希古列滯而未究寤寐憂悖有若疾首每惜茲邦禪業替廢敢作注于句末雖未足光顯聖典且發蒙者儻易覽焉安世高善開禪數斯經似其所出故錄之于末

晉沙門釋道安

夫煙息存乎解色不係防閑也有絕存乎解

形不係念空也色解則治容不能縛形解則無色不能滯不縛者雖天魔玉顏窈窕姿莫足傾之之謂回也不滯者雖遊空無識泊然永壽莫足礙之之謂真也何者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雖群居猶芻靈泥洹猶如幻豈多制形而重無色哉是故聖人以四禪防淫淫無遺焉以四空滅有有無現焉淫有之息要在明乎萬形之未始有百化猶逆旅也怨憾之興興於此彼此彼既興遂成仇敵仇敵適成勃然赫怒赫怒已發無所不至至不可至神幽想微乃毒乃辛欣之甘之是以如來訓之以等等所難等何往不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豈非為之乎未有圖難於其易者乎夫然則三事凶眚廢然息矣十二重關廓然開矣根立而道生覺立而道成莫不由十二門立乎定根以逆道休也大人揮變榮光四塞彈撤安明吹沫千刃默動異刹必先正受明天匪禪無以統乎無方而不留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礙禪定不愆於神變乎何有也至矣盡矣度以加矣此經世高所出也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七

梁 釋 僧 祐 撰

道行經序

道行經後記

放光經記

合放光光讚略解

須臾天子經記

普曜經記

賢劫經記

般舟三昧經記

首楞嚴三昧經注序

合首楞嚴經記

首楞嚴經後記

新出首楞嚴經序

法句經序

阿維越致遮經記

魔逆經記

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讚

聖法印經記

文殊師利淨律經記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序

合微密持陀隣尼總持三本

道行經序第一

晉釋道安

大哉智度萬聖資通咸宗以成也地合日照

無法不周不恃不處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

病無形兩忘玄莫塊然無主此智之紀也夫

永壽莫美乎上乾而齊之殤子神偉莫美於

凌虛而同之消滯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

朽種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夢由此論

之亮為衆聖宗矣何者執道御有卑高有差

此有為之域耳非據真如遊法性冥然無名

也據真如遊法性冥然無名者智度之奧室

也名教遠想者智度之遠廬也然存乎證者

莫不契其無生而煌眩存乎迹者莫不忿其

蕩冥而誕誹道動必反優劣致殊眩誹不其

宜乎不其宜乎要斯法也與進度齊軫道遙

俱遊千行萬定莫不以成衆行得字而智進

全名諸法參相成者求之此列也且其經也

進容第一義以為語端追述權便以為談首

行無細而不歷數無微而不極言似煩而各

有宗義似重而各有主璅見者慶其通教而

悅寤宏詰者望其遠標而絕目陟者彌高而

不能階涉者彌深而不能測謀者慮不能規

尋者度不能盡既香冥矣真可謂大業淵數

妙矣者哉然凡論之者考文以徵其理者昏

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者也何

則考文則異同每為辭尋句則觸類每為旨

為辭則喪其卒成之致為旨則忽其始擬之

義矣若率初以要其終或忘文以全其質者

則大智玄通居可知也從始發意逮一切智

曲成決著八地無染謂之智也故曰遠離也

三脫照空四非明有統鑑諸法因後成用藥

病雙亡謂之觀也明此二行於三十萬言其

如視諸掌乎顛沛造次無起無此也佛泥曰

後外國高士抄ハ九十章為道行品桓靈之世

朔佛貴詣京師譯為漢文因本順旨轉音如

已敬順聖言了不加飾也然經既抄撮合成

章投音殊俗異譯人口傳自非三達胡能一

得本緣故乎由是道行頗有首尾隱者古

賢論之往往有滯仕行耻此尋求其本到千
聞乃得送詣倉垣出為於光品斥重省刪務
今覽便若其悉文貯過三倍善出無生論空
持巧傳譯如是難為繼矣二家所出足令大
智燠爾聞幽支識全本其亦應然何者抄經
刪削所害必多委本從聖乃佛之至誠也安
不量未學庶幾斯心載詠載玩未墜于地檢
其所出事本終始猶令折傷玷缺戢然無際
假無放光何由解斯經乎永謝先話所蒙多
矣今集所見為解句下姑況現首終隱現尾

出經見異銓其得否舉本證抄敢增損也幸
我同好飾其瑕謫也

道行經後記第二未詳

作者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陽孟元士口授
大竺菩薩竺朔佛時傳言譯者月支菩薩支

謙時侍者南陽張少安南海子碧勸助者孫
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陽城西
菩薩寺中沙門佛大寫之

放光經記第三二十卷者

未詳作者

惟昔大魏潁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學

道為沙門出塞西至于闐國寫得正品梵書
梵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以太康三年遣弟
子弗如檀晉字法饒送經梵本至洛陽住三
年復至許昌二年後至陳留界倉垣水南寺
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眾賢者共集議晉
書正寫時執梵本者于闐沙門無叉羅優婆
塞竺叔蘭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
九十章凡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時倉
垣諸賢者等大小皆勸助供養至其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寫都訖經義深奧又前後寫者

參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沙門竺法寂來至倉垣水北寺求經本寫時
檢取現品五部并梵本與竺叔蘭更共考校
書寫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訖於前後所寫校
最為差定其前所寫可更取校晉梵音訓暢
義難通諸閣士大學文生書寫供養諷誦讀
者願留三思恕其不逮也
合放光光讚略解序第四

晉釋道安

放光光讚同本異譯耳其本俱出于闐國持

水其年相去無幾光讚于闐沙門祇多羅以
泰康七年貢來護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出之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年于闐為師
送至洛陽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先光
讚米四年後光讚出九年也放光于闐沙門
無叉羅執梵竺叔蘭為譯言少事約刪削復
重事顯炳煥然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
於天竺辭及騰每大簡焉光讚護公執梵本
毋承遠筆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
而辭質勝文也每至事首輒多不便諸反覆

相明又不顯灼也考其所出事周密耳互相
補益所悟實多恨其寢逸涼土九十一年幾
至泯滅乃達此邦也斯經既殘不具並放光
尋出大行華京息心居士翕然傳焉中山支
和尚遣人於倉垣斷續寫之持還中山中山
王及眾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經其行世如
是是故光讚人無知者昔在趙魏進得其第
一品知有茲經而求之不得至此會慧常進
行慧辯等將如天竺路經涼州寫而因焉展
轉秦雍以晉泰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乃達

襄陽尋之玩之欣有所益輒記其所長為略解如左般若波羅蜜者成無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義焉法身也如也真際也故其為經也以如為首以法身為宗也如者爾也本末等爾無能令不爾也佛之與滅綿綿常存悠然無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淨也有無均淨未始有名故於戒則無戒無犯在定則無定無亂處智則無智無愚泯爾都忘二三盡息皎然不緇故曰淨也常道也真際者無所著也泊然不動湛爾玄齊無為也無不為也萬法有為而此法淵默故曰無所有者是法之真也由是其經萬行兩廢觸章輒無也何者廢則無往而非微終日言盡物也故為八萬四千塵垢門也慧則無往而非妙終日言盡道也故為八萬四千度無極也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也凡論般若推諸病之墮服者理微者也尋眾藥之封域者斷迹者也高談其轍迹者失其所以指南也其所以指南者若假號章之不住五通品之不貢高是其

涉百辟而不失午者也宜精理其轍迹又思存其所指則始可與言智已矣何者諸五陰至薩云若則是菩薩來往所現法慧可道之道也諸一相無相則是菩薩來往所現真慧明乎常道也可道故後章或曰世俗或曰說已也常道則或曰無為或曰復說也此兩者同謂之智而不可相無也斯乃轉法輪之目要般若波羅蜜之常例也須真天子經記第五未詳須真天子經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於長安

青門內白馬寺中天竺菩薩曇摩羅察口授出之時傳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岳永遠張玄伯孫休達十二月三十日未時訖晉曜經記第六未詳晉曜經永嘉二年太歲在戊辰五月本齊菩薩沙門法護在天水寺手執梵本口宣晉言時筆受者沙門康殊帛法炬賢劫經記第七未詳賢劫經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月支菩薩竺法護從罽賓沙門得是賢劫三昧手執口

宣時竺法友從洛寄來筆受者趙文龍使其功德福流十方普遂蒙恩離於罪蓋其是經者次見千佛稽受道化受菩薩決致無生忍至一切法十方亦爾般舟三昧經記第八未詳

般舟三昧經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薩竺佛朔於洛陽出菩薩法護時傳言者月支菩薩支識授與河南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授令後普著在建安十三年於佛寺中校定悉具足後有寫者皆得

南無佛又言建安三年歲在戊子八月八日於許昌寺校定首楞嚴三昧經注序第九未詳首楞嚴三昧者晉曰勇猛伏定意也謂十住之人忘當而功顯不為而務成蓋勇猛伏之名生於希尚者耳雖功高天下宜係其名哉直以忘業宗而稱立遺稱故名遺訓三千數與諸群生瞻之而弗及鑽之而莫喻自非奇致超玄梵可以應乎聖錄所謂勇猛者誠哉難階也定意者謂迹絕仁智有無兼忘雖復

寂以應感惠澤者舍生何嘗不通惠以仁智
照以玄宗所以寂者未可得而分也故其爲
云悉遍諸國亦無所分於法身不壞也謂雖
從感若流身充宇宙豈有爲之者哉謂化者
以不化爲宗作者以不作爲主爲主其自忘
焉像可分哉若至理之可分斯非至極也可
分則有虧斯成則有散所謂爲法身者絕成
虧遺合散靈臺與玄風齊蹤負神與太陽俱
暢其明不分萬類殊觀法身全濟非亦宜乎
故曰不分無所壞也首楞嚴者沖風冠乎知

表洪緒在於忘言微旨盡於七住外迹顯乎
三權洞重玄之極奧耀八特之化筌揅高本
之玄標建十准以伺能翫妙旨以調習既習
釋而知玄遺慈故慈洽棄照而照弘也故有
陶化育物紹以經綸自非領略玄宗深達奇
趣豈云究之哉沙門支道林者道心冥乎上
世神悟發於天然俊朗明徹玄映色空啓于
往數位叙三乘余時復時諮豫聞其一敢以
不敏係于句末想望來賢助刪定焉
平二年十二月八日於支誠所出其經中略
如是我聞唯稱佛在五合城靈馬頂山中

合首楞嚴經第十梵文同音音

支敏度三經謝教令
注共四卷

此經本有記云支誠所譯出識月支人也漢
桓靈之世來在中國其博學淵妙才思測微
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在文飾今
之小品阿闍世也真般舟悉識所出也又有
支越字恭明亦月支人也其父亦漢靈帝之
世來獻中國越在漢生似不及見識也又支
亮字紀明資學於誠故越得受業於亮焉越
才學深微內外備通以季世尚文時好簡略
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其屬辭捃理文而不
越約而義顯真可謂深入者也以漢末沸亂
南度奔吳從黃武至建興中所出諸經凡數
十本自有別傳記錄亦云出此經今不見復
有異本也然此首楞嚴自有小不同辭有豐
約文有晉梵較而尋之要不足以爲異人別
出也恐是越嫌識所譯者辭質多梵音所異
者刪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二家各有
記錄耳此一本於諸本中辭最省便又少梵
音遍行於世即越所定者也至大晉之初有

沙門支法護白衣竺叔蘭並更譯此經求之
於義互相發明披尋三部勞而難兼欲令學
者即得其封今以越所定者爲母護所出爲
子蘭所譯者繁之其所無者輒於其位記而
別之或有文義皆同或有義同而文有小小
增減不足重書者亦混以爲同雖無益於大
趣分部章句差見可耳
面依定記曰元康元年四月九日燉煌菩薩
支法護手執梵經口出首楞嚴三昧聶承遠
筆受願今四輩覽綜奉宣觀異同意

首楞嚴經後記第十一未詳

咸和三年歲在癸酉涼州刺史張天錫在州
出此首楞嚴經于時有月支優婆塞支施於
手執梵本支博綜衆經於方等三昧特善其
志業大乘學也出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
幻三昧時在涼州州內正聽堂湛露軒下集
時譯者龜茲王子世昂延善晉梵音延博解
群籍內外兼綜受者常侍西海趙涌會水今
馬亦內侍來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
德時在坐沙門釋慧常釋進行涼州自屬辭

辭旨如本不加文飾飾近俗質近道文質兼唯聖有之耳

新出首楞嚴經序第十二

宋釋弘充

首楞嚴三昧者蓋神通之龍津聖德之淵府也妙物希微非器像所表幽玄冥湛豈情言所議冠九位以虛昇果萬行而圓就量種智以窮賢絕殆庶而靜統用能靈臺十地高銅法雲罔象環中神圖自外然心雖澄一應無不周定必凝泊在感斯至故明宗本則三達

同寂論善救則六度彌綸辯威効則強魔懾論語衆變則百億星繁至乃微號龍上晦跡塵光像告諸乘有盡無滅斯皆參定之冥功成能之顯事權濟之樞綱勇伏之宏要矣羅什法師弱齡言道思通法門昔紆步關右譯出此經自雲布已來競辰而行中興啓運世道載昌宣傳之盛日月彌懋太宰江夏王該綜群籍討論淵敏每覽茲卷特深遠情充以管昧嘗厠玄肆預遭先匠啓訓音軌參聽儒緯髮髯文意以皇宋大明二年歲次奄茂於

法言精舍略為注解庶免不習之傳敢慕我聞之義如必紕謬以俟君子

法句經序第十三

未詳作者

曇鉢偈者衆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結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衆經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慈傷天下出興于世開現道義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經總括其要別有四部阿含至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

處佛所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采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為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夫諸經為法言法句者猶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唯佛難值其文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為天書語為天語名物不司傳實不易唯昔藍調安侯世高都尉佛調譯梵為漢審得其體斯以難繼後之傳者雖不能密猶尚貴其實粗得大趣始者雖

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梵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僕初嫌其辭不雅繼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遠無極今傳梵義實宜經達是以自竭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

脫失多不出者然此雖辭朴而旨深文約而義博事均衆經章有本故句有義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叙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奧藏也可以啓家辨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包者廣實可謂妙要者哉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補益共廣聞焉

阿維越致遮經第十四

晉言不遜轉法輪四卷出經後記

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薩沙門法護於燉煌從龜茲副使羗子侯得此梵書不退轉法輪經口數晉言授沙門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聞知

魔逆經記第十五 出經後記

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月支菩薩法護手執梵書口宣晉言聶道真筆受於洛陽城西白馬寺中始出拊顯元寫使功德流布一切蒙福度脫

慧印三昧及濟方等學二經序讀第十六

王僧孺撰

夫六書相因應日月而無改二字一吐更天地而靡渝雖書不盡言言非書不闡言不盡意意非言不稱是以諦聽善思承茲利喜俯首屈足恭此受持若讀若誦已說今說一音一偈莫匪舟梁一讚一稱動成輪軌況夫五方圓四攝無急閒方便門示真實相流方等之妙說得菩提之至因沐此寶池照茲法炬香雲靡靡慧路傍流出伽耶之妙城發要羅之寶樹建安殿下合章基性育德成體總

聲溢於秋水美義光於冬日事高祖丘兔圖名出前意後蒼損已利人忘我濟物傍通兼善無礙無私若空谷之必應如洪鍾之虛受匡法弘道以善為樂重以植顯因於永劫襲妙果於茲生託意紹隆用心依止妙達空有深辨權實而玉體不安有虧涼暑行人莫顯楚君日見其瘳施德靡言漢相方饗其樂桂葉龜腦固風寒之易銷荔葩鸞骨更騰飛之可儼況復慧身方漸善根宿樹無勞滴腸潄胃不待望色察聲有廣州南海郡民何規以歲次協洽月旅黃鍾天監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朱樂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屑若有來將稀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屣年可八九十面已皺敘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鬚耳過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唇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赭布帔

下有赭布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遙授與規規即捧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宿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怡懣無為遺嗜欲等豪賤疏者自充禪寂無息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不復覩規開卷敬視名為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為體理出百非義踰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言其慧冥此理有若恒印心照凝寂故以三昧為名後又有濟諸方等學經此下又題云天竺薩和鞞曰僧述與海虎王經旨以流迤至教軌法有體所以誠示大士化物方法言若濟諸善祇宜弘方等之教方等者大乘之通名究竟之弘旨其軸題云燉煌菩薩沙門支法護所出三法首筆受共為一卷寫以流通軸用淳漆書甚緊潔點製可觀究奪義趣或微或顯稱在羅閱山著陀耶尼行無來無去非住非止斯蓋驚猱鶴林之別記寶殿孤園之後述不殊玉檢靡異寶函理出希微辭深鈎致是唯正說曾匪

異端雖王連之得四十二章安清之出百六十品無以或異大王沐浴持奉華嚴鎖習多寫廣迷闇揚玄旨執匪醫王即斯藥樹不待眼瞬無勞苦口捨茲六街屏此十巫昔或授編書於汜上受揣術於谷裏乍有寓言且或假夢未有因應炳發若此其至焉受命下才式於上遁救因淬賤率此顛蒙其辭曰

雷音震響錄簡青編匪言曷教非迹靡傳是資妙象實寄幽荃照之慧燭濟以寶船懸哉至矣在應斯圓覆其疑澌浸此照漣救焚援溺去蓋銷纏灼灼應韓英英河楚松孤桂鬱

鷺栖鵬舉照野光朝潤山枯渚濫源茲永覆簪已多鬱爲壽輪擢此天柯寄誠梵表託好禪河接足能仁心直妙覺用遺滯漆是桂塵濁靡向非真何背非俗一忘受想將捐味觸無德不訓有感必召吐彼神訣示我玄要既獨既已留華及少等以比恒均之東耀枯少尋經律竊闕諸部之奧但一切變易萬事遠訛所以古今同異觸類皆有故魚謬爲魯陶誤成陰案晉末已來關中諸賢經錄云慧印

三昧經支謙所出濟方等大乘學經法護所出聖法印經後記云晉元康四年菩薩沙門支法護於酒泉出此經弟子竺法首筆受而何規所得經本二經同卷題方等於法護亂三昧於支謙實由編寫成然非爲誣濫而一往觀覽客生疑惑聊記所憶存之末塵故出別記

聖法印經記第十七天竺名阿連尊者文圖出經後記

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支菩薩沙門法護於酒泉演此經弟子竺法首筆受今

此深法音流十方大乘常住

文殊師利淨律經記第十八出經後記

經後記云沙門三法護於京師遇西國寂志誦出此經經後尚有數品其人忘失輒宣現者轉之爲晉更得其本補令具足太康十年

四月八日白馬寺中誦道真對筆受勸助劉元謀傳公信侯彥長等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序第十九

三佛念造

原夫善惡之運契猶形影之相顧受對明驗

凡三差焉現世中世後世播九色之深恩以悅天妃之耳目孤禽投王而全命形受五刑之切酷斯現報也群徒潛淪於幽壑神陟淪漂而不改身酸歷世之殃疊不曉王子之喪目斯中報也阿蘭從禍於無想嬰佩永惑於始終爲著翅之暴狸飛沉受困而難計斯後報也故聖人降靈必有所由非務不務清白明矣玄鑒三世弱喪之流深記來世坏形之累趣引入百練之室自如來逝後阿育登位網維閭浮光被六合圖形神寺八萬四千羅

漢御世汜濟億數國主師宗玄化滂沛萬民仰戴而不已神祇欽賴而愈深然王子法益宿植洪業生在王宮容貌殊特復受此對靡知緣起會秦尚書令輔國將軍宗正卿領城門校尉使者司隸校尉姚晃者南安郡人也親姚韶之次兄字景嶷文爲儒表則烈勲於千載武爲逸群則皎然而獨標凡音通實則辯機而曠遠執素縱情則翔翔而無倫德也純懿範也難模赫逸翰於群才震龍威於昆銖然懲永惑之巨救傷愚黨之不寤欲紹先

二十卷泥洹經記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第一

晉沙門釋道安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恒歲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首尾隱沒釋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又雖等會建元十八年正車師前部王名彌第來朝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梵天品一部四百二牌言二十千首盧首盧三十二字梵數經法也即審數之凡七十七千二百六十首

盧殘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字

天竺沙門曇摩蟬執本佛護為譯對而檢之慧進筆受與放光光讚同者無所更出也其二經譯人所漏者隨其失處稱而正焉其義異不知孰是者輒併而兩存之往往為訓其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紙異者出別為一卷合五卷也譯梵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語盡倒而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

梵經委悉至於數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句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刻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梵為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今知會通耳何復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梵本難繁者也又羅支越斷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尚書為質朴而刪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不雜推經言旨唯懼失實也其有方言古

辭自為解其下也於常首尾相連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厭如復析乃見前人之深謬欣通外域之嘉會也於九十章蕩然無指疑處毫芒之間泯然無微疹已矣乎

南無一切佛過去未來現在佛如諸法明

禮敬若辭也明智也外國禮有四種一罰耶二破羅南三婆南四南模南無屈體也跪也此四拜佛外道國主父母通拜耳禮父母云南無薩迦薩迦供養也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天竺經前題皆云古法吉法竟也也道安為此旨目題是

大品經序第二

長安釋僧叡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以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稱之造盡不足以得其涯極故借度以明之然則功訖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靜末慧日以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名者雖義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跡寄有用而功實非待非心故以不住為宗非待故以無照為本本以無照則疑知於化始宗以非心則忘功於

行地故啓章玄門以不住爲始妙歸三慧以無得爲終假號照其真應行顯其明無生沖其用功德旌其深大明要終以驗始泥和即始以悟終蕩蕩焉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畢佛乘者之要軌也夫實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囑累之所以殷勤功德之所以屢增良有以也而經來茲土乃以秦言譯之典謨乖於殊制名實喪於不謹致使求之彌至而失之彌遠頓轡重關而窮路轉廣不遇淵匠殆將墜矣亡師安和尚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指於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爲閤也疊疊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鳩摩羅什法師慧心風悟超拔特詣天魔千而不能迴淵識難而不能屈扇龍樹之遺風震慧響於此世秦王感其來儀時運開其凝滯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秦王和其虛關匠伯陶其淵致虛開既開乃正此文言淵致既宣而出其釋論渭濱流祇洹之化西明啓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末法中興將始於此乎予既知命

遇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之誨則憂懼交懷傷焉若厲雖復履薄臨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鑒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敢當此任以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舊義業沙門釋慧恭僧智僧遷實度慧精法欽道流僧敬道恢道標道恒道惛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檢之猶多不盡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爾乃文定定之未已已有寫而傳者又有以意增損私以般若波羅蜜爲題者致使文言舛錯前後不同良由後生虛已懷薄信我情篤故也梵本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餘者直第其品數而已法師以名非佛制唯存序品略其二目其事數之名與舊不同者皆

是法師以義正之者也如陰入持等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陰爲衆入爲處持爲性解脫爲背捨除入爲勝處意止爲念處處斷爲正勤覺意爲菩提直行爲聖道諸如此比改之甚衆梵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幸冀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以文撲見俗煩異見情也

注解大品經序第三

大梁皇帝

機事未形六畫得其悔吝玄象既運九章測其盈虛斯則鬼神不能隱其情狀陰陽不能遁其變通至如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洞達無底虛豁無邊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不可以數術求不可以意識知非三明所能照非四辯所能論此乃菩薩之正行道場之直路還源之真法出要之上首本來不然畢竟空寂寄大不能顯其博名慧不能庶其用假度不能機其通彼岸不能窮其實若談一相事絕百

非補處默然等覺息行始乃可謂無德而稱以無名相作名相說導涉求之意開新發之眼故有般若之字彼岸之號頃者學徒罕有尊重或時聞聽不得經味帝釋誠言信而有微此實賢衆之百慮菩薩之魔事故唱愈高和愈寡知愈希道愈貴致使正經沉匿於世寔由虛已情少懷疑者多虛已少則是我之見深懷疑多則橫構之慮繁然則雖繁慮紛紜不出四種一謂此經非是究竟多引涅槃以為碩訣二謂此經未是會三咸誦法華以

為盛難三謂此經三乘通教所說般若即聲聞法四謂此經是階級行於漸教中第二時說舊義如斯乃無是非較略四意粗言所懷涅槃是顯其果德般若若明其因行顯果則以常住佛性為本明因則以無生中道為宗以世諦言說是涅槃是般若以第一義諦言說豈可復得談其優劣法華會三以歸一則三遣而一存一存未免乎相故以萬善為乘體般若即三而不三則三遣而一亡然無法之可得故以無生為乘體無生絕於戲論竟

何三之可會所謂百華異色共成一陰萬法殊相同入般若言三乘通教多執二文今復開五意以增所疑一聲聞若智若斷皆是菩薩無生法忍二三乘學道宜聞般若三三乘同學般若俱成菩提四三乘欲住欲證不離是忍五羅漢辟支徒般若生於此五義不善分別堅著三乘教同一門遂令朱紫共色珉玉等價若明察此說深求經旨連環既解弄丸自息謂第二時是亦不然人心不同皆如其面根性差別復過於此非可局以一教限

以五時般若無生非去來相宜以數量拘寧可以次第永始於道樹終於雙林初中後時常說智慧復何可得名為漸教釋論言須菩提聞法華經中說於佛所作少功德乃至戲笑漸漸必當作佛又聞阿鞞跋致品中有退不退又復聞聲聞人皆當作佛是故今問為畢竟為不畢竟以此而言去之彌遠夫學出離非求語言應定觀道以正宗致三乘不分依何義說相與無相有如水火二性相違豈得共貫雖一切聖人以無為法三乘入空其

行各異聲聞以壞緣觀觀生滅空緣覺以因緣觀觀法性空菩薩以無生觀觀畢竟空此則淵澠殊味涇渭分流非可以口勝非可以力爭欲及弱喪去斯何適值大寶而不取過深經而不求亦何異窮子反走於宅中獨姥掩目於道上此乃惑行之常性迷途之恒心但好龍而觀畫愛象而翫迹荆山可為流慟法水所以大悲經譬兔馬論喻鹿羣俱以一象配成三獸用渡河以測境因圓箭以驗智格得空之淺深量相心之厚薄懸鏡在前無

待耳識離婁既睇豈勞相者若無不思誼之理豈有不思誼之事放瑞光於三千集奇運於十方變金色於大地嚴華臺於虛空表舌相之不虛證般若之真實所以龍樹道安童壽慧遠咸以大權應世或以殆庶救時莫不服膺上法如說修行況於細人可離斯哉此經東漸二百五十有八歲始於魏甘露五年至自于闐叔蘭開源彌天導江鳩摩羅什澍以甘泉三譯五校可謂詳矣龍樹菩薩者大智論訓解斯經義旨周備此實如意之寶藏

智慧之滄海但其文遠曠每怯近情朕以聰覽餘日集名僧二十人與天保寺法寵等詳其去取靈根寺慧令等兼以筆功探採釋論以注經本略其多解取其要釋此外或摺開河舊義或依先達故語時復間出以相顯發若章門未開義勢深重則叅懷同事廣其所見使質而不簡文而不繁庶今學者有過半之思講般若經者多說五時一往聽受似有條理重更研求多不相符唯仁王般若具書名部世既以為疑經今則置而不論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之說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略出四種而不列名釋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光讚放光道行止舉三名復不滿四此土別有一卷謂為金剛般若欲以配數可得為五既不具得經名復不悉時之前後若以臆斷易致譏嫌此非義要請俟多聞今注大品自有五段非彼所言五時般若勸說以不住標其始命說以無教通其道願說以無得顯其行信說以甚深歎其法廣說以不盡要其終中品所

以累教末章所以三屬義備後釋不復詳言設乃時曠正教處無法名猶且若辛草澤經歷峻遠勉心過聽澍意希夷冀運玄應想像空聲輕生以重半偈賣身以尊一言甘軟血而不疑欣出髓而無悵況復龍宮神珠寶臺金牒難得之貨難聞之法遍布塔寺充初目前豈可不伏心受持虛懷鎖仰使佛種相締旨提不斷知恩反復更無他道方以雪山區以香城寧得同日語其優劣率書所得懼增來過明達後進幸依法行

小品經序第四

長安釋僧叡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以冥群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何以登道場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群異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累教殷勤三撫以之頻發功德疊校九增以之屢至如問相標玄而玄其玄幻品忘寄而忘其忘道行坦其津難問窮其源隨喜忘趣以要終照明不化以即玄章雖三十貫之者

道言雖十萬偈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補處及此而變一切智也法華鏡本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疎有三寶之跡權應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趣之異是以法華般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冥一以俠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萬行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真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功重美實則法華之用微此經之尊三撫三囑未足惑也有秦太子者寓跡儲宮擬韻區外翫味斯經夢想增至准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鳩摩羅法師神授其文真本猶存以弘始十年二月六日請今出之至四月三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譯真若荒田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議其煩簡耶梵文雅質案本譯之於麗巧不足樸王有餘矣幸冀文悟之賢略其

華而幾其實也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第五

晉沙門釋支道林

夫般若波羅蜜者衆妙之淵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其爲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齊萬物於空同明諸佛之始有盡群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耶賴其至無故能爲用夫無也者豈能無哉無不能自無理亦不能爲理理不能爲理則理非理矣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稱與乎未足定號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存於物實無迹也名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壑歸乎無名無名無始道之體也無不可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理冥則言廢忘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希智以忘心

智不足以盡無寂不足以冥神何則故有存於所存有無於所無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無者非其無也何則徒知無之爲無莫知所以無知存之爲存莫知所以存希無以忘無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無其所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於所存遺其所以無則忘無於所無忘無故妙存妙存故盡無盡無則忘忘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迹無寄無有冥盡是以諸佛因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衆生之喪

道溺精神乎欲淵悟群俗以妙道漸積損至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衆首於玄同還群靈乎本無蓋聞出小品者道士也嘗遊外域歲數攸異未見典載而不詳其姓名矣嘗聞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之中抄出小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驗之以事應明其致而已亦莫測其由也夫至人也覽通群妙凝神玄冥靈虛響應感通無方建同德以接化設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滯演成規以啓源或因變以求通事濟而化

息適任以全分分足則教廢故理非乎變變非乎理教非乎體體非乎教故千變萬化莫非理外神何動哉以之不動故應變無窮窮之變非聖在物物變非聖聖未始於變故教遺與乎變理滯生乎權接應存物理致同手歸而辭數異乎本事備乎不同不同之功由之萬品神悟遲速莫不緣分分間則功重言積而後悟質明則神朗觸理則玄暢輕之與重未始非分是以聖人之爲教不以功重而廢分分易而存輕故群品所以悟分功所

以成必須重以運通因其宜以接分此爲悟者之功重非聖教之有煩今統所以約教功所以全必待統以適任約文以領玄領玄則易通因任則易從而物未悟二本之不異統致同乎宗便以言數爲大小源流爲精麤文約謂之小文殷謂之大順常之爲通因變之爲舞守數之爲得領統之爲失而彼措文之徒羈見束教頃著阿含神匱分淺才不經宗儒墨大道域定聖人志局文句詰教難權謂崇要爲達諒領統爲傷宗須微驗以明實効

應則疑伏是以至人順群情以徵理取驗乎
沸油明小品之體本塞群疑幽滯因物之徵
驗故示驗以應之今不可以趣徵於一驗目
之爲淳德効喪於事實謂之爲常人而未達
神化之權統玄應於將來暢濟功於殊塗運
無方之一致而察殊軌爲異統觀奇化爲逆
理位大實爲欣王聚濟貨爲欲始徒知至聖
之爲教而莫知所以教是以聖人標域三才
玄定萬品教非一途應物萬方或損教違無
寄通適會或抱一御有繫文明宗崇聖典爲

世軌則夫體道盡神者不可詰之以言教遊
無蹈虛者不可求之於形器是以至人於物
遂通而已明乎小大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
因順物宜不拘小派或以大品辭茂事廣喻
引宏奧雖窮理有外終於玄同然其明宗統
一會致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姓之分致
苟以分致之不同亦何能求簡於聖哉若以
簡不由聖豈不寄言於百姓夫以萬聲鍾響
響一以持之萬物感聖聖亦寂以應之是以
聲非乎響言非乎聖明矣且神以知來夫知

來者莫非其神也機動則神朗神朗則逆鑒
明夫來住常在鑒內是故至人鑒將來之希
纂明才致之不並簡教迹以崇順擬群智之
分向聞之者易統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
數豐具辭領富溢問對行與而理統宏邃雖
玄宗易究而詳事難備是以明夫爲學之徒
須尋迹旨關其所往究覽宗致標之興盡然
後悟其所滯統其玄領或須練絃群問明其
酬對探幽研蹟盡其妙致或以教衆數溢諷
讀難究欲爲寫崇供養力致無階諸如此例

群仰分狹闕者絕希是故出小品者參引王
統簡領群目空域事數標判由宗以爲小品
而辭喻清約運旨疊疊然其往往明宗而標
其會致使宏統有所於理無損自非至精孰
其明矣又察其津塗尋其妙會覽始原終研
極奧旨領大品之正標備小品之玄致縹縹
焉覽津乎玄味精矣盡矣無以加矣斯人也
將神王於冥津群形於萬物量不可測矣宜
求之於筌表寄之於玄外惟昔問之曰夫大
小品者出於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萬言今

遊天竺未適於晉今此二抄亦興於大本
出者不同也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經雖
同出於本品而時往有不同者或小品之所
具大品所不載大品之所備小品之所闕所
以然者或以二者之事同互相以爲賴明其
本一故不乖矣而小品至略玄總事要舉宗
大品雖辭致婉巧而不喪本歸至於說者或
以專句推事而不尋汎旨或多以意裁不依
經本故使文流相背義致同乖群義偏狹喪
其玄旨或失其引統錯徵其事巧辭辯僞以

爲經體雖文藻清逸而理統乖宗是以先哲
出經以梵爲本小品雖抄以大爲宗推梵可
以明理徵大可以驗小若苟任育懷之所得
背聖教之本旨徒常於新聲苟競於異常異
常未足以徵本新聲不可以經宗而遺異常
之爲談而莫知傷本之爲至傷本則失統失
統則理滯理滯則或殆若以殆而不思其源
因而不尋其本斯則外不關於師資內不由
於分得豈非仰資於有知自塞於所尋因蒙
於所滯自窮於所通進不聞常退不研新說

不依本理不經宗而忽詠先舊毀咎古人非所以爲學輔其自然者哉夫物之資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與本萬理之源矣本喪則理絕根朽則枝傾此自然之數也未紹不然矣於斯也徒有天然之才淵識邀世而未見大品覽其源流明其理統而欲寄懷小品率意造義欲寄其分得標顯自然希邀常流徒尚名賓而竭其才思玄格聖言趣悅群情而乖本違宗豈相望乎大品也哉如其不悟將恐逐其所惑以罔後生是故推

考異同驗其虛實尋流窮源各有歸趣而小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倒事同而不乖旨歸或取其初要廢其後致或釜次事宗倒其首尾或散在群品略撮玄要時有此事乖互不同又大品事數甚衆而辭曠浩衍本欲推求本宗明驗事旨而用思其多勞審功又寡且稽驗廢事不覆速急是故余今所以例玄事以駢此標二品以相對明彼此之所在辯大小之有先雖理惑非深奧而事對之不同故採其所究精蘊並兼研盡事迹使驗之有由

故尋源以求實趣定於理宗是以考大品之宗致驗小品之總要搜玄沒之所存求同異之所寄有在尋之有軌爾乃也貫綜首尾推步玄領究其槃結辯其疑滯使文不違旨理無負宗稜驗有寄辯不失微且於希詠之徒浪神遊宗陶治玄妙推尋源流開虛考實不亦夷易乎若其域乖體極對非理標或其所奇者願俟將來摩訶薩幸爲研盡備其未詳也

正法華經記第六出經後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梵經口宣傳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成竺文盛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女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

天竺沙門竺力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二年二月六日重覆

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寫

繫解
正法華經後記第七未詳作者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陽寫正法華品竟時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詣白馬寺對與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大齋十四日於東斗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
正法華經要序第八

釋慧觀

夫本際冥湛則神根凝一涉動離淳則精麤異陳於是心學競策塵想靜馳翳有淺深則昏明珠鏡是以從初得佛暨于此經始應物開津故三乘別流別流非真則終期有會會必同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故謂之妙法頌曰

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最無有上夫妙不可明ハ必擬之有像像之美者蓮華爲上蓮華之秀分陀利爲最妙爲法而爲言故喻之分陀利其爲經也明發蒙不可以語極釋權應之所由御終不可以秘深則開實以顯宗致權應既彰則局心自發宗致既顯則

真悟自生故能令萬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會而為一乘之始也覺慧成滿乘之盛也滅景澄神乘之終也雖以萬法為乘然統之有主舉其宗要則慧牧其名故經以真慧為體妙一為稱是以釋迦玄音始發讚佛智甚深多寶稱善歎平等大慧頌曰

為說佛慧故 諸佛出世間 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然則佛慧乃一之正實乘之體成妙之至足華之開秀者也雖寄華宣微而道玄像表稱

之曰妙而體絕精微頌曰

是法不可示 言詞相寂滅

二乘所以息慮補處所以絕塵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故恒沙如來感希聲以雲華已逝之

聖振餘靈而現證信佛法之奧區窮神之妙

境其此經之謂乎此經之謂乎觀少習歸一

之言長味會通之要然緬思愈勤而幽旨彌潛未嘗不面靈就焉以遐想臨詞句而增懷諒

由枝說差其本謬文乖其正也有外國法師鳩摩羅什超爽俊邁奇悟天拔量與海深辨

流玉散繼釋蹤以嗣軌秉神火以霜燭紐類網於將絕極漂溺於已淪耀此慧燈來光斯境泰弘始八年夏於長安大寺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人更出斯經與眾詳究什自手執梵經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不乖本即

文之益亦已過半雖復霄雲披翳陽景俱暉未足喻也什猶謂語現而理沉事近而旨遠又釋言表之隱以應探賸之求雖冥靡未開

固已得其門矣夫上善等潤靈液尚均是以仰感囑累俯慨未聞故採述旨要流布未聞

庶法輪遐軫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暢一乘故序之云爾

法華經後序第九

長安釋僧叡

法華經者諸佛之秘藏眾經之實體也以華

為名者照其本也稱分陀利者美其盛也所

興既玄其旨甚婉自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門者夫百卉藥木之英萬物實之本也八萬

四千法藏者道果之派也故以喻焉諸華之中連華最勝華而未數名屈摩羅敷而將落

名迹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陀利未數喻二道將落譬泥沍榮曜獨足以喻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故乘者以之而濟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為本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為用權之為化悟

物雖弘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固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宏遠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

畢定殊途而已耶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無

數萬形不足以異其體也然則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無實普賢顯其無成多寶照其

不滅夫邁玄古以期今則萬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則千途無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

未足以言期在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幽宗以絕徃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於三昧則

忘期於二地經流茲土雖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關莫之或啓談者乖其准格幽

跡罕得而履徒復搜研皓首垂未有窺其門者泰司諒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擬韻玄

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彌至每思尋其

文深識譯者之失既遇鳩摩摩羅法師爲之傳寫指其大歸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崑崙而俯眄矣于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英秀一時之傑也是歲弘始八年歲次鴉火

持心經記第十^上出經後記

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燉煌關士世法護在長安說出梵文授承遠思益經序第十一

長安釋僧叡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訶沙真諦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號也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勝自強不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其實又其義旨舊名等御諸法梵天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明晉華獎其非心文殊泥以無生落落焉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閭浮法鼓重聲於宇內甘露

流津於季末靈液沾潤於遐裔者矣而恭明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宋標乘於譯文至味淡於華豔雖復研尋彌稔而幽旨莫啓幸遇鳩摩羅什法師於關右既得更譯梵音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於

句下于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齋法集之衆欣豫難遭之慶近是講肆之來未有其比于時予與道恒謬當傳寫之任輒復疏其言記其事以貽後來之賢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意耶庶以所錄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不

同時事之賢儻欲全見其高座所說之旨故具載之于文不自加其意也

維摩詰經序第十二

釋僧肇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妙絕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像所測道越^{廿二}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群數之表絕有心之境渺濤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像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

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群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爲而惑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覩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乃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群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

弘之由人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毗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言凡此衆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

諸飯香土手挾大千室包乾像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閑難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以爲名焉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萬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翫茲典以爲棲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懼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通有在也以弘始八年歲次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左將軍安成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常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什

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盡叢中又善方言時手執梵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余以闇短時豫聽次雖思之參玄然庶得文意輒順所聞而爲注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開焉

合維摩詰經序第十三

沙門支敏度

蓋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標也

其文微而婉厥旨幽而遠可謂唱高和寡故舉世罕覽然斯經梵本出自維耶離在昔漢興始流茲土于時有優婆塞支恭明逮及於晉有法護叔蘭此三賢者並博綜稽古研機極玄殊方異音兼通開解先後譯傳別爲三經同本人殊出異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或共文梵越其趣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若此之比其塗非一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余是以

合兩今相附以明所出爲本以簡所出爲子分章斷句使事類相從今尋之者瞻上視下讀彼案此足以釋乖迤之勞易則易知矣若能參考校異極數通變則萬流同歸百慮一致庶可以開大通於未寤闔同異於均致若其配不相疇儻失其類者俟後明詰君子刊之從正

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第十四

長安釋僧叡

此經以毗摩羅詰所說爲名者尊其人重其

法也五百應真之所稱述一切菩薩之所歎伏文殊師利對揚之所明答普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說也借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衆於右掌內妙樂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皆其不可思議也高格邁于十地故彌勒屈之而虛已崇壙超於學境故文殊已還並未有關其庭者法言恢廓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總化本以冥想落落焉聲法敏於維耶而十方世界無不悟其希音候候焉咸諸佛於一室而恒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予始發心

啓蒙於此諷詠研求以爲喉襟稟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絕徃之通塞也既蒙鳩摩羅什法師正玄文捷幽指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乖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爲辱來不見相爲相見未緣法爲始神緣合法爲止心諸如此比無品不有無章不爾然後知邊情論說難可以參契真言廁懷玄悟矣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來雖曰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鎮治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識神性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報章於遐愜思決言於彌勒者良在此也自提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者於今始聞宋宗高唱敢預希味之流無不竭其聰而注其心然領受之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其聞慧總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衆聽以集其成事之說煩而

不簡者貴其事也質而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以即於講次疏以爲記冀通方之賢不咎其煩而不要也

自在王經後序第十五

長安釋僧叡

此經以菩薩名號爲題者蓋是思益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以其圓用無方故名自在勢無與等故稱爲王標准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旨玄凝尋者莫之髣髴此土先出方等諸經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虛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派一衆流大哀旌其極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之所載秦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顯其懷簡到微悟轉詣聞其名而悅之考其旨而虛襟思弘斯化廣其流津以爲斯文既布便若菩薩常住不去此世奔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二卷於菩薩希蹤卓犖之事朗然昭列矣是歲弘始九年歲次鵠首

大涅槃經序第十六

涼州釋道朗

大般涅槃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之寶稱衆經之淵鏡萬流之宗極其爲體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無窮之內任運而動見機而赴任運而動則乘靈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見機而赴則應萬形而爲像即群情而設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彌天下情不在已厠流塵蟻而弗下彌蓋群聖而不高功濟萬化而不恃明踰萬日而不居渾然與太虛同量泯然與法性爲一夫法性以至極爲體至極則歸于無變所以生滅不能遷其常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或我生於謬想非我起於因假因假存于名數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越名數而非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眞淨水鏡於萬法水鏡於萬法故非淨不能淪是以斯經解章叙常樂我淨爲宗義之林開究玄致爲涅槃之源用能闡秘藏於未聞啓靈管以通幽極

四重之癰疽拔無間之疣贅闡秘藏則群識之情暢審妙義之在已啓靈管則悟玄光之潛映神味之在體然四重無間諱謗方等斯乃衆患之疔瘡瘡疣之甚者故大涅槃以無瘡疣爲義名斯經以大涅槃爲宗旨宗旨舉則明統攝於衆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冥化無朕妙契無言任之冲境則理不虛運是以此經開誠言爲教本廣衆喻以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觀秘藏以窮源暢千載之固滯散靈驚之餘疑至於理微幽蟠微于微者則諸菩薩弘郭匠之功曠舟船之濟清難雲構翻覆周寮由使幽途融坦宗歸豁然是故誦其文而不疲語其義而不倦甘其味而無足飡其音而不厭始可謂微言興詠於眞丹高韻初唱于赤縣梵音震響於龍俗眞容巨曜於今日而寡聞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大聖無涯之典遂使是非興於評論譏謗生于快心先覺不能返其迷衆聖莫能移其志方將沉弊八邪之網長淪九流之淵不亦哀哉不亦哀哉

天竺沙門曇摩識者中天竺人婆羅門種天懷秀拔領鑒明遠機辯清勝內外兼綜將乘運流化先至燉煌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潛著建隆王業雖形處萬機每思弘大道為法城迦會開定西夏斯經與識自遠而至自肇至感先期孰有若茲之遇哉識既達此以玄始十年歲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勸請今譯識手執梵文口宣秦言其入神情既銳而為法殷重臨譯敬慎殆無遺隱搜研本正務存經旨唯恨梵本分離殘缺未備耳余以庸淺預遭斯運夙夜感戴欣遇良深聊試標位叙其宗格豈謂必然闡其宏要者哉

此經梵本正文三萬五千偈於此方言數減百萬言今數出者一萬餘偈如來去世後人不量愚淺抄略此經分作數分隨意增損雜以世語緣使違失本正如乳之投水下章言雖然猶勝餘經足滿千倍佛涅槃後初四十年此經於閼提宣通流布大明於世四十年後隱沒於地至正法欲滅餘八十年乃得

行世兩大法而自是已後尋復隱沒至于千載像教之末雖有此經人情薄淡無心敬信逐便群邪競辯曠塞玄路當知遺法將滅之相

大涅槃經記序第十七 未評
此大涅槃經初十卷有五品其梵本是東方道人智猛從天竺將來暫憩高昌有天竺沙門曇無讖廣學博見道俗兼綜遊方觀化先在燉煌河西王宿植洪業素心冥契契應王公躬統士衆西定燉煌會遇其人神解悟識請迎詣州安止內苑遣使高昌取此梵本命識譯出此經初分唯有五品次六品已後其本久在燉煌識因出經下際知部黨不足訪募餘殘有梵道人應期送到此經梵本都二萬五千偈後來梵本想亦近具足但頃來國家殷猥未暇更譯遂少停滯諸可流布者經中大意宗塗悉舉無所少也今現已有十三品作四十卷為經文句執筆者一承經師口所譯不加華飾其經初後所演佛性廣略之聞耳無相違也每自惟省雖復西垂深幸此

遇過此大典開解常滯非言所盡以諸家譯經之致大不允其旨歸疑謬後生是故竊不自辟輒作徒勞之舉冀少有補益諸參經師採尋前後略舉初五品為私記餘致准之悉可領也 此序與前法師序及藏法師傳小小不同未詳孰正故復兩存

六卷泥洹記第十八 後出經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婆塞伽羅先見晉土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為寫此大般泥洹經如來秘藏願今此經流布晉土一切衆生悉咸平等如來法身義熙十三年十月一日於謝司空石所立道場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經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盡訖禪師佛大跋陀手執梵本寶雲傳譯于時座有二百五十人

二十卷泥洹經第十九 出智猛進外國傳
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同帝利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稟性敏悟歸心大乘博覽衆典無不通達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三丈四龕銀像高三尺餘多有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八

[illegible]

梁 釋 僧 祐 撰

十住經合注序

漸備經十住梵名并書叙

菩薩善戒菩薩地持二經記

大集虛空藏無盡意三經記

如來大哀經記

長阿含經序

中阿含經序

增一阿含經序

四阿含暮抄序

優婆塞戒經序記

菩提經序

關中出禪經序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序

禪要秘密經記

修行地不淨觀序

勝鬘經序

勝鬘經序

文殊師利發願經記

賢愚經記

八吉祥經後記

無量義經序

譬喻經序

百句譬喻經前記

華嚴經記第一
後出經記

華嚴經梵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

聞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

鶉火三月十日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

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梵

爲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

頭右衛將軍褚叔度爲檀越至元熙二年六

月十日出訖凡再校梵本至大宋永初二年

辛丑之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

十住經合注序第二

釋僧衛

夫冥鑒以冲虚靜用百川以之本至極以無相標玄品物以之宗故法性住湛一以居妙寂紛累以運通靈根朗圓燭以遂能乘涉動

以開用然能要有資用必有本用必有本故御本則悟涉無方能要有資故悟虛則逐其通通則苞鏡六合而有無圓照塞則用隨緣感而應必慮偏照圓則神功造極慮偏則顛覆與焉故四清開溢則洪川灌壑玄象差轍則三光晦曜因此而推固知運通有宗化積有本夫運通之宗因緣開其會無相極其終化積之本十道啓其謀心術非其始故心術憑無則靈照通而大乘廓滯有則神慮塞而九宅開矣然推而極之則唯心與法別而張之則綿彰八極請辯而目焉夫萬法浩然宗一無相靈魄彌綸統極圓照斯蓋目體用爲萬法言性虛爲無相稱動王爲心識謂靜御爲智照故滯有慮塞則曰心曰識憑靈照通則曰智曰見見者正見也始曉之偏目也智者正偏知也體極之圓號也正見創入轍之始正偏標體極之終四者蓋精魄彌綸水鏡萬法雖數隨緣感然靈照常一而不變者也夫體用無方則用實異照故亂識爲塵穢心欲開見謂實廓智謂種穢心故五欲爲醜醜

之室開見故三寶爲荆石之門亂識故六塵爲幻惑之肆廓智故一切種爲驪龍之淵四者寔萬法浩然同實異照雖感應交映而宗一無相者也故識御六塵以矇性心起五欲以昏慮見憑四諦以洗鑒智撫無相以通照然則境雖理故心緣精魄彌綸體故靈照靈照故統名一心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二故十住爲經將窮順心術之原本遂真悟之始辯神功啓于化彰八萬歸於圓照使靈機無隱伏之數大造無虛竊之名爾乃落滯識以反鑒貞真慧以居宗開十道運其用恬無相遠其通合三義以廓能則表宏稱謂菩提菩提者包極十道之尊號括囊通物之妙稱乃十住啓靈照之圓極遠弘大通之逸軌故十住者靜照息機反鑒之容目者也夫所以冠大業之始唱統十地之通目表稱十住諒義存於茲焉義存於茲焉然則十住之興蓋廓明神覺之向牖發瑩真慧之砥礪如來反流盡源之舟與世雄撫會誕化之天府乃衆經

之宗本法藏之淵源實鑒始領終之水鏡光宣佛慧之日月者也夫致弘不可以言象窮道玄不可以名數極故文約而義豐辭婉而旨弘兆百行開于心轍啓八萬舉其一隅非夫探鉤玄壘研機孰能允貞鑒敬於希微開扶英悟返于三隅者哉悲夫守習之迷雖服膺舊聞不翫斯要譬負日月而彌昏面玄津而莫濟矣當請引而權焉夫舉高必詣遠致深則與玄故廓六天以妙處引法雲以勝衆蓋非勝無以扣其玄處非妙不足光其道道先要有方玄扣必得人故位妙處以殊方則境絕衆穢開玄肆以引衆則英彥蓋時處極六天則實映七珍衆舉法雲則體鏡九宅廓六變以開運朗耀世之宏觀叩三說以開興撫玄中之統韻發五情以宣到慮衆誠以彌渾通二七以運感互交用於玄端開神轍于三轉之際非靈覺於九識之淵匹夫衆經以比興不得同日而語開八萬以辯用焉可共劫而言非夫體包三義道總兩端孰有若斯之弘哉孰有若斯之弘哉以此而斷其道淵

矣其致玄矣夫以金剛之幽植總神辯以居用猶曰不可究其深況自降茲者乎然道不獨運弘必由人故今千載之下靈液有寄焉夫外國法師鳩摩羅耆婆者從天悟於命世邁英風于季俗乘冥寄而孤遊因秦運以弘道撫玄節於希聲暢微言于像外可以祛故納新非擬三益悟宗入轍幾于過半運啓其願彌遭其會以鉛礫之質厠南金之肆誠悟無反三之機思無稽玄之謀然存聞實事庶無惑焉故撫經靜慮感尋時昔每苦其文約

而致弘言婉而旨玄使靈燭映于隱數大宗昧于福文神標諒是以權範玄風自茲用澆淳至于閑詣靖唯扣膺津門則何常不遙然長慨撫頽薄以興懷哉故遂撰記上聞略爲注釋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以伸其用己之心耳庶後來明哲有以引而補焉

漸備經十住梵名并書叙第三

未詳作者

波牟提陀

晉曰一住

維摩羅

晉曰二住

波披迦羅

晉曰三住

阿至模

晉曰四住

頭闍耶

晉曰五住

阿比目佉

晉曰六住

頭羅迦摩

晉曰七住

阿遮羅

晉曰八住

抄頭摩提

晉曰九住

曇摩彌迦

晉曰十住

漸備經晉曰十住名

第一住名悅豫

第三住名興光

第二住名離垢

第五住名難勝

第四住名輝耀

第七住名玄妙

第六住名目前

第九住名善哉意

第八住名不動

第十住名法雨

漸備經十住行

第一住

七住

第二住說戒行

第三住說十二門五通事

第四住說三十七品事

第五住說四諦事

第六住說十二因緣事

第七住說權智事

第八住說神足變化事

第九住說神足教化事

第十住亦說神足教化事

漸備經護公以元康七年出之其經有五卷五萬餘言第一卷說一住事今無此一卷今現有二住以上至十住爲十品

漸備經十住與本業大品異說事委悉於本業大品不知何以眩於涼州昔涼州諸道士釋教道竺法彥義斯二道士並皆博學以經法爲意不知何以不集此經又亦不聞其有所說始知博聞之難爲人興願經且亦是大經說事廣大義理幽深乃是衆經之望辭叙茂贍真有奇聞而帛法巨亦是博學道士

晉鄴中亦與周旋不知何以復不集此經又不聞其言博聞強記信難有護公出須賴經雖不見恒聞彥說之張天錫更出首楞嚴故當應委於先者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法護在長安市西寺中出漸備經手執梵本譯爲晉言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眞衆生之冥梯大品出來雖數十年先出諸公略不綜習不解諸公何以爾諸公才明過人當能留心思研心以爲至

業者故當極有所得先出諸公故恨太簡於文句殊多可恨大品頃來東西諸講習無不以爲業於文句猶不同覺其轉深但才分有限思尋有極幽旨作非短思所盡然文句故可力爲方欲研之窮此一生冀有微補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漸備所說十住位分衆行各有階級目下殊異於衆經方欲根悉研尋之如今茫茫猶涉大海不知第一住中何說彼或有因緣信使君不可不持作意盡尋求之理大品上兩

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勤以爲意護公出光讚計在放光前九年不九年當八年不知何以遂逸在涼州不行於世尋出經時乃在長安出之而都不流行乃不知其故吾往在河北唯見一卷經後記云十七章年號日月亦與此記同但不記處所所以爲異然出經時人云再承遠筆受帛元信沙門法度此人皆長安人也以此推之略當必在長安出此經梵本亦言于闐沙門祇多羅所貢來也此同如慧常等涼州來疏正似涼州出未詳其故或

乃護公在長安時經未流宣雅持至涼州未能乃詳審泰元元年歲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經達襄陽釋慧常以酉年因此經寄牙市人康兒展轉至長安安法華遣人送至牙市牙市人送達襄陽付沙門釋道安襄陽時齊僧有三百人使釋僧顯寫送與揚州道人竺法汰漸備經以泰元元年十月三日達襄陽亦是慧常等所送與光讚俱來頃南鄉間人留寫故不與光讚俱至耳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在

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于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羅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於大化有所闕般若經乃以善男子善女人爲教首而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猶樹之有根常以爲深恨若有緣便盡訪求之理先梵本有至信因之勿零落菩薩善戒菩薩地持二經記第四

梁僧祐

祐尋舊錄此經十卷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於京都譯出經文云此經名善戒名菩薩地名菩薩毗尼摩夷名如來藏名一切善法根本名安樂國名諸波羅蜜聚凡有七名第一卷先出優波離問受戒法第二卷始方有如是我聞次第列品乃至三十而復有別本題爲菩薩地經檢此兩本文句悉同唯一兩品分品名小小有異義亦不殊既更不見有異人重出推之應是一經而諸品

亂雜前後參差善薩地本分爲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有四品第三段有八品未詳兩本孰是三藏所出正本也又善薩地持經八卷有二十七品亦分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四品第三段五品是晉安帝世曇摩識於西涼州譯出經首禮敬三寶無如是我聞似撰集佛語文中不出有異名而今此本或題云菩薩戒經或題云菩薩地經與三藏所出菩薩善戒經二文雖異五名相涉故同一記又此二經明義相類根

本似是一經異國人出故成別部也並次第明六度品名多同製辭各異祐見菩薩地經一本其第四卷第十戒品乃是地持經中戒品又少第九施品當是曝曬誤雜後人不悉便爾傳寫其本脫多恐方亂惑若細尋內題了然可見若有菩薩地經闕無第九施品者即是誤本也

大集虛空藏無盡意三經記第五

梁僧祐

祐尋舊錄大集經是晉安帝世天竺沙門曇

摩識於西涼州譯出有二十九卷首尾有十二段說共成一經第一瓔珞品第二陀羅尼自在王第三寶女第四不眴第五海慧第六無言第七不可說第八虛空藏第九寶幢第十虛空目第十一寶髻第十二無盡意更不見異人別譯而今別部唯有二十四卷尋其經文餘悉同唯不可說菩薩品後寶幢分前中間闕無虛空藏所問品五卷又經唯盡寶髻菩薩品復無最末無盡意所說不可思議品四卷略無二品九卷分所餘二十卷為二

十四卷耳又尋兩本並以海慧菩薩品為第五越至無言菩薩品第七無第六品未詳所以又檢錄別有大虛空藏經五卷成者即此經虛空藏品當是時世有益甄為異部又別無盡意經四卷成者亦是此經末無盡意品也但護公錄復出無盡意經四卷未詳與此本同異

如來大哀經記第六

未詳

元康元年七月七日燉煌菩薩支法護手執梵經經名如來大哀口授聶承遠道真正書

晉言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訖護親自覆校當今大法光顯流布其有覽者疾得總持暢澤妙法

長阿含經序第七

釋僧肇

夫宗極絕於稱謂賢聖以之沖默玄旨非言不傳釋迦所以致教是以如來出世大教有三約身口則防之以禁律明善惡則導之以契經演幽微則辯之以法相然則三藏之作也本於殊應會之有宗則異途同趣矣禁律

律藏也四分十誦法相阿毗曇藏也四分五誦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為一部阿含泰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總持之林苑其

為典也淵博弘富溫而彌曠明宣禍福賢愚之迹剖判真偽異濟之原歷記古今成敗之數墟域二儀品物之倫道無不由法無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為名開耕脩途所記長遠故以長為目既茲典者長迷頑

曉邪正難辯顯如晝夜報應冥昧照若影響劫數雖遠近猶朝夕六合雖曠現若目前斯可謂朗大明於幽室惠五目於衆瞽不闕戶牖而智無不周矣大秦天王祿除玄覽高韻獨邁恬智文養道世俱濟每懼微言翳於殊俗以右將軍使者司隸校尉晉公姚爽質直清泰玄心超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上特留懷每任以法事以弘始十二年歲在上章閣茂請罽賓三藏沙門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四年訖十五年歲在昭陽奮若出

此長阿含訖涼州沙門佛念爲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時集京夏名勝沙門於第校定恭承法言敬受無差蠲華崇朴務存聖旨余以嘉遇猥參聽次雖無翼善之功而預親承之未故略記時事以示來覽焉

中阿含經序第八

釋道慈

中阿含經記云昔釋法師於長安出中阿含增一阿毗曇廣說僧伽羅叉阿毗曇心婆須蜜三法度二衆從解脫緣此諸經律凡百餘

萬言並違本旨名不當實依佈屬辭句味亦差良由譯人造次未善晉言故使爾耳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於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道人釋法和闡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即從提和更出阿毗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會僧伽提和進遊京師應

運流化法施江左于時晉國大長者尚書令衛將軍東亭侯優婆塞王元琳常護持正法以爲已任即擅越也爲出經故造立精舍延請有道釋慧持等義學沙門四十許人施諸所安四事無乏又預請經師僧伽羅叉長供

數年然後乃以晉隆安元年丁酉之歲十一月十日於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在其精舍更出此中阿含請闡賓沙門僧伽羅叉今講梵本請僧伽提和轉梵爲晉豫州沙門道慈筆受吳國李寶唐化共書至來二年戊戌之

歲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訖此中阿含凡有五誦都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經合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爲六十卷時遇國大難未即正書乃至五年辛丑之歲方得正寫校定流傳其人傳譯准之先出大有不同於此二百二十二經中若委靡順從則懼失聖旨若從本制名類多異舊則逆忤先習不協衆情是以其人不得自專時有改本從舊名耳然五部異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快於違本故諸改名者皆抄出注下新舊兩

存別爲一卷與目錄相連以示於後將來諸賢今知同異得更採訪脫遺高明外國善晉梵方言者訪其得失刊之從正

增一阿含經序第九

晉釋道安

四阿含義同中阿含旨以明其指不復重序也增一阿含者比法條貫以數相次也數終十令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數數皆增以增爲義也其爲法也多錄禁律繩墨切厲乃度世檢括也外國沙門之士江海之人於四阿含多詠味茲焉有外國沙門曇摩提者兜佉勒國人也韶亂出家孰與廣聞誦二阿含溫故日新周行諸國無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今出焉佛念譯傳曇摩筆受歲在甲申夏出至來年春乃訖爲四十一卷分爲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若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

含一百卷經婆沙婆和須密僧伽羅刹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四阿含四十應真之所集也十人撰一部題其起盡為錄傷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也斯土前出諸經班班有其中者今為二阿含各為新錄

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見經尋之差異也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經凡諸學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語外國不通與沙彌白衣共視也而今已後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茲邦之急者也斯諄諄之誨幸勿藐視

聽也廣見而不知護禁乃是學士通中創也中本起康孟祥出大愛道品乃不知是禁經比丘尼法堪憐切真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此二經有力道士乃能見當以著心焉如其輕忽不以為意者幸我同志鳴鼓攻之可也

四阿含暮抄序第十

未詳作者

阿含暮者秦言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又採撮其要選至道法為四阿含暮與阿毗曇及律並為三藏焉身毒學士以為至德未

墜於地也有阿羅漢名婆素跋陀抄其青腴以為一部九品四十六葉斥重去複文約義豐實可謂經之嬰髻也百行美妙辯是與非莫不悉載也幽奧深富行之能事畢矣有外國沙門字因提麗先賁詣前部國秘之佩身

不以示人其三彌第求得諷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鄴寺今鳩摩羅佛提執梵文佛念佛護為譯僧導臺究僧叡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此歲夏出阿毗曇冬出此經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

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過斯經恐韋編未絕不終其業耳若加數年將無大過也近勅譯人直今轉梵為秦解方言而已經之文質所不敢易也又有懸數懸事皆訪其人為注其下時復以意消息者為其章章注修妬路者其

人注解別經本也其有直言修妬路者引經證非注解也

優婆塞戒經第十一

後記

太歲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

塞等五百餘人共於都城之內請天竺法師曇摩識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訖秦沙門道養筆受願此功德今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初聞悟解逮無生忍十方有識咸同斯誓

菩提經注序第十二

釋僧綬

夫萬法無相而有二諦聖人無知而有二名二諦者俗也道也二名者權也智也二名以語嘿為稱二諦以緣性為言緣性兩陳而其

實不乖語嘿誠異而幽旨莫二故般若經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見緣起為見法也菩提經者諸佛之要藏十住之管統其文雖約而義貫眾典其旨雖玄曉然易覽猶日月麗天則群像自朗示之一隅則三方自釋也經之為體論緣性則以二諦為宗語玄會則以權智為主言菩提則以無得為玄明發意則以冥期為妙婉約而弘深莫不備矣若婆法師入室之秘說也親承者寡故罕行於世家師順得之於始會余雖不敏謬聞於第五十性

疎多漏故事語而書紳豈曰注解自貽來晒
庶同乎我者領之文外耳
關中出禪經序第十三

釋僧叡

禪法者向道之初門泥洹之津徑也此土先
出修行大小十二門大小安般雖是其事既
不根悉入無受法學者之戒蓋闕如也鳩摩
羅法師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藏
至長安予即以其月二十六日從受禪法既
蒙啓授乃知學唯法有成修首楞嚴經云人

在山中學道無師道終不成是其事也尋蒙
抄撰衆家禪要得此三卷初四十三偈是鳩
摩羅羅陀法師所造後二十偈是馬鳴菩薩
之所造也其中五門是婆須蜜僧伽羅叉泥
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馬鳴羅陀禪要之中
抄集之所出也六覺中偈是馬鳴菩薩修習
之以釋六覺也初觀姪悲癡相及其三門皆
僧伽羅叉之所撰也息門六事諸論師說也
菩薩習禪法中後更依持世經益十二因緣
一卷要解二卷別時撰出夫馳心縱想則情

愈滯而惑愈深繫意念明則澄鑒朗照而造
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
之散之則其勢彌溥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
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
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
無上神通變化八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
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
也明全在于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明
非明爾乃幾乎息矣幾乎息矣慧之功也故
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

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出此
經後至弘始九年閏月五日重求檢校懼初
受之不審差之一毫將有千里之降詳而定
之輒復多有所正既備無間然矣
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第十四

晉釋慧遠

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雖精羅異分而階
藉有方是故發軔分途塗無亂轍章俗成務
功不待積靜復所由則幽緒告微淵博難究
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

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則禪智之
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
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在於用交養於萬
法其妙物也運群動以至一而不有廓大象
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為而無不為是故洗
心靜亂者以之研慮悟徹入微者以之窮神
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會理玄數廣道隱
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遇非其人必藏之
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像待
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開

罕聞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
有以矣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
末田地未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
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關軌
元匠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
終世表才高應家餉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
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
運以廢興自非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
涉羣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
於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

懼大法將類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盛業其爲教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手唯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普寧之風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故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處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

宗明矣每慨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爲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過感寄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被僧那以至寂爲已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爲要也圖大成於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疎入深緣起見生死際爾乃闢九關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

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不生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磨多羅闡衆篇於同道開一色爲恒沙其爲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爲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啓歸塗以領會分別陰界導以正觀暢散緣起

使優劣自辯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于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禪要秘密治病經記第十五 出經後記

河西王從弟大沮渠安陽侯於于闐國無摩帝大寺從天竺比丘大乘法門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諸國獨步誦半億偈兼明經法內外綜博無籍不練故世人咸曰人中師子沮渠親面稟受憶誦無滯以宋孝建二年九

月八日於竹園精舍書出此經至其月二十五日訖尼慧滑爲檀越
修行地不淨觀經序第十六

釋慧觀

夫禪典之妙蓋是三乘之所遊反迷悟惑者託幽途以啓真城墜三業之固宅廣六度以澄神散結賊於曠野研四變以遊心焰三慧爲炬明浪中源以殊分金剛戟以練魔定慧相和以測真如是智依定則癡妄虧而霄落定由智則七淵湛然而淳淳融九服則玄庭

有階階級相乘則鑪冶成妙義之本本之有方尋根傳訓則冥一俱當雖利鈍有殊濟苦一量若契會同趣則聖性同照聖性同照則累患永遼故知禪智爲出世之妙術實際之義標也夫禪智之爲道言約理備究析中道對治萬法善惡相乘迭轉執止互有廢興館闡匠微略位其宗以揆大方異世同文上聖爲慈悲之主留法藏於千載示三乘之軌轍知會通之至階汰羸蟻於曩劫曲成衆豔之靈續密典相傳以至今接有緣以八背未始

失其會隨機猶掌迴所謂澹智常寂而不失照雖萬機寂化一用故能窮諸法實擬想玄靡遊忘妙極躡神光於無間者哉禪典要密宜對之有宗若漏失根源則枝尋不全群盲失旨則上慢幽昏可不懼乎若能審其本根

冥訓道成實觀會古則萬境齊明沖途豁爾而融體玄象於無形然後知凡聖異流心行無邊然棄本尋條之士各以升降小異俱會其宗遂迷穴見隅變其津塗昏遊長夜永與理隔不亦哀哉自頃來禪訓實勘得其中每

以殊形難保遷動不常便啓誠三寶搜求玄要依四百論扣其關旨會遇西來宗匠綜習大法尋本至終冥隅一開千載之下優曇再隆可不欣乎遂乃推究高宗承嗣之範云佛涅槃後阿難曲奉聖旨流行千載先與同行弟子摩田地摩田地傳與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大願弘覆冥攝于昔神超事外慈在寧濟潛行救物偶會無差佛在世時有外學五通仙人往至佛所請求出家乘俗高勝志存遠寄便言若我入道智慧辯才與身子等者爾

乃當於至尊法中修習梵行佛知其本根於後百年當弘大事便答仙人汝今出家智慧淺薄不及身子仙人即退後百年中其人出世奇識博達遇物開悟遂出家學道尋得應真三明內照六通速振辯才無礙摧諸異論

所度人衆其量無邊於諸法藏開託教文諸賢達見乃有五部之異是化運有方開濟有期五部既舉則深淺殊風遂有支派之別既有其別可不究本詳而後學耶此一部典名為具足清淨法場傳此法至於闍賓轉至富

若密羅富若密羅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弟子富若羅亦得應真此二人於闍賓中為第一教首富若密羅去世已來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曇摩多羅菩薩與佛陀斯那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闍賓為第三訓首有於彼來者親從其受法教誨見其涅槃其涅槃時遺教言我所化人衆數甚多入道之徒具有七百富若羅所訓為教師者十五六人如今於西域中熾盛教化受學者衆曇摩羅從天竺來以是法要傳

與婆陀羅婆陀羅與佛陀斯那佛陀斯那勝此海丹無真習可師故傳此法本流至東州亦欲便了其真偽塗無亂轍成無虛構必加厚益斯經所云開四色為分界一色無量緣宗歸部律則發趣果然其猶朝陽暉首萬類

影旋師子震吼則衆獸伏焉聖王輪寶諸雄傑然覽斯法界廓清虛津入有不惑處無不沉自非道超群方智鑒玄中孰能立無言之辯於靈沼之淵寄言述於七覺之林可謂無名於所名而物無不名無形於所形而物無

不形無事於所事而物無不事者哉

勝鬘經序第十七

釋慧觀

勝鬘經者蓋方廣之要略超昇之洪軌欲其為教也剋基覆簣而雲峯已構沖想一興而淵悟載豁言踰常訓旨越舊篇故發心希聖而神儀曜靈歸無別章而歎德斯備誠感聲發而尊號響集然後勒心切戒曠志僧那善攝靡遺大乘斯御馳輪幽轍長驅永路期運剋終誕登玄極玄極無二故萬流歸一故曰

二乘皆入一乘所謂究竟第一義乘一誠無
辯而義有區分名曰義生故稱謂屢轉三五
之興蓋由此也爾其奧也窮無始之前以明
解惑之本究來際之味挹泥洹之妙文寡義
豐彌綸群籍宇宙不足以擬其質太虛不能
以議其量淵兮其不可測也廓兮其不可極
也將求本際之源追返流之極者必至於此
焉司徒彭城王殖根遐劫龍現茲生依跡上
台協讚皇極而神澄世表志光玄猷聞斯幽
典誠期愈曠凡厥道俗莫不聳悅請外國沙

門求那跋陀羅手執正本口宣梵音山居苦
節通悟息心釋實雲譯為宋語德行諸僧悉
嚴等一百餘人考音詳義以定厥文大宋元
嘉十三年歲次玄枵八月十四日初轉梵輪
訖于月終公乃廣寫雲布以澤未洽將興後
世同往高會道場故略叙法要以滌同慕之
懷云爾

勝鬘經序第十八

釋法慈

勝鬘經者蓋是方等之宗極者也所以存于

千載功由人弘故得以元嘉十二年歲在乙
亥有天竺沙門名功德賢業素敦尚貫綜大
乘速載梵本來遊上京庇迹洹招學讚訪
才雖不精絕義粗輝揚遂播斯旨乃上簡帝
王于時有優婆塞何上之尸丹揚尹為佛法
檀越登集華嚴德名望便於郡內請出此
經既會賢本心又謹傳譯字句雖質而理妙
淵博殆非常情所可厝慮時竺道生義學弟
子竺道愍者少習玄宗偏蒙旨訓後侍從入
廬山溫故傳覆可謂助鳳耀德者也法師至

元嘉十一年於講坐之上遷神異世道愍慕
深情慟有若天墜於是奉訣墳塋遂遁臨川
三十許載經出之後披尋反覆既悟深旨仰
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會但歲不待人經
襲義後若明匠在世剖析幽蹟者豈不使異
經同文解無餘向者哉輒敢解釋兼翼宣遺
訓故作注解凡有五卷時人以爲文廣義隱
所以省者息心玄門至大明四年孝武皇帝
以其師習有承勅出為郡邑法師慈因得諮
觀粗問此經首尾又尋其注意竊謂義然今

聊撮其要解撰為二卷庶使後賢共見其旨
焉

文殊師利發願經第十九

後出

晉元熙二年歲在庚申於揚州開場寺禪師
新出云外國四部眾禮佛時多誦此經以發

願求佛道

賢愚經記第二十

釋僧祐

十二部典蓋區別法門曠劫因緣既事照於
本生智者得解亦理資於譬喻賢愚經者可

謂兼此二義矣河西沙門釋曇學成德等凡
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
般遮于瑟之會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切
大眾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實說經講律依
業而教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梵音
拚以漢義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
集為一部既而踰越流沙貴到涼州于時沙
門釋慧朗河西宗匠道業淵博總持方等以
為此經所記源在譬喻譬喻所明兼載善惡
善惡相翻則賢愚之分也前代傳經已多譬

喻故因事改名號曰賢愚焉元嘉二十二年歲在乙酉始集此經京師天安寺沙門釋弘宗者戒力堅淨志業純白此經初至隨師河西時爲沙彌年始十四親預斯集躬親其事洎梁天監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瞻京師之第一上座也經至中國則七十年矣祐總集經藏訪告遐邇躬往諮問面質其事宗年耆德峻心直據明故標謀爲錄以示後學焉

八吉祥記第二十一 出經後記

八吉祥經宋元嘉二十九年太歲壬辰正月三日天竺國大乘比丘釋求那跋陀羅於荊州城內譯出此經至其月六日竟使持節侍中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司空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南燕王優婆塞

劉義宣爲檀越

無量義經序第二十二

荊州隱士劉虬

無量義經者取其無相一法廣生衆教含義不貲故曰無量夫三界群生隨業而轉一極

正覺任機而通流轉起滅者必在苦而希樂此叩聖之感也順通示現者亦施悲而用慈即救世之應也根異教殊其階成七先爲敝利等說五戒所謂人天善根一也次爲拘隣等轉四諦所謂授聲聞乘二也次爲中根演十二因緣所謂授緣覺乘三也次爲上根舉六波羅密所謂授以大乘四也衆教冥融群疑須導次說無量義經既稱得道差品復云未顯真實便發求實之冥機用開一極之由緒五也故法華接唱顯一除三順彼求實之心去此施權之名六也雖權開而實現猶掩常住之正義在雙樹而臨崖乃暢我淨之玄音七也過此以往法門雖多撮其大歸數盡於此亦由衆聲不出五音之表百氏並在六家之內其無量義經雖法華首戴其目而中夏未觀其說每臨講肆未嘗不廢談而歎想見斯文忽有武昌山比丘慧表生自羗胃僞帝姚略從子國破之日爲晉軍何澹之所得數歲聰黯澹之字曰螟蛉養爲假子俄放出家便勤苦求道南北遊尋不擇夷險以齊建

元三年復訪奇搜秘遠至嶺南於廣州朝亭寺遇中天竺沙門曇摩伽陀耶舍手能誦書口解齊言欲傳此經未知所授表便殷勤致請心形俱至淹廬旬朔僅得一本仍還嶠北貴入武當以今永明三年九月十八日頂戴出山見校弘通奉觀真文欣敬兼誠詠歌不足于舞莫宣輒虔訪宿解抽庸思謹立序注云自極教應世與俗而差神道教物稱感成異玄圖已東號曰太一屬賓以西字爲正學東國明殃慶於百年西域辯休咎於三世希無之與修空其揆一也有欲於無者既無得無之分施心於空者豈有入空之照而講求釋教者或謂會理可漸或謂入空必頓請試言之以筌幽寄立漸者以萬事之成莫不有漸堅冰基於履霜九成作於累土學人之入空也雖未圓符譬如斬木去寸無寸去尺無尺三空稍登寧非漸耶立頓者以希善之功莫過觀法性法性從緣非有非無忘慮於非有非無理照斯一者乃曰解空存心於非有非

自支安公之論無生以七住爲道慧陰足十住則群方與能在迹斯異語照則一安公之辯異觀三乘者始實之日稱定慧者終成之實錄此謂始求可隨根而三入解則其慧不二譬喻亦云大難既夷乃無有三險路既

息其化即亡此則名一爲三非有三悟明矣
生公云道品可以泥洹非羅漢之名六度可
以至佛非樹王之謂斬木之喻木存故尺寸
可漸無生之證生盡故其照必頓案三乘名
教皆以生盡照息去有入空以此爲道不得
取像於形器也今無量義亦以無相爲本若
所證實異豈曰無相若入照必同寧曰有漸
非漸而云漸密筌之虛教耳如來亦云空拳
誑小兒以此度衆生微文接麤漸說或允忘
象得意頓義爲長聊舉大較談者擇焉

康法遠

譬喻經者皆是如來隨時方便四說之辭數
演弘教訓誘之要牽物引類轉相證據互明
善惡罪福報應皆可寤心免彼三塗如今所
聞億未載一而前後所寫互多複重今復撰
集事取一篇以爲十卷比次首尾皆令條別
趣使易了於心無疑願率土之賢有所遵承
永升福堂爲將來基

百句譬喻經記第二十四

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
出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抄出譬喻聚爲一
部凡一百事天竺僧伽斯法師集行大乘爲
新學者撰說此經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九

音釋

[illegible]

渠幽
螟蛉
蛉螟
音音
今冥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

梁 釋 僧 祐 撰

道地經序第一

沙彌十慧章句序第二

十法句義經序第三

三十七品經序第四

舍利弗阿毗曇序第五

僧伽羅刹經序第六

僧伽羅刹集經後記第七

婆須蜜經序第八

阿毗曇序第九

阿毗曇心序第十

阿毗曇心序第十一

三法度經序第十二

三法度經記第十三

八捷度阿毗曇根捷度後別記第十四

十四卷鞞婆沙序第十五

六十卷毗婆沙序第十六

雜阿毗曇心序第十七

後出雜心序第十八

大智釋論序第十九

大智論記第二十

大智論抄序第二十一

道地經序第一

釋 道安作

夫道地者應真之玄堂升仙之奧室也無本之城杳然難陟矣無爲之牆邈然難踰矣微門妙闢少闕其庭者也蓋爲器也猶海與行者日酌之而不竭返精者無數而不滿其爲像也含弘靜泊綿綿若存寂寥無言辯之者

幾矣悅惚無行求矣憐乎其難測聖人有以見因華可以成實觀末可以達本乃爲布不言之教陳無轍之軌闡止啓觀式成定諦髦彥六雙率由斯路歸精谷神於乎羨矣夫地也者包潤施毓稼穡以成鏐鏐瓊琛罔弗以載有喻止觀莫近於此故曰道地也昔在衆祐三達遐鑒八音四辯赫奕敷化識病而聲典難弄至如來善逝而大訓絕五百無著遷而靈教乖於是有三藏沙門厥名衆護仰惟諸行布在群籍俯愍發進不能悉洽祖述

衆經撰要約行目其次序以爲一部二十七章其於行也要猶人首與可終身戴不可須臾下猶氣息與可終身通不可須臾閉息則命殞首下則身殮若行者暫去斯法姦宄之匿入矣有開士世高者安息王元子也禪國高讓納萬乘位克明俊德改容修道越境流化爰適此邦其所傳訓淵微優邃又折護所集者七章譯爲漢文音近雅質數若撲或變質從文或因質不飾皇族世高審得厥旨夫絕愛原滅榮冀息馳騁莫先於止了凝

惑達九道見身幻莫首於觀大聖以是達五根登無漏揚美化易頑俗莫先於止靡不由茲也真可謂盛德大業至矣哉行自五陰盡于成壞則是苦諦漏盡之迹也神足童者則是禪思五通之要也五十五觀者則是四非常度三結之本也人之處世矇昧未祛熙熙甘色如養大牢由處穢海幽厄九月既生迺遭罹邁百凶尋旋老死嬰苦萬端漂溺五流莫能自返聖人深見以爲苦證遊神八路長陟永安專精稽古則佚樂若此開情縱欲則

酸毒若彼二道顯者宜順所從石以淬壁剝
堅截剛素質精滌五色炳燦由是論之可不
勉哉予生不辰值皇綱細絕徽猷猶夏山左
蕩沒避難渡澤師殞友析周爰諮謀顧靡所
詢時鴈門沙門支曇講鄴都沙門竺僧輔此
二仁者聰明有融信而好古冒嶮遠至得與
酬酢尋章察句造此訓傳希權與進者暫可
微寤蚊蚋奮翼以助隨風蟻龍增封嵩岳之
頂豈其能益於高猛哉探賸奧邈唯八輩難
之況末學小子庶幾茲然天竺聖邦道祖
遼遠幽見碩儒少來周化先哲既逝來聖未
至進退狼跋咨嗟涕淚故作章句仲已丹赤
冀諸神通照我獨囑必枉靈趾燭謬正開也
沙彌十慧章句序第二

嚴 佛調造

昔在佛世經法未記言出尊口弟子誦習辭
約而義博說解而妙深佛既泥洹微言永絕
猶穀水消竭日月隕墜於是衆賢共使阿難
演其所聞凡所著出十二部經其後高明各
爲注說章句解故或以十數有菩薩者出自

安息字世高韜弘稽古靡經不綜愍俗童蒙
示以橋梁於是漢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數
百萬言或以口解或以文傳唯沙彌十慧未
聞深說夫十者數之終慧者道之本也物非
數不定行非道不度其文郁郁其用疊疊廣
彌三界近觀諸身調以不敏得充賢次學未
決聞行未中四夙罹凶咎遽和上憂長無過
庭善誘之教悲窮自潛無所繫心於是發憤
忘食因閑歷思遂作十慧章句不敢自尊事
喻衆經上以達道德下以慰己志創奧傳崇
尚之賢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啓蒙焉
十法句義經序第三

釋 道安作

夫有欲之激百轉千化搖蕩成教亦何得一
端乎是故正覺因心所遷即名爲經邪止名
正亂止名定方圓隨器合散從俗隨器故因
質而立名從俗故緣對而授藥立名無常名
則神道矣授藥無常藥則感而通故矣即已
不器又通其故則諸行汎然因法而結也二
三至十在乎其人病有衆寡以人爲目耳譬

藥分劑有單有複診脉視色投藥緣疾法參
相成不其然乎自佛即幽阿難所傳分爲三
藏纂乎前緒部別諸經小乘則爲阿含四行
中阿含者數之藏府也阿毗曇者數之苑數
也其在赤澤碩儒通人不學阿毗曇者蓋闕
如也夫造舟而濟者其體也安粹數而立者
其業也美是故般若啓卷必數了諸法卒數
以成經斯乃衆經之喉襟爲道之樞極也可
不務乎可不務乎於戲前徒不忘玄數者驚
鷺子也于茲繼武有自來矣篤斯業者或不

成也爰晉土者世高其俊也偉哉數學淵源
流清抱德惠和播馨此域安雖希高迹未由
也已然旋焉周焉臧焉修焉未墜地也并一
不惑以成積習移志蹈遠移質緣以高尚欲
疲不能也人亦有言曰聖人也者人情之積
也聖由積靡熅鎚之間惡可已乎經之大例
皆異說同行異說者明夫一行之歸致同行
者其要不可相無則行必俱行今其歸致則
同處而不新不新故頻至而不惑俱行故叢
萃而不迷也所謂知異知同是乃大通既同

既異是謂大備也以此察之義焉度哉義焉度哉夫玄覽莫美乎同異而得其門者或寡矣明白莫過乎辯數而入其室者鮮矣著嚴調撰十慧章句康僧會集六度要目每尋其迹欣有寤焉然猶有闕文行未錄者今抄而集之名曰十法句義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貽後同我之儻可察焉

三十七品經序第四

沙門竺曇無蘭撰

三十七品者三世諸佛之舟與聲聞支佛亦皆乘之而得度三界衆生靡不載之故經曰大乘道之與一切度天人然則三十七品或離或合在一增四法而有四意止四神足無四意斷五法則有五根五力七法無七覺意八法而有八等則為五經也依如此比當應為七經如此則離也而諸經多合唯一增爾耳中阿含身意止有安般出入息事將是行四意止時有亂意起者執對行藥也又諸經三十七品文辭不同余因閑戲尋省諸經撮采事備辭巧便者差次條貫伏其位使經體

不毀而事有異同者得顯于義又以三三昧連之乎末以具泥洹四十品五根中云四禪四諦有目無文故復屬之於後令始涉者覽之易悟不亦佳乎又以諸經之異者注于句末也小安般三十七品後則次止觀律法義決三十七品後次四諦小十二門後次三向爾為泥洹四十品止觀四諦成道之行不可以相無也是故集止觀三三昧四禪四諦繫之於三十七品後欲令行者覽之易見而行也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

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後六行八十字不在計中

晉泰元二十一年歲在丙申六月

沙門竺曇無蘭在揚州謝鎮西等撰

舍利弗阿毗曇序第五

釋道標作

阿毗曇秦言無比法出自八音亞聖所述作之雖簡成命曲備重微曠濟神要莫比真祇洹之微風反衆流之宏趣然佛後闇昧競執異津或有我有法或無我有法乖忤淳風虧

蒙聖道有舍利弗玄哲高悟神貫翼從德備左面智參照來其人以爲是非之越大猷將隱既曰像法任之益滯是以敢於佛前所聞經法親承即集先巡隄防遮抑邪流助宣法化故其爲經也先立章以崇本後廣演以明義之體四焉問分也非問分也攝相應分也緒分也問分者寄言扣擊明夫應會非問分者假韻默通唯宣法相攝相應分者總括自他釋非相無緒分者速述因緣以彰性空性空彰則反迷至矣非相無則相與用矣法相

宣則邪觀息矣應會明則極無遺矣四體圓足二諦義備故稱無比法也此經於先出阿毗曇雖文言融通而旨格各異文載自空以明宗極故能取貴於當時而垂軌於千載明典振於遠維四衆率爾同仰是使徇有者祛妄見之感向化者起即隆之勳迢迢焉故冥宗之遺緒也疊疊焉故歸輪之所契也此經標明曩代靈液西吟淳教彌於閭風玄問扇於東嶺惟秦天王冲姿敷聖真根樹於既往實相結於皇極王德應符闡揚三寶聞茲典

誥夢想思覺雖曰悠遠感之愈勤會天竺沙門曇摩崛多曇摩耶舍等義學來遊秦主既契宿心相與辨明經理趣起清言於名教之域散衆微於自無之境超然誠韻外之致惜惜然覆美稱之實於是詔令傳譯然承華天哲道嗣聖躬玄味遠流妙度淵極特體明旨遂讚其事經師本雖闇誦誠宜謹備以泰弘始九年命書梵文至十年尋應令出但以經趣微遠非徒闕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領悟直委之譯人者恐津梁之要未盡於善傳至

十六年經師漸閑秦語令自宣譯皇儲親管理味言意兼了復所向盡然後筆受即復內呈上討其煩重領其指歸故今文之者修飾義之者綴潤并校至十七年訖若乃文外之功勝契之妙誠非所階未之能詳並求之衆經考之諸論新異之美自宣之於文惟法任之實如有表裏然原其大體有無兼用微文淵富義旨顯灼斯誠有部之永塗大乘之靡趣先達之所宗後進之可仰標以近質綜不及逮情未能已猥參斯典希感之誠脫腹微

序庶望賢哲以恕其鄙

僧伽羅刹經序第六秦譯

道安法師作

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遊教諸邦至犍陀越土甄陀罽貳王師焉高明絕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經大道地經其所集也又著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淪虛行無巨細必因事而演遊化夏坐莫不曲備雖普耀本行度世諸經載佛起居至謂爲密令覽斯經所悟復多

矣傳其將終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手援其葉而棄此身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耶維者當不憚此葉言然之後便即立終罽貳王自臨而不能動遂以巨絙象挽未始能搖即就耶維炎葉不傷尋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宮將補佛處賢劫第八以建元二十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賞此經本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焉佛念爲譯慧嵩筆受正值慕容作難於近郊然譯出不喪余與

法和對檢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擊柝之中而出斯一百五卷窮通不改其恬詎非先師之故迹乎

僧伽羅刹集經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比台僧伽跋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刹翻譯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覈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留連至

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須蜜經及曇摩難提口誦增一阿含并幻網經使佛念爲譯人念過學通內外才辯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質謂此土好華每存瑩飾文句減其繁長安公趙郎之所深疾窮校考定務存典骨既方俗不同許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五失如安公大品序所載余既預衆末聊記卷後使知釋趙爲法之至

婆須蜜經序第八

未詳作者

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從釋迦文降生鞞提國為大婆羅門梵摩渝子厥名鬱多羅父命觀佛尋侍四月具觀相表感變容止還白所見父得不還已出家學改字婆須蜜佛般涅槃後遊教周妬國憞奈國高才蓋世奔逸絕塵撰集斯經焉別七品為一健度盡十三健度其所集也後四品一健度訓釋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健度也該羅深廣與阿毗曇並興外國傍通大乘特明盡漏博涉十法百行之能事畢矣尋之

泚然猶滄海之無涯可不謂之廣乎陟之瞠爾猶崑崙之無頂可不謂之高乎寶渚極目猷夜光之珍巖岫舉蹏猷天智之玉懿乎富也何過此經外國升高座者未墜於地也集斯經已入三昧定如彈指頃神升兜術彌妬路彌妬路刀利及僧伽羅利適彼天宮斯二三君子皆次補處人也彌妬路刀利者光鱖如來也僧伽羅利者柔仁佛也茲四大士集乎一堂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耳不亦樂乎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

傳此經一部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政文業者學不猷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譯傳跋澄難陀禰婆三人執梵本慧嵩筆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訖梵本十二千首盧也余與法和對校修飾武威少多潤色此經說三乘為九品持善修行以止觀還十六最悉每尋上人之高韻未嘗不忘息味也恨閱數仞之門晚懼失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阿毗曇序第九

釋道安作

阿毗曇者秦言大法也眾祐有以見道果之至蹟擬性形容執乎真像謂之大也有以道慧之至齊觀如司南察乎一相謂之法故曰大法也中阿含世尊責優陀耶曰汝致詰阿毗曇乎夫然佛以身子五法為大阿毗曇也

戒定慧名無漏

佛般涅槃後迦旃延^{義弟}以十二部經浩博難究撰其大法為一部八健度四十四品也其為經也富莫上焉遂莫加焉要道無行而不由可不謂之富乎至德無妙而不出可不

謂之遼乎富遼洽備故故能微顯闡幽也其說智也周其說根也密其說禪也悉其說道也具周則二八用各適時密則二十迭為窟主悉則昧淨遍遊其門具則利鈍各別其所以故為高座者所咨嗟三藏者所鼓舞也其身毒來諸沙門莫不祖述此經憲章輒婆沙詠歌有餘味者也然乃在八荒之外慈嶺之表雖欲從之未由見也以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迦禰婆誦此經甚利來詣長安比丘釋法和請令出之佛念譯傳慧力僧茂筆受

和理其指歸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訖其人檢校譯人頗雜義辭龍蛇同淵金鑰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撫然恨之余亦深謂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而得盡定損可損者四卷焉至於事須懸解起盡之處皆為細其下梵本十五千七十二首盧^{四十八萬二千三百四言}秦語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言其人忘因緣一品云言數可與十門等也周覽斯經有碩人所尚者三焉以高座者尚其博以盡漏者

尚其要以研機者尚其密密者龍象翹鼻鳴
不造耳非人中之至恬其孰能與於此也要
者八忍九斷巨細畢載非人中之至練其孰
能致於此也博者衆微衆妙六八曲備非人
中之至懿其孰能綜於此也其將來諸學者
遊樂於其中何求而不得乎

阿毗曇心序第十

未詳作者

釋和尚昔在關中令鳩摩羅跋提出此經其
人不閑晉語以偈本難譯遂隱而不傳至於

斷章直云修妬路及見提婆乃知有此偈以
偈檢前所出又多首尾隱沒互相涉入譯人
所不能傳者彬彬然是以勸令更出以晉泰
元十六年歲在單閼貞于重光其年冬於潯
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梵經先誦本文然後
乃譯爲晉語比丘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復重
與提婆校正以爲定本時衆僧上座竺僧根
支僧純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優
婆塞西陽太守任固之爲檀越並共勸佐而
興立焉

阿毗曇心序第十一

釋慧遠法師作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歌之微言管統
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
開士字曰法勝淵識遠鑒探深研機龍潛亦
澤獨有其明其人以爲阿毗曇經源流廣大
難卒尋究非瞻智宏才莫能畢綜是以探其
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于問論凡二百
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其頌聲也擬象
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形群品觸物有寄若乃

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
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
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
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窮音聲之妙
會極自然之象趣不可勝言者矣又其爲經
標偈以立本述本以廣義先弘內以明外譬
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暢於四肢者也
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法相以明本二
謂定已性於自然三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
同感俱遊必同於感則照數會之相因已性

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有極法相顯於真境
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則觀玄路
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鏡六府洗心淨慧
擬跡聖門尋相因之數即有以悟無推至當
之極動而入微矣爾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
茲文味之彌久兼宗匠本正關入神要其人
情悟所然亦已涉其津矣會遇來遊因請令
譯提婆乃手執梵本口宣晉言臨文誠懼一
章三復遠亦實而重之敬慎無違然方言殊
韻難以曲盡儻或失當俟之來賢幸諸明哲

正其大謬 晉太元十六年出

三法度經序第十二

釋慧遠法師作

三法度經者蓋出四阿含四阿含則三藏之
契經十二部之淵府也以三法爲統以覺法
爲道開而當名變而彌廣法雖三焉而類無
不盡覺雖一焉而智無不周觀諸法而會其
要辨衆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涉之鴻漸舊學
之華苑也有應真大人厥號山賢恬思閑宇
智周變通感達識之先覺慧後蒙之未悟故

撰此三法因而名云自德品暨于所依凡三章九真度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居士字僧伽先以爲山賢所集雖辭旨高簡然其文猶經故仍前人章句爲之訓傳演散本文以廣其義顯發事類以弘其美幽讚之功於斯乃盡自茲而後道光于世其教行焉於是振錫趣足者仰玄風而高蹈禪思入微者挹清流而洗心高座談對之士擬之而後言博識淵有之賓由之而瞻聞也有遊方沙門出自罽賓姓瞿曇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國預聞斯道雅翫神趣懷佩以遊其人雖不親承二賢之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誨人不倦每至講論嗟詠有餘遂與同集勸令宣譯提婆於是自執梵經轉爲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昔漢興逮及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衆或文過其意或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參通晉梵善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

三法度經記第十三

出經後記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訶鞞耶伽蘭兼通一切書記此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記出此經持此福祐一切衆生令從苦得安見諦解脫

八捷度阿毗曇根捷度後別記第十四

未詳作者

斯經序曰其人忘因緣一品故闕文焉近自罽賓沙門曇摩卑闍之來經蜜川僧伽梯婆

譯出此品八捷度文具也而卑云八捷度是體耳別有六足可自百萬言卑誦二足今無譯可出慨恨良深秦建元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於揚州瓦官佛圖記
鞞婆沙序第十五十四卷者

釋道安法師作

阿難所出十二部經於九十日中佛意三昧之所傳也其後別其遷至小乘法爲四阿含阿難之功於斯而已迦旃延子撮其要行引經訓釋爲阿毗曇四十四品要約婉顯外國

重之優波離裁之所由爲毗尼與阿毗曇四阿含並爲三藏身毒甚珍未墜於地也其後曇摩多羅剎集修行亦大行於世也又有三羅漢一名尸陀槃尼二名達悉三名鞞羅尼撰鞞婆沙廣引聖證言輒據古釋阿毗曇焉其所引據皆是^{十一}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達悉迷而近煩鞞羅要而近略尸陀最折中焉其在身毒登無畏座僧中唱言何莫由斯道也其經猶大海與深廣浩汗千寶出焉猶崑崙與崑崙幽藹百珍之數資生之徒於焉斯在茲經如是何求而不有乎有秘書郎趙政文業者好古索隱之士也常聞外國尤重此經思存想見然乃在崑崙之右茫野之西眇爾絕域末由也已會建元十九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諷誦此經四十二處是尸陀槃尼所撰者也來至長安趙郎飢虛在往求今出焉其國沙門曇無難提筆受爲梵文弗圖羅剎譯傳敏智筆受爲此秦言趙郎正義起盡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訖梵本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首盧長五字也凡三十七萬

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語爲十六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字經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事是釋阿毗曇十門之本而分十五事爲小品迴著前以二十五事爲大品而著後此大小二品全無所損其後二處是忘失之遺者令第

而次之趙郎謂譯人曰爾雅有釋古釋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來出經者多嫌梵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梵爲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

盡乃譯人之咎耳衆咸稱善斯真實言也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也余欣秦土忽有此經挈海移岳奄在茲域載玩載詠欲疲不能遂佐對校一月四日然後乃知大方之家富昔見之至夾也恨八九之年方闢其牖耳願欲求如意珠者必牢裝強伴勿令不周滄海之寶者也毗婆沙經序第十六六十卷者

釋道挺作

毗婆沙者蓋是三藏之指歸九部之司南司

南既准則群迷革正指歸既定則邪輪輟駕自釋迦遷輝六百餘載時北天竺有五百應真以爲靈燭久潛神炬落耀含生昏喪重夢方始雖前勝迦旃延撰阿毗曇以拯頹運而後進之賢尋其宗致儒墨競構是非紛然故

乃澄神玄觀搜簡法相造毗婆沙抑正衆說或即其殊辯或標之鈐評理致淵曠文蹄豔傳使西域勝達之士莫不資之以鏡心鑒之以朗識而溟瀾潛灑將洽殊方然理不虛運弘之由人大沮渠河西王者天懷遐廓標誠

沖寄雖迹纏紛務而神棲玄境用能丘壑廓廟館第林野是使淵叟投竿巖逕來廷息心升堂玄客入室誠詣既著理感不期有沙門道泰才敏自天沖氣踈朗博關奇趣遠參異言往往以漢土方等既備幽宗粗暢其所未練唯三藏九部故杖策冒嶮爰至葱西綜覽梵文義承高旨并獲其梵本十萬餘偈既達涼境王即欲令宣譯然懼囊中之固將或未盡所以側席虛襟企瞻明勝時有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周流敷化會至涼境其人開悟淵博

神懷深遠研味鑽仰喻不可測遂以乙丑之歲四月中旬於涼城內苑蘭豫宮寺請令傳譯理味沙門智嵩道朗等三百餘人考文詳義務存本旨除煩即實質而不野至親屢迴御駕陶其幽趣便文當理詣片言有寄至丁

卯歲七月上旬都訖通一百卷會涼城覆沒淪湮遐境所出經本零落殆盡今涼王信向發中探深幽趣故每至新異怖仰奇聞其年歲首更寫已出本六十卷令送至宋臺宣布未聞庶令日新之美敞於當時福祚之興垂

于來葉挺以後緣得參聽末欣遇之誠竊不自嘿粗列時事以貽來哲雜阿毗曇心序第十七

未詳作者

如來泥洹數百年後有尊者法勝於佛所說經藏之中抄集事要爲二百五十偈號阿毗曇心其後復有尊者達摩多羅覽其所製以爲文體不足理有所遺乃更搜採衆經復爲三百五十偈補其所闕號曰雜心新舊偈本凡有六百篇第之數則有十一品篇號仍舊

為稱唯有擇品一品全異於先尊者多羅復即自廣引諸論敷演其義事無不列列無不辯微言玄旨於是昭著自茲之後道隆於世涉學之士莫不寶之以為美說於宋元嘉三年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請外國沙門伊葉波羅於彭城出之擇品之半及論品一品有緣事起不得出竟至元嘉八年復有天竺法師名求那跋摩得斯陀含道善練茲經來遊揚都更從校定諮詳大義余不以闇短廁在二集之末輒記所聞以訓章句庶於覽者有

過半之益耳

後出雜心序第十八

焦鏡法師作

昔如來泥洹之後於秦漢之間有尊者法勝造阿毗曇心本凡有二百五十偈以為十品後至晉中興之世復有尊者達摩多羅更增三百五十偈以為十一品號曰雜心十品為目仍舊為名唯別立擇品篇以為異耳位序品次依四諦為義界品直說法相以擬苦諦行業便三品多論生死之本以擬集諦賢聖

所說斷結證滅之義以擬滅諦智定二品多說無漏之道以擬道諦自後諸品雜明上事更無別體也於宋元嘉十一年甲戌之歲有外國沙門名曰三藏觀化遊此其人先於大國綜習斯經於是眾僧請令出之以其年九月於宋都長干寺集諸學士法師雲公譯語法師觀公筆受考校治定周年乃訖鏡以不才謬預聽末雖思不及玄而時有淺解今謹率所聞以示後生至於折中以俟明哲於會稽始寧山徐文江精舍撰記

大智釋論序第十九

釋僧叔作

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者無生變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性而萬有陳於外悔吝生於內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為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為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絕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以智測之則失其旨二乘所以顛沛於三藏新學所以曝鱗於

龍門者不其然乎是以馬鳴起於正法之餘龍樹生於像法之末正餘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跡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宮以朗搜玄之慧託聞幽秘以窮微言之妙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復其為論也初辭擬之必標眾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寄折中以定之使靈篇無難喻之章千載悟作者之旨信若人之功矣有鳩摩羅耆婆法師者少播聰慧之聞長集奇拔之譽才舉則亢標萬里言發則英辯榮枯常仗茲論為淵鏡憑高致以明宗以秦弘始三年歲次星紀十二月二十日自姑臧至長安秦王虛襟既已蘊在昔見之心豈徒則悅而已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又以晤言之功雖深而恨獨得之心不曠造盡之要雖玄而惜津梁之勢未普遂以莫逆之懷相與弘兼忘之惠乃集京師義業

沙門命公卿賞契之士五百餘人集於渭濱逍遙園堂驚與竹駕於洪渚禁禦息警於林間躬覽玄章考正名於梵本諮通津要坦夷路於來踐經本既定乃出此釋論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

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於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歸途直達無復惑趣之疑以文求之無間然矣故天竺傳云像正之末微馬鳴龍樹道學之門其論滑弱喪矣其故何耶寔由二末契微

邪法用盛虛言與實教並興險徑與夷路爭轍始進者化之而流離向道者惑之而播越非二匠其孰與正之是以天竺諸國為之立廟宗之若佛又稱而詠之曰智慧曰已願斯人令再曜世昏寢已久斯人悟令覺若然者具可謂功格十地道倖補處者矣傳而稱之不亦宜乎幸哉此中鄙之外忽得全有此論梵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師以秦人好簡故裁而略之若備譯其文將近千有餘卷法師於秦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

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託悟懷於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於一致理固然矣進欲停筆爭是則校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穿齧之譏以二三唯案譯而書鄙不備飾幸冀明

悟之賢略其文而挹其玄也

大智論記第二十

出後論

兜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常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

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并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其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

大智論抄序第二十一

釋慧遠作

夫宗極無為以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昏明代

謝以開運而盛衰合其變是故知驗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相感數有往復由之以觀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能均四象之推移一其會通況時命紛謬世道交淪而不深根固蒂寧極以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時來非由

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教之情亦漸可識矣有大乘高士厥號龍樹生于天竺出自梵種精誠曩代契心在茲接九百之運撫頽薄之會悲蒙俗之茫昧蹈險跡而弗悵於是卷陰衡門雲翔赤澤慨文明之未發思

感躍而勿用乃喟然歎曰重夜方昏非螢燭之能照雖白日寢光猶可繼以朗月遂自誓落簪表容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微思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於前論大方無垠或有出乎其外者俄而迴步雪山啓神明以訴志將歷古仙之所遊忽遇沙門於巖下請質所疑始知有方等之學及至龍宮要藏祕典靡不管綜滯根既拔則名冠道位德備三忍然後開九津於重淵朋鱗族而俱遊學徒如林英彥必集由是外道高其風名士服

其致大乘之業於茲復隆矣其人以般若經為靈府妙門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經幽奧趣難明自非達學豈得其歸故叙夫體統辯其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蘊於辭輒寄之賓主假自疑以起對名曰問論其為要也發軔中衢啓惑智門以無當為實無照為宗無當則神凝於所趣無照則智寂於所行寂以行智則群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非夫正覺之靈撫法輪而再轉孰能振大業於將頽紐遺綱之落緒令微言絕而復嗣玄音輟而復詠哉雖弗獲與若人並世叩津問道至於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復欣於有遇其中可以開蒙朗照水鏡萬法固非常智之所辯請略而言生塗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即之以成觀反鑒以求宗鑒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觀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

玄將尋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遊其與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問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為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又論之為體位始無方而不可詰觸類多變而不可窮或開遠理以發興或導近習以入深或闡殊塗於一法而弗雜或闢百慮於同相而不分此以絕夫壘瓦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爾乃博引眾經以贍其辭暢發義音以弘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則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洋焉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矣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遠矣若然者非夫淵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

夫越名反數孰能與之澹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與之沖泊哉有高座沙門字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群籍翫服斯論佩之彌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應于時秦主姚王敬樂大法招集名學以隆三寶德洽殊俗化流西域是使其人聞風而至既達關右即勸令宣譯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落殆過三倍而文藻之士猶以為繁咸累於博罕既其實譬大羹不和雖味非珍神珠內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遂令正典隱於榮華玄璞虧於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幽淪長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於是靜尋所由以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我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莫尋故今就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教者惑於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逮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今質文有體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二

[illegible]

險且壯所切
同
阻
同
喝魚容切
向上切
喁也
疊無徒切

之意不倦
分劑
分扶切
割限切
劑才詣切
蘇後安切

般梵語具云般那此云達去出息也般北
末珍界真田閭
室切
同音惜於禽和切

屬居刈
鞞
驍速切
捷聚捷巨焉切
度法臆抽庚切

視也直睫即涉目
帝
大計身毒音篤身毒

西域他侯切
鑰
七灼切
矚朱欲切
湮伊切

國名銅兩切
啟
晤五故切
渾正作晉謂相於

牽引蒂綴帶也甚少息淺切

梁 釋 僧 祐 撰

中論序二

百論序三

十二門論序四

成實論記五

略成實論記六

成實論抄序七

詞梨跋摩傳八

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九

比丘尼戒本出本末序十

比丘大戒序十一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十二

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

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十三

摩得勒伽後記十四

善見律毗婆沙記十五

千佛名號序十六

中論序第一

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造也以中爲
名者照其實也以論爲稱者盡其言也實非
名不悟故寄中以宣之言非釋不盡故假論
以明之其實既宣其言既明於菩薩之行道

場之照朗然懸解矣夫滯惑生於倒見三
界以之而淪溺偏悟起於厭智耿介以之而致
乖故知大覺在乎曠照小智纏乎隘心照之
不曠則不足以夷有無一道德知之不盡則
未可以涉中途泯二際道德之不夷二際之

不泯菩薩之憂也是以龍樹大士折之以中
道使惑趣之徒望玄指而一變恬之以即化
令玄悟之賓喪諮詢於朝徹蕩蕩焉真可謂
理夷路於冲階敞玄門於宇內扇慧風於陳
枚流甘露於枯悴者矣夫百樑之構興則鄙
茅茨之側陋觀斯論之宏曠則知偏悟之鄙
倍幸哉此區之赤縣忽得移靈鷲以作鎮諭
設之邊情乃蒙流光之餘惠而今而後談道
之賢始可與論實矣云天竺諸國敢豫學者
之流無不翫味斯論以爲喉衿其滌翰申釋

者甚亦不少所出者是天竺梵志名賓羅伽
秦言青目之所釋也其人雖信解深法而辭
不雅中其中乖闕煩重者法師皆裁而禪之
於經通之理盡矣文或左右未盡善也百論
治外以開邪斯文祛內以流滯大智釋論之
淵博十二門觀之精詣尋斯四者真若日月
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予翫之味之不能釋
手遂復忘其鄙拙託悟懷於一序并目義
題之於首豈期能釋耶蓋是欣自同之懷耳
中論序第二

釋曇影作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宗非無契
而契之者無心故至人以無心之妙慧而契
彼無相之虛宗內外並冥緣智俱寂豈容名
數於其間哉但以悒玄之質趣必有由非名
無以領數非數無以擬宗故遂設名而名之
立數而辯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可以
造極而非其極苟曰非極復何常之有耶是
故如來始逮真覺應物接羣啓之以有後爲
大乘乃說空法化適當時所悟不二流至末

葉像教之中人根膚淺道識不明遂廢魚守
筌存指忘月觀空教便謂罪福俱泯聞說相
則謂之爲真是使有無交興生滅迭爭斷常
諸邊紛然競起時有大士厥號龍樹爰託海
宮逮無生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以
折中其立意也則無言不窮無法不盡然統
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真諦故無有俗諦故
無無真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無則雖
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有雖無而有則
不滯於無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不存於有
則常等永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答析微
所以爲論是作者之大意也亦云中觀直以
觀辯於心論宣於口耳羅什法師以秦弘始
十一年於大寺出

釋僧肇作

百論者蓋是通聖心之津塗開真諦之要論
也佛泥洹後八百餘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
婆玄心獨悟俊氣高朗道映當時神超世表
故能闢三藏之重關坦十二之幽路擅步迦
夷爲法城整于時外道紛然異端競起邪辯

逼真殆亂正道乃仰慨聖教之凌遲俯悼群
迷之縱惑將遠拯沉淪故作斯論所以防正
開邪大明於宗極者矣是以正化以之而隆
邪道以之而替非夫領括衆妙孰能若斯論
有百偈故以百爲名理致淵玄統群籍之要
文旨婉約窮制作之美然至趣幽簡妙得其
門有婆藪開士者明慧內融妙思奇拔遠契
玄蹤爲之訓釋使沉隱之義彰於微翰諷味
宣流被於來葉文藻煥然宗塗易曉其爲論
也言而無當破而無執儻然靡據而事不失
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返本之道著乎茲
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器量淵弘俊神超
逸鎮仰累年轉不可測常味詠斯論以爲心
要先雖親譯而方言未融致令思尋者躊躇
於謬文標位者乖迂於歸致大秦司隸校尉
安城侯姚嵩風韻清舒冲心簡勝博涉內外
理思兼通少好大道長而彌篤雖復形羈時
務而法言不輟每撫茲文所慨良多以弘始
六年歲次壽星集理味沙門與什考校正本
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

宗致割爾無間然矣論凡二十品品各有五
偈後十品其人以爲無益此土故閱而不傳
冀明識君子詳而覽焉

十二門論序第四

長安僧叙作

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折中道場之要軌
也十二門者總衆枝之大數也門者開通無
滯之稱也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若
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一源
之不窮則衆塗殊殊有殊致之不夷乖趣不

泯大士之憂也是以龍樹菩薩開出者之由
路作十二門以正之正之以十二則有無衆
暢事無不盡事盡於有無則忘功於造化理
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然則喪我在乎落
筌筌忘存乎遺寄筌我兼忘始可以幾乎實
矣幾乎實矣則虛實兩冥得失無際冥而無
際則能忘造次於兩玄泯顯沛於一致整歸
駕於道場畢趣心於佛地恢恢焉真可謂運
虛刃於無間奏希聲於宇內濟弱喪於玄津
出有無於域外者矣過哉後之學者夷路既

坦幽塗既開真得派和鸞於北冥馳白牛以
南迴悟大覺於夢境即百化以安歸夫如是
者惡復知曜靈之方盛玄陸之未希也哉寂
以鄙倍之淺識猶敢明識虛關希懷宗極庶
日用之有宜冀歲計之能殖況才之美者乎

不勝景仰之至敢以鈍辭短思序而申之并

目品義題之於首豈其能益也庶以此微開

疾進之路耳羅什法師以秦弘始十一年於大寺出之

成實論記第五後出論

大秦弘始十三年歲次癸亥九月八日尚書

令姚顯請出此論至來年九月十五日訖外

國法師拘摩羅耆婆手執梵本口自傳譯曇

畧筆受

略成實論記第六新

成實論十六卷羅什法師於長安出之曇畧

筆受曇影正寫影欲使文玄後自轉為五翻

餘悉依舊本齊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

京師碩學名僧五百餘人請定林僧柔法師

謝寺慧次法師於普弘寺迭講欲使研數幽

微學通疑執即座仍請祐及安樂智稱法師

更集尼衆二部名德七百餘人續講十誦律

志令四衆淨業還白公每以大乘經淵深漏

道之津涯正法之樞紐而近世陵廢莫或敦

修棄本逐末喪功繁論故即於律座令柔次

等諸論師抄比成實簡繁存要略為九卷使

辭約理舉易以研尋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

座設三業三品別施獎有功勸不及上者得

三十餘件中者得二十許種下者數物而已

即寫略論百部流通教使周顒作論序今錄

之于後

成實論抄序第七

周顒作

尋夫數論之爲作也雖製與於晚集非出于

一音然其所以開家命部莫不各有弘統皆

足以該領名數隆讚方等契闊顯益不可訾

言至如成實論者總三乘之秘數窮心色之

微闡標因位果解惑相馳凡聖心樞罔不畢

見乎其中矣又其設書之本位論爲家抑揚

含吐咸有憲章則優柔闡探動開獎利自發

聚之初旨至道聚之本章其中二百二品鱗

綵相綜莫不言出於典義溺於邪門故必曠引條繩碎陳規墨料同洗異峻植明塗裨濟之功定此爲著者也既効宣於正經無滌乎異學雖則近派小流實乃有變方教是以今之學衆皆云忘存大典而發跡之日無不

寄濟此塗乘津駕永本期長路其書言精理膳思味易耽頃遂赴臨爭流重研相躡又卷廣義繁致功難盡故復往不旋終妨正務頃泥洹法華雖或時講維摩勝鬘頗參餘席至於大品精義師匠蓋疎十住淵弘世學將殄

皆由寢處於論家永均于弱寢是使大典榛無義種行輟輿言悵惻寐忘安成實既有功於正篆事不可闕學者又遂流於所赴此愚宜裁今欲內全成實之功外蠲學士之慮故銓引論才備詳切緩刊文在約降爲九卷

刪餘採要取効本根則方等之助無虧學者之煩半遣得使功歸至典其道彌傳彼若諸經無墜於地矣業在心源庶無裁削之累今典故全豈有妨於好學相得意於道心可不謀而隨喜也

訶梨跋摩傳序第八

江陵玄暢作

余尋訶梨跋摩述論明經樞機義奧後進所馳荆州暢公製傳頗微事跡故復兼錄附之序末雖於類爲乖而顯證是同焉

訶梨跋摩者此稱師子鎧佛泥洹後九百年出在中天竺婆羅門子也若人之生也固亦命世而誕幼則神期秀拔長則思周變通至若世典圖陀並是陰陽奇術提舍高論又亦外誥情辯皆經耳而究其幽遇心而盡其妙

直以世訓承習弗爲心要也遇見梵志導以真軌遂抽簪革服爲薩婆多部達摩沙門究摩羅陀弟子其師既器而非凡即訓以名典迦拏延所造大阿毗曇乃有數千偈而授之曰此論蓋是衆經之統例三藏之要目也若能專精尋究則悟道不遠於是跋摩敬承鑽習功不踰月皆精其文義乃慨焉而歎曰吾聞佛旨虛寂非名相所議神澄妙絕罕常情攸測故爲先達之所遵崇我亦注心歸仰如今之所崇唯見浮繁妨情支離害志紛紜名

相竟無妙異若以爲先聖應期適時之漸斯則教之流非化之源矣遂乃數載之中窮三藏之旨考九流之源方知五部創流蓋之基如拏啓徧競之始紛綸遺蹤謀方百轍由使歸宗者昧其繁文尋教者惑其殊軌夫源同末異乃將衰之微然類網不振亦弘道者之憂也遂抗言五異辯正衆師務遵洪範當而不讓至乃敏捷鋒起苞籠群達辯若懸河清對無滯于時衆師雷動相視闕如後以他日集而議曰此子恃明凌轢舊德據言有本末

易可傾適年值此運也如何或有論者曰豈唯此子才明過人抑亦吾等經論易窮其意謂學無自足闔則諮明明昧之分已自可知何爲苟守偏識不師廣見耶諸耆德曰相與誠復慕明情深而忝世宗仰于茲久矣當不能忽廢舊業問道少年明矣何者夫根同葉散像數自然五部之興有自來矣但常敦其素業祇而行之既生屬千載之末孰能遠軌正法之初哉且跋摩抽簪之始受道吾黨中參異學已自離群夫師祖不同所以五部不

雜點異之制蓋先師舊典幸可述其獨見之明以免雷同之衆跋摩既宏才放達廣心遠度雖衆誚交誼愾然容豫深體忘懷明遊常趣神用閑遽擇木改步時有僧祇部僧住已連弗邑並遵奉大乘云是五部之本久聞跋

摩才超群彥爲衆師所忌相與慨然要以同止遂得研心方等銳意九部採訪微言搜簡幽旨於是博弘百家衆流之談以檢經與通塞之辯澄汰五部商略異端考覈迦旃延斥其偏謬除繁棄末慕存歸本造述明論厥號

成實崇附三藏准列四真大明筌極爲二百二品志在會宗先隆遺軌庶廢乖競共遵通濟斯論既宣淵懿獨萃旬日之間傾震摩竭于時天竺有外道論師云是優樓佉弟子明鑒縱達每述譏正之辯歷國命訓莫能制者

聞華氏王崇敬三寶將阻其信情又欲振名殊方遂杖策恒南直至摩竭王聞不悅即宣募境內有能辯屈之者當奉爲國師闔境豪彥皆憚其高名咸曰才非跋摩孰堪斯舉王聞甚悅即勅奉迎跋摩既至王便請昇論堂

令與外道決其兩正于時外道志氣干雲乃慨然而詠曰吾大宗樓迦偉藉世師繁文則六諦同貫簡旨則知異于神神爲知主唯斷爲宗敢有抗者斬首謝焉跋摩既宏才邈世觀之杪然神期凌霄容無改顏乃慨然對曰

異哉子之談也子所以跨遊殊方將欲崇其神而長其知也又以斷爲宗而自誣其旨子無知乎神可亡乎神既非知爲神知知神乎若神知知知神者誰知若知神知亦神乎外道乃退自疑曰理必若斷我無知矣知若

知神神非宗矣於是沈惟謝屈心形俱伏王及臣民慶快非恒即與率土奉爲國師王乃譏其舊衆昔忌名賢本衆相視懷愧闕然咸共追遜固請舊居王又曰夫制邪歸正其德弘矣但弘教之賢業尚殊背乖迂遺筌濁亂像軌請以檢一令謬昧欽明王即宣告號爲像教大宗由使八方論士淵具之徒感恩舊決明契而萃跋摩以絕倫之才超群之辯每欲師聖附經籍同黜異遂博舉三藏開塞之塗大壯五部乖競之路難其所執釋其所難

明辯恢廓苞羅衆說理亂叩機神王若無於是群方名傑莫能具見咸廢殊謀受道真軌淳化以之而隆邪蒿以之再驚非夫神契實津道參冲旨孰能盪定群異今廢我求通者哉所以粗述始末垂諸好事云爾

造諸數論大師傳並

集本薩婆多部此師既不入彼傳故附於此

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第九

未詳作者

夫窮像於玄原之無始萬行始於戒信之玄兆是故天竺鳩摩羅什法師心首持誦什言

此戒出梵網經中而什法師少觀大方廣異學於迦夷淳風東扇故弘始三年秦王道契百王之業奉心大法於逍遙觀中三千學士與什參定大小乘經五十餘部唯菩薩十戒四十八輕最後誦出時融影三百人等一時受行修菩薩道豈唯當時之益乃有累劫之津也故慧融書三千部流通於後代持誦相授屬諸後學好道之君子願末劫不絕共見千佛龍華同坐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第十

出戒本前晉孝武帝世出

拘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彫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達慕藍^十恒^十北山寺名致隸藍^十劍慕王新藍^十温宿王藍^十僧

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皆三月一

易屋床坐或易藍者未滿五臘^{十二}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十藍^十沙^十門^十字^十鳩^十摩^十乃才大高明大乘學與舌彌阿麗藍^十是師徒而舌彌阿舍學也^十阿麗藍^十尼^十比輸若千藍^十尼^十阿麗藍^十尼^十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比丘

尼外國法不得獨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嶺以東王侯婦女為道遠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檢制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輒彈之令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用者也舌彌乃不肯令此戒來泉僧純等求之至勤每嗟此後出法整唯之斯戒末乃得之其解色以息姪不在止治容也不欲以止竊不在謹封藏也解色則無情於外形何計

飾容與不飾乎不欲則無心於珠玉何須慢藏與緘膝乎所謂無關而不可開無約而不可解也內健既爾外又毀容羸服進退中規非法不視非時不啖形如朽柱心若濕灰斯戒之謂也豈非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也哉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於男也大法流此五百餘年比丘尼大戒了於其文以此推之外國道士亦難斯人也法汰頃年鄙當世為人

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匣持之自適二十餘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通至於此也賴僧純於拘夷國來得此戒本令佛念曇摩持慧常傳始得具斯一部法矣然弘之由人不知斯人等能遵行之不耳^{尼衆學傳作尸又吉利}此戒又與今同

比丘大戒序第十一

釋道安作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禪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三惡之干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藥病之妙醫也具此三者於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為基址也何者戒雖檢形形乃百行舟輿也須臾不矜不莊則傷戒之心入矣傷戒之心入而後欲求不入三惡道未所前聞也故如來舉為三藏之首也外國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說戒說戒之日終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攝犯律必彈如鷹隼之逐鳥雀也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之譯人考校者少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尚多所正焉余昔在鄴少習其事未及檢戒遂遇世亂每以快快不盡於此至歲在鴉火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道人曇摩侍諷阿毗曇於律特善遂令涼州沙門竺佛念寫其梵文道賢為譯慧常筆受逕夏漸冬其文乃訖考前常行世戒其謬多矣或

殊失旨或粗舉意昔從武遂法潛得一部戒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今持戒規矩與同猶如合符出門應轍也然後乃知淡乎無味乃直道味也而嫌其丁寧文多及複稱即命慧常令斥重去複常乃避席謂大不宜爾戒猶禮也禮執而不誦重先制也慎舉止也戒乃逕廣長舌相三達心制八輩聖士珍之寶之師師相付一言乖本有逐無赦外國持律其事實爾此土尚書及與河洛其文樸質無敢措手明祇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

戒聖賢所貴而可改之以從方言乎恐失四依不嚴之教也與其巧便寧守雅正譯梵為秦東教之士猶惑非之願不刊削以從飾也眾咸稱善於是案梵文書唯有言倒時從順耳前出戒十三事中起室與檀越議三十事リ中至大姓家及綺紅錦繡衣及七因緣法如斯之比失旨多矣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攬焉諸出為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外國云戒有七篇而前出戒皆八篇今戒七悔過後曰尸又屬賴尼

尸又屬賴尼有百七事明也如斯則七篇矣又待尸又屬賴尼有百一十事余嫌其多待曰我持律許口受十事一記無長也尋僧純在丘慈國佛陀舌彌許得比丘尼大戒來出之正與侍同百有一十爾乃知其審不多也然則比丘戒不止二百五十阿夷戒不止五百也

比丘大戒本

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曰度跋門悉鉢羅輦處ハタ門然後入唱行籌曰

須臾舍陀離阿素姓舍羅遮麗更新布薩陀藏心蜜栗栴心婆榆輦度峻舍羅結結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答說戒不來者屬授清淨說說已那春夏冬若干日已過去隨時

僧盡共思惟 一切生死過 求於度世道若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 不精進持戒 同亦當歸死 寧持戒而死 不犯戒而生 譬如駛水流 日月不常住 人命疾於彼去者不復還

自此倡以後有布薩羯磨及戒文不復具寫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異序第十二

竺雲無蘭作

夫戒者人天所由生三乘所由成泥洹之關要也是以世尊授藥以戒為先焉戒者乃三藏之一也若不戒自禁馳心於六境而欲望免於三惡道者其猶如無舟而求度巨海乎亦如魚出于深淵鴻毛入于盛火怖不死焦者未之有也行者以戒自嚴猛意五十八法者取道也何難哉蘭自漆化務以戒律為

意昔在於廬山中竺僧舒許得戒一部持之自隨近二十年每一尋省恨文質重會雲摩侍所出戒規矩與同然侍戒眾多施有百一十事爾為戒有二百六十也釋法師問侍侍言我從持律許口受一一記之莫知其故也尼戒眾多施亦爾百有一十三十事中第二十一二百五十者云長鉢過十日捨墮續言是比丘當持此鉢與比丘僧二十二二百六十者云鉢破綴齊五更未得片鉢故者當歸眾僧推其理旨宜如二百五十者在長鉢後

爭與破鉢并者為重長也余以長鉢後事注於破鉢下以子從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參錯事不相對復徒就二百六十者令事類相對亦時有不相似者重飯食無餘因緣應對重飯不屬人言不足此除因緣事與別請并故以對別請此一戒在重飯一戒在別請亦為有餘緣則得重飯亦得越次受請也不舒手受食自恐教人恐怖此二戒無對將傳寫脫耶梵本闕手衆多施亦有不相對不相似者莫知所以也余因閑暇為之三部合異粗斷起盡以二百六十戒為本二百五十者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繫之於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為二者有以三為一者余復分合令事相從然此三戒或能分句失旨賢才聰睿若有攬者加思為定恕余不逮比丘僧詳定後從長安復持奉來更得重校時有損益最為定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三部合卷二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曰庾跋門懸鉢羅鐸處然後入唱行籌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

等作為泉僧和集會志受答說戒僧答言不來者屬授清淨說諸人若當說當來說已那春夏冬若千日已過去僧盡共思惟一切生死過求於度世道若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不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譬如駛水流日月不常住人命疾於彼去者不復還自此偈以後有布薩羯磨及戒文也此二百六十戒七佛偈與常行戒偈同子戒偈同子戒本無偈想亦同故不出也而此戒來至楊州汰法師嫌文質重有所刪削此是本末措手向質重者也晉泰元六年歲在辛巳六月二十五日比丘竺曇無蘭在揚州丹楊郡建康縣界謝鎮西寺合此三戒到七月十八日訖故記之十八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第十三卷初記云太歲己卯鶉火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在長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

記僧純於龜茲佛陀舌彌許戒本曇摩侍傳佛念執梵慧常筆受卷中間尼受大戒法後記云此土無大比丘尼戒乏斯一部僧法久矣吳土雖有五百戒比丘尼而戒是覓歷所出尋之殊不似聖人所制法汰遣林聲鼓而正之可謂匡法之棟梁也法汰去年亦令外國人出少許復不足慧常涼州得五百戒一卷直戒戒複之似人之所作其義淺近未及僧純曇充拘夷國來從雲慕藍寺於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劍慕法遂令佛圖卑為譯曇摩侍傳之乃知真是如來所制也而不止五百數比丘戒有二百六十問侍所以言莫知其故也然以理推之二百五十及五百是舉金數耳又授比丘尼大戒文少將即用授大比丘法而出其異也八鞞賴夷無二亦當依比足之耳亦當略授十七僧迦衛尸沙一章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師教授師更與七尼壇外問內法壇外問內法於事為重故外國師云壇外問當言正

爾上場衆僧中當問汝汝當爾答壇上問則言今衆僧中問汝也正爾今曇充還拘夷訪授比丘尼大戒定法須報以爲式也授六法文無乏也二師而已無教授師也上堂僧尼各多益善卷後又記云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

在藕尾比丘僧純曇充從丘慈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授大比丘尼戒儀及二歲戒儀從受坐至屬授諸雜事今曇摩侍出佛圖早爲譯慧常筆受凡此諸事是所施行之急者若爲人師而不練此此無異於土牛後人

也涼州道人竺道曼於丘慈因此異事來與燉煌道人此沙門各各所住祠或二百或三百人爲一部僧比丘尼向三百人凡有五祠各各從所使僧祠依准爲界內無共說戒法也常暮說戒說戒之日比丘尼差三人往白

所依僧云今日當說戒僧即差二人往詣比丘尼僧知人數還白大僧云比丘尼凡有若干於某祠清淨說戒普共聞知如是三白比丘尼便自共行籌說戒如法僧事齊說律六十四日克尼亦寄院若遇說戒亦奇聽戒唯不與舍羅等耳

七月十五日各於所止處受歲如法遣三人詣所依僧承受界分齊耳其餘如僧法此與違解是比丘尼當三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滿十二歲乃中爲師初受十戒時索二女師當使持律沙門授戒乃付女師令教道之次受

二百五十戒年滿二十直使女三師授之耳威儀俯仰如男子受戒法無異也彌離尼受師沙彌亦無三師二師而已六法無三耳六法云二百五十淨律之受戒後周一年無誤失乃得受戒五百戒後受戒時三師十僧如中受時直使前持律師更授二百五十

事合前爲五百耳直授之不如中受時問威儀委曲也戒文如男子戒耳事事如之無他異也受成立三尼師一持律比丘僧持戒場四佳屋下此言十僧後授不委曲與授文反未詳所出

摩得勒伽記第十四出經後記宋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楊州聚落丹陽郡秣陵縣平樂寺三藏與弟子共出此律從正月一起至九月二十二日草成二十五日寫畢白衣優婆塞張道孫敬信執寫

善見律毗婆沙記第十五出律前記齊永明十年歲次實沈三月十日禪林比丘尼淨秀聞僧伽跋陀羅法師於廣州共僧律法師譯出梵本善見毗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師未有渴仰欲見僧伽跋陀羅其年五月

還南憑上寫來以十一年歲次大梁四月十日得律還都頂禮執讀敬寫流布仰惟世尊泥洹以來年載至七月十五日受歲竟於衆前謹下一點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覺流淚千佛名號序第十六出經後

沙門竺曇無蘭抄賢劫經說二千一百諸度無極竟喜王菩薩仍問今此會中寧有大士得此定竟入斯八千四百諸度無極及八萬四千度無極法入八萬四千諸三昧門乎佛答言有不但此諸

開士也當來賢劫一千如來亦得入也除四正覺喜王白佛唯願世尊說諸佛名字姓號佛爲喜王說諸佛號字號字一千數之有長而興立發意二品重說皆齊慧業而止以此二品檢之有以二字爲名者三字名者有以

他字足成音句非其名號亦時有字支異者想梵本一耳將是出經人轉其音辭今有左右也長而有者或當以四五六字為名號也興立發意不盡名自慧業以下難可詳也余今別其可了各為佛名意所不了則全舉之又以字異者注之於下然或能分合失所深見達士其有覺省可為改定恕余不逮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十一

音釋

樑龍張切同論說論虛檢切說彼義切希同整城水切遠儻然切變莫班切珍徒典切華中可切轉即狄切佉切迦切譴責也華泰醉鵠殊倫切丁計檣音姑姑梁乙駛疏疾切也龜茲龜音丘茲音慈燉煌皇燉徒孫切煌名秣莫葛切

出三藏記集雜錄卷第十二上 封三

梁 釋 僧 祐 撰

宋明帝勅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序

第一

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序第二

釋僧祐法集總目錄序第三

釋迦譜記目錄序第四

世界記目錄序第五

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錄序第六

法苑目錄序第七

弘明集目錄序第八

十誦律義記目錄序第九

法集雜記銘目錄序第十

雜錄序

夫靈源啓潤則萬流脉散玄根毓萌則千條

雲積何者本大而末盛基遠而緒長也自專

經神運秀出俗典由漢屈梁世歷明哲雖復

緇服素飭並異跡同歸講議讚析代代彌精

汪述陶練人人競密所以記論之富盈閭以

牝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宋明皇帝投

心淨境載喰玄味迺勅中書侍郎陸澄撰錄法集陸博識洽聞苞舉群籍銓品名例隨義區分凡十有六帙一百有三卷其所閱古今亦已備矣今即其本錄以相綴附雖非正經而毗讚道化可謂聖典之羽儀法門之警衛

足以輝顯前緒照進後學是以寄于三藏集末以廣枝葉之覽焉

宋明帝勅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序第一

論或列篇立第兼明衆義者今總其宗致不

復摛分合之則體全別之則文亂置難形神

援譬薪火更闢發其議謝瞻廣其意然桓譚

未及聞經先著此言有足奇者宜其綴附也

牟子不入教門而入緣序以特載漢明之時

像法初傳故也

魏祖答孔是知英人開導道之情習生貽安

則見今主弘信法之心所以有取二書指存

兩事又支遁數翰遠國述江南僧業故兼錄

即色遊玄論支遁林王敬辯著論林道

釋即色本無義支遁林王敬

不真空論釋僧肇

本無難問嘉賓竹法林難

與支法師書

釋心無義劉道

實相義釋道

問如法性實際釋慧遠

問實法有釋慧遠

實相論釋慧遠

會通論釋慧遠

會通論釋慧遠

會通論釋慧遠

會通論釋慧遠

略論諸經

百論序釋僧肇

右法論第一帙法性集

涅槃無名論釋僧肇

問涅槃有神不王維達

問清淨國王維達

釋八住初心欲取泥洹義范伯倫

與諸道人論大般泥洹義范伯倫

論經目

大涅槃經序

始元論釋僧肇

勝鬘經序釋僧肇

百論序釋僧肇

佛性論上下釋僧肇

問滅度權實王維達

涅槃三十六門王維達

心無義桓敬道

法性論上下釋慧遠

問實相王維達

問分破空釋慧遠

實相通塞論釋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支書與嘉賓

辯佛性義問并生答

佛性集釋慧

右法論第二帙覺性集

道行指歸支道林

般若無名論釋僧肇

問佛成道時何用王維達

問般若若知王維達

問般若若是實相王維達

問般若若薩婆若同異王維達

問無生法忍般若若同異王維達

問禮事般若王維達

問權智同異王維達

問菩薩發意成佛王維達

般若折疑略序安

大品經序釋僧肇

般若經問論序釋僧肇

小品經序釋僧肇

道行品注序釋僧肇

毗摩羅詰經義疏序釋僧肇

大智釋論序釋僧肇

中論序釋僧肇

合維摩詰經序支道

維摩詰經注序釋僧肇

維摩詰經注序釋僧肇

維摩詰經注序釋僧肇

維摩詰經注序釋僧肇

自在王經後序釋僧肇

思益經義疏序釋僧肇

與釋慧遠書論真人至極釋僧肇

與諸道人論般若義范伯倫

右法論第三帙般若集

問法身王維達

重問法身王維達

問真法身像類釋慧遠

問法身應感釋慧遠

問修三十二相釋慧遠

問釋慧嚴法身二義釋僧肇

丈六即真論釋僧肇

通佛頂齒爪釋僧肇

通佛二鬘不然釋僧肇

右法論第四帙法身集

問法身佛盡本習釋慧遠

問成佛時斷何累王維達

右法論第五帙解脫集

法華經後序釋僧肇

妙法蓮華經宗要序釋僧肇

與竺道生書劉道

法華經論

辯三乘論林道

無三乘統略釋慧

問釋道安三乘并書法

問得三乘王維遠

問三乘一乘王維遠

問辟支佛王維遠

問三歸王維遠

長阿含經序釋僧

四阿含暮抄序

三法度經序釋慧

正誣論

了本生死經注序

法句經序

明佛論宗少

譬道論孫興

座右銘支道

道學誠支道

切悟章支道

支道林答謝長遐書

離識觀顏延

張景胤與從弟景玄書論西方

奉法要鄭嘉

通神呪鄭嘉

問菩薩生五道中王維遠

問七佛王維遠

問不見彌勒不見千佛王維遠

石法論第六帙教門集

優婆塞五學跡略論上下法師

法社節度序釋慧

外寺僧節度序釋慧

節度序釋慧

般若臺眾僧集議節度序支道

比丘尼節度序釋慧

咸康六年門下議并詔及何次道議二首

晉成帝詔及何次道議四道詔是度

桓敬道書與八座論道人敬王者八座

桓敬道與王維遠書往反三

桓敬道與釋慧遠書往反三

桓敬道偽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十朝等

桓敬道沙汰沙門教

釋慧遠答桓敬道書論門事

宋武為相時沙汰道人教

沙門不敬王者論釋慧

與釋慧遠書論沙門袒服鄭道

沙門袒服論釋慧

與禪師書論踞食鄭道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據食義答范重答

與道生慧觀二法師書倫伯

論據食表并詔四首倫伯

右法論第七帙戒藏集

本起四禪序并注支道

安般守意經注序會康

十二門注序

人本欲生經注序

禪經序釋慧

問念佛三昧什答

妄書禪慧宣諸弘信顏延

聞慧思修禪定義在家習定法

右法論第八帙定藏集

阿毗曇心序釋慧

阿毗曇五法行義端廣

阿毗曇心雜數林

問竺道生諸道人佛義倫伯

眾僧述范問

范重問道生往反三首

傳季友答范伯倫書謝七

法勗問往反六首僧維問往反六首

慧驍述僧維問往反六首

驍雜問往反六首

竺法經釋慧林問往反十一首

王休元問往反十四首

竺道生答王問一首 漸悟論釋慧

沙門竺道生執頓悟

謝康樂靈運辯宗述頓悟

沙門釋慧觀執漸悟 明漸論釋慧

右法論第九帙慧藏集

問遍學外國法

問遍學釋慧遠

重問遍學釋慧遠

問羅漢受釋慧遠

論三行上釋慧遠

叙通三行釋慧遠

郝與謝慶緒書往反五首

論三行下釋慧遠

法勗問往反六首

僧雜問往反六首

慧麟述僧雜往反六首

郝與傅叔王書往反三首

答英郎書一首 王季琰書往反四首

與仰法師書并答二首

道地經注序

略解三十七品次第法

本業略例支道

本業經注序支道

論十住上下支道

書與謝慶緒論十住往反四首二首分

傳叔玉重書并謝答三十二字

十住義釋慧遠

實相標格論

問住壽釋慧遠

問釋道安六通法

右法論第十帙雜行集

十報法統略

釋三報論釋慧

述竺道生善不受報義

殺生問桓範通

全生論釋慧

報應論桓範通

明報應論釋慧

業報論

右法論第十一帙彙集

神本論支道

命源論釋慧

識三論支道

支道人書與謝論三識并答

戴安道書與謝論三識并答

四執論

問釋神心意識王維連

問十數法王維連

辯心意識釋慧

釋神名釋慧

驗寄名釋慧

問論神釋慧

問釋道安神法

問神識王維連

五陰三達釋郝嘉

問後識追憶前識釋慧遠

神不更受形論初仲

更生論羅君章孫安

智鑒齒難

神不滅論鄭道

桓君山新論論形神

書與何彥德論感果生滅五往反年

山伯源問

擊無禮諮

顏答山擊三難

右法論第十二帙色心集

問四相釋慧

物不遷論釋慧

甲無生論釋慧

右法論第十三帙物理集

牟子一云答梧太

舊首楞嚴經後序

支法護像讚支道

答孔文舉書魏武

與釋道安書習鑿

與釋道安書度

與高句驪國道人書支道

右法論第十四帙錄彙集

難沙門于法龍龍法

答謝宣明難佛理龍伯

論檢年

答惑人問年

關中法濟道人與涼州同學書遠性論何承天

顏延年釋何五往反道人問

均善論釋慧琳

何承天與宗少文書五往反演均

斷家養論何考 釋慧琳難

廣何年延 顏重與何書

右法論第十五帙雜論集

辯教論桓敬 婚農無傷論釋慧琳

照極明化論顧長 問難釋慧琳

右法論第十六帙邪論集

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錄序第二

夫五時九部之契三請四卷之機玄哉邈乎
與不可議已然法海無涯航而知大慧藏不
極探而得寶是以弘誓之士隨時斟酌焉嗚
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析其名數訶
梨總其條理並翼讚妙典倂剪外學迷津見
衡長夜逢曉故智慧之日名飛於摧邪功德
之月績翔於闡化亦已盛矣但群萌殊葉根
刀異品運季道澆信淡識淺至於披翳發聾
筆資慙厲藥愚針惑宜務切近是以後代敦

訓顯晦不一或聽言以汎解或提耳而指授
所以卷舒教義抑揚風軌豈滯恒方期於悟
俗而已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淨刹萌因忍土
現果慧自天成道為期出孝忠淳和之深仁
智博愛之厚率由而極因心則至若乃棲神
二諦宅業三寶瞻前卓爾望後不群用能降
帝子之尊灼淨土之操屏朱觀之貴下白屋
之禮磨踵以拯俗刻髓以徇道望億劫以長
驅凌千載而獨上若乃闡經律弘福施濟蒼
黎毓翬動未嘗不慮積昏明慈洽巨細感靈
瑞於顯微通覺應於宵夢固已威蕤民譽昭
曾神聽矣至於苞括儒訓藻鏡釋典空有雙
該內外咸照常欲廣彼洲渚熾此法燈駐四
生之風波燭九居之靈霧指來際以為期總
大千以為任故惻隱乘教慇懃數道於是銳
臨雲之思壯談天之文網羅字輪儀形法印
是以淨住命氏啓入道之門華嚴經略標出
世之術決定要行進趣乎金剛戒果莊嚴克
成乎甘露爾其衆經注義法塔讚頌僧制樂
記之流導文願疏之屬莫不誠在言前理出

辭表大者鉤深測幽小者馳辯感俗森成條
章營為卷帙可謂開士住心道場初跡冠一
代之妙化乘千祀之勝範者也祐昔以道緣
預屬嘉會律任法使謬荷其寄齋堂梵席時
枉其請哲人徂謝而道心不亡靜尋遺篇傍

予如在遂序茲集錄以貽來世云爾

淨住子十卷 右第一帙上

淨住子十卷 右第二帙下

華嚴經略二卷 右第三帙

諸佛名十卷 右第四帙

諸菩薩名二卷 右第五帙

菩薩決定要行十卷 右第六帙

注優婆塞戒三卷 右第七帙

戒果莊嚴一卷 右第八帙

汪遺教經一卷 右第九帙

經摩義略五卷 右第十帙

雜義記十卷 右第十一帙

雜義記十卷 右第十二帙

僧制一卷

清信士女法制三卷

禮佛文二卷

右第十三帙

西州法雲小莊嚴普弘寺講并述羊常弘廣

齋共卷

抄成實論序并上定林講共卷

華嚴齋記一卷

施藥記一卷

捨身記一卷

妃捨身記一卷

發願疏一卷

會稽荆雍江郢講記一卷

內典序并讚一卷

述放生東宮齋述受戒共卷

僧得施三業施食法共卷

右第十四帙

宣白僧尼疏與暢疏并與州郡書永內典共

卷

法門讚一卷

講淨住記一卷

受維摩注名一卷

與僚佐書并教誡左右一卷

拜揚州刺史發願一卷

與何祭酒書讚去滋味一卷

讚梵唄偈文一卷

開優婆塞經題一卷

右第十五帙

大司馬捨身并施天保二衆一卷

佛牙記一卷

答疑惑書并稚珪書一卷

教宣約受戒人一卷

八日禪靈寺齋并頌一卷

龍華會并道林齋一卷

布薩并天保講一卷 淨住子次門一卷

梵唄序一卷

示諸朝貴法制啓二卷

轉讀法并釋滯一卷

示諸朝貴釋滯啓答二卷

寶塔頌并石像記一卷

受戒并弘法式一卷

右第十六帙 十六帙合一卷

自書經目錄

大字維摩經一部十四卷

細字維摩經一部六卷

妙法蓮華經一部十四卷

般舟三昧經一部二卷

無量壽經一部四卷 十地經一部十卷

華嚴經一部六卷

大泥洹經五卷

虛空藏經二卷

泥洹受持品一卷

護身經一卷

觀世音經一卷

普賢經一卷

金剛般若經一卷

八吉祥神呪經一卷

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

呵色慾經一卷

齊竟陵王世子撫軍巴陵王法集序

蓋聞世諦善論法海所總嚴飭文辭初位是

攝自大化東漸汾世詠歌魏來雜製聞出群

集至於才中含章思入精理固法門之羽肅

梵聲之金石也齊竟陵文宣王世子故撫軍

巴陵王稟璿華於琨峯敏明璣於珠海慧發

鵬展識表簡歲孝友淳至機穎朗徹故幼無

弱弄風有老成甫在志學固已總括墳典矣

雅好辭賦允登高之才籍意隸書均臨池之

敏業盈竹素慮滿風月是時齊方有德文宣

翼讀康衢既熙慧教傍遠世子以枝葉之慶

藩守浙河下專風舉昇席治立含靜臺以御

已垂蘭惠以振俗郡富名山巖多靈寺故勝

業愈高，清心彌往，每遊踐必訓思。若淵泉信足，以揄揚至道，炳發玄極，觀其摘賦經聲，述頌繡像，千佛願文，捨身弘誓，四城九相之詩，釋迦十聖之讚，並英華自凝，新聲聞出，故僕射范雲篤賞，文會雅相，嗟重以爲後進之佳才也。至隆昌之時，始兆無妄，永元之末，運屬道消，葛藟失庇，磐石傾崩，虎兇出柙，宗室致猜，而樂天知命，夷憂味道，在穀不虧，其貞處約，無改其節，鏡因果而靡晦，洞真俗其如曉，專精於大覺之門，懷烈於經典之奧，於是下

帷墀戶，注解百論，拔出幽旨，妙盡纖典，乃躬算縑素，手寫方等所書，大經凡有十部，鋒刀刊削，風趣妍靡，論其思理，所徹業藝所貴，有踰箕裘之能，克副青藍之敏矣。夫深宮寡識者，自格言梁肉多驕，聞之前記而能拔類，獨立超然，高舉豈非內鑄堅芳之性，外瑩過庭之風哉！以法而說，譬金龍之嗣信，相由俗而議，邁允恭之紹陳思，可謂開士宿因，栴檀眷屬，無忝堂構，克勝負荷者也。余昔緣法事，亟覲清暉，及律集稽川，屢延供禮，惜乎早世文

製未廣，今撰錄法詠，以繼文宣內集，使千祀之外，知蘭菊之無絕焉。

巴陵雜集目錄

造千佛願 繡佛頌 捨身序并願

右十卷

釋迦讚 十弟子讚十首

爲會稽西方寺作禪圖九相詠十首

四城門詩四首 法詠歎德二首

佛牙讚 經聲賦

會稽寶林寺禪房閑居頌

右下卷

自寫經目錄

法華經一部七卷 維摩經一部三卷

無量壽經二部四卷

金剛般若經三部三卷

請觀世音經一部一卷

八吉祥經一部一卷 般若神呪一部一卷

右十部

注百論一部

釋僧祐法集總目錄序第三

嘗聞漚沍助河之談，捧土埋岱之論，雖誚發於古而愧集於今矣。僧祐漂隨前因，報生聞浮幼齡，滌服早備，僧數而慧解，弗融禪味，無紀刹那之息，徒積錙毫之勤，未基是以懼結香朝，慙動鍾夕，茫茫塵劫，空閱斬新，籌然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松清密，以講席間時，僧事餘日，廣評衆典，披覽爲業，或專日遺食，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競，晷雖復管窺，迷天蠡測，感海然遊目，積心頗有微悟，遂綴其間，誠言法寶仰稟群經，傍採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辯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錄，尊崇律本，故銓師資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篇，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毗尼，旦夕諷持，四十許載，春秋講說七十餘遍，既稟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爲律記十卷，并雜碑記，撰爲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啓於今業，庶有藉於來津，豈曰善述，庶非妄作，但理遠識近，多有未

周明哲像覽取諸其心使道場之果異跡同

釋焉

釋迦譜五卷

右一部第一帙

世界記五卷

右一部第二帙

出三藏記集十卷

右一部第三帙

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

右一部第四帙

法苑集十卷

右一部第五帙

弘明集十卷

右一部第六帙

十誦義記十卷

右一部第七帙

法集雜記傳銘七卷

右一部第八帙

出三藏記集雜錄卷第十二上

音釋

毓余六切適涉華切離珍俘男無切羽
許生也與同馬切威明切靈風雨切許
小飛也徒切嘔薄通切森徒法切羽風雨切許
也優於代切嘔薄通切森徒法切羽風雨切許
銳角錐切角去奇切當力水切甲胡甲切藏
銳角錐切角去奇切當力水切甲胡甲切藏

猜倉才切墮桑各切瀝郎狄切埤頻彌切
錨莊持切八蠡音螺也

出三藏記集雜錄卷第十二下

封四

釋迦譜目錄序第四

梁 釋 僧 祐 撰

蓋聞菩提之爲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
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
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寧真謝於堅固哉
但群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
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世
是以標號釋迦檀種刹利體域中之尊冠人
天之秀然後脫屣儲官貞觀道樹捨金輪而
馭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跡也
爰自降胎至于分塔偉化千條靈瑞萬變並
義炳經典事盈記傳而群言參差首尾散出
事緒舛駁同異莫齊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
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傳訊難該而
總集易覽也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
頗存尋翫遂乃披經案記原始要終敬述釋
迦譜記列爲五卷若夫胤裔託生之源得道
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總
衆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說

分條古聞共今跡相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
千載誠隱無隔面對今抄集衆經述而不作
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數誓願
釋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譜第一出長阿含經
釋迦始祖劫初姓瞿曇緣譜第二出十二遊經

釋迦六世祖始姓釋氏緣譜第三出長阿含經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出華嚴經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衆數同異譜第五出長阿含經

釋迦同三千佛緣譜第六出藥王華嚴經

釋迦內外族姓名譜第七出長阿含經

釋迦弟子姓釋緣譜第八出增一阿含經

釋迦四部名聞弟子譜第九出增一阿含經

右第一卷

釋迦從兄調達出家緣記第十出中本起經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記第十一出摩訶薩婆經

釋迦從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記第十二出摩訶薩婆經

釋迦子羅云出家緣記第十三出未曾有經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緣記第十四出中本起經
釋迦父淨飯王泥洹記第十五出淨飯王泥洹經
釋迦母摩耶夫人記第十六出佛界切利天經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記第十七出佛母泥洹經
釋種滅宿業緣記第十八出長阿含經

右第二卷

釋迦竹園精舍緣記第十九出曇無德律

釋迦祇洹精舍緣記第二十出賢愚經

釋迦髮爪塔緣記第二十一出十誦律

釋迦天上四塔記第二十二出集抄

優填王造釋迦金像記第二十三出增一阿含經

波斯匿王女造金像記第二十四出增一阿含經

阿育王弟出家造石像記第二十五出增一阿含經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第二十六出觀佛三昧經

右第三卷

釋迦雙樹般涅槃記第二十七出大涅槃經

釋迦八國分舍利記第二十八出雙卷泥洹經

釋迦天上舍利寶塔記第二十九出菩薩藏經

釋迦龍宮佛髑塔記第三十出阿育王經

右第四卷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記第三十一出雜阿含經
釋迦獲八萬四千塔宿緣記第三十二出賢愚經
釋迦法滅盡緣記第三十三出法華經
釋迦法滅盡相記第三十四出法華經

右第五卷

世界記目錄序第五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麤妙異容苦樂殊跡
觀其源始不離色心檢其會歸莫非生滅生
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影幻斯謂苦本故涅槃
樂喻之於大河法華方之於火宅聖人超悟
息駕及源拔出三有然後爲道也尋世界立
體四大所成業和緣合與時而興數盈災起
復歸乎滅所謂壽短者謂其長壽長者見其
短矣夫虛空不有故厥量無邊世界無窮故
其狀不一然則大千爲法王所統小千爲梵
主所領須彌爲帝釋所居鐵圍爲藩牆之域
大海爲八維之浸日月爲四方之燭總總群
生於茲是宅瑣瑣含識莫思塗炭沈淪而觀
則迂誕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
但世宗周孔雅伏經書然辯括宇宙臆度不

了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莊說蒼蒼近在遠望之色於是野人信明謂曼青如碧儒士據典謂乾黑如漆青黑誠異乖體是同儒野雖殊不知一也是則俗尊天名而莫識天實豈知六欲之嚴麗十梵之光明哉至於准步地勢則虛信章亥圖度日月則深委算術未值一隅差以千里雖復夏革說地不過戶牖之間鄒子談天甫在奧突之內練石既誣龜足亦說俗書徒繁竟無顯說世士蒙昧莫詳厥體是以憑慮獨慮閤六合之相持擅譚拒

問率五藏以為喻通人碩學思鬱理窮況乃牆見其能辯乎嗟夫區界現事猶莫之知不思妙義固其已矣竊惟方等大典多說深空唯長含樓炭辯章世界而文博偈廣難卒檢究且名師法匠職競玄義事源委積未必曲盡祐以脩固志在拾遺故抄集兩經以立根本兼附雜典互出同異撰為五卷名曰世界集記將令三天階序煥若披圖六趣群分照如臨鏡庶溺俗者發蒙服道者瑩解共建慧眼之因俱成覺智之業焉

三千大千世界名數記第一 出長阿含經

諸世界海形體記第二 出華嚴經

大小劫名譬喻記第三 出長阿含經

劫初世界始成記第四 出長阿含經

大海須彌日月記第五 出長阿含經

四天下地形人物記第六 出長阿含經

劫初四姓種緣記第七 出長阿含經

右第一卷

轉輪聖王記第八 出長阿含經

欲界六天記第九 出長阿含經

色界十八天記第十 出長阿含經

無色界四天記第十一 出長阿含經

乾闥婆甄那羅記第十二 出長阿含經

右第二卷

阿須輪闍戰記第十三 出長阿含經

世界諸神及餓鬼記第十四 出長阿含經

龍金翅象師子十二獸記第十五 出長阿含經

右第三卷

大小地獄閻羅官屬記第十六 出長阿含經

右第四卷

世界雲雨雷電記第十七 出長阿含經

世界樹王華樂記第十八 出長阿含經

小劫飢兵病三災記第十九 出長阿含經

大劫水火風三災記第二十 出長阿含經

右第五卷

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錄序第六

大聖遷輝歲紀綿邈法僧不墜其唯律乎初集律藏一軌共學中代異執五部各分既分五部則隨師傳習唯薩婆多部偏行齊蓋源起天竺流化屬賓前聖後賢重明疊耀或

德昇住地或道證四果或顯相標瑞或晦跡同凡皆秉持律儀闡揚法化舊記所載五十人自茲以後寂靜繼出並嗣微於在昔垂軌於當今季世五衆依斯立教遺風餘烈炳然可尋夫陰樹者護其本飲泉者敬其源寧可服膺玄訓而不記列其人哉祐幼齡遇法年踰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獲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三紀于茲每披聖文以凝感望遐蹤以翹心遂搜訪古今撰薩婆多記其先傳同異則並錄以廣聞後賢

未絕則製傳以補闕總其新舊九十餘人使英聲與至教永被慈實共日月惟新此撰述之大旨也條序餘部則委之明勝疾恙惛漠辭之銓藻儻有覽者略文取心

大迦葉羅漢傳第一 阿難羅漢第二

末田地羅漢第三

譯曰中也含那婆斯羅漢第四

優波掘羅漢第五 慈世子菩薩第六

迦旃延羅漢第七 婆須蜜菩薩第八

吉栗瑟那羅漢第九 長老脇羅漢第十

馬鳴菩薩第十一

鳩摩羅馱羅漢第十二

韋羅羅漢第十三 瞿沙菩薩第十四

富樓那羅漢第十五 後馬鳴菩薩第十六

達磨多羅菩薩第十七

蜜遮伽羅漢第十八

難提婆秀羅漢第十九

瞿沙羅漢第二十

般遮尸棄羅漢第二十一

羅睺羅羅漢第二十二

彌帝麗尸利羅漢第二十三

達磨達羅漢第二十四

師子羅漢第二十五

因陀羅摩那羅漢第二十六

瞿羅忌黎婆羅漢第二十七

婆秀羅羅漢第二十八

僧伽羅叉菩薩第二十九

優波羶馱羅漢第三十

婆難提羅漢第三十一

那伽難羅漢第三十二

達磨尸梨帝羅漢第三十三

譯曰法勝

龍樹菩薩第三十四 提婆菩薩第三十五

婆羅提婆菩薩第三十六

破樓提婆第三十七 婆修跋摩第三十八

毗栗惠多羅第三十九

毗樓第四十

毗闍延多羅菩薩第四十一

摩帝麗菩薩第四十二

訶梨跋暮菩薩第四十三

婆秀槃頭菩薩第四十四

譯曰青目

達磨達帝菩薩第四十五

旃陀羅羅漢第四十六

勒那多羅菩薩第四十七

盤頭達多第四十八

弗若蜜多羅漢第四十九

婆羅多羅第五十 不若多羅第五十一

佛馱先第五十二

達磨多羅菩薩第五十三

右五十三人第一卷

長安城內齊公寺薩婆多部佛大跋陀羅師

宗相承略傳

阿難羅漢第一 末田地羅漢第二

含那婆斯羅漢第三 優波掘羅漢第四

迦旃延菩薩第五 婆須蜜菩薩第六

吉栗瑟那羅漢第七 勒比丘羅漢第八

馬鳴菩薩第九 瞿沙菩薩第十

富樓那羅漢第十一

達磨多羅菩薩第十二

瞿遮迦羅漢第十三

難提婆秀羅漢第十四

巨沙第十五

般遮尸棄第十六

達摩浮帝羅漢第十七

羅睺羅第十八 沙帝貝尸利第十九

達磨巨沙第二十 師子羅漢第二十一

達磨多羅第二十二

因陀羅摩那羅漢第二十三

瞿羅忌利羅漢第二十四

鴉摩羅大菩薩第二十五

衆護第二十六

婆娑難提第二十八 那迦難提第二十九

法勝菩薩第三十

婆難提菩薩第三十一

跋樓求提第三十二 婆修跋慕第三十三

比栗瑟鬼彌多羅第三十四

比樓第三十五

比閼延多羅菩薩第三十六

摩帝炭拔羅菩薩第三十七

阿梨跋慕菩薩第三十八

波秀槃頭菩薩第三十九

達磨訶帝菩薩第四十

旃陀羅羅漢第四十一

勒那多羅菩薩第四十二

槃頭達多第四十三 不若多羅第四十四

佛大尸致利羅漢第四十五

佛獸悉達羅漢第四十六

又師以髮為證不出名羅漢第四十七

婆羅多羅菩薩第四十八

佛大先第四十九

達摩悉大第五十一 羅睺羅第五十二

耶舍第五十三

右五十四人第二卷 僧伽佛澄第五十四

早摩羅又傳第一

弗若多羅傳第三

求那跋摩傳第五

右第三卷

業律師傳第一

儼律師傳第三

力律師傳第五

琰律師傳第七

光律師傳第九

具律師傳第十一

鳩摩羅什傳第二

曇摩流支傳第四

佛大跋陀羅傳第六

詢律師傳第二

香律師傳第四

耀律師傳第六

猷律師傳第八

遠律師傳第十

穎律師傳第十二

道律師傳第十三

熙律師傳第十五

暉律師傳第十七

獻律師傳第十九

右第四卷

元嘉初三藏二法師重受戒記第一

元嘉末賦住阮奇弟子受戒記第二

永明中三吳始造戒壇受戒記第三

建武中江北尼衆始往僧寺受戒記第四

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第五

右第五卷

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第七

夫經藏浩汗記傳紛綸所以導達群方開示

後學設教緣跡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咸

在然而謫匠英德銳精於玄義新進晚習專

志於轉讀遂令法門常務月修而莫識其源

僧衆恒儀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余以

率情業謝多聞六時之隙頗好尋覽於是檢

閱事緣討其根本遂綴翰墨以藉所好庶辨

始以驗末明古以證今至於經唄道師之集

龍華聖僧之會菩薩乘戒之法止惡興善之
教或制起帝皇或功積黎庶垂八正基趾十
力達路雖事寄形跡而勲遍空東宋齊之隆
實弘斯法大梁受命導冠百王神教傍通慧
化真被自幼屈老備觀三代常願一乘寶訓
與天地而彌新四部盛業隨日月而長照是
故記錄舊事以章勝緣條例叢雜故謂之法
苑區以類別凡為十卷豈足簡夫淵識蓋布
之眷屬而已
優填王栴檀像波斯匿王紫金像記第一增出

迦蘭陀長者初造竹園精舍緣記第二出過
舍阿
須達長者初造髮爪塔記第三出十
經果
佛初留影在石室記第四出觀佛

初利天上初造髮衣鉢牙四塔記第五出集
抄
天上龍宮初造舍利寶塔記第六出菩薩
經胎
龍宮初造佛髻塔記第七出阿育
王經
閻浮提初分舍利起十塔記第八出十
誦律
刹上懸幡散華記第九出迦葉
經

懸幡續明緣記第十出普
廣經
緣路列燈記第十一出法
經
伏敵寶幢緣記第十二出長阿
含經
旋塔圍遶記第十三出提
謂經
七層燈五色幡放生記第十四出瓊
王經
燈王供養緣記第十五出悲
華經
燒身臂指緣記第十六出法
華經
灌佛散華緣記第十七出灌
頂經
灌觀宿緣記第十八出灌
頂經
將幡緣記第十九出阿育
王經

佛剃刀淨髮緣記第二十出如來
自出如來
佛初著袈裟緣記第二十一出如來
自出如來
佛師子座緣記第二十二出如來
自出如來
右二十二首佛寶集卷第一

初集大乘法藏緣記第一出胎
經
初集小乘三藏緣記第二出大
智論
打鍵槌緣記第三出十
誦律
登高座緣記第四出十
誦律
法師捉象牙裝扇講緣記第五出善見
毗婆沙
行般舟三昧念佛緣記第六出般
舟經

禪法禪杖禪鎮緣記第七出十
誦律
齋主讚歎緣記第八出十
誦律
八關齋緣記第九出八關
誦律
月六齋緣記第十出大
智論
八王日齋緣記第十一出淨度
王經
歲三長齋緣記第十二出正
壽經
菩薩六法行緣記第十三出菩薩
受壽經
菩薩齋法緣記第十四出菩薩
受壽經
三七忌日緣記第十五出普
廣經
法社建功德邑記第十六出法
苑經

孟蘭盆緣記第十七出目連
問經
放生緣記第十八出雜阿含
經
救生命緣記第十九出金
光經
施曠野鬼食緣記第二十出大
經
鬼子母緣記第二十一出鬼子
母經

右二十一首法寶集上卷第二
呪用楊枝淨水緣第一出請觀
世音經
百結緣記第二出龍頂
百結神
讀呪受持五事緣記第三出大
經
結呪壇緣記第四出百結神
王經

神印緣記第五出大薩
項經
榮卜緣記第六出梵天
榮經
彌勒六時懺悔法緣記第七出彌勒
本願經
常行五法緣第八出論
成經
普賢六根悔法第九出普賢
觀經
觀世音菩薩所說救急消災滅罪治病要行
法第十出觀世
音經
虛空藏懺悔記第十一出虛空
藏經
方廣陀羅尼七衆悔法記第十二出後
經
金光明懺悔法第十三出金
光明經
常行道讚歎願第十四出福
祿經
受食呪願緣記第十五出普
羅經
受施粥呪願緣記第十六出僧
祇律
七種施福勝記第十七出福
祿經
觀施緣記第十八出增一
阿含經
阿育王捨施還贖取緣記第十九出阿育王
舍經
布施呪願緣第二十出持
律
為亡人設福呪願文第二十一出持
律
生子設福呪願文第二十二出持
律
作新舍呪願文第二十三出持
律

遠行設福呪願文第二十四出持
律
取婦設福呪願文第二十五出持
律
菩薩發願第二十六出普
薩經
無常呪願第二十七出中
本
梵書緣記第二十八出抄
經
六十四書緣記第二十九出普
羅經
右二十九首法寶集下卷第三
初度五比丘緣記第一出中
本
初度比丘尼記第二出中
本
初度優婆塞優婆夷記第三出彌
沙
國王初見佛緣記第四出果
經
比丘上下坐緣記第五出持
律
布薩緣記第六出五
分律
行舍羅緣記第七出彌
沙
安居緣記第八出持
律
自恣法緣記第九出五
分律
新歲緣記第十出新
歲經
吉祥草緣記第十一出普
羅經
功德衣開戒利緣記第十二出五
分律
比丘著割截衣緣記第十三出持
律

比丘受三衣緣記第十四出大
善
比丘不離三衣緣記第十五出持
律
比丘著壞色衣緣記第十六出持
律
比丘點淨衣緣記第十七出持
律
比丘著納衣緣記第十八出持
律
佛受石鉢緣記第十九出瑞
應
錫杖緣記第二十出持
律
比丘斷酒緣記第二十一出五
分律
斷三種見聞疑緣記第二十二出持
律
右二十二首僧寶集上卷第四
一切斷食肉緣記第一出大
經
制斷食蒜等五辛記第二出佛
十
嚼楊枝緣記第三出持
律
斷掘地傷草木緣記第四出持
律
初造福德舍緣記第五出雜
阿
灑水囊緣記第六出持
律
比丘洗手緣記第七出持
律
比丘受食緣記第八出持
律
食先普供養緣記第九出維
摩
唱等供僧跋緣記第十出持
律

毗舍佉母設粥緣記第十一出十

浴僧緣記第十二出溫經

臘月八日浴緣記第十三出警

供養聖僧緣記第十四出資頭

僧次請僧緣記第十五出十

經行法式緣記第十六出十

施僧淨人緣記第十七出十

看病比丘緣記第十八出十

比丘泥洹舉緣記第十九出佛泥

比丘遣人代齋會并作淨法緣記第二十出

律論

比丘欲食當先燒香唄讚緣記第二十一出

道教

優婆塞造作衣服鉢器及受飲食先應供養

緣記第二十二出優婆塞戒經

右二十二首僧寶集下卷第五

帝釋樂人般遮瑟歌唄第一出中本

佛讚比丘唄利益記第二出十

億耳比丘善唄易了解記第三出十

婆提比丘響徹梵天記第四出增一阿含經

上金鈴比丘妙聲記第五出賢經

音聲比丘尼記第六出律

法橋比丘現感妙聲記第七出志

陳思王感漁山梵聲製唄記第八

支謙製連句梵唄記第九

康僧會傳泥洹唄記第十

覓歷高聲梵記第十一出唄頌

藥練夢感梵音六言唄記第十二出明起

齊文皇帝製法樂梵唄記第十三

齊文皇帝製法樂讚第十四

齊文皇帝令舍人王融製法樂歌辭第十五

竟陵文宣撰梵禮讚第十六

竟陵文宣製唱薩願讚第十七

舊品序元嘉以來讀經道人名并銘第十八

竟陵文宣王第集轉經記第十九新安寺釋道興

導師記第二十

安法師法集舊制三科第二十一

右二十一首經唄導師集卷第六

宋明皇帝初造龍華誓願文第一周顯

京師諸邑造彌勒像三會記第二

齊竟陵文宣王龍華會記第三

右三首龍華像會卷第七

長干寺阿育王金像記第一

吳郡臺寺釋慧護造文六金像記第二

瓦官寺釋僧洪造文六金像記第三

荊州沙門釋僧亮造無量壽文六金像記第四

四

宋孝武皇帝造無量壽金像記第五

宋明皇帝造文四金像記第六

定林獻正於龜茲造金提銀像記第七

林邑國獻無量壽鎗石像記第八

譙國二戴造夾紵像記第九

宋明帝齊文宣造行像八部鬼神記第十

晉孝武世師子國獻白玉像記第十一

宋明帝陳太妃造白玉像記第十二

河西國造織珠結珠二像記第十三

齊武皇帝造釋迦瑞像記第十四

右十四首雜圖像上卷第八

齊文皇帝造白山丈八石像并禪崗像記第一

一

太尉臨川王成就攝山龕大石像記第二

齊文皇帝造栴檀木畫像記第三

河西釋慧豪造靈鷲寺山龕像記第四

宋明帝陳大妃造法輪寺大泥像并宣福卧

像記第五

齊文皇帝造繡丈八像并仇池繡像記第六

禪林寺淨秀尼造織成千佛記第七

宋略昭太后造普賢菩薩記第八

光宅寺丈九無量壽金像記第九

婆利國獻真金像記第十

皇帝造純銀像記第十一

佛牙并齊文宣王造七寶臺金藏記第十二

右十二首雜圖像下卷第九

定林上寺建般若臺大雲邑造經藏記第一

定林上寺太尉臨川王造鎮經藏記第二

建初寺立般若臺經藏記第三

天安大寺造千佛名經記第四

齊武皇帝供聖僧靈瑞記第五

宋明皇帝四城門請僧次記第六

京師諸寺無遮齋講并勝集記第七

右七首經藏正齋集卷第十

菩薩戒初至次第受法記第一

宋明帝受菩薩戒自誓文第二

竟陵文宣王受菩薩戒記第三

天保寺集優婆塞講記第四

文宣王集優婆塞布薩記第五

宋齊勝士受菩薩戒名錄第六

右六首受菩薩戒集第十一

齊高武二皇帝勅六齋斷殺記第一

齊武皇帝勅斷鍾山玄武湖漁獵記第二

齊武皇帝勅罷射雉斷賣鳥雀記第三

齊文皇帝文宣王焚毀罽網記第四

齊文皇帝給孤獨園記第五

竟陵文宣王福德舍記第六

竟陵文宣王造鐵磬布施記第七

中天竺國竺博叉於京邑造并布施記第八

靈根寺額律師始造藥藏記第九

竟陵文宣王第內施藥記第十

竟陵文宣王僧得施文記第十一

竟陵文宣王三業施文第十二

竟陵文宣王施食供養書第十三

右十三首止惡興善集卷第十二

皇帝後堂建講記第一

皇帝後堂八關齋造十種燈記第二

皇帝六條制護法記第三

皇帝修慈去滋味記第四

皇帝宮內建講記第五

皇帝勅撰經義疏記第六

皇帝勅淨名誌上出入記第七

皇帝天監五年四月八日樂遊大會記第八

皇帝後堂誌上啓建講記并序第九

皇帝與誌上往復注并序第十

皇帝後堂講法華誌上論難第十一

右十一首大梁功德上卷第十三

皇帝造光宅寺堅利大會記并臨川王啓事

勅答第一

皇帝勅諸僧抄經撰義翻梵音造錄立藏等

記第二

皇帝注大品經記第三

皇帝造十無盡藏記第四

皇帝遣諸僧詣外國尋禪經記第五

右五首大梁功德下卷第十四

弘明集目錄序第八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閭鑄於堯舜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天魔稽首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讀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典儒則拒為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為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鸚鵡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眇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遂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聞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

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十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消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編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牟子理惑

右第一卷

孫綽喻道論

右第二卷

宋炳明佛論

宋居士炳答何中丞承天書難白黑論

顏光祿延之難何中丞承天達性論

右第三卷

明徵士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令顯難張長史融門律

右第四卷

道恒法師釋駁論

慧通法師折夷夏論

僧愍法師戎華論

玄光法師辯惑論

劉勰滅惑論

右第五卷

羅君章更生論孫盛難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何瑗南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三報論

右第六卷

何司空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法事

高明三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事

李書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疑惑書并牋

答

右第七卷

晉高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

首并詔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論沙門不應敬王者

書一首并桓玄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一首

并桓玄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一首

道桓道標二法師答偽秦主姚略勸罷道書

三首并姚主書三首

僧習僧遷著婆三法師答姚主書停恒標奏

一首并姚主書三首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一首并桓玄書

一首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

三首并劉書三首

右第八卷

奉法要

鄒嘉

日燭王設

右第九卷

弘明論

右第十卷

十誦義記目錄序第九

夫戒律者蓋四雙之雲梯五衆之鎔範也性以止制爲本體以無作爲相始祛十惡終圓萬善在昔覺世因事制戒心跡俱防輕重備設持戒堅淨則羅睺惟最曉律精明則波離

爲首至于泥曰遺囑慰勉金色迦葉結集斯

藏州所依莫踰茲典逮至中葉學同說異

五部之路森然競分仰惟十誦源流聖賢繼

踵師資相承業盛東夏但至道難擬微言易

爽果向之人猶跡有兩說況在凡識孰能一

論是以近代談講多有同異大律師顯上積

道河西振德江東綜學月朗砥行冰潔行以

尸羅爲基學以十誦爲本且勿選明師歷事

名勝校理精密無幽不貫常以此律廣授二

部教流於京寓之中聲高於宋齊之世可謂

七衆之宗師兩代之元匠者矣是以講肄之

陞環者接冬稟業之徒雲聚波沓僧祐藉法

乘緣少預鑽仰危錫待筵二十餘載雖深言

遠旨未敢庶幾而章條科目竊所早習每服

佩思尋懼有墜失遂集其舊聞爲義記十卷

天心識難均意見多緒竊同蕩蕩時綴毫露

輒布其別解錄之言未蓋率其未訥指序條

貫而已昔少述私記辭句未整而好事傳寫

數本兼行今削繁補略以後撰爲定敬述先

師之旨匪由庸淺之說明哲儻覽採其正意

焉

初事第三事兩戒

右第一卷

第三事說二不定法

右第二卷

三十尼薩耆事

右第三卷

九十事初盡第二誦

右第四卷

三誦

右第五卷

七法

右第六卷

八法

右第七卷

雜誦尼律

右第八卷

增一誦

右第九卷

優波離善誦

右第十卷

法集雜記銘目錄序第十

祐少長山居遊息淨衆雖業勤固立而誓心無墜常願覺道流於忍土正化隆於像運是以三寶勝跡必也詳錄四衆福緣每事述記

所撰法集已爲七部至於雜記碎文條例無

附輒別爲一帙以存時事其山寺碑銘僧衆

行記文自彼製而造自鄙衷竊依前古總入

于集雖俗觀爲煩而道緣成業矣

佛牙記一卷

梵音漢解傳譯記一卷

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進不在
吾後而性多悲愍命過當受惡示我
若得道必當相度斷而遂適廣州值
獲賊大行路逢一少年執手拔刀
曰真得汝矣世高笑曰我宿命負卿
故速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
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然
之觀者填路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
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名世高時身
也世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
之末關洛擾亂乃杖錫江南云我當

過廬山度昔同舉行達郡亭湖廟此
廟舊有靈驗商榷祈禱乃分周上下
各無留滯常有七神竹者未許輒取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
莫不懾影世高同檢三十餘舫奉牲
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
上客咸共驚愕請世高入廟神告世
高曰吾昔在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
好行布施而性多悲愍今為郡亭湖
神周迴千里並吾所統以布施故玩
玩無數以惠惠故墮此神中今見同
學悲愍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

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空
澤中也此身滅忍墮地獄吾有銷十
疋并雜寶物可為我立塔營法使生
善處也世高曰故來相度何不見形
神口形甚醜異眾人必懼世高曰但
出眾不恠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
蟒蛇至世高膝邊滾落如雨不知尾
之長短世高向之胡語傍人莫解蟒
便還隱世高即取銷物辭別而去舟
侶颺帆神復出蟒身登山頂而望眾
人舉手然後乃滅愍忽之頃便達豫

章即以前廟物造立東寺世高去後神
即命過基有一少年上船長跪世高
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世高謂舫人
曰向之少年即郡亭湖神得離惡形
矣於是廟神聲殊無復靈驗後人於
西山澤中見一死蟒頭尾相去數里
今尋陽郡地村是其處也於是頃到
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
在年已六十餘世高怪投其家共說
昔日償對時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
去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
州客深悟世高非凡語妙意解正悔

前慈厚相資供乃隨世高東行遂達
會稽至使入市政值市有問者乱相
毆擊誤中世高應時命終廣州客頻
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
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
本既至種名高外國所以西方寶祿
猶呼安侯至今為号焉天竺國自稱
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說寔與漢
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誤濫唯世高出
經為群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西京
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讚而思焉

支識傳第二
支識本月支國人也操行淳深性度
閑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若海誦誦群
經志存宣法漢桓帝末遊于洛陽以
靈帝光和中平之間傳譯胡文出般
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三經
又有阿閼世王寶積等十部經以歲
久無錄安公校練古今精尋文體云
似識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
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知通之士也
後不知所終沙門竺佛朔者天生人
也漢桓帝時亦賣道行經來適洛陽

出處經集傳卷之三

即轉胡為漢譯人時雖有失自然
葉文存質深件經意胡又以靈帝光
和二年於洛陽譯出般若三昧經時
識為傳言河南洛陽孟福張道筆受
時又有支曜譯出成具光明經云

安玄傳第三

安玄安息國人也志性貞白深沉有
理致為優婆塞秉持法戒豪釐弗虧
博誦群經多所通習漢靈帝末遊賈
洛陽有功号騎都尉性虛靜溫恭常
以法事為己務漸練漢言志宣經典

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言
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
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
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佛調臨准
人也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
遂出家修道通譯經典見重於時世
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为難
繼佛調又撰十慧並傳於世安公稱
佛調出經省不煩全本妙巧次有康
孟詳者其先康居人也譯出中本起
安公稱孟詳出經奔奔流便足騰玄
趣後有沙門維祇難者天竺人也以

出處經集傳卷之三

孫權黃武三年貢曇鉢經胡本來至
武昌曇鉢即法句經也時支謙請出
經乃令其同道竺將炎傳譯謙寫為
漢文時炎未善漢言頗有不盡然志
存義本近於實實今所傳法句是
也白延者不知何許人魏正始之末
重譯出首楞嚴又須頤及陸災患經
凡三部云

康僧會傳第四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
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
並亡以至性聞既而出家礪行甚峻
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練
三藏博覽六典天文圖緯多所貫涉
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稱制江
左而未有佛教會欲運流大法乃振
錫東遊以赤烏十年至建業營立茅
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
自稱沙門客服非恒事應驗案推曰
吾聞漢明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
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
會曰如來邊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
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

出處經集傳卷之三

夫塔寺之興所以表造化也推以為
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
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
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
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齋齋靜室以
銅瓶加几燒香礼請七日期畢寂然
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推曰此欺
誑也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推又持
聽會曰法雲應被而吾等无感何假
王恩當捨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
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

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
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燭照耀瓶上
權手自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
破碎摧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
進而言曰舍利威神宜宜相而已
乃劫燒之火不能燒金剛之并不能
壞矣權命取鐵硃碇使力士擊之硃起
並陷而舍利無異推大受服即為建
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
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
孫皓昏虐欲燔塔廟群臣諫以為
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

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悟遣張
且詣寺詰會豈雅有才辯難問縱橫
會應機駢辭文理交出白旦至少豈
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姓
杞者豈曰文化既乎此輩何故近而
不草會曰震連破山聲者不聞非音
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
塞則肝膽楚越且還歎會才明非臣
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
車迎會會就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
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

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
育物則醴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
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
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播積惡餘
殃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
佛教之明訓也皓曰若然則周孔已
明之矣何用佛教會曰周孔雖言略
亦顯近至於釋教則備極幽遠故行
惡則有地獄長苦脩善則有天宮永
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乃服
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
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

一正金像高數尺以呈皓皓使者南
前至四月八日皓至廟汗撒像云灌
佛訖還與諸臣共笑為樂未暮陰囊
腫痛叫呼不可堪忍太史占言犯大
神所為群臣禱祀諸廟無所不至而
苦痛彌劇求死不得綠女先有奉法
者聞皓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國中
求福不皓舉頭問佛神大耶綠女答
佛為大聖天神所尊皓心還悟具語
意故綠女即迎像著殿上香湯洗數
十遍燒香懺悔皓於枕上叩頭自陳

罪逆有頃所痛即間遣使至寺問訊
諸道人能說經者令來見僧會即隨
使入皓問罪福之因會具為敷指詳
甚精辯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
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秘禁不可輕宣
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
十事行步坐起皆顧眾生皓見慈願
致深世書所不及益增善意即就會
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修治會所住寺
号为天子寺宣勅宮內宗室群臣其
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
凶麤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聆以聞

諷其心焉會於建初寺譯出經法阿
難念弥歷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王姁
吳品及六度集等妙得經體文義允
正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并
製經序詳趣雅雅勝義旨微密並見重
後世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卒

朱士行傳第五

朱士行潁川人也志業清粹氣韻明
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焉少懷遠
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復便以大法為
己任常謂入道資慧故專務經典初

天竺佛朔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
人口傳或不領報抄撮而過故意義
首尾頗有格導士行常於洛陽講小
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
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迎大品遂以
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
至于罽罽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
十章六十萬餘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
法鏡凡十人送經胡本還洛陽未發
之間于闐小乘學眾遂以白王云漢
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
地主若不棄之將斷大法詔旨漢地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戒篇 第三

王之各也王即不聽資經士行憤慨乃求燒經為證王欲試驗乃積薪殿庭以火燔之士行臨階而指曰若大法應流漢地者經當不燒若其無應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故大衆駭服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河南居士生仲蘭善解方言譯出為放光經二十卷士行年八十而卒依西方闍維法薪盡火滅而尸骸猶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

聲碎散遂殷骨起塔焉

支護傳第六

支護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越年七歲騎竹馬戲於隣家為狗所齧脛骨傷碎隣人欲煞狗取肝傳瘡越曰天生此物為人守吠若不往君舍狗終不見齒此則失在於我不開於狗若然之得差尚不可為況於我無益而空招大罪且畜生無知豈可理責由是村人數十家感其言志不復終生十歲學當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戒篇 第三

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初桓靈世支護譯出法典有支亮紀明資學於識諫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精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體雖細是智囊其本奉大法精練經旨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卿人數十共奔於吳初發日唯有一被有一客隨之大寒無被越呼客共眠夜將半客棄其被而去明旦同侶問被所

在越曰昨夜為客所奪同侶咸曰何不報告答曰我若告發卿等必以刼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然一人乎遠近聞者莫不歎服後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即召見之因問經中深隱之義應機釋難無疑不措權大悅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越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華戎之語乃召集衆本譯為漢言從黃武九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典得聖義辭旨文雅依無量壽

法苑珠林卷第三 持戒篇 第三

中本起經製讀菩薩連句梵唄三契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後太子登位遂隱於穹廕山不交世務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遊從皆沙門而已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吳主孫亮與衆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屢冲素始終可高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其為時所惜如此

竺法護傳第七

竺法護其先月支人也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高座為師誦經日万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為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雖世務毀譽未常介於視聽也是時晉武帝之世寺廟品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西域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世有六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古訓音義字體無不備曉遂大賣胡本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以晉文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哀法華普曜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所

務雅以弘通為業終身譯寫勞不告
憊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間有清
澗恒取瀑漱後有採薪者穢憐其側
水俄頃而燭護乃徘徊歎曰水若永
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終而
泉流出滿澗其幽藏所感皆此類也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
是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咸
來宗奉時有沙弥甘法乘者八歲聰
慧依護為師閨中有甲族欲奉大法

試設道德為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
未有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
日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乘日觀此
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
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
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五戒具
謝求錢意於是四方士庶聞風嚮集
宣隆佛化二十餘年後值惠帝西幸
長安關中蕭條百姓流移護與門
徒避地東下至昆池遘疾卒春秋七
十有八後孫興公製道賢論以天生
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比山巨源其

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
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其見美後
代如此初護於西域得超日明經胡
本譯出頗多繁重時有信士翦永遠
乃更詳正文得刪為二卷今之所傳
經是也承遠明練有才理萬志清務
護公出經多衆正焉惠懷之際有沙
門法焯者不知何許人譯出樓炭經
焯與沙門法立共出法句喻及福田
二經法立又訪得胡本別譯出百餘
首未及繕寫會病卒畢值永嘉擾亂

滅不存

生卦蘭傳第八

生卦蘭本天生人也祖父婁陀焉志
好學清簡有節操時國王無道百姓
思亂有賊臣將兵得罪誅誅以其國
豪呼與共反婁陀怒曰君出於微賤
而任居要職不能以德報恩而反為
逆謀乎我寧守忠而死而不反而生也
反者懼誅泄即然之而作亂婁陀子
達摩尸羅齊言法首先在他國其婦
兄二人並為沙門聞父被害國內大
亂即與二沙門奔晉居于河南生外

蘭卦蘭切而聰辯從二舅詣受經法
一聞而悟善胡漢語及書亦兼諸文
史然性頗輕躁遊獵無度常單騎逐
鹿值虎墮馬折其右臂久之乃差後
馳騁不已母數呵諫終不改為之蔬
食乃止性嗜酒飲至五六升方暢常
大醉卧於路傍仍入河南郡門喚呼
吏錄送河南獄時河南尹樂廣與賓
客共酣已醉謂蘭曰君為客何以學
人飲酒叔蘭曰杜康釀酒天下共飲
何以獨舊廣又曰飲酒可尔何以狂

乱乎答曰民雖狂而不乱猶府君雖
醉而不狂廣大呼時坐客曰外國人
那得面白叔蘭曰河南人面黑尚不
疑僕面白復何怪耶於是賓主歎其
機辯遂釋之頃之無疾暴亡三日還
蘇自說入一朱門金銀為堂見一人
自云是其祖父謂叔蘭曰吾修善累
年今受此報汝罪人何得來耶時守
門人以杖驅之入竹林中見其鴉伴
為鷹犬所啄血流號叫求救於叔
蘭叔蘭走避數十步值牛頭人欲叉
之叔蘭曰我累世佛弟子常供二沙

三藏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十卷 神異

門何罪見治牛頭人答此雖受福不聞鴉罪俄而見其兩舅來語牛頭曰我等二人恒受其供思少善多可得相免遂隨道人歸既而還蘇於是改節修慈專志經法以晉元康元年譯出放光經及異維摩詰十餘方言既學兼胡漢故譯義精允後遭母難三月便欲葬有隣人告曰今歲月不便可待來年叔蘭曰夫生者必有一死死者不復再生人神異全理之然也若使亡母棲靈有地則烏鳥之心畢

矣若待來年恐逃走無地何暇奉養乎遂即葬畢明年石勒果作亂殺賊縱橫因避地奔荊州後無疾忽告知識曰吾將死矣數日便卒識者以為知命

尸梨蜜傳第九

尸梨蜜西域人也時人呼之為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聞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門蜜天資高明風骨邁舉直余對之便自卓出於物永嘉中始到此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

世說新語卷第十一 卷八 神異

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亮冰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按袵致和道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于殷杵飭容端坐對之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厲皆得其所桓廷尉曾欲為蜜作目久之未得有去尸梨蜜可稱卓朗於是桓乃啗蜜絕漢以為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時在南夏間王周諸公器重蜜疑以為失鑒既見乃振

飲奔至一面便盡周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視蜜乃撫背而歎若使太平世盡得選此賢輩真令人無恨俄而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嘯三聲梵響淩雲誦呪數千言聲高韻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取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皆謂蜜外國正當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而答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為當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因傳譯然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世說新語卷第十一 卷八 神異

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傳出孔雀王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呪傳響于今年八十餘咸康中卒諸公聞之痛惜流涕宣武桓公常去少見高座稱其精神測者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歎如此

僧伽跋澄傳第十

僧伽跋澄劉賓人也毅然有剛毅之量歷尋名師修習精詣博覽眾典特善數經聞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

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堅之末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咸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與秘書郎趙政字文業博學有才章即堅之琳瑯也崇仰大法常開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誦誦乃四事礼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道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胡文佛曇羅刹宣譯秦沙門智敏筆受為漢文以為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嘗夢須臾謂本自隨

明年趙政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胡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開中僧衆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者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白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付世焉

曇摩難提傳第十一

曇摩難提免佉勒人也齠歲出家聰

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聞誦增一中阿鎗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練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適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遊以符堅建元二十年至于長安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鎗堅侍目武威太守趙政志深法藏乃與安公共請出經是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騷動政於長安城內集叢學僧寫出兩經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歷二年方訖具二阿鎗凡一百卷自

經流東夏迄于符世卷數之繁唯此為廣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堅屢札請厚致供施在秦積載後不知所終生佛念涼州人也志行弘美辭才辯博博見多聞識風俗家世河西通習方語故能交譯或華宣法開渭符姚二代常奉侍經二鎗之具蓋其功也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僧伽提婆罽賓人也姓瞿曇氏入道修學遠求明師茲通三藏多所誦持

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晝夜嗟味以為道之府也為人勇朗有深鑒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急符氏建元中入關宣流法化初安公之出婆須蜜經也提婆與僧伽跋澄共執梵文後令曇摩難提出二阿鎗時有慕容之難戎世建法倉卒未練安公先所出阿毗曇廣說三法度等諸經凡百餘方言譯人造次未善詳審義旨句味往往愆謬俄而安公棄世不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

年間研講前經居華歲積轉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歎恨未定重請譯改乃更出阿毗曇及廣說先出衆經漸改定焉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太元十六年請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經提婆乃於波若臺手執胡本口宣晉言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

也至隆安元年遊于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王珣雅有信慧住持三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至止珣即迎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指振發義與衆咸悅悟時王僧弥等亦在聽坐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網道人阿弥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盡耳其敷演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四十餘人更請提婆於其寺譯出中阿鎗罽賓沙

出三藏記集傳卷第十三 佛字號
門僧伽羅又執胡本提婆翻為晉言
至來夏方訖其在關洛江左所出衆
經垂百餘方言塵遊華戎倫悉風俗
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
不聞焉未詳其卒歲月提婆或作提
和蓋音訛故不同云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出三藏記集傳中卷第十四

封六

釋僧祐撰

鳩摩羅什傳第一
佛陀耶舍傳第二
曇無讖傳第三
佛跋跋陀傳第四
求那跋摩傳第五
僧伽跋摩傳第六
曇摩蜜多傳第七
求那跋陀羅傳第八
沮渠安陽侯傳第九

求那毗地傳第十

鳩摩羅什傳第一

鳩摩羅什齊言童壽天竺人也家世
國相什祖父達多個儻不羣名重於
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
乃辭避出家東度慈嶺龜茲王聞其
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
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
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鷹法生智子
諸國娉之並不行及見炎心欲當之
王聞大喜逼炎為妻遂生什什之在

胎其母慧解倍常往雀林大寺聽經
忽自通天竺語衆咸歎異有羅漢達
摩羅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
在胎之證既而生什岐嶷若神什生
之後還忘前語頃之其母出家修道
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
受經口誦日得千偈偈有三十二字
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
義即自通解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
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
什年九歲進到罽賓遇名德法師槃

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測粹有
大量三藏九部莫不縷貫亦日誦千
偈名播諸國什既至仍師事之遂誦
雜藏中阿鎗長阿鎗凡四百萬言達
多每與什論議深推服之聲徹於王
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
氣始交外道輕其幼稚言頗不順什
乘其隙而挫之外道折服愧愧無言
王益敬異日給鐵膳一雙梗麵各三
外蘇六外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
僧乃老犬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灑
掃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

二其母勢還龜茲至月氏北山有一
離漢見而異之謂其母言常當守護
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
興佛法度無數人與遍波拘多無異
若戒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佛藝
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
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
不可勝失臂下之母問其故答曰我
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什於沙勒
國誦阿毗曇六足諸門增一阿鉢及
還龜茲名蓋諸國時龜茲僧衆一萬

餘人疑非凡夫咸推而敬之莫敢居
上由是不預燒香之次遂博覽四庫
陀五明諸論外道經書陰陽星筭莫
不究曉妙達吉凶言若符契性率達
不礪小檢修行者頗非之什自得於
心未常懈意後從佛陀耶舍學十誦
律又從須利耶蘇摩諾尊大系乃歎
曰吾昔學小乘辟人不識金以鎗石
為妙矣於是廣求義要誦中百二論
於龜茲帛純王新寺得放光經始披
讀魔來蔽文唯見空際什知魔所為
捨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後於

雀梨大寺讀大乘經忽聞空中語曰
汝是智人何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
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後往
罽賓為其師槃頭達多具說一乘妙
義師感悟心服即礼什為師言我是
和上小乘師和上是我大乘師矣西
域諸國服什神勇咸共崇仰每至講
說諸王長跪高座之側令什踐其膝
以登焉什道震西域聲被東國符氏
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

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
輔中國堅素聞什名乃悟曰朕聞西
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十九年即
遣驍騎將軍呂光將兵伐龜茲及焉
耆諸國臨發謂光曰聞彼有鳩摩羅
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彼學之宗
朕甚思之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
軍未至什謂其王帛純曰國運衰矣
當有勦敵曰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
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
茲然純獲什光性疎慢未測什智量
見其年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

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
道士之操不踰先志何所苦辭乃飲
以淳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
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
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
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
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隄上
光不納至夜果雨洪潦暴起水深數
丈死者數千光始敬異之什謂光曰
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數揆運應
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

至涼州聞符氏已滅遂割據涼土制
命一隅焉正月始威大風什曰不祥
之風當有剋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
梁敞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滅光龍
飛二年張掖靈水胡沮渠界成及從
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
遣子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特論
謂業等烏合暴有威聲勢必全剋光
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
而纂敗績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
文翰溫雅識量沉粹寢疾困篤光憐
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六能老資

北齊書卷之六 第五 神武下

病光喜給賜甚豐什知又誑詐告者日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宜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細者病不可愈須更灰散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又治无効少日資亡頃之吕光亡子纂襲為位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蟄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

比日潜龍出遊豕豸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灾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然纂日所胡奴頭什輒答日不能斫胡奴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纂終不悟後纂從弟超小名胡奴果然纂斬首其豫觀微世皆此類也停涼積年吕光父子既不知道故輟其經法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姓甚聞其高名虛心要請到晉隆安二年吕隆始聽什東既至姑臧會其崩子與立遣使迎

北齊書卷之六 第五 神武下

什引始三年有樹連理生于廟廷道還園慈愛為然到其年十二月二十日什至長安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歷涉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親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道還園譯出眾經什率多闇誦无不究達轉能晉言音譯流利既覽舊經義多乖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胡本相應於是與使沙門僧望僧略僧迦等八百餘人詣受什旨更

今出大品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辯按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恆服莫不欣讚焉與宗室常山公顯安成侯嵩並薦信錄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華严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薩提無行自在王因緣觀一分无量壽新賢劫諸法無行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攝揚諸佛功德十誦律戒本大智度論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三十二部三百餘卷並顯暢神源

北齊書卷之六 第五 神武下

發揮幽致于時四方義學沙門不遠万里名德秀拔者才暢二公乃至道恒僧操慧叡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餘僧稟訪精研務窮幽旨廬山慧遠道業冲粹乃遣使脩問龍光道生慧解洞微亦入關詰稟傳法之宗莫與竟英威業大至今式仰焉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朗常隨什傳寫什每為設論西方釋體商略同異云云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喜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

歌歎為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歐穢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德薰流芳万由旬哀鸞鳴孤桐清響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余什雅仗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京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她興著實相論二卷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淵與什為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群恣

機領會鮮有其正且篤性仁厚況愛
為心虛已善訪終日無倦她主當謂
什日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
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
十人逼令受之自介以來不往僧房
別立解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
自說辟如泉源中生蓮華但採蓮華
勿取是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
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
欣然師敬盡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
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

弟子可有幾人什答漢境經律未備
新經及律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眾
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
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
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
年杳然未期邊有過於來生耳什臨
終力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
未盡伊心方復異世惻愴可言自以
闇昧謬充傳譯若所傳無謬使焚身
之後舌不焦爛以晉義熙中卒于長
安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
薪減形化唯舌不變後有外國沙門

來日羅什所詣十不出一初什一名
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
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獲取為
名云

佛陀耶舍傳第二

佛陀耶舍齊言覺明剎賓人也婆羅
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
其父怒令人毆之遂手脚摩躪不能
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
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悔過數
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

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
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
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肉師密異
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五六万言所
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
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十九誦大
小乘經二百餘万言然性簡傲頗以
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故不為諸僧
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
恨年及受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
歲猶為沙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
世間法術多所通習二十七方受具戒

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
不覺虛中而過其專精如此後至沙
勒國時太子達摩弗多齊言法子見
其容顏端雅問所從來耶舍對清
辯太子悅之仍請宮內供養待遇隆
厚羅什後至從其受學阿毗曇十誦
律其相尊敬什隨母東歸耶舍留止
頃之王薨太子即位王孫為太子時
符堅遣呂光攻龜茲龜茲王急求救
於沙勒王自率兵救之使耶舍留輔
太子委以後任救軍未至而龜茲已

敗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乃歎曰
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
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王薨因至
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
之果獲欲去國人請留復停歲餘語
弟子六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
使人知弟子日思明且退至不免復
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
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
至且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
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
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且國人追

之已老數百里不及行達姑威而什已入長安聞她興逼以妾勝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中乎什聞其至姑威勸興迎之興不幼頃之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通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隨耶舍深達經致今在姑威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極越待士

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興歎其機慎重信教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並不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為人最善解毗婆沙故時人号曰赤牀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輩供養衣鉢供具滿三閭屋不以關心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寶加藍耶舍先誦曇無德律為司錄

校尉她爽請令出之她興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民籍藥方各四十餘紙三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眾服其強記即以初始十二年譯出為四十卷并出長阿含經滅百萬言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舍執筆至十五年解坐興親耶舍布絹万疋不受佛念道舍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親施耶舍後還外國至蜀賓尋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讖傳第三
曇無讖中天竺人也識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能誦為業見沙門達摩耶舍齊言法明道俗所宗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識為其弟子十歲與同學數人讀咒聰敏出群誦經日得万余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其能誦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既異交爭十句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經本識承讀驚

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集眾悔過遂專業大乘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万言識從兄善能調為騎然王所乘白耳大馬王怒誅之今日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識哭而誓之王怒欲誅識識曰王以法故然之以親而誓之並不連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共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識明解咒術所向皆驗西域号为大咒師後隨王入山王渴乏須水不能

得識乃密咒石出水因讚曰大王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誅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怒曰我當以咒水詣池咒龍入咒令天下大旱王必請咒然後放龍降雨則見待何如遂持咒造龍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識識悔懼誅乃賣大涅經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奔龜茲龜茲國多小乘學不信涅經遂至姑成止於傳舍慮失經卒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

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舉不能勝乃數過舉之遂不能動明且識持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患來拜謝河西王沮渠蒙遜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請令出其經本識以未悉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於是學語三年翻為漢言方共譯其是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

宜出法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未常留導嵩朗等更請廣出餘經次譯大集大雲大虛空藏海理王金光明悲華優婆塞戒菩薩地持并前所出菩薩戒經菩薩戒本垂二十部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國尋求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復還姑臧譯之續為三十六卷焉識常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疾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識即以術加過過見而駭怖識曰宜崇誠

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北去矣既而北境之外疾死萬數遜益敬憚植過弥崇會魏虜主託跋燾聞其道術遣使迎請且造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自揆國弱難以非命兼慮識多術或為魏謀已進退惶惑乃密行除之初識譯出涅槃經品未盡識常慨然指必重尋蒙遜因其行志乃為資發遣厚贈寶貨未發數日乃流涕告衆曰識業對將至

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指義不容停行四十里遜密遣刺客害之時年四十九衆咸慟惜焉後道場寺慧觀志欲重求後品以高昌沙門道普常遊外國善能胡書解六國語宋元嘉中啓文帝資遣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船破傷足因疾遂卒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佛大跋陀傳第四

佛賢一日歎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郡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剎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禪室見佛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沙門智嚴至西域遂請俱東於是杖錫跋涉經歷三年路由雪山備極難阻既而中路附船脩海而行經一島下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

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風忽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佛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先發之舫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无肯從者佛賢自起取纜牽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掠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緒多有妙旨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余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

必共詳決時為秦主姚興專志經法
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
事惟佛賢守靜不與眾同後語弟子
云我昨見本卿有五舶俱發既而弟
子傳告外人開中舊僧道恒等以為
頗異惑眾乃與三千僧擯遣佛賢馳
逼令去門徒數百並驚懼奔散乃與
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
容初無異色識真者咸共歎惜白黑
送者數千人興尋悵恨遣使追之佛
賢謝而不還先是廬山釋慧遠久服

其風乃遣使入關致書祈請後聞其
被斥乃書與姚主解其擯事欲迎出
禪法頃之佛賢至廬山遠公相見欣
然傾蓋若舊自夏迄冬譯出禪數諸
經佛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以義熙
八年遂適荊州遇外國船主既而計
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
士庶覲求禮事其有奉施悲皆不受
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索約為
宋武帝太尉長史在荊州佛賢將弟
子慧觀詣約乞食約素不敬信待之
甚薄未飽辭退約曰似未足且復小

留佛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今所設
已罄約即呼左右益飯飯畢盡約大
慙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
答曰德量高趣非凡人所測約深歎
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
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
歸安止道場寺佛賢儀軌率素不同
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都法
師僧弼與名德沙門寶林書曰聞場
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
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支法領於于

闕國所得華嚴經胡本三万六千偈
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
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佛賢
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慧嚴慧
義等百有餘人銓定文旨會通華戎
妙得經體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
其先後所出六卷注洹新無量壽大
方等如來藏菩薩十住本業出生無
量門持淨六波羅蜜新微密持禪經
觀佛三昧經凡十一部以元嘉六年
卒春秋七十有一
求那跋摩傳第五

求那跋摩齊言切德鎧劉賓王之支
胤也跋摩年十五捨家為沙彌師僧
見其隳悟咸敬異之其性仁慈謙恭
率而至既受具戒誦經百餘萬言深
明律品既惣學三藏故因以為号焉
年至三十劉賓王免絕無紹嗣人以
其王種議欲立之跋摩慮被逼勸乃
遠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眾咸
稱其已得初果後至南海閩婆國啓
悟邪感化流海表閩婆王為立精舍
師礼事之山多猛獸屢害居民跋摩

乃請移居山中虎豹馴服暴害遂絕
宋文帝遠聞其風勃交州使稱旨迎
致京邑名僧慧嚴慧觀等附信脩虔
并與王書屈請弘法閩婆崇為國師
久之不遣跋摩志遊江東終不肯留
以元嘉八年正月至都即住祇洹寺
文帝引見勞問屢設供施頃之於祇
洹譯出衆經菩薩地曇无德羯磨優
婆塞五戒略論三歸及優婆塞二十
二戒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
於彭城請外國沙門伊葉波羅譯出
難心至擇品未竟而緣身遂報至是

出三藏記集卷一四

乃更請跋摩於寺重更校定正其文
有引道宜法遠近歸之貴賤禮輿車
兩相繼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畢
未唱隨意先起還闕其弟子後至奄
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初末終之前
豫造遺文頌偈三十六行自說因緣
云已證二果密封席下莫有知者終
後方見焉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
若入定道俗赴者千餘人並聞香氣
芬烈殊常咸見一物狀若龍蛇長可
一疋起於尸側直上衝天莫能名者

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闍毘婆法
會葬萬餘人妓樂幡花四面雲集香
薪為積白黑至者比灌以香油既而
燭之五色燄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
哀歎仍於其處起白塔焉

僧伽跋摩傳第六

僧伽跋摩齊言僧鎚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明解律藏尤精難
心以宋元嘉十年自步流沙至于京
都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而事之
号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今
許衆拾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

出三藏記集卷一四

慧觀以跋摩道行純脩請住此寺崇
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
層行道誦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
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深明戒品將為
影攝寺且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
衆未脩而三藏遽化俄而師子國比
丘且鐵薩羅等至都衆乃共請跋摩
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義執意不同
評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
悲義遂迴其對禰靡然推服乃率其
弟子服膺稟戒僧且受者數百許人

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
四衆殷感傾于京邑頃之名德大僧
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難心誦誦通達
即以其年九月乃於長干寺招集學
士寶雲譯語觀公筆受研校精悉周
年方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
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丈凡四
部跋摩遊化為志不滯一方既傳經
事畢將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
以元嘉中隨西域賈人舶還外國莫
詳其終

曇摩蜜多傳第七

出三藏記集卷一四

曇摩蜜多齊言法秀罽賓人也年六
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
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
法所得之要極其微奧為人沉邃有
慧解儀軌詳整生而連眉故世稱連
眉禪師焉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
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
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
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駁
奏聞俄而禪師果至王自出郊迎延

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供禪師
安而能還不滯利養居數年密有去
志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
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
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曠野之地建
立精舍植椿千株房閣池林極為嚴
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
營堂房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咸常以
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
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
沙寺造立禪館居頃之泌流東下至
于京師即住祇桓寺其道聲素著傾

山三藏記卷第十四 第三十五 諸師

都札訖自宋文表皇后及皇子公主莫不設齋請或衆候之使旬日相屬即於祇洹寺譯出諸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凡三部經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資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焉會稽太守孟顥深信真諦以三寶為已任素好禪味欲心懇重及臨浙河請與同遊乃於鄒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後還都懸定林下寺禪師天性凝靜雅愛

山水以為鍾山鎮岳特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未窮形勝於是乘高相地按卜山勢斬石刊木營建上寺殿房禪室肅然深遠實依佈鷲巖巋巋祇樹矣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誦誦爾邕望風成化前師達上即神足弟子弘其教軌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禪師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與造檀會梵集僧不絕書轉法敷教寺無虛月初禪師之發蜀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禪師遂至龜

山三藏記卷第十四 第三十五 諸師

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禪師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取影不見遂遠從至都故仍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部行哭相赴仍葬于鍾山宋昭寺前

求那跋陀羅傳第八

求那跋陀羅晉言功德賢中天竺人也以大乘學故世号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博貫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匠即落髮改服專志學業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為人慈和恭順事師盡勤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採取經理即得大品華嚴師喜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義莫能酬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依三寶則長得相見共

山三藏記卷第十四 第三十六 諸師

父感其至言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得東方乃隨舶汎海中塗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然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時刺史車朗表聞宋文帝遣使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敬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

洹寺俄而文帝延請深加崇敬琅瑯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宋彭城王義康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經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諸折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新寺更創殿房即於新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娑洹大瓶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丁義第一

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凡一百餘卷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陀羅自付未善漢語愧歎積旬即旦夕禮懺請乞冥應遂夢有人自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陀羅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言義皆僞領漢語於是就講弟子法勇傳譯僧念為都講雖因譯人而玄解往復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

答以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而二凶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而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色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糧轉迫去岸懸遠判無濟理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深流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頽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賞童子頽

瓦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女謨督軍梁山孝武勅軍中得摩訶衍喜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合衍送都孝武即時承見頽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對曰既涼暨屢分為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劫問並誰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豫戎事然張暢宗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啻宿緣乃逢此事孝武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

與譙王書跡無不記錄及軍敗蒲檢无片言及軍事者孝武明其純謹益加礼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懷然動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今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譙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晨自首皓然孝武遙望頽語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有一在

即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四十年天子恩遇衡愧同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祿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趣有推户而喚視不見人眾屢廠夢跋陀燒香呪曰汝宿緣居此我今起寺行道礼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居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眾遂安大明七年天下亢旱祈禱山川累月無

驗孝武請令祈雨必使有威如其無効不須相見跋陀答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真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角雲起如車蓋日在衆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觀施相續跋陀自幼以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爐未常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明帝之世礼供弥盛到泰始四年正月覺體不平便豫與明帝公卿告辭臨終之

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異中遂
帝春秋七十有五明帝深加痛惜慰
贈甚厚公卿會葬哀僞焉

沮渠安陽侯傳第九

沮渠安陽侯者其先天水臨成縣胡
人河西王蒙遜之從弟也初蒙遜滅
呂氏竊號涼州稱河西王焉安陽為
人強志疎通敏朗有智鑒涉獵書記
善於談論幼稟五戒銳意內典所讀
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
士之盛業也少時常度流沙到于闐

國於犍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陀
斯那詰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
秀出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
國号为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要秘
密治病經因其胡本口誦通利既而
東歸於高昌郡求得觀世音弥勒二
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
轉為漢文居數年魏虜託跋焘伐
涼州安陽宗國殒滅遂南奔于宋晦
志甲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
士自畢初出弥勒觀世音二觀經丹
易日五須見而善之請與相見一面

之後雅相崇愛亟設供饌厚相優

賜至孝建二年竹園寺比丘丘慧濬
聞其諷誦經請令傳寫安陽通習
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
其年仍於鍾山定林上寺續出佛母
近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榮
利從容法侶宜通經典是以京邑白
黑咸敬而嘉焉以大明之末遘疾卒
時有外國沙門功德直者不知何國
人以宋大明中遊方至荊州寓禪房
寺沙門玄暢請其譯出念佛三昧經

六卷及破魔陀羅尼停荆歷年後不
知所終

求那毗地傳第十

求那毗地中天竺人也弱齡從道師
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
勤於諷習所誦大小乘經十餘萬言
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其候時逢占多
有徵驗故道術之稱有聞西域建元
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
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焉初
僧伽斯於天竺國抄集修多羅藏十
二部經中要切辭喻撰為一部凡有

百事以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
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出為齊文
凡十卷即百句辭喻經也復出須達
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以後譯經殆
絕及其宜流法寶世咸美之毗地為
人弘厚有識度善於接誘勤躬行道
夙夜匪懈是以外國僧衆万里歸集
南海商人悉共宗事供贈往來歲時
不絕性頗福積富於財寶然營建法
事已無利焉於建業淮側造止觀
寺重閣層門殿房整饬養徒施化德

業甚著以中興二年冬卒

出三藏記集傳中卷第十四

出三藏記集傳卷第十五

封七

梁 釋 僧 祐 撰

法祖法師傳一

道安法師傳二

慧遠法師傳三

道生法師傳四

佛念法師傳五

法顯法師傳六

智嚴法師傳七

寶雲法師傳八

智猛法師傳九

法勇法師傳十

法祖法師傳第一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也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

父出家辭理切至其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本思俊微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籍多所該覽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受樂出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辰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致祖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南陽張光世孺爲涼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光以祖名德顯

著衆望所歸欲令反俗爲已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是涼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爲祖所屈蕃深銜耻恨妄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曰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

光共語忽忤光意光使收之衆咸怪謂常不爾法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日事也乃呼十方佛法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以後與張光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光遂害之五十奄然命終光後具聞其事

方大惋恨初祖道化德聲被於數州峭嶮以西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羗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光遣軍始一隴羗胡率輕騎逆戰生擒光斬之既雷怨耻稱善而還諸豪帥遂分祖屍骸各立寺廟而禮事焉晉太厚孫興公著道賢論以于帛七僧方竹林七賢以祖比嵇叔夜其見稱如此初祖譯出惟逮菩薩經一部又注首楞嚴經猶傳於世其所出諸經遭值亂離故名錄

空存

道安法師傳第二

釋道安本姓衛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至陋不爲師之所重驅使田舍至于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關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餘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尋覽暮歸以經還師復求餘經師曰昨經不讀今復求耶對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可減萬言齋之如

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方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其形望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彪明自安始也又自漢暨

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摭集名目表其時人銓品新舊撰為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人及石氏之亂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衆入王屋女机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栖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復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

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衆電光而進前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雙馬柳柳間懸一馬籠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禮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籠容百升也遂往襄陽習鑿齒聞而詣之既坐而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咸以為名答鑿齒嘗餉安梨數十枚正值講坐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遍無參差者高平郝超遣使送米千石修書累紙深致懇懇安答書曰損米彌覺有待之為煩鑿齒與謝安書曰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

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其為時賢所重如此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遍講放光經未嘗廢闕桓沖要出江陵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符堅素聞其聲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堅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城內五重寺僧衆數千人大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

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舍經呆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後式焉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與學士楊弘仲論詩風雅皆有理致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唯有東南一隅未能抗服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欲以晉帝為僕射謝安為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

敬信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昇與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乘輿堅慄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將舉天下而不易雖與輦之榮乃是為其臭腐耳即勅翼扶之而登與俄而顧謂安公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會稽而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檀越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

衆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地卑氣腐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皇適而弗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鬱成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辱遇敢不盡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

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鑾駕必動可暫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遂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

萬到項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軍大潰晉軍還逐比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堅尋爲慕容冲所圍時安同在長安城內以僞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齋畢無疾而卒塋五級寺中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吾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久萇患之問嘉曰吾得天下不答曰略得

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其子略方得殺堅稱帝所謂略得者也嘉自子年隴西人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

狀如調戲辭似識記不可領解事過皆驗及嘉之死其日有人於隴上見之法師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初安聞羅什在西域思共講析微言安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其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便左臂上有一

皮廣寸許著臂如劍持可得上下唯不得出手而已時人謂之印手菩薩安終後二十六年而什方至什恨不相見甚悲悵焉初安篤志經典務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銓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興公爲名德沙門論目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明理其見述於世如此釋法和冀州人凝靜有操行少與安公同師受學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安公所得

群經常共校之後遊洛陽又請提婆重出廣說等經居陽平寺年八十餘爲僞晉公姚緒所請集僧齋講勅其弟子曰俗網煩惱苦累非一無常甚樂乃整衣服繞塔禮拜還詣座所以衣蒙首忽然而卒時人謂之知命

慧遠法師傳第三

釋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孤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才彥莫不服其深致焉年二十

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王路也阻有志不果乃於關左遇見安公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遂投簪落髮委質受業既入手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於前因資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無生實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色空慧之秘緣門寂觀之要無微不析無幽不暢志共理冥言與道合安公常歎曰使道

流東國其在遠乎後隨安公南遊焚汚晉太元之初襄陽失守安公入關遠乃遷于潯陽聶宇廬岳江州刺史桓伊為造殿房此山儀形九派峻聳天絕棲集隱淪吐納靈異速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鑪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煨石迳苔合凡在瞻禮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比天竺有佛影欣感交懷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朱圖寫色凝積空望似輕霧暉相炳燿若隱而顯遂傳寫京都莫不嗟歎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其文曰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冥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清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

華敬薦而普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推知嶮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靈圖表輝景伴神造功由理詣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數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析云同名歸悠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靈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曩征之道然後妙觀天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草藉芙蓉於中流陰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起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

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適也豈不弘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謚修書曰年始四十七而哀同耳順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擅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訓來訊耳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釋法無聞律藏殘闕遠大存教本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淨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載方還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屢遣使入關迎請禪師解其擯事傳出禪經又請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出數經所以禪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百卷初關中譯出十誦所餘一分未竟而弗若多羅亡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乃遣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皆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其神理之跡固未可測也

常以支竺舊義未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奧文詣羅什見而歎曰邊國人未見經便闡與理合豈不妙哉遠翹勤弘道懷屬為法每致書羅什訪覈經要什亦高其勝心萬里響契姚略欽想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慰勉信餉歲通贈以龜茲國網鏤雜變石像以申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初出興送論并遣書曰大智度論新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宣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

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悞高命又體羸多病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嘗謂大智論文句繁積初學難尋乃刪煩剪亂令質文有體撰為二十卷序致淵雅以貽學者後桓玄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聘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屈俄而玄

欲沙汰眾僧放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皆悉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初成帝時庾冰輔政以為沙門宜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孰欲令盡敬乃書與遠具述其意遠懼大法將墜報書懇切以為架染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又著沙門不敬王者論辭理精峻玄意感悟遂不果行其荷持法任

皆此類也臨川太守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自卜居廬阜三十餘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故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馬義熙末卒于廬山精舍春秋八十有三遺命露骸松下同之草木既而弟子收塋謝靈運造碑基側銘其遺德焉初遠著為文章辭氣清越席上談論精義簡要加以儀容端雅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讚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並見重於世

道生法師傳第四

竺道生彭城人也家世仕子父為廣戚令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慧聰悟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干時法汰道人德業弘懿乃攜以歸依遂改服受學既踐法門俊思卓拔披讀經文一覽能誦研味句義即自解說是以年在志學便登講座探賸索隱思微淵泉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辭窮莫能抗敵雖揚童之豫玄文嘗連之屈田巴無以過也年至具戒器鑒曰

躋講演之聲過於區夏王公貴勝並聞風造席庶幾之士皆千里命駕生風雅從容善於接誘其性烈而溫其氣清而穆故豫在言對莫不披心焉初住龍光寺下帷專業隆安中移入廬山精舍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為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嶮遠遂與始興慧叡東安慧嚴道場慧觀同往長安從羅什受學關中僧眾咸稱其秀悟義熙五年還都同停京師遊學積年備總經論妙貫龍樹大乘之源兼綜

提婆小道之要博以異聞約以一致乃喟然而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寄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圖義若忘筌取魚則可與言道矣於是校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

悟義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互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佛性洞入幽微乃說阿闍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涅槃經未至此土孤明先發獨見近眾於是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邪說

譏忿滋甚遂顯於大眾擯而遣之生於四眾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星行命舟以元嘉七年投跡廬岳銷影巖阿怡然自得山中僧眾咸共敬服俄而大涅槃經至于京都果稱闡提皆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建講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駿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眾莫

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涼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墓于廬山之早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

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懷博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固已秀出群士矣初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譯出而亡生以求景平元年十一月於龍光寺請扇賓律師佛大什執梵文

于闐沙門智勝為譯此律照明蓋生之功也關中沙門僧肇始註維摩世咸翫味及生更發深旨顯暢新異講學之匠咸共憲章其所述維摩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義疏世皆寶焉佛念法師傳第五

竺佛念涼州人也弱年出家志業堅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眾經粗涉外學其蒼雅詰訓尤所明練少好遊方備貴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之譽雖關而洽聞之聲甚著符堅僞建元之

中外國沙門僧伽跋澄及曇摩難提入長安堅秘書郎趙政請跋澄出婆須蜜經梵本當時名德莫能傳譯眾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漢語質斷疑義音字方明曇摩難提又出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念為宣譯并作經序至建元二十年政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

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析研覈二載乃訖二舍光顯念之力也至姚興弘始之初經學甚盛念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於符

姚二代為譯人之宗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關中僧眾咸共嘉焉後卒於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法顯法師傳第六

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顯有三兄並韶亂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

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墓事既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殺隨意所取但君等皆不布施故此生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故相語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鬼等發自長安西度沙

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磧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梯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仍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戰戰不能前語顯云吾其死矣卿可時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號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陰凡所經歷三十餘

國至北天竺未至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暮仍停明旦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靈鷲}等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嶮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中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尾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

曰汝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去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深榛木荒梗禽獸交橫正有一逕通行而已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俊逸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須臾進前逢一年少道人顯問向逢一老道人是誰耶答曰頭陀弟子大迦葉也顯方惋惜良久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橫塞室口遂不得入顯乃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施國精舍裏有白耳龍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

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日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於其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此龍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已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泥洹等經顯留三年學梵書梵語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懷然

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還東舶有二百許人值大暴風舶壞水入衆人惶怖即取雜物棄之顯恐商人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大風晝夜十三日吹舶至島下治舶竟前時陰雨晦冥不知何之唯任風而已若值伏石及賊萬無一全行九十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日復隨他商侶東趣廣州舉帆月餘日中夜忽遇大風舉舶震懼衆共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

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欲推棄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僂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小船入浦尋村遇獵者二人顯問此何地耶獵人曰是青州長廣群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時刺史請留過

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羅於道場寺譯出六卷泥洹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經雜阿毗曇心未及譯者垂有百萬言顯既出太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楊都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燬燼不侵卷色無異楊州共傳咸稱神妙後到荊州卒于新寺

春秋八十有二衆咸慟惜其所聞見風俗別有傳記

智嚴法師傳第七

釋智嚴不知何許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志欲廣求經法遂周流西域進到罽賓遇禪師佛馱跋陀羅志欲傳法中國乃竭誠要請跋陀羅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涉雪山寒苦嶮絕斷水茹木頻於危殆綿歷數載方達關中常依隨跋陀止於長安大寺頃者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與

西來徒衆並分散出關仍憩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精修學晉義熙十二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尅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志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不與交言恢心敬甚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積年未嘗出山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屢請懇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備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囂塵恢乃於東郊

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傳嚴淨及四天王凡三部經在寺不受別請速近道俗敬而服之其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稱得戒嚴大喜躍於是步歸行至罽賓無疾而卒時年七十八外國之法得道僧無常與凡僧別葬一處嚴雖苦行絕倫而時衆未判其得道信否欲葬凡僧之墓抗舉嚴喪未不肯起又蓋人衆不動如初衆咸驚怪試改向得道墓所於是四人與之行駛如風遂得窆葬後嚴弟子智羽智達智遠從西域還報此消息訖俱還外國

寶雲法師傳第八

釋寶雲未詳其氏族傳云涼州人也弱年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

直方純素為名而求法懇惻忘身狗道誓欲躬親靈跡廣尋群經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觀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跡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貫練後還長安隨禪師佛跋跋陀羅受業修道禪門孜孜不怠俄而禪師橫為秦僧所擯徒眾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揚州安止

道場寺僧眾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衿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譯常手執梵本口宣晉語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眾咸信服初闡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世顯出眾經江左練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所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惡禮事供養十室而八九頃之道場慧觀臨卒

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歲餘後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卒春秋七十餘其所造外國別有記傳徵士豫章雷次宗為其傳序

智猛法師傳第九

釋智猛雍州京兆郡新豐縣人也稟性端明礪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晝每見外國道人說釋迦遺跡又問方等眾經布在西域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偽秦弘始六年戊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順谷三十六渡至涼州城既而西出陽關入流沙二千餘里地無水草路絕行人冬則嚴厲夏則障疫人死聚骨以標行路驍馳負糧理極辛阻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觀風俗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蔥嶺而同侶九人退還猛遂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餘里至波淪國三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絕為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竟懷漢之張騫甘英所不

至也復南行千里至罽賓國再渡辛頭河雪山壁立轉甚於前下多瘴氣惡鬼斷路行者多死猛誠心冥徹履險能濟既至罽賓城恒有五百羅漢住此國中而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止歡喜讚歎猛諮問方士為說四天子事具在其傳猛先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華香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

里至迦維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在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城是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沙門法顯先於其家已得六卷泥洹及見猛問云秦地有大乘學不答曰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就其家得泥洹梵本一部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序

封八

宣政院學士金剛藏持大行於中興成化年而後更
步上漢家報川師開國公食也三千戶附錄漢文陳悅

昔如來居出世之尊毒化人之道闡揚大教
誘掖群迷開種種之門方便雖陳於萬法入
圓圓之海旨趣皆歸於一乘然而顯教密宗
該性含相顯之義分五教總名素怛囑密
之部囊括三藏獨號陀羅尼習顯教者且以
空有禪律而自違不盡究竟之圓理學密部
者但以壇印字聲而為法未知祕奧之神宗
遂使顯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鑿枘

而難入互成非毀謗議之心生焉竟執邊隅
圓通之性惜矣向匪至智孰融異端事必有
成人能弘道今顯密圓通法師者時推英悟
天假辯聰髮亂禮於名師十五歷於學肆參
禪訪道博達多聞內精五教之宗外善百家
之奧利名不染愛惡非交既而默處都城肆
志巖壑積累載之勤悴窮大藏之淵源撮樞
要而誠誦在心剖義理而若指諸掌以謂所
閱大小之教不出顯密之兩途皆證聖之要
津入真之妙道覽其文體則異猶盤盂自列

於方圓歸乎正理則同若器室咸資於無有
而學者妄生異議昧此通方因是錯綜靈編
纂集心要文成一卷理盡萬途會四教總歸
於圓宗收五密咸入於獨部和乳酪之味都
作醍醐采雲霞之滋並為甘露誠諸佛之會

要為後人之指南使披覽者似獲隨意之珠
所求皆遂遵依者如食善見之果無疾不瘳
覺學愧荒虛辭非華麗曾因暇日得造吾師
每親揮麈之談頗廣窺斑之見屬當傳世爰
託撰文素慙舒理之能聊著冠篇之引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上

五臺山金河寺沙門道殷集

原夫如來一代教海雖文言浩瀚理趣淵冲
而顯之與密統盡無遺顯謂諸乘經律論是
也密謂諸部陀羅尼是也爰自摩騰入漢三
藏漸布於支那無畏來唐五密盛興於華夏
九流共仰七衆同遵法無是非之言人析修
證之路暨經年遠誤見彌多或習顯教輕誣
密部之宗或專密言昧顯教之趣或攻名
相鮮知入道之門或學字聲罕識持明之軌

遂使甚深觀行變作名言祕密神宗翻成音
韻今迺不揆瑣才雙依顯密二宗略示成佛
心要庶望將來悉得圓通故依教理略啓四
門一顯教心要二密教心要三顯密雙辯四
慶遇述懷已下四段之中為避文繁或暗且
用聖教或義引經文覽者應知

初顯教心要者謂賢首清涼共判如來一代
時教而有五種一小乘教謂阿含等六百餘
卷經婆沙等六百餘卷論說一切法從因緣
生明三界不安了人空真理修自利之行忻
小乘之果二大乘始教有二一法相宗謂深

密佛地等數十本經瑜伽唯識等數百卷論
說一切法皆是唯識了二空真理修六度萬
行趣大乘佛果於中多談法相之義二無相
宗謂諸部般若等十餘卷經中百門等數本
論文說一切法本來是空無始迷情妄認為
有欲證菩提以為所得修習萬行於中多談
無相空義斯之兩宗皆是大乘初門故名曰
始始者初也三一乘終教謂法華涅槃等四
十餘部經實性佛性等十餘部論說一切眾
生皆有佛性從本已來靈明不昧了了常知

無始迷倒不自覺悟欲成佛果須先了悟自家佛性後方稱性修習本有無量妙行多談法性是大乘盡理之教故名曰終終者盡也四一乘頓教謂楞伽思益經文達磨所傳禪宗說一切妄相本空真心本淨元無煩惱本是菩提唯談真性不依位次成佛故名曰頓五不思議乘圓教謂華嚴一經十地一論全說毗盧法界普賢行海於中所有若事若理若因若果一具一切重重無盡總含諸教無法不收稱性自在無障無礙迥殊偏說故名爲圓此之五教前前者是淺是權後後者是深是實若以圓教望之前四皆是應根權施設也今日據對待而論前四應權而後爲實若定執圓教爲實則前四教亦非圓下爲圓教中具含前教行門故不別說今依圓教修行略分爲二初悟毗盧法界後修普賢行海且初悟毗盧法界者謂華嚴經所說一真無障礙法界或名一心於中本具三世間一切有情三智三覺三菩提一切聖人四法界無礙法界四理事無礙法界一切染淨諸法未有一法出此法界此是一切凡夫聖

人根本之真心也亦是根本汎言真心而有二種一同教真心二別教真心於同教中復有二種一終教真心二頓教真心且初終教真心者故首楞嚴經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真心猶如太清之天十方虛空喻似一片之雲即知真心極大虛空極小虛空比於真心尚爾極小況諸世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大覺即是真土皆依虛空生即若此真心即是小中之小又云真心徧圓含裹十方及觀父母所生之身如彼十方虛空之內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又云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又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既言皆即菩提妙明真心非是世間諸法在真心內別有其體即如靈法界所有虛空大地情與非情全是一味妙明真心凝然清淨不增不減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却此心妄認四大爲身緣慮爲心譬如百千箇澄清大海不認但認一小浮漚若了四大之身緣慮之心緣生無體全是海水連有儒生學佛誤認斯廣大真心體然未信余等喻云此是如來親說但是自心迷洎不見安得不信且如俗書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抃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列子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也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述之不可爲自目不覩視亦不信有此物耶俗者所說有和物情尚爾何況如來所說無相真心也實性論尚爾何云聲居者不知宇宙之通泰是也後頓教一心者謂絕待一心彌滿清淨中不容他一切妄相本來是無絕待真心本來清淨華嚴經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易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謂前終教隨衆生迷說有色身山河虛空大地世間諸法令諸衆生翻妄歸真了達色身山河虛空大地世間諸法全是一味妙明真心今頓教中本無色身山河虛空大地世間諸法本是一味絕待真心故清涼云總不說法相唯辨真性即知周徧法界本是一味絕待真心寂然清淨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欲要易解周遍法界喻似一顆瑩淨圓珠朗然清淨無影無像無內無外清涼云照體獨立物我一如達磨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即傳此心

曹溪云明鏡本清淨何假拂塵埃亦是此心也一切衆生從無始來不了此心妄見諸相猶如眼病橫見空華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

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
無本性無故今頃教中空華之喻甚爲切要
今時縑素宗禪者徃廣海平開示此心多不
入神如葉公好龍真龍現前愕然不顧若未
悟此心非是真禪是故欲修二別教一心者
禪行先須了悟此一心也

十方全是一真大法界心於此一真大法界
內所有若凡若聖若理若事隨舉一法亦皆
全是大法界心乃至唯舉一塵亦皆全是大
法界心華嚴經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
中見法界又一塵既是大法界心於此一塵
大法界內復舉一塵亦皆全是大法界心若
橫若豎重重舉之重重皆是大法界心故清
源大師於華嚴十地品疏說帝網無盡一心
也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妄不知無盡法界
是自身心於中本具帝網無盡色心功德即

與毗盧遮那身心齊等却將自家無障無礙
佛之身心顛倒執爲雜染衆生譬如金輪聖
王統四天下身智具足富樂無比忽然昏睡
夢爲蟻子於夢位中但認己爲蟻子不覺本
是輪王無虛法界之佛世喻雖現今但喻迷真執妄之義智者應知是故

欲求成就究竟佛果切須悟此毗盧法界若未悟此法界縱經多劫修習萬行徒自勞苦不得名爲真實菩薩亦不能生如來家故華嚴經云不了於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清涼云不依此悟所作非真

自為修行元來結業此無盡法界一心人
 解解亦難臻此境足以多劫善因不信不解
 上首聲聞如盲如聾其有劫善因不信不解
 意若能信悟在懷當日生於佛家人難信
 今舉例況之如法苑珠林說有一街人踰行
 見一人擔擔上有籠子可受升餘告擔人云
 我步行疲極欲寄若籠子耳乃跳入籠子中
 處是狂人街語云位君入耳乃跳入籠子中
 籠子非大街人非小籠子而行也
 數十人云我於一樹下住食乃呼街人共食
 術人云我自有一樹下住食乃呼街人共食
 種器物飲食告擔人云我欲與婦共食即
 中吐出一女子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已其
 天便吐婦告擔人我有外夫欲求共食夫若
 覺時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丈夫身軀欲覺其外
 人籠中全不通去其婦即置外夫口中器物
 夫告擔人云云其夫覺已復置婦口中云
 飲食亦置口中其夫覺已復置婦口中云
 云此是世間小街尚爾重重相容而無障礙

豈況毗盧無障礙法界耶應須諦而信之
思而解之勿要高推聖境去度一生者哉後
修普賢行海者既得了悟無障礙法界於自
本心於中本具十華藏世界微塵數相好帝
網無盡神通功德與十方諸佛更無差別奈
無始局執妄情習以性成卒難頓盡致令自
家神通功德不能盡得自在受用故須稱自
家毗盧法界修本有普賢行海令無盡功用
疾得現前華嚴經云修此法者少作功力疾
得菩提雖普賢行海浩瀚無涯一藏教中所說行門皆是
華嚴普賢之行但應得菩提雖普賢行海浩瀚無涯一藏教中所說行門皆是
持淺探深支流出也今就觀行略示五門一

諸法如夢幻觀二真如絕相觀三事理無礙
觀四帝網無盡觀五無障礙法界觀且初諸
法如夢幻觀者法即當事謂常觀一切染淨諸
法全體不實皆如夢幻此能觀智亦如夢幻
華嚴經云譬如夢中見種種諸異相世間亦
如是與夢無差別又云度脫諸衆生令知法
如幻衆生不異幻了幻無衆生又金剛經云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肇公云虛妄如三界不實夢如幻
如六道無物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執一切法

者擬心即差動念便乖但棲心無寄理自玄
會故華嚴經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
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又古德云實相言思
斷真如絕見聞此是安心處異學徒云云此
但任其本性自照更不起新生慧解故圓覺
經云但諸菩薩及末世衆生居一切時不起
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
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又賢首云若起心作
凡行聖行非是真行不作一切行行心無寄
是名大行此門即以本性自照名觀

此門行
者一切

時中心無所寄是名真修雖然備修萬行中心無所寄是三門攝盡一見性門先須了悟純真三門攝盡一見性門心是佛非假外求即前類教一心是也心門如上所說想念真如等三門是也行門須備一修菩薩六度萬行其三門是也正標隨開修等字便成伽見達磨生清淨法以心傳名佛性欲求佛道須悟此心即是見性門亦名佛性欲求佛道須悟此心即是見性門
 又云如是安心所謂壁觀令修道人寂然無爲行所起分別心住理又云如是爲行所謂四行一報怨行是安心又云如是爲行所謂四行一報怨行是安心
 道門又云如是爲行所謂四行一報怨行是安心
 今雖無此末流浪語起熱惱害無所
 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怨怒非天若不受
 何以故識達故二隨緣行謂修道人若得勝
 榮譽等事當自念言一切諸法皆從緣生
 是我過去修因所感今方得之終還無何

善之有得失隨心無增減喜風不動樂風
為生三無所求行世人長遠處貪者名之
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於三界內無所樂
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四梅法行謂性淨
真理目之為法而此理性本無慳等一切萬
惡應稱理性修布施等一切萬善斯之四行
即是發於此又草堂禪師圓覺疏中亦有三
心二大發菩提心謂大慈大悲大智大願三後修
若薩行謂六度萬行修殊斯之三門禪學見
謂古來禪宗諸家語錄多分但應當時根宜
或唯說見性或但言安心或只談發行又於
安心修行中復各有通達然後披覽諸家禪教
云今知諸門心若通達然後披覽諸家禪教
乃各歸三事理無礙觀者即當事理無謂常
其首歸三事理無礙觀者即當事理無謂常
觀一切染淨事法緣生無性全是真理真理

全是一以淨淨事法如觀波全是濕濕全是
波故起信論云雖念諸法自性不生而復即
念因緣和合善惡之業苦樂等報不失不壞
理不礙事也如濕性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
雖一不礙波浪成多雖念因緣善惡業報而
亦即念性不可得不礙全是濕性若習假空
中三觀若謂想一切諸法緣生無性皆觀全
空即是空觀如觀鏡中像全無實體若想一
切諸法雖有不實若想一切諸法全是一味
鏡中像有而不實若想一切諸法全是一味
妙明真心如前所教所明廣人真心是也即
是中觀如觀明鏡此之三觀或單修一門或
漸次俱修或一時四帝網無盡觀者即當上
齊修什器收拾
法界於中略示五門一禮敬門二供養門三

懺悔門四發願門五持誦門初禮敬門者謂
想盡虛空遍法界塵塵刹刹帝網無盡三寶
前各有帝網無盡自身每一一身各禮帝網
無盡三寶每一一三寶前各有自家帝網無
盡身禮更想此一門盡未來際無有休歇念
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或生中作
此觀想或晨昏禮佛暫時欲念入此觀門功
德無盡清涼云不入此觀徒自疲勞或且入
純門想遍法界統是毗盧佛或唯提等每一
尊前且想一身禮更若難入且想十尊佛每
一尊前有一身禮習之稍熟漸增百二供養
尊十尊乃至無盡下准此門習之
門想盡虛空遍法界塵塵刹刹帝網無盡三

寶前各有帝網無盡自身每一一身各出帝
網無盡供具所謂香華燈燭衣服飲食幢幡
傘蓋瓔珞雲樓閣雲等每一一身所出供具
各供養帝網無盡三寶每一一三寶前有帝
網無盡身供養更想此一門盡未來際無有
休歇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
厭或坐中想此供養或佛前燒香奉華時想
狀入此觀或無香華但合掌入此觀門功德
亦無窮盡三懺悔門想盡虛空遍法界塵塵刹刹
帝網無盡三寶前各有帝網無盡身每一一
身盡皆志誠懺悔帝網無盡罪障所謂自從

鍊常現不隱方成第六行句法界觀云深細思之今現在前圓明顯現稱行境界圭山釋云思之今現為真解也已現即不更思雖不更思而亦常現不隱方為實行又一行禪師云先須起想想得現前然後用般若空而淨除之即成不思議大用頓入佛果若不起心觀之錯會般若意也縱爾入空亦失圓頓之道圓宗行者鍊修功至豁然言亡慮絕了了分明方為真行若得如是四威儀中常見不思議境界願修道者於此留心本來如是但昧之不見又修心行者或有諸善惡夢境或逢種種魔障或現種種違順境界或聞種種善惡之聲或諸蟲蟻身上行走或身心不安多思多慮或入觀時種種相現不與本觀相應等皆須觀之如夢如幻全體非實或觀之皆是自家真心起信論云當念唯

要自知分兩炮炙法則合成服之方能除病身安今密圓神呪一切衆生并因位菩薩雖不解得但誦持之便具毗盧法界普賢行海自然得離生死成就十身無礙佛果如病人得合成妙藥雖不知分兩和合法則但服之自然除病身安故首楞嚴經云諸佛密呪秘密之法唯佛與佛自相解了非是餘聖所能通達但誦持之能滅大過速登聖位又云神呪是諸佛密印佛佛相傳不通他解賢首般若疏云呪是諸佛秘密之法非因位所解但當誦持不須強釋又遠公涅槃疏云真言未必專是天竺人語翻譯者不解是以不翻又天台止觀云上聖方能顯密兩說凡人但能宣傳顯教不能宣傳密教也自古諸師皆說陀羅尼因位聖賢不能曉解但信而持之滅障成德問曰何以諸佛密呪不通他解答云諸佛密呪在此不可思之法法華經云般若經諸佛秘法不顯其義故云密言也般若經云總持猶妙藥亦如天甘露能療衆惑病服者常安樂又理趣經中如來說有五藏一經藏如牛乳二律藏如酪三論藏如生酥四般

若藏如熟酥五陀羅尼藏如醍醐醍醐之味乳酪等中最高第一能除諸病今諸有情身心安樂西天多用陀羅尼者經律等中最高第一能除諸罪令諸衆生解脫生死速證涅槃安樂法身彼理趣疏云性德力大密呪功強解行雖劣解脫則疾問曰賢首大師等但判華嚴經為圓餘教皆非今判陀羅尼又是圓教豈不違賢首等耶答云圓宗有二一顯圓二密圓賢首但據顯教正判華嚴為圓今神變疏鈔曼荼羅疏鈔類彼顯圓判斯密教亦是圓宗顯密既異乃諸師無違也依密圓修鍊亦分為二一持誦儀軌二驗成行相且初持誦儀軌者謂真言行者每日欲依法持誦時先須金剛正坐以右腳壓左腳膝大三昧印二大押指相安膝輪下此印能滅一切狂亂澄定身心方入淨法界三昧謂想自身頂上有一梵書云卍字此字遍有光明猶如明珠或如滿月想此字已復以左手結金剛拳印以大押指捻無名指根第一印能除內外障右手持數珠口誦淨法界

真言二十一遍真言曰

唵藍或只單持藍字亦得或名覽字

此淨法界藍字若若誦能

令三業悉皆清淨一切罪障盡得消除又能

成辦一切勝事隨所住處悉得清淨衣服不

淨便成淨衣身不漂浴便當漂浴若用水作

淨不名真淨若用此法界心藍字淨之即名

畢竟清淨瓶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真言一

字變染令淨偈云囉字色鮮白空點以嚴之

梵音又囉安上安空如彼瞽明珠置之於頂

上真言同法界無量眾罪除一切觸穢處當

加此字門若實外緣不具無水洗浴則新淨衣但用此藍字淨之若外緣具者先用淨水了著新淨衣更用此藍字淨之即內外俱清淨也廣如諸真言儀軌經載

次誦護身真言二十一遍真言曰

唵齒囉二合囉字去聲彈舌呼之

此是梵音唵齒囉字已下例准知之若誦此呪能滅五逆

十惡一切罪業能除一切種種病苦災障惡

夢邪魅鬼神諸不祥事而能成辦一切勝事

令一切所願皆得圓滿此呪是諸佛心若人

專心誦一遍能守護自身一切鬼神天魔不

敢侵近誦兩遍能守護同伴誦三遍能守一

宅中人誦四遍能守護一城中人乃至七遍

能守護四天下人廣如文殊根本一字呪經說上二呪各持一百八遍

得亦次誦六字大明真言一百八遍真言曰

唵麼呢鉢訥銘二合

此真言若誦此呪隨所住處有無

量諸佛菩薩天龍八部集會又具無量三昧

法門誦持之人七代種族皆得解脫腹中諸

蟲當得菩薩之位是人日日得具六波羅密

圓滿功德得無盡辯才清淨智聚口中所出

之氣觸他人身蒙所觸者離諸瘴毒當得菩

薩之位假若四天下人皆得七地菩薩之位

彼諸菩薩所有功德與誦六字呪一遍功德

等無有異此呪是觀音菩薩微妙本心若人

書寫此六字大明則同書寫八萬四千法藏

所獲功德等無有異若以金寶造如來像數

如微塵不如書寫此六字中一字功德若人

得此六字大明是人貪嗔癡不能染著若戴

持此呪在身者亦不染著貪嗔癡病此戴持

人身手所觸眼目所觀一切有情速得菩薩

之位永不復受生老病死等苦說此六字大

明竟有七十七俱胝佛一時現前同聲說准

提呪即知此六字大明與准提真言次第相

須也廣如大藥王經說然後結准提印當於心上

以准提真言與一字大輪呪一處同誦一百

八遍竟於頂上散其手印或有不樂大輪呪者只持准提真言

亦得准提印法以二手無名指并小指相叉

於內二中指直豎相柱二頭指屈附二中指

第一節二頭指來去正結印誦呪欲記數時於

於自身分手指上或十記皆得或結印誦得一千

八十遍更好或一百八遍外但以左手作金

剛拳印右手持珠持亦得若持者只散

持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真言曰

南無唵哆喃三藐三菩馱俱胝喃但你也合

他

此真言與准提真言合誦部林合

淹析除主除唯提婆婆合誦部林合

滅十惡五逆一切罪障成就一切白法功德

持此呪者不問在家出家飲酒食肉有妻子

不揀淨穢但至心持誦能使短命衆生增壽

無量迦摩羅疾尚得除差何況餘病若不消滅無有是處若誦滿四十九日唯提菩薩令二聖者常隨其人所有善惡心之所念皆於耳邊一一具報若有無福無相求官不遂貧苦所逼者常誦此呪能令現世得輪王福所

求官位必得稱遂釋宗傳燈錄中引古人云起一切若求智慧得大智慧求男女者便得男女凡有所求無不稱遂似如意珠一切隨心又誦此呪能令國王大臣及諸四衆生愛敬心見即歡喜誦此呪人水不能溺火不能

燒毒藥怨家軍陣強賊及惡龍獸諸鬼魅等皆不能害若欲請梵王帝釋四天王閻羅天子等但誦此呪隨請必至不敢前次所有驅使隨心皆得此呪於南贍部洲有大勢力移須彌山竭大海水呪乾枯木能生華果何況

更能依法持誦不轉肉身得大神足往兜率天若求長生及諸仙藥但依法誦呪即得見觀世音菩薩或金剛手菩薩後與神仙妙藥隨取食之即成仙道得延壽命齊於日月證菩薩位若依法誦滿一百萬遍便得往詣十

方淨土歷事諸佛普聞妙法得證菩提若欲成就壇法不同諸部廣修供養掘地香塗之所建立但以一新鏡未曾用者於佛像前隨月十五日夜面向東方置鏡坐前隨力莊嚴諸供養具燒安息香及淨水然後結印在於

心上呪鏡一百八遍以囊盛鏡常將隨身每欲念誦但以鏡壇置於面前結印誦呪若不十齋日外不對鏡壇持誦亦得此鏡壇之中今要妙壇攝一切諸惡若無鏡者但想一鏡於於面前持誦淨諸惡趣經等多說想成壇法

持誦為上或不能想得壇者但只專注持呪十齋日者所謂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四日此准提呪一切諸佛菩薩等同說獨部別行總攝二十五部真言壇法准梵本有十萬偈說文龍樹菩薩以偈讚曰

唯提功德聚 寂靜心常誦 一切諸大難無能侵是人 天上及人間 受福如佛等遇此如意珠 定獲無等等廣如諸法提經儀說又此堆提或名堆泥或并持明藏龍樹名摩那等但是梵音不同耳大輪一字呪即部林是也亦名末法中一字心呪此呪於末

法時法欲滅時有大勢力能於世間作大利益能護如來一切法藏能降伏一切八部之衆能摧世間一切惡呪是一切諸佛之頂是文殊菩薩之心能施一切衆生無畏能與一切衆生快樂凡有修持隨意得果同如意珠

能滿一切之願若誦此呪於四方面五百驛內諸惡鬼神皆自馳散諸惡星曜及諸天魔不敢侵近若持誦餘一切真言恐不成就即用此呪其餘真言一處同誦持之決定成就若不成就及無現驗其呪神等即當頭破七

分是知此呪能助一切真言疾得成就或別持此呪亦得廣如文殊儀軌經說上來次第持誦至准提呪若不能結得准提印者但以左手作金剛拳印右手持珠誦之或不能從前淨法界真言等次第持誦者只持准提神呪更或根鈍不能具受此准提者只唵字已下持之唵字已上是歸敬詞唵字等是正呪也每持誦了却用右手作金剛拳印口誦吽字真言而印五處先印額上次印左肩次印右肩次印心上後印喉上印竟頂上散之能

除一切魔障成就一切勝事或比至持課先印五處亦得又隨所住處欲辟除鬼神結金剛界但誦准提真言呪香水二十一遍八方上下灑之即成辟除結界又正持誦時准俱脰陀羅尼經金剛頂經五字陀羅尼頌等數本經教中說隨根所樂亦有多種一瑜伽持但想心月中布字謂想自心如一月輪湛然清淨內外分明以梵書眞唵字安心月中以日折引錄曰主司錄曰准曰提曰安娑婆訶字從前右旋次第周布輪緣之終而復始

二出入息持謂出入息中想有真言梵字息出字出息入字入字字朗然如貫明珠不得間斷或息出時想自心月輪中九聖梵字字準提菩薩口中有安布准提菩薩心中流入若息入時想准提菩薩心中月輪中亦字字連環皆有五色光明從准提菩薩口而出入自口中右旋安布心月輪內如是終而復始想之三金剛持脣齒不動舌不至嚅但口中微動四微聲持但令自耳聞之不緩不急字字須得分明稱之五高聲持令他聞之滅罪復有二種持誦一無數持誦謂不持珠定數常無間斷持之二有數持誦謂指數珠每

日須得限定其數不須闕少若指數珠所獲如數珠功德經說若有人手持數珠不念誦佛名及陀羅尼者此人亦獲福無量又金剛頂念珠經云若安頂繫淨無間由戴項上減四重手持誦上除眾罪能令行人速清淨又一字頂輪經云若用藍字其言加持數珠七遍用持誦時一過或十過若指數珠至母珠却過母珠不每日依法持誦時須限定其時得越過母珠

分若一時持謂早晨若二時持并黃昏若三時持加正午分但若有暇時持之若上根持誦須得三密相應一身密結印二語密誦呪三意密或想真言梵字或緣持誦之聲或想准提菩薩或想菩薩手中所執杵瓶華果等物

故神變經疏云若用三密為門不須經歷劫數具修諸行只於此生滿足諸波羅蜜又正持誦未滿一百八遍不得共人語話若欲語話時於舌上想一梵書眞字縱語話不成間斷問曰為當只持一道真言功德成就為復廣持多本真言功德成就答有二門一者隨根所樂門謂根有種種好樂不同或有樂持三道五道十道乃至百道等中間隨根所樂不同皆得持誦二者疾得成就門謂欲求一切功德疾得成就宜專持誦一道真言

成時一切真言功德皆悉成就故文殊儀軌經說若欲一切功德成就不得於別真言而起思想是也如上雖有數道真言皆是持誦准提真言之次第問曰既專誦一呪疾得成就何以多示准提真言令人持誦答云一為

准提總含一切諸真言故准提能含諸呪諸呪不啻准提如大海能攝百川百川不攝大海准提總含諸呪二為准提壇法人易成辦故但以一新鏡未曾用者便是壇法不同餘呪建辦壇法須得揀選淨處香塗地廣造佛

像多用供具方能成就有財物者廣造佛像安五寶壇對三為准提不揀染淨得持誦故不問在家出家飲酒食肉有妻子等皆持誦不同餘呪須要持戒方得誦習今為俗流之飲酒食肉是其常業難違僧人教示習性難以改革若不用此大不思議呪法脫如是人等何曰得出生死其有齊戒清淨依法持誦者更為勝妙故准提經云何況更能結齋往第四天得入神足是也所以多示准提真言今人持誦若有樂持餘真言者隨心皆得勿要定執一途耳信五部呪皆是成佛之門若受一缺餘又真言行者每日對鏡初欲持

誦時或只依前想自身頂上有一梵書
藍字猶如明珠然後持課又准大乘觀想曼
拏羅經持明藏成就儀軌經尊勝佛頂修瑜
伽法等數十本經教中說或想自身頂上
藍字變作三角火輪從頂至足燒盡自身遍
周法界唯見清淨縱有五無間罪用此字次
想一梵書阿字生成自身謂阿字即體是
相法界生成復想一暗字在自頂門十字
縫中謂暗字即體是十方諸佛光明法水然
後持誦或想自心如一月輪圓滿清淨於月

輪中有一梵書吽字如來因位多年修證
於初夜分便成正覺諸佛皆具含藏量法門
是一切真言之母一切如來皆因觀想此字
而得或心月輪中想一耶阿字謂阿字是毗
盧界亦是菩提心若人或心月輪中想一
吽字謂吽字總攝金剛部一切真言是金剛
部主身亦是三解脱門若常想念能除
一切罪障或舌上想一藍字或素吽字
想竟然後持誦或想自身頂上出大蓮華於
蓮華上現出阿字復想阿字變成月輪又
想月輪變成素吽字字變成五股金剛杵又
想此杵移於舌上方得名為金剛舌然後持

誦於於二手中亦想阿字阿字變成月輪
月輪變成素吽字字變成白色五股金
剛杵方得名為金剛或想准提九聖梵字每
一字有種種光明安自身分之中所謂想
素吽字安頭上目折字安兩目目綠字安項
頸目主字安於心目綠字安兩肩目准字安
膺中目提字安兩膝目婆婆合安兩脛目訶
字安兩足想安布已然後持誦特明嚴儀軌
從菩薩法中求成此者先觀准提菩薩根本
微妙字輪安自身分一一分明是人先身所
造一切罪障悉得除滅凡有所求決
定成就安布九字藏經數處說也觀想梵
字所有功德廣如諸陀羅尼經中說之此上

觀門若四或低中當思之更妙凡諸經中
想其言字皆皆是梵字非是此方文字故一
字頂輪王儀號云所言觀諸字唯時或有不
於梵字非是隨方文有大神用力或有不
能想得梵字者但只專心持誦亦具一切三
昧故大悲心經云陀羅尼是禪定藏百千三
昧常現前故若人緊切持誦時或逢種種魔
障或忽然怖怖或舌難持誦或身心不安或
多嘆多睡或見諸異相或於呪反生疑心不
欲持誦等云云若對治者應觀梵書囉字
或觀藍字或觀阿字等但隨觀一字彼
境界自然消滅若分別心多當觀囉字即

成無分別若著有心多應觀自今字即因緣
法本空也此上且約一透而說若實言之隨
具一切字一切功用問曰何以梵字皆有如
是不思議神用答謂每一一字即體是諸佛
菩薩身心故又即體是離相法界故又即體
是教理行果故所以有不思議神用西天梵
本有但世界初成時梵王傳說若爾應西天
不同此方字是菩薩等創製若爾應西天
梵字皆有不思議神用何得偏說真言中
答謂真言中字法爾諸佛不思議力加持故
法性如是故偏有神用如此方言語是一唯

急急如律令等語呪火不燒呪水不熱蓋作
呪語偏有功用非餘一切言語皆有如是功
用西方字亦爾字雖是一謂作真言中字偏
有神用非餘一切字皆有如是神用也問曰
上說對壇結印誦呪等豈不是有相耶答云
圓宗無障礙法界體上本具無盡法門禪宗
無相法門但是無盡門中之一門耳今密宗
壇法手印真言即體便是無障礙法界也華
嚴經說鈔十玄門中說事顯法門說金色世
界即是本性彌勒樓閣即是法門勝熱婆羅
門大聚力士山即是般若無分別智等是也今
有人云持呪結印對壇是著相者此乃只就

釋宗中論之即是維相外求於無相古師指
為外道見也非是佛教之意耳又首楞嚴經
疏云持誦神呪能却諸惡能集善惡來善惡
知斯旨見持呪者往往與諸謂非修持未有一
佛不由神呪而得成道度問曰上引古來
衆生矣請細覽之以華斯弊問曰上引古來
諸師皆云呪是諸佛秘密之法非因位所解
何却如前解說阿字是毗盧佛身吽字是三
解脫門等耶答云准賢首般若心經疏及神
變疏并密藏諸陀羅尼經意而有二門一不
可說門謂呪是諸佛密法佛相傳不通他
解但當誦持不須強釋二強說門謂真言中
隨舉一字或作人或作法橫豎該羅自在解
說舉要而言無盡法門於一字中總解說盡
方是陀羅尼字義就此言之假使十方諸佛
經恒沙劫共說真言一字中義亦不能盡荷
況餘人說者尚難豈況受者所以且於一字
中少分或作人或作法而解說之前說阿字
是毗盧佛身吽字是三解脫門等即是強說
中少分一述之義餘處有文解釋真言字義
句義皆是此強說門中少分一述義耳若於
一字中或作二義五義十義乃至百義等解
釋名少分義若作一義解釋名一述義耳
上言唯佛所知不通他解者據密教本宗不

可說門言也此不可說門義當顯顯言果
分問曰或有衆生欲除種種災障或欲增長
福慧或欲祈證聖果等為當只依前儀軌持
誦耶為復更別有方法耶答曰但只依前儀
軌持誦凡有所求決定成就或有樂隨所求
之事各別作法者今與略示法式准千手千
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七俱胝大明陀
羅尼經神變經疏及諸真言儀軌等說有五
種壇法所謂息災法增益法敬愛法降伏法
出世間法

若作息災法者為除惡業重罪煩惱等障種
通等行者面向比交脚豎膝而坐像面向
南於准提像前安置鏡壇更想一白色圓壇
在圓壇之中或於像前只塗抹一圓壇亦得
觀准提作白色所獻華果飲食并自身衣服
皆作白色塗香用白檀燒香用沈水然酥燈
以慈心相應從月一日初夜時起首至月八
日滿每日三時澡浴三時換衣至日滿時或
斷食或食三白食三白食謂乳酪糗飯米飯或
但運心想之亦得下唯此知之若念誦時前次第持誦至唯

提呪誦一百八遍已然後但從唵字誦之妙
言曰

唵折隸主隸准提與某甲除災難淺婆訶若
自己於安坐字上稱自己名及所為
事若為他人稱他人名及所為事
若作增益法者求福德聰明眷屬長壽命及
豐盛財寶成就等事行者面向東跏趺而
坐像面向西於准提像前安置鏡壇更想一
壇於方壇中遍想阿字或遍想字字像供
具并行者自身俱想在方壇之中或於像前
方壇亦得觀准提作黃色所獻華果飲食并
自身衣服等皆作黃色塗香用白檀加少鬱

金燒白檀香然芝麻油燈以喜悅心相應從
月九日日出時起首至十五日滿每日准
前三時澡浴換衣至日滿時准前斷食及三
白食念誦如前妙言曰

唵折隸主隸准提與某甲所求如意婆訶
稱名及所為
事例准前知
若作敬愛法者為求一切聖賢加護天龍八
清雅聞者喜悅及求一切人等行者面向西結
敬愛知友親近冤家和平等行者面向西結
賢坐像面向東於准提像前安置鏡壇更想
色半月形壇於半月壇中遍想賀字或遍
念字等像供具并行者自身俱想在半月壇

中或於像前只塗抹觀准提作赤色身著緋衣所獻華果飲食并自身衣服盡皆赤色塗香用鬱金燒香以丁香蘇合香蜜和燒之然諸果油燈以喜怒心相應從十六日後夜時起首至二十三日滿每日澡浴斷食念誦法

准前行妙言曰

唵折縣主縣准提令一切人敬愛某甲娑婆

訶稱名及隨所為

若作降伏法者龍獸損害一切惡毒鬼神及惡

寶毀真言者或與持呪人作諸障難者如是

一切惡人持呪行者運大慈悲得作此法店為自已所求及有怨憎作此法者准諸經說

坐左脚踏右脚像面向北於准提像前安置鏡壇更想一青色三角壇於三角壇中過想

或黑色著青黑衣自身衣服亦皆青色獻青

色華冕華不香華及曼陀羅華等飲食用石

榴汁漆作黑色或作青色塗香用栢木關伽

用牛尿以黑色華及芥子栢木塗香等各取

少分置關伽水燒安息香然芥子油燈以忿

怒心相應從二十四日午時或夜半起首至月盡日滿每日澡浴斷食念誦法准前行妙言曰

唵折縣主縣准提呼發吒合二引此是梵書

等身心不安或得大病或命欲終即當勤發

令發善心若足悔過自責永斷惡心者即為

彼人作息災法念誦彼人即免災難此是

十萬過或百萬過而為先時決定成就每見

法中隨心所欲作一法時決定成就每見

增益等法中頻頻作之聖言誦密之生勝處

一切罪業悉得消滅無常來至又生勝處現

在未來須獲利樂豈不善哉有斯鉅利故佛說之

若作出世間法者資糧及煩闋十波羅密超

越三無數劫今世行者在於山間深谷殊勝

巖窟清淨伽藍運大悲心常樂利樂無邊有

情同准提王菩薩仗託無盡諸佛菩薩大悲

願力助護限四月四日一期之內阻絕人客

默斷語言三密相應心無間斷行者面向東

餘方亦得能中向東最吉或全像面向西於

唯提像前安置鏡壇行者頂上想有字

之身更想大蓮華上有阿字生成就無漏智

種法唯求出世間若於此法中求成就者須得預前持誦准提真言五百萬遍或七百萬遍或千萬遍而為先
行方作此法定有靈驗二驗成行相者謂准泥陀羅尼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等共十餘本經皆說真言行者用功持誦或夢見諸佛菩薩聖僧天女或夢見自身騰空自在或渡大海或浮江河或上樓臺高樹或登山或乘師子白馬白象或夢見好華果或夢見著黃衣白衣沙門或哭白物吐黑物或吞日月等即是無始罪滅之相或正持誦時見諸毘光明或見空中遍地奇特之華或見諸佛菩薩聖僧天仙等或見諸佛淨土或自遊佛國親承供養或暫時聞經於多劫或見燈光高一二尺乃至一文或無火爐中自有煙起或見佛像搖蓋自動或聞諸佛菩薩種種美聲或覺自身巍巍高大或齒落重生或髮白返黑或身潤白不生蠱虱或貪嗔癡心自然消滅或總持不忘一字能演多義或智慧頓生自然通曉一切經律論或一切三昧法門自然現前或福德頓高四眾歸仰等云云
此上所說經文今有開僧儒士汎參禪理者厥見相以爲異此則非但毀謗最上乘教亦是捨相取

性之邪見也不知若逢如上之事但是福慧其根本來是性耳若逢如上之事但是福慧增長近成就相莫生疑惑之心勿起取捨之念應觀所逢境界皆是耳阿字或才蓋字等或想皆如夢幻或若得如是應驗更須發三業加功誦持不得宣說呪中境界漸資與人唯同道者不爲名利敬讚方得說之若成就時而有九品初下三品者若下品成就龍攝伏一切四眾凡有所求舉意從心一切天龍而來問訊又能伏一切蟲獸及鬼魅等中品成就驅使一切天龍八部能開一切伏藏或要入脩羅宮龍宮便得入之去住隨心上品成就便得仙道乘空往來天上天下而得自在世出世事無不通達中三品者若下品成就便得諸呪仙中爲王住壽無數歲福德智慧三界無比中品成就便得神通往餘世界爲轉輪王住壽一劫上品成就現證初地已上菩薩之位上三品者若下品成就得至五地已上菩薩之位中品成就得至八地已上菩薩之位上品成就三密變成三身只於此生得證無上菩提之果此是持呪人九

品成就若直求成佛不須求下三品等成就若准神變疏有五品成就一現至信位二至初地三至四地四至八地五至成佛此局當經今通依諸經故說有九品謂准提真言總含諸部神呪問曰云何得知准提總含諸部神呪答謂一藏經中神呪不出二十五部一佛部謂諸佛呪二蓮華部謂諸菩薩呪三金剛部謂諸金剛神呪四寶部謂諸天呪五羯磨部謂諸鬼神呪此五部每部復各有五即成二十五部今准提總攝二十五部故准提經云獨部別行總攝二十五部又云若欲召二十五部天魔等專誦此呪隨請必至又云五部金剛四天王共結總持三昧界又大教王經云七俱胝如來三身讚說准提菩薩真言能度一切賢聖若人持誦一切所求悉得成就不久證得大准提果是知准提真言密藏之中最爲第一是真言之母神呪之王
真言既總攝二十五部其言准提總攝亦攝二十五部諸法謂二十五部中諸法其形便即法見字等各不同今准提總攝二十五部一切諸法也故准提經云總攝二十五部又曼荼羅咒變茶毗咒云此是五部最尊最上能成一切廣障能生一切功德

德眼見身戴皆獲利樂故昔人云德者生也
出生無盡功德故壇者集也無邊聖賢集會
之如方序月水出開鏡對日大生磁石
引針琥珀拾芥尚有難測功用況諸佛不思
議法耶今有寡見聞者迷於密教見用鏡
壇却生毀謗然三世如來未有一佛不依壇
法而得成道度衆生也
幸廣見聞速改斯謬
上來密教心要竟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上

音釋

素恒覽 梵語也此云契
切木殿時人 眇 汁 切 目 肪 脂 也 膈 切 與
膏臍 音 寬 切 擦 日 擦 去 通 滿 監 虛 甘 指
同臍 死 也 擦 日 擦 去 通 滿 監 虛 甘 指
苦甲切 塗 年 題 切 嚙 逆 各 切 鏤 亡 取
爪刺也 塗 年 題 切 嚙 逆 各 切 鏤 亡 取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下

五臺山金河寺沙門道殷集

封九

三顯密雙辯者若雙依顯密二宗修者上
根也謂心造法界帝網寺觀口誦准提六字
等呪此有二類一久修者顯密齊運二初習
者先作顯教普賢觀已方乃三密加持或先
用三密竟然後作觀二類皆得余雖下材心
尚顯密雙修故仁王般若陀羅尼釋并仁王
儀軌皆云若不修三密門不依普賢行願得
成佛者無有是處又華嚴經字輪儀軌云夫
欲頓入一乘修習毗盧遮那法身觀者先應
發起普賢行願復以三密加持身心則能悟
入文殊師利大智慧海是知上根須要顯密
雙修中下之根隨心所樂或顯或密科修一
門皆得然顯圓華嚴諸佛共讚菩薩同遵西
天東夏上智上賢無不歸心爲大教廣行人
多見聞不假讚揚密圓神呪是諸佛之頂菩
薩之心功能廣大利樂無邊爲時流少知今
略敘述亦分爲二一敘述密呪功德深廣二
問答密呪法器勝劣且初敘述密呪功德深

廣者粗依聖教略出十門廣有無量爲人多
教深勝故以十門崇得用譽未聞若實一向
捨顯持密亦非通人華嚴經云受一非除魔
任在一門信須圓通無碍勿同盲人摸象第
子洗足余曾有偈云大聖觀音五教文千門
萬戶入天眞過觀受一非餘者盡是佛家不
了人又師準提總攝二十五部即知
已下十門皆說唯提施羅尼功德也

一護持國王安樂人民門
二能滅罪障遠離鬼神門
三除身心病增長福慧門
四凡所求事皆不思議門
五利樂有情救脫幽靈門
六是諸佛母教行本源門
七四眾易修金剛守護門
八令凡同佛如來歸命門
九具自他力現成菩提門
十諸佛如來尚乃求學門
初護持國王安樂人民門者謂秘密藏諸陀
羅尼經皆說陀羅尼能護持國王安樂人民
故寶星陀羅尼經云一切國土中所有陀羅
尼流行之地令其人王常得擁護勢力自在
亦能擁護王之政化所有王子妃后宰相輔

臣諸官將等皆得擁護令獲安樂國中所有內外怨敵謀計奸詐疾疫飢饉亢旱水滂惡獸毒龍如是一切不祥之事皆悉斷滅復令財穀豐饒庫藏盈溢華果榮盛人民安樂又寶藏陀羅尼經說陀羅尼流行之處能擁護國王王子妃后公主百寮輔相令其災難消滅所願圓成善神加護不令鬼魔來相燒惱復於國內獲十種果報一國中無他兵怨賊侵燒二國中無諸星宿變怪而起災患三國中無惡鬼神行諸疾疫善神衛護萬民安樂

四國中無諸風火霜雹等難五國中無怨家得便六國中人不為諸魔所逼七國中無諸橫死八國中五穀成熟甘果豐足九國中善龍入境依時降雨無有旱滂不調之名十國中人不為虎狼兇獸諸惡雜毒損害又七佛神呪經云陀羅尼若日月失度能使正行穀米不登能使豐登大臣謀反惡心自滅疾疫刀兵悉能攘之又云其諸人王欲得現世安樂離眾患難其王應當勤心讀誦陀羅尼亦當勸於后妃嫔女諸王子等勤心修習

又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云何以偏說護於國主謂國主若安樂時萬民安樂是以偏說護於國主葉衣觀自在菩薩經云陀羅尼能除一切有情災禍疾疫飢餓劫賊刀兵水旱不調星宿失度亦能增長福德國界豐盛人民安樂國王男女皆得長壽又蘇婆呼童子經云離真言外更無別法能與眾生樂者廣如諸陀羅尼經中說之昔有遼國天佑皇帝法輪廣運佛慧流通堅持密呪聿獲神功遂得禾登九穗麥秀兩岐寶祚恒安兆民永樂

斯乃陀羅尼之驗也

二能滅罪障遠離鬼神門者謂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最勝總持經樓閣陀羅尼等二十餘本經皆說若書寫陀羅尼置佛像中塔中杵中或書在幢上堂殿上或紙素帛帛上或擘皮牆壁板木等上有眾生得親視者或身手觸者或影中過者或真言字上塵飄在身者又或書之戴在頂上者身上者衣中者或書之牆上若風吹幡動其幡所指處眾生或書鐘鼓鈴鐸螺鈸等出聲物上有聞聲者此

上來所說諸眾生等縱有五無間之罪諸佛不憚之業悉皆滅盡來世生諸佛國何況親誦持者故昔人云五無間之極豐應念雲消十惡業之巨愆纔聞霧散又隨求頌云縱犯波羅十惡罪殺阿羅漢及尊親五逆根本七無遮應念隨聲並消滅真言聖力功無量故我稱讚不思議又末法中一字呪等諸陀羅尼經說持呪者於四方面五百驛內諸惡星曜鬼神天魔等盡皆馳散而去有發善心守護者不去若有固爾不去作障礙者便令頭

破百分身心粉碎由是行者無諸魔障得至菩提問曰有人言持呪者能惹魔障今何却說能離魔障答曰此是閻巷之談聖教無文今密部諸經皆說陀羅尼能離魔障且置勿論如顯教法華經中恐有誦誦修習法華者有魔障起故說陀羅尼品令除惡魔故彼經云若不順我呪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又釋摩訶衍論令坐禪人須得誦呪除魔又止觀云若諸魔障惱亂坐禪行者當誦大乘方等教中諸治魔呪若出禪時亦

當誦呪又金光明經說十地菩薩尚以呪護持何況凡夫故首楞嚴經云若不持呪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又云末世眾生樂修三昧恐同邪魔應當勸令持我神呪若未能誦寫於禪堂或戴身上一切諸

魔所不能動如是等文藏教彌多現見世人被鬼神惱害持呪者尚能除得況於自己敢

惱害耶

三除身心病增長福慧門者謂聖六字陀羅尼經普賢陀羅尼經文殊一字呪等十五餘

本經皆說真言行人能除種種身心病苦言身病者所謂一切熱病冷病風病瘡病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口病齒病腎病喉病面病頭病頸病臂病背病腹病手病背病腰病膝病髀病膝病脚病痔病痢病痰病氣病痲病疔病腫病斑病疥病疱病癩病癰病瘰癧病瘡病狂病癲癩病鬼魅病舉要而言或四大種種病或五臟種種病或鬼神所作種種病或宿業所感種種病如是等病以神呪不思議力悉能除愈故持句神呪經大悲心陀羅尼經

皆云陀羅尼能令枯木還生華果況有情病而不除也問曰真言行者持咒時鬼神惡人病不答謂妙臂童子經蘇悉地經等皆云若求上品大成就事不得用真言加持鬼神禁諸蟲蛇瘴他人病作此能妨大懷善諸心不在所造故謂索經云除鬼神病須三業清淨具慈悲心又一切貪嗔癡心病此諸菩薩方能為之

自然消滅故白傘蓋陀羅尼經云若有宿習貪心等不能除滅應當一心誦我神呪如摩登伽女與阿難是曩劫恩愛以我呪力愛心永斷成阿羅漢彼是婬女無心修行神呪真實速證無學何況本心求菩提者又大悲經

云至心稱念陀羅尼婬欲火滅邪心除又如意輪等諸陀羅尼經說真言行人現能增長一切福慧凡所出言人皆信受所用衣物財寶等舉意從心能令五百由旬內人天鬼神盡來歸仰又自然通曉一切經律論并世間典籍或得總持不忘日記千頌故大佛頂經云若讀若誦陀羅尼者此諸眾生縱其自身不作福業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又云若持神呪不生疑悔是善男子於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諸佛便為妄語又

云未精進者今得精進無智慧者今得智慧等云云如世間藥餌尚能令人去除睡眠增長精神豈況神呪不生智慧耶神呪又不可思議云若有一人受持奇哉專心持誦神呪七過不難與諸常知是人死後定得二十種勝利云何二十者一者身無疾病安隱快樂二由先業力雖有病生而速除愈三者身體柔順皮膚

諸根六者多獲財寶隨意受用七者所有財寶王賊水火不能侵損八者所作事業皆成九者所有種種所侵持誦神呪加特及水經七過已於其中八方結界上下散羅鬼神羅刹等即除滅十一者不為一切惡惡聞歡喜受樂十二者常無厭足十三者常不怖畏一切怨讎十四者設有怨讎遠自消滅十

五者人非人等不能侵害十六者原魅呪詛盡道不著十七者煩惱癡病不數現行十八者刀毒水火不能傷害十九者諸天善神常隨衛護二十者生不離慈喜捨又下一面觀世音神呪經云若有淨信男子善女等持此神呪者現身獲十種勝利何等為十者一者身常無病二者恒為十方諸佛攝受三者財寶衣食受用無盡四者能伏怨敵而無所畏五者令諸尊貴恭敬信言六者盡毒鬼神不能中傷七者一切刀杖所不能害八者水不能溺九者火不能燒十者終不橫死

四凡所求事皆不思議門者謂觀自在儀軌經文殊師利儀軌經一字頂輪等十餘本經皆說真言行人求成就時用四種物一者弓箭鐵斧鈎輪杵鏡或數珠餅鉢袈裟等僧家

所用種種之物二者雄黃雌黃等種種藥物
三者取河岸上土和泥作師子象馬牛驢或
鷄鵝孔雀金翅鳥等種種禽獸之形四者或
塑畫雕刻種種佛菩薩明王等形像隨心所
樂料作一事依法成已而置壇中如法誦呪
若得火燄出時或手執或塗身或乘之與助
伴知識飛騰虛空或有人見成就者或成就
者見彼人等總得騰空遊諸世界供養諸佛
菩薩皆壽命一劫獲初地百法明門若煙出
時依前用之得諸仙中為王住壽萬萬歲若
煖氣出時得一切人天敬愛所求如意此是
上中下三品成就相也若火光出上品煙出
中品煙出下品煙出
又云若火光現得一切呪神常來擁護八部
之眾皆常恭敬一切神呪用之皆得最勝靈
驗若煙相現隨所去處而無障礙所求遂心
若煖氣現得一切諸人并鬼神等同心敬愛
西方有一人得上品成就引五百人昇空如
此方淮南王藥就鷄犬紙鼎皆得昇空故昔
人云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
上藥力尚爾況佛不思議呪耶神變疏云人
手執仙方未曾和合服用却謗白曰昇空者
以為虛談全成不可又大教王等諸陀羅尼

經說或令人追龍女為妻降藥又作奴執繃
索入修羅宮呪死屍令開伏藏或說成於聖
藥或說勅於財寶等云云顯教之中此事罕
聞故先德云三乘教外別有持明是也問曰
諸佛本意令斷貪嗔等何却令人起貪心求
世事名利等耶答云諸佛有不思議度生方
便謂有眾生不肯直求菩提且隨其所樂令
持呪求之由神呪不思議力所求之事盡得
遂心一切罪業亦得消滅自然超凡入聖如
小兒有病不肯服藥被有智醫人塗在母乳
其小兒本食母乳不覺服著良藥除却病苦
故繃索心呪經云若有眾生設以詭曲為求
富貴名利等得聞此呪彼諸眾生生生處處
成就智慧福聚之香神變疏云真言境界十
地菩薩尚非其境況生死中人乎有人云陀
羅尼多今
人有所希求反損陷眾生者此是離求外別
取無求全同斷見外道今佛教說然曰求之
不見求相是其無求非同木石金不希求也
故觀音妙云雖念念求而無能求所求之相
又況諸佛大慈大悲
宣可故意損害眾生
五利樂有情救脫幽靈門者謂大寶樓閣經
大悲心經年梨呪等十五餘本經皆說若有

眾生得見持呪人身者或聞語音者或影中
過者盡滅十惡五逆之罪來世生諸佛國又
持呪人眼所見者身所觸者諸有情等亦滅
一切罪來世生諸佛國又持呪人路行有風
吹衣此風已去所吹者或江河中洗身此水
已去所漂者或天雨時仰空誦呪其雨滴所
霑者或山頂上誦呪盡目所覩處如上所說
諸眾生等皆得滅一切罪來世生諸佛淨土
蓮華化生如世間有毒藥處下風過者觸著
風時便致損傷尚有難測功力況不思議神
呪耶又繃索經說若聞陀羅尼而生毀謗者
亦獲利益如人惡心入龍腦栴檀等林中斫
截踐踏龍腦樹等其人亦身惹香氣故佛頂
頌云神通勝化不思議陀羅尼門最第一又
無垢淨光經云空繃索經佛頂尊勝經隨求
經等皆說若亡人廣造惡業死墮三塗真言
行者即稱亡人名字專心誦呪亡者應時得
離惡趣生於天上又以真言呪土砂或蓮華
散亡者墓上屍上亡者即得生於諸佛淨土
又亡人衣物或身分骨肉等得持呪人影映

著亦得生諸佛國又書陀羅尼置亡人骨上屍上亡人即得生於天宮故先哲云塵飄影爍神翫天宮土散水露識分惡趣問曰亡人造業既成已墮三塗之中云何真言行者或稱亡人名字或呪砂土置屍塚上便令亡人

轉惡道苦得佛國樂耶非唯俗士懷疑兼乃緇流難信答云智者以譬喻得解今舉喻況之如世禁呪之人禁火不燒禁刀不斫禁蛇不螫尚能變有毒而作無毒豈況如來神呪不能改苦得樂耶又如列子書說師文善彈

琴正當春時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總至草木成實商全音屬秋南呂八月正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涼風徐迴草木發榮角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由得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凍羽全音屬冬黃鍾十一月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消散徵大音屬夏蕤賓五月此是世間彈琴之術尚能變秋作春更冬為夏況如來大不思議神呪豈不能改惡道苦得佛國樂耶又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華嚴經說十

地菩薩一舉足量智功德九地菩薩不能知況我如來是諸聖中王所有秘密心印豈可以凡夫妄情而欲籌量者哉其猶井坎之魚爭知東海之深廣也唯宜諦而信之故觀世音菩薩祕藏神呪經云若有受持神呪之

者凡有所作必得成就唯須深信不得生疑持呪之者既能利樂有情救脫幽靈准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經說其持呪人不受十種惡死一者不令其人飢餓

時見觀自在菩薩作莊嚴相來現其前歡喜慰喻二不反戴口無欠咭手絕紛擾足離舒暢不泄便利無顛墜牀四者將捨命時正憶念意無亂想五者當命終時不覆面死六者

六是諸佛母教行本源門者謂一切諸佛皆從陀羅尼所生樓閣經云真言是諸佛之母

成佛種子若無真言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又三藏教盡從陀羅尼所出故最上大乘寶王經中說有四乘一聲聞乘二緣覺乘三方廣大乘四最上金剛乘謂陀羅尼藏是也一切法皆從金剛乘陀羅尼中流出神變鈔云千

流萬派起自崑崙積石之山十二分經出乎總持祕密之藏又萬行總從陀羅尼所流謂真言中每一字全是無相法界萬行無不從法界所流故持明藏儀軌經云唵字即是無相法界神變疏云無相法界全是真言真

言全是無相法界又真言亦名三藏有持呪者皆號三藏謂真言中每一字皆含戒定慧三且萬行不出六度六度不離三學既真言名三藏即知真言總含萬行真言是總行其餘法門是支流行門也

千三昧常現前故今又說真言總含三藏即知真言備含一切禪定之門行以今時禪若知真言持呪即答云准諸佛記世天華夏古來不許持呪耶答云准諸佛記世天華夏古來

符禪師人問最上乘法直教持誦密言古來
禪師豈不許持呪耶又禪宗既說一切諸法
皆是真如持誦具言豈非是真如耶今者或
禪或講見私密呪恐失已利心生疑者請
現在未來防惡報故佛頂無垢光明陀羅
尼經說普無垢婆羅門為人宣說秘密神
有光明者先有光明人多病苦受大苦惱至生
惡心與惡心已便得病苦受大苦惱至生
終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苦一劫又墮生
中受苦一劫復生大地獄中受苦一劫方得為
人生無兩目以宿緣力再遇無垢婆羅門作
大梵勢宜說密呪聞之歡喜承彼呪力死生
天上等上說勝之復益但有遠益非無勝罪
如光明長者足已蓋為密呪是諸佛心中
無量明王諸天龍神等護持致使謗之
者現世多得病苦來勸時流切宜慎之

七四衆易修金剛守護門者謂一切四衆但
解言語者行住坐卧四威儀中而易誦習又
但口誦便是真行能除煩惱安樂法身不假
備通教典如病人得藥服之便能除病身安
不在廣會醫書故般若經云總持猶妙藥亦
如天甘露能療衆惑病服者常安樂佛頂陀
羅尼疏云齋戒不索而自備果證不遠而不
可消難獲利自行化他因人果人靡不由此
而辦其事又曼荼羅疏云念如來之神呪心
心暗契如來心諷菩薩之密言願願冥符菩
薩願何生死而不逃何涅槃而不得若依餘
宗修行須要廣知聖教明悟真心然後修行

方是正行若未悟而修皆非正行如世病人
須要廣知醫書明問藥性方得治病者即萬
中難得一也是知神呪行門省略功德甚深
普引七衆速至菩提最為要道故義淨三藏
云昇天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
問曰夫依顯教須得依教生信依信生解依
解起行行成得果今密宗神呪不令生解但
誦持之使得道果既越常規難以生信答曰
如世間病人不解醫方遇神妙藥而服食之
便得病除身安彼既不解藥性何得病除身

安世藥尚爾況如來不思議呪耶又如來之
教不可以一理推既言顯密有異不須一祛
要解起信鈔云膠柱調絃全歸愚者守株待
兔且非智人唯宜信而持之速得道果若不
生信空無所獲大悲心經說誦持呪者一切
所求皆得果遂唯除於呪生疑又云若有生
疑不信其人百萬劫中常處惡道不聞三寶
又諸經說真言行者四威儀中有無量天龍
八部諸金剛衆常守護之故廣大圓滿無碍
大悲心陀羅尼經云誦持陀羅尼者是無畏

藏龍天善神常護持故又云若能如法誦呪
即有一切善神龍王金剛密跡常隨衛護不
離其側如護眼睛如護己命又持呪者若在
空山曠野獨宿孤眠是諸善神番代宿衛辟
除災障若在深山迷失道路善神王化作善
人示其正道若逢賊陣被他抄掠墮落他國
善神龍王接還本土若在山林曠野乏少水
火龍王護故化出水火故彼頌云龍天衆聖
同慈護百千三昧頻熏修又大佛頂陀羅尼
經說設有衆生於散亂心口持神呪常有八

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
種族一一皆有諸金剛衆而為眷屬晝夜常
隨侍衛此人縱令魔王求其方便終不可得
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外若魔眷屬欲
來侵擾是善人者諸金剛衆而以寶杵殞碎
其首猶如微塵恒令此人所作如願故彼頌
云八萬四千金剛衆行住坐卧每隨身密部
諸經廣說護持誦呪之人欲要知者請看藏
教
八今凡同佛如來歸命門者謂真言行者持

誦神呪課數滿時身語意三所作善惡之業皆成無漏功德法門故白金蓋頌云誦滿一萬八千遍遍入於無相定號成堅固金剛幢自在得名人中佛縱使罵詈不為過諸天常聞梵語聲大悲心陀羅尼經云誦持陀羅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惡一切天龍聞者皆是清淨法音又偈云譬如靈丹藥點鐵成金寶誦持陀羅尼變凡作賢聖又神變疏云真言行者能令三業即同本尊三業又持呪行者得諸佛歸命故佛頂偈云十方世界

諸如來護念歸命受持者是也九具自他力現成菩提門者謂顯教中有自力他力二門十住論念佛鏡等說一自力門謂修六度萬行等名難行道如人陸地步行千里程則遲到二他力門謂念佛等名易行道如人水路乘船行千里程則疾到今真言中密具自他二力謂大乘寶王等諸經中說真言行者日日得具六波羅密圓滿功德又佛頂頌云不持齋者名持齋不持戒者名持戒僧破二百五十戒比丘尼犯八波羅闍念

佛頂陀羅尼便得具足聲戒彼佛頂疏云若具今不行而備蓋神呪之力具足萬行斯言不誑矣則是自力門又真言中每一一字皆是諸佛全身末法中一字呪經云吾滅度之後變身作此呪等即是他力門又諸經說真言行者現世能成無上菩提故樓閣經云我於無量俱胝百千劫雖行

苦行猶不得菩提由緣聞陀羅尼故加行相應便成正覺又五字陀羅尼頌云諸佛本誓力現成諸聖事即於一坐中便成最正覺又陀羅尼序云若學蘊於心即凡夫三業成功

德聚只於此生便得菩提何勞修進多劫又神變疏判陀羅尼為大不思議成佛神通乘謂依餘門成佛如乘羊馬行千里程經久方到依陀羅尼門成佛如乘神通行千里程舉意便到所至處雖無異所乘法有遲疾也又餘門成佛如磨黃石取如意珠依真言門成佛如神通力取如意珠又云如餘菩薩為求菩提雖難行苦行如救頭然經無量劫尚不能得如是成就真言行者不虧法則只於此生得菩提也故神變鈔云頓超地位譬之以

神通速離纏病喻之以呪術又大教王經云若不依秘密課誦修行終不成於無上菩提也

十諸佛如來尚乃求學門者如大乘莊嚴寶王經說諸佛亦求神呪何況凡夫而不持誦耶故彼經說觀音菩薩一毛孔中有無量國土無量諸佛菩薩等普賢菩薩入觀音一毛孔中經十二年不知分齊又云觀音有六字大明陀羅尼一切如來皆不知其所得之處因位菩薩云何得知乃至說蓮華上佛成佛

竟方經歷諸佛求此六字大明等問曰佛具一切智豈不知得陀羅尼也答有三義一者表此陀羅尼最勝最深令人生於尊重所以言佛不知而自求之二者謂權教中佛不能知得圓宗密呪如小乘極果不能知得大乘深法三者密宗神呪即體便是圓圓果海故佛不得如釋大乘論說圓圓海佛亦不得今六字大明准提神呪即體便是圓圓果海也今密部一切神呪當顯教中所詮法也實而論之具舍能所詮一切神呪說文當顯教中能詮言也今六字准提神呪中果海也問曰實王經只言六字大明佛不知得云何今

說唯提佛亦不知得答云彼實王經說又佛
大明已便說惟不知得答云彼實王經說又佛
知佛說者真言於五部中佛部是法今又
獨出五部之外若於五部中佛部是法今又
問曰夫真言者但非圓果海部是法今又
文為體何得列為圓果海部是法今又
蓋是未得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是所詮之法一切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又設縱神呪便屬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之見解也謂小乘教中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句文為體大乘教中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以唯識為體大乘教中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教之中以密教為體大乘教中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玄為體大乘教中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言為體大乘教中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呪為體大乘教中密教宗旨今密教宗旨若此問
或當顯圓中一真法界耶又釋摩訶衍密宗神
生滅門中能證之教相歸性以真如為體
或多一心中為體真如教中即此二論中廣
又甚深玄理論不動本論中此二論中廣
解說不果海論不動本論中此二論中廣

為體以理推微即知不二果海為體故能
詮言尚爾即是不二果海為體故能
提神呪義當彼二論中所詮法耶又自諸
師皆云秘密神呪是諸佛心印唯佛得知非
因位所解又今莊嚴實王經說佛亦不知神
呪若非圓果海是何法耶願諸學者虛懷
滯局之情

問曰何以圓圓果海諸佛不得答云謂圓圓

果海是本性成就之法表非是諸佛修因斷
障所得故又表迥出因果之外故所以言諸
佛不得而自求之據實而論諸佛皆知得也
故賢首云性德果海即十方境界是也問曰
六字大明准提神呪既是圓圓果海即是十

佛境界何以凡夫而得持誦答云今密教中
說以真言不思議力令凡夫三業同如來三
業而得持誦又密宗神呪若據所知所解即
唯是諸佛境界今因位凡夫雖非知解但當
持誦自然滅障成德超凡入聖也斯之一義

語驚俗聽理越常情人既罕聞庸流難信博
學上智細而詳之於上三義任情取捨上來
十門略述密部盡依經典非是下愚能知密
旨故神變鈔云金剛手方可探其曠達華眼
始能窺其奧二問答密呪法器勝劣者問曰

上之十門盡敘述圓教中真言為當一切真
言而有勝劣五教各不同耶為復一切真言
而無勝劣皆是圓教耶答云准神變疏而有
二門一隨他意門一切真言而有勝劣諸部
不同又清涼疏主於經律論三藏之外立一

雜藏收陀羅尼而成四藏三乘各四成十二
藏既三乘中各有陀羅尼例知五教下亦各
有密呪也如諸阿含經中呪即是小教諸般
若經中呪即是始教金光明經中呪即是終
教楞伽經中呪即是頓教大乘莊嚴寶王經

中六字大明准提神呪即是圓教門中所引
諸陀羅尼經梵語陀羅尼此云總持即以教
理行果四法為體五教中陀羅尼各總攝
當教中教理行果也今初學易知一小教如
鐵二始教如銅三終教如銀四二隨自意門
頓教如金五圓教似如意珠

一切真言更無勝劣皆是毗盧遮那大不思
議秘密心印一代教中乃至鬼神所說真言
生全體變作彼鬼神類而說真言又賢首清
涼以義判教一經之中容有多教即知一切
經中真言皆是圓教一切真言名總持者能

總含攝無盡教理行果也實而言之雙用二
門妙契佛心故神變疏云真言行者能於差
別中解無差別義於無差別中解差別義當
知是人善達真言相也問曰上說密部包廣
包深難思難議未審此法被何根器答云所

被根器亦有二門一就隨他意門真言既有
五教不同根器亦乃五種各異五教中陀羅
尼各總被當教中上中下三根也故曼荼羅
疏中亦說陀羅尼通被勝劣諸根二就隨自
意門一切陀羅尼皆被不思議圓根故佛頂

四慶遇述懷者謂如來一代聖教不出顯密
兩門仁上經鈔云如來一切法不越顯密兩宗於顯教中雖五教

不同而華嚴一經最尊最妙是諸佛之髓菩薩之心具包三藏總含五教

此方有十萬仍此方已翻譯者

或八十卷六十卷四十卷等雖文義廣博其中最津要者唯別行普賢行願品一卷經文是

敝之闕疑無行之極機可讚

可西天遺流無不依之脩行也於密部中雖五部有異而准提一呪最靈最勝是諸佛

之母菩薩之命具包三密總含五部梵本有
十萬偈
此方已翻譯者有諸師諸本雖儀式稍異
中最綱要者准唐善無畏三藏所譯一卷經
文是諸壇之領袖七衆之藥餌可傳今此兩
可尚東夏萬德無不依之持誦也
宗准纂靈記并義淨傳說自如來滅度已後
時人不聞不知不聞頭圓
不知密圓至龍樹菩薩七百

年中出世雙弘顯密圓宗方乃流行人世今
居末法之中得值天佑皇帝菩薩國王率土
之內流通二教一介微僧幸得遭逢感慶之
心終日有懷似病人逢靈丹妙藥寔夫得如
意寶珠喜躍不已形於詠言乃成頌曰

數年何幸頓忘愁
顯密雙逢稱所求
五部神功功可賴
十玄妙觀觀無休
音高音下真言轉
身去身來華藏遊
法界衆生歡喜事
只疑都在我心頭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卷下

供佛利生儀

夫析道者若非上供三寶下拯四生福慧無由增長今於密藏之內錄出要妙之門冀諸四衆依而行之若欲供養佛法僧三寶者應先於三寶像前五體投地普禮遍法界無盡

佛法僧三寶口誦普禮真言七遍真言曰

唵 引 嚩 日 囉
合二勿切
美 日 五 囉

出真言不思議力自然遍法界無盡三寶前
皆有自身盡皆禮拜奉事也每至晨昏或入寺禮佛等時宜

論此方始以飲食香華等隨力所辦之物并
盛飲食物等皆以普通吉祥印印之按古手
與無名指相捻
餘三指皆拾散誦淨法界真言加持二十一
遍真言曰

盞

由誦嚩字真言加持及手印力其飲食器物等自然清淨遍法界也次誦無量威德自在光明勝妙力變食真言加持二十一遍真言

娑囉嚩吽

由加持力其飲食等即變成諸天種種餽饌

上味奉獻供養滿十方佛法僧三寶亦爲讚
歎勸請隨喜功德後結出生供養印二手當合掌
以十指右堅左頭誦出生供養真言二十一
相交復安在頂上遍真言曰

嚏

由誦唵字真言及印不思議力自然遍法界
有無盡香華燈燭幢幡金蓋衣服卧具樓閣
宮殿音樂歌舞等種種諸供養具盡供養遍
法界無量佛法僧三寶諸天等若無飲食香華但佛像前

手結此印口誦此真言亦自然有無
盡供養遍供養法界無盡諸三寶也
若施諸仙以淨飲食盛滿一器誦前變食呪
二七遍投於淨流水中即變成天仙美妙之
食供養百千俱胝恒河沙數諸仙彼諸仙等
得加持食各各成就根本所願諸善功德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此密言加持於食施彼
諸仙能令現世壽命延長福德安樂心所見
聞止解清淨具足成就梵天
威德一切究辦不能侵害
若濟餓鬼每於晨朝及一切時悉無障礙取
一淨器盛少淨水置少飯及諸餅食以左手
執器右手作寶手印以大拇指壓頭指中指
以中指壓中指

上施仙食
亦作此印誦前變食呪七遍加持已然後稱
四如來名號南無多寶如來能除餓鬼
南無妙色身如來能破餓鬼
南無離怖畏如來能除餓鬼
來怖畏得離鬼趣一切稱四如來名號已彈指七

遍取於食器於淨地上展臂瀉之或淨石上
恒河沙數餓鬼前各有摩伽陀國七七斛食
受此食已悉皆飽滿盡捨鬼趣生於天上若
四如來名號加持於食施諸餓鬼便能具足
無量功德如命之若奇令延長壽福之若福
若欲施水取水一掬用甘露呪之七遍散
於空中其水一滴即皆變成十斛甘露一切
餓鬼並得飲之無有乏少皆得飽足甘露呪

曰
南無素嚕瞞耶但他揭多耶但他唵素嚕
素嚕瞞素嚕瞞素嚕瞞素嚕莎呵
素嚕瞞素嚕瞞素嚕瞞素嚕莎呵
素嚕瞞素嚕瞞素嚕瞞素嚕莎呵

若救地獄誦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一遍
無間地獄碎如微塵於中受苦眾生悉生極
樂世界真言曰

最謨阿囉吽悉底喃三摩也三母默故綴
喃唵良齧二最縛婆悉蹄哩提哩吽
又凡諸經中說書寫陀羅尼利樂有情者皆
用西天梵字非是隨方文字也如或梵漢字
之更妙
若救一切亡靈者應誦不空羂索毘盧遮那
佛大灌頂光真言謂若有眾生具造十惡五
逆四重諸罪數如微塵滿斯世界身壞命終

墮諸惡趣誦此真言加持土砂一百八遍散
亡者屍上骨上或墓塚上彼所亡者若在地
獄餓鬼傍生修羅等中以此真言神通威力
加持土砂之力應時即得光明及身除諸罪
報捨所苦身往於西方極樂國土蓮華化生
更不墮落直至成佛真言曰

唵阿謨伽尾囉左最摩賀母捺囉合麼拏鉢
納麼合入嚩合囉鉢囉合鉢多野吽引
引

若欲利益一切有情者每至天降雨時起大悲心仰面向空誦聖觀自在菩薩甘露真言二十一遍其雨滴所需一切有情盡滅一切

惡業重罪皆獲利樂又若誦此陀羅尼者所
有過現作四重五逆謗方等經一闡提罪悉
皆消滅無有遺餘身心輕利智慧明達若身
若語悉能利樂一切衆生若有衆生廣造一
切無間等罪若得遇此持明人影暫映其身

忽得共語或問語聲彼人罪障悉得消滅真
言曰

叢謨羅怛叢合二怛囉合二夜引野叢謨阿引去哩
 也合罇路枳帝濕罇合二囉引野冒地薩怛罇

野摩賀引薩怛嚩合二野摩訶迦引嚩拏迦
 野怛你也合二他引嚩引度嚩度嚩迦度嚩娑
 野合二他引嚩引度嚩度嚩迦度嚩娑

嚮合二賀

樂者只曉字已下正呪也。碗書上
 是飯鼓辭等一切出聲物上或有
 陀羅尼於鐘鼓鈴鐸等一切出聲者悉皆清
 淨擊於派出聲一切衆生聞此聲者悉皆清
 淨。終得生。

者應書大寶廣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在

於幢上堂殿上或素氈上或紙帛上或經卷
上或牆壁牌版等上有諸衆生斬得眼見者
或手觸者或身觸者或影中過者及餘人轉
觸此人者又或書之戴在頂上者身上者衣
中者或書出聲物上有聞聲者或讀者或誦

者或但聞此陀羅尼名者如是衆生等縱有不孝父母者不敬沙門者不敬婆羅門者不敬者舊者誹謗正法者誹謗聖人者應墮地獄者誹謗諸佛者誹謗菩薩者殺阿羅漢者造五逆罪者殺婆羅門者殺牛犢者抄劫竊盜者故妄語者不與取者邪淫者兩舌者惡語者輕秤小斗者強奪財物者匿他財物者負言背信者捕獵者屠殺者魁膾者如是等罪悉皆消滅決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於現世獲無量百千功德常得國王

王子宰官及諸四衆歡喜敬愛不受世間種種諸苦毒藥刁杖水火等難一切師子虎狼諸惡禽獸不敢爲害又無一切諸盜賊難諸鬼神難諸邪魔難諸毒蛇難又現身不受一切諸病所謂一切瘡病眼病耳病鼻病舌病

齒病腎病喉病頭病項病諸支分病手病背
病腰病臍病痔病淋病痢病癰瘡病髀病脚
病疔病腫病瘰癧病斑病肚病疥病疱病癩
病癰病如是等病悉不著身不為厭禱蠱毒
呪詛著身無橫災死卧安覺安臨命終時心

不散亂一切諸佛現前安慰又一切傍生鹿
鳥蚊蟲飛蛾螻蛄乃至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諸有情等聞此陀羅尼名者或身觸者或影
中過者決定當得無上菩提等云云大寶廣
博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曰

曩謨薩嚩怛他引藥多去聲南引唵引尾補攞
 藥陛三麼拈鉢囉二陛四怛他多五你捺捺
 寧六麼拈麼拈七蘓上鉢囉二陛八尾麼黎

森若非鍊智鍊神精教精理內憑呪力外感
佛如曷以著斯絕妙之文哉性嘉叻承宿幸
忝會此生自得伏膺親蒙誨道七十子仲尼
門下入室徒忻一千輩黃梅山中傳衣匪預
雖滴露之添江之力輕塵無足嶽之能但竭
愚衷聊爲後序終九所願萬靈密佑四衆圓修長
然心要之燈恒照愚冥之路云爾

緣幸釋流慶逢聖世聲教熾饒佛法莫盛於
當今車書混同華竺咸歸於至化眷此靈塵
之寶奚其韞瀆之緘敬鐫刻於斯文俾流通
而入藏恭願法輪大轉億萬年睿筭永祝帝
齡佛日高懸一大事因緣俱明本智文英武
烈子孝臣忠干戈息於八方風雨調於六合
功能最勝筆舌奚殫思有普資自他俱利者

癰郎到切癰疽丈里切癰疽使難病小癰丁音癰音

密呪圓因往生集序

竊惟總持無文越重玄於化表秘詮有象數大用於域中是以佛證離言廓圓鏡無私之照教傳密語呈神功必効之靈一字包羅統千門之妙理多言沖遠總五部之旨歸衆德所依群生攸仰持之則通心于當念誦之則滋累于此生妙矣哉脫流幻之三有拔險趣之七重躋蓮社之淨方掃雲朦之沙界促三祇於頃刻五智克彰圓六度於剎那十身頓滿其功大其德圓巍巍乎不可得而思議也以茲秘典方其餘教則妙高之落衆峯靈樞之掩群照矣宗壽夙累所鍾久纏疾療湯砭之暇覺雄是依爰用杵叩真慈懺摩旣往虔資萬善整滌襟靈謹錄諸經神驗秘呪以爲一集遂命題曰密呪圓因往生焉然欲事廣傳通利祇幽顯故命西域之高僧東夏之真侶校譯三復華梵兩書雕印流通永規不朽云爾時大夏天慶七年歲次庚申孟秋望日中書相賀宗壽謹序

西嚩訶訶吟_二得覽_三合嚩_四西嚩囉_二

英 覓嚩麻禰 三末結嚩禰 得囉寧鼓

物養 莎引訶引

阿闍如來念誦法云

由誦此真言 如再入輪壇 失念破三昧

菩薩與聲聞 身口二律儀 四重五無間

是等諸罪障 悉皆得清淨

又甘露軍荼利菩薩念誦儀云次結金剛輪

菩薩印誦密言以入曼荼羅者受得三世無

障礙三種菩薩律儀由入曼荼羅身心備十

微塵刹世界微塵數三摩耶無作戒禁或因

屈伸俯仰發言吐氣起心動念廢忘菩提之

心退失善根以此印契密言殊勝方便誦持

作意能除違犯德答三摩耶如故倍加光顯

能淨身口意故則成入一切曼荼羅獲得灌

頂三摩耶_{其印相者二手中相又直堅二頭}

密語若未入壇不許作法若以此真言即當

入壇作法不

淨法界呪

唵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云若觸穢處當觀頂上

有法界生字放赤色光所謂噓字於所食物

皆加持此字即不成穢觸於一切供養香華

等皆加此字放白色光即無穢觸所供養物

皆遍法界

文殊護身呪

唵

文殊根本一字陀羅尼經云若誦此呪能消

一切災障一切惡夢一切怨敵能滅五逆十

惡一切罪業能除一切惡邪呪法亦能成辦

一切善事種種呪中是諸佛心能令一切所

願皆得滿足若發大心誦之一遍即能守護

自身若誦兩遍力能守護同伴若誦三遍力

能守護一宅中人若誦四遍力能守護一城

中人若誦五遍力能守護一國中人若誦六

遍力能守護一天下人若誦七遍力能守護

四天下人

一字輪王呪

具足諸功德 當來惡世時 我法將欲滅

能於此時中 護持我末法 能除世間惡

毒害諸鬼神 及諸天魔人 一切諸呪法

若聞此呪名 皆悉自摧伏 我滅度之後

布分舍利已 當隱諸相好 變身為此呪

佛有二種身 真身及化身 若能供養者

福德無有異 此呪亦如是 一切諸天人

能生希有心 受持及供養 所得諸功德

如我身無異 此呪王功德 我今但略說

三字總持呪

末法中一字心呪經云

佛告諸佛子 汝等今善聽 我今說此呪

具足諸功德 當來惡世時 我法將欲滅

能於此時中 護持我末法 能除世間惡

毒害諸鬼神 及諸天魔人 一切諸呪法

若聞此呪名 皆悉自摧伏 我滅度之後

布分舍利已 當隱諸相好 變身為此呪

佛有二種身 真身及化身 若能供養者

福德無有異 此呪亦如是 一切諸天人

能生希有心 受持及供養 所得諸功德

如我身無異 此呪王功德 我今但略說

唵啞叶

瑜加大教主經云唵字是大遍照如來啞字是無量壽如來叶字是阿閼如來又成佛儀軌云

由誦此唵字 加持威力故 縱觀想不成 於諸佛海會 諸供養雲海 真實具成就 由諸佛誠諦 法爾所成故 由適誦啞字 摧滅諸罪障 獲諸悅意樂 等同一切佛

超勝眾魔羅 不能為障礙 應受諸世間 廣大之供養 由叶字加持 虎狼諸毒蟲 惡心人非人 盡無能陵屈 如來初成佛 於菩提樹下 以此印密言 摧壞天魔眾 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呪

捺麻薩不怛仁南引薩滅三莫嚩 光引低

引喃引怛涅達 唵 授令足令 尊靈莎

引訶引

准提陀羅尼經云佛言此呪能滅十惡五逆一切罪障成就一切白法功德持此呪者不問在家出家飲酒食肉有妻子等不揀淨穢但依法無不成就至心持誦能使短命衆生增延壽命及除無量病苦迦摩羅疾尚得除差何況餘病若不消差無有是處若誦此呪一百八遍如是不絕滿四十九日每有善惡吉祥災變准提菩薩令二聖者常隨其人

所有善惡心之所念皆於耳邊一一具報又誦此呪能令國王大臣長者婆羅門等生愛敬心見即歡喜隨其所願悉得成就若有無福無相求官不遷貧苦所逼常誦此呪能令現世得輪王福所求官位必當穩遂若常持誦水不能溺火不能燒毒藥刀兵冤家痛苦皆不能害又若依法誦滿一百萬遍便得往諸十方淨土歷事諸佛得聞妙法速證菩提大佛頂白傘蓋心呪

捺麻薩不怛仁達引須追怛引也啊囉訶仁

薩滅三莫嚩薛怛涅達引唵 啊捺令覓折

寧 覓引囉末喇囉合嚩哈末嚩嚩末嚩嚩

囉末喇囉合鉢引稱 發怛吽能囉引合發

莎引訶

萬行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是佛頂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諸佛十方如來因此呪心得成無上正徧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呪心降伏諸魔制諸外道十方如來乘此呪心坐寶蓮華於微塵國轉大法輪摩頂授記拔濟群苦所謂地獄餓鬼畜生盲聾瘡痍五苦諸橫同時解脫賊難兵難王難獄難飢渴貧窮應念鎖散若我說是呪之功德從旦至暮音聲相聯字句中間亦不重疊經恒沙劫終不能盡若諸眾以紙素白蠟書寫此呪貯於香囊是

誹謗正法誹謗聖人捕獵屠膾盲聾背僂瘡
癰癩病貧窮下劣魔網邪見惡星陵害彼等
諸人乃至四生諸衆生類聞此陀羅尼名者
決定證得無上菩提若書衣中若置幢上及
以牌板乃至聞聲手觸及影其身轉復觸於
餘人決定不退無上菩提能於現世獲衆功
德遠離諸罪於諸世間皆得敬愛於一切處
皆得供養一切國王王子宰官後官并諸眷
屬皆得歡喜離於貧窮不受世苦毒藥刀杖
水火等難諸惡獸等不能爲害離諸怖畏無

一切病臨命終時心不散動一切諸佛現前
安慰即安覺安乃至夢中見百千佛刹及見
諸佛菩薩圍遶一切諸魔不能障礙一切冤
家不得其便增長善根獲無量福何況久能
持誦其福不可校量又不假時日不限齋戒
常於清旦誦一百八遍所求之事皆得成就
大寶樓閣心呪

唵 麻欄末喇吟 吽
𑖀𑖩𑖫𑖬𑖭𑖮𑖯𑖰𑖱𑖲𑖳𑖴𑖵𑖶𑖷𑖸𑖹𑖺𑖻𑖼𑖽𑖾𑗀𑖿𑗁𑗂𑗃𑗄𑗅𑗆𑗇𑗈𑗉𑗊𑗋𑗌𑗍𑗎𑗏𑗐𑗑𑗒𑗓𑗔𑗕𑗖𑗗𑗘𑗙𑗚𑗛𑗜𑗝𑗞𑗟𑗠𑗡𑗢𑗣𑗤𑗥𑗦𑗧𑗨𑗩𑗪𑗫𑗬𑗭𑗮𑗯𑗰𑗱𑗲𑗳𑗴𑗵𑗶𑗷𑗸𑗹𑗺𑗻𑗼𑗽𑗾𑗿𑘀𑘁𑘂𑘃𑘄𑘅𑘆𑘇𑘈𑘉𑘊𑘋𑘌𑘍𑘎𑘏𑘐𑘑𑘒𑘓𑘔𑘕𑘖𑘗𑘘𑘙𑘚𑘛𑘜𑘝𑘞𑘟𑘠𑘡𑘢𑘣𑘤𑘥𑘦𑘧𑘨𑘩𑘪𑘫𑘬𑘭𑘮𑘯𑘰𑘱𑘲𑘳𑘴𑘵𑘶𑘷𑘸𑘹𑘺𑘻𑘼𑘽𑘾𑘿𑙀𑙁𑙂𑙃𑙄𑙅𑙆𑙇𑙈𑙉𑙊𑙋𑙌𑙍𑙎𑙏𑙐𑙑𑙒𑙓𑙔𑙕𑙖𑙗𑙘𑙙𑙚𑙛𑙜𑙝𑙞𑙟𑙠𑙡𑙢𑙣𑙤𑙥𑙦𑙧𑙨𑙩𑙪𑙫𑙬𑙭𑙮𑙯𑙰𑙱𑙲𑙳𑙴𑙵𑙶𑙷𑙸𑙹𑙺𑙻𑙼𑙽𑙾𑙿𑚀𑚁𑚂𑚃𑚄𑚅𑚆𑚇𑚈𑚉𑚊𑚋𑚌𑚍𑚎𑚏𑚐𑚑𑚒𑚓𑚔𑚕𑚖𑚗𑚘𑚙𑚚𑚛𑚜𑚝𑚞𑚟𑚠𑚡𑚢𑚣𑚤𑚥𑚦𑚧𑚨𑚩𑚪𑚫𑚬𑚭𑚮𑚯𑚰𑚱𑚲𑚳𑚴𑚵𑚷𑚶𑚸𑚹𑚺𑚻𑚼𑚽𑚾𑚿𑛀𑛁𑛂𑛃𑛄𑛅𑛆𑛇𑛈𑛉𑛊𑛋𑛌𑛍𑛎𑛏𑛐𑛑𑛒𑛓𑛔𑛕𑛖𑛗𑛘𑛙𑛚𑛛𑛜𑛝𑛞𑛟𑛠𑛡𑛢𑛣𑛤𑛥𑛦𑛧𑛨𑛩𑛪𑛫𑛬𑛭𑛮𑛯𑛰𑛱𑛲𑛳𑛴𑛵𑛶𑛷𑛸𑛹𑛺𑛻𑛼𑛽𑛾𑛿𑜀𑜁𑜂𑜃𑜄𑜅𑜆𑜇𑜈𑜉𑜊𑜋𑜌𑜍𑜎𑜏𑜐𑜑𑜒𑜓𑜔𑜕𑜖𑜗𑜘𑜙𑜚𑜛𑜜𑜝𑜞𑜟𑜠𑜡𑜢𑜣𑜤𑜥𑜦𑜧𑜨𑜩𑜪𑜫𑜬𑜭𑜮𑜯𑜰𑜱𑜲𑜳𑜴𑜵𑜶𑜷𑜸𑜹𑜺𑜻𑜼𑜽𑜾𑜿𑝀𑝁𑝂𑝃𑝄𑝅𑝆𑝇𑝈𑝉𑝊𑝋𑝌𑝍𑝎𑝏𑝐𑝑𑝒𑝓𑝔𑝕𑝖𑝗𑝘𑝙𑝚𑝛𑝜𑝝𑝞𑝟𑝠𑝡𑝢𑝣𑝤𑝥𑝦𑝧𑝨𑝩𑝪𑝫𑝬𑝭𑝮𑝯𑝰𑝱𑝲𑝳𑝴𑝵𑝶𑝷𑝸𑝹𑝺𑝻𑝼𑝽𑝾𑝿𑞀𑞁𑞂𑞃𑞄𑞅𑞆𑞇𑞈𑞉𑞊𑞋𑞌𑞍𑞎𑞏𑞐𑞑𑞒𑞓𑞔𑞕𑞖𑞗𑞘𑞙𑞚𑞛𑞜𑞝𑞞𑞟𑞠𑞡𑞢𑞣𑞤𑞥𑞦𑞧𑞨𑞩𑞪𑞫𑞬𑞭𑞮𑞯𑞰𑞱𑞲𑞳𑞴𑞵𑞶𑞷𑞸𑞹𑞺𑞻𑞼𑞽𑞾𑞿𑟀𑟁𑟂𑟃𑟄𑟅𑟆𑟇𑟈𑟉𑟊𑟋𑟌𑟍𑟎𑟏𑟐𑟑𑟒𑟓𑟔𑟕𑟖𑟗𑟘𑟙𑟚𑟛𑟜𑟝𑟞𑟟𑟠𑟡𑟢𑟣𑟤𑟥𑟦𑟧𑟨𑟩𑟪𑟫𑟬𑟭𑟮𑟯𑟰𑟱𑟲𑟳𑟴𑟵𑟶𑟷𑟸𑟹𑟺𑟻𑟼𑟽𑟾𑟿𑠀𑠁𑠂𑠃𑠄𑠅𑠆𑠇𑠈𑠉𑠊𑠋𑠌𑠍𑠎𑠏𑠐𑠑𑠒𑠓𑠔𑠕𑠖𑠗𑠘𑠙𑠚𑠛𑠜𑠝𑠞𑠟𑠠𑠡𑠢𑠣𑠤𑠥𑠦𑠧𑠨𑠩𑠪𑠫𑠬𑠭𑠮𑠯𑠰𑠱𑠲𑠳𑠴𑠵𑠶𑠷𑠸𑠺𑠹𑠻𑠼𑠽𑠾𑠿𑡀𑡁𑡂𑡃𑡄𑡅𑡆𑡇𑡈𑡉𑡊𑡋𑡌𑡍𑡎𑡏𑡐𑡑𑡒𑡓𑡔𑡕𑡖𑡗𑡘𑡙𑡚𑡛𑡜𑡝𑡞𑡟𑡠𑡡𑡢𑡣𑡤𑡥𑡦𑡧𑡨𑡩𑡪𑡫𑡬𑡭𑡮𑡯𑡰𑡱𑡲𑡳𑡴𑡵𑡶𑡷𑡸𑡹𑡺𑡻𑡼𑡽𑡾𑡿𑢀𑢁𑢂𑢃𑢄𑢅𑢆𑢇𑢈𑢉𑢊𑢋𑢌𑢍𑢎𑢏𑢐𑢑𑢒𑢓𑢔𑢕𑢖𑢗𑢘𑢙𑢚𑢛𑢜𑢝𑢞𑢟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𑣠𑣡𑣢𑣣𑣤𑣥𑣦𑣧𑣨𑣩𑣪𑣫𑣬𑣭𑣮𑣯𑣰𑣱𑣲𑣳𑣴𑣵𑣶𑣷𑣸𑣹𑣺𑣻𑣼𑣽𑣾𑣿𑤀𑤁𑤂𑤃𑤄𑤅𑤆𑤇𑤈𑤉𑤊𑤋𑤌𑤍𑤎𑤏𑤐𑤑𑤒𑤓𑤔𑤕𑤖𑤗𑤘𑤙𑤚𑤛𑤜𑤝𑤞𑤟𑤠𑤡𑤢𑤣𑤤𑤥𑤦𑤧𑤨𑤩𑤪𑤫𑤬𑤭𑤮𑤯𑤰𑤱𑤲𑤳𑤴𑤵𑤶𑤷𑤸𑤹𑤺𑤻𑤼𑤽𑤾𑤿𑥀𑥁𑥂𑥃𑥄𑥅𑥆𑥇𑥈𑥉𑥊𑥋𑥌𑥍𑥎𑥏𑥐𑥑𑥒𑥓𑥔𑥕𑥖𑥗𑥘𑥙𑥚𑥛𑥜𑥝𑥞𑥟𑥠𑥡𑥢𑥣𑥤𑥥𑥦𑥧𑥨𑥩𑥪𑥫𑥬𑥭𑥮𑥯𑥰𑥱𑥲𑥳𑥴𑥵𑥶𑥷𑥸𑥹𑥺𑥻𑥼𑥽𑥾𑥿𑦀𑦁𑦂𑦃𑦄𑦅𑦆𑦇𑦈𑦉𑦊𑦋𑦌𑦍𑦎𑦏𑦐𑦑𑦒𑦓𑦔𑦕𑦖𑦗𑦘𑦙𑦚𑦛𑦜𑦝𑦞𑦟𑦠𑦡𑦢𑦣𑦤𑦥𑦦𑦧𑦨𑦩𑦪𑦫𑦬𑦭𑦮𑦯𑦰𑦱𑦲𑦳𑦴𑦵𑦶𑦷𑦸𑦹𑦺𑦻𑦼𑦽𑦾𑦿𑧀𑧁𑧂𑧃𑧄𑧅𑧆𑧇𑧈𑧉𑧊𑧋𑧌𑧍𑧎𑧏𑧐𑧑𑧒𑧓𑧔𑧕𑧖𑧗𑧘𑧙𑧚𑧛𑧜𑧝𑧞𑧟𑧠𑧡𑧢𑧣𑧤𑧥𑧦𑧧𑧨𑧩𑧪𑧫𑧬𑧭𑧮𑧯𑧰𑧱𑧲𑧳𑧴𑧵𑧶𑧷𑧸𑧹𑧺𑧻𑧼𑧽𑧾𑧿𑨀𑨁𑨂𑨃𑨄𑨅𑨆𑨇𑨈𑨉𑨊𑨋𑨌𑨍𑨎𑨏𑨐𑨑𑨒𑨓𑨔𑨕𑨖𑨗𑨘𑨙𑨚𑨛𑨜𑨝𑨞𑨟𑨠𑨡𑨢𑨣𑨤𑨥𑨦𑨧𑨨𑨩𑨪𑨫𑨬𑨭𑨮𑨯𑨰𑨱𑨲𑨳𑨴𑨵𑨶𑨷𑨸𑨹𑨺𑨻𑨼𑨽𑨾𑨿𑩀𑩁𑩂𑩃𑩄𑩅𑩆𑩇𑩈𑩉𑩊𑩋𑩌𑩍𑩎𑩏𑩐𑩑𑩒𑩓𑩔𑩕𑩖𑩗𑩘𑩙𑩚𑩛𑩜𑩝𑩞𑩟𑩠𑩡𑩢𑩣𑩤𑩥𑩦𑩧𑩨𑩩𑩪𑩫𑩬𑩭𑩮𑩯𑩰𑩱𑩲𑩳𑩴𑩵𑩶𑩷𑩸𑩹𑩺𑩻𑩼𑩽𑩾𑩿𑪀𑪁𑪂𑪃𑪄𑪅𑪆𑪇𑪈𑪉𑪊𑪋𑪌𑪍𑪎𑪏𑪐𑪑𑪒𑪓𑪔𑪕𑪖𑪗𑪘𑪙𑪚𑪛𑪜𑪝𑪞𑪟𑪠𑪡𑪢𑪣𑪤𑪥𑪦𑪧𑪨𑪩𑪪𑪫𑪬𑪭𑪮𑪯𑪰𑪱𑪲𑪳𑪴𑪵𑪶𑪷𑪸𑪹𑪺𑪻𑪼𑪽𑪾𑪿𑫀𑫁𑫂𑫃𑫄𑫅𑫆𑫇𑫈𑫉𑫊𑫋𑫌𑫍𑫎𑫏𑫐𑫑𑫒𑫓𑫔𑫕𑫖𑫗𑫘𑫙𑫚𑫛𑫜𑫝𑫞𑫟𑫠𑫡𑫢𑫣𑫤𑫥𑫦𑫧𑫨𑫩𑫪𑫫𑫬𑫭𑫮𑫯𑫰𑫱𑫲𑫳𑫴𑫵𑫶𑫷𑫸𑫹𑫺𑫻𑫼𑫽𑫾𑫿𑬀𑬁𑬂𑬃𑬄𑬅𑬆𑬇𑬈𑬉𑬊𑬋𑬌𑬍𑬎𑬏𑬐𑬑𑬒𑬓𑬔𑬕𑬖𑬗𑬘𑬙𑬚𑬛𑬜𑬝𑬞𑬟𑬠𑬡𑬢𑬣𑬤𑬥𑬦𑬧𑬨𑬩𑬪𑬫𑬬𑬭𑬮𑬯𑬰𑬱𑬲𑬳𑬴𑬵𑬶𑬷𑬸𑬹𑬺𑬻𑬼𑬽𑬾𑬿𑭀𑭁𑭂𑭃𑭄𑭅𑭆𑭇𑭈𑭉𑭊𑭋𑭌𑭍𑭎𑭏𑭐𑭑𑭒𑭓𑭔𑭕𑭖𑭗𑭘𑭙𑭚𑭛𑭜𑭝𑭞𑭟𑭠𑭡𑭢𑭣𑭤𑭥𑭦𑭧𑭨𑭩𑭪𑭫𑭬𑭭𑭮𑭯𑭰𑭱𑭲𑭳𑭴𑭵𑭶𑭷𑭸𑭹𑭺𑭻𑭼𑭽𑭾𑭿𑮀𑮁𑮂𑮃𑮄𑮅𑮆𑮇𑮈𑮉𑮊𑮋𑮌𑮍𑮎𑮏𑮐𑮑𑮒𑮓𑮔𑮕𑮖𑮗𑮘𑮙𑮚𑮛𑮜𑮝𑮞𑮟𑮠𑮡𑮢𑮣𑮤𑮥𑮦𑮧𑮨𑮩𑮪𑮫𑮬𑮭𑮮𑮯𑮰𑮱𑮲𑮳𑮴𑮵𑮶𑮷𑮸𑮹𑮺𑮻𑮼𑮽𑮾𑮿𑯀𑯁𑯂𑯃𑯄𑯅𑯆𑯇𑯈𑯉𑯊𑯋𑯌𑯍𑯎𑯏𑯐𑯑𑯒𑯓𑯔𑯕𑯖𑯗𑯘𑯙𑯚𑯛𑯜𑯝𑯞𑯟𑯠𑯡𑯢𑯣𑯤𑯥𑯦𑯧𑯨𑯩𑯪𑯫𑯬𑯭𑯮𑯯𑯰𑯱𑯲𑯳𑯴𑯵𑯶𑯷𑯸𑯹𑯺𑯻𑯼𑯽𑯾𑯿𑰀𑰁𑰂𑰃𑰄𑰅𑰆𑰇𑰈𑰉𑰊𑰋𑰌𑰍𑰎𑰏𑰐𑰑𑰒𑰓𑰔𑰕𑰖𑰗𑰘𑰙𑰚𑰛𑰜𑰝𑰞𑰟𑰠𑰡𑰢𑰣𑰤𑰥𑰦𑰧𑰨𑰩𑰪𑰫𑰬𑰭𑰮𑰯𑰰𑰱𑰲𑰳𑰴𑰵𑰶𑰷𑰸𑰹𑰺𑰻𑰼𑰽𑰾𑰿𑱀𑱁𑱂𑱃𑱄𑱅𑱆𑱇𑱈𑱉𑱊𑱋𑱌𑱍𑱎𑱏𑱐𑱑𑱒𑱓𑱔𑱕𑱖𑱗𑱘𑱙𑱚𑱛𑱜𑱝𑱞𑱟𑱠𑱡𑱢𑱣𑱤𑱥𑱦𑱧𑱨𑱩𑱪𑱫𑱬𑱭𑱮𑱯𑱰𑱱𑱲𑱳𑱴𑱵𑱶𑱷𑱸𑱹𑱺𑱻𑱼𑱽𑱾𑱿𑲀𑲁𑲂𑲃𑲄𑲅𑲆𑲇𑲈𑲉𑲊𑲋𑲌𑲍𑲎𑲏𑲐𑲑𑲒𑲓𑲔𑲕𑲖𑲗𑲘𑲙𑲚𑲛𑲜𑲝𑲞𑲟𑲠𑲡𑲢𑲣𑲤𑲥𑲦𑲧𑲨𑲩𑲪𑲫𑲬𑲭𑲮𑲯𑲰𑲱𑲲𑲳𑲴𑲵𑲶𑲷𑲸𑲹𑲺𑲻𑲼𑲽𑲾𑲿𑳀𑳁𑳂𑳃𑳄𑳅𑳆𑳇𑳈𑳉𑳊𑳋𑳌𑳍𑳎𑳏𑳐𑳑𑳒𑳓𑳔𑳕𑳖𑳗𑳘𑳙𑳚𑳛𑳜𑳝𑳞𑳟𑳠𑳡𑳢𑳣𑳤𑳥𑳦𑳧𑳨𑳩𑳪𑳫𑳬𑳭𑳮𑳯𑳰𑳱𑳲𑳳𑳴𑳵𑳶𑳷𑳸𑳹𑳺𑳻𑳼𑳽𑳾𑳿𑴀𑴁𑴂𑴃𑴄𑴅𑴆𑴇𑴈𑴉𑴊𑴋𑴌𑴍𑴎𑴏𑴐𑴑𑴒𑴓𑴔𑴕𑴖𑴗𑴘𑴙𑴚𑴛𑴜𑴝𑴞𑴟𑴠𑴡𑴢𑴣𑴤𑴥𑴦𑴧𑴨𑴩𑴪𑴫𑴬𑴭𑴮𑴯𑴰𑴱𑴲𑴳𑴴𑴵𑴶𑴷𑴸𑴹𑴺𑴻𑴼𑴽𑴾𑴿𑵀𑵁𑵂𑵃𑵄𑵅𑵆𑵇𑵈𑵉𑵊𑵋𑵌𑵍𑵎𑵏𑵐𑵑𑵒𑵓𑵔𑵕𑵖𑵗𑵘𑵙𑵚𑵛𑵜𑵝𑵞𑵟𑵠𑵡𑵢𑵣𑵤𑵥𑵦𑵧𑵨𑵩𑵪𑵫𑵬𑵭𑵮𑵯𑵰𑵱𑵲𑵳𑵴𑵵𑵶𑵷𑵸𑵹𑵺𑵻𑵼𑵽𑵾𑵿𑶀𑶁𑶂𑶃𑶄𑶅𑶆𑶇𑶈𑶉𑶊𑶋𑶌𑶍𑶎𑶏𑶐𑶑𑶒𑶓𑶔𑶕𑶖𑶗𑶘𑶙𑶚𑶛𑶜𑶝𑶞𑶟𑶠𑶡𑶢𑶣𑶤𑶥𑶦𑶧𑶨𑶩𑶪𑶫𑶬𑶭𑶮𑶯𑶰𑶱𑶲𑶳𑶴𑶵𑶶𑶷𑶸𑶹𑶺𑶻𑶼𑶽𑶾𑶿𑷀𑷁𑷂𑷃𑷄𑷅𑷆𑷇𑷈𑷉𑷊𑷋𑷌𑷍𑷎𑷏𑷐𑷑𑷒𑷓𑷔𑷕𑷖𑷗𑷘𑷙𑷚𑷛𑷜𑷝𑷞𑷟𑷠𑷡𑷢𑷣𑷤𑷥𑷦𑷧𑷨𑷩𑷪𑷫𑷬𑷭𑷮𑷯𑷰𑷱𑷲𑷳𑷴𑷵𑷶𑷷𑷸𑷹𑷺𑷻𑷼𑷽𑷾𑷿𑸀𑸁𑸂𑸃𑸄𑸅𑸆𑸇𑸈𑸉𑸊𑸋𑸌𑸍𑸎𑸏𑸐𑸑𑸒𑸓𑸔𑸕𑸖𑸗𑸘𑸙𑸚𑸛𑸜𑸝𑸞𑸟𑸠𑸡𑸢𑸣𑸤𑸥𑸦𑸧𑸨𑸩𑸪𑸫𑸬𑸭𑸮𑸯𑸰𑸱𑸲𑸳𑸴𑸵𑸶𑸷𑸸𑸹𑸺𑸻𑸼𑸽𑸾𑸿𑹀𑹁𑹂𑹃𑹄𑹅𑹆𑹇𑹈𑹉𑹊𑹋𑹌𑹍𑹎𑹏𑹐𑹑𑹒𑹓𑹔𑹕𑹖𑹗𑹘𑹙𑹚𑹛𑹜𑹝𑹞𑹟𑹠𑹡𑹢𑹣𑹤𑹥𑹦𑹧𑹨𑹩𑹪𑹫𑹬𑹭𑹮𑹯𑹰𑹱𑹲𑹳𑹴𑹵𑹶𑹷𑹸𑹹𑹺𑹻𑹼𑹽𑹾𑹿𑺀𑺁𑺂𑺃𑺄𑺅𑺆𑺇𑺈𑺉𑺊𑺋𑺌𑺍𑺎𑺏𑺐𑺑𑺒𑺓𑺔𑺕𑺖𑺗𑺘𑺙𑺚𑺛𑺜𑺝𑺞𑺟𑺠𑺡𑺢𑺣𑺤𑺥𑺦𑺧𑺨𑺩𑺪𑺫𑺬𑺭𑺮𑺯𑺰𑺱𑺲𑺳𑺴𑺵𑺶𑺷𑺸𑺹𑺺𑺻𑺼𑺽𑺾𑺿𑻀𑻁𑻂𑻃𑻄𑻅𑻆𑻇𑻈𑻉𑻊𑻋𑻌𑻍𑻎𑻏𑻐𑻑𑻒𑻓𑻔𑻕𑻖𑻗𑻘𑻙𑻚𑻛𑻜𑻝𑻞𑻟𑻠𑻡𑻢𑻣𑻤𑻥𑻦𑻧𑻨𑻩𑻪𑻫𑻬𑻭𑻮𑻯𑻰𑻱𑻲𑻳𑻴𑻵𑻶𑻷𑻸𑻹𑻺𑻻𑻼𑻽𑻾𑻿𑼀𑼁𑼂𑼃𑼄𑼅𑼆𑼇𑼈𑼉𑼊𑼋𑼌𑼍𑼎𑼏𑼐𑼑𑼒𑼓𑼔𑼕𑼖𑼗𑼘𑼙𑼚𑼛𑼜𑼝𑼞𑼟𑼠𑼡𑼢𑼣𑼤𑼥𑼦𑼧𑼨𑼩𑼪𑼫𑼬𑼭𑼮𑼯𑼰𑼱𑼲𑼳𑼴𑼵𑼶𑼷𑼸𑼹𑼺𑼻𑼼𑼽𑼾𑼿𑽀𑽁𑽂𑽃𑽄𑽅𑽆𑽇𑽈𑽉𑽊𑽋𑽌𑽍𑽎𑽏𑽐𑽑𑽒𑽓𑽔𑽕𑽖𑽗𑽘𑽙𑽚𑽛𑽜𑽝𑽞𑽟𑽠𑽡𑽢𑽣𑽤𑽥𑽦𑽧𑽨𑽩𑽪𑽫𑽬𑽭𑽮𑽯𑽰𑽱𑽲𑽳𑽴𑽵𑽶𑽷𑽸𑽹𑽺𑽻𑽼𑽽𑽾𑽿𑾀𑾁𑾂𑾃𑾄𑾅𑾆𑾇𑾈𑾉𑾊𑾋𑾌𑾍𑾎𑾏𑾐𑾑𑾒𑾓𑾔𑾕𑾖𑾗𑾘𑾙𑾚𑾛𑾜𑾝𑾞𑾟𑾠𑾡𑾢𑾣𑾤𑾥𑾦𑾧𑾨𑾩𑾪𑾫𑾬𑾭𑾮𑾯𑾰𑾱𑾲𑾳𑾴𑾵𑾶𑾷𑾸𑾹𑾺𑾻𑾼𑾽𑾾𑾿𑿀𑿁𑿂𑿃𑿄𑿅𑿆𑿇𑿈𑿉𑿊𑿋𑿌𑿍𑿎𑿏𑿐𑿑𑿒𑿓𑿔𑿕𑿖𑿗𑿘𑿙𑿚𑿛𑿜𑿝𑿞𑿟𑿠𑿡𑿢𑿣𑿤𑿥𑿦𑿧𑿨𑿩𑿪𑿫𑿬𑿭𑿮𑿯𑿰𑿱𑿲𑿳𑿴𑿵𑿶𑿷𑿸𑿹𑿺𑿻𑿼𑿽𑿾𑿿𑠀𑠁𑠂𑠃𑠄𑠅𑠆𑠇𑠈𑠉𑠊𑠋𑠌𑠍𑠎𑠏𑠐𑠑𑠒𑠓𑠔𑠕𑠖𑠗𑠘𑠙𑠚𑠛𑠜𑠝𑠞𑠟𑠠𑠡𑠢𑠣𑠤𑠥𑠦𑠧𑠨𑠩𑠪𑠫𑠬𑠭𑠮𑠯𑠰𑠱𑠲𑠳𑠴𑠵𑠶𑠷𑠸𑠺𑠹𑠻𑠼𑠽𑠾𑠿𑡀𑡁𑡂𑡃𑡄𑡅𑡆𑡇𑡈𑡉𑡊𑡋𑡌𑡍𑡎𑡏𑡐𑡑𑡒𑡓𑡔𑡕𑡖𑡗𑡘𑡙𑡚𑡛𑡜𑡝𑡞𑡟𑡠𑡡𑡢𑡣𑡤𑡥𑡦𑡧𑡨𑡩𑡪𑡫𑡬𑡭𑡮𑡯𑡰𑡱𑡲𑡳𑡴𑡵𑡶𑡷𑡸𑡹𑡺𑡻𑡼𑡽𑡾𑡿𑢀𑢁𑢂𑢃𑢄𑢅𑢆𑢇𑢈𑢉𑢊𑢋𑢌𑢍𑢎𑢏𑢐𑢑𑢒𑢓𑢔𑢕𑢖𑢗𑢘𑢙𑢚𑢛𑢜𑢝𑢞𑢟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𑣀𑣁𑣂𑣃𑣄𑣅𑣆𑣇𑣈𑣉𑣊𑣋𑣌𑣍𑣎𑣏𑣐𑣑𑣒𑣓𑣔𑣕𑣖𑣗𑣘𑣙𑣚𑣛𑣜𑣝𑣞𑣟𑣠𑣡𑣢𑣣𑣤𑣥𑣦𑣧𑣨𑣩𑣪𑣫𑣬𑣭𑣮𑣯𑣰𑣱𑣲𑣳𑣴𑣵𑣶𑣷𑣸𑣹𑣺𑣻𑣼𑣽𑣾𑣿𑤀𑤁𑤂𑤃𑤄𑤅𑤆𑤇𑤈𑤉𑤊𑤋𑤌𑤍𑤎𑤏𑤐𑤑𑤒𑤓𑤔𑤕𑤖𑤗𑤘𑤙𑤚𑤛𑤜𑤝𑤞𑤟𑤠𑤡𑤢𑤣𑤤𑤥𑤦𑤧𑤨𑤩𑤪𑤫𑤬𑤭𑤮𑤯𑤰𑤱𑤲𑤳𑤴𑤵𑤶𑤷𑤸𑤹𑤺𑤻𑤼𑤽𑤾𑤿𑥀𑥁𑥂𑥃𑥄𑥅𑥆𑥇𑥈𑥉

所宜也

अथ

身舍利置於塔中而無有異若有此塔生蒸

敬者所有過去短命之業而得消除復增壽命諸天護持此人命終捨此身時便得往生安樂世界若誦一遍同彼十梵伽沙等如來所而種善根獲大福報五無間業悉皆滅盡乃至地獄傍生餓魔羅界一切罪障皆得解脫復得長壽命盡即生安樂世界乃至若有專注念誦久患瘡瘍便得痊癒意所求事皆悉獲得若復有人聞念誦聲所有罪障悉得解脫其念誦聲觸於傍生及諸蟲蟻一切業道悉得解脫若於塚間掘取骸骨呪其沙土

二十一遍散於骨上彼之神識隨其方處所墮地獄悉皆解脫生善逝天若誦百千遍命終之時被餓魔王使以索繫頸牽入餓魔羅界彼界之內一切地獄悉皆破壞返生怖畏尋令迴還而得解脫謂彼行人法王之使住靜慮道無有疑惑欲生安樂世界隨願往生也

佛頂尊勝呪
尊勝總持如本經一
尊勝心呪

陀伽河數如來微塵菩薩集會天龍藥叉虛空神等而來衛護七代種族皆得解脫腹中諸蟲當得不退菩薩之位又若依法念誦是人則得無盡辯才清淨智聚及大慈悲日日得具六波羅蜜圓滿功德是人口中所出之氣觸他人身蒙所觸者即起慈心離諸嗔毒當得不退菩薩疾證阿耨菩提若以此呪戴持之者則同如來金剛之身以手觸於餘人之男其蒙所觸者及所見有情皆速得入菩薩之位而永不受生老病死愛別離苦又如滿四大洲男女等一切皆得七地菩薩之位彼菩薩眾所有功德與念此呪一遍功德而無有異若人書寫此六字大明陀羅尼則同書寫八萬四千法藏而無有異若人以天金寶造作如微塵數如來形像不如書寫此六字中一字功德若有得此六字大明是人貪嗔癡毒不能染著其有戴持在身中者是人亦不染著貪嗔癡病

文殊菩薩五字心呪
微妙本心若人持誦此呪於持誦時有九十

啊囉鉢撈捺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金剛頂經五字真言勝相云若人總誦一遍如誦八萬四千十二圓陀藏經若誦兩遍文殊普賢隨逐加被護法善神在其人前又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持此真言總誦一遍即入

如來一切法平等一切文字亦皆平等速得成就摩訶般若又若誦一遍能除行人一切苦難若誦兩遍除滅億劫生死重罪若誦三遍三昧現前若誦四遍總持不忘若誦五遍

速成無上菩提若人一心獨處閑靜梵書五字輪壇依法念誦滿一月已曼殊菩薩即現其身或於空中演說法要是時行者得宿命智辯才無礙神足自在勝願成就福智具足速能皆證如來法身但信心受經十六生決

成正覺

輪字觀門
長師講受

觀自在菩薩甘露呪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捺麼囉捺 唵囉仁也引也 捺麼阿引吟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拽仁幹浪雞打說囉引也磨磔薩咄引也麻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訶引薩咄引也麻訶引葛引嚕嚕葛引也但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涅達引唵嚕嚕你嚕嚕你 葛引嚕嚕你莎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引訶引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觀音陀羅尼經云若欲誦此呪者所有過現四重五逆謗方等經一聞提罪悉皆消滅無

有遺餘身心輕利智慧明達若身若語悉能利樂一切衆生若有衆生廣造一切無間等罪若得遇此持呪人影響映其身忽得共語或聞語聲彼人罪障悉皆消滅又若欲利益一切有情者每至天降雨時起大悲心仰面

向空誦真言二十一遍其雨滴所霑一切有情盡滅一切惡業重罪皆獲利樂

藥師瑠璃光佛呪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捺麼末過幹打 唵折精嚕嚕 唵嚕嚕引吟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拽仁 不囉仁末囉引嚕引也 但達引過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但引也 啊囉訶仁打 薩滅三莫嚕引也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但涅達引唵 唵折精嚕折精 麻訶引吟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折精唵折精囉引嚕薩母過打 莎引訶引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𑖀𑖩𑖫𑖪𑖭𑖮

藥師七佛功德經云藥師瑠璃光如來得菩

提時由本願力觀諸有情遇衆病苦瘦瘠乾癆黃熱等病或被厭惡盡道所中或復短命或時橫死欲令是等病苦消除所求願滿光中演說此陀羅尼若見男子女人有病苦者應當一心為彼病人清淨澡漱或食或藥或

無蟲水呪一百八遍與彼服食所有病苦應皆消滅若有所求至心念誦皆得如意無病延年命終之後生彼世界得不退轉乃至菩提

提

阿彌陀佛根本呪

也 恒達引過恒引也 啊囉訶訶訶 薩

滅三莫嚟引也 恒涅達引 唵 薩唵末

合二 珊廝葛引二合 囉 鉢哩熱嚟 嚟唵麻

合二 過過捺 薩母過訶 莎末引 幹

莫熱寧麻訶引捺也 鉢哩幹引 唵 莎

訶引

決定光明王如來經云若有衆生得見此陀

羅尼及聞名號至心書寫受持讀誦供養禮

拜短壽之人復增長壽滿足百歲若復有人

若自書若教人書於後不墮地獄餓鬼畜生

閻羅王界業道冥官永不於是諸惡道中受

其惡報若書此呪則同書寫八萬四千法藏

便同修建八萬四千寶塔若有五無間地獄

之業由是功德力故其業障等皆悉消除臨

命終時九十九俱胝佛面現其前來迎是人

往生於彼佛國土中又書此呪當來永不受

其女身四天王等暗中衛護若聞此呪永不

受飛鳥四足多足等身速成無上菩提爾時

世尊說是伽陀曰

若入大悲精室中 耳暫聞此陀羅尼

設使六度未圓滿 是人速證天人師

智炬如來心破地獄呪

捺麻啊實恒 石低引喃引薩滅三莫嚟

光引低引喃引唵 謁引捺引幹末引西

溺哩溺哩 吽

別行經云此呪若誦一遍無間地獄碎如微

塵於中受苦衆生悉生極樂世界若梵書此

呪於鍾鼓鈴鐸作聲水上等有諸衆生得聞

聲者所有十惡五逆等罪悉皆消滅不墮惡

趣之中

毗盧遮那佛大灌頂光呪

唵 麼遏 昧琅拶捺 麻訶引母能囉

麻禰鉢能麻 嚟 不囉 幹唵恒也

不空羂索經云若有如法受持讀誦滿千萬

遍則獲七大善夢入大曼拏羅會若有過去

一切十惡五逆四重諸罪盡然除滅若聞此

呪二三七遍經耳根者即得除滅一切罪障

若諸衆生具造十惡五逆四重諸罪數如微

塵滿斯世界身壞命終墮諸惡道以此真言

加持土沙一百八遍散亡者屍骸上或散墓

上塔上彼所亡者若在地獄餓鬼修羅傍生

等中以此真言加持力故應時即得光明及

身除諸罪報捨所苦身往於西方極樂國土

蓮華化生直至成佛更不墮落復有衆生連

年累月瘵黃疾惱苦楚萬端是病人者先世

業報以是真言於病者前一二三日每日高聲誦此真言一千八十遍則得除滅宿業病障若為鬼燒魂識悶亂失音不語持真言者加持手一百八遍摩捫頭面以手按於心上額上加持一千八十遍則得除差若諸鬼神魘魅之病加持五色線索一百八結繫其病者腰臂項上及加持衣則便除差

金剛薩埵百字咒

唵 末則囉合薩咄 薩麻也 麻鷄勃鉢

引粹也 末則囉合薩咄 嚩永合那鉢

帝寶達合 嚩吟合囊銘末幹 須多商銘

末幹 須波商銘末幹 啊勃物囉屹合多

銘末幹 薩吟末合西淋勃銘 不囉合也

嚩 薩吟末合葛吟麻合 須撈銘即恒

實哩合囉 孤魯呼 訶訶訶訶 和末遏
梳 薩吟末合但達 遏恒 末則囉合麻
銘問引撈 末則哩合末幹 麻訶引薩麻
也 薩咄 啞

此咒求願補闕功德無量散在諸經又名句

中隨宗迴轉誦者知之
十二因緣咒

唵 英捺吟麻合 形格身切不囉合末幹引

形引格 訶引善引恒達引遏多 顯末捺恒

合訶善引撈 養禰囉捺 唵梳 幹引溺

麻訶引實囉合麻捺英 莎引訶引

今此呪句唯經翻譯即是頌曰
諸法從緣起 如來說死因 彼法因緣蓋
是大沙門說
若造佛像安置舍利如芥子許或寫法頌安
置其中如我現身等無有異凡修功德誦此
慶成
摩利支天母呪

但涅達 唵 把打吃刺馬廝 巴囉吃刺

馬廝 嗚打耶馬廝 囉囉馬廝 啞立哥

馬廝 馬哩哥馬廝 嗚麻馬廝 末捺馬

廝 古嚕麻馬廝 精巴囉馬廝 馬合執

巴囉馬廝 暗捺捺馬廝 叢喝

請兩呪

五〇—六一三

密呪圓因往生集

音釋

吟音則即音丁切定呵烏可能乃等頤切結
 偃於武切宛口梵語也此云天堂來以帶
 他計栗切質阮魚乞切阮胡管切簾汝羊切卑音
 弗音惠木名

弘明集序

梁 釋 僧祐 撰 八一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
 堯舜理擅繫表乃挺植乎周孔矣然道大信
 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
 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忿
 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流
 歲幾五百緣各信不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
 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距為異教巧
 言左道則引為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
 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鸛鳴鳴
 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
 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
 眤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
 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
 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聞山棲餘暇撰古今
 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
 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
 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為十

弘明集卷第一

梁 釋 僧祐 述

牟子理惑論三十篇

正誣論作者

牟子理惑論字一云蒼梧太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
 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
 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
 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
 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
 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
 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
 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
 遂不就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絺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援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觀五經為琴篁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

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健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頻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健步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歎歎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

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絺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問曰何以正言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悅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

導也道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統縱其外毫釐為細間闢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寶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眾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

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洧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天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與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眾眾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眾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絺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手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矣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眾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鶩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貴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倭伏義龍鼻仲尼反聾老子曰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踏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乎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

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

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極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魃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

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買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

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死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澗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

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鬼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鬼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葉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

死神當其殃愚夫關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章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聲矣

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聞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未觀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

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句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

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貴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

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
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
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
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
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
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
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
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
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責其履道許由

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
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僂負薪以壹飧之惠
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貸
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
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
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
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
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
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

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
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
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
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
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

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
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

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纖緯聖人秘
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
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者為上孔子云
食不厭精繪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
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
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

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
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
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
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
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
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
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
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
狐裘以當裘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

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
門賣孟軻之說誦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
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
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
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
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
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傳
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

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若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市又於南宮清源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

道奚不生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應寒凝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

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憺怕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靡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蕭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

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闔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麓之分而刺仲尼皆眇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

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末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

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廩倉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為

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
狐貉雖溫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
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
轉爲蚤蚤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
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
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
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
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
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

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
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
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
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
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脊
弓如天淵弓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
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觀其室彼採其華我
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
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

譽其德高者凌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
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瘡中而其病也
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蒿泰收朝
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滅江海蹢
耕未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
塞河衡言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
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
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
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堉
之與華恒涓涓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豹之
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
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
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
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
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
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
六種懼怕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
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觀其絕五穀之語聖

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
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
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
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
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
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
之無微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
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
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

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
不充耳目迷惑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
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
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
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未世
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
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
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

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

豈徒道乎昔揚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侯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規也玉石同價猗頓為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僊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

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觀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鄉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闕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決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為為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

西為東自謂不昧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蟥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為貴不聞尊蟬蟥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毀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

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父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珣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祖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云而不死者豈不

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窠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踧然失色又手遮席邊巡俯伏曰鄙人瞽瞍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勸願受五

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

有曾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縣縣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

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豐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屠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衰鉅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

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曰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燼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羗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

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獨良淑縱火中原蘭蕕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
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剖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杜造偽說

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誤者多矣誠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祗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

得佛此非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

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轉充六畜耳則開闢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以得佛

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拯衆惡之裁滅三毒之爐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為之場

耳計天下昆虫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焉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為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芻水為甘膳以羈絡為

非適安則為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

非三墳五典訓詁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

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

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

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

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

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

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

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

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雉鴟之

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

此為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

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旨論

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

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鑾和鈴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

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

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親而與感故聞鼓鼙之音觀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

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反陋是以諸奉佛

者仰慕遺跡思存髮髯故銘列圖像致其虔

蒲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

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

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陰汲引

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

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為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即

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替

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

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

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舫不能令

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

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禦

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

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

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甕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

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有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槽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饑餒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

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廷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消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官商嗟夫比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通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患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答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僞盈耽酒放僻無度多藏厚歛不恤惇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禁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僞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

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天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續待絕之日

皆以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曰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

敬詩易之溫淳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天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變觸之域應求治之蘊感且寧之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略於為神哉登蒙

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羸之闕文

以書禮為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手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羸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瞍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

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有生育之前素有羸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草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腫之質

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羸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羸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

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續續盡而神意平全若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靈哉而感託嚴肅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

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稷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乏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

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

見哉羸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舍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

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鶩鴈龍蛇鼃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遽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疊遘於幽而配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舍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無光助照何緣不虛己錯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沈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

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鵬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調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莫英無裁而數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爲鳥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顯沒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類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達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

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觀其際哉衆變盈世群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心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爛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

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金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已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適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登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

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肅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之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沉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

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為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為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

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為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

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為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

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曠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濛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之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

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為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視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置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

危無所少矣何為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置無以會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為以緣始之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

感耶聖人何以不為明之

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營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受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脩而六度明

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驚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歛枉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為無為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漸乎亂洙泗所

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讀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為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答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

無生空聚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太皞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闢于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摺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成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

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播紳之儒不謂雅訓遂今拘世而不深于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因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儼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假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為言之闢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

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近姚叔父為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珠常隨略迎配於廟上比丘今見存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蘊簡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闇捷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惻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邀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蝗避境猶皆心力橫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藉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

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鵠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資而事廟像者頗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別將來浩蕩為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瘡痼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攝此空法以脅異善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輪身逐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驟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

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不可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瞽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淥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珠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大靈聖以神理為類乎凡歆相與冥過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麤齋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重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

之說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竊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藉二將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藉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雞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蟪為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常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邨吉虞伯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于孫況精神為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

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已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實嬰王陵宰殺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然則鮪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剔之燭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燭煎羔雞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敗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殺以滅其害踐庖厨聲則所不忍因射獵以為節疾非時之傷至解置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膏於罽鐘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鹿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為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窮究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

長平而受坑焉服矣及在既隆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豐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矣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手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垂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冶起藉哉夫以通神之衆卒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虎鵠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冶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悠隔傳嚴遐邇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觀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

空無別哉夫道在鍊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閑人理崎嶇六情何復于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苦力策觀傾實變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攝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為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手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昇之殼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

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誰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群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才聖有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毒大若知非聖賢之為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照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者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遠闢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黎蜜羣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遠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

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說曖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鑄立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迫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天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

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歸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爲甘晷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囿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人羣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七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爲之

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方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舞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私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遐志清遐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總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羸之中潔已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

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鑒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終將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軔常人之心目

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踏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者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感榮樂得志蓋亦何樂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八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

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闕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

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齔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

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予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秦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殮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

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嚶嚶

俄復淪爲惚恍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誇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來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虫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逕

特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晏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常王矣如來宣其我哉非崇塔像容養濫

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親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合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曉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用遂內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沖天者今無阻辭言以警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音釋

昨蛤蚌步項切累繼切縹力追切繼光結遮
 特計切燭以贈切拙敦尾切月記談北日
 入斬求也切隗五夾偎烏回切受慈魚乾
 也瞋苦切咀切才與蚡切扶粉啁噍切傷
 切人教張弩也胖音判得偶開切丘月鮎
 謂老也冷力齊切高虛交切緹提
 切人教張弩也胖音判得偶開切丘月鮎
 謂老也冷力齊切高虛交切緹提

弘明集卷第三

梁 釋 僧祐 述 八三

孫綽喻道論

宗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庶類殷
 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
 所見鱗介之物不達泉壤之事毛羽之族不
 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窟井者則怪遊溟之量
 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
 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
 乎老易焉復觀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
 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
 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
 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
 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
 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
 無不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
 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

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姪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豐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

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駝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懲翳桑之飢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毋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閭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耶

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厚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回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螭蛇螫足斬之以全身雍疽附

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視生肉至則不食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昆虫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責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

暴止茲統理羣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違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剝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教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答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為大謬諾
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
故母畜其指見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
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
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
永光厥親若^{八三}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
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
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絕親我交
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
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賴叔違君書稱純孝
石碣戮子武節乃金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
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
筆事標教旨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諱
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
而大順於彼矣且絲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
令委亮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
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
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
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

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
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
胤仲尼目之為仁賢評富者寧復可言悖德
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
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
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
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
維繫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
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
鹿裘遂垂條為宇藉草為茵去櫛梳之勞息
湯沐之煩頓馳驚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
黃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
胸中抱一載平管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
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
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
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
六金色焜曜光暈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
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
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憐地飛山結流
存亡倏忽神變絲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

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
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
液枯槁之類改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
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
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
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
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
不替且今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歎
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
牛西隣綸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
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
為事懇懇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
流未涉其場肆便贅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
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
以誣罔為辨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人而侮
天命者也^{八三}
宗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何承天與宗炳書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
志其大豈以萬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

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擴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試尋三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炳答何承天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辯釋氏辯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為取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耶

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停喪羸羸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辯不實耶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羸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昂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暖輒應沉今以至明之智

至精之志專誠妙微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陰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

方死日中方死死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傷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燕手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繫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癢之情陳苦偽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為教本

謂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佳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與耶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

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肉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遂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馳逸之慮聲好奇之心若誠餐仰則馳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勳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

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明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道于巖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屬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來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煌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救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脾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

之美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者域健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遠闢公則佛國澄尸黎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著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縣邀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釋均善難

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廢損尚微其所私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未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非食盡勤禮拜庶幾陰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恒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巖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質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朋城隍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隍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

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當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竒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受數十百萬之說而吝

微頃神光徒為化質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手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虛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孥而為施豈有過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若誠能繫仰則馳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苦為身所以使繫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嚴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子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耶何患其不至答曰謂嚴近為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由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

耳目珠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羣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耶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為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群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若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姪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于周詰春田不團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狔魚嘉禮有常姐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為者豈不私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捕宰之問為勸化之本演慈蒿之答明來生之驗核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

稱耆陀尸黎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
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
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
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已經
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

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
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竿融之賙行鐘寧
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舍沙門自
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
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

吾拱聽謹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
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
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
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
之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

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
陳始末相習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
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
承天白
宗炳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
筆辨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
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
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
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

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
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
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誰以不滅
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

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
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
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
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
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何道而

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
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
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
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
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質清和以

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
法照俱空而至于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
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
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
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

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
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遠未逮其師孫論之時
以對勝流云謂度支東也是護蘭二公當又
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
謂與支東等者自可不後道遂猶當後護蘭

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真偽
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
論未可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
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
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交

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逐橫
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
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
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假人而愛人郭璞謂之
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

太虛竟知孰為華哉推其假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蠱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把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淪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上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為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空有

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為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聲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

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靈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蠱苟有識向蕞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蟬蛻有子螺贏負之沉在神明理窟寶積之蓋昇鑑王之座何為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摧救物豈獨不受數十百萬之說而悋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為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觀光

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觀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衣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閭中見光授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臣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威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

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氏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髮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飢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

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耶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私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蠱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

而更生者甚衆崐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醴玕琪之樹獻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蠱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欲往者必不啻作滿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

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
 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耶輕以獨見
 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
 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為此備苦地
 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
 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
 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製
 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為善尋
 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
 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

何衡陽重登宗炳

望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
 祖況弱士乎證謗聖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
 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
 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
 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
 果令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
 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威
 衰之運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
 權薦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

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音釋

宮徒敢切 翦章恕切 僊蒲拜切 螫拖隻切
 也 刊五九切 匍匐切 匍匐切 匍匐切 匍匐切
 名 人 鯨古太切 鰲馳亡過切 鰲養六切 鰲以
 切 祭 眩黃切 煎許云切 絃黃切 服切 讓多
 名 切 直 覈下華切 紉居照切 赭赤也切 礪部
 切 日 碑 軟所洽切 能囊來切 赤色也切 礪部
 人名 切 軟 軟所洽切 能囊來切 赤色也切 礪部

弘明集卷第四

梁 釋 僧祐 述 八四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

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
 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
 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
 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
 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為
 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
 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黍陸產永育
 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
 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
 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
 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
 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
 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
 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
 也安得與夫飛沈蠃蠕並為衆生哉若夫衆
 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蛟漁

候豺獮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廢卯庶人不數畧行章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適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慙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聞知請事焉矣。顏延之釋何衡陽達性論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寧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沉在斯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闢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遺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括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目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以毀

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俶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高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

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惠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何衡陽荅顏永嘉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及逗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括之人亦何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蘗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顏下履寧喬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

俱舉官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割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已不殺耶今受教咸同耶若自己已不殺取足市鄧故是遠庖廚意必

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為變發揚懷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

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快耳目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貧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謂也

何承天白

顏永嘉重釋

何衡陽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辯得用昭慰啓告精至愈慚固結

今復忘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萬物之志誠為優贍恐理位難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便極者為師不極者為資扶其敬

讓去其枝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藉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躋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憐等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盡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踰實莫及利澤通天

而不爲惠庸適恩止廣卯事法豺獮耶推此
往也非唯自已不復委咎市鄧乎庖廚且市
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
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
人何必以剗剗爲稟和之性爛淪爲翼蓋之
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
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
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
遊竟之荅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
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付尼不荅

有無未辯足下既辯其有豈得同不辯之荅
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
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
言體之極于固講求友意如非相盡或世人
守璞受讓玉市將譯昏牽俗還說國情苟未
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
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
術之動隸屨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
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
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

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
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逼惡反民大順濟有生
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
宜祚極子胤福限御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
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
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各情遠猜德教故方罰
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
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
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
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何衡陽重荅顏永嘉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渾南
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
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贈夫良玉時玷賤
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
天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
管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
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
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又三議天位然而
遞世無間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

稱果兩儀同託亦何取於立人但又中和
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
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
爲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
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瞋之旨高下無
唯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
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
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
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
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

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
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
亦將在例耶又云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
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
下始云皇聖設侯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
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
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
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剗剗爲稟和

爛淪為翼善天種瘞爾果宗社三挂腕躡豆
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
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
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
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
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
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為
教乃列子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為
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
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
有為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者戒可不敬與
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
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
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譎怪以
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耶又云物無妄然
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
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
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
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官華樂焉當而
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

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咽腴
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
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局
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
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爵甘此
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
然宜簡瀟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
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
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
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
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嗜演忘
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
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
進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
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
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
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
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元充
賓庖金石發華筵脩節酌酒飽德介茲焉

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敦先王之教誠著
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竟
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
殺雞為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
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
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
世生背當年之真惟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
影非中唐之美慕夷眩妖達通人之致躊躇
揖讓終不並立竊顧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
蜀梁二叔甘人驛脊之謗非本義所繼故不
復具云
顏永嘉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
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
見刊異世膝修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
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
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釋
事緯映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
此已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交

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

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軌師訓何獨得之複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育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疎越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噴之旨高下無准惑者未悟

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養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變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喬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准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遂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准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
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蹻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

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位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

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變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變同主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變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耶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

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為未類

答曰謹為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俸物之致

證順時之經將以及漸息泰令復以方闕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譏聖人也

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

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違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己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徑瘞廟東宗社三牲脔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

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粢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剝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

目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取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各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

兒別為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子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寶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

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積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

三論每來益眾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說若以嚴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謫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

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

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詰今之

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未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謠怪

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官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

釋曰影表之說以微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

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屠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

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忤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局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牡牢

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墳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

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違記禍福之原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

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歎則爭求給則怙爭則相害怙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厭懷愍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

致不由天廚見遺物近易馳故常芻豢是甘極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遠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

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道行人言肆乎

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戒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極高門吾仲彼釋此云慶周兆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

之本以易奪為體失之已外韓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
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

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

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

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

死之也求之哉口來取前澤所謂勝頤

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

所已常聞世或不可京乙夏筆在二五有

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比又所不

得安

答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

乘曰遠省山章屈陟多什文博鼎居成善師

諸哥言聖世足爲繁聲言求道義未是要該

則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勸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躋

膜揖讓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7; 277: 103-107.

云

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

亦具感報之說薄衾大裘同用一禮蹲膜搢

答曰蜀梁二叔世人驛胥之徒言非本論所經

故不复具云

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數端亦猶越人問布見

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問

欲以去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

這四字說原不吾忘予言每於策言

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歟

忘妻姓金後息八

弘明集卷第四

音釋

尸 幽 也 廣 初 生 曰 瘠 斃 死 也 亥

也。鑿，鍊也。真生口菓。圭，夸切。

餘亮切風
豚徒用切
堯許亮切
鄉許良切

惓 辛韋切 輶 夷質切 躋 居略切 躋 並人切
 惓 惓也 輶 輶也 躋 躋也 躋 躋也
 名 煦 香句切

弘明集卷第五

八五

梁 釋 僧祐 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何鎮南難并答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三報論

羅君章更生論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

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誠不知退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

而不亂萬物雖聚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安國與羅君章書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紛散知亦如之紛錯

混淆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羅君章答孫安國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凝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忘言諸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鄭道子神不滅論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既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像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龜

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况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未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以有爲分夫所以爲有則生爲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蓋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瞻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毋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爲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嚴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

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

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代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

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

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

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祠與為悟而自末微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

德行早天無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稟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賢聖誕舜原生則非所有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臣澄以為君山未開釋氏火之害後之言者乃開與之會故有取焉爾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

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地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

不能後然其地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

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壁欲滅即自曰勅視見其皮有剝鉞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

然後中絕故嗟憎惡以死為大故肯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腠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爨亦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氣血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為多或為地耳曷為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難脂火坐語鎗中脂索而炷燭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為言前難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覺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

在人人之愛黨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膚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斂旁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難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膚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晉成康之世卑騎將軍庾亮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驕驕有答二家論各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康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

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眾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感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仲其間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為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諸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

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死固聲色為遊觀耽溺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

此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迎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替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

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惠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邀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邀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

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耻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

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

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夫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嘗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嘗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

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

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達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闕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

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

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手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

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遠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天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蘊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

本異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

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俛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

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

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

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

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

然沉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卑計之累虛沾其惠貽

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糗糧錫以輦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私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

供若蟭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子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

斯論焉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

致幸誨其未聞

答曰玄古之民太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興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辯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

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微難辯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

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其誠而闢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

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歛羣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及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

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豈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與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遠法師答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今精蘊垂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跡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已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既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

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己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慮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累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得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惑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

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

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大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為依傍大宗試敘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窮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

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千鍼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感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昏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

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為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并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票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沉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離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

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感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遠法師三報論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

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
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
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
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
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
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
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以還或有始涉天
方以先悟為著龜博綜內籍及三隅於未聞
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
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
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
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
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
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
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
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
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
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以有
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
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

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
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
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
無悶於世以安步為樂優游卒歲而時來無
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
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
斯人也含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天年此皆
立功立德之舛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
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
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
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
惡之報舛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
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
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
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
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
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
異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
耳目為關鑒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
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

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
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
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
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
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
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
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
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踈神
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
也

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地徐也切 腊音普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燒燭也切 臘乾切 乾乾切 許乞切 膝手候切 雙切

弘明集卷第六

八六

梁 釋 僧祐 述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刻顯難張長史融門論

謝鎮之折衷夏論并書與顧道士

釋道恒釋駁論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親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

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羣有

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

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道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派若薰蕕同莖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邕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托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至於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園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

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饋餽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

主人答

主人憮然有聞慨爾長歎咄異哉予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為

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及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立聲片行之善永為身寶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慈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糞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

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歧逕分輒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嘆才之為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慳賜也貨殖子也難離由也凶悞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驛出於卑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縉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惟

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班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鳴皋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間也君子過惡揚善友是謂何

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己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穢其欲役使不

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在文責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耻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嘗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眾寡異辭希簡為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

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皦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墜至雖生死彌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糞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

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豐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風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于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壤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

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險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麤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

矣昔宇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

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

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與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

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險術襲商韓尅薄之禁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

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

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云罪則冥同福則神祐夫舍德至薄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

云會盡餽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

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

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

欲鴆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瘡痍之對經幽處彌劫之缺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

云聲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羣傷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冀嘉穀委於中田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感化子何

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辯亂真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達

能津梁頽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衣則感動大千容澤暨瀝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

方外之冥軌然垣墉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

方欲議官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幸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

性立理不為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明徵君僧紹正二教論道士有為夏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書寢乘日之精

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腕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典非穿鑿之書

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丘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耒覩無死之喟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腴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

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不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手無終靡

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闢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拱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

滿道蠹祇多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亨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羣夷

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紛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顏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蹟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船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伸孝敬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

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為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

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粥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

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說謗慢欲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鍊映金丹養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為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

惑世符咒章劾成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辨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迺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其分虛無為本柔弱為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俟

達不謀己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無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

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孱而橫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誠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神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

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習反流而邈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周剡顯難張長史融門論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一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導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

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特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感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柁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徒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苦

周顯答張長史書并問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顯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

之外偏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帝黃帝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亦可崇吾取捨舊懷竊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沉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

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通源曰殊時固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

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垂於佛也道佛兩殊非是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與未能聽訟也若雖因

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自應鹿中環杖悠然目擊傷墨閭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導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導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張長史重與周顒書并答所問

張融曰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規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畢生所困橫植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憊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騰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沉謁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戴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

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疎志庶足下圓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鳬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

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舊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也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者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書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與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鞫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獨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碍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盡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擊儒墨間閭從來何諱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閭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翺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翺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滙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顯重答張長史書并重問

周顯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

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快快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運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屬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

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屠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惠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

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緩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傳應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

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開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

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賸餘慮惟足下其賸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是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

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者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者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見乙則其鶴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

義公文可見矣將於道章而得之乎為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於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闕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

士執虛無而來謂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訢

通源曰當欲列儒園道故先屬垣耳隙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審故略其後文盲存義本

諒鎮之折衷夏論書與顧道士謝鎮之白敬覽夏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三典清辭斐曄官商有體玄致疊疊其可味乎

吾不涯管昧竭闕幽宗苦不思探曠無厝蒙檜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閒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末識翦華廢杞亦猶蟲誼鳥聒非所宜効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為典老莊以棄教明矣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而徵之七

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敬是以闕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為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雷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闕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蹉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極沉濟

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未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諸黃鍾耶豈不誣哉至如金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氎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鳴允執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

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與籍三藏四合此則為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食以養

生且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道可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

析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垂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為蒼文餌螭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千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

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謝鎮之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狼辱及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其英數佛彌過精旨踰昧夫飾樞寶珍曜夜不信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

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為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譴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安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爰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婉憇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

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
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
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
有維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
牟尼佛教教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
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淨幽暢
誠規易准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
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薛陶
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
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

運往子韜明玄聖子幽翳長夜子悠悠衆星
子哲哲太暉灼子昇耀列宿奄子消蔽夫輪
桶子殊材歸數繩子一制苟專迷子不悟增
上驚子遠逝卞和慟子荆側豈偏尤子楚虜
良芻蕘子波若焉相責子智慧

音釋

五〇—六七五

弘明集卷第七

八七

梁 釋 僧 祐 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詒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愍法師戎華論

朱常侍昭之難顧道士夷夏論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言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

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激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掣令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政在佛道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旅袈裟是宣足論哉所可為嫌祗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袈裟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替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微容衣裘弗裁開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

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耶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屠非貶妄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三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折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

議則與奪相懸何措紳擎蹠為諸華之容藉首佛足則有狐躡之貶端委聲折為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為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間許為正真何理鄙誦既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為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

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為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為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

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賾之談而妄生瘡痍游辭放發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禍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夫

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勲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思無不被梟鴟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為淺略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為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籠妙兩施繁約共有典法細誠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為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

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剝剔之苦害非左社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請問善訪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為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朱廣之疑夷夏論諮顧道士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聯尚端冕之飾屏破蕭落之素申以擊跪之恭辱以狐躡之肅桎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既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為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為指

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敷沉潛緘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遜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治理則輕汎無主轉墮之實因斯而起是以聲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辯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乎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犂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耶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饒行道非微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耶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賤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唯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

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羶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徹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用博猶精也豈羶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鑒所陶實未屈虛故爲鑽實所業陶業有序者爲質昧耶爲待明耶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

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窅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做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做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

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猗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誼鳥聒何足述倣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鍾鼓輟響又

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極頌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及不嫌殊周全抵躡處跪孰曰非敬敬以仲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舍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

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黃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

濡沫可遺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不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蹙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雅中邦齊魯不同權輿倣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爲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誼之尤鳥聒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達極可齊兩若兼除不其通乎夫義與端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往耳傾心遙佇遲聞

後裁

治城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與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

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爲獲寶寶實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緒雜並淫

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創寧爲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

虐以振物性故為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
搢紳之飾簪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廢
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
起情偽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
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也既失無為
而尚有為寧足加哉夫翦髮之容狐蹲之敬
永沉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各貨財之不可
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
藏必之後失故迺翦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
至也是以太伯無德孔父嘉焉斯其類矣夫
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
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
嚴吾千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
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欲滅江海側
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
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
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
不樹喪制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
良足効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
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

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
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
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觀攝
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
物異則照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
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
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
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
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
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
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
合其耳也轉為畜畜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
尾蹠躩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畜畜之音
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
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
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
於宗廟享祀掃捨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
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官禮拜懺悔祈
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
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寶民為

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
來談似為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抹道士空
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久滯尋文
求義於何尤歸夫外道姪奔彌齡積紀沈晦
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之鄧落公因聖
術私行姪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
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
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算又云大道既隱
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
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
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
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
寒之不凋信矣夫姪姪之術觸正便挫子為
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
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
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
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
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
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
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

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
將文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
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亡也夫忘生者生
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屬故謂之切其殊
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東自
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
居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誠而
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
蟻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
子獨云不死何斯隘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
有會稽之陵周公改葬之扁仲尼有兩楹
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
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
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問者曰若
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耶答云麟
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
子欲見麟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
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已外
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
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質璞鄭子觀

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久又
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
為至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
為學文故人所以敷行誠籍顯著文教將為
愚瞽之故非為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
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
教慈愍方便為之將非虛耶學文耶慈柔虛
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及之陳黃書以為真
典佩紫錄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
服食以祈年長或姪姪校以為療疾慈柔之論
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已故老子
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及吾無身
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
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
身存惟云在已未知此談以何為辯又云婁
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喧鳥聒何
足述効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善
於甜香悅鼻者不覺鼻之為鼻而弗眺椒蘭
猶吾子論好淫滿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
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為有亦不得謂之

為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
也若若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
云蟲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
無道妖淫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已愚
夫輒為迴心姦偽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痛
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六天道損益鬼神
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廣陵釋僧愍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
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
協同幽唱若語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
促延任意若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
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士
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
慧陽之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
息夜遊之迷未旋君既解猶常品而山號居
士乎貧道進飡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
大法之淺號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
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天壇希囑茲況而
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幽之効照

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內秉莊思獲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邦優劣或毀清正賔賓夫苦李繁子而技折樂大謬唱而受業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賢之遠匠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括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為貴佛用漏盡為研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宮跡遠闊細委重軒故放彼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照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羣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唯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

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邀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人乎聞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羣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弔於漠表南則極乎罕閭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道乎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羣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巨易真法莫移正禮巨易故太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

整服故令裸壤既蒙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旒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也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空為宗老以太虛為真佛以即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真故有中無無矣即事而淵故觸物斯真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為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真故聖路遐曠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勤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

弘明集卷第七

[illegible]

弘明集卷第八

梁 釋僧祐 述

八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波論

釋玄光辯惑論并序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
緣想增雷奚識明政由淳風滿薄使衆覽紛
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衆必施
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

厄西夷載鬼卒之名聞數留種民之穢漢葉
 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歇攬地沙草
 穹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
 蔽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燬
 燼河洛之渣糝淪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

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互鄉顯妙趣於塵外
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據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言藉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
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喻普

薩慈悲等照震電光於炎塗袪魔賊於險澤
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聞道諸經製
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被
繫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
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

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
醴泉馬屎爲靈新老鼠爲芝樂資此求道焉
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
遠冥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關心祛欲
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噓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慙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
蕩花之氣雖保此爲真而未能無終況復張
陵妄稱天師旣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
末爲蟒蛇所喻子衡奔尋無處畏負清議之

報讖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糜鵠足
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元年
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
蟻集闕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
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

衡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展華爾各還
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密抽遊胃鶴
直衝虛空民獠愚賴念言登仙販死利生欺
罔天地

合氣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羣斯班姓妄造黃
書呪癩無端以伏輕誚呪曰天道畢三五成
冥氣入真氣過神氣布道氣行森邪鬼賊皆
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行誅圖我者反
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冥錄錄男
女婢合尊卑無別異陸儕靜復勤勤行此乃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

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
行此為道詭魅亂俗被斥燬煌後至孫恩佚
蕩益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夢
結難消沉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門
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
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
負冥詔

使道作亂是其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微德輕風
露如黃巾等為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

次有子魯復稱鬼道神祇不佐為野廩所突
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圖帝
貴之重作雲鑾於幽寶發妄想於空玄水仙
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
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

撲羣妖不勞浹辰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聰務依明德
道無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
此頑瞽寧非陋僻又還達七祖文意淺薄乞
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
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
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照三
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
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為五逆
長鬼帶符妖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
無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
誠感通豈佩帶使然哉其經辭鼓誇慢鬼弊

云左佩太極章右佩崐吳鐵指日則停暉擬
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破侵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團則
如郭景純亦云仙流
登國度死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
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
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
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魔蟒又淦炭
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騾
泥中黃國泥面適頭懸柳埏埴使熟此法指
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
寶憚告竊者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塗
揆額懸糜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屬纂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
廚矜身與食懷吃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
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
作此名也又天師孫恩開師及三女師此是
張魯自稱吳也又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
神君神民此是合氣之使贈物名也又未
民來性御功祭酒此是荒時權化名也又貧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
廚矜身與食懷吃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
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
作此名也又天師孫恩開師及三女師此是
張魯自稱吳也又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
神君神民此是合氣之使贈物名也又未
民來性御功祭酒此是荒時權化名也又貧

道三洞法師長安僧傳作此名也又先生道
民仙公王隸陵韓氏王靈期作也又道士錢
賊刺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
謂符經者是陸儔靜法師依世制此名也又
天公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時五斗米道大
道皆通鬼神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
漢東寧大拜五刑將軍雖有茅土酣進過常
而無臣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八八

五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
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末
已求謂為制酒至王靈期削除豐目先生道
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若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葉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迴化境
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速徒湫
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其妖崇之原
淵鬼鸛以為災渡危厄於退川詹鈞星於懸
溜雪丹章於華山乃感輦眉貌謬託冥鬼云
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
實祭酒規中藉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
使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
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淪川瀉漫皆是
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
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
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秦

章斷之割截坐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
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恩永河靜定念之聲
輕作寒暑光佞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眾生率
無慈愛慮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

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
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
罪陰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火獄生出
鷄鵲瘡瘻精骸慘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
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

八八

五

者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即
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
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東亮劉記室臧臧感論

惑造三破論者義謬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

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
足辯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
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
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
死為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辨夫佛法練神
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
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
闇者戀其必終詎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

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
偽器故精思而翺騰無期若過棄妙寶藏遺
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骸無際
神暗為飛戾天寧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
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八八

七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
人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
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

爲黑不亦同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括美談汎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

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詎言說偽興造無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况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

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

滅感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無四等私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闢揚靈教功互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平帛萬國三子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域赤眉兵亂千豎無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

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滅感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私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

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指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後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辯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推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公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於苦三皇發喪事沿淳樸淳樸不疑而後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

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及真捨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今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感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教有二摺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導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

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胃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

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沉屠割也至僧禪後改為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禪又改為

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承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頌允塞晏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土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閑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跡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陋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

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反滅弱胡遂令儼抗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滑為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宰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偽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道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緣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

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玉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誦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

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
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通
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
靈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
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總
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
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為道聽名則邪正莫
辨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
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
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

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
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
仙小道名為五通福祿生天體盡飛騰神通
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樂德
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
述記昇天葛玄野堅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
可罔欺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
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不足算況效陵魯
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
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

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忘天含識所同故
肉芝石華謫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
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
寶惜淩嗤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
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慙感恃武俗之舊風故
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
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
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虛懷孫恩亂盈
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
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送則蠲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
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清金容
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
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私誓於方寸
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
天鼓於層齒校以形迹精羅已懸露以至理
真偽豈隱若以麤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難
朱曰我明也
僧順法師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

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殺單豹之
徒是其正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
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
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匠以生為
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為之妙
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官雙樹之文語其實也
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
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
如斲筭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

方終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
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
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
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
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孥為
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
是以屬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為
厲凡夫之種若屬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屬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為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

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替非恩之薄所後頃仲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力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

自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槩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

之言以太皇為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儻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為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至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

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條戀罔已栴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誥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極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遺之至於無遺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為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蚺行喙息咸受其賴端端之蟲自云得所子脫

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
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
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
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
助俗為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
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詔勃以隆道破國

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
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
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應殺此即破家之
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
糞土

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
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
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
尅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文橫墜於地迫
而索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
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
陵誣調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
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
之坦情原壞喪親登末而歌孔子過而不非
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
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
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
似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

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
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
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
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
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
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

釋曰噫嗟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
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
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

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
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胃懷澹爾無寄
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櫳
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
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
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
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
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嘖嘖
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
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為累傷人之深哉

弘明集卷第九

八九

梁 釋 僧祐 述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并吳興沈續作序注

蕭琛難范鎮神滅論

曹思文難范鎮神滅論并詔答各二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并吳興沈續作序注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

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

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票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微敘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續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覲

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辯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膚受謹

為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臣續曰夫愚心闇識必發行不自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行善造果謂之行也信立由手正解臣續曰正

不解將何取信故立解正則外邪莫擾臣續曰信之本資乎正解信立則內識無疑臣續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本則技行自從有本之旨手也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臣續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自道此即不滅之真也若夫同華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滅故歸妙極心此則豈觸理明於象理何行妙果體極常佳精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神不免無常臣續曰唯極常精妙行未滿故之不免還無常者前滅後生刹那不住者也臣續曰利

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有住乎故譯名數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臣續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神隨之性湛然不移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故終歸於妙果矣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臣續曰略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者為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謬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臣續曰陶淵明易謂之變也若前未後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神明本

暗即故以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臣續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解或故知解或存乎有心愚智在手有識既謂無明則義在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臣續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外因斯致稱豈八九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臣續曰既有其體便體非用用有與廢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故繼

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
明神明性不遷也臣續曰無明係以住地為
未嘗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
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
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臣續曰一本則用無
所依而惑者見其類實為是知前惡自滅惑
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臣續曰未嘗以
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
與一切善法俱者名為明豈非心識性一
隨緣異乎臣續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

文以義故知生滅遷變則於往因善惡交謝
生乎現境臣續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之
爾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臣續曰雖復用由
以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
故生死可盡明矣臣續曰成佛皎然其本

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
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蕭瑋難陀續神滅論序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推
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感焉聊欲薄其稽
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

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
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
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為鬼如此便不
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辯
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
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與毀區別則于
尅敵得雋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
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神滅論問答者論本客主之辭
問日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
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
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
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
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
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
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

待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
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
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
室是蔽塞之地神及形內則其識微昏惛故
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甦甦故以明
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
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
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
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
均則是表裏俱泯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

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
者或反中詭遇臣續曰夢者心之變也
公出諸則或理所不容臣續曰夢者心之變也
之類是也或夢見人謀欲亡之類是也
或或先覺未兆臣續曰夢者心之變也
也或假借象類臣續曰夢者心之變也

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或乍驗乍否設宗夢
漢史夢獲通驗也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
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
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觀覲復扶以
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兇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鐸化成鈍

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耶刃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磨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

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

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

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

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

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同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答焉

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

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問曰生形之謝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

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

不以人識涼澳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發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有

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為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

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為體體全即神全體傷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令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略愈明膚淳解脫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

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閭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雷以牧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

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

是知神以為器非以為體也又云心為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

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

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

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勳華之容龍顏馬口軒轅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于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唯道華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舜舜項孔陽智華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鵠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立旦殊安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驕驪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屬淪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增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

珉玉鵠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鷗號鷗鷗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乘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皋陶馬口非真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

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既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黯瞽瞍頑嚚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駕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返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趨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梵

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
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
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游貨殫於土木所
以姦究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
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
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
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
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
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
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

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
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利害以稱夫子
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
惑者為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
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
靈為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
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為上務施不
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為美若悉絕嗣續則
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

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
門迷稽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饑者不
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
親戚棄而弗眴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刹
上丹金糜于塔下而謂為福田期以報業此

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
佛之旨號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
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
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
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予不以僻蔽誅孔

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
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
上罔君親下虐僇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
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
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
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
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
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
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
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鑽俱赴

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
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區不
如衛君子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非仁人
之誠也若能鑒彼流宕豈不在佛觀此禍福
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
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
必謂之佛矣

曹思文難范中書神滅論并謝啓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
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
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為用死則形留
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
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
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若如論
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
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
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
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
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

之與形有分有合則共為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屬喻薄之意也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為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屬喻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為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萊羹瓜祭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

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偽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為實主遂有三

十餘條思文不惟問教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

用淺置懼不能徵折詭經仰瞻天照伏迫震悸謹啓

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右詔謹答

答曹錄事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答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登駟

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于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

留而神逝者乎

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既云耳

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

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

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關何故惡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所

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耶曾以為生則合而為用則痛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

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真作飛蟲耶若然者或夢為牛則

負人輾轉或夢為馬則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閭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閭闔鄒外弟蕭琛亦以夢為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廷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

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耶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

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

知其若此故廟桃壇墀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

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忘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于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耶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葬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神而為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欺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為教何達孝子之心屬喻薄之意哉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

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紂是弑君非耶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

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耶思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衡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右詔謹答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弘明集卷第十

八十

梁 釋僧祐 述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并公

貴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常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

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
佛之義既蹟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
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痂空

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楚之慮河

漢於遠大其故何也倫蒙忌而爭一息抱孤

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

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

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

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

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

所未詳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并公王朝貴
六十二答

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
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
猶昏主上疑天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
訓周密孝享之禮既彰榮懷曾史之慕三世
之言復聞紂協波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歌

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

臨川王答

得所送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
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
自反妙趣愈光遲近寫對更其披析蕭宏和

南

建安王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
情淵察伏覽玄徽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
篤顧偉和南

長沙王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
邈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
塵慮遂能存示哉春良深蕭淵業和南

尚書令沈約答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
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勅答臣下一本權受頂
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
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
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歷疑覈比展具以呈
也沈約呈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睿照
淵深動鑒機初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
滯訓誘未悟方便四海稟仰十方讚并異見

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

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丹陽尹王瑩答

辱告伏覽勅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
發標理明例渙若冰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

用啓蒙惠載移轡救凡厥含識莫不挹佩謹

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王瑩和南

中書令王志答

辱告伏覽勅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
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

唯雷同遠大贊激天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厭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彰聖述且得罔象不囿於真內外無紛如之滯寔懷嘉抃猥惠來示佩眷唯深王志和南右僕射袁昂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縛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粵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

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絕倫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繳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者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羣迷反路伏誦無數舞蹈不勝弟子袁昂和南

御尉卿蕭昂答

辱告并伏見詔答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教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辯

析辭旨典與豈直羣生靡惑實亦聞提即曉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服孤子蕭昂頓首和南吏部尚書徐勉答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粗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求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之未悟惠示承春至弟子徐勉和南太子中庶陸杲答

杲和南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住本在默阻思伏如來藏宵絕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宣遠廣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踏淪曠稔宸聰天縱聖照生知了根墜藥隨方運便遂乃辯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發俗學使俗以洗況道惑實外文即就外以明內任言出以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壘三世負荷羣生現在破闇當來擱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利片言之益豈可覩縷生因曩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篤

念陸杲和南散騎常侍蕭琛答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摛自壞誦讀藻抃頂戴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煎懼情慮震越無以仰讚洪謨對揚精義奉化聞道伏用悚忤眷獎軍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二王常侍彬絨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絕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峯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預奉天則喜躍之心寧復恒准王彬絨頓首和南

太子庶子陸煦答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俯仰膜拜徘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日獨奉梁詔道載則萬有擠

其論迷德壽則九服揚其照莖方旨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詣克陸煦和南

黃門郎徐緝答

緝和南辱告非逮示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觀自非上聖無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

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倏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論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扑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隆但蠲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緝

和南

侍中王暕答

枉告并奉覽勅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啓牕羣蒙義顯幽微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叙遊魂之談愚淺所辯詳已爲非滅

況復睿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證典渙然氷釋肉眼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悛改浮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已王

暕和南

侍中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發蒙顧會玄趣窮神知寂測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疑

從春氷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開祇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顧良以悲哉弟子柳惲頓首白

常侍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淵旨冲邈理窮幾興竊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

佛唯一性般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楊墨紛綸徒然穿鑿凝滯遂往將掩名教聖情玄覽理證無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級引同歸實

假雙祛朗然無疑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來告存及悲抱唯深柳惲頓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答

茂和南辱告伏見勅旨答神滅論頂戴欣懼不及抃舞神理悠曠雖非逮言所極列聖遺

文炳然昭著莫不撫枉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詒謂來緣之不期棄享薦之至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苦空一到有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真假發義照辭舟航淪溺豈唯天人讚仰信亦諸佛迴光弟子

夙昔棲心本憑淨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自永陶慈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未獲祇敘常深翹眷比故循詣此白無伸王

茂和南

太常卿庾詠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神滅論伏覽末周煙雲再廓竊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賢論欲以有知同此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值欽化之幾則二諦之言無以

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
 論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
 都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羣疑與春冰俱釋
 雖發論弘道德感冲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
 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鑽味吟誦
 始終無斃弟子庾詠和南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辱告宣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
 惑者渙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既渺默故
 致有迷主上識照知來鑒踰藏往摘機外之

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等
 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曇隆答

辱告伏見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蒙蒙啓悟
 煥爾照朗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
 乃當窮其妙實步浮生自不辯深達玄淵如
 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是教跡至於在佛胡
 書詭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思
 爲臣下剖釋羣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旨抱用
 始終法師曲誨彌增慙戢弟子庾曇隆和南

太子洗馬蕭靡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
 悅主上疑神天縱將聖多能文與不判離溢
 繫表義證周經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
 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隅陳之机枕寢興鑽
 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耆良厚弟子蕭靡
 和南

御史中丞王僧孺答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答羣臣仰諮神滅論伏
 覽循環載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
 事蘊難形非聖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惑惑若
 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豈能燭此微言若開
 金石洞茲妙境曾靡榛蹊踰之以必薦示之
 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逆轍專謬者
 無永沉於惑海預奉淵纂孰不懼肅裁此酬
 白不申繫舞王僧孺呈

黃門侍郎王瑳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
 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
 依方感動開誘之教治事降設矜局蛙於井

谷哀危總於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
 前經文約旨遠凝神香鬢一理能貫墳典紛
 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滯惑
 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同茲而隆信足以警誠
 重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譽揚揚嘉言孔章者
 也弟子既慙辨理彌惜知音遂得預聞道訓
 頒覲妙藻式拊下陳永佩聖則弟子王揖和
 南

吏部侍郎王泰答

一日曲蒙燕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
 論斯人逕挺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
 鹿之角耳辱告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
 致謹當尋誦永祛蒙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侍中蔡傳答

辱告奉宣勅旨答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
 難該辨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膚旨爰釋
 皎若發蒙固以陵萬古而擅奇悟方來以不
 朽伏奉朝聞載深拊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
 蔡傳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答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
淵麗不勝躍皇帝肅性自天機神獨遠五
禮外照三明內朕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
璫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
於大千如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證
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心法
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臆藻王仲欣和
南

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續答

弟子續和南垂示勅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

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
識須其位周易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
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備其
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
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天子
以仁聖威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
飄其和不可移也鍾鼓可以難狘亂其鳴不
可聞也將使慄慄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
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虛風既聞之矣然
而鷦鷯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構

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敷以人天之善誠以莫
大之刑一言作訓內外俱聞夫以孺子入井
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為
心耶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
神享機外志存弘化翹翹推其頰舌焉足道
哉神贖天責本非窺觀遂能存示用整寡德
弟子沈續和南

祠部郎中司馬筠答

辱告并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周流
式歌且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

追凡情不能測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
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姬公其未曙而碌碌
之徒忘理信目雖書管窺異見鋒起苟徇離
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惑到此深可矜傷
我皇道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
終始之與忌猶紫之妨薰朱器雖珉之亂鳳
玉爰發聖衷降茲雅義信之以光揚妙覺拯
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
異學剪其邪心四方篤其羨慕謀以多幸預
奉陶鈞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曲被佩荷

彌深司馬筠呈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續答

緄和南弟子竊以為交求之道必取與為濟
至於漬蒙不告則空致憧憧魚之觀殆將
可息所以自絕諮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
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冀履霜不退堅冰可
至耳而法師弘心山數幸能藏疾雖未升堂
遂招以法流社夷云召渴馬於澆泉不待鞭
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
用忘疲寢構斯法揀導披迷流天屬既伸三
世又辨鬼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
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鉤深旨起
繫表蒙情易駘惡能是空銘末示終愧鑽仰
弟子沈緄和南

建安王功曹王緄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
聖未傳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
方策歎昧交深謬覲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
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信足韜超萬古照燭
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觀聖藻既外渙於懷

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知孰不鑽仰矧伊
蒙蔽激於寔深王緝和南

右衛將軍韋儼答

至理虛寂冥晦難辯言有似無言無實有妙

於老談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王牒者由

來尚矣主上道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

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訓折臣下

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想不慶幸蒙

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惟法法師

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

界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音彌足欣讚惠告

沾及戰佩寔深章敬和南

廷尉卿謝綽答

綽和南辱告蒙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

淵謨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啓羣疑竊惟人

生最靈神用不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隣庶

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滅是以臣儒伸其祀

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況復

天誨諄諄引諭彌博私竊始於默黎導識業

於精爽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

正路斯反論者慙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預
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惜管
窺頂奉戴躍永惟靡誘謝綽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勅旨答臣下審神

滅論竊以彭生永立名現齊公元伯纓垂事

高漢史且斬籌為喻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

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成失所謂管窺管極

寧辯西東蠱度滄溟安知髮鬚天旨弘深慙

慙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經教

增隆實使蒙惠悟道著逮所覃曲垂頒及銘

茲訓誘方溢寸心弟子范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

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

該三世足使僻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

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上拭目神藻彪

曄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唯重弟子

王琳答

庫部郎中何炯答

炯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答臣下審神滅論
竊聞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住常住其不
移徙伏膺而曉鑽仰淵秘渙爾水開故知紛
綸聖跡不由一道參差動應本自因時今流
流已息無明將啓物有其機教唯斯發篤孝
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慶豈
炎昊所得爭衡非軒唐所能競爽巍巍至德
莫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為極何炯和南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

優然有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

旨但妙相虛玄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

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無由冥應其會聖主

迹同萬機心遊七淨哀慈羣生姬煦庶物滌

彼蓋經易以解慧祛其蒙感濟之仁壽信大

哉為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

道訓而學淺行疎封累猶軫既得飡粟聖教

預聞弘誘一音得解萬善可偕并躍之情無

以譬說弟子王筠和南

倉部郎中孫挹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濶曠非井蛙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一毛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水猶復震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岐行喘息同識斯惟翺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末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感弟子孫挹和南

丹陽丞蕭珍素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惟敬載懷竊謂神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韋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東漸寶丹南濟歲序縣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

獨闕皇言九部三藏偏蕪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羣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官并闕至

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

身以弘覺性照此因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魏甄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運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

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於風聞藥學華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吝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爾心慮惛悖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

至教也弟子蕭珍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惟答

猥垂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羣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往來今復稟

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廠理弘讚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真俗一致預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并擊下風實兼舞蹈遲比諮覲乃盡襟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惟呈

五經博士賀瑒答

辱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睿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操二事

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崛山粹典即此重彰涑水清教於茲再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煩多蔽謬恭格言研求妙趣猶知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太子中舍劉洽答

辱告奉覲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文繁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內外之塗

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會
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為
佩冷乎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伸講復
也弟子劉洽頓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
麤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
以斷常交驚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
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論斯障實
重仰賴聖主揀梁至教明詔爰發明若披雲
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
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
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
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惟欣充遍身識
張惠存昂荷眷唯深嚴植之呈

果官舍人曹思文答

辱送勅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
迷滯若斯良為可慨聖上深懼黔黎鼓惑故
垂折衷之詔此旨一行雖復愚暗之識了知
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為難今附相

間顧惠為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東展此
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秘書丞謝舉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
物紛紜則懸諸天象立言清舛則折乎聖理
昭昭自古事蔚在茲伏尋敝訓垂文義深陶
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綸幽至極盡怯窮神
愍斯六蔽哀此四執點小言之亂道拯經行
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宛而彰博約載弘廣大
悉備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目止水蕩此塵
迷俾宗與有歸教思假在異端自杜誣善知
息疑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舍孕
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
格誘沐浴歡擊奉以書紳謝舉和南
司農卿馬元和答

辱告頒示勅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標
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眾
教徘徊理詣於博善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
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
包象外攻塞異端闡道歸一萬有知宗人天

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
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攝教抑引不同括而
言之理實無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
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
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即理
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禮有國有
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實不同降清神滅之為
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
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情於
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
厝弟子馬元和和南
公論郎王靖答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
嚴廊遊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羣
下恢弘孝義睿藻淵玄理深樞極自非聰明
徇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
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
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舍和飲德之邦衣
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

江淮孤生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為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既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太子中舍陸倕散騎侍郎陸任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

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古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逸聖上懸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冰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沾竊思紀纓冕則天之朝淪捉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知踴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領軍司馬王僧恕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

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寄必酬想聞弘聖旨煥然雲消耶弟子學慙蕪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者歟

但論者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為籌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

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逐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猶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在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需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闊浮執惑豁然洗滯沉復指紳之士為益因其私哉弟子塗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班連神藻使得預

沐清風頂戴惟舞無以自譬載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宣廣免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泰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耶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謹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手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

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指稱其鬼不神為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彰彰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指紳之所

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秦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末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藉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添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今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哉明山賓和南通直郎度默妻答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慷慨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傳云繇神化為黃能伯有為妖彭生豕見

右七條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著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

不感感唯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對狎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辨幽微此掄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攝穿鑿駕危辯鼓偽言煽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黜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在日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宅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

真俗三才載期九服移心跂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風志竊深踊躍至如百家恢怪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旦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從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祇增悚忭弟子庾黔妻和南太子家令殷鈞答近辱告惠示主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

天道誠不得間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折妙半字含靈離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翔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為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卧未即白答銜眷彌深殷鈞和南

秘書郎張綱答

尋三世炳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而長沒以為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仰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驚駭與騏驎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雨祭而知不滅喻妄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舛入言此性道而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

法師屢為設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言
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觀斯判益破魔徒非
但聞觀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歸信聞比
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五經博士陸璉答

璉白連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
旨照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
歸至教職暗玄津謹尋內外羣聖開引殊文
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
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

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
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則善惡之報虛陳
祭敬之設為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
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
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
開建愚瞶惟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
源謹裁還白不宣并舞弟子陸璉呈
揚州別駕張翻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感旨窮機微
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

至如感果之現理照三世孝養之範義貫百
王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
調閭變情築趾移志及澆風於遂古振淳波
手方冊英聲茂實每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
擅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神明深鑒道蘊洞

識宗洽弟子昔聞師說悟太傳之旨今偶昌
時奉不滅之訓信以照括希蒙紆洗塵蓋足
蹈手舞言豈能勝張翻和南
太子左率王珍國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

明文即心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
歎天照淵凝妙旨周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
信可以明悟冥塗棟梁千載矣伏覽懽戴稿
深固極比故詣展進獲咨伸王珍國呈
領軍將軍曹景宗答

枉告所宣答神滅勅理周萬古旨已三世六
趣長迷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
鑒窮八解照伴十號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
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無生
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覽周環用忘所疾曾

景宗白
光祿勳顏繕答

猥枉明詔頒述勅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
據顯然表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
夫目所不覩惟屏為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
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內
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氣
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符同
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即蜉蝣不知
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

之無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
有證孝養之理斯光蒼生管見已明而復曉
晚俗淪冥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慙逢幸預從
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唯冀來緣可期載
懷鬼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五經博士沈宏答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勅答臣下審神
滅論夫唯幾難曉用晦勿昏自非凝神斯鑒
探賾斯朗豈能拯重蒙於有感豈能運獨見
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上德表物垂法雲以

湛潤開慧日而增輝遠比溟海近譬并幹粵
 今逐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瓶在
 火滅宇存禮云非類弗散祭乃降社且夢蘭
 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
 紀又五道迤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滅
 之幽旨但知克躍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
 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隆天璫俯逮闢提所
 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晒燭龍短
 綆爰汲望瀾峴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
 沈宏稽首扣南

建康平司馬駁答

辱告惠示勅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
 衆靈智照淵凝理絕羣古七禪八慧之辯三
 空四諦之微故以煥乎戴籍炳於通詰也所
 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
 言萬分之一矣夫衆生則報起因往則果來
 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
 遠尋邇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朱
 之目鳴鍾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目昏
 迷途難曉苟徇所懷坐顛坑穽伏覽皇上令

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寂而更闡啓幽
 途以還晰雖復列聖齊鏡羣經聯奧靈山金
 口禪冰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通達茲而得
 正信哉深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還
 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此言展方盡
 述讀弟子司馬駁呈

左丞丘仲孚答

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
 真俗理超繫表義貫羣識鑽奉神猷伏深輝
 蹈惠示載存眷丘仲孚白

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

痛烏暗切 龜烏瓜切 邈未各切 瞰明吉了切
 經古本切 鼻余支切 洗洗蘇典切 戢入側
 切水疏切 鑣小飛也 盼忍止息也
 恒郭二切 鑣郭二切 鑣郭二切

弘明集卷第十一

梁 釋 僧 祐 撰

何今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蘇難佛不見形書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推珪釋疑惑并

賤答

恒標二公答姚主勸罷道書 并書

僧習僧遷鳩摩答姚主奏 并書

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 并書

釋僧巖答劉青州勸還俗書 并劉答往

何今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舉

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

像所在千計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

頃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

競為重舊宇頽圯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

相誇尚申地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絲糜損

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

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

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村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

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底績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

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

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謐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

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覲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遠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度

元規自遠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宜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

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頒作刑清倍當遠耳竊謂此說有契理與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

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

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教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已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鮮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放光而符健推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

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隱桀紂之朝冤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

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

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叩本身世眾目共觀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為勸戒所以為深切宜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悲僧尼之絕胖

育嫫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

日用而不論吏司苦裡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啓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

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奉時吏部郎平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然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

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書

書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為教何以不見真形於世真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尚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

弟子李森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照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墉崇邃得門自難輒罄愚管圖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為見哉故淨名經云善解法相知眾生報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為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眾僧俱出靈鷲山懷佉之宮孱然可期西方根

源何為不觀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間寄情少咸以不觀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觀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鄒魯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

疑此既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眾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森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閣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聲迹並資音像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誤增豐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為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羣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剪

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今如來軌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為限羣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為在手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談固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觀清釋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

服淵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刺微言與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淺麤陳所懷夫萬善為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數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讚頌詠皆耳眼所共了為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熾大之不息非日月之不暉何急急於示見而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同季俗無證驗以微誠亦不

謬大聖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據以不觀形遂長迷於大夢橫沉淪而溺生死先儒往哲粗有舊答既途無異輟輟述而不作夫已身投誠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

在羣生何嘗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習狗非謂空陳觀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為虛設姬孔救頹俗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生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巳問今佛事其焉在手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今深悟有方殊

途同歸耳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為世人不見便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為其繩准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穎脫之思流浪義苑涉步書園吐握餘暇優遊永日德音

既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麤淺彌慙簡札上酬謬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霑霑謹白李森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闇寄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沉彌觀淵噴然所謂像法非正求悟理藉借

空曾旨無假示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徒何為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

明無答於三五潛景道德愆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頹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藎未來釋典敷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

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礙大通也深願大和尚垂納亮歎弟子李森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惠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躡疑駭良由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或暗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耳寄觀雙舉疑驗

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隨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於十號哉餘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螢燭增疑正向旦日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微翰檢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

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難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贖前疏粗述至聖沉浮而義據未照詞況未泯謹更詳究共弘至道夫羣生長寢於三有衆識永惜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憩之宿往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永勤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辯聰羣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未免謬

見以翳情疑似以千慮寄懷於巫攝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偽以待真遲迴於兩心躊躇於二運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操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辯三世之弗虛縱轡於清真之術斂控於濁偽之衢植德耘邪而蒼蔚樹福耀正而扶疏苦節競展於寸陰潔已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而遂通豈不親映光彩而觀其靈變哉若耳眼所不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

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豪歛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孫權初疑佛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

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郡北寺傳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觀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源並高行逸羣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情學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直言朴辭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慙悚謹白

荆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朴注申毒即天竺浮屠所興浮屠者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學者之管闕於斯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三十餘丈虎使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阿余王者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鑒求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觀於灞上比丘今見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

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

并施答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

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異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

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外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人仁之行非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暫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觀經律所辯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說長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即因

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前無其多結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就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慈惠克已者政爲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僑矜除慢傲節情懲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傳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

而素劍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慙使詭諂佞望門而自珍浮偽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慙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投以禮讓假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

已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由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逐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殿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鮀

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觀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真殊途同歸未必戾然一貫項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其懷無見髮髯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

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前良不無此忘今以効善之爲樂故挫嶠陵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樂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乘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薄爲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

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親者爲可一歷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答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冲靜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

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齋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奉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願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動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舉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輝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空棄

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靡遠近實有慙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也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乃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覺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近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轉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

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
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諱
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
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滯其迹
也此面別一二蕭公答曰君此書甚佳宜廣
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標二法師答偽秦主姚略勸罷道書
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
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
山林搜陸沉於屠肆況卿等周旋舊舊朕所
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
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
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
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
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
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道標等

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
屑恒等誠才質闇短深法未久所存既重春
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喻誨勵言理
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
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
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
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陛下
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
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遠匹夫之微志在宥羣
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
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
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
振曜嗣祇洎之遺響扇靈龜之餘風建千載
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
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
垂矜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
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
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慙慙廣自料理吾之
情趣想卿等以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

承時命勉善薩之蹤耳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
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
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
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
善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
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
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
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
謹重奏以聞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
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未精誠微薄不能
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
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
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
受違詔之愆甘引無恨屢紆聖聽追用悚息
不任同極之情謹奏以聞
僧習僧還鳩摩耆婆三法師答姚主書停恒
標奏并姚主書

姚主與鳩摩羅耆婆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處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還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二爲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姚主與僧還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

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頓頑於光武君平激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漢朝杜微稱聳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闢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爲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

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僧碧僧還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止恒標罷道奏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遣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舉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

明君下有兼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毗耶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桑於重冰之下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碧等眷眷春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恢九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

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道遠匹夫無靡聲之怨聲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

字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棄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矣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

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遇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穎之實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

并桓玄書

初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髮髯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

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
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今一
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
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
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
幸能納之

次遠法師答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
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
取其一往之志剗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

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
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
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
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真下和
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
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
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
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
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混同以
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

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
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
甚惑哉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
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
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
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
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
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
也將非波旬試燒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
蓋是不逆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

并劉善
明答之

貧道弱齡出家早達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
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
饒獸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鵠情存乘雲之
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
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
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
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嘆王舟再敗補
秀之召非所克堪釋僧巖呈

答僧巖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
書爲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
俯弘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實
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
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祠
駭遐邇致驚普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
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
其不爾豈不悲哉僕忝莅梓蕃庶在明不觀
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

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爲誕說豈所期耶
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
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
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
心想更圖之劉君白答

僧巖重答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微莊援釋理據皎然徒
欲仗義辨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衆微言入
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
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成直應命終

五〇一七二三

況哀世降步慙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興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閭風而不迴儀指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愈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嚴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

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輝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還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元南陽明學閣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含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歲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

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唐開元中貴州刺史亦云南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筆畫像

譙王書論孔釋

并序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密令人

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

不周備未有述三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

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

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鈞而不綱弋不

射宿博碩肥脂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所難

了想二三子揚推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

焉張新安答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

躬汎對竊以爲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

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鍾啓發俟於

排憤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類

仰觀尤有然而運值百齡寶均萬劫者豈非

嘉緣未構故業化莫予哉是以聖靈輟軌斯

文莫載靡得明微迴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

婉而成潛徒冥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

報應之轍網宿照仁蒐政弘信既以漸清習成各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數永平之祀物無輟榮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旨睽以異通諒理均而俱蹟者附曾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避輕率狂簡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踞食

卷二

四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爲教因事成用

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

乖事高世未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

所至道俗不殊亡故齋講肄業則備其法服

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于外

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非偏

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衽事理

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

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之有

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

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

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

越之義耶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

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

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為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未於用，又靡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范伯倫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捨。

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此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敕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手，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梅裘之律，不可見大。

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中。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異。自矜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參卓，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堂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

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噫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

是以如來為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諱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

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床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祕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典廢，貧道不得不推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復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范伯倫答義公

答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脰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筯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文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眾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派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眾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

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為不慙同自為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范伯倫論踞食表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為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簞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違言忌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誠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

一各信所見豈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甘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今之今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邇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眾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啓重表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髣髴有許法駕既遊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輒之罪思臣所甘至於記福

冥中未知攸濟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萬幾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受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自效之心裨謚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

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詔知與慧義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經無經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

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耶祇洹碑讚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復相酬甚以為恨

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營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勅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古今譬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聞

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為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得蒙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

慧觀答臣都無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辭臣弘亦謂為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為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道辭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毫宣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僭侍衛之臣實

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錄其一往之至不以知拙為罪復敦冒昧于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耳

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并詔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為駁尚書令何充及僕射褚翌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閭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威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宣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

庾冰重諷旨謂應盡敬為晉成帝作詔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

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遵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芒昧依倖未分棄禮於一

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宵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尚書令何充及褚翌諸葛恢馮懷謝廣等重表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殊矣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詔有損也

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況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今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俗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瞻蔽宣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成帝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怪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

而當以兩行耶

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翌等三奏不應敬事

臣等雖誠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

之慎戒專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咒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悽悽以爲不令致拜於

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庚子議從亮不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

十四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

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八座答

此一首
出故事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小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誨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兇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

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今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書與王謐書論道人應敬王事

并王謐答佳復

首八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在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書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具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辨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

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心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

首二

十六

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

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宣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矜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桓玄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難曰沙門之敬宜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屬於事爰暨之師建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

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
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
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
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
是本權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
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
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
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

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
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
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
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
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上奉佛
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唯日
用清約有助於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
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寫以祇敬將無

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
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同極則
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
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
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
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
敬哉
王謚重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
篤於事哉

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
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
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
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
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
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
情理之極哉

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
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
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
妙豈羈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
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
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為大設
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

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
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
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物之塗然
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
自周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
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
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
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

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

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盡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誡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

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

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

答曰以為釋迹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

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宣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

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哲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中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

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為難如來告是敬為行首是致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

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謚重答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居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折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

以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羸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

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悟中國悟之者少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

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為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哉高論不容間然是

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伸以盡微意夫大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幾闕君道虛運故相安之理泰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之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辨如其未允請俟高

尚

桓玄重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桓玄重難

比復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遺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辨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佛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求焉既懷玉在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

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濫

上耳

王謚重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神為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伸遂此生通其為道者也示為師無該

適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度恒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書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令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取君答可肯付之

遠法師答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

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擅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若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于聖典斯與

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擅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實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極溺族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

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宣坐受其德虛沾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掩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

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彈其所懷執筆悲慙不覺涕泗橫流

拒太尉答

并詔傳沙門敬事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

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

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

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

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

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

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繼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諭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拒玄許道人

并答佳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

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

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十二

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

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

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

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

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爾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

範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

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

殊理至同歸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

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

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早高

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眾或

請如前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侍

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明詔如右陛下至德

圓虛使吹萬自己九流各徇其美顯昧並極

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導達爲

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邈求

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戒若行

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

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寧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折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

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

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

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讚仰歎非愚淺所

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奉奉頻執所守

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

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元始元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并桓玄書

桓玄輔政欲沙汰眾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

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爲慙慙在於絕欲而

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

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爲之穢黷避役

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羣境積不羈之衆其所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慙爲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蒙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愀然慙慙常

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

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

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直正則

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

然令飾偏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

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與三寶

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

以存至業之隆替定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

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思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為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擅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擅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

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擅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擅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於理為弘想擅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

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擅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叙所聞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忌反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

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愧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勞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噴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頗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而肯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

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三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天保寺釋道盛啓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

者皆為竊服矣釋迦與世說四諦六度制戒威儀舍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懸遠習惑經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為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收失若不收失每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勅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感雖老病遠慕謗不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為姪一切諸著普謂之姪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德皆當代之惟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為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為罪亦為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為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為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撲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徇私欺殆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差輕少而多陰私情不公

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為痛得之則懼喜為痒未至逆念為思過去追憶為想心念始起為生想過意識滅為死曾關於心戕而不忌為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五蓋一曰貪姪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為貪耽著為姪外發為瞋內結為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為愚癡生死因緣履為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聞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

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眾經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

至得道者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圖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為城池常領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者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而外藏吝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夫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必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懇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疊得不愈重

乎是以莊生亦云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愆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悔革加以天登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頻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

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為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蘇拯禹興舒鮒異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姪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今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收帑之刑猶以犯者為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疊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雅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

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已所及彌廣則誠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韞積每申近以斂靡進無虧於

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徇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准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

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耶是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遠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膈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

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三且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頃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上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為大若罵詈者黑而不報若撻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閭地及門閭蓋取其戒垢納滲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已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

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本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

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悲喜護也何謂為慈悲傷眾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謂為悲博愛兼拯而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悅柔軟施而無

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心無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福盡亦喪貴極而無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無安唯無為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理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畢之精勤增進習期諸妄心形報既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玄應孰有為之者哉然則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虛中正已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情求此乃厝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已而已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蓋所以悟夫求已然求已之方非教莫悟悟因手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必形於事亦由

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尊之蓋理所不必須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已深體故肯忘懷欣想將以已引物自周乎眾所以固新涉之志而今寄懷有擬
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思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兼覺魔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枯朽得失多少固不足計該以數塗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感迭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不夷
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然則兆動於始事應手未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聞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豐乘於外外豐既乘內懼愈結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內固則人鬼固

間緣對自息萬有無以嬰眾邪不能襲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感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為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為空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惑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貴極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之所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眾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界為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為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寶以之治心則愼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轡

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

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戒也犯而不校常善下人忍辱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斂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

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樂生安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亡蓋弱喪

之常滯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清謝非於總所留對主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心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衆念日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絕緣報既絕然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不死不生

心爲種本行爲其地報爲結實猶如種植各以其類時至而生弗可遏也種十善戒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種

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諸背有著無則得羅漢泥洹不忘有爲不係空觀遇理而冥無執無寄爲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

曰無爲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爲道從是師者爲住諸見爲墮邊際爲歸入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帶一有況貪生倚想執我捍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

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宅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忤心歸佛則解佛無歸於戒則無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爲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已有行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

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矣存無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無朕順本際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嘗謂見在爲有則空中行空旨斯見矣

顏光祿延之庭詰二章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日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羌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哉爲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爲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爲先練形之家必就

深曠反飛靈機丹石粒乏精所以還予却老
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縹緲軌遍天海此其所
長及偽者爲之則忌災崇課粗願混士女亂
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身
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壹無生剋成聖業
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說者爲之
則藉髮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
物有不然事無不弊衡石日陳猶患差忒況
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
神無者以爲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洪變欬
倪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淵能以理
順爲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具而青
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王該日燭
尋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啓
陵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
文繁辭宕累冥絕味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
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之遠音適爲
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八揚光
號曰日燭

閻先覺之宏詰啓玄管於靈門周太虛以遊
眺究滌蕩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圖天於
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遶二氣之氤氲尋大造
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
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分故哀生而怡
魂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森爾之類其質無
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縷縷迭括迭芳
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濤環流大變輪迴乘
彼遠漂濟來曷陷宛轉三塗之中沉滯八難
之園惡企窶之無期悼容作之有歸瞻崇德
之可速鑒聚凶之宜遲斯庶務之易視匪先
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
感自然冥對玄凝福分誰造禍分孰興水運
鐘界人道惡矜豎因豐積社緣謙升童孺正
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覽形聲之兩偶者休
咎之雙徵理投恩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
圓輪之抱規猶直捕之附繩蒼犬出於帝父
黃龍資於聖子率微化而弗救奚天屬之云
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爲仁之在己咨吹吸其
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炭豈無氣

之所始悲婉變之天徂還託生於家豈昔藉
育而懷抱今屠割以爲種神居妙而恒我形
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
夫闢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於嘉
類悟繁產於蟲豸喻雲霖其猶希若幡雲之
倒米爲鷲鷲以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余情
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矇矓
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
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曜靈
身造窄導之極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鋸以
積刃劍林起鋒而肅精陶銅江洋以海涌巨
鏃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閭卒傍執釵三劫一
奮百千累羅鷄鵠利臂煌煌火車銳釘攪槍
狡狗擬牙姪徒燹於幻柱飢因枯於塵沙資
輕妙之靈質益痛戮之易加永煩冤以彌劫
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網弗可裂縷千條殊
廟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來而忘宇
予略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
無玷十淑道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殿是
呈高構虛懸瓊房兼百瑤台摩千金門煥水

精之朗玉巷耀瑠璃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
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祭藻香風飄而
飛烟想衣斐疊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彼
職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干性
常從容於自然映光藻之燦燦眇輕騰之翻
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
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王
食厭土不毛周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
齡祚雖脩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七證
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

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
要善權灑落或巖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
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
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
敷設云云廣衍悠悠嗣未塞乎三百要指在
乎一幽握累玄之綱領遣毛目於網裘宏範
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
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
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
場畢無爲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

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
空而恬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而弗居
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解拘於
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先體之冥
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
在昔先民有遇堂堂陰映躬受聖喻喁喁羣
黎耳目仰注或發蒙於一咳或革面於一哺
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
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拊檀與蓼蘇同
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

邁山澤仁感虎兒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
穹谷枯泉漱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
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特秀領控
玄標大業冲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蘊滯披
三攜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吝聞之可
以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臯何
深味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
深遠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
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
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產真

大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
乎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
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輻道重根蹠廢靜王具
曰子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
存亡命天衣之彩絮嘯靈廚之芬芳曜叔振
旅之兗恭化磔石之琳琅竭變幻之極奇情
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
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
伸呼吸太一夕餐掄陰與素月朝挹陽霞與
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消子蠶飛於餌木安

期久視於松寥壺人輕舉於栢實彼和衷之
所深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夜登雲
而殞卒俱括囊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
升於頽堂永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蟻蜂
高聲奇乎難老則龜蛇脩考伊逆旅之遊氛
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
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語者丁窮
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貴當於素珠與
講道吾成圓象與無謂杌然寂泊玄剛有歲
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沉郢

弘明集卷第十四

梁 釋

僧

祐

撰

縣四

竺道爽檄太山文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文

釋僧祐弘明論後序

竺道爽檄太山文

沙門竺道葵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

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岱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偽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含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崖翱翔玄闕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初清陽之氣育動萌芽王父

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嶽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偽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皆狼蛇之羣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關

逍遙雲影龍翔八極風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東素澤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物因時託響傳惑於俗沮成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牟沮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氣東嶽之神宜此之謂也故枕中戒曰含氣蠢蠕百蟲勿饜無食鳥卵中有神靈天無受命地庭有形祖稟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羣民含慈順天

不殺沉害猪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又五嶽其神則精之候上法璇璣下承乾坤稟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感千舉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

有禍咎進退詭偽永無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鼃鼃魚鼃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獠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後猴狢獼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爲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遂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亡便云算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三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羣民投身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旬歷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太元桓王

及封陽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贊皇家黎元慈悅天福謬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坤咥妙者何不上啓九皇下諸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薨遐驗此虛妄焉足奉哉又昔太山石立杜移神靈降象遐聲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為時瑞汝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圖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因槃動箸舉杯盡酒猶為鬼

幻非為真正況無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天曹羣惡無細不拾纖善小而無遺總集魂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結萬端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禽動遠近列于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豐其華遠市毒鍾王境為害滋甚夫雲霧蔽天邪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雖末流備三服每覽經傳而觀斯史推古驗今邪不處正

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鉤昧黨還游冢墓餐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今羣民無傾財之困鳥獸無羅網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惹羅子等授以金剛咒真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曜戈明劍擬則推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鬼敢觸三光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

釋智靜微魔文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塗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會申展叢積而標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靈網方申絃綱彌絕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書喻意耳夫時塞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羣師迭龍昔我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城節權形以附萬邦舊惠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方當抗橫縱於八區絙紘綱於宇宙夷靜七

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弔真容擬位重明寂暉靈舟覆浪故令蟻聚邪番興茲危見暴起墮染真塗塵惑清衆虛鍾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上承高胄下託羣心東天旗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維為時城聖綏撫黎元善安卿士獎導羣情慰喻有疾嚴慈柯於胃中被神甲於身外懲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大荒靖安平難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忌重迷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偽見狼據欲天鵠鳴神關畔換壇場抗拒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遠為歎息昔大通統世羣方影附有為癡天魔不遵改節干近聖聽陳授神慮領率歸區權形萬變精甲照賊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強盛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羣心望風影伏況君單將駭然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虛華邑篡奪靈權騰巡最勝以為氣真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

御智士雍雍雲筭蓋世武夫龍跳控弦萬隊
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
軍鑒閭浮都督歸義侯陸陵波嶠獨崇天奇
蒙塵玄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
著皇闕領衆十萬億揚鑲首路使持節威遠

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勝標羣文
超宏謀妙思絕塵心栖夢表憂時忘身志必
匡世領衆百萬億鸞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
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
步塵表略並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塗忿若

縱害校却慷慨龍迴思奮領衆四百萬億雲
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督四禪
王金剛藏朗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陽力
傾山海右眇則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
德無不照威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虎眇須
彌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都督八住王士
大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姿權
踰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從叱吒則十方風靡
哀彼下民無辜三楚領衆九百萬億飲馬虛
津使持節鑒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

軍事九住王士大文殊承霄遐元形暉三曜
胤自紫宮神高體大應適千塗玄筭萬計羣
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
四攝領衆若塵翺翔斯在使持節匡教大將
軍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

略淵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朗鑒三固或託
迹羣邪曜奇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
手則鐵圍摧巖噓氣則浮雲顛崿能爲萬方
不請之友領衆不思杖戈虎嘯使持節布化
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蹤網

天姿標衆體喻金剛心籠塵表猛氣衝雲慧
柯遠蒼龍生轉於臂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
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設領衆八
萬四千嚴警待命勇出之徒充逸大千金剛
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往席卷六合乘諸度
之寶軒守八正之脩路跨六通之靈馬控虛
宗之神轡變四禪之勁弓放權見之利箭鳴
驥桓桓輕步矯矯奉命聖庭曾無有閭貴邦
導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
襟感烝歸順皆受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

聲蓋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計偃蹇邊荒規
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天禍流於永劫可不
哀哉可不諺哉君昔因時爲物所惑狂迷君
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覺
智返愚歸罪象季來身抽簪同遊羣僞以道

自權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
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
翫邪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無明之句
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衡日月
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雖

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植福玄津原承彌
速華貌瑋然羣情屬目望宵之基易登由來
之功可借君可改往修來縱然歸順謝過朱
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復安
曉迷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剋舉
十萬翹轡手提法羅齊舞羣聖道柯曜於前
驅靈鼓震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
飛流陸原湧沸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天
地迴於一粟無動安於左衽妙樂曜於右手
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

使襲權停諸軍斬_上靈纒臨路遣書庶迴述
駕君可早定良圖而縛歸關委命皇庭逍遙
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是
誰夫慧當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
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背
主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令
著龜將軍之明誠相與雖乘於當年風流同
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憺然通書致命
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反者不欲令蘭芳夏
凋脩柯摧頽深思致言善自量卒無使君身
傾臣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造穎助目助
懷惕然臨路遣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釋寶林破魔靈布文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
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高征魔大將軍
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
萬波羅密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魔續校尉大
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和
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羣
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

智斯蓋理有宗極之地統物無殊趣之會是
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劫曜三
塗之高明拔洪癡於始造窮聖德之區與究
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絃紐
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弈雖復千暉並照回
已絕矣身殊萬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
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亡而非滅希夷悅
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聲感而
不勞周萬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
於俄頃兩儀頽陷而不夷力負潛移而不易
吸大火而不焦懷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
語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
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小爾乃亭
毒蒼生化兼始母無欲無爲而無不爲翔翔
于應變之塗逍遙于有無之表挺達羣聖之
端恬懷涅槃之域二乘韜思於重忘之致十
住息慮於動靜之機梵王咨嗟以歸德帝釋
伏膺而厭位其爲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定
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錄出五道而龍興超
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幾旬恒沙

都邑大千億九定之閑室登七覺之雲觀濯
八解之清池遊總持之廣苑爾乃戴慈悲之
殿處空同之座衆龍衆好天冠頂相左輔彌
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頌後
舞四攝之鑒拂衛以八住體虛之士侍以四
果卓落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發
姬孔宰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爲化
也坦八正之平衡開三乘之通津列無爲之
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姦路啓惟樂
於天人府以果伯之位祿以甘露之餐功巨
者賞以淨土之封勳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
乃超百王之洪業太平之至治也五趣宣身
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極而羣迷愚嶮背真
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於遠全故魔王
波旬植愚根於曠始積迷心於妄境汎三深
之洪波入邪見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偽
冒真夸主天宮分列獄土制命六天縱肆偏
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以軍將六師
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皇憲自火螢光爭
暉天照故乃項者執行神威揚兵道樹宸雷

公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惑於靜室波崙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虧于聖節作亂中夏爲日久矣聖皇悼昏俗之聾瞽悲弱喪以增懷將總羣邪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將大勢之徒簡卒金剛之類茹金嚼鐵之夫銜冰蹈火之士勇卒塵沙騁雄億萬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逼寇必死之野而魔賊不祇敢執蠻荆之蠢爾抗宗繪之逋傲建魔於自橋之地結固雲迷之嶮傍唐重復俠疊鱗次且其形勢則疑山嵯峨固其前愛水浩汗漲於後邪林蔚蒼蒙其左巖澗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射視於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長遠望若雲起蔽天霧塞六合其爲盛也開闢罕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遐威出超圖之奇略蓋以高岸之龍彌以玄策之圖精騎千重步卒萬市遊師駢野屯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望慙麾以直進後軍毗耶憐懈卒於其後釋那略游騎於其左尸羅防密姦於其右外軍漚和浪騎隊於平原之上走逗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高

驥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淫玄樞之妙鑒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衆軍響應萬塗競進威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於曠曜法鼓之音亂於雷震駟馬趨趨以騰擲迅象飛控以馳驅彈弓烟舉而雲興彗箭雨灑以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刺以苦空之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競偃橫塵尸以被野流臂血於長川崩巖山之嵯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僭於諸見之窟挫高於七慢之巢於是魔賊進無抗鱗之用退無希脫之隱慮盡路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於魔庭羣邪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風馳於初暉皇威掃蕩其猶太陽之燄晨霜注洪流以滅燭火故使萬世之逋寇土崩於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於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於夏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勲臣輒奉宣皇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

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者悟其即真於新唱弱喪者始聞歸歟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興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祇從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宇內玄風遐扇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哉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粗條皇威奇筭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下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迷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無不生至智無照而無不照無生無照一切皆成無成而無不成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強天下皇王非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姬之教於斯遠矣賾周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於真鑒之衷中人躊躇於有無之間下愚驚笑於常迷之境今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長廣之說也

釋僧祐弘明論後序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
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
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
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微言非榮華理歸質
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

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
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有限
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
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
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

冥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朦朧弗
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
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
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
迂誕大而無微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
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
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
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
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微者蓋
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

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
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
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
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

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
載符契懸與經合并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
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圖分之眸隔牆壁
而弗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
可爲懲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

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
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
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
王配于京升靈上是宣曰滅乎禮云夏尊命
事鬼敬神大禹所祗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
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
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
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
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瞽瞍之徒非
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無

益國治則禮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
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祇之形
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嚙蜡鬼奚功然
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
幽靈宜尊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
域表上帝成天緣其同鑄之慈聖王爲人依
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
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
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
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

孰測始終哉尋義農緬邈政績猶湮彼有法
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伏石有舊
像露盤健陀勒見樂鷄山中有古寺基墟衆
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
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
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
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
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
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
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

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丘欲居夷
 賄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
 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
 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
 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

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
且夫厚載無壇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
竺居中今以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
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若疑漢
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

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
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
伐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
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
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

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措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暨晉明獻悟

秉壺樓神手書真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
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
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
始於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
常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

晉明與不明耳故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
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
而執疑莫悟可爲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
迷謗禍門而況矇矇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

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
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之天宮顯驗趙簡秦
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
修德福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
起程晉之證是也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生

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與因果義微微與
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已正聊率
鄙懷繼之于末雖文非珪璋而事足堅鑑惟
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音釋

梟嶢古亮切
獲大猱也和
網維絕也紅
鵝稱脂切
塲場煙居良切
塲場遠境也
鑣悲切

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盡冥津者也隱客葉
寡才疎名蕪槩淺坐煙郊而晦跡治風戶以
棲神徒以早尚華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
而序之秋蟬輕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
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摘藻與我同
志幸無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棕葉錄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
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貿褒挫相傾亟
涂湮殘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
為蠹道俱公舊貫焉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

三首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二首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

事書一首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

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

一首

難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答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書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敬

王者意書一首并遠答桓反一

首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沖時太后臨朝制司
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恭輔
朝政後導等覺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
王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
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為駁充等因為此奏焉
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
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
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
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
庾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
誠當無恠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
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遺
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
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

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私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味旦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合當遠慕茫昧依條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宵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辭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體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裴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校尚書關中侯臣懷宇尚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輟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讀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與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萬岱區區之祝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宜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校誕雜化者也豈冀聖之不達而未聖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

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宜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達旨至於乾乾夙夜思修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恪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

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
首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震主
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陳何庾舊事謂
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云

玄拜拜白頭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
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
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

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
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
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
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宣獨以聖人在位而
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
物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
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
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
禮需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
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

之比八日今得詳定也桓玄拜拜頭首敬議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關國侯桓謙等惶恐
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
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
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彼
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
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
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
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
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示不
以涯檢規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
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
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客之
乃是在宥之弘王今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
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
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謚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
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
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謚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謚惶
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
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
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
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慙心處真如雅誨
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

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
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
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
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
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
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
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
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不
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
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

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誨言將無寄
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
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春旣未遣獵
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
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謚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
篤於事矣暨之師逮於上座與世人揖跪但
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
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
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來
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
以人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
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
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
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
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
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

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
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
貴哉○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
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
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
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
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
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
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於教
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
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來
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
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
如來旨然情在周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
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
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
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
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
王謚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
篤於事○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
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
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
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
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
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難曰君道通生
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數氣
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
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像之所舉運通理
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此之謂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
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
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答
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爲大設靈
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
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
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
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

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

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愼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

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宜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比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

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鑒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教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冀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

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致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高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丁匠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答桓玄

二答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

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鑄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巖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

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者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少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也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高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存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

云莫高於此者自謂擬心宗敬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斯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揖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臣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秦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逸良難爲辯如其未允請俟高亮

桓玄三難王謐并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拚耳八日已及今與右

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言耶事雖已行無務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復來示并諸人所論益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焉之嚮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佛瑩之功寔以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

濠上耳

王謚三答桓玄

三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神為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為道者也而為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王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令度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晤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謔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

意書一首

并述答往反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

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桓太尉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微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露其惠而廢其敬此擅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擅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實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思不自於存身

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露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擅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

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宣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未安擅越奇韻挺於弱竿風流邁於李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單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愚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慙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

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繼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露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臾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上故事

音釋

踰越也辰屏風也履華履也影招子
組居切也璿美玉也達渠也九僂
我同龜恩表控苦貢切室陟栗切蟪
同菌地華也蛇蛇解皮也椒動也六
切深曳引也切蠶落切切宜苦切切
也切解淫於其切軼過也切黔也
禿解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嬉解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晉木切療火熾也切切切切切切切
草木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蘇對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告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無武夫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禪補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湮於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恨刀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明也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縣六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故事篇第一下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論 并序

詔

偽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啓

侍中下嗣之等執沙門應敬奏四首并桓

楚答三首

事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并大興善寺

沙門明瞻答

論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悰福田論 并序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 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乘至元

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閭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處之人

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諸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此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

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固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此以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需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

立言之旨邈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實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俗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以求其志變俗以

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避世則宜須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未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

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眾論所不能異異夫眾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靈異質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

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變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嘗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嘗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露其愚者也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廓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逸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手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真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皆即

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謂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

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推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王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

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援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

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主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靈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敬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今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爾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同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

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爲彼徒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而依俸神也者圖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蘊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斲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

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獲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蘊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設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是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初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逮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反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爲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

朱與帝堯齋室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無惑於大道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聞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需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糗糧錫以輦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

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鷦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大亨二年十二

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啓四首并桓

楚答三首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表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

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

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化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圓靈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八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道達爲

功自斯已還蓋是敝廢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邀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滿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專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遠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遵洪

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
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
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為教邊自
龍阜反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鑒識恒俗稱
難宗旨緬邀微言倫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
遂廼陵越典度僭倖尊威失隨方之眇迹速
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為道
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
有屈膝四輩而問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
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
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仙寶
實百神從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眊階席
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
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
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
遂矣帝從之

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不
行豈非理勃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恭帝元熙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二秦之
地行五刑之虐使言勃勃謂已是人中之佛
堪受僧禮乃畫佛像披於背上令沙門禮像
即為拜我後為震死葬後復震出屍題為無
道之字尋為北代所吞為天下笑焉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齊武帝永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長干寺
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尼時楊獻二僧皆少
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
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宜
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廼問尚書王儉北
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坐不儉答
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記傳自偽國稍盛
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
桓玄等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
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
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

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提拜則太甚稱名亦
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并與善寺沙
門明瞻答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帝及諸
官長等懸之難令至五年南郊謁帝大張文
物廣位羣僚于時佛道二衆依前跼立有勅
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黃老士女聞便致禮
唯僧尼儼然時興善寺沙門明瞻答帝曰僧
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
拜瞻曰宋武狂勃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
不拜不懼顯戮帝令問對僧名遂散瞻明旦
致闕重叅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史為
通昨不拜之罪帝夷然不述乃盡京僧尼設
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謂蘇威曰朕
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亦有人焉拜事因寢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悰福田論一首并序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
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憂戒寶之
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
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查深後學披

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田
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
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
之要吾今粗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也三寶
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圖覺佛也玄理幽寂
正教精誠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僧也皆
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金石
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尊法以佛
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
本本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

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歸唯此至極寂聲滅影
盡雙林之運刻檀畫像留一化之軌聖賢間
起衆學相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
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
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
意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裁於壞色髮則落
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
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當致敬有經有
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
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

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
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
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
月之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
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
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
法門忌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
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

神通得成聖果追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
事剔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循染六塵戒忍
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護不異凡俗詎應恃
宣讀之勞而抗禮萬衆藉形容之別而闕敬
一人肯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
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
導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
尼數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
門敢爲凌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並
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

變多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

主人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
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
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
爲辯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
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
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
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
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
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

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需庶類齊預率
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國履方俯仰懷惠
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
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恩
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宜在一身之敬追
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益淺良由
僧失正儀俗減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
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
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
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

僧而類氏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裡總祭惟存仰福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及斯義罕乘後更為叙是謂第一無德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繼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過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逞懼涂末之日帝釋遠歡妓女聊披無漏遂滿醉人髮剪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

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割揚佛旨小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伏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黑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等或有值真纒滿四人即成一眾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遺施僧衣見緘金之奇乃令奉眾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田之最為聖教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財疾

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時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貴沙彌志願和尚推奉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與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惡詎是恒式因機作法是為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舊尚存其戒爰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眾

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身葬羸而視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主之制乎況復覺典冲達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且復周之柱史久牽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集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過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為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

之侍矣是謂第四寂滅無禁至如祭祀鬼神望扶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眾為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闢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道彰繼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

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憾所法自殊所篤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剎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彼日積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膺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衍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

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久長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赫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略宣吾志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僕雖庸暗頗亦承覽文終幽明辯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

藉禮官本宜奉常寺司太祝縱知鬼神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借又滅空信其道全涉幽神季蔡凡夫薄言迎向共規閑遠和學訓實職掌擅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為其俗役纔觸王綱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逆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但知其未曉其二請息琴緣少加聽采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惡趣神勝於色普

該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為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關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

形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誠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重習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

之豈觀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理幽細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其身本無遷謝生有自不瞻視託想追於舊蹤傾心兢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眾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像守俗則務典供市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

臣斑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釐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遂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遺同之可恠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論曰桓庾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論王執理終竟不屈向使佛教有妖妄二公不體悟孰能若此逆鱗耶仲尼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罕輩望重當年向無雅論理舉曷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

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眾為之宋孝武晚年風德既衰百姓去望反臣下扇動抑高尚之跡渙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偽夏政虐淫刑逾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諫言於齊若明暉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許人弘者數踪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余綿鏡前哲垂文足為後賢准的望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猗歟何君拔萃出羣危言轉政克若元

動雲天哉王今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秉直
遠公孤潔不緇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
武縱欲赫連肆暴拒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
獻可齊后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
士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下故事

音釋

駝丁念切酒類典切遜徒困切液羊益切
 駝過案切酒類典切遜徒困切液羊益切
 駝片音切替股替音古坡糝戶鈞切漱蘇
 與羈同替股替音古坡糝戶鈞切漱蘇
 切鵠鵠即消切徇松問切自鴛乃胡切締
 口也鵠鵠也徇徇名行也鴛乃胡切締

都計切結
不解也
做孽席入切
孽父也
解羸即果切與裸同亦體也
觀亭歷切
見也
讜多朗切
直言也
覓以周切與通也
過他歷切遠也
倨居御切
剔他歷切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膝七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議不拜篇第二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聖上情敦名教令拜君親慮爽通途許開朝致有謬譌之士人百獻壽社稷之臣爭陳顯論焉

勅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

一首

啓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賢論沙

門不應拜俗事啓一首

又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

等事啓一首

又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一首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大夫孔

志約等議狀一首

右驍衛 右監門 右奉宸 官府寺

右四司請同司禮議狀

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山壽等議

狀一首

司戎太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懷恪

等議狀一首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詳道等議

狀一首

司宗寺右一司請同司刑議狀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整革此風少選還遵舊實朕臬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之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厲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龍朔四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宣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菑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導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

達時時開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踈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輜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與禪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發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虛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勒拜納上天之怒

魏燾行誅肆下癘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悼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導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罔君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

於齊后座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僚案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賢論沙門不應拜俗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

列剎相望仁祠恭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宿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頌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冒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踈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今上露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宏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謀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律伏惟

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閭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啓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等事啓一首

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

門造像書經架相續入出宮侍
禁問其加僧等諸門致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
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
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
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
易犯遂有穉穉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微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
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
之容法衣剔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
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
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感故經陳通供如海
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
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
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
以時經濁滌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偉
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
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睽廷朝議之勅
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
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
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

闡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詔
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弘護斯在輕以開簡追深悚息謹啓四月
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
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重
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

朱士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

十八人來化始皇始弗從禁之夜有金剛
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
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
張騫往大月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

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
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也

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
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

途潛隱重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
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雒陽
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
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
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
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
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慮
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
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晉中二主四十四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
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
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
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
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議
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興中太尉
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
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

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

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良以道在則貴不

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執干木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流

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

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

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

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

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年暫制

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

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

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

法經於五載感痛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

秦二趙夏蜀是斯諸偽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

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背上令僧

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其

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

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

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

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

修身名為外教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為內

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

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

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

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

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

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刻斷之虐被於

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

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眾居福田

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宏隆

擡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

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

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

述層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

卦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

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妾

之禮又吳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

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

部奉其道而伏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

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

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

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違形命

如陽餞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

人之禮出俗無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

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今列

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

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

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

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婆離

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

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

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

法毀咎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

教今乃全違佛教拜跪俗不拜君親是奉佛

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無善惡業報

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

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

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

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

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

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

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

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

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

若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

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

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

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放之

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眾陳誠

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

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

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專於釋典

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

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

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

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

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

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

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

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

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

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

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

紛紜不能盡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

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眾人立理未

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

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

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

機崔餘慶曰勅令所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

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

駁難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

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

錄件之如左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

等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為師尚

有不臣之敬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髮同

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

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渡道相崇高何必破

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淦

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

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為教雖全髮

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攝大啓

皇基義籍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算

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

衷道法難虧還留唐想既奉詢蒞之詔敢登

屋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太常伯寶德玄少常伯張仙壽等議狀

一首

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肇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闍慈悲之偈氣淨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變乖而斯道無墜洎哀繆樹惻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宜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宸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為允謹議

司戎太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懷恪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疑二字為經百成倂編是以白毫著相聞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

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軼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有制於魏闕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翺鵬逸鷁促椿遼菌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旨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為政是基禪聲濃化而比丘未喻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為誇誕處

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重是攻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懼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細必備與人之頌以貢葛藟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歷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秦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初兩儀儒行不臣

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冑豈曰觸鱗故人不為嬰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照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宣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宿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

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臣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為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像宣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輪報一

念必以人天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衆衆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隆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凡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被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

塔謂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剪之恩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以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宜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假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

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宜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隔千門或奕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設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人因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籍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宗往神基靈派道豈僞今此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實祚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嗣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懸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奈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業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

首

左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

一首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

議狀一首

右奉宸衛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馭僕寺大夫王思恭丞牛玄璋等議狀一

首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丞王方則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

狀一首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思敬等議狀

一首

中御府少監護軍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法本冲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無聲教三

千大千之境小智未能揆其源恍兮惚兮之

中巨賢無以究其理但釋老二氏挺大聖之
安慧光塵外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促四
海之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無之教門開方
便演十二之因緣道誘多途述五千之廣說
敬順則逍遙六度忽怠則苦海長流故去髭
髮而就桑門釋素衣而紉緇服冀登彼岸出
此愛津父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即君親
道隔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侯之位無
羨未可敦茲俗訓勵以風儀拜首私庭稽顙
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為允謹議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狀一首
竊以者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櫂碧落垂訓趣
真境而揚言德總四天挺教殊乎俗檢義均
一指資敬異乎常倫故致禮堅林至理與恒
情別統屈身河上玄功共即事已乖是知緇
服黃冠非闕庭之飾禪林洞府宣臣子之榮
至於功深利益道備弘誘列三乘之旨則理
極四生示五千之文則言包萬象執慧刀而
割煩惱棄有欲而習無為存歿仰其舟航動
植資其含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夷宣探蹟

所窮況乃轉法輪以翼帝功則功濟塵劫浮
真氣而基聖道則道冠混元蕩乎大平固無
得而稱矣今欲獎同名教令依俗禮論言既
降誰不曰宜竊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往玄妙
之理流宕忘歸伏惟陛下愛敬隆於百王德
教敷於四海凝神體物弘道為心何必約此
二門混同真俗之路限茲兩教亂彼默語之
途戒律既異於恒科跪拜宣通於常禮因循
之跡請依恒軌謹議

奉常寺丞劉慶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首

夫孝養所以事親髮膚為立孝之始敬忠所
以奉上跪拜申資敬之容此因仰究天經俯
窮人理至夫真如寂滅言行俱盡玄妙希夷
宵冥難測陛下恢弘正道闡闢妙門興彼法
徒膺茲冥祐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方外
之儀衣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參摺紳於下
拜廁笄總而長跪愚謂紹法象賢可以朝不
屈節毀形自絕可以家無降禮且同巢許之
流有益勸華之盛付囑之託因循為善既奉
明勅敢陳正議謹議

詳刑寺丞王千石司直張道遜等議狀一首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恩深愛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生成之大受其陰者豈有忘其德養其惠者寧有闕其禮斯固在三隆訓盡一垂範乃理叶神衷義符聖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老釋殊制方外之軌共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性相兩亡小大所不拘天地齊一不以色養為孝不以棄親為疑神道經久此而莫止尋其要旨亦有助化故詭服無點彝章毀形不傷教義超出塵之表紛然不羈之賓沖而無替疑爾圓湛雖因果難了至理實冥若存若亡因循自昔往者釋遠著論皆庾息談與其慢也寧崇其敬今若尊其道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使鳴錫趨劔珮之容捧鑪端簪笏之禮縉素並列敬施雙行斯則袈裟恆金翅之威鋒孟魃呪龍之術其為教也安所施乎遜等預忝蕝蕘言非可擇輒申愚管伏深戰懼謹議
司稼寺卿梁孝仁太倉署令趙行本等議狀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氣西浮莫不遵彼五千宗茲二教無為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尼道士女冠超承訓典其為教也裨濟實多歷覽前修非無去取所以同遵不拜良或可觀至如道之為宗皇基由漸尊嚴之切有異恒倫豈可改作別儀俯隨常俗因循不拜理謂為允謹議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爰在禮經兼有權制母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臣以遵其德況方外之教為善不同道有凌虛佛無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憑名曰出家明超俗未咸言勝業歷代俱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啟若親以廣福濟含誠於冥塗久大而論高於俗教若同儒例遂入俗流不尚學徒無由顯道賴有崇護道役常存不拜之儀以彰深護導道之本取益為宗今據經文云拜非益利人益國實所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無闕彝章體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靈蕝議敢竭愚誠懼不合宜追深戰灼謹議

繕工監太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等議狀一首
僧尼
一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敬尊其所尊抑從拜禮愚謂未可
一比見官人承詔不拜王師非是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教出家僧眾深衣除髮異俗標形承佛綸言為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披法衣不拜君父
一竊見神像所立因人作形形已作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遺教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王不敬立之何益
道士女冠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道士等身披老君之法服口傳老君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遂開崇

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竊謂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儀持鉢宣傳祖之禮申思方祈定慧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墓其如何必屈腰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今使責以名教有虧其旨臣等愚暗請從不拜為宜謹議

司成寺館守宣葉范義額等議狀一首

臣聞至道沖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尊在處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后之高雞岫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

梵網等經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禮拜至如傳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禮孫為祖尸嫡胤冠祚父母猶拜其子為傳重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揖讓任巢許之不臣超漢帝之寬仁縱四皓於方外宣況受付弘宣闡揚玄教既許出家理宜隔俗忽遣朝拜誠所驚疑用人廢法愚謂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鎧今同俗跪翻貶朝儀忝職上庠謬參賢館沐恩既重敢聲諛聞謹議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凝寂瀟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真氣西遊挹道希風絲區淡域聖朝撫運茲道彌隆仁祠法宇麗充都邑寶幢金刹彩綯路衢凡此憑奉庶為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李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功超意表道以清淨為主佛以拯物為宗然舍生者以為津梁有形者將為彼岸故河上屈文帝之音

驚宿感明皇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止如柱下妙理迦衛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歸挹其波者無詳於終始方審駕鶴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迹應身方便誘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冠既變緇服纓露人主不屈而臣父母不子而畜此乃尊於佛道非是虧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同彼天真無煩貌屈既未窮於性相便是若存若亡理須成此勝

因遂其高尚況今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遵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其不拜且遣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褻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無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不拜為允謹議

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首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三臣經三使頗有見聞臣聞輪頭檀王是佛之父摩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波離者本王家僕隸王親遍禮敬同於佛臣又見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

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落髮披緇殊無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髮形已同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無知豈不如泥木泥木一立為主像縱博通貴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一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荷法暫行曲禮法

華經大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環屍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

一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問所由答曰此

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膩色迦王受佛五戒

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禮不倒王恠今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至今見在

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你事彼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況具戒僧尼而令拜俗臣玄策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叢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謐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彌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縑衣之徒駕

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為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兆庶曩昔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是乖主善百姓之心況袈裟異華俗之服髡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無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豈得為忠為孝臣望隨舊軌請不改張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謹議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綱之重義極君親百行之先寔資敬愛而黃冠緇服咸均亭育之恩謁帝奉親頻虧臣子之敬本乎敬義頗紊彝倫解而更張抑為通允然則道樞遽曠出乎名言之外慧輪廣運超乎心行之表經行之侶底白馬而栖禪繕性之流佇青牛而警契雖迹羈有待而利涉無涯誠宜重其道而崇其教尊其人而異其禮是以河上真人親紆漢后之蹕廬山慧遠竟絕晉臣之議況復出家殊致顯時異塗羽帶田衣既匪朝宗之服乘杯負局寧

同就養之方致敬之儀未為盡善若以道雖可尚而處非其人則宜峻彼隄防甄其律行不可以人屈道誠可以道勵人伏以皇家發慶肇自猶龍之德宸居體寂每崇靈範之風不革前規彌光尊祖之義儻違舊制便曠師臣之禮天渙下覃俯令詳議竊懷管見輒肆芻詞用檢之宜非敢取衷謹議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原夫指樹摘祥警龍德於皇胄蹈花標瑞抗輪寶於宸儀創跡毗城包紫宙而開宇踰基厲瓊貫青曦而闡耀故能抑揚庶類控引羣靈十地閑安趨紺殿而希果九天凝實佩玄珠而問津由是著美皇猷馳芬帝載緇服齊裾於上輦黃冠接武於中州宴坐經行道不參於廊廟登壇執簡迹未齒於朝宗今欲約以儒門牽於王制儀背纓冕法符簪笏便是貴其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教顯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以禮虧教誠宜疇咨故實軌範舊章俾夫高尚之風昭明易象隨時之義允洽毗心但燭燎螢翻豈

增華於日月塵霏露委希綿美於山河冒進
蕩言輕陳與頌詞踈理憤汗驚神悚謹議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一
首

竊以至道冲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導引羣
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已悟然而後身
濟物雖假於名言勸善懲非無資於賞罰信
乃善開方便冥助政道伏惟皇帝陛下德合
乾坤思霑動植含靈靈氣俱荷曲成僧尼之
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者在經文臣以爲
道或可存則言不可廢且君父專極事絕擬
倫在於臣子敬非級拜既殊道俗無嫌傲誕
以臣愚見不拜爲宜謹議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議
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求諸典實崇敬斯
弘至若皇極所宗寔光華於萬祀漢室惟啓
亦紛郁於千載且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
玄寂居二制無揖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
舊謹議

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已深敢
申愚見仍舊爲允謹議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一勅云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
凡百之行攸先者此實先王之要道也今請
申其理竊尋教有外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
出家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
順先王之法言工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
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躋理叶儒津出家

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
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戀以
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
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其貴以敬親事君
之禮異乎孔老之教所以理絕常境不抑拜
禮無損於國也

一勅云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依舊貫者自
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次向有百王莫
不敬崇佛法樹福僧田者故以染衣剃髮同
諸佛之容儀割親辭榮異衆人之愛戀天龍

敬重號爲福田故佛告僞曇彌莫供養我當
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棄如其佛語
可棄請總除廢豈容存之欲求其福辱之而
責其拜禮也伏惟太宗文皇帝聖智則無所
不達神威則無所不伏于時僧衆豈不易令
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恥好異亂
常之迹故不爲也但願近依先朝聖化之道
遠棄晉宋違鄙之法則萬古不悞道俗心安
矣

一勅云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者
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在則盡心色養
親歿則追思遺迹者皆稟陛下至孝之道也
今忽改棄先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
風令僧等雖復暗昧竊爲陛下不取也伏願
追思先迹還依貞觀之法此則至孝之道不
化而自行矣

一勅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
斯矣臣竊尋付囑之意恐不如此何者佛以
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
部之衆無力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

如其王者不護法當衰沒自壞豈勞付囑令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

一至於此則存之無益且失去好異順大同者君子之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行

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維摩詰足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眾況今聖主示爲白衣神德則不謝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眾今使僧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亂於大教若以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今五眾設拜於君親俗人有居喪而不哀豈使天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如屍而歌樂知存歿如曰時孟孫居母喪而不戚達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施於大化之議風也大議者蓋欲取其大理以成畫一之法三教之法即國王法其法既成終天不易若不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之必須述其教跡昔

聞帝王禮佛未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先聖國王受佛付囑歷代尊承佛教故也父母敬其袞裳不可屈其佛衣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其鬚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今作導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變恐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譬由敬泥龕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親相欽承泥木一何可貴泥木尚假佛儀僧尼還託法服無假無託疊代誰代如愚所見望請循

舊不拜爲定謹議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璋等議狀一首竊以厲鄉垂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園演法乃西方之上聖皆能割慈忍愛絕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超道德而上馳色爲真相之空遺形骸而幽曠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以不臣習見生常其來自久頗爲改創恐乖聽囑且復縞衣非揖拜之徒黃冠異折旋之侶繼使人非精感不能式景玄風本立道生庶以漸持真教若浮沉類俗俯仰隨時恐驚嶺之

業將虧茨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循勿改竊用爲宜謹議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釋之教雖曰冲玄君父之尊終資嚴敬況所行化不出寰中義屬在三須遵孔禮但爲落髮不可加冠法衣不可加帶無冠無帶拜伏失儀如愚管窺依舊爲允謹議

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同極於君親不二之門獨遺於資事宜不以真俗兩隔孔釋雙分臨之寵辱既不驚受之髮膚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鏘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乘秦典三歸施法尚其道而黷其儀挹其冰而汨其本義非稽古宋不足徵求之愚衷有所未愜且道之爲道玄之又玄衆妙所歸啓聖辭屬入關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降纏履想方弘損益冒進竊詞伏增戰汗謹議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狀

一肯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爲助化咸稱勸
善宣尼作訓不拘方外之流大師垂範全捨
寰中之累虛室生白一粒餘資並駕康衢唯
道是務自玄風載偃法雲收簇黃冠縉服心
跡不俱皇上愍其忘反式令僉議十六但絕胤
頂形之重也擎跪拜伏禮之末也今若捨其
重而檢其末申其道而屈其人恐習俗生常
頻改非易伏望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
心靡厝方可寔之形禮輕陳勸管伏深戰懼

護法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叅軍元思敬等議狀一
首

釋旨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問像義軼無
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類而窮神真氣
麗闔佇猶龍之西舉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
歸玉洞仙經沖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
至道難名神功不揣爰自周漢咸著丹青典
午當塗函循不替是知趨玄門者千古崇釋
典者百王剪髮縑裳忽輕肥之美變冠黃服

箴簪紱之榮莫不志越寰中心遊方外去揖讓之節就戒律之儀施禮樂之規遊虛白之室是以如來祕說絕敬君親縣古洎今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法存法將安措且甲士不拜豈伍卒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云貴並以銜威稟命所以禮棄謙恭況手延思煙霞解塵俗於羈網警情法界釋怨會於樊籠而使降出俗之容展入家之禮考古恐乖通理論今懼棄彝章議速藹微敢申管見瞻對踈謬悚懼交懷謹議

論曰玄教廢興鍾斯運而盛衰之寄抑亦人謀皇上御辯乘時允膺付託所以降非常之詔勵釋侶於明時者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余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焉觀秀上肆力釋君昌言帝閔詞志欸欸勤則勤矣而宣公之啓狀詳切該博吾無間然方今以大法爲己任思正其傾危能負重道遠者此其人也歟仲尼云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若此真可謂

至兇元首良哉股肱中臺周府等議雖文質
有乖而咸得事要然樞紐經典時咨故實理
例鋒穎詞韻膏腴則司戎之稱鴻筆麗藻矣
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辯潔其事明覈
則左驍衛舉其綱領矣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謚曰正法既隱像李斯微不有明詰慧日誰
暉獻可替否飛英萃實詳諸音賢驗乎茲日
卓早英秀是振墮綱譽譽宣公承運斯巨衆
議詵詵宏模謬謬蘭菊殊美絲桐間作秦君
鴻筆王生頌議文質并途忠貞齊懿性茲盛
德謀無不臧一時風素千載流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議不
下

音釋

茶數文俱切 頤倫切 蕤鄧力切 肱烏岐切 恠女切
 也愧切 徧羊晉切 紊亂也 逌運切 紆紆也 蹕吉必切
 也止行 人曦切 許覲切 覓盾政切 惜莫周切
 之警蹕也 日光也 也速也 也惜也
 屬之欲切 軼夷質切 馴詳傳切 墮徒回切
 視也超軼也 馴從順也 墮丁榮切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縣九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議拜篇第三上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柯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兼拜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

一首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一首

議令拜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績大夫楊守

拙等議狀一首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蘭臺祕閣局郎中李淳風等議狀一首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一首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司馭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司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琮等

議狀一首

右監門衛中郎將熊玄逸等議狀一首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積善楊金節等議

狀一首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替善揚思正等議狀

一首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左典戎衛倉曹王思九等議狀一首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曹等議狀一首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狀一首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右奉裕衛率韋懷敬等議狀一首

雍州司功劉仁獻等議狀一首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

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牡之風西被白虹沉化涅

槃之蘊東流轡羽驟雲影玉京而凝衆妙津

慈照寂啓金園而融玉道義觀空有理洞希

夷祛濟塵蒙熏滌因累神道禪教慈焉有微

坦躅業已遵從流弊議資慈華彈曰守法高

達經拜俗爲之慈華

原夫在三之敬六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

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

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爲師

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
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為法器法惟道
本黃冠慕道縉裳奉佛致敬君父眇然玄波
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注水壘而
不涸何玄波之妙契耶

且夫戒簪纓高猶肅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
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王鑑云沙門所以以上下相敬而抗體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津途有隔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

假仰迦維而頓顙觀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
俗致敬未乖真彈曰沙門答蒙被端近俗懸敬未乖真容不異俗此乃且伯陽緒訓於和指南為此反白為玄

光不輕演教於當禮妙叶謙尊之德遠待鄰
照之規彈曰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乃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遁乃儒宗之一流
拜伏君親同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象乃
據理以行之理則無簡於怨親通貴賤而俱
卑微屈兩殊無宜一貫矣又三極之中師
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彈曰釋家所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若以架梁異乎龍未而言何益哉之甚也若以架梁異乎龍
齋穀中殊於驚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

其本無異葬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
化盼蠶飛行精勤藻揆桐鸞梵清霄鶴錦旌
徽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者蠲其拜禮自餘初
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編之
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者即宜編之恒憲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無宜

玄風斯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爾景則靜一
訛弊彈曰以非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訛弊約斯見驗惟何可觀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籍非常之照天

鑒玄覽體廢微探像外之遺宗極衷中之
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不終冥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祕寂至於昭仁濟物崇
義為心乃瞻儒風理將無異彈曰儒教所明不踰眾域釋宗

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棲林遯谷高尚其事
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亂蒙求重修靡
譽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細法象賢發蒙啓
化儀非指紳之飾教殊廟廟之規求宗故所

以直朕觀可分其德崇培俗
故由茲抗體寧容備以等卑但在家在國事
君事親不拜之儀何可以訓彈曰彼或奉君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恩以呼為訓似未之也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一首
竊聞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紙不能練心方外
損影人問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
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
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彈曰不

耶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
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
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
舊式捨此以往並令請拜若歸親父母子道
宜申如在觀寺任邊釋典彈曰大儒尼舍年

堂爾時方何得剃髮阿是一人均處便同異
禮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逐制殊經此乃百風
兩端苟要時譽未日庶其以卑屈為恥稍屏
志陸家國敬奉忠貞
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
慙戰謹議
議沙門致拜狀合二十九首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續大夫楊守拙等議狀一首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玄演方便於三乘契忘言於一指惟寂惟冥何寂寞之包非有非無何有無之不鑒今之法侶寔繁有徒久

損拜跪之儀彈曰請問何處自處高尚之地

約有為之戒律揖無上之君親彈曰刺剛既

不宜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所未

通彈曰推之人情稟許無云縱誕求之至理沙門寧曰不通今致敬於君

親庶垂範於來葉謹議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竊以寂滅垂軌猶弘孝敬之議無為闡化終

叶虔恭之禮雖道超可道尚繫於三尊法空

諸法猶包於四大況皇猷遠暢衍地義以宣

風聖澤遐霑泱天經而灑潤至德所被理不

隔於幽明大道傍通故無分於真俗而違方

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淪俗之徒尚嬰自我之

累彈曰今諸僧等莫不聖朝已來為國所度

者豈不傷乎莫識九重之貴不知得一之尊

絕思孝於君親棄敬愛於母后求諸至理竊

謂不通俱拜君親未乖舊典謹議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淳風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無上彈曰沙門承恩

五刑之極非孝者無親彈曰親放出家是以

悖德悖禮為大亂之本源彈曰悖德悖禮也

唯敬唯忠乃經邦之正軌彈曰僧等雖形關

敬也彈曰事主而至於老教虛靜資柔弱以

曲全釋典沖和常不輕為普敬彈曰左威未

聞傲慢君親君尊眾庶彈曰沙門身具神威

寧是彈曰可以敦風勵俗安國寧家者也今令道

士女冠僧尼恭拜君親於道佛無虧彈曰

損君拜親損親行復從國王正法大革前弊

深廢澆訛彈曰以順法為訛弊用違教可於

使其永識隨順之方更知天性之重謹議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一謹案老子道德經云域中四大王居一焉

又案仁王般若經云地前三賢菩薩位當四

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比丘得須陀洹果經

八萬劫始見於地前今令道士女冠拜敬域

中之大僧之及尼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

本教正合其宜彈曰佛經所以不令僧敬俗

三賢菩薩彈曰四天主而猶現不有妻子相不

捨家位彈曰然致敬則無識說故淫惡

禮拜彈曰則殊乖本教何謂正合其宜耶皇

后皇太子尊同於君理合敬拜彈曰仁王經

拜自下斷焉可知矣一又案道經云道士

一人得道乃追榮七葉父母此則立身成道

貴於追顯前葉今時未得道者見生父母理

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妙樂國土本為法

藏比丘願力所成是知妙樂之所乃是比丘

願往生處也又案無量壽觀經云願生妙樂

國土者先須孝養父母後云具足戒行然經

宿不見即須跪問孝之儀也不拜父母何成

孝養今令僧尼道士女冠拜敬父母亦是不

違本教彈曰如經所云生西方者該通道俗

言具足戒行彈曰孝養父母者此明處俗生因也此則道

俗懸隔修行兩殊安得混彼二因俱言釋侶

且孝養異儀彈曰唯禮揚名後世亦其主也

政五分律云若諸沙門左右二肩荷擔父母

親於身上便利不淨縱使一物猶不能報須

十喜過於一念頃即為以報父母之恩何以

故荷擔等事彈曰人中人善不能令彼生天證聖

若教父母識諦寶人果受齋持戒不由此證

即能證聖又四分律云佛言比丘不應禮敬

教一切白衣父母彈曰若拜乃陷於親雖生有敬之

容死招無量重罪不一謹案周禮有九拜之儀一曰稽首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尚書言於禹益等拜皆言稽首此為拜君之敬通於古今也然今之僧尼禮拜正當稽首之法是以維摩經云導眾以寂故稽首然今若令尼作婦女跪拜但為衣服不稱恐爽於常情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今尼等拜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古今之儀順於輿人之頌彈曰夫帝類之士亦類類今尼等辭崇是一入道不殊何獨處矣帝情即欲令其稽首若也不求改變稽首未且

循常情既也不循謹議

司宰寺丞豆盧暉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門垂範義在沖虛道家立言理歸損

挹豈自矜尚然後為高事如秘閣若乃君臣

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序與夫儒教分路同

趨但緇服黃冠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

受唯憑衣鉢以自尊崇彈曰經稱袈裟者此

輪經云象王見佛師著袈裟故自披掛此

置於鉢中是知應器法衣其功不小法服之

貴何事深疑且負所冕衣仲謙撫之道既虧

尼猶敬列茲器服而不尊子

重修之行彌失然則尊嚴之極本屬君親資敬所歸道俗何別上動皇鑒下擇勅詞改而更張請遵拜議謹議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

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行事如

彈中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彈曰經云淨名

見有妻子常修梵行見有眷屬常樂遠離耶

故是常儀況乎示彼宿心得法柱史委質於

周王此乃成繼服之表續玄黃冠之龜鏡自

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

迷途彈曰佛敎入華歷經五聖五遭拜伏三

守迷途被屏除成以事理難違遵舊報今言

似傷迂誕一人有作萬物斯觀紐維天地驅

駕百王轉金輪於勝境播王京於玄域遂使

違真道士追柱史之遐風矯釋沙門緝聲聞

之絕典彈曰佛敎所明人有二種一聲聞二

聲聞判髮塗衣守高蹈而成則教制聲聞為宜

之在不今禮彼白衣順以奉行何名矯釋況

太陽垂耀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

極通三之貴且二敎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逃國彈曰沙門所以不拜俗者正以

嚴光干木之流談漢商山之伍或謂長揖至之而不屈洗耳爾亦聘之而不至此亦高蹈而爾字同賦形於奴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為允謹議

司駁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尚況

真人善下妙在和光菩薩不輕義摧我慢彈

司衛議斯則外慮齊致分波共源所以網紀

百王則成萬品者也而緇黃之侶公習為常

銷愛敬於君親行真高於尊極苟殉私欲彈

沙門棄教去華號守道不屈豈殉私耶坐

易編言行君子振拔於專在焉何不損也連河

奈天經黜厲鄉之清塵負連河之妙旨連河

通教略云今沙門不拜君靜言永念良可寒

心彈曰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

母又薩迦尼乾經云若人謗聲聞辟支佛

法毀譽留難者諸善神王不護其國四方賊

起水旱不調死亡無數若不信佛敎神令跪

拜身無以資資空寒心靜念而可勉之哉

如愚管見致拜為允謹議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竊以白馬東歸寺刹爰建青牛西上觀坐方

與莫不照燭皆迷導引騰化然敬君之數簡略闕言不拜之儀因循往有非直情乖物義抑亦意冀聖經事如中宣司且法服制儀表絕凡流之恒敬蓮花寶座宣說不拜於君親彈曰銅自石生珠因米育取者方委傳者故迷說佛教幽微理難窺涉不知而作其斯謂手君有天地之尊敬君遠符經教親著生齋之惠拜親遐會法源撫事有益於經捫理未虧於法牽率愚管設敬為宜謹議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竊以君親之重事極昊天恭恪之儀理貫名

教至如凝心玄路投迹法門莫不肅敬神明

不輕品物事如司豈有施傲所生不屈君

父既違恭順之禮恐累求道之因彈曰誠因不聖其如

親何請革舊風准勅申拜謹議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竊以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

尚且佛滅度後法付國王舒卷之規理鍾明

聖彈曰右春坊議云夫付屬者佛以像法未

衆無力弘宣是以付屬國王令王攝護如其

付屬之不設法當自操豈勞付屬今王毀壞誠哉得但非常之制黔首恒驚雷同之心君

子為恥自我作古方懸日月之典可使由之寧拘風雨之好如愚管窺致拜為允謹議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愛敬之道義極於君親恭和之德事昭乎釋

老豈有生因覆載將抗禮於人天質稟髮膚

遂齊尊於父母春言方外未離天地之間顧

惟俗表尚處閭浮之域事如司而為不拜

天子類嚴遵之不臣長揖至親似宋人之名

母何以津梁品彙導引凡庶聖智之教豈至

於斯彈曰易稱信則白茅又云巽在牀下紛若之吉乃為各未有所致拜復曰

津彈曰易稱信則白茅又云巽在牀下紛若之吉乃為各未有所致拜復曰

之何以去取奉勅議聞伏請令拜謹議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宗素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爰興俱敦勸獎流派雖別趣善同

歸緇黃之躅稍殊君親之儀詎隔豈有纒指

俗服遂做禮容高揖乘輿不拜嚴父資敬之

道不足忠孝之跡頃虧李釋斯風未為盡善

彈曰內將外反其與俗異行作輕重端方

今垂範立制尊德齊禮經典乖失詳議改張

據理論情拜實為允謹議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地禮三

尊之重君最為先五教所崇父居其首人倫

之綱紀臣子之歸宗佛道興隆之前緇俗異

貫陵遲之後同籍國王連河制之於主君屬

鄉盡編為天戶況釋迦滅度付囑國王事如

監議李老裔孫事如克成宏構緇黃代俗握寶鏡

以君臨縱使佛道尊嚴天位彌重帝王國母

無上最尊稽首虔誠無妨悟道事如同文至

真之理猶曰勤修禮佛拜天彌成正覺謹議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琮等議

狀一首

道家立旨取貴於柔謙釋教為宗有存於汲

引雖復邁九仙而飛迹標致弗爽於同塵超

十地而遊神修行豈乖於忍辱且君親尊重

比乾嚴而有裕臣子忠肅申拜伏而無違斯

乃萬國之大經千葉之常軌居造次而必踐

處少選而難廢至若緇黃二教頃捐茲禮唯

擅貢高之法莫循資敬之儀事如司取虛啓

弊風實差彝典衛議中但勸誘之規雖則

多踴等歸利物寧履義方何必驕倨為容便

跡衆妙之域虔恭表節遂隔真如之鏡等如左戒
衛議中彈綱尋指趣深謂不然致拜君親寔爲通
理謹竭愚識庶會宏謨深懼不當退用慙惕
謹議

右監門衛中郎將熊玄逸等議狀一首

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至尊嚴
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緇服而不拜於君親
拜曰誠固以此而佛不令拜俗首掛黃冠遂替子臣之禮謹
議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戒之法謙下是先
既違苦空理捐人我彈曰不強之來自持其
況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伏之儀事無疑惑
但以因循往代從其衣戒使然事同司宰止
可君父不受其拜何得自爲尊重且像法末
教委以國王事如內府國王示以尊卑未與
一乘之道謹議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替善揚金節等議狀
一首
竊以儀皇至賡金人靡兆於龜文軒后韞靈

紫氣未敷於鳥跡洎劉莊精感託神想於東
流尹喜翹誠觀物色於西邁由是龍宮梵化
灑慈潤於大千滄海凝真沖寂弘於萬內雖
復遠標天構氣淑無爲體均具相功深濟度
莫不稟宸極以存其法事如端尹資遺體以

受其靈豈有超俗塗而輕法主潔其已而忽
所生忠孝一腐二教何寄今若資忠貞以凝
道移孝行而修誠則福足以顯玄門忠孝用
光臣子假或恭敬被於羣品據理尚有可通
況唯拜伏君親未審於何不可事如秘閣請

准明詔致拜爲允謹議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替善揚恩正等議狀一
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虛寂垂
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是以紫氣眞容玄猷
西被黃金圖相妙旨東流仙侶華華籍天基
而遂重法徒濟濟憑聖政而彌隆況今德貴
陰陽道包眞俗恩霑動植尚荷亭育之慈澤
拔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釋老二門由來迂
誕事如右金吾既捐眞典便虧四大偏信化

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之儀敷跪拜之禮
爰發綸誥令拜君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
庶寮允愜彈曰不拜人殆於大半抑亦垂
範將來謹議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釋教開俗儒風範化即迹雖言異軫證理誠
則同歸事如右清道莫不粉澤仁義舟與恭
儉然後克闡微猷以隆遠大何則忠爲令德
孝實天經惟君惟父同取其敬借使行超物
表道備人師豈可長擡於顧復之親抗手於

宸扈之貴事須適變未可膠絃彈曰正以君

左典戎衛倉曹王恩九等議狀一首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溟海螢燭末光終
歸曜於日月故知物有深厚猶取貴於總名
況在君親莫大而有棄於嚴肅洎乎闢浮紫
氣塔照金容老釋二門俱隆法教但法教流
布事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尊親遂使我覆
之恩棄而不答事如奉常貴賤之禮捐而靡
修既虧人事有傷禮律彈曰內外既殊爰軫

聖慮詢及芻蕘輕陳管見從拜為允謹議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殊塗俱極尊崇之道五儀齊致寔

隆嚴敬之規而釋老二門本求虛寂周孔兩

法歸於教義若乃君臣之禮固無易於緇黃

事如司馬父子之容豈有隔於賢智崇樹既

久積習相沿損益惟宜允歸明聖臣等詢議

請從拜禮謹議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光分兩曜是顯尊卑之容位辨三才爰

彰父子之性明乎愛敬之禮與天地而齊生

君臣之義將造化而俱立至若金人啓夢慧

日初開紫氣浮闕玄風肇扇此乃興於中古

教始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所

指終會儒宗事如司馬底俗既是同方遵敬

何煩異路必將道體為別有犯未合絕違事如司馬

禮寧容不可事如左遺教制在國王設

誕之經五千之教詎載矜誇之義敬親何妨

重道拜主豈廢尋真事如左且割股捨頭

衛議中

猶無訴苦尋君愛父詎即辭勞事如司馬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仁聞教先

崇孝敬之風縱道致乘愚尚委身而降禮業

成捧馬猶負觀以追思事如司馬

況共踐俗塗同餐聖化豈有盜名黃服遂忘

亭毒之功託跡緇門便遺顧復之德傲物行

己高視王侯我慢為心長揖父母事如司馬

彈求之前代久滯迷方皇家戶牖百王澄汰

千古事非害政容或可訟時有虧風理宜革

弊事如司馬且四大齊德豈使遵道而不遵

王三教均名事如左何獨崇釋而不崇孔

今若正其儀而教毀設敬須疑事如司馬

屈其身而道存加拜何惑重以不輕攝行更

符真諦之規事如司馬持下御情彌合沖虛

之軌式遵靈誥輕獻芻言致拜之禮實諧會

議謹議

左清道衛長史蔣旨曹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俱承玄化雖復緇黃有別虔

恭之志不殊宜令拜跪以申臣子之敬事如司馬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狀一首

厲井微言二篇極於為谷嶠園幽旨萬物存

乎不輕事如司馬況乃君親兼極跪拜猶簡

豈非絕棄於內敬而矯修於外迹乎事如司馬

四思立矯修於外迹有德以資三有豈

絕棄於內敬乎幸子思之無多言也事如司馬

所量望令加禮謹議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語迹雖殊恭順之理雅同儒

轍事如司馬豈有尊極之處抗揖等於平交

師僧之前拜伏過於與皂事如司馬既驚物

議且數鼻章革此舊風咸謂為允事如司馬

況黃冠荷天基之慶緇衣受付託之重事如司馬

義二門之法審倨乖於恒典五敬之所投拜

允合常儀謹議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若夫二儀始闢君臣之道即隆三才創分父

子之情斯在莫不皆竭股肱俱遵愛敬故知

求祖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又
案宏後漢紀皇甫嵩高士傳等並無老子
化胡作佛之文印日朝廷君子傳識者多步
得案耳偷鈴指鹿為馬信可謂虛無之談徒
取人笑有白馬東來越葱山而夢漢弘通貝
葉比妙蓮華行以普敬為先教以不輕為本
事如左崇服貌雖異同趣無為率土之賓未
擬議中彈

聞無父之子普天之下未見無君之臣貞觀

年中已定先後盡禮致敬斷焉可知彈曰貞觀中詔

本以皇系所宗殊無使拜之文但有先後之

語今乃創茲違敬斯則比附勅文失旨之信

於此歷代茲多曾莫先覺彈曰自佛教入漢

代庖冰偽楚桓玄赫連宋武肅齊有隋等諸

君皆押僧拜或以事非通允供尋舊迹而云

歷代滋多曾莫先覺者豈陛下乘乾御曆咸

五登三振千古之蹟網維萬國之絕紐豈徒

革狸首之詠資父事君方且變天竺之風自

家刑國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讀拜上

音釋

績則歷切 矚古限切 馭牛倨切 斛胡切 斛胡切 驤息良切

膜拜膜蒙切 膜拜膜蒙切 膜拜膜蒙切 膜拜膜蒙切 膜拜膜蒙切

切華所臻切 觀初控切 數都故切 倩七切 崆紅切

切峒徒紅切 忤疾各切 僭去乾切 僭同遇也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縣十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議拜篇第三下

狀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議拜狀一首

奏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等執議奏

詔 狀一首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表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

表 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

表 表一首并上佛道先後事

啓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

表 論不合拜親啓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拜父母表一首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拜親有損表一首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不受出家男女拜表一首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拜議狀一首

沙門玄範敢致狀於中臺王公侯伯羣僚等但玄範雖不班預議例而竊有所聞前古大德廬山法師遭時數運遂造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理致幽微問答玄妙將欲簡白乍尋

難曉今略述内外典記明證不敬之理謹以狀上請懲應拜之議也夫天雖至玄必著日月之明地雖至寂必固山川之化聖者雖聲通冥運亦必假賢俊蕃輔子於百姓者也君既使臣以禮臣須事君以忠若不庭爭於未然則恐機發於已矣但佛法是區域之外迥四大之尊超寰寓之表越在三之義唱無緣之慈弘不言之化冥功潛運故曰沐而悠漸但中庸之人以爲無益者良不悟其所舍也故先朝聖教序云陰陽之妙難窮者以其無

形也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者乎今既慧日潛暉像教冥運秉法和敬非僧而誰故佛告信相菩薩曰我說三寶唯是一體無有別相斯像法傳持當於是矣若阿恕伽之禮小僧諭邪臣以賀衆首豈非體道之可尚乎今欲令僧尼鞠躬於禮儀劬勞於拜揖是致佛以拜人非人者以奉法如弁舄翻加於首足寔迴換惑亂之甚矣且王有常不臣者三暫不臣者五不名者四不臣者一尚書曰虞賓在位舜不臣朱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承二王之後帝者尚所不臣況僧當大聖之胤奚足致敬君主國之賓序胡預失儀而以不輕禮於四衆用配敬於一人此蓋菩薩比丘情亡物我況今尊卑位別殊非嬖偶又舉淨名而取稽首引和法而招恭敬昔大禹於新學不觀機而授樂以中忌此意宗半字焉既宴寂於正念發宿生而示悟還得本心崇滿字矣於是以亡相稽首無想接足乃混縑素於一時泯性相於萬古斯並大士摧誠未可小機普准故涅槃經云我

爲菩薩說如此偈今以聲聞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愒慢恃君親良欲崇國家利臣人者也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今欲行之以周孔之教抑之以從俗之禮竊爲仁者不取也又僧尼族非蕃類性簡戎蠻稟中國而法四夷承別割而紹三寶據其教則有拜君親爲損修其法以資家國有益恐匿聖言揭鑪自犯四分律云使恭敬者年不應禮拜白衣者正以弗縻於爵祿異俗網於典誨矣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黜以爵山川有神祇而不舉者削以地況僧尼索鬼神之敬反父母之禮若使正教淪胥於是汙鄙恐神明所不交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幾生禍亂幾作而含靈廢成俗之化胄子闕啓蒙之訓率土臣人順風載靡不可自新於師戒有助國於教化者也梵網經云不拜君親鬼神明矣且濡需不拜爲容節之失矧乃割截非束帶之儀髡削無稽首之飾於庠序之風範朝宰之變俗也佛

是絕域異俗之化靡中和順動之氣存亡之際實寄於人矣太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未若福其所訓利其所稟便其勞勩而用之乘其利安而事之故得百姓之歡心即一人有慶者也又介冑不拜慮折其威師帝不臣恐損其道況衣忍鎧損祖甲伏龍怖以袞袞備魔威於抖擻逃隸出家王親降禮波離入道父王致拜故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是以道頗弘人人蓋弘道者信矣今遺法所以付於王者委護持仗流通也以四

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今使攝衣屈膝握拳稽顙則連河之化於茲缺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僧等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懼虧遺教之本意辱同功之法服一拜之勞不必加衆僧之損一拜之敬不必加萬乘之尊頃僧等孜孜而不安其業者非所以苟爲庸庸之軀深存靡靡之化矣恐煥乎之美無潤色於盛代異國之求豈聞於當今者歟必以經像爲無機不足以崇仰僧尼爲臭腐不足爲福田觀教藉

者目焦修揖拜者掌偈繫縵服則轉筋談典禮而齒齟於是嫌而棄之變天竺之風暢中華之禮以萬物爲更始策三大而自新則取善之基徒使修立不若隔教網於區外放容儀於物表臣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即而

史傳不必爲長夜經子未必爲太陽司成雖學而無倦猶將闕焉於大訓況助國之美無聞亂矣不繁禁而獲安不革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號叔孔子至明也尚師於郯子王者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

其釋典躬執爵而跪之曰穆穆焉恂恂焉雖至孝之事嚴親罔以加也是以大易蠱爻不事王侯大禮儒行不臣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爲貴不以輕賤爲輕伏想僚案談誦正士爲之靈害將生螻蟻而議爲拜者非朝廷之上策也原夫正法西基迄于茲日已過千載有太半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檢意泥鏡削僧尼信知間達之賞爲日久矣問者有執權少主謀篡微君私佞自媚陷墜

家國又一二蕃小雄雌互舉雖暫誅除尋革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攘袂鼓肘怒目切齒大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今我大唐應九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百辟守法度於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汲引則

道俗資勲家國延祚可不盛歟可不盛歟勅以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良爲爽其恒情議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弘而護之家國之政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條繁蔚好爵自縻祿秩優寵華萼維胤蘭菊

緒榮感福慶之內資思弘益而外護宜不居生勿墜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內外典禮請循照察沙門釋範敬白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等執議奏狀一首

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等事

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太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

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手簪紒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輟披釋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爲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啓我唐微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諺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啓想既奉詢篤之旨敢罄塵微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繼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觀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弘禮足之絲典況太陽垂耀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娑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憚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議跪拜爲允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冠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勅旨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紀遂旨碧落希聲俱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周革茲弊朕席圖登政崇貞道守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宣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廼造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確羣議沉研幽噴然其頽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親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臣拔沉冥

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王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導於無窮

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誡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

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六月

二十一日上

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表

一首并上佛道先復事

一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

年因

一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正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

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趣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

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猶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得曲申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

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七月十日上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宗護真詮良資寵鑒伏惟夫人宿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

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懼佛教甚遠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八月十

三日上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拜

父母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

一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一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比丘禮拜
一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咸皆
敬仰泊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刹相
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僧等忝在
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
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僧威秀
等言竊聞異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
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
況挺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
期於福善而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
戒之誓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
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崇既已崇之
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
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桓福莫先自然
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
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謹言八月二十一
日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拜父母
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以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
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
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
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變則
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
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過密八音
其於三載修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
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顯設枉沉淪迴未已況
動天地感鬼神者宣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魚聖
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
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藹言之辯輕塵聽
覽伏增戰汗謹言八月二十五日上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
不受出家男女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
不拜君父用顯出家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
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
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敬愛之禮關於經典之

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
高尚之迹不悖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
旨可謂放子為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
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
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七月二十
五日上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
不惟故實昧於太義苟以屈膝為敬不悟亡
辱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
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忍輕發樞機
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
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永執或訪二議
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
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
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
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
故得天煥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
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耆童童
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
匪朝伊夕連訴廷闕但天門遠遠申請靡由

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
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
道華數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重誥恭承明

命式扑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
感申啓表披瀝丹欵未紆黃道進退惟谷投
措靡由仰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棕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

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
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寓內迹寄蒙中斯所
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利
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
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

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聲通誠
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
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
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
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宋之君二王

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

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
身被忍鎧戡剪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
介冑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昨母兄致拜
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羣生於
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

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器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
闕三木被筆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
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貌易衣服斯甚刑之
洊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
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
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宣使絕
塵之伍拜累君親閑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
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

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燭火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
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
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
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喪通
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
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申其罔
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
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音釋

顯魚容切 𩶛思捷切 𩶛匹詣切 𩶛古悲切 𩶛懣
 之汚切 抖抖擻切 抖當口配也 抖蘇后 𩶛呂員切
 服也抖擻切 抖擻切 抖擻切 抖擻切 抖擻切
 也倨委羽切 倨倨委羽切 倨倨委羽切 倨倨委羽切 倨倨委羽切
 切地當故 蠹當故 蠹當故 蠹當故 蠹當故
 名德切 蠹德切 蠹德切 蠹德切 蠹德切
 城言假食禾葉爲 銑先典 纂勑忠切 纂勑忠切 纂勑忠切
 汝陽切 汝汝陽切 汝汝陽切 汝汝陽切 汝汝陽切
 袂持臂也 袂袂持臂也 袂袂持臂也 袂袂持臂也 袂袂持臂也
 裡於莫 髻此章切 隕于敏切 隕于敏切 隕于敏切
 力求切 薨呼弘切 公公膝倉泰切 公公膝倉泰切 公公膝倉泰切
 昆也 薨呼弘切 薨呼弘切 薨呼弘切 薨呼弘切
 耄德結切 耄德結切 耄德結切 耄德結切 耄德結切
 十日 耄德結切 耄德結切 耄德結切 耄德結切
 羝都奚切 羝都奚切 羝都奚切 羝都奚切 羝都奚切
 藩蕭煩切 藩蕭煩切 藩蕭煩切 藩蕭煩切 藩蕭煩切
 悌香夷切 悌香夷切 悌香夷切 悌香夷切 悌香夷切

希秩直一切戡括舍切蛇舒荷切器許天切
也器主祭也也器主祭也也器主祭也